

##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四册 目录

### 第五部分 档案史料(中)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

- 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使赴粤著劝其折回上海上谕正月初一日……………三
- 二、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黄宗汉查明广东有无民人与英军为难并英使如果赴粤著联络绅民保卫地方上谕正月初一日……………四
- 三、军机大臣寄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仍当妥办团练以保梓桑不可惶惑上谕正月初一日……………五
- 四、军机处为互换和约事咨覆理藩院转行俄使文正月初四日……………六
- 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和约税则已呈览惟须及早定议挽回四事专条以便一并用  
  宝上谕正月十一日……………七
- 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明白照会英使上年三元里事件系英兵起衅所致  
  上谕正月十三日……………八
- 七、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黄宗汉等英军残暴百姓回击衅自彼开可向英使开导仍回上海办

- 理通商上諭正月十三日……………九
- 八、军机大臣寄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英使赴粤是否与官绅为难亟应妥为筹防并保守机密  
上諭正月十三日……………二〇
- 九、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等议奏洋药税课办法折正月……………二一
- 一〇、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等奏对待俄英之策惟有严拒所欲整军备战折正月……………三三
- 一一、两江总督何桂清陈办理通商机宜折正月二十日……………三六
- 一二、两江总督何桂清为授钦差大臣谢恩折正月二十日……………三九
- 一三、军机大臣寄绥远城将军成凯著挑选官兵候调上諭正月二十三日……………四〇
- 一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各国换约按议应在上海勿使来津  
上諭正月二十七日……………四二
- 一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著告知英使等应在上海办理换约切勿前来天津  
上諭正月二十七日……………四三
- 一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竭力整顿上海各地税收严防弊端事  
上諭二月初一日……………四五
- 一七、法使葛罗照复已悉简两江总督何为钦差大臣等事照会二月初三日……………四六
- 附件一：抄录罗惇衍奏文……………四七
- 附件二：又罗惇衍附片……………四八

- 一八、军机处为互换和约事咨覆理藩院转行俄使文 月 日……………三六
- 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办理交涉事务要在操纵得宜并与桂良等设法阻止英使进京等上諭二月十一日……………三七
- 二〇、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密探英情并催英使来沪面议约款折二月十五日……………三六
- 附抄录新闻纸……………三一
- 二一、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抄录南京太平军致英诏书及英告示咨存军机处片二月十五日……………三一
- 附件一：太平军给英国诏书……………三二
- 附件二：英使为师船前往长江告示……………三三
- 二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为添调山海关牛庄等处兵力事上諭二月十六日……………三四
- 二三、钦差大臣桂良等复奏洋药弊端折二月十八日……………三五
- 二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尽力阻止英法来京换约至驻京一节更新难允行上諭二月二十五日……………三六
- 二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如英法等船只驶至天津应与之理论告以回上海候办上諭二月二十五日……………三六
- 二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上海洋药税银著准暂归江南军饷上諭二月二十六日……………三六
- 二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船如蜂拥而至即奋力截击折二月二十七日……………三六
- 二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若英法为换约来津可派员与之磋商勿令进口以待

- 桂良奏到上諭二月二十九日……………四二
- 二九、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探訪英法情形并彙呈照會折三月初一日……………四三
- 三〇、欽差大臣江寧將軍和春等奏密查英船入江過漢與太平軍接仗情形片三月初五日……………四四
- 三一、軍機處為商改俄約及查看黑龍江地界事奏片三月……………四七
- 三二、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桂良等換約必須在滬英法如徑趨天津應帶同江蘇官員馳驛來京辦理上諭三月初九日……………四八
- 三三、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洋人進京換約不可令其經由大沽片三月初十日……………四九
- 三四、怡親王載垣等奏俄約互換事片三月十七日……………五〇
- 三五、欽差大臣桂良等奏設法使英法在滬換約并探聞英法兵船即來滬折三月二十一日……………五一
- 三六、欽差大臣何桂清等奏探聞英使將到滬調藩臬兩司隨往會議片三月二十四日……………五二
- 三七、軍機大臣寄兩廣總督黃宗漢等以後務當竭力阻止英法人等深入內地绘图游歷諸事上諭三月二十四日……………五三
- 三八、惠親王綿愉等奏酌擬抽收洋藥厘捐征解辦法折三月二十六日……………五四
- 三九、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桂良等英法等使到滬后應悉心筹划力挽使臣駐京等四事上諭三月二十八日……………五五
- 四〇、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探明有英兵船駛津之信著與直督詳籌密防上諭三月二十八日……………五六

- 四一、军机大臣寄兼署两广总督柏贵为黄宗汉已调补川督著即行接收两广督篆接办粤省  
军务事上諭四月初二日……………七〇
- 四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使日内到沪即前往会同桂良商办折四月初三日……………七〇
- 四三、惠亲王绵愉等议复何桂清奏请减轻洋药关税一事折四月初五日……………七六
- 四四、惠亲王绵愉等奏议复何桂清奏请增洋药厘捐一事片四月初五日……………六〇
- 四五、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使尚未到沪驻京等四事当设法挽回折四月初九日……………六二
- 四六、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接英使照会将赴京换约已照复劝阻折四月二十七日……………六四
- 附抄录英使卜鲁斯为不日将经天津赴京换约希预备车船住所事照会……………六五
- 四七、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带同臬司薛焕等赴京办理换约事宜片四月二十七日……………六六
- 四八、署广东巡抚毕承昭奏叶名琛在印病故英官护送其棺柩到粤片四月二十八日……………六七
- 四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如英法船只来津著遵照前旨派员晓谕停泊拦江沙  
外静候桂良来津办理上諭五月初七日……………六九
- 五〇、军机处为预备英美法各使馆驿咨顺天府文五月 日……………七〇
- 五一、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使不遵劝阻决意北行换约折五月初十日……………七〇
- 附密探现泊海口英国兵船情形单……………七三
- 五二、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录呈英使照会片五月初十日……………七四
- 附英使卜鲁斯为拒绝在沪与桂良会商决志进京事照会……………七四

- 五三、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船已开行六只片五月初十日……………七  
五四、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官欲将前议赔给兵费分两次交付片五月初十日……………七  
五五、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带同随员驰京以便接应英法等使折五月十三日……………七  
五六、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接英使照会抄录进呈片五月十三日……………七  
附英使卜鲁斯决心进京并建议桂良乘火轮先期至津事照会……………七  
五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已抵天津海口折五月十七日……………七  
五八、钦差大臣桂良等奏续探英使等北上情形折五月十七日……………八  
附抄录护理苏松太道吴煦据报英法美使暨兵船二十七只现已一律北驶奏……………八  
五九、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王庆云抵粤就任后宜刚柔并用妥办交涉事务并择要驻扎与省城声息相通上谕五月十七日……………八  
六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使等坚欲进京换约可准其由北塘登陆后在津等候上谕五月十八日……………八  
六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使等既决意北行者随带委员迅速星夜回京上谕五月十八日……………八  
六二、军机大臣寄直隶布政使文煜英船等已开行北上著星夜驰赴天津帮办交涉事务上谕五月十八日……………八  
六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晓諭已抵海口之英船等开至北塘静候……………八

- 上諭五月十九日……………六七
- 六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兵部尚书全庆等英法等兵船已到天津海口著令江浙漕船暂留山东登莱等处海口上諭五月十九日……………六八
- 六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大沽续到英船派员晓諭及防守情形折五月二十日……………六八
- 六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驶近炮台河岸投递照会片五月二十日……………六九
- 附抄录英国武官为船上官兵上岸买办粮菜及游逛勿许拦阻事给天津兵备道照会……………六九
- 六七、直隶总督恒福奏清派明善来津办理抚局片五月二十日……………六九
- 六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等换约官员可由北塘到津静候所有兵丁均不可登岸上諭五月二十二日……………六九
- 六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到津要挟撤去防具并递照会折五月二十三日……………六九
- 附件一：天津兵备道为清约束兵丁切勿上岸所需物资已飭备办运送事给英提督照会……………六七
- 附件二：英提督为要挟清廷撤除北河海口防御器物事给天津兵备道照会……………六七
- 七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法等船只已陆续到津务即星夜兼程回京办理上諭五月二十五日……………六八
- 七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等使臣抵海口后可由北塘以礼接待至天津静候桂良到后办理上諭五月二十五日……………六八
- 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闯入内河先行开炮守军回击鏖战各情形折五月二十六日……………六八

- 七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击毁英船俘获人物并守军伤亡各情形折五月二十六日…… 一〇三
- 七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船先行开炮启衅著严督将士实力防堵并查明法美曾否参战上谕五月二十七日…… 一〇四
- 七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回击英军入侵获胜著分别保恤出力死难员弁上谕五月二十七日…… 一〇五
- 七六、内閣明发奏奖议恤所有回击侵津英军将弁兵勇上谕五月二十七日…… 一〇七
- 七七、直隶总督恒福奏请派员来津专办和议以全大局折五月二十八日…… 一〇八
- 七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数日与英军相持情形并酌保打仗出力人员折五月二十九日…… 一一〇
- 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回击获胜乘机议抚如英再次入侵当竭力抵御但不可先行开炮上谕五月二十九日…… 一一二
- 八〇、军机大臣寄直隶总督恒福等宜乘胜议和设法先与美法使臣会晤相机开导上谕五月二十九日…… 一一三
- 八一、调任四川总督黄宗汉密奏在粤被英人疑忌种种情形片六月初一日…… 一一五
- 八二、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会晤美使情形并派员护送进京折六月初一日…… 一二四
- 八三、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接桂良等送来给英法美照会现在情形似宜缓给片六月初一日…… 一二六
- 八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国背约称兵被创后可能返沪重筹报复著派员密查开导上谕六月初一日…… 一二七



八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奖赏督办海防有功并所请保奖均依议

上諭六月初一日……………二三八

八六、直隶总督恒福奏拟赴北塘与英会晤告以和约俟桂良到后互换折六月初二日……………二二六

八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军甫经受创宜缓与会议并筹大沽设防折六月初二日……………二二二

八八、军机大臣寄调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等英军在津背约启衅被创可能向广东调兵或修怨

于粤著密查严防上諭六月初二日……………二二五

八九、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请乘胜挫凶以控和议之局折六月初三日……………二二四

九〇、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英法由北塘进京沿途须严为设防片六月初三日……………二二六

九一、直隶总督恒福奏办理交涉藩司文煜应否会衔片六月初四日……………二二七

九二、直隶总督恒福奏办理抗局拟在北塘与美使会晤折六月初四日……………二二七

附件一：抄录美副使卫廉士为拟在北塘与直督会晤请派人引领火轮进口事照会……………二二九

附件二：抄录美副使卫廉士为嗣后文移往来请列明职衔事来函……………二二九

附件三：抄录恒福给美使华若翰为俟桂良等到津当即会商入京换约事宜并欢迎在

北塘会晤事照会……………二二九

九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船陆续退出拦江沙外现筹防守机宜折六月初四日……………二二四

九四、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粤省事折六月初五日……………二二四

九五、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洋商违约私往山东等处贸易已照会英美法各使禁

- 通片六月初五日……………一四三  
 九六、直隶总督恒福奏接美使照会即欲进京拟暂羁縻折六月初七日……………一四四  
 附件一：抄录美使华若翰为订日前往北塘会晤即进京事照会……………一四六  
 附件二：抄录恒福给美使为如约预备船只迎接来北塘会晤事照会……………一四六  
 九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凡进京换约人员准其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并设法分  
 化美法孤立英国上谕六月初七日……………一四七  
 九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美使欲在北塘会晤如肯为力转圜自可相机办理  
 上谕六月初七日……………一四八  
 九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使如愿少带从人先行来京可派员护送照料  
 上谕六月初八日……………一四九  
 一〇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准许美使来京如肯代为调停即可乘机转圜  
 上谕六月十二日……………一五〇  
 一〇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可向法使开导准其与美使一同进京换约  
 上谕六月十二日……………一五一  
 一〇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受创后又添补兵力并在上海召集洋商议事各情  
 形折六月十三日……………一五三  
 一〇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船全数开行并护送美使进京折六月十三日……………一五四

- 一〇四、顺天府为美使来京换约供应食宿银两事给军机处咨呈六月十五日……………一五六
- 一〇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严防天津海口并先与美使说明抵通州后不許坐轿进京上諭六月十五日……………一五七
- 一〇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和春等严防吴淞黄浦江口并著何桂清设法在沪办理抚局上諭六月十五日……………一五八
- 一〇七、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劳崇光英法兵船已全数开离天津海口如探有回粵消息宜不动声色严防上諭六月十五日……………一五九
- 一〇八、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俄人投递照会请入京投信并探明俄船在拦江沙停泊情形折六月十六日……………一六〇
- 附给俄官照复文稿……………一六一
- 一〇九、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派员护送美使进京折六月十六日……………一六二
- 附件一：抄录恒福等给美使华若翰可自北塘进京已派员护送照料照会一……………一六四
- 附件二：抄录恒福等给美使华若翰请代向英法转达如愿由北塘进京换约必为代奏请旨照会二……………一六五
- 附件三：抄录美使华若翰为订日启程进京请即飭备一切事务照覆……………一六五
- 一一〇、直隶总督恒福等奏美使进京已允不乘轿前往片六月十六日……………一六六
- 一一一、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已回上海并录呈新闻纸折六月十六日……………一六七

附抄录新闻纸	一六八
一二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严防英法兵船再来报复上諭六月十八日	一七〇
一一三、军机处为预备美使房屋器具事给顺天府交片六月十八日	一七一
一一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使率船至津意不可测可准其由北塘进京也可在津与之会晤上諭六月十八日	一七一
一一五、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接收美使照会派员照料进京并探询英法情形折六月十九日	一七二
附抄录美使华若翰表示俟由京返沪后愿向英法使臣居间调处照会	一七三
一一六、直隶总督恒福覆奏前致美使照会欲乘机议抚措词失当片六月十九日	一七五
一一七、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派员护送俄官由北塘进京折六月二十日	一七六
一一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办理抚局宜刚柔相济并陈英法现在情形折六月二十一日	一七八
一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法使返沪后可将英使在津背约启衅事向其开导以示区别上諭六月二十一日	一七八
一二〇、直隶总督恒福等奏美使进京已过军粮城并与接晤各情形折六月二十二日	一八一
附美国进京人员衔名清单	一八三
一二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美使进京事致军机处王大臣函六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
一二二、山东巡抚崇恩奏登属海口停泊洋人货船及蓬莱洋面驶过火轮兵船各情形片六月二十一日	一八六

- 一三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筹画剿抚事宜均属允当并将上海新闻纸抄给阅  
看上諭六月二十四日……………一八七
- 一三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和春等著加意防范勿令英法兵船侵入长江沿岸  
上諭六月二十四日……………一八八
- 一三五、顺天府为俄人欲往美使行馆事给军机处咨呈六月二十五日……………一八九
- 一三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愧忿未平现设法开导折六月二十五日……………一九〇
- 一三七、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劳崇光奏入城视事并接见英法官员情形折六月二十五日……………一九三
- 一三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筹度时局照会法使令向英使婉劝折六月二十九日……………一九五
-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劝法使赴津与美使一同进京换约并向英使代转此意照会文稿……………一九七
- 附件二：抄录法使为换约事已报告本国皇帝候旨办理并已向英使转达劝说之意事照覆……………一九八
- 附件三：抄录何桂清为询问英法使臣是否会同北上换约事照覆法使文稿……………一九八
- 附件四：抄录何桂清为询问是否定期会同法使北上换约事给英使照会文稿……………一九九
- 一二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设法挽回时局不露求和之意片六月二十九日……………二〇〇
- 一三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俄船驶至山海关假冒英船行踪诡密已飭严防折七月初一日……………二〇〇
- 一三一、粤海关监督恒祺奏粤海关认还英法商亏兵费无款可筹片七月初一日……………二〇二
- 一三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上年天津条约作为罢论将来可与英法另订条约在上  
海互换上諭七月初三日……………二〇三

- 一三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俄船冒称英船驶抵山海关著以理开导勿令停泊  
上諭七月初三日……………二〇四
- 一三四、军机处为俄船冒称英船驶至山海关事给俄使照会七月初四日……………二〇五
- 一三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著向外商透露废除天津条约另与英法订立七口通商  
条约在上海互换上諭七月初七日……………二〇六
- 一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使如由北塘来京可不必拦阻并派员护送  
上諭七月初十日……………二〇七
- 一三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国和约已准其在北塘换约并将所俘美国人蒋  
什坡释还上諭七月十一日……………二〇八
- 一三八、内閣明发准将美国和约用宝并在北塘与美使互换上諭七月十一日……………二〇九
- 一三九、军机处知照俄使如有捏称俄船停泊海口及不通商处所即开炮轰击照会七月十一日……………二一〇
- 一四〇、军机处为与美换约事给直隶总督咨七月十三日……………二一一
- 一四一、顺天府为报美使由行馆起程给军机处咨呈七月十三日……………二一二
- 一四二、军机处知照俄使各海口从缓开市照会七月十六日……………二一三
- 一四三、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使借口英人被毆一案不复换约之事折七月十七日……………二一四
-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为声明有权查问换约事宜并查明上海民众误毙英人始末事给英  
使照会文稿……………二一五

附件二：抄录英人寄回本国信稿

附件三：抄录新闻纸

- 一四四、直隶总督恒福为照会美使定期在北塘互换和约给军机处咨呈七月十八日……………二二八
- 一四五、直隶总督恒福为将已换美约及未换通商章程交庆铭送京给军机处咨呈七月十九日……………二二九
- 一四六、直隶总督恒福续送与美换约字据给军机处咨呈七月十九日……………三三〇
- 一四七、俄国钦差伊格那那提业幅为海口通商事给肃顺等照会七月十九日……………三三一
- 一四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办理俄美事宜并各海口洋船游驶情形折七月二十一日……………三三三
- 一四九、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与美使互换和约事竣折七月二十一日……………三三四
- 一五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复美玺书交何桂清转发并将俄绘各国旗式传谕各海口折七月二十一日……………三三五
- 一五一、广东巡抚劳崇光等奏洋药征税粤海关尚未开办折七月二十二日……………三三七
- 一五二、钦派大臣肃顺等为海口贸易事给俄使照会七月二十二日……………三三八
- 一五三、直隶总督恒福奏美使已开榷放洋请令藩司文煜回省片七月二十四日……………三三九
- 一五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外国船只在洋和平游驶可毋庸开炮并准允俄使暂在北塘投递书信上谕七月二十四日……………三三九
- 一五五、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已不能自专事多掣肘折八月初一日……………三三〇
- 一五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沪民反对洋人拐掳华人打毁教堂事业经分别办理片八月初一日……………三三三

- 一五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近日英船游駛各海口情形折八月初六日……………二三四
- 一五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复奏北塘不便设守另在营城置兵严防折八月十一日……………二三六
- 一五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请照新章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并英法近日情形折八月十五日……………二三八
- 一六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垫资运米商船到津后即放进口严禁需索之弊上諭八月二十二日……………二四〇
- 一六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美国所求先行在潮州台湾互市必俟英法条约定局后方能办理上諭八月二十二日……………二四二
- 一六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接玺书后赴日并探英法等近日情形折九月初一日……………二四三
- 附抄录美使为收到清廷致美总统国书事照会及收单……………二四五
- 一六三、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劳崇光等入城任事后宜相机密办免受英法挟制上諭九月十二日……………二四五
- 一六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可准俄使由北塘进京但不准其兵船入口上諭九月十四日……………二四七
- 一六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收俄国照会送军机处呈览折九月十七日……………二四八
- 一六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要请潮州台湾先行开市订期会晤折十月初七日……………二五〇
- 一六七、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请将新定条约宣示各口并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折十月十四日……………二五二



- 一六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在昆山与美使会晤拟请允先开潮台两口片十月十四日……………二五五
- 附钦差大臣何桂清与美使商谈新开口岸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各款往来照会……………二五五
- 一六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与美使妥筹潮台开市并先完船只吨钞事宜具奏候旨  
宣示上諭十月十五日……………二五七
- 一七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复奏各海口官兵毋庸撤防折十月十八日……………二五八
- 一七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天津筹防事致军机处王大臣函十月 日……………二六〇
- 一七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准许美国在潮台两口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等  
上諭十月二十一日……………二六一
- 一七三、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法调兵已到香港折十月二十八日……………二六二
- 附抄录香港新闻纸及上海洋行探报……………二六三
- 一七四、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先在潮台开市完纳吨钞咨行各省遵办并探英使近日情  
形折十一月初三日……………二六四
- 一七五、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探闻英将在明春调兵攻津并分扰登州请飭预防片十一月初六日……………二六六
- 一七六、两广总督劳崇光奏粤海关税务拟仿上海办法用英人管理片十一月初六日……………二六八
- 一七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天津海口以备不虞折十一月初八日……………二六九
- 附抄录新闻纸译文……………二七〇
- 一七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请援美例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折十一月十八日……………二七二

- 一七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法意见参差其请援例完纳船钞事已分别照  
复折十一月十八日……………二七三
- 一八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对英和战事宜当先事豫筹并应办理民团增防北  
塘上諭十一月二十日……………二七六
- 一八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国志在寻衅报复北塘陆路防务著迅即筹办  
上諭十一月二十六日……………二七七
- 一八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区别对待法使允其与美国一样看待在上海换约并可  
同时向英使微露此意上諭十一月二十六日……………二七八
- 一八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准许英法船钞在五口通商处所均照美国新章办理  
上諭十一月二十六日……………二七九
- 一八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筹画海防布置事宜折十一月二十日……………二八〇
- 一八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请飭何桂清等将津沽布置情形告知英人令来决  
战片十一月三十日……………二八二
- 一八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所筹津防布置已悉著先期奏调官兵并即行来京  
陛见上諭十二月初二日……………二八四
- 一八七、惠亲王绵愉等奏会议何桂清等所奏洋药征收关税办法折十二月初二日……………二八六
- 一八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报英法兵船到沪以兵胁和各情形折十二月初四日……………二八八

一八九、钦差大臣何桂清等奏美请定期在潮开市拟将税务归粤海关画一办理折十二月初七日……二九一  
一九〇、两广总督劳崇光奏英法援例请在潮州开市拟请照准片十二月初七日……二九二  
一九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海防紧要拟暂缓进京折十二月十四日……二九三  
一九二、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等奏探闻英法调兵修船约期入犯折十二月二十二日……二九四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

一、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明英法调来兵船情况及漕米已放洋无阻折正月十一日……二九六  
附抄载有英法调兵前来侵华消息的新闻纸……二九八

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意将用武现仍设法转圜由洋商拟款  
呈览折正月二十七日……二九八

附抄洋商所拟八条……三〇〇  
三、钦差大臣何桂清奏华洋各商力图转圜辩论情形英使仍欲赴津用武折  
二月初四日……三〇一

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洋商所拟八条窒碍甚多进京换约事宜也须先  
在上海议定上谕二月初六日……三〇四

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迅驰大沽海口设防勿令英法抄袭炮台后路  
上谕二月初六日……三〇五

六、兼署福州将军庆端奏闽海关拟设司税咨粤转知李泰国来闽商办折  
……三〇五

二月初十日	三〇六
七、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投递照会办理情形折二月二十一日	三〇七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与英法两使为递转照会大学士之文事来往照会信函	三〇七
附件二：抄录英国新闻纸载英国免动干戈条件译文	三〇七
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八条窒碍过多仍督饬华商与洋商熟筹尤应委	三〇八
婉开导不必过于迫切上諭二月二十四日	三〇八
九、广东巡抚耆龄奏探闻英军占据粤城地方情形折二月二十五日	三〇九
一〇、俄使伊格那提业幅为借送书信威胁事致军机处咨文二月二十八日	三一〇
一一、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探闻英法由本国调兵有扰津之说请飭防范片三月初三日	三一〇
一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有增兵攻津之讯著周密布防及勿令	三一〇
俄船近岸并密拿由京去北塘之俄人等上諭三月初六日	三一七
一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法要胁赔款及增添口岸各款可斟酌通融但	三一八
大沽不能撤防上諭三月初八日	三一八
一四、军机处复钦差大臣何桂清转复英使交涉各节咨文三月初八日	三二〇
一五、军机处复钦差大臣何桂清转复法使交涉各节咨文三月初八日	三二一
一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海口酌量布置情形折三月十一日	三二三

- 一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詹格林沁等倘英法兵船至大沽动武即应开炮惩戒否  
则不可轻启兵端上谕三月十四日……………三三六
- 一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天津之败报复之念益坚现仍由华洋各商设法开导  
折三月二十四日……………三三七
- 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著传谕英法使臣如带兵北来惟有与之决战如  
其悔罪可准其北来换约上谕闰三月初一日……………三三九
- 二〇、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严禁拐掠良民转贩外国上谕闰三月初二日……………三三一
- 二一、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粤省税银商货毋解运省城宜分散储销以防洋人  
抢掠上谕闰三月初五日……………三三一
- 二二、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英法照会意在以兵胁和并探英法均换公使前来  
折闰三月十一日……………三三二
- 附件一：英使卜鲁斯以武力威胁清廷满足其需索各节照会……………三三四
- 附件二：法使布尔布隆为军机处来文内无依议之说威胁索赔要求转奏事照  
会……………三三五
- 附件三：抄录何桂清为允为转奏英方需索事给英使照会……………三三五
- 附件四：抄录何桂清为允为代转法国需索事给法使照会……………三三六
- 二三、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英法军闯入定海意在用兵折闰三月十八日……………三三六

- 附英法兵官在侵占定海后粘貼之告示……………三三八
- 二四、钦差大臣何桂清奏前在大沽查问法船被扣守备带沪释放并续到英船各情形片同三月十八日……………三三九
- 二五、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英法兵船突至定海洋人进城居住折同三月十八日……………三四〇
- 二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法以兵胁和待其新使到后迎机开导上谕同三月十八日……………三四一
- 二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如真心和好可择前约内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但仍须在上海定议上谕同三月十八日……………三四二
- 二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海口泊有俄船查欲投信情形可疑已加防范折同三月二十三日……………三四三
- 二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前被英船带去营探现已回营询问大致情形片同三月二十三日……………三四五
- 三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等著即照会英法退出定海仍在上海商议免致开衅上谕同三月二十三日……………三四六
- 三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船来津欲从中取利但不必先行开炮阻其术中应令其速即退避上谕同三月二十五日……………三四七
- 三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俄人持有寄京信函求为递送并守候回音……………三四七

- 折回三月二十七日……………三六八
- 三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杜绝俄船借买办食物为名任意登岸并严防英法在山海关登陆上谕回三月二十九日……………三五〇
- 三四、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奏探闻英法诡谲仍欲分扰大沽等处并定海近日情形折回三月三十日……………三五二
- 附件一：抄录上海刊布载有英法增兵志在必战消息之新闻纸……………三五三
- 附件二：英法停泊各海口船只兵丁数目清单……………三五四
- 三五、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蓄意侵犯片回三月三十日……………三五八
- 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编查保甲严拿奸细并严防由京去北塘之俄使上谕四月初五日……………三五九
- 三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欲扰大沽等处现相机布置并俄得京信船未开行折四月初七日……………三六〇
- 三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等设法离间英法不可使其连横北驶上谕四月初九日……………三六三
- 三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兵船陆续北驶豫为筹画防务上谕四月初九日……………三六四
- 四〇、闽浙总督庆端等奏英领事请租厦门空地盖房现派员查勘办理折四月十二日……………三六五

附驻厦英领事要求交付鸟空园等处地基的伸陈及粘钞道光廿四年和咸丰

二年来往照会

四一、盛京将军玉明奏查探漕船在山东洋面被英船截抢情形折四月十五日……………三六七

四二、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探报英船游奕停泊情形片四月十五日……………三七一

四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查悉薛焕原奏英法军情天津现已备防并俄使已自

北塘登舟起旋折四月十五日……………三七三

四四、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海口叠见洋船游奕并劫留商船情形折四月十八日……………三七五

四五、钦差大臣何桂清等奏苏州被太平军攻陷英法以兵要胁条款乞允所求劝其

助战折四月二十四日……………二七六

四六、巡抚衙门任江苏布政使薛焕奏英法联为一气恃其兵力狂悖要挟情形

折四月二十四日……………三八〇

四七、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一面照会一面飭令商人向英法理论拦截

漕船商船事件但要相机调处不可决裂上谕四月二十四日……………三八一

四八、山东巡抚文煜奏法军在烟台登岸扎营并张贴告示情形折四月二十五日……………三八三

附英法军在烟台张贴之告示……………三八五

四九、吉林将军景淳奏俄人抢掠官兵食物并欲截留卡官挟制通商折四月二十五日……………三八四

五〇、广东巡抚耆龄奏访查粤海关税银英法提去数目及其占踞粤城情形



折四月二十五日……………三八七

五一、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开导法使速将烟台兵船撤回俟在上海定

议后即可换约上諭四月二十八日……………三九〇

五二、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著劝导侵占烟台之法兵船撤回上海听候钦差大

臣知照办理上諭四月二十八日……………三九一

五三、闽浙总督庆端奏英法军在定海强索征册意图征收钱粮片五月初一日……………三九二

五四、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俄使到沪恣愚英法用兵折五月初四日……………三九三

五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法军在烟台盘踞已严密布置防其北犯折五月初六日……………三九四

五六、山东巡抚文煜奏法军在福山占据民房抢掠食物等情折五月初七日……………三九六

五七、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不准向英法借兵并著俟新任英使抵沪后即

与之剴切开导冀有转机上諭五月初八日……………三九八

五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随时探明一体严防英法兵船登岸滋扰上

諭五月初八日……………三九九

五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将山西老弱官兵撤回裁汰并由原省另

挑精壮以足原额上諭五月初九日……………四〇〇

六〇、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不必接济强占烟台之英法兵以食物严禁与之交

易使其不能久留上諭五月初十日……………四〇一

- 六一、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英使等将来沪现在筹办情形  
折五月十一日……………四〇二
- 六二、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英使已抵吴淞口法使即到传闻有去天津之说  
片五月十一日……………四〇三
- 六三、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另觅去省城较远处收存提拨银两以防洋人提  
取占用上諭五月十二日……………四〇四
- 六四、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暗用离间之计以破俄国怙愆英法侵华希  
图从中取利之奸谋上諭五月十五日……………四〇五
- 六五、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著即询明英法美所提税款是否将来在赔款项内  
扣除并即探明英法有否在粤转圜之意上諭五月十五日……………四〇七
- 六六、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英法公使到沪即日北驶意在主战请速定抚议以维大  
局折五月十七日……………四〇八
- 六七、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变通和局以期抚议有成请派大臣与英使等在津会商  
片五月十七日……………四一〇
- 六八、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续报英军登陆占踞民房并抢食物现派员开导并密防  
折五月二十一日……………四一一
- 附件一：英军入侵金州沿岸后的告示……………四一四

- 附件二：英军妄拟诱骗被劫船户货客前去领取货价的告示……………四二四
- 六九、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法国意在寻衅宜暗中妥速布置并离间其与英国  
的关系上諭五月二十一日……………四二五
- 七〇、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可密谕华商向洋商开导劝阻英使侵华上諭  
五月二十三日……………四二六
- 七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调拨官兵防守津沽并俄船到北塘派员往晤情形折  
五月二十四日……………四二七
- 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请令山东巡抚文煜派员办理俄美投函事并探英法消  
息片五月二十四日……………四二九
- 七三、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选熟悉洋务委员乘船赴津听候遣用因英使梗阻改行  
陆路折五月二十六日……………四三〇
- 七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亟派重兵驻扎青县及派员接转俄使信函  
并拒绝美使在天津递转信函上諭五月二十六日……………四三二
- 七五、军机大臣等为美托俄投文事请旨奏片五月二十六日……………四三三
- 七六、怡王载垣等为俄代美投文事请旨折五月二十六日……………四三四
- 七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祁口续到英法等船已飭官兵严防并派员接收  
俄人信函折五月二十九日……………四三五

- 七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议和应在上海如来津请以八年初议之譚廷襄等办  
理片五月二十九日……………四二七
- 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等已决意北驶著相机妥办仍以和议  
为主上谕五月二十九日……………四二九
- 八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晓諭美使迅速下船出口严防祁口一路  
并须战抚兼筹上谕六月初二日……………四三〇
- 八一、军机处为向英法说合事复俄使照会六月初四日……………四三一
- 八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船只到津不可任其登岸盘踞既不能稍  
涉大意亦不得先启衅端上谕六月初五日……………四三三
- 八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俟英法新使到津先行照会迎机善导以弭  
兵衅上谕六月初十日……………四三四
- 八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及大沽泊有英法轮船多只并美递照会微露调  
停之意折六月十三日……………四三五
- 附抄美使为奉命会同俄使从中调处事照会……………四三八
- 八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答复美使调处事致军机处王大臣函六月 日……………四三八
- 八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致军机处王大臣报派员查询美俄情形函六月 日……………四三九
- 八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派员告知美使其托俄使转递之信函中

- 四四一 因并未接收以破俄使从中挑拨之奸谋上谕六月十三日……………
- 四四二 八八、山东巡抚文煜奏委员董步云等复至烟台设法开导法兵头不愿相见情形片  
六月十四日……………
- 四四三 八九、军机大臣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使既露欲为英法调处之意可即迎机善  
导并准英法使臣由北塘进京换约上谕六月十四日……………
- 四四四 九〇、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烟台如有美船即令转告英法可照美使成例赴京  
议约互换上谕六月十四日……………
- 四四六 九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兵轮连檣来津防务吃重须厚集兵力以免疏虞  
折六月十五日……………
- 四四八 九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兵轮驶至北塘情形并照会美使转约英法二使  
进京换约折六月十六日……………
- 四四九 附抄录恒福为同意美居中调处并请求向英法转告可按成例进京换约事给美使  
照会……………
- 四五〇 九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美使照会已无法调停北塘英兵意图扑犯折  
六月十七日……………
- 四五二 附抄录恒福为英法蓄意主战侵占北塘请再予调停如不接受惟有出兵抵御事  
给美使照复……………

- 九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赶紧照会英法可照美国之例进京换约  
并严密防范上谕六月十七日……………四五一
- 九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仍遵前旨照会英法进京换约须心平气  
和使之有可转圜上谕六月十八日……………四五二
- 九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据美使照会仍系推诿英送来免战白旗拟即照会  
定期会晤折六月二十一日……………四五四
- 附抄录美使华若翰为现已无法调停事照复……………四五六
- 九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对待英法以抚为先劝其来京换约不可故  
作刁难上谕六月二十二日……………四五八
- 九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致英照会业已交收并无复文拟稍迟再行照会折  
六月二十四日……………四五六
- 九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英使照会仍不改前约并按本年二月照会办理折  
六月二十五日……………四五九
- 附抄录英使额尔金为所求不遂不能中止进兵事照会……………四六一
- 一〇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等四国同时而来欲迫城下之盟仍设法竭力  
图维片六月二十五日……………四六二
- 一〇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军分股攻扑新河防守马队不支退守唐儿沽  
……………四六三

折六月二十六日……………四六一

一〇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务须劝令英法由北塘进京换约并令俄

使起旋出口上谕六月二十六日……………四六二

一〇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严守唐儿沽击退英法入侵并设法转

圜上谕六月二十七日……………四六四

一〇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唐儿沽失守大沽危在旦夕现竭力支持

折六月二十八日……………四六五

一〇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军占踞唐儿沽现给英法照会尚未得复

折六月二十九日……………四六五

附抄录恒福为再次要求见面会商事给英法照会……………四六六

一〇六、怡亲王载垣等奏调拨官兵驰赴通州听候瑞麟调遣折六月二十九日……………四六七

一〇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唐儿沽失守应镇静自持扼守天津上

谕六月二十九日……………四六八

一〇八、军机处王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应顾念大局退守津郡不必亲自死守

海口炮台朱谕六月二十九日……………四六九

一〇九、怡亲王载垣等致僧格林沁兵退府城与恒制军熟商守御之策函六月二十九日……………四六九

一一〇、怡亲王载垣等致直隶总督恒福可再照会英使不可再行用武函六月二十九日……………四七〇

- 一一一、怡亲王载垣等致直隶总督恒福等告英勿再用武函六月二十九日……………四七一
- 一一二、直隶总督恒福致军机处王大臣请令僧王前往河西务一带布防函六月三十日……………四七二
- 一一三、直隶总督恒福致军机处王大臣收队以后并无动静函六月三十日……………四七三
- 一一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大沽两岸极力布置严密防守折六月三十日……………四七三
- 附抄录恒福为要求停战会商事照会英法底稿……………四七四
- 一一五、长芦盐政宽惠等奏唐儿沽被占津郡布置防守请派大臣迅来议抚  
折六月三十日……………四七五
- 一一六、长芦盐政宽惠等致军机处王大臣拟派员告英已派大臣前来议和  
稟六月三十日……………四七六
- 附抄恒福报告照会英法情形的来信……………四七七
- 一一七、内閣明发派文俊等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上谕六月三十日……………四七八
- 一一八、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著兼程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  
约上谕六月三十日……………四七八
- 一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照会英法已由京中派员来伴送使臣  
进京换约并著迅保津郡上谕六月三十日……………四七九
- 一二〇、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接法国照会须派有全权大臣方肯会晤请速简重  
臣前来折六月三十日……………四八〇



一二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著悉力固守大沽如事机紧急当同守津郡

勿固执轻身上谕七月初一日……………四八一

一二三、军机大臣寄直隶总督恒福著再行照会英法可由文俊伴送来京换约上

谕七月初一日……………四八二

一二四、怡亲王载垣等为保卫京师致僧格林沁函七月初一日……………四八三

一二五、直隶总督恒福奏英人所开各条款概行允准或可息兵折七月初二日……………四八四

一二六、直隶总督恒福奏接到法照会与英狂悖无异抄录呈览折七月初二日……………四八五

附件一：抄录法使葛罗胁迫清廷全盘接受其无理要求之照会一……………四八六

附件二：抄录法使葛罗为惟有速允所定赔款方能停兵事之照会二……………四八七

附件三：抄录恒福为已派大臣前来伴送进京换约何日起程事给法使照会……………四八七

附件四：抄录恒福为已派大臣前来伴送进京换约何日起程并释还英俘事给英使照会……………四八七

一二七、直隶总督恒福奏请军机大臣照会英法俯如前请撤去大沽之防片七月初二日……………四八八

一二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英使照会要胁必须照允所开条款方能罢兵抄录呈览折七月初二日……………四八八

附件一：英使额尔金为必须攻占海口炮台并照允以前所开条款方能罢

- 兵照会……………四八九
- 附件二：抄录恒福为来照收悉俟恭奉谕旨再为照复事给英使照会……………四九〇
- 附件三：抄录恒福为来照收悉俾奉到上谕再行照会事给法使照会……………四九一
- 附件四：抄录恒福为奉旨已派钦差大臣在京等候会议事给英使照会……………四九一
- 附件五：抄录恒福为奉旨已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会议事给法使照会……………四九一
- 一二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渡河攻扑大小梁子失守现严防大沽片七月初二日……………四九二
- 一二九、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行抵天津办给英法照会互换和约折七月初二日……………四九二
- 附抄录文俊等为奉旨前来护送进京换约事给英法使臣照会……………四九三
- 一三〇、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接有英法照复俟军机处拟复后即著送往毋延上谕七月初三日……………四九三
- 一三一、长芦盐政宽惠等奏英法军攻占大小梁子事势迫切请飭瑞麟移营津郡以备缓急折七月初三日……………四九四
- 一三二、军机大臣传谕长芦盐政宽惠等著宽筹银款准焦祐瀛先为提用以招集义勇力保大沽上谕七月初四日……………四九五
- 一三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北岸炮台失守大沽难支拟撤守通州折七月初五日……………四九六
- 一三四、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奏英法占据北塘新河各村亟宜援应大沽以壮声势折七月初五日……………四九七

- 一三五、直隶总督恒福奏石缝炮台失守事势益危劝僧军退守通州请派重臣来商  
和议折七月初五日……………四九八
- 一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北岸炮台失守著撤出大沽妥筹天津防  
务再赴通州布防上谕七月初六日……………四九九
- 一三七、直隶总督恒福奏力劝僧军退扎通州并与英法照会勿再用兵折七月初七日  
附恒福为认输求和事给英法照会底稿……………五〇一
- 一三八、直隶总督恒福奏英法兵船已过鹹水沽势将直扑津郡片七月初七日……………五〇三
- 一三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布防通州折七月初七日  
……………五〇二
- 一四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天津难守退兵驻通情形折七月初七日……………五〇四
- 一四一、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前后给英照会均未得复片七月初七日……………五〇五
- 一四二、军机章京英秀等呈军机大臣宜派重兵赴津堵击勿任联军西窜文七月初七日  
……………五〇五
- 一四三、军机处为办理换约代拟照会英法底稿七月初七日……………五〇七
- 一四四、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英船驶入郡河兵队进城占扎及与巴夏礼会晤情  
形折七月初八日……………五〇七
- 附抄录英军侵占天津后所张贴的告示……………五〇九
- 一四五、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接到英国照复缘由折七月初八日……………五〇九
- 附英使额尔金为拒绝答复事照复……………五二〇

- 一四六、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为请派全权大臣来津致军机处王大臣函七月初八日……………五二〇
- 一四七、直隶总督恒福奏津郡危急请派全权大臣前来早定和议以挽大局……………五二一
- 折七月初八日……………
- 一四八、军机大臣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准许撤出天津至通州驻扎并迅即来京面授机宜上谕七月初八日……………五二二
- 一四九、内閣明发优恤阵亡之直隶提督乐善上谕七月初八日……………五二四
- 一五〇、内閣明发处分僧格林沁上谕七月初八日……………五二四
- 一五一、内閣明发著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事上谕七月初八日……………五二五
- 一五二、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等奏驰抵天津查访英法军占踞郡城情况危急……………五二五
- 折七月初九日……………
- 一五三、军机大臣钦差大臣恒福等著即照知英法使臣在津静候桂良到后办理上谕七月初九日……………五二六
- 一五四、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著毋庸回京驻扎杨村办理往来密寄事件上谕七月初九日……………五二七
- 一五五、钦差大臣恒福奏请以恒祺为帮办大臣会同办理和议片七月初十日……………五二七
- 一五六、钦差大臣恒福奏薛焕派来熟悉洋务之蓝蔚雯等到津酌量差遣片七月初十日……………五二八
- 一五七、钦差大臣恒福奏英官巴夏礼欲在北仓屯扎马队片七月初十日……………五二八

- 一五八、钦差大臣恒福等奏英法马队已允不驻北仓改驻海光寺折七月初十日……………五二九
- 一五九、钦差大臣恒福等奏英军允撤津城所竖旗帜与看守英兵折七月十一日……………五三〇
- 附恒福为俟桂良到津当与面商一切事件照会英法底稿……………五三三
- 一六〇、钦差大臣恒福等奏目前事势惟有亟筹和议不可使知暗有防范片七月十一日……………五三三
- 一六一、钦差大臣恒福等奏俄国通事投递军机处公文意欲调处并与接见情形折七月十二日……………五三三
- 一六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恒福等妥为羁縻力杜英法北犯之心并著传谕焦祐瀛等仍当纠集团勇各豫不虞上谕七月十二日……………五三四
- 一六三、钦差大臣桂良奏豫筹约款各节请示遵行折七月十三日……………五三五
- 一六四、光禄寺少卿焦祐瀛奏遵筹团练密为布置以防英法军北窜折七月十三日……………五三六
- 一六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恒福等有关俄通事信札已转交俄馆收领上谕七月十三日……………五三七
- 一六六、钦差大臣恒福等奏接法使照会照录呈览并有致军机处桂良照会分别递送片七月十四日……………五三八
- 附抄录法使葛罗为收到桂良来文并请转送致桂良公文事照会……………五三八
- 一六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著权衡轻重妥办英法使臣驻京还船赔款诸项上谕七月十四日……………五三九

一六八、惠亲王绵愉等致光祿寺少卿焦祐瀛令津郡紳民抗阻英法軍入城

函七月十四日

一六九、惠亲王绵愉等致钦差大臣桂良等勿准英法軍入踞津城函七月十四日

一七〇、著惠亲王等詢濟僧格林沁防守情形朱諭七月十四日

一七一、钦差大臣桂良奏接英法照会抄录呈覽折七月十五日

附法使葛罗为惟有允许二月间所请四款并增赔六百万两及天津通商等方能

停兵事照会

一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請調三盟兵丁駐古北口津沽撤軍分駐張家灣等

處折七月十六日

一七三、軍機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賠款通商應竭力辯論挽回必使兵船退出海

口方能定议換約上諭七月十六日

一七四、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等復軍機處王大臣紳民公具呈詞諸多窒碍函七月十七日

一七五、广东巡抚耆齡奏查明粵海关提給英法各軍銀兩原委折七月十八日

一七六、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法恃强要挟情形緊迫已允许所求各款

折七月十八日

附抄录桂良等为英法天津条约及以后所开各款一概允准事給英法照会

一七七、钦差大臣桂良等致軍機處王大臣与英法交涉情形函七月十八日

- 一七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照常筹办通州战守事宜并将所获英人  
解交桂良办理上谕 七月十九日…………… 五七
- 一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不能听任英法肆意要求仍应设法挽救上  
谕 七月十九日…………… 五八

第五部分 档案史料(中)





## 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使赴粤著劝其折回上海上

谕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奉上谕：

前因桂良等奏，广东有伪造廷寄谕旨，致该夷疑虑，当明降谕旨，令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并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何桂清祇领接办，原冀该夷见此谕旨，知海口通商事宜，已与黄宗汉无涉，可以释其疑虑。乃本日据桂良等奏，广东夷民互斗，致碍和局，该夷必欲回粤措置，定于日内起身。自系未见前旨，故坚欲驶回香港。桂良等既不能阻止该夷，仍应将前旨抄录，设法迅速知照该夷，并告以自议和后，黄宗汉办理本地土匪，绅士罗惇衍等裁撤练勇，均未与英国构衅。该夷照会内所称，管带壮勇之官绅，错立见解，各勇屡已胡为等语，究竟何时何事，并未明言，恐系传闻不确。又恐英、佛之兵，出城扰害百姓，以致互相争斗，其曲亦不在广东百姓。现在钦差大臣关防，已交何桂清接办，黄宗汉既不能干涉通商事宜，英国到粤，亦无可商议。若如照会内所言，恐伤和议。劝其折回上海，该大臣等仍可设法挽回各事。倘该夷业已先到广东，肆行攻击，是该夷等背约动兵，自起衅端，并非中国失信。将来该夷再赴上海，桂良等言明在先，即加拒绝，亦觉理直气壮。

至上海地方，城外东西两面江岸，全系夷人，形势危险。桂良等于夷酋赴粤后，即可暂驻苏州，俟

该夷回沪时，再与计议。若事已决裂，难以理喻，即迅速驰奏，听候谕旨。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黄宗汉查明广东有无民人与英军为

难并英使如果赴粤著联络绅民保卫地方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

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奉上谕：

黄宗汉自上年九月间奏陈夷务情形后，迄今数月，未据续奏。罗惇衍等因天津和议已定，两次奏到，改刻办团关防及裁撤壮勇，派防土匪各情。广东办法，固未抑民义忿，亦未有官员兵勇肇衅之事。至夷人踞城未退，时或出扰，致有居民与之斗殴，其曲亦不在我。昨英酋在沪投递照会，忽有伪造谕旨一事，叙述广东官绅尚在联络团练，纵民为仇等语。已明降谕旨，著该督查拿伪造之人，以释其疑，并谕将广东钦差大臣关防，移交上海，由何桂清就近接办，以冀该夷就我范围。诇英酋未得见此旨，声言广东官绅谋害彼国，有民夷互斗之事，即欲驶回广东，将省城官员出之于外，伊即自收粤海关税，以为兵费，业已整备军装、船只，即日起身回粤。究竟因何互斗，并何时何事，照会内并未叙明。恐有广东不得志之人，从中播弄，以激夷人之怒。著黄宗汉查明该省有无民人与彼为难，致令该夷借口生变，迅

速详细驰奏，一面照会英夷，辨明此事。

至钦差大臣关防，已移交何桂清接办，黄宗汉不管夷务，而身任总督，地方是其专责。该夷回粤，倘肆鸱张，该督以联络绅民、保卫地方为要务。彼既回粤称兵，即是先行背约，断难再与议和，毋庸顾虑。设或该夷到粤后，自知理曲，尚堪驾驭，即令回至上海，与钦差大臣桂良等，妥为定议。总之，该省捍御事宜，亦非易办，必当加意筹备，毋失民心，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军机大臣寄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仍当妥办团练以保梓桑

不可惶惑上谕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前户部侍郎罗、二品衔前太常寺卿龙、前工科给事中苏。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奉上谕：

罗惇衍等自十月间奏称裁併壮勇，并将办理夷务关防，改为团练名目后，只将捐输人员奏请奖叙，并未将广东民人与该夷互斗情形具奏。前据桂良等驰奏，有英夷传闻寄信谕旨一道，查系伪造，已命黄宗汉将伪造之人拿办。并因夷人在上海议事，复将钦差关防移交两江总督接受。乃桂良等尚未奉到此旨，又奏称，英夷因广东民夷互斗，欲整备军装，即行回粤。并称夷人之意，非撤去黄宗汉及罗惇衍等团练之局，总不能将广东省城退还等语。览奏深为诧异。

罗惇衍等自裁併壮勇后，已不复攻剿，黄宗汉亦未禁止开舱。前览该侍郎等奏报，如攻打新安，互有杀伤，亦因夷兵先来滋扰，并非粤民侵侮夷人。此时据桂良等所奏，恐有奸人从中搆煽。然该夷既欲回广东亲自措处，难保不即行赴粤，与官绅为难。黄宗汉既不管道商，而保护地方是其专责。罗惇衍等仍当妥办团练，以保梓桑，不可因此惶惑。倘有民夷互斗情事，是否民人起衅，抑系夷人滋事，并著罗惇衍等查明驰奏。现在该夷既欲回粤，并有逐出省城官员及收粤海关税之语，果有此等情形，是该夷先行背约，断难再与议和。业已谕知黄宗汉，联络绅民，以资捍卫。该侍郎等务当与该督联为一气，固结民心，保全地方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军机处为互换和约事咨复理藩院转行俄使文

咸丰九年正月初四日

办理军机处为咨覆理藩院，转行俄罗斯使臣事。

准贵衙门送到俄国使臣丕公文一件，内称：前次咨内，乃重要事，非因于天津所立两边满洲和约有参差，并非因愿视普提雅廷、桂良、花沙纳画押原文和约等因。查与昆明等所说不符，未知何故？大学士桂等，上年在天津与贵国公普提雅廷议定和约，言明互换以一年为期。今贵使臣丕到京，大皇帝体恤尔国远来，特派尚书肃、瑞，即与互换和约。复因贵使臣咨称，满洲和约有不相符之处，行文上海调取

原本画押之件，一俟取到，即可互换。此外别无可商之事。

尚书肃、瑞，系奉旨专办互换和约一事，和约之外，亦无可商办。至所称尔国官员戮克刘多福及护送兵丁二名，欲回贵国，业经本处奏明大皇帝，准其由尔使臣照会理藩院，由京城过张家口，前往恰克图，以免耽误可也。

所有咨复缘由，相应知照理藩院，转行该使臣丕查照。须至咨者。

右咨理藩院

## 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和约税则已呈览惟须及早定

议挽回四事专条以便一併用宝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据桂良等奏，先行进呈两次条约，当经降旨允准，并令俟挽回四事，另立专条进呈后，再行一并用宝发回。本月初九日，据桂良等专弁送到和约、税则各件，业经军机处代为呈览矣。惟挽回专条，俟英酋回沪后，总须及早定议，迅速进呈，方能与现递条约，一并用宝，发交各国，免致日久耽延。桂良等不得因条约业已进呈，含糊了事，有负委任。此时利害转属，全恃专条为补救，著桂良等悉心筹画，尽力挽回，即行驰奏。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明发谕旨，桂良等奉到后，如何传示该夷，该夷接奉后，作何情

形，并英船驶到粤东，有无消息，著一并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明白照会英使上年三元里

事件系英兵起衅所致上谕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奉上谕：

前因广东有伪造廷寄谕旨，致英国疑虑，业经谕令黄宗汉查拿伪造之人。本日据罗惇衍等奏，该国怀疑，再扰北路，旋即退出，并抄录奸民伪造谕旨，与桂良等前奏相符。罗惇衍等在粤办理团练，曾申谕北路乡民，不与英、佛等国为难，致开衅端。詎该国于上年十二月初一日，率众千余，由三元里前进，一路焚烧，轰毙行人，乡民始鸣锣对仗。初五日，复直趋石井，互有杀伤。皆由奸民伪造谕旨，致该国疑虑，并非罗惇衍等不遵前旨，仍与该国构衅。本日已谕令黄宗汉、柏贵，照会该国，令其尽释前疑，不可为奸民所惑。额尔金现已回粤，倘经查明，自必恍然知花县之事，由于奸民伪造谕旨，致怀疑虑，并非中国故违和约也。

桂良等接奉此旨，即设法照会额尔金，告以此次与乡民互斗，虽由彼先启兵端，究系因怀疑所致，

一经说明，自当相安无事。如额尔金业已回沪，更可明白开导，以全议抚大局。罗惇衍等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黄宗汉等英军残暴百姓回击衅自彼

开可向英使开导仍回上海办理通商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黄、广东巡抚柏。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奉上谕：

前因广东有伪造谕旨一事，并英国公使因广东民人与英兵互斗，即行回粤，先后寄谕该督查明驰奏。兹据罗惇衍等奏，英兵怀疑，再扰北路，旋即退出等语。英国兵丁，怀疑逞忿，先开枪炮，伤毙多人，故百姓与之仇杀，衅端自彼而开。黄宗汉远在惠州，难与关说。柏贵近在同城，可向该公使妥为开导，告以粤东英兵误信伪造寄谕，以致两次纵兵焚掠，互有杀伤，并非粤民起衅。额尔金远在上海，无从知悉。罗惇衍等亦知英兵因见伪造廷寄，怀疑构衅，现已约束乡民，不准妄动，并撤去北路壮勇，以示不疑。现在上海议定税则，彼此即可永敦和好。广东伪造寄谕之事，已奉旨查拿严办。该公使谅已明白此事，皆由广东奸民煽惑，并非中国暗谋矣。如此坦怀相示，使其海悟，仍由上海办理通商方妥。至近来粤东海口通商情形如何，有无奸民从中阻挠，并著该督抚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八、軍機大臣寄前戶部侍郎羅惇衍等英使赴粵是否與官紳為

難亟應妥為籌防并保守機密上諭 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

軍機大臣密寄前戶部侍郎羅、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前工部給事中蘇。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奉上

諭：

前因桂良等奏，廣東民夷互斗，夷酋即欲回粵措置，當經諭知羅惇衍等，查明民夷起衅根由，仍當妥辦團練。茲據該侍郎等馳奏，夷人懷疑，再擾北路，旋即退出，并移局撤勇各情，覽奏具悉。此次夷人懷疑逞忿，先開槍炮，轰斃多人，并帶夷兵直趨花县，實由該酋起衅，與粵民無涉。羅惇衍因恐與現議和局有碍，暫為隱忍，飭令壯勇勿許妄動，并将花县总局，移至离城数十里之外，以避凶鋒，辦理尚屬妥協。本日已將粵東情形，寄諭桂良等知悉，并将原折抄給閱看。又密諭黃宗漢等，令柏費就近妥為開導，以釋其疑。

前據桂良等奏，英酋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已起柁赴粵，計此時已早至廣東省城，是否與官紳為難，亟應妥為籌防。羅惇衍等惟當遵照前旨，認真督辦團練，聯絡紳民，保卫地方，并妥籌西北兩江兵餉，仍申諭鄉民，勿與夷人仇殺，以弭衅端。

至羅惇衍等虽止辦團練事宜，與夷務無涉，而于機密之事，務當加意慎重，勿使奸人聞知，致再訛

言起衅，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巡防王大臣惠亲王绵愉等议奏洋药税课办法折

咸丰九年正月（原无日期） 上谕档

臣绵愉等谨奏，为酌添税课，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查大学士桂良等，奏定和约第五条内载：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为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收，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

臣等谨按：洋药虽准进口，究与他货不同，止准该夷在海口销售，不得任意搬运。其中国商贩，经过内地，各关税厘捐，俱由监督及地方官征收，夷商不得过问，亦不准护送，以杜弊端等语。臣等查洋药一项，既准入口贸易，即为内地货物，所有各省关口，均应酌定税则，以免侵蝕、包攬、讹诈诸弊。今上海一口，既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之各税关口，均请照上海一样输税。

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价。在商贾亦必乐从，更非勉强抑勒者可比。所有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定例办理，各府州县不准再为影射私征。其各关税口，毋庸再立条款，以归简便，均应一体遵照，认真稽核，不得听胥役卖私侵蚀，奸商包私漏税，一经查出，均应照例严办。其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税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每计三个月，将所征税银册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抵充别项，庶经费稍可补苴，而于部中亦便稽核。此系一时权宜之计，嗣后倘有流弊，随时奏明更改。如蒙俞允，由户部转行各直省，一体遵照，妥为办理。

所有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正月十八日朱批：依议办理。欽此。

## 一〇、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等奏对待俄英之策惟有严拒所欲整

军备战折 咸丰九年正月（原无具奏日期） 军录

臣胜保、臣翁同书跪奏，为夷务关系重大，请乘时设法严拒，以匡全局，面免噬脐，谨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维自古帝王馭夷之道，荒服虽略示羁縻，梗化则悉资征讨，从未有不仗威力，面能贴然无事者，亦未有稍应所求，而能止其无厌者。聿稽成周以还，迄乎汉唐宋之世，大抵待以恩则中国之势日弱，馭

以威则中国之体日尊，史册昭垂，班班可考，盛衰得失之机，未有不原于此者。然非有大胆力大智识者，不足以任此大事。叛讨服舍，自有权宜，一涉优柔适至召侮。……

英吉利自嘉庆十三年已有覬觎之志，十九年诣京入贡，仁宗睿皇帝斥其无礼，拒不准见，掷还方物，令由内河返粵。至道光十四年两广督臣卢坤任内，有律劳毕之衅，而始终未敢肆其桀骜者，列圣积威远著，内地虚实未能悉知，该夷止以贸易为性命之源，刻刻以断绝为虑。迨琦善出而一意迁就，始底里毕露，驯至江宁城下之盟。然使道光二十二年议定条约之后，内外诸臣卧薪尝胆，抚辑（绥）黎元，讲求武备，则中国之根本日壮，而外夷之冀幸自消。乃办理夷务较善者只林则徐、徐广缙二臣，其所以较善之故，实皆以用民为主，而叶名琛一切反其所为，致众心离散，隻身被劫，临时无一援救之人，民情可见。

上年夷船直至天津，总督及特简大臣非惟素不熟悉夷情，并未办理寻常边务，刚柔皆不中窾，以致任所欲为。闻其北上之初，不过以条约为尝试之端，后乃一一允从，出乎彼之望外，故遂愈纵愈骄，要求挟制，凌肆无穷。皇上特申庙算，飭派原办诸臣赴沪，原令尽拒其权宜之计，今尚一无眉目。轮船接踵直入大江内地，夷酋各省任意行走，浙杭已有乘坐绿呢八人肩舆拜晤抚臣之事，而粤城迄未缴出。俄夷此次来京，携带多人出入官府，与从恒赫，劳若无人。臣身在行间，闻此情形不发觉指臂（毗）裂。自维奉命讨贼，兵单贼众，虽捻首渐次就抚，而粤氛尚未铲除，夙夜悚惶，惭惧无地，更何敢侈言及乎夷务。惟忝为大臣，受恩深重，目前内地贼匪不过赤子盗兵潢池，但期餉足兵强，劫运将销，荡乎自速。惟此外夷乃中国大患，且毁毁及乎腹心肘腋，实有扼吭拊背之忧。深恐在事诸臣为社稷计轻，为身家功名

计重，遂欲敷衍了事，苟且目前。而不知所许各条，如鸩羹漏脯，其止乎饥渴，仅仅片时，而性命之虞即随其后。是徒贻宗社无穷之患，而一己之功名身家，仍不能全，如十年前之耆英，前鉴具在，抑何愚懦至于斯极。犹赖皇上乾纲独断，思患预筹，业于天津海防修备完整，当足以远慑夷胆而振国威。然夷性难驯，风帆倏忽，能否止其北行，尚未可必也。

夫挟虚懦之气而来者，示之以弱则彼将益张，示之以强则彼将自沮，故欲省事者，弊转至于多事，不畏事者，乃反可以息事，理势然也。臣胜保前在伊犁领队大臣任内，俄夷接壤，有金夫械斗一案，其时列款多端，狂悖要挟，与上年天津相类。经臣胜保商同将军臣扎拉芬泰据理驳斥，暗中密谕金夫，到处扬言，设有不平，必当齐数万之众直捣该国，以图报复。臣并于大廷广众之间，微示勒兵待剿之意，该夷倨傲之情顿减，一无誇張，遂巡退去，此即明效大验。

俄夷只准在京驻馆学习，祖宗立法甚严，今闻其任意游行，直入各部院公所，旌钲夹道，妇女同车，显背二百年和好旧约。英、米等国鉴于俄夷之驻京有馆，故敢有比例之请，以为可以渐入佳境。而俄夷亦鉴于英、米两国之频年滋扰，有求必应，彼亦何为不潜萌诡志，肆厥鸱张。前闻黑龙江地面已遂所欲，浸假而求割关内之地，浸假而谋侵畿辅之地，势将伊于胡底。易曰：履霜，坚冰至。况不止于履霜之象乎？与其将来结祸而难图，何若及时用威而易制。夫犬夷惟利是视，各国之所谓使臣，皆该国之奸商，彼国王止令其外出谋利，恐亦未必尽知其寻衅称兵。堂堂天朝无故而示弱于彼，果何谓欤！伏愿陛下诸大臣责以正言，绳以大义，除从前俄夷驻馆肆业之外，凡有一切要求尽拒不纳。彼同一帖服，咸知敛抑则已，不然即清皇上赫然震怒，或擒杀其酋，或缚解其众，以无理诸状饬下理藩院诘责该国

王，彼必理曲词穷。即或稍申螳臂，北边距京万余里，亦断不敢铤险深入，倘不得已而用兵，则我岂遂出犬夷下哉。此入京一节之万万不可行也。

英、米等国在外洋固船坚炮利，然深入内江及登陆驰骋，皆其所短。上年安庆、九江节节阻浅，其经过江宁贼垒，互相袭击，夷船亦颇受伤，盖江窄炮密，其船虽整，究非铁石可比，不若洋而可以趋避也。臣愚窃谓欲阻其入京，当自阻其入江始。欲阻其入江，当自阻其内地游行始。诚能使现在入京之俄酋知震慑天威，渐次敛戢，则此外内地游行之辈，必不能肆无忌惮。至入江大害，举国皆知，已无待臣等赘言。臣等则以为为今之计，惟有用民制夷之一法，但使民不与之两立，则彼终无立足之所。长江两岸不下数十州县，宜趁此入江未定之时，先事密谕楚西各督抚选派干员，各路访察舆情，剴切开导，使沿江及内地百姓公同具禀，并散布邀约，总以天恩虽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而商民以长江为生路，断不能与之狸鼠同眠。即由楚省督抚，将公禀邀约，寄往上海与各国夷酋阅视。一面广集民团，多多益善，自得阳以上，洞庭以下，于沿江两岸，节节设备，星罗棋布，高垒深沟，圩内编插旌旗，江面暗伏水勇，以联络其声势，而严固其卫防。使彼知我长江腹地深入数千里，乡民数百万，势甚汹汹，众怒难犯。设彼有奸细往来，应亦不寒而栗，自未敢再图入江之举。即使贸然前来，则我主而彼客，我逸而彼劳，以各处民力就地制之，毁其夷船，截其归路，使之片帆不返，纵致归咎于百姓而不能怀怨于朝廷。我既有言在先，彼亦无可借口。是即不阻之阻，不撻之撻。如将不但拒其入江，并其入京一层，亦必不烦言而自解。古人折衡樽俎，陆贾之斥赵佗，富弼之争契丹，皆不张一弓，而正义严词，中其所忌，自能潜消反侧。臣等以为从此夷胆自落，一切条款，皆可视同废纸矣。

向闻夷情虽狡腹(豨)很(狼)悍(狎)，而于利害两途，最知审慎。但我国兵势精强，民心固结，而地方督抚机权威略，卓卓在彼耳目，自可不战屈人。连年所以不振者，非大吏与民为仇，即一己之私，有所顾忌，而胆智因之中馁，于国家久远大局，全无计虑，所谓君忧臣劳，主辱臣死，其义安在。臣故曰无胆力无智识皆不足任此大事也。

若非乘此力图，任令夷人仍往天津易换和约，直入京城，与俄夷同一局面。火轮船只各省往来，垄断上下游全利，恐兵民解体，人心动摇。夫各路大营将士所以经年血战者，原为海内肃清计耳。纵能全力将贼诛锄而拱手以待夷人之鱼肉，于情于理孰肯甘心。上念宗社安危所系，与我皇上宵旰之劳，虽庸夫愚妇皆思敌忾同仇，固不独忠臣义士闻之，负戟而长叹者也。

臣胜保证以伊犁前事，察以素昔夷情，早有此议。现与臣翁同书熟商，深以为必应如此办理，意见相同。谨不揣冒昧，披沥密陈于圣主之前，仰祈俯赐采择，天下幸甚，臣等无任屏营激切之至。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 谨奏。

咸丰九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览奏已悉。 欽此。

## 一一、两江总督何桂清陈办理通商机宜折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日 军录

何桂清跪奏，为陈办理通商一切机宜，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奉上谕：前因桂良等奏，广东有伪造廷寄谕旨致该夷疑虑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指示周详，权衡至当。跪诵之余，无任钦佩。除会同桂良等设法办理，并将臣钦承简命缘由，恭折叩谢天恩，鈔录折稿通行知照外。臣查办理各口通商之钦差大臣，虽系已成之局，一切皆有条约可以遵循，与现在议抚之钦差大臣，难易迥殊。桂良等既任其难，臣何敢于易为之事，妄有所陈，自取愆尤？而其中之委曲繁重，敬为我皇上密陈之。

一、抚议定案之后，其新添口岸，一切章程，虽由各该督抚体察地方情形，酌量办理，而各该督抚既未熟悉夷情，且于道光年间所定万年和约贸易章程，及现在天津之条款，上海之善后，俱茫然不知，必须由总理通商之钦差大臣主持指示。倘有中外意见不和之处，钦差大臣即应亲往查办，以免另生枝节。臣前在上海曾与桂良、花沙纳和衷熟商，拟于抚议定局后，奏恳天恩，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倘有彼此齟齬之处，于督抚二人中酌量一人飞棹前往，为之设法排解，庶可日久相安。因抚议尚未定案，故未具奏。今臣奉命兼办通商事宜，本不敢再申前说，而既有所见，亦未便缄默不言，致滋贻误。

一、上海为各夷聚集之所，应办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褻急，凡有照复事件，俱限以时刻，钦差大臣驻扎处所，若相离上海稍远，文报往还，设有迟误，已多饶舌。而事未亲身目击，倘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节，故臣前有钦差大臣驻扎上海之议。

一、从前两广总督，名为综理五口通商之钦差大臣，其实止顾广州一口，其余四口，督抚咨询咨商，广东事件，或置之不覆，或于数月之后始行咨复，以致各办各事，钦差大臣竟成虚设。若仍其弊悉蹈



覆辙，设欲循名责实，似非两江总督所能兼顾，故臣前有简派专员之议。

一、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虽贵熟悉夷情，然亦不可久任，盖因取夷之术不外待之以礼，示之以信。二者而外，夷以亲昵为尽礼，不能不与之酬酢往来，久则性情为其所稔悉，即狎而生玩。设法要求，似属非计。各该夷之公使皆系随时更换，其意未始不因恐与中国人情过熟，有所瞻顾也。所有钦差大臣，似亦应酌定年限，按期调换。

一、两江总督驻札江宁省城，今因城池未复，暂驻常州为后路策应，筹济饷需，弹压地方，一俟克复省城，即须前赴江宁办理善后，势不能时赴上海。设该夷酋借口有事，与钦差大臣面议，径来臣所驻之处，或遣夷官仆仆往来，骇人耳目，似多窒碍。且该夷近来蔑视督抚，倘因不能如其所请，仍欲进京与大学士尚书面议，巡抚系同官一省之人，虽出排解亦属无益。臣办理不善，固属罪无可辞，窃恐无裨大局。

一、自道光年间英夷犯顺，以至五口通商，一切皆系密奏，并不互相关会，亦无卷据可考。甚有同官一处，而不知其详者，以致歧途百出，枝节横生，该夷即借为口实，攀衅要求，实为办理夷务一大弊。此后应将钦差大臣并通商各省一切奏牍，及钦奉上谕，互相咨会，遇有交卸专案，移交后任同官之将军、督抚一体和衷熟商，俾事归画一，而收群策群力之效。

一、道光年间，在江宁所定万年和约，存储两江总督衙门，并未颁行，是以现在尚有误认广东所定之通商章程为万年和约者。而该夷早已刊刻成书，四处发卖，民间转无不周知。即上年在天津所定条约，各处传抄，皆从夷馆中得来，经办夷务各官转未之见也。应否俟定案后，将天津所定条约与上

海所定善后章程，通行经办通商各衙门，一体知照。

一、夷性奸狡，凡有所求，稍副其意，即得步进步。不遂其欲，又生桀骜，必将添列数事，设法挟制，遂其欲而后已。故驭夷之法，惟有顺其性而驯之，弗令恼羞变怒，即有无厌之请，尚可加以理喻，不致漫无限制，历观往事，无不皆然。此后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如有据情代奏事件，倘于国体无碍，或准或否，应清明降谕旨，俾得转行钦遵。

以上各条，系就臣管见所及，并在上海与桂良等面商情形，臚列具陈，伏候采择。臣受恩深重，当此主忧臣辱之时，虽赴汤蹈火亦不敢辞，并非饰词推诿，希图置身事外。如蒙俞允，则抚议定案之后，中外臣工卧薪尝胆，协力同心，以冀相时而动，天下幸甚。臣谨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一二、两江总督何桂清为授钦差大臣谢恩折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日 军录

两江总督臣何桂清跪奏，为钦承简命，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钦差大臣桂良等咨会，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交何桂清祗领接办等因。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一面由钦差大臣桂良等敬谨全录上谕，先行照会各国公使，仍俟黄宗汉委员赍送关防到日，臣再行祗领，接办各国通商事宜外。窃念臣质

本庸愚，识昧柔远，忝膺疆寄，已恐难胜，兹复仰荷恩纶，界以各国通商重任。查通商事多繁杂，其税则章程虽经钦差大臣桂良等会同妥议，而互换条约以后，即须查照新定章程办理，事等创始，效贵久安。臣惟有会商桂良等，先将现在应办事宜，钦遵训谕，设法图维，以冀中外商民一遵成约，安分贸易，仰副圣主又安海寓之至意。

所有微臣惶悚下忱，理合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二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卿之才力足副斯任，惟愿汝以大局所关为念，不可任意更张，务期全国体，筹国用，奠民生，以杜官吏之侵渔，以绝劣绅之覬覦，朕有厚望焉。 钦此。

### 一三、军机大臣寄绥远城将军成凯著挑选官兵候调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军机大臣字寄绥远城将军成。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天津海口需兵防堵，业经谕令僧格林沁即日前往督办。著成凯于绥远、归化两城官兵内，挑选年力强壮，技艺娴熟者，各五百名备调。并于各该城曾经出师得力将官内，酌派委员统带。其军装、器械、马匹等，均著预备齐全，勤加操演，一闻飭调，即日迅速起程，不得稍涉迟误。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各国换约按议应在上海勿

使来津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桂良等奏，现探夷情，据实密陈一折。据称，黄仲畬、里泰国先后报到，额酋于上年腊月到粤，果否回沪，尚在未定。伊弟普路斯，迟三四十日可到广东，拟至上海一转，即往天津，定欲进京互换和约等语。览奏实堪诧异。各夷和约，本议定在上海互换，是以授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原冀桂良等即在上海妥为办理，乃迟之又久，于进京等事，尚未挽回。而英首额尔金驶回香港，另换伊弟普路斯到沪，并欲直至天津，是该夷反复无常，意存叵测，已可概见。

僧格林沁、庆祺现已赴津，该处防堵事宜，均已办理周密。如该夷径行到津，当由僧格林沁等酌量办理。倘该酋仍到上海，桂良等务须极力开导，告以大皇帝派我等来此办理税则，并令广东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何桂清，所有和约，并另立专条，必须即在上海，由我等一手办理，若到天津，该处并无经手之人，无从办理。且自上年各国船只退出后，天津绅民业已团练整齐，不使轮船驶近拦江沙。倘到津船只或受损伤，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复开兵衅，则上年条约，必至全归罢议，于各国通商事宜，大有妨碍。如此剴切晓谕，总使该夷在沪换约，方为妥协。况消弭四事，另立专条，尚无成说，岂桂良等毫不

动心，竟欲令该夷在京换约，置身事外耶？

兹另发去谕旨一道，著以宣示该夷，俾知天津已有准备，不至遽行北驶。该大臣等仍应设法挽回四事，另立专条，再行奏请互换，万不准含糊了事，自干罪戾。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著告知英使等应在上海办

理换约切勿前来天津上谕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上年秋间，派桂良等前赴上海，与英、米、佛三国商议税则，迄今已逾数月。前闻广东奸民有伪造谕旨之事，致英吉利等心怀疑虑，曾谕黄宗汉严拿惩办，以示朕怀柔远人，又安中外至意。并因广东距京窳远，一切通商事宜，往返入奏，恐延时日，特改派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就近在上海办理，俾外国困憊，易于上达，不必远至京师。

前据该大臣等奏，英国等船只暂回香港，谅不日即当来沪，与该大臣等商换和约。著桂良等告以上海移设钦差之意，原为在彼议事起见。天津因前次各国轮船驶入，居民忿恨，现在城乡百姓，均已自

办团练，不令外国船只复进拦江沙，该国切勿前来，致有损伤船只；倘因此复开兵端，是该国自乖和好，先行背约，不独上年条约，均归罢议，即五口通商，亦多窒碍矣。况专条未立，即到天津，亦不能互换。桂良等现在上海，所有条约，总须与专条同换，不能但换上年条约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竭力整顿上海各地税收

严防弊端事上谕 咸丰九年二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咸丰九年二月初一日奉上谕：

此次各国议定税则内洋药一项，从前未经定税之时，闻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入己情弊，现在既经议有定章，官为收税，各省自应一律办理。上海为各商荟萃之所，尤应及早奉行。现经户部由驿通行，凉江苏省当已奉到，自己晓谕商民，一体遵办。特恐地方官希图掩饰，压阁部文，不能及早奉行，或以多报少，借肥私橐，皆所不免。著桂良、花沙纳严密访查，倘有前项弊端，即行会同该督抚，据实参奏，毋稍徇隐。且使夷商知此次税则，业经通行，获利已多，桂良等亦可借此为词，消弭兵衅。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法使葛罗照复已悉简两江总督何为钦差大臣等事照会

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

大法国特派头等钦差全权大臣、世袭男爵葛，为照复事。

接到贵大臣正月十二日所发来文，内开：接奉上諭一道，已简两江总督何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宜，所有五口通商关防，著两江总督黄，派员交两江总督何接办等因。又称嗣后各国通商事宜，统归上海办理等语。惟贵大臣未将归上海办理缘由声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实在何处所办理，何期贵大臣预为先定，其应在何处办理，惟本国与大英国方能准定，兹不具论，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换，在天津议定章程，然后再议。

又奉上諭，有伪造廷寄，令罗惇衍等与该二国为难，着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尽法惩办等因。本大臣诵之深为喜悦，今本大臣获有番字译出罗惇衍等奏复本章一件，恐亦非真，即将番字复译汉文，送贵大臣察阅，此亦为贵国一美事。为此照复，顺候荃祺吉绥。须至照会者。

计送奏文一纸。

右照会

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总理刑部事务、正白旗满洲都统、便宜行  
大清事全权大臣桂，钦差大臣、经筵讲官、吏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便  
宜行事全权大臣花钦差大臣、五品卿衔军机处行走、刑部员外郎段。

咸丰九年二月初三日

附件一：钞录罗惇衍奏文

钦差罗惇衍奏稿，由番字翻唐字。句法词语恐不画一。

奏为遵旨潜行团练，以保地方，以备御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十月十七日臣等恭奉上谕：该臣等职任自应密为团练，不动风声，勿使夷人猜疑，务使各处地方人力齐集，往来无间，使夷人见中国强盛，委而去之。所有作何办法，若何设处，皆当严密，不可泄漏，使夷人有见仇之意。又当飭令百姓拒敌夷人，更不可令地方官得知，即总督抚院，勿使与知也。将来中国战胜，即邀天眷，若不得胜，亦非自我开衅，可得无虞。如此则艰苦备尝，后获安靖，举中国历年困顿，跻于安乐，该夷逞毒于中国，则一旦殄灭，于诸夏实有光荣，各宜奋勉，毋负朕望。自接到谕旨，刻将设法之处，详细驰驿奏明。钦此。

臣等跪读谕旨，煌煌穆穆，今臣悬隔不能白表敬畏之忧。查数年前，匪徒滋扰省城，今外夷又行占据，臣等皆历历在心。其西北各河面之匪徒，尚未降服，今欲行堵御，或行殄灭，必须百姓捐助军需，或相假贷乃可。若欲各处团练，则费用不敷，恐难统局，而夷人滋扰，尚未平服，时须守御，未便弛制。臣等早夜绎思，仍须古者寓兵于农，无事则农，有事则兵而后可。若然臣等张示晓谕，令各百姓同赴注册，其乡村大小不一，人民多寡不齐，即令各乡造册存据，教之以施放枪炮，操练攻战，无事之时则各归农，自营生业，有事则按名出军，分列旗牌，则御敌者既有人力，固结而不解，而平时无军需之费，居心



有常，用度有节，仿古步伐之制，行今敌忾之勇，无往而不宜。

至前钦奉上谕措办缘由，业经奏闻，今复将办理缘由，缮折奏请御览。是否有当。谨奏。

#### 附件二：又罗惇衍附片

再，花县总局，今不复称，易名西北防御总局，盖恐夷人知情。其总局图章，已賫送两广总督黄，局内别用异式图章。所有飭令义勇行事，遵旨亲自缮写，不使外人与知，诚恐一时不检，泄漏误事。至今之设法，未知果妥当否，容再奏闻，以抒圣怀。谨奏。

### 一八、军机处为互换和约事咨复理藩院转行俄使文

(原无日期) 上谕档

办理军机处，为咨复理藩院，转行俄罗斯使臣事。

贵衙门送到俄国使臣丕公文一件，据称，本月初三日日本处咨复之文，业经接到，诚心欢喜，甚好。惟据称要给与明凭，令钦派尚书肃瑞更改规模，此二位尚书，皆系皇上钦派大臣，办事断不至有错误。

据文内称：本月十六日，要差官员奚特罗沃回国，可惜和约不能往送等语。现在和约已经由钦差大臣桂花从上海护送到京，即可与钦派尚书肃瑞见面，会商互换，尽可赶于十六日送回本国。贵国既与中国和好，自以妥办大事为要，不可因小节而延误大事。

所有咨复缘由，相应知照理藩院，转行该使臣不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理藩院

### 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办理交涉事务要在操纵得

宜并当与桂良等设法阻止英使进京等上谕 咸丰九年二月

十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

咸丰九年二月十一日奉上谕：何桂清奏陈办理通商机宜一折。前因广东距京遥远，夷情不能遽达，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兹据奏请简派专员，驻扎上海，议给养廉，以崇体制。至总督距上海较远，事未亲身目击，恐措置失宜，并恐该夷遣人往来，似多窒碍等语。

从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应不灵。现在抚局尚未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

至该督已授为钦差大臣，即当与桂良等设法阻止英夷进京并入江等事，挽回得一件，即为他时消

去一件后患，未可徒托空言。至抚议已成，所有条约，自须颁发通商各省，一体遵行；然须仍归钦差酌办，以一事权。其有据情代奏之件，该大臣要当择其无伤国体者，方准代为上达，亦不得听其所求，屡为淡请。

再，前据胜保奏，夷船有勾通金陵逆贼之事，曾谕和春等预防水师密防。从前办理夷务时，鬲山关曾设炮台，现在是否尚存？该处为入江要隘，若何桂清察看形势，酌拨兵丁，密加防守，以备不虞。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〇、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密探英情并催英使来沪面议约款折

咸丰九年二月十五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夷情叵测，谨将密探及催议各缘由，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本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恭奉上谕二道，臣等拟即设法传知英夷，使知广东关防移至上海，原为即在此地议事起见。因思夷酋额尔金前将往粤之时，照会臣等在沪等候，伊于三四旬后，必仍来沪议事，目下将及五旬，而该夷尚无消息。若将此次所奉谕旨恭录寄粤，既恐该夷见我己不准其入都换约，即不回沪，立时驶赴天津强求进京。否则故意耽延，属期竟由香港赴津，则臣等无从知悉。盖在

上海换约之说，系臣等欲阻该夷进京，故思照此办理。正拟与之商议，适广东安良局滋事，额酋悻悻而去，此说尚未言明。其专条一层，臣等因该夷说及条约，即云断不能改，是以拟将圣命挽回四事，与该夷当面定后，再行另立专条，以为凭据。正在设法商办间，而该夷已回香港，故专条之说，亦尚未与该夷言明。此时若问该夷专条，伊必不知有此名目，夷务之难，正在于此。必须宛转设法，循循善诱，方能渐就范围。若据事直言，非但难于挽回，且恐既启该夷疑忌，即谓我为背约，转致无从措手。

该夷前在上海，曾云中国臣工所言，皆不足恃。前来照会，亦有贵大臣等尚不足以尽换约之权之语，是以怫然自去。今见黄宗汉关防既撤，或可冀其仍回上海。臣等一月以来，焦急迫切之状，难以言语形容。曾命护上海道吴煦及黄仲畚等密探情形，迅速驰报。连日接据该员等禀报，及抄来英夷新闻纸，大约总谓额酋回沪无期。臣等计无可施，转将黄仲畚飞调来苏因议，只好备文照会交该国领事官速寄香港，催令额酋迅回沪上。若果即来，臣等自当接续前说，详细开导，总期能令该夷即在上海互换条约，臣等再将专条想法引诱，令其甘心合立存据，斯为万全之策。

臣等受恩深重，具有天良，万不能因天津既有准备，即听该夷赴津，不顾大局。每一通盘筹画，昼夜思及前后情形，知夷务关系过大，不能及早定议，不觉寝食俱废，坐卧难安。况此番夷性多疑，更形棘手，既在广东按获文卷，窥破办法，倘明官四事，正中所忌，必须委宛如初，示以不疑，庶可商量。

至条约内所载进京换约，系第五十六款，与第三款驻京及随时往来，并非一事。去年该夷复臣等驻京照会文内有云：如果明年两国条约交付之际，英国特派大员进京，贵国果然无不尽礼优待，所有各节悉按所约兴办，即本国大员自合命择别地居住，或照定次，或因要务随时进京之议为善。体察此语，



## 附抄录新闻纸

正月二十四日英国新闻纸

英国上年支出公费，共银六千六百万磅，每磅四圆八角，内军费一千二百万磅，与中国交仗，共支军费银五十九万磅零。现在粤省英国派火船六只，佛国派火船一只，前往西江一带探看兵勇情形，已到肇庆府。又有英兵一千名，由新安县陆路前赴省城，路上平安，并无交仗。又英水师提督西马驾火船回船，中国军务交副将麻典接任。

正月二十六日新闻纸

额公使驾坐小火船前往海南，欲看琼州新口，因水路未熟，未曾进口，惟在外边游行而已。现已回到香港，专候新公使卜鲁斯到日，一同前往上海，送新公使进京后，再议定粤省之事，或分年限摊交，或别作措处。未进京之先，不必议办粤事云云，又现已派火船往新加坡接新公使，大约日内必到香港。

## 二一、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抄录南京太平军致英诏书及英告示

咨存军机处片 咸丰九年二月十五日 军录

上年英酋驶入内江，及至南京，粤匪初则与之开仗，继则遣人讲和，额酋曾令威妥马、里泰国并数夷人入城。嗣据里泰国到上海云，该逆毫无纪律，见伊等至，或坐或立，亦无定次，喧哗错乱，不知礼

节，实系贼匪行为。该逆当时并给英夷黄绫伪诏一件，七字成句，文理不通。该夷接到后，置之不理，当即答以告示一纸。并据里泰国云，匪党口称奉耶稣教，伊等询以耶稣教中之语，该逆所答，并非所问，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臣等曾将该逆与夷人伪诏，及夷人所复告示底稿，抄来阅看，其中语多荒谬，不敢进呈御览。惟既有闻见，又不敢壅于上闻，兹特抄录一分，咨存军机处备查。合并声明。谨奏。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附件一：太平军给英国诏书

朕诏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天父皇上帝皇上帝，普天大共圣父亲，朕之胞兄是耶苏，朕之胞弟是秀清。戊申三月上帝降，托传东王乃世人，是年九月救主降，托传西王神迹彰。爷哥带朕坐天国，万国臣民朝父皇，真神殿在天朝内，基督殿同永荣光。丁酉年时朕升天，爷爷真命授诗篇，嘱朕熟读作凭据，将诗认爷免倒颠。上帝圣旨，天生真主坐山河，爷又命哥教朕读，爷哥亲教嘱连连，天父皇上帝海量。三十三天妖闯上，爷哥带朕层层逐，天将天兵护两旁，那时砍了三分二。天门重重尽提防，尽打妖魔落地下，只剩一分显父皇。爷后嘱朕在下凡，万事有爷作当担，嘱朕放胆不用慌，有爷出头嘱再三。戊申南王困桂平，朕求爷降皇威严，朕时由西回粤东，天父下凡救出南。东王贱病是圣灵，爷爷降托灭妖精，诛了无数死魔鬼，故能如此早到京。爷降凡间悉圣旨，朕书读过记清清，故此认爷能不错，爷哥带朕宰太平。爷遣东王来贱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

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大兄赎罪把命捐，替出世人万万千，东王赎病同哥苦，瘟脱归灵谢爷恩。爷哥草内万不知，欲调真草上高天，爷爷圣旨降无数，略举一二降诏宣。天父下凡又几年，天兄护降苦同先，耶苏为尔救世主，尽心教导本仍然。天父生全为尔主，何不尽忠妾修前，尔们多有重逆令，朕无旨出阻如天。天父下凡事因谁，耶苏舍命代何为，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作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不信山清贵出亦，念爷立主真凭据。权能天作主，千围勇敢碎如尘，万方万国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逸，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瞒天莫道天不知，天量如海也无迟，看尔些有无胆志，不做忠臣到何时。尔想三更逃黑路，不过天光怨鬼迷，各为尔王行真道，信实天父莫狐疑。天生真主坐山河。

那时上帝降此一句圣旨，命朕续尾三句，朕续云：天父天兄劳心多，所有权能归上主，太平一统乐何如。上帝又降圣旨曰：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上帝降此二句圣旨，又命朕续尾二句，朕遵爷圣旨续二句云：禾乃师兼赎病主，乃食世人大担当。后上帝改云：主立东西双凤子，东西南北尽朝阳。上帝又改云：主立东西双凤子，蒙天恩降共朝阳。

以上略举爷圣旨，朕实诏尔番弟知，天父天兄真不凡，真凭真据在爷诗，神迹权能言不尽，早到天堂可悟之。太兄耶苏同耶祥，半句圣旨无差移，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苏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妖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天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肖权。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肖权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朕乃上帝第二子，哥暨东王同胞连，同敬天父同一家，地下太平早既言。天国尔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



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上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朕立幼主继耶苏，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苏子，一半朕子迓天麻。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西洋番弟朝上主，朕意爷哥使然乎。太兄前钉十字架，便留记号无些差，十全大吉就是朕，万样总是排由爷。太兄复苏在三日，三日建殿不是夸，朕乃爷生是三日，建爷哥殿诛魔蛇。癸好三年斩魔蛇，乙荣灭兽赖爷哥，蛇兽伏诛水一统，普天同唱太平歌。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回恩和在斯乎。

#### 附件二：莫使为师船前往长江告示

大英钦差特界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世袭额罗金并金喀尔田二郡伯爵额，为晓諭事。照得本国师船前往长江，系因本国事务，合布示众庶人等通行知悉，不宜妄动乱行，致有干碍。盖用印信为据。特諭。

#### 二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为添调山海关牛庄等

#### 处兵力事上諭 咸丰九年二月十六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庆。咸丰九年二月十六日奉上諭：

本日据彭蕴章等呈递僧格林沁信函，朕详加披览，所筹各处布置，均尚妥协。天津北塘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口岸纷歧，若处处设防，经费兵力，均有不给，自应择要办理。现在大沽、北塘两处，防务已臻严密。山海关、牛庄兵力过单，且夷人曾经窥伺，不可不豫为添调，著庆祺即将宣化镇备调兵一千名，飭交署总兵乌忠阿带赴山海关，僧格林沁即札飭墨尔根城副都统格翎额统带，以资协防。

至安肃县安家庄习教人数众多，如果无为匪情事，势难概行禁止，致生枝节。该督仍督地方官，不动声色，严加防范，万一夷船北来，勿令勾结滋事，是为至要。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二、钦差大臣桂良等复奏洋药弊端折咸丰九年二月十八日 军录

奴才桂良、花沙纳跪奏，为遵查洋药弊端，恭折先行覆奏，仰祈圣鉴事。

奴才桂良、花沙纳，于咸丰九年二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諭：洋药未经定税之时，地方官多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情弊等因。钦此。奴才等跪聆之下，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不胜钦佩。

向来洋药自外夷售至上海，运往江苏省城各行棧分销，或发往关北各属，或往清江以南，名曰有干例禁，实则到处通行。各关现无征税明文，所有经过地方官吏胥役人等，影射抽收侵吞入己等情，诚恐不免。方今甫经奉文，每百斤征银三十两，按关收税，凡贩运此货者，皆知税课较重，难保无绕越偷漏之弊，且向有地方土匪三五成群，包揽护送。今此项人等，无利可图，仍恐代为想法漏税，希图渔利，甚

有不肖官吏，欲饱私囊，从中徇庇，亟应密为访察，以清弊窦。

惟查洋药进口以后，内地各关逐处收税，若均照三十两之数，转恐成本过重，商人设法偷漏，亦不可以不虑。目下上海虽已奉到部文，而前由奴才等飭令护上海道吴煦，向各国领事令其即按新定三三两章程，妥为兴办。旋据各该领事复称，向来中外收税章程，总须俟议定后，再过四个月，方可通行。今洋药亦系征收税课，事同一例，未便仓卒兴办。况今条约未换，各事均未施行，更未便专提洋药一项，晓谕华夷商民，使之遵守，目前碍难起征。

奴才等细查英夷条约第五十六款开载：本约定后以一年为期，彼此互相交付。又第二十八款开载：现今立约之后，或在现通商各口，或在日后新开口岸，限四个月为期等语。与该领事照复之意相符。

至内地各关即可先照新章通行收税，上海向有义捐洋药，每百斤抽收银二十两，经何桂清奏明办理。因系劝令各商捐输，并经奏准照海疆例给予议叙，自咸丰七年至今，历经遵办在案。此项银两，因江南军饷起见，初由钦差大臣和春委员劝办，止收十两，嗣经藩司王有龄整顿捐务，始加至二十两，江南兵饷，赖以接济。现定新章，各关洋药税银，均应另为一款，一月造报一次，每届三个月委解进京，不准截留转拨。

上海义捐一项为数甚巨，江南军饷颇资接济，今若遽行提解进京，则江南大营立少此款，应否暂行仍留江南军饷，俟新章开后再由该督抚奏请斟酌妥办，抑应即照新章至三个月解往京师之处，均候圣主鸿裁。

奴才等谨当凛遵谕旨，严查弊端，如有前项肥己营私情弊，一经访查明确，立即会同该督抚据实参奏，以期仰副我皇上慎重帑项之至意。至将来〔上〕海夷税按照新章纳课之时，仍应设法稽查，严防偷漏。

除派员严密访查外，所有奴才等遵旨会查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 二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应尽力阻止英法来京换约

至驻京一节更断难允行上谕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桂良等奏夷情叵测一折，所称上海换约及另立专条之说，均未与该夷明言，是该大臣等办理此事，至今尚无把握。现在额酋到粤已久，如日内折回上海，该大臣等仍应与该夷议明，在彼互换和约。桂良等具有天良，自必竭力补救，惟夷情狡执，该大臣等迫于时势，亦属事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鉴之中。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钜，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倘该夷坚执不肯，务须剴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驻。以上各条，如肯遵办，我等即一面奏明，一面先行回京，约定日期，俟我等到京后，尔国船只方可前赴天津，庶不致在海上久候。如此

明白晓谕，该夷自必俯首听命，其余三事，即可乘势开导。倘能消弭一事，即日后少受一事之累。如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于三事中予以限制，以杜该夷无厌之求。

何桂清系五口钦差大臣，责无旁贷，一闻该夷酋回沪，即与桂良等同至上海，尤应尽心筹办。王有龄、薛焕、吴煦均能熟悉夷情，著即先行派往，遵照谕旨，次第妥办。如该夷坚欲进京换约，何桂清即于王有龄等三员中，拣派两员，随同桂良等驰驿来京办理，免致该夷借口逗留。

桂良等上年在津，于夷人驻京等事，率行允许，已属咎无可辞，方冀前往上海，可以逐渐挽回，乃数月之久，迄无实济，此次准其进京换约，实属万不得已之举。该大臣等若能仰体朕心，总须在上海互换和约，方为妥协，谅不至因朕有此旨，桂良等即可将就拆卸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如英法等船只驶至天津

津应与之理论告以回上海候办上谕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署直隶总督文。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奉上

谕：

前因桂良等奏，探闻夷情坚欲进京，曾谕僧格林沁勤加侦探，并将桂良等原折及进呈新闻纸，一并

抄给阅看，凉僧格林沁已商同文煜，豫为筹办。现在颍前及卜鲁斯，是否即赴上海，尚无确信。如夷船竟驶至天津海口，该大臣等当遵照前旨，派委明干之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喻，告以此间总听候上海信息，如钦差桂良等果有文移知照，准令入口，此间必不阻止，若在上海并未议明，断不能擅令进口，仍应回至上海，听候办理。

如此晓谕，该酋倘肯回帆，自可毋庸启衅。万一不听理喻，该委员即告以回明地方官，代为请旨，令该夷在彼听候，如胆敢开炮，僧格林沁等已早为豫备，即可观衅而动，慑以兵威，凉僧格林沁必能体会朕意也。

本日已谕知桂良等妥筹办理，一俟奏到如何情形，再行谕知僧格林沁等酌办可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上海洋药税银著准暂归江

南军饷上谕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

桂良、花沙纳奏遵查洋药弊端一折。览奏均悉。所称据各国领事照复，向来中外收税章程，须俟

议定后，再过四个月，方可通行。今洋药亦系税课，事同一例，未便仓卒兴办等语。与英夷条约所载，立约之后，于各口岸限四个月为期之说，大略相同，若准其俟条约换后，过四个月，再定通行收税。至内地各关收税，非夷税可比，即可先照新章，通行征收，不得援上海为例。

至上海于洋药内，本系抽厘办法，假名义捐，屡经援照海疆例请奖，殊属未协。此后著仍照厘捐一体办理，不准再有义捐名目，亦不准再请议叙。其抽收银两，既为接济饷需，不便遽行提解进京，著将上海所收洋药税银，暂归江南军饷，俟军务稍定，再由何桂清等照新章办理。并著该督将所收洋药税银，另为一款，仍按月造册报部。其余内地各关所收税银，仍照新章，每届三个月，委解进京，不准截留抵拨。如地方官有影射侵吞各弊，仍著何桂清据实参奏。

至夷税过四个月后，即照新章，仍届三个月解部一次，不准截留，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船如蜂拥而至即奋力截击折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接准二月二十二日恭奉寄谕：桂良奏称，闻夷情坚欲进京等因，并桂良原

折及新闻纸各件。奴才当即飞咨署直隶总督文煜，迅速前来会商办理。兹于二十六日接奉二十五日密寄一道，跪读之下，敬谨聆悉。奴才自抵天津海口，已及一月，布置渐有头绪，值此海防吃紧，惟当督率各营官兵，排列队伍，演放炮位，严密设防。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奴才断不敢轻举肇衅。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鞫蹙，且重防设备海口。若任其闯入内河，已入咽喉重地，再行观衅而动，则毫无把握，必致如去岁所堕诡计，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虽仍应遵旨派员往谕，然即须加倍提防，设竟闯进鸡心滩，势不能不慨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以伸天讨而扼妖氛。

总之我国家专恃柔远羁縻，该夷等断不知感动，贪求无厌，何能满其所欲。即如该夷新闻纸内开，该国上年支出公费军费，与中国交仗军费各银数，其情又属巨测。是抚驭不能了局，假以兵威，凶焰挫衄之后，亦必沿海各处肆扰，剿击亦难了局。此时惟有沿海地方官，认真整顿营伍，加意操防，一面固结民心，举行团练，同深敌忾。并请密飭江浙督抚，设法笼络其余恭顺各国，毋令结党以孤其势，日久可望有效。

除飞催署督臣文煜到防会同筹商，再行恭折会奏外，奴才愚昧之见，理合先行密复，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一再，按解盛京炮位，已于二月二十六日放洋，至现在马队官兵缺马者甚多，所有前洞西林果勒马匹屡经咨催，迄今尚无到防之信，应请旨再行严催，合併附陈。谨奏。



## 二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若英法为换约来津可

派员与之羁縻勿令进口以待桂良奏到上谕 咸丰九年二月

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署直隶总督文。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奏，接奉密寄谕旨，复陈筹备机宜一折。据称，夷船如到天津，拟以鸡心滩为限，该处系在拦江沙内，前此谕令派员前往理谕，须至拦江沙外，抚剿自不相妨。文煜于二十五日自省起程，计期已可到防，著僧格林沁与之会商，先行派出明干委员，一闻夷船驶至，即迅速迎往，询其来意。如果声称为互换和约而来，可告以此间专候上海来信，尔既在彼议定，则钦差大臣亦必折回，与尔了结此事。一俟上海文到，应令几人进口，此间定当拨兵护送，决不拦阻。我中国总以诚心待人，断不失信。若无上海文移，天津实难擅准，或在拦江沙外等候，或回上海候信，总不能遽行放入。尔若闯入内河，则民团乡勇，不免与尔为难，设有损失，地方官不任其咎。

总在派出之员，随机应变，与之羁縻，以待桂良等奏到。若竟恃其船多，一拥而前，直入鸡心滩，则是有意寻衅，亦不能不慑以兵威，惟在僧格林沁相机酌办。

至西林郭勒马匹，据庆昄奏到，于二月十六日由左翼四旗一带草地，送入热河境内，昨已谕知常

清，迅速分解矣。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九、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探访英法情形并录呈照会折

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夷情反复异常，谨将密探及该夷照会各情，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二月十五日臣桂良等曾将探访夷情，及飞催英酋各缘由会折具奏在案。臣等因英酋去粤，已及五旬，未有回沪之信，一面备文催令速回上海商议事件，一面飭令沪上海道吴煦，及候选知县黄仲畚，严密探访。初闻英酋额尔金并不回沪，该国已派伊弟普鲁斯前来驻扎中国。普酋到香港后，至四五月间，直行前赴天津，进京换约，并无上海之说，先后所访，其说大略相同。

嗣据吴煦禀称：英夷里泰国现从广东回至上海，到署面云，额酋已于正月十三日由粤起程回国，普酋尚无到粤日期。二月二十六日由沪上海道呈到额酋照会一件，观其用意，仍系必欲进京换约，而词语多不能达，然骄傲之情，已溢言表，殊属可恶。臣等谨将该酋照会另录恭呈御览。

又据黄仲畚先后禀报，威夷有信到彼，囑其禀请臣等早日回京，免致各国到津无人接待，致生事端。黄仲畚屡见里泰国，亦曾告以各夷必欲进京，万难阻止等语。可恶已极。又于二月二十八日接据

法首葛罗照会一件，因在广东绅局搜获奏折奏片，抄录前来晓晓致辨，语更荒谬，狂态毕露。臣等谨将该首照会另录恭呈御览。

查英、法两国自广东滋事以来，狂妄不堪，经臣等多方设法羁縻，幸得稍稍就范。不料广东机事不密，又造作章奏伪件，致令该夷搜获，得所借口。今观两夷照会来文，与上年在沪情形迥异，词亦傲慢，其所以互为作难者，皆为入都换约计耳。连日探听明确，英夷有带兵二千名，船十余号，直至天津之信，其法、米两国亦必同行。闻米夷船只仍不过二三号，兵亦无多，法夷船只兵数可较多于米夷，是法与英仍属同恶相济。臣等闻聆之下，愤恨填膺，难安寝馈。溯自上年至今，皇上待各夷恩德，可谓极厚，乃该夷于谕旨内字样，胆敢公然计较，实属罪不容诛。至法夷谓何处定议，何处办事，惟彼与英国乃能定准，尤属夜郎自大，恶贯满盈。

伏念臣等自奉命办理夷务以来，所以和颜下气，不避旁人唾骂者，原为天下大局计也。今夷情如此，若再多方将就，竟不知伊于胡底。然生民休戚相关，固未敢轻易从事，而该夷骄傲已甚，恐断非口舌所能争。早夜思维，实无良策。臣等准当一面严密侦探，一面俟其来沪，妥为开导，并劝其在上海换约，朱批：此层甚好，只有此釜底抽薪之计，或可冀其挽回。如不允从，再令中国商人，与外夷各商，向其晓谕劝导。总期必能拦阻，万不敢稍涉松劲。现拟先派随

员前往上海，与该护道妥筹劝谕之法，一闻该夷有至上海之信，即当斟酌情形相机妥办，以全议抚大局。惟当夷情变幻之际，势不得不再三慎重，免致有伤国体，且恐该夷并不来沪，径由香港直赴天津，俟臣等得知，再行驰报，恐来不及。惟有仰求皇上密饬格林沁等，妥为布置，以期有备无患。

除将英、法两首原来照会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臣等探访各情，谨合词恭折由六百里密陈，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附录照会原缺)

### 三〇、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和春等奏密查英船入江过汉与太平

军接仗情形片 咸丰九年三月初五日 军录

臣和春、臣何桂清跪奏。

再，臣等前奉密谕：前据胜保奏，探报夷船过江驶出燕子矶，有贼四五人馈送绉纱等件，问知往汉口通商，有不打仗大家和好之语，及回船到金陵，李太国等三人直到贼炮台等因。钦此。又钦奉上谕：前据胜保奏，夷船有勾通金陵逆贼之事等因。钦此。当即檄行臬司薛焕及护理苏松太道吴煦等，确切查明，详悉声复，仍密查通事播荣是否在沪，务须设法羁留，毋令远遁去后，旋据吴煦禀称：英国夷使额尔金、领事罗伯逊、翻译威妥马、里泰国等，于八年十月初三日，驾坐大小轮船五只，由上海起程前赴湖北汉口查看马头。十五日驶近金陵下关，该逆开炮，击伤桅具，轮船亦复回击，互有损伤。至戌刻上驶，十六日轮船又复折回，逼近贼巢，叠放大炮炸弹，自卯至巳，毙贼甚多，随即开船。二十一日行抵安庆，又复彼此接仗，待至贼皆避匿，夷船亦即驶赴汉口。

吴煦先以所闻传询跟踪侦探之委员县丞黄为燮，据禀相同。惟十一、十二两月轮船先后经过江宁，曾台上岸入城，询据黄为燮则称夷船九江浅阻时，该委员业已登岸，另由内河回至上海，无从知其

确实。但闻洋商传述轮船东下时，与贼言明彼此两不相敌。吴煦以既不对敌，迹近勾通，复向该翻译等层层致诘。据云：夷人口称该逆纪律全无，文辞鄙薄，不屑与伍，当将洪逆所给伪照，暨伊国复示抄稿呈阅，似乎各不相涉，未足为勾结之据。随又据薛焕密查禀复，大略相同。

以上各情，臣等先已各就所闻，附片具陈。自接奉密谕后，复又暗访明查，与薛焕、吴煦所禀，亦复无异。

伏思内盗未已，外衅方滋，万一再有勾通，其患何可胜言。是以臣和春上年接到臣何桂清密信，知夷船将赴汉口，即飭水师扬言欲调轮船入江助剿，迨夷船将近贼垒，我师扬帆作为会攻之势，贼巢开炮，夷船还击，直至安庆，犹尚未已。复因夷船上驶日久，逆匪知其别有他图，并非助我攻贼，是以回船时，均各按兵不动。至于夷人进城与贼宴会等情，下关水师并未目睹，臣等不敢以传闻无据之词，上渎圣聪。

其粤逆馈送夷人礼物一节，查燕子矶地居下游，以上水师林立，决不容其飞渡，且即无阻滞，轮船迅驶如飞，贼船逆流而上，断乎不能追及。臣等闻系夷船到太平府后，夜间岸上有呼英国钦差投文者，旋有夷人买菜艇近岸接收，但前后所闻情节互异，亦未敢遽以渎陈。且既经馈送，何以安庆之贼又与夷船互击，盖夷性恣睢本无顾忌，果欲通贼，尽可明目张胆，无须暗中行事，况其欲甚奢，亦非约纱二端、鸡二只所能款动也。臣等揣度夷人之志，只在过境，贼匪之志，亦只望其不为我助，各求无事而已。复核所答粤匪告示，寥寥数语，与逆词绝不相蒙，似非有心勾结。惟夷情诡诈，反复堪虞，设或再入长江，实有通贼情事，自当钦遵训谕，设法严防，以杜内患。

至圖山关系入江要隘，该处台基虽存，而原设炮位，前大臣向荣于三年初到江南时，大半调至军前应用，至守台兵弁，少则无裨实用，多则徒启猜嫌，倘竟添设重兵，则兵力过剩，目前均有未逮。臣等钦奉寄谕，即经往返函商，俟军务稍纾，再行体察情形会筹商办。

至通事潘荣，据薛焕等徧查英夷通事，并无其人，或系诡名隐匿，亦未可知。

除飭该司道再行确切访查办理外，所有遵旨密查夷船入江缘由，谨合词据实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三二、军机处为商改俄约及查看黑龙江地界事奏片

咸丰九年三月 上谕档

查黑龙江等处查看地界，现由黑龙江将军奕，会同吉林将军景，与俄国使臣办理，与天津和约无涉。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台三处通商事宜，皆系旧有章程，两国和好有年，岂可轻改定约。况各处俱有大臣管理，本处不能查办。该使臣为换天津和约而来，现在上年所定和约内，尚有文气不符及碍难办理之处，应由尚书肅、瑞与俄国使臣丕商议酌改，不过二三处，商定后，即可互换。此外各条，似不可再有更改。

（此件原无具奏日期，载上谕档三月初九日之前）

三二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换约必须在沪英法如径趋

天津应带同江苏官员驰驿来京办理上谕咸丰九年三月初九

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三月初九日奉上谕：

桂良等奏，探闻夷酋坚欲进京，并抄录照会呈览一折。该夷等反复无常，情词狂悖，固非口舌所能驾驭。该大臣等拟俟其到沪，先为开导，如不允从，再令中国商人与外夷各商，向其晓谕，自是釜底抽薪之计。夷人行止，每多取决于商人，或可冀其挽回。事已至此，凉桂良等亦必当竭力维持，不至仍前迁就，倘实在不能阻止，亦必遵照二月二十五日谕旨，与之约定人数，言明换约后，不许逗留，不得携带军械，不得坐轿摆队，方可许其进京。其长住京师之说，断不能准。若如桂良等所探，英夷有兵二千金，船十余号，米夷、佛夷，亦各有兵船多只，则意在寻衅，断难任其深入，势将开仗用兵，必须在沪换约，方可消弭此患。即二月二十五日谕旨，亦万不得已之下策，该大臣等不可视为正办。所恐英、佛两酋，不回上海，径趋天津，碍难办理，著桂良等迅由火轮船照会普酋、葛酋，邀其先到上海，云有要事相商，或可挽回中止。如探闻该酋等已驶天津，该大臣等即遵前旨，带同江苏官员，驰驿来京办理，免致迟误。

至佛夷照会内抄录伪折片，既系番字译出汉字，恐系外国奸人伪造。现在中国既已查拿捏造谕旨之人，则外国亦应一体查办，以释嫌疑，著桂良等明白知照该夷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洋人进京换约不可令其经由大沽

片 咸丰九年三月初十日 军录

再，本月初九日怡亲王载垣、武备院卿明善，驰抵海口，奴才僧格林沁跪聆圣训，并面授一切抚剿机宜，奴才自当酌量情形，妥为办理。

伏思设夷人必欲进京互换和约，由大沽海口入河，水路直达通州，固为便易。但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查北塘海口入河六十里，至芦台地方登岸，由香河县、通州一带陆路，亦可进京，或由北塘登陆到津，乘船至通之处，应由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及伴送之员临时酌定，飭令地方官妥为办理。并拟令夷人大小船只均在拦江沙外停泊，用内地船只渡进内河，庶可以重防务，而杜另生枝节。

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训示遵行。谨附片具奏。



### 三四、怡亲王载垣等奏俄约互换事片

咸丰九年三月十七日 上谕档

臣载垣、彭蕴章、肃顺、穆荫、匡源跪奏。

查俄罗斯互换和约事宜，钦奉谕旨，命臣等公同商酌。臣等谨议，既未便将汉文更改迁就，即按照用宝清字和约，另缮一分，由臣肃顺等画押，与该使互换存照。是否有当，恭候命下，臣肃顺等再行传谕该夷办理。谨奏。

### 三五、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设法使英法在沪换约并探闻英法兵

船即来沪折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接奉廷寄，谨将现在布置并探闻各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咸丰九年三月初三、十五等日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密寄，恭奉上谕二道，臣等跪读之下，仰见圣明远照，洞烛几先，曷胜钦佩。上海换约一节，臣等拟俟该夷回沪之时，再为婉言开导，深恐其不肯应允，又拟令中国商人与外洋各商，向其晓谕，当与藩司王有龄、臬司薛焕再四熟商，意见相同。随派直隶州杨春华前赴上海，与护理苏松太道吴煦，面筹办理之法。

昨据吴煦禀称：现已暗嘱华商杨坊、席宽等密筹布置，设法劝阻，不露官场授意痕迹。该商等素有家，人亦机警，向为洋商见信，或能有济亦未可知。惟据华商云，能乞将天津条约先行发刊，使彼族知我中国悉照新章办事，则进京之心渐懈，该商等即可以在沪换约，便能早开新章，否则反恐迟滞为词，借此款动，或易收效。臣等查天津条约，该夷早已刊本传播，将来总须发刊，即命该护道作为赶办之势，不必刊全，俟该酋等到时，有所闻见，俾知中国事事照条约速办，或可希冀允从。

至长驻京师一节，该夷前已言明另择别地居住，臣等断不令其翻悔。惟思夷性急躁，万一该夷到沪后，或经臣等劝止，或由商人劝止，可在上海换约，而条约远在京师，立时奏请发下，往返必须两旬，设该夷迫不及待，转恐坐失事机。可否仰恳皇上天恩，先将条约发下，由兵部派委妥弁，迅速赍到江苏交臣等祇领，如该夷肯在上海互换，既可取携得便，设夷性坚执，必须到京互换，或径自前往天津，臣等见其势不能阻，万万无可挽回，即将条约仍行专弁赶紧赍回京师，俟到津后，看该夷光景如何，再为妥办。所有英、佛、米三国条约，应否先行用宝发交臣等，以便设法羁縻之处，伏候圣明指示遵行。

正缮折间，适接候选知县黄仲畚禀称：探明普鲁斯约计四月初一二日必到香港，到后不多耽擱，四月初十前后即可来沪。惟香港目下已派出小火轮船八号，每船约水兵七十名，即日来沪，为将来护送普酋赴津之用。佛国亦有兵船前来，但未知的数的期，且闻有先令各船驶行到拦江河相待之信。臣等伏查各该国夷酋远涉重洋，带兵自卫，若为数无多，未必将来寻衅。万一该夷兵船径赴天津海口，臣等查知，必当与之议明此项兵船人等只准在口外驻扎，不得驶入内河，以示限制。惟既有令各兵船先行驶至搁江沙之语，似不可不预为密防，应请飭下天津妥为办理。臣等惟有密令吴煦等确探夷踪，一闻

该夷有到沪消息，即当先飭藩、臬两司前往向其婉言，臣等亦即乘船同至附近上海地方停泊，候信相机进止。

所有臣等现在布置及探闻外情，谨合词恭折由六百里密奏，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谨奏。

### 三六、钦差大臣何桂清等奏探闻英使将到沪调藩臬两司随往

会议片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军录

臣何桂清，臣徐有壬片奏。

再，探闻英吉利公使普路斯，约计四月初间，可以抵粤，有先到上海之意。届时臣何桂清应与大学士桂良等前往会议，臬司薛焕熟悉情形，系上年与议之人，自应仍资熟手，藩司王有龄虽素未经理此事，上年经桂良等札调赴沪，现在亦应飭令同往。查薛焕于上年十二月间，交卸苏松太道篆务，随同专办税则，自桂良等到省，即将交代事件料理明白，亦已回苏，应即飭赴臬司本任，以专责成。将来与王有龄同赴上海，系现任两司大员，体制较崇，呼应亦灵，实于税则事宜有裨。除飭遵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咸丰九年四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 三七、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以后务当竭力阻止英法

人等深入内地绘图游历诸事上谕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黄、广东巡抚柏。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劳崇光奏，英、佛各国兵船，驶至梧州，旋即退回广东一折。据称，有英、佛各国火轮等船只多号，共载兵一千余名，由广东省城驶至肇庆，并分出船只，于正月二十二日，驶至梧州城外。其随同前往之广东番禺县丞卓炳森称，系由广东巡抚柏贵派委，请见提督昆寿。该国官员，带同兵丁二十余人，登陆游行街市，并在城外马头，步量街段，登山绘画地图，旋于二十三日开船而去等语。

现在各国和约，尚未互换，其通商海口，原准前往贸易，但从无携带兵船，深入内地之事，况粤西并不在通商之列，该国人员，遽带火轮兵船，突如其来，该省民人，不免惊疑。设或滋生事端，岂得谓中国有乖和好？此事黄宗汉、柏贵何以均未奏及？柏贵近在省城，以后英、佛等国，如再有此等举动，该抚务当竭力阻止，免致议和之后，复有意外之变。

至此次英国人一名斯托宾齐，一名墨克福第，佛国人名达博威，俱言语不通，又一名巴夏礼，能通华语，均与昆寿相见，并称秋冬再要出游。著柏贵妥为开导，使不致再蹈前辙，方可永敦和好。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八、惠亲王绵愉等奏酌拟抽收洋药厘捐征解办法折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諭格

臣绵愉等谨奏为酌拟地方官抽收洋药厘捐银两，分别留支解部，请旨飭遵事。

窃查前据大学士桂良等奏，所定和约条款内，洋药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准该夷在海口销售，不得任意搬运。其中国商贩经过内地各关，纳税厘捐，俱由监督及地方官征收。经臣等会议，推行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各关税口，均照上海一样输课。其崇文门及各省早路转运者，酌减科则。声请每三个月将所征税册，一而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得留抵别项。奏准遵行在案。

臣等伏查，洋药一项，凡沿海各口及内地水陆各关税口，业经立定科则，照数征解，各该监督，仍应遵照办理。惟各省现办铺行厘捐，系由地方官经理，此项洋药，既准其贩运内地，且各省本地，出产亦复不少，该地方官自必与货物一律抽收厘捐，若不酌定征解章程，难免官吏将此项厘税隐匿，侵蚀滋弊，殊不足以裕课款而昭核实。臣等公同商酌，洋药收税，本属一时权宜之计，借济军需。拟请军务省分，所收洋药厘捐，准其留支军饷，仍按三个月造具细册，报部查核。其无军务省分，所收洋药厘捐，照前奏关税章程，按三个月一面造册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留抵别项支用，致滋牵混。

如此分别核办，庶部中按册稽查，于军需库款，均稍有裨益。应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府尹，一体遵照办理。嗣后征收此项厘税，倘有流弊，应行更改之处，仍随时体察奏办。

所有臣等会同酌拟原由，谨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欽此。

### 三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法等使到沪后应悉心筹

划力挽使臣驻京等四事上谕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桂良等奏，现在布置，并探闻夷情一折。进京换约一节，既有华商设法劝阻，该夷到沪后，或可在上海定议。惟此时驻京等四事，尚未挽回，若先将条约用宝，发交该大臣等，设夷情狡执，径赴天津，桂良等更无把握，彼时再将条约资回，亦徒耽延时日。若谓夷情躁急，迫不及待，只要豫先说明，往返两旬，亦不致令其久候。该夷四月初十前后，可以到沪，桂良等届时即赴上海，悉心筹画，将四事设法挽回，不可，但至附近地方，专恃委员办理。如四事说明，另立专条，该夷肯在上海换约，即迅速驰奏，再将条约发去。倘该夷必欲来津，桂良等仍遵前旨，于王有龄、薛焕、吴煦三员中，酌带两员，驰驿来京办理，以免延误。

至该夷前已言明，另择别地居住，是驻京一事，可以消弭。但未指明何处，该大臣等亦须先为商酌，即直隶地方，亦不可任其居住，于大局方无窒碍。总之，普酋既有到沪之信，桂良等惟当竭力阻止，

逐件挽回，不可畏难自阻。

至夷船欲先至拦江沙相待，本日已谕令僧格林沁等密为防范矣。将此由六百里密谕桂良、花沙纳、何桂清，并传谕段承实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探明有英兵船驶津之

信著与直督洋筹密防上谕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桂良等驰奏，探明英酋普鲁斯约计四月初必到香港，初十前后，即可到沪。香港现已派出小火轮船八号，每船水兵约七十名，即日赴沪，为将来护送普酋赴津之用。且闻有先令各船驶至拦江沙相待之信。此项兵船人等，桂良等拟俟该酋到沪后，即与之议定，只准在口外停泊，不得驶入内河等语。现在恒福已抵津接篆，凉日内已往大沽海口，著僧格林沁即与该督详细筹商，密为防范。如夷船竟有驶至拦江沙之信，著即派委干员往询，告以此间专候上海来信，一切遵照二月二十九日谕旨，相机酌办可也。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一、军机大臣寄兼署两广总督柏贵为黄宗汉已调补川督著

即行接收两广督篆接办粤省军务事上谕咸丰九年四月初二

日

军机大臣字寄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柏。咸丰九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

本日已明降谕旨，调王庆云为两广总督，即将黄宗汉调补四川总督，并令来京请训。王庆云未到以前，两广总督令柏贵兼署，著柏贵将两广督篆，即行接收，以便黄宗汉克日起程。所有该省现办军务，著柏贵妥为接办。黄宗汉久未奏事，必多积压，并著次第清理，分起奏报，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使日内到沪即前往会同桂良商办

折咸丰九年四月初三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恭报微臣由常州起程前赴上海日期，由驿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初二日接准钦差大臣桂良等函称，据护理苏松太道吴煦禀，探得英吉利公使普路斯于



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香港，恐日内来至上海，桂良等于初一初二等日分起赴沪，属臣亦即前往，并据吴煦禀报前来。又据苏州藩司王有龄、臬司薛焕禀称，该司等于初一日奉桂良等派令先往上海，业已即日就道等情。

伏查普路斯既有北来信息，臣自应钦遵前奉谕旨，与桂良等同往上海会同商办，现将臣衙门日行事宜及关系军务迫不急待之件，飭委江南粮台前江苏臬司查文经就近代为拆办，并委江安督粮道王朝给代印代行，以昭慎重。其余紧要事件，仍包封寄臣行次核办。臣于四月初三日拜折后，即由常起程，兼程前赴上海，约计三四日内总可赶到，不致迟误。一切办理情形，容俟抵沪后，会同桂良等公同熟商，随时奏报。

所有微臣由常起程赴沪日期，理合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 四三、惠亲王绵愉等议复何桂清奏请减轻洋药关税一事折

咸丰九年四月初五日 上谕档

臣绵愉等谨奏，为遵旨妥议事。

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洋药关税请酌量减轻一折。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原议王大臣妥议具奏。汝等或任封圻，或督关税，不期如是掩耳盗铃，相率为伪。试问向禁之物，何为损上益下，并

欲借内地所产，以为陪衬，是直欲据向来私利，不肯吐出，昧良何若是之甚耶？谓此折非京外通信，强联各关监督之衔，其准信之？欽此。

臣等遵即将原折公同查阅，如奏称：洋药收税，事属创始，江苏共设五关，所有运赴常镇、淮扬、江宁等处，已须加完一两倍税银，若至徐州一路，则多至三倍等语。查江苏一省，向设江海、浒墅、扬州、淮安、龙江等处税关，原以该省为水陆荟萃之区，各处商货，络绎经过各关，无一不照例纳税。今洋药一项，臣等前奏推行各关，照上海一样输课，并非于夷税科则，格外增加。且上海议定，每百斤收银三十两，此特征之于夷商，至华商转贩内地，经过一关，自应纳一关之税，本属查照关税向章办理。乃该督等谓税多则货贵，从此销路壅滞，漏卮可塞。核其所奏，只为专顾便贩，并不筹及裕课，殊属借词支饰。

又奏称：兴贩洋药，类多闽、粤犷悍之徒，各小口盘诘太严，则商贩恃众滋事，稽查偶懈，则兵役得贿纵行。况贼氛未远，禁网过密，尤恐铤而走险一节。查洋药既准入口贸易，即与内地货物无异。凡正经商贩，挟资而来者，靡不争趋贩运，岂必尽皆犷悍之徒？何至盘诘竟即恃众滋事？向来各小口设立弁兵，严查漏税，是其专则；倘有弁兵人等，敢于包庇贿纵，一经查出，即应照例严办，以绝弊源。如谓禁网过密，尤恐铤而走险，何以寻常商贾，查禁偷漏，未闻流而为匪？岂洋药稽查稍严，遂至遁入贼藪？所以尤属错谬。

至奏称内地各关，每百斤暂收银数两，并内地所产，酌减征税之处，不特与原奏未符，且查现在仓场总督以坐粮厅收税，安徽巡抚以凤阳关收税，分别水路征收，咨请部示，均经户部核令，按水路科则，

每一百斤征銀三十兩咨復，是各省業已遵照奏案辦理，何獨江蘇各關，僅征稅銀數兩，致辦理歧異？內地所產，實與洋藥無甚區別，亦不得減輕科則，致有影射趨避之弊。臣等詳核所奏，均難准行。

總之，各關私征洋藥稅銀，由來已久，一旦和盤托出，飭令據實征解，无可掩藏。該督抚及該監督等聯銜反復陳辯，無非曲护己私，多方隱飾。誠如聖諭，掩耳盜鈴，相率為偽，直欲據向來私利，不肯吐。臣等遵奉諭旨妥議，連日公同再四商酌，洋藥收稅，欲求裕課之方，必熟籌防弊之法。查江海關設立貨行，洋藥由該關征收夷稅，起卸行內有數可稽，應令該監督設立印票，填注商名，并洋藥若干斤，應交關稅銀若干兩，給該商持赴經過稅關，驗票納稅後，另換該關印票放行，即將原票繳回，得有稽核，倘有偷漏，不難行查。如此遞推，各關均照此辦理。應請旨飭下該督等認真籌畫，妥速遵照辦理。仍令各關查照前奏，按上海科則，一樣輸課，即將所征稅銀，按三個月一面造冊報部，一面解交部庫，不准抵充別項，以重稅課，而昭核實。

所有臣等遵旨妥議緣由，合詞恭摺具奏。此折系戶部主稿。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咸丰九年四月初五日奉旨：依議。欽此。

#### 四四、惠亲王绵愉等奏议复何桂清奏请增洋药厘捐一事片

咸丰九年四月初五日 上諭档

再，据何桂清等奏洋药厘捐，酌量加增，分别充餉解京一折。咸丰九年四月初二日奉朱批：原议

王大臣迅速议奏。钦此。

臣等查原奏内称：江海一关，向来取之洋商者，不能再取之华商。此项洋药，由口出海，为数无多，自当严飭尽征尽解；若令海关再征华商转运内地税银，不但上海无此关例，且洋商借口阻挠，致碍全局等因。核与江海关华夷货物各征各税之例，尚属相符。除华商将洋药由口出海，仍严飭征税，据实报解外，所有进口洋药，既由夷商照数纳税，毋庸再征华商之税，以示区别。惟夷商准其过四个月后，再行收税；现在未收洋税以前，其有华商兴贩内地，经过各关，仍遵照臣等正折所议，一律征收报解，不得借口四个月内未收洋税，隐匿不报，致亏课项。

至奏称咸丰七年以来，华商按箱收捐银二十两，劝谕各商，每箱再加银十两，共成三十两，仍照例清叙，以二十两拨济军饷，十两另储解京，一俟启征洋商之税，再行停止一节。查洋药厘捐，系归地方官办理，前经臣等议令推行各直省，将此项厘捐，分别留支解部，奏准通行在案。是洋药征收厘捐，本与各关之税攸分，更于洋商之税无涉。乃该督等以每箱原捐银二十两，今酌加银十两，声请俟启征洋税，再行停止，系以将来夷商之税银，即抵华商之捐款，不再按箱征收，所议殊未允协。臣等公同商酌，此项商捐，原定银二十两，既据该督等声称，每月多则五万余，少亦三万余，于军饷有裨，应毋庸再加银十两，以免该商有所借口。惟四个月未收洋税期内，所收商捐，准其请奖。此后洋税启征时，照前议仍飭令该商照常捐厘，毋庸请奖；不得以洋税抵作厘捐，以杜牵混。

再，各省州县，商货到境，均有落地税之例。此项洋药，该省各属应如何征收落地税之处，并令该督等查明复奏，以凭核办。所有臣等遵旨速议缘由，谨合词附片具奏。

咸丰九年四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 四五、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使尚未到沪驻京等四事当设法挽

回折咸丰九年四月初九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行抵上海，接奉廷寄，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桂良等于咸丰九年三月三十日，接据护理苏松太道吴煦禀称：探闻英吉利公使普鲁斯已于三月二十四日行抵香港，约计月底月初即可抵沪等语。臣桂良等一而知照督臣何桂清，一而飭令藩司王有龄、臬司薛煥赶紧起程。臣等即于四月初一二等日，由苏赴沪，臣何桂清亦于初三日自常州起程，现在均于四月初五六两日，先后抵沪，仍在城内驻扎。藩、臬两司业经前期赶到，探听普酋日内尚无到沪消息，并于本月初五日戌刻，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谕：该夷四月初十前后可以至沪等因。钦此。臣等跪聆之下，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不胜钦佩。

臣等向来与该夷议事，有必须委员传说者，有必须当面议定者。盖该夷酋等夜郎自大，必待臣等当面而后议事，若专派委员前往，在彼或拒而不见，或言而不信，情殊可恶。所有奉命挽回四事，惟驻京一节现已言明不住。至另择别地居住，该夷并未指明何处。去年英酋未入长江之先，有在南京，或在汉口之意，然亦未曾明言。臣等当时所以未与明议者，恐一经敲实，则该酋必立时指定一处，不如姑且听之，俟其开口，再与商议，较为活动。直隶为畿辅重地，断不能准其居住，臣桂良、花沙纳上年在天

津时，不肯允该夷在津设立马头者，正是此意。倘此时该夷指出直隶地方，臣等决不能允。惟该夷前来照会有成照定次，或因有事进京之说，诚恐将来不能断其绝不一往。至长驻一层，已无可虑，然已舌敝唇焦，方能挽回此层，非臣等敢不竭尽心力，实夷情坚决，激之过甚，又恐另生枝节，更形费手。

至于内江设立马头，该夷初意甚为急切，及至亲赴汉口目睹情形，殆因所见不如所闻，似乎有废然思返之意，然欲就此阻其不往，则彼必去志复坚。据臣等愚见，淮盐一项，既经归入违禁货物，不准贩运，该夷之于长江，似无大利可图。今既不遽前往，且闻其并未派有领事，此时若与力争，非但不能挽回，适以坚其必往之念，不如留俟军务完竣再议，其时长江肃清，似觉较易为力。

内地游历通商一节，英、佛、米三夷均已议明，非体面人不准前往，且必给与执照，随地皆可查验，奸宄无从混迹，该夷等均不肯明去此条，只好再为婉商。

广东还城之事，因赔偿未经说定，是以未有准期。额酋初云俟长江回沪再议，及自内江回后，正欲与言，又因广东事发，借口而去，终未能得启齿。今额酋既已回国，俟普酋至沪后，再与商量。

所有四事，均当遵旨设法挽回，断不敢稍遗余力，能办到如何分际，惟有据实直陈。将来各事议有成说，必当设法立一专条，以为凭据。各事议定之后，倘该夷等听从劝谕，肯在上海换约，臣等再行奏恳圣恩，请将前后条约发下，即在上海互换。设该夷必欲前赴天津，万难挽留，臣等即当带同随委各员，迅速驰驿回京，请旨遵办，以免迟误。此时该酋等尚未抵沪，万一经过上海，不肯进口，径赴天津，惟有请旨飭下直隶督臣，告以额酋前次在沪，曾有照会留臣等在南等候，俟伊回来议事，该酋等惟当静候臣等回至天津，再与商办一切，庶各夷不致别有他说。

所有臣等同抵上海，及接奉諭旨緣由，謹合詞恭折復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咸丰九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覽奏均悉。欽此。

#### 四六、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接英使照会将赴京換約已照復劝阻

折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軍錄

臣桂良、花沙納、何桂清、段承實跪奏，為接到英酋照會，恭折馳報，仰祈聖鑒事。

竊臣桂良等于本月初九日，曾將行抵上海，并探聞各情，恭折具奏在案。臣等自本月初五、六等日抵沪后，连日差探夷情，英酋卜魯斯及法国新派夷酋布尔布隆尚无由粵起程消息，近日密探得英国已來兵船八只，停泊吳淞海口。臣等一面密商勸留各該夷在上海換約之法，一面从各处探听該酋等是否來沪，以便設法妥辦。

本月二十五日早間，臣等正与司道面商事宜，适接英酋遞到照會，內稱：該酋卜魯斯奉派前赴京師，代為交聘，現擬不日乘舟徑赴天津，并有希先在津城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并于京城內擇出寬廣寓室一所，該酋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臣等將該酋照會另抄恭呈御覽，并将原件咨軍機處備查。当即飛行照復該酋，令其毋徑赴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一切要事，一面派令知縣黃仲奮前往海口，俟該酋船只到后，令其与之言明，此處尚有應議各事，未便遽行赴津。惟思夷性狡執，難以理喻，今既有此照會，万一該酋船只即行徑赴天津，不能挽留，竟難逆料，設真劝阻不住，臣等再行照會該夷，令其兵船移

至拦江沙外停泊，必俟臣等到后，方有人与之商办各事。

目下江北军情万分紧急，消、淮俱已震动，加以水道浅阻，行走万难迅速，且恐路途梗塞，更须多延时日。此时佛、米两国夷酋尚无消息，倘该夷到津，迫不及待，又恐为时过久，转致另生枝节。可否仰恩皇上天恩，简派大员暂事羁縻，臣等自当设法赶紧回京，免致贻误。设该夷等肯在上海互换条约，臣等再行驰报。

所有接到英酋照会缘由，谨合词恭折由六百里密陈，伏乞圣鉴调示。 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奉朱批：总以上海换约为第一要义，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拦江沙外，少带从人，实为妥协。尤必须该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头之类，意存搅扰。抵京原为换约，万不能听其久驻，该夷酋设欲驻京，必将薛焕留于京师作为办理之常人。此时清、淮一路，虽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断断不能措施合宜，卿等艰辛倍尝，二载勤劳，亦必欲速观厥成，所请毋庸议。正可借兹赴津需日之语，为羁縻换约之地步也。 钦此。

#### 附抄录英使卜善斯为不日将经天津赴京换约希预备车船住所事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天津定约，两国亲睦之谊，幸已建立，兹我君主睿意，总期愈笃友恭，是以简拔本大臣，优以重任，特恩授为钦差大臣，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前赴京师，代为交聘，当将御笔国书，循照友邦常典，赉呈贵国宸览，于此钦遵祇办，本大臣殊极欣慰，礼竣始承厥职，即真代国秉权之柄，外在天津议定条款。现奉大英君主御批允准一份，著本大臣照依条约明文，进京与大清皇上御批允准一份，



互相交付，俾得永敦和好，信守恒昭。奉此，本大臣现拟不日乘船径趋天津，顺此布达，希贵国先在天津城预备夫役舟车，以便入都，并于京城内择出洁净宽广寓室一所，庶本大臣率领随员官弁前来，得以居止，俾足尊崇大国之体也。为此，须至照会者。

#### 四七、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带同臬司薛焕等赴京办理换约事宜

片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军录

再，咸丰九年三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三月初九日奉上諭：该夷等反复无常，情词狂悖，固非口舌所能争，倘实在不能阻止，亦必遵照諭旨，约定人数，言明换约后，不许逗留，不得携带军械，坐轿摆队，方能许其进京等因。钦此。臣等原知此实万不得已之下策，总能在上海换约方为妥协。此时该酋虽有径赴天津之说，臣等仍当俟其到沪，设法开导，婉言劝阻。惟该夷既有此说，又不能不为思患豫防之计，因思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王有龄、薛焕、吴煦均能熟悉夷情，如该夷坚欲进京换约，即于三员中拣派两员，随同驰驿来京办理等因。钦此。

臣桂良等与臣何桂清公同商酌，现因本年江南、江北军饷需用浩繁，该藩司王有龄多方经理，尚能无误，目前江北万分吃紧，节次添兵添饷，筹拨更觉维艰，一时乏员接办。而护理上海道吴煦，当夷情浮动之时，各国交涉事件，头绪纷繁，自该员护任以来，办理大小各案，不下数十起之多，幸能得法，颇为各夷信服。而当初换约之时，西洋大小各国琐事更多，鞫糜稍不如法，便恐滋事，设各夷酋去至天

津，而上海别生枝节，转令该夷等得所借口。臣等先后居上海五月之久，目睹情形，知此时此地断不可遽易生手。

现在臬司薛焕洞悉夷情，办事精细，设该夷必欲进京，臣等即当遵旨带同该臬司前往。惟恐一人照料难周，复查有江苏补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煥文，尚悉夷情，人亦老成，且该员籍隶通州，于天津一带情形亦能熟悉，堪以带往。

臣等为军务及地方紧要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陈明，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奉朱批：依议。欽此。

#### 四八、署广东巡抚毕承昭奏叶名琛在印病故英官护送其棺柩

到粤片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军录

再，本年四月初间，广东省城传闻已革督臣叶名琛，有在五印度地方病故之信。正在飭查间，即于九年四月十三日，据英国官巴夏礼等送来照会，内称：本年三月初八日，贵国前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印度城内病故，当经装殓妥协，派委向来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护送，于四月十二日晚到粤，本日已将棺柩及所遗银物，均交南海县收领，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随后妥商办理等因到臣，当即札县查明验收妥办去后，旋据署南海县知县朱燮亲往洋船，将叶名琛棺柩验收，移至大东门外斗姥宫内，妥为停放，并将带回所遗银物，逐一点明，封存县库。

訊据随行人许庆、胡福同供：咸丰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们与巡捕蓝翎，跟随叶主人，由省坐火轮船到香港，并厨子刘喜，剃头匠刘四，一同携带食物随行。初七日由香港开船，十六日到吗喇国即新歧坡，十八日由新歧坡到孟頼喇，即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炮台居住，于三月二十五日又迁往相距十五里大里恩寺花园楼上居住。自到大里恩寺后，洋人预备车马，屡请游玩，主人不允。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请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期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我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食物。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终并无别语，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当时有翻译官阿查利在场料理，于初八日酉时用棺装殓，至二十四日夷人方将棺木运上火船，翻译官带同小的们坐火轮船运回广东，至四月十三日到省。蓝翎已于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孟咯喇病故，寄葬客地，所供是实各等情禀复前来。

除传知叶名琛亲属领运棺柩归籍安葬，暨将随行身故之巡捕把总蓝翎家属酌量恤赏，并咨明钦差大臣桂良、何桂清等查照外，臣谨会同两广总督臣黄宗汉合词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七月初九日朱批：览。钦此。

四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如英法船只来津著遵

照前旨派员晓谕停泊拦江沙外静候桂良来津办理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初七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天津豫备夫役、舟车，以便入都，并于京城内择出宽广寓所，该夷率领随员官弁前来等语。桂良等已照复该酋，令其毋径赴津，必须至上海商议，并派知县黄仲畚至海口，俟夷船到时，与之言明，即在上海换约。惟夷性狡执，恐难挽留，倘不听劝阻，径赴天津，僧格林沁、恒福惟当遵照前旨，派员晓谕，令其停泊拦江沙外，告以桂良等已由上海起程，不日到津，即可会晤，商办一切，并告以海口节节设防，切勿轻于驶入致有损伤，以全和好。如该夷请另派员前往，可告以各国和约，皆系桂良等经手办理，他人不能知悉。明白开导，令其静候可也。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〇、军机处为预备英美法各使馆驿咨顺天府文

咸丰九年五月（原无日期） 上谕档

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现在英、米、佛三、国议换和约，或在上海，或来京城，尚未议定。如其来京，自应照各夷朝贡之例，给予馆驿，以资栖止。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顺天府于正阳门外东西一带，查明有无空闲房屋三所，以备应用。钦此。相应咨行贵衙门，遵于前三门外查明，如有空闲房屋，不拘书院、会馆之类，约须五六十间以上，至七八十间者，先行呈报军机处，以便需用时清旨遵行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顺天府。

## 五一、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使不遵劝阻决意北行换约折

咸丰九年五月初十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夷酋不遵开导，决意北行，谨将现在情形，缕晰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自到上海后，密探各夷动静，并接广东监督恒祺来函，知该夷因闻天津已有准备，即在粤东

筹兵，并将广东守城各兵，俱已调出，广东城内皆换各小国夷兵看守，是以迟迟始至上海。臣等因近来各夷照会内，均有进京换约，并面圣主递国书之语，当即飭令臬司薛焕及护苏松太道吴煦向里泰国探访。据该夷口称，果有欲见大皇帝只肯跪一腿之语。该臬司等复以向递国书，皆系派人接递，不能允行。臣等原拟俟该酋等到后，再将四事及屢奉諭旨传知该夷，并设法挽其在沪换约，则前说不议自罢。

詎该夷未到上海之前，已疑臣等在沪专为阻其进京。且在粤东所闻先入之言，不一而足。及到吴淞后，迁徐进口，又延两日。而英、佛两酋始于本月初七日同至洋泾浜。臣等一面遣人往视，一面照会该夷，令其约期相见，一面密令护道吴煦妥飭各商会同夷商前往劝留。探闻该夷酋卜鲁斯接到照会，怒形于色，谓天津条约内载明一年在京互换，臣等早应进京预备接待，不应此时尚在上海。臣等照会内有因额酋约在此处候伊回来议事之语，该夷以为额酋前在广东回国之时，曾有照会知照，彼时即应进京，不应在此久候。窥其诡意，无非谓臣等既在上海，而天津又设重兵，多方准备，实欲阻其进京换约，是以去志愈决，带兵愈多，订期愈紧。闻其到津后，并不愿候臣等回至天津，定欲如期进京换约，是以各商劝阻之际，该酋初则不见，经各商呈递说帖挽留。臣等探闻该酋告以此去换约，七月初一日定可照新章开市，即不能换约，亦允商等于七月初一照新章开市。该夷之七月初一，实中国之六月初二也。

臣等见该酋志决，意欲图一面晤，可将应议各事向其言明，詎该夷决意前往，万不肯与臣等会面，即派委员前去，该酋亦拒而不见。看此光景，万难挽回。现在探得该酋所带兵船及夷兵数目，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其驻京一节，闻该夷云总须俟将来进京后，中国果然无不尽礼优待，方能另择别地居住。惟此事前经该酋额尔金两次照会，已有凭据，但能到京将和约互换，待之以礼，示之以信，彼亦无从置喙。

至于内地游历通商一节，各夷俱有照会，必须体面人方准持照前往，自与设立马头，大有分别。将来再由五口钦差大臣与之言明，示以限制，尚不致遽贻后患。

长江设立马头，按照条约，亦须俟军务完竣后议，且到彼时再行定夺，军务既然肃清，即欲设法办理，较之此时稍易为力。惟广东还城之事，英酋已有照会，广东巡抚之件，谨于另片内陈明。

其余按照原约施行，虽不能如无事以前安静，而办理果能得法，究与决裂有间。当中国多事之秋，势不能不设法羁縻，总俟各省平定，再图大举，庶几以逸待劳，在我方操胜算。臣等现将中国并无他意，兵船万不可驶进拦江沙各节，知照该夷，闻其二三日内即须起旋北行，臣等亦再停二三日，密覘动静，果其万万无可挽回，即拟带同臬司薛焕及补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焕文，驰驿进京，面聆圣训。至该夷向来性情急躁，遇事不听商量，此次怀疑，至津恐更难与计议。惟有仰恳皇上格外天恩，先派大员相机而行，妥为经理，使其静候臣等赶到，再行入都换约，以全抚局，真天下生民之福也。

佛酋布尔布隆，臣等亦未得面晤。该酋各事俱照英酋办理，亦难与之商量。米酋华若翰臣等曾与会面，面该酋人甚和平，亦通商量。前因换约期促，臣等告以既经和好，无论何时互换，均与一年之内无异，该酋即无异言。本愿即在上海换约，惟因英、佛两酋决意北行，彼亦必欲随同前往，臣等本拟托其劝留，奈伊虽不多事，而欲其从中劝阻，其力又有不能。

所有夷酋不遵开导，决意北上缘由，谨合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密探现泊海口英国兵船情形单

谨将密探英夷火轮船只，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大火轮船一号。名勿这士。卜鲁斯坐船，约兵二百名，水手一百名。

大火轮船一号。名旭弗勒士布。水师提督，约兵三百名，水手一百名。

中火轮船一号。名非高。约兵一百名，水手一百名。

中火轮船一号。名雅鲁沙。约兵一百名，水手六十名。

中火轮船一号。名乞士翼。装伙食。

中火轮船一号。名粘来。走报书信。

中火轮船一号。名甘不伦。走报书信。

另大火轮船一号。名阿肯士顿。兵五百名，水手一百二十名。

另小火轮船十号。船头有字号，无船名。每船水手五六十名不等。

以上现泊海口，闻尚有大火轮船二号未到，佛夷火轮船三号、米夷火轮船三号。

朱批：览。



## 五二、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录呈英使照会片

咸丰九年五月初十日 军录

正缮折间，接据英酋卜鲁斯照会一件，谨另录恭呈御览，并将原件咨送军机处备查，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附英使卜鲁斯为拒绝在沪与桂良会商决志进京事照会（此系咨送军机处之原件）

大英钦差特界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功赐佩带三等宝星世爵勋裔卜，为照复事。照得本大臣前经发文移会贵大学士去后，昨准钦差大臣桂、花、何、段会衔复文，阅悉换交条约一节，合请贵大学士追查上年五月十六日在津定条约内开明文，本约定立后，俟两国御笔批准，以一年为期，彼此各派大臣于大清京师会晤，互相交付等词。又据贵大臣等来文，自认于二月二十六日接前大臣额文开：新简大臣卜，系专因循践前言，亲将批谕等件，已经启程，不日可到，又云本大臣现离中华返国等语。皆已明示前大臣不得复至上海之理，均宜于贵大学士前详为提醒。詎贵大臣等既悉情由，且据来文所云在京交付条约，非他人所能代办，竟以尚有数节俱为本约所包总者，借大臣额未行尽商为词，仍以在沪耽延为善。甚致交纳限期，仅剩二旬之际，方始发文，内指由陆北上，计期必须两月有余，是照和约所定交换

之期，又須逾限一月纔得進京外，在天津接待及在京交換條約，均屬無人，故此請本大臣在滬稍緩行期等情。

本大臣卓立堅意，志篤真誠，恪遵條約，丝毫不失。夫在京換約一事，實屬謹志，從此兩國交待，均以新約為例之據，厥禮綦重。本大臣惟以約為宗，凡列各款，毫既不可更減，若借約中數節尚須先定，嗣宜如何辦理，欲藉互交定期，此本大臣何容任寬乎。總之，此次我君主派臣出都，无非誓示願篤友誼之至意。本大臣凜遵溫諭抵茲，理望必以直諒明達，請進京師，何意如此推詞耽延，覺似難敦和好之舉。閱悉之余，心中虽大不安，然而四月十四日曾經移明應辦之理，本大臣立意毫不更改，仍以不日晉京交換條約。並將恭奉御筆國書，親呈貴國大皇帝展覽覽后，迨察看條約各款，果有誠懇盡行毫無缺簡之形，始克出都。設今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斷刻不暫離。

至來文請會商一事，本大臣原无失禮之見，惟审所由，此次在滬，自不便相晤，蓋已決志早日進都，固无變更，合為言明。

再，以本大臣膺代大國秉權之柄，所當崇待之儀，必照大國体制，理宜應得定章必討，倘貴國或為稍抑其禮，則关系良非淺鮮，亦合諄諄預告貴大學士知照也。為此照復。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清文華殿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正白旗滿洲都統桂。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未五月初八日

五三、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船已开行六只片

咸丰九年五月初十日 军录

正封折回，据护理苏松太道吴煦禀称，英夷兵船已于初九日晚间开行六只，余闻将陆续起碇北行，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五四、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官欲将前议赔给兵费分两次交付

片 咸丰九年五月初十日 军录

再，据署理广东巡抚布政使毕承昭函称：英夷巴夏礼有照会该衙门之件，欲将前议兵费赔偿银四百万两，分作两款，以二百万由粤省分期筹交，其余二百万两，另行商酌，匀归各省关税扣抵。该署抚当以未奉明文，仍候钦差大臣咨照到粤办理等词照复该夷去后，因即抄录该夷照会，并原照复二件，函商臣等酌核。

伏思英酋现在既未面晤，此事无从会商。其应如何办理之处，容俟臣等到京，仰恳圣明训示，再与该酋商议停妥，然后知照广东及各关口一体遵照，以免核办，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五、钦差大臣桂良等奏带同随员驰京以便接应英法等使折

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 军录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恭报起程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咸丰九年初十日曾将夷酋不遵开导，决意北行缘由，恭折驰奏在案。臣等于拜折后，又飭护理苏松太道吴煦向里泰国密商，仍欲希冀转圜，再为设计劝阻。倘万不能挽留，即告知该夷稍缓行期，约计臣等到京之时，该夷再行起碇，则海运米石可以验收完竣，免致掣肘。且臣等到在该夷之前，一切招呼接应，究与生手不同。詎料该酋因里泰国不肯随同北去，并疑其有代中国出力之心，无论如何向说，疑团牢不可破，不但去志已决，并即催令兵船速行起碇，殊为可恶。

先是臣等虑及里夷北去，恐仍暗中作祟，是以密令司道等设法将该夷留在上海，勿令随同普酋北往，今普酋到沪，果约里夷北行，因其不肯前去，是以伊言亦不愿听。臣等探闻英酋所带兵船二十余号，虽称共兵四千，实在只有一千五百之数，且其中真正夷人，不过数百，余多沿海居民。其兵船连日现已陆续开行，并闻普鲁斯即于十三日由洋泾滨起碇直赴天津。佛、米两酋，均听英酋转移，英酋既去，则两酋亦必不肯少留。

臣等见事机促迫，只得仍遵前旨，带同臬司薛焕及随委各员，一并驰驿回京，即于本月十三日由上

海起程。目下江北军情紧急，途中恐有必须绕道之处，且将来行至王家营旱道，并须分起先后行走，势难过于迅速，惟有夙夜奔驰，以期早日到京，面聆圣训。臣何桂清亦于十三日同时起身，仍回常州防所。藩司王有龄因有立需筹措之款，业经先期两日回苏。臣等一面拜折，一面起程。

所有遵旨驰驿回京起程日期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呈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五六、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接英使照会抄录进呈片

咸丰九年五月十三日 军录

正缮折间，接据卜酋照会一件，另抄恭呈御览。自该酋到上海后，疑臣等阻其进京，其势甚为汹汹，与前额酋大不相同，且恐臣等赶不到京，必致有误定期。虽告以无论何时换约，仍与一年之内无异，亦复执意不从。现闻该夷兵船已有驶至天津者，务恳皇上格外天恩，简派大员前赴天津，妥为经理，勿令该夷得所借口，转致另生枝节。以全议抚大局，是所深幸。用再附片密陈。 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英使卜鲁斯决心进京并建议桂良乘火轮先期至津事照会（此系宫廷密件之原件）

大英钦差特界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功赐佩带三等宝星世爵勋裔卜，为照会事。照得本月初八

日曾经移文照会贵大学士去后，迄今未准照复，前据贵大臣等自称此次在京互换条约，非他人所可代办，但交纳之期已逾，而贵大臣等似仍并无设法必得依期之形，致本大臣顾此，合将现在上海河面实有火轮船数只，内有一二升竖贵国旗号者，贵大臣乘驶此船前往，尚可期内先行赶至，诚属易事，特为指明。兹已托本国水师军门合，亲领本标军舰，径赴天津河口，先以本大臣暨大法钦差大臣布不日即到之信，预为通知直省官宪查照，业已启程北上。惟本大臣于未离沪之先，再以如此举动，一切按约，丝毫不爽，若由贵国自贖和约，或遗不善之处，专为贵国是何，理合重申言之。为此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文华殿大学士、总理刑部事务、正白旗满洲都统桂。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己未五月十一日

### 五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已抵天津海口折

咸丰九年五月十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船已抵天津海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五月十七日午刻，正在炮台驻守，据哨船回报，见有夷船四只在拦江沙外游驶。当经暗飭各营，不动声色，严密防范。随有小杉板船二只，乘坐十余人，拢近西岸炮台，并有小火轮船一只，随后驶入鸡心滩内，用千里镜在桅杆上打看。当即派令武弁改装易服，扮作本地乡团，询以此来何事。

该夷声称系英国船只，赴京换约。该弁等谕以此间并无官兵，候知会天津各官，再行复信。该夷允以三日为期，令将海口安设木筏铁钺等项，均行撤去，方为两国和好之道，并言先到夷船四只，仍有火轮船二十余只，英、佛两国公使二员，提督二员，陆续来津等语，随即驶回鸡心滩外，登火轮船。少时该夷小杉板船又复乘潮绕越木筏，意图窥伺营垒后面，经哨船兵弁阻止，该夷仍申三日回信之约，并囑撤去一切布置各等语。

奴才等拟俟三日届期，即派令委员遵旨赴该夷船剖切晓谕，告以钦差大臣桂良等现在上海，尔国仍应赴沪办理，如不肯赴沪，即在拦江沙外守候桂良等来津互换和约。倘该夷不遵劝谕，径将多船闯入鸡心滩内，则衅非我开，自难任其狂悖，惟有遵照前次谕旨，概以兵威。

所有夷船已抵天津海口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五八、钦差大臣桂良等奏续探英使等北上情形折

咸丰九年五月十七日 军报

臣桂良、花沙纳、何桂清、段承实跪奏，为接奉朱批，谨将起程后续探夷情，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咸丰九年五月初八、十三等日，曾将夷酋不遵开导，并起程日期各缘由，恭折具奏，并声明拜折后，即行起程在案。臣等临行之际，先飭候选知县黄仲畚，向英夷威妥玛再三劝谕，令其仍留夷酋普鲁斯在沪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务将兵船寄碇拦江沙外，又飭护理苏松太道吴煦，再令里泰国向该夷

酋宛转关说。臣等即于十三日由沪起身，沿途大雨，行至昆山舟次，恭奉朱批折片，跪诵之下，感激涕零。窃臣等荷蒙皇上天恩，会办夷务，未能挽回各事，愧悚方深，乃荷温谕遥颁，念及勤劳，五衷慚感，莫罄形容。

伏思夷务之难措处，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等办理将及一载，未能遽臻妥善，原因时势艰难，不能通筹全局。若但以夷务论夷务，原非剿不为功，而所以多方想法，仰恳圣恩暂事羁縻者，为保全大局计也。无如夷性犬羊，反复无定，英酋额尔金去岁回粤之时，留臣等在沪候议各事，本有照会可凭，詎至今年三月额酋并不回沪，但有照会知照臣等，伊国新派普酋前来中国接办通商事宜。臣等方以普酋到沪，即与额酋无异，乃候至五月初间，尚无消息，闻该酋早到广东，迟迟不肯至沪，及到上海之后，又决不与臣等晤而，臣等派员前往，亦拒不见，不得已始用照会婉言相商。詎想普酋满腹疑团，牢不可破，该酋出词骄慢，无礼已极，臣等仍以好言相劝，后见事万难谐，只得回京待其换约。而普酋公然敢以换约期近，如果有误，即指为中国背约之证为词。虽语以即过一年互换，仍与一年期内无异，决不允从。又欲臣等驾驶火轮船只赶回天津，体制攸关，何敢冒昧。及万不获已，始照会该酋，谓尔果为讲好而来，中国必能以礼相待，且必特派大员在津照料。该酋始终怀疑，以为臣等因阻伊不住，又将赶回京师，另设别法，总不肯令其入都。言之过激，既虑决裂，言之委婉，毫不见听。兹于十六日行抵苏州舟次，接据吴煦禀报，阅之不胜愤懑，谨将原禀抄录，恭呈御览。

伏查夷人之必欲进京换约者，实因从前广东所换之约，未经进呈，该夷前在粤城搜得旧约，是以无论如何开导，决不肯信。又闻天津业经钉桩设兵，谓我决不准其到京换约，而臣等又在上海劝阻，所疑



愈觉坚确。臣等前恳皇上格外天恩，另派大员，先为经理，非敢借端推托，置身事外，实因夷性褊急，万难开导，必得天津有人接待，庶可以破其疑惑。设该夷肯候臣等回京，而属尽善，否则既有人在天津，纵彼不能姑约定欲如期换约，亦可不致迟误。若该夷必欲面见皇上呈递国书，可告以向来国书，均系派人接递，去年米利坚在天津曾亦有样，且条约内亦并无面递国书之款，此层必须议明，方可令其进京换约。条约既换之后，该夷疑团已破，或易羁縻，否则其意甚执，断非口舌能争。臣等仍当赶紧回京，决不敢稍存诿却之见。

惟自五月以来，佛、米两国夷酋，经臣等好言安慰，已无异说。而普鲁斯诡谲非常，与前额酋大异，倘不与彼约法三章，俾得带兵进内河，窃恐难制。此时该酋已到天津，若无大员经理，将来俟臣等到后，即或与之约定人数，准其进京换约，该夷酋未必不更有异辞，但能不误五月二十五日之期，或者不致别生他议。臣等未尝不思迅速赶到，无奈时已过迟，万赶不上，现在英夷情急，难通商量，实不敢不据实直陈，恐有贻误，关系匪浅。

除将吴煦来禀恭录呈览外，所有现在续探夷情，谨合词由六百里加紧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抄录护理苏松太道吴煦据报英法美使暨兵船二十七只现已一律北驶禀

敬禀者：十三日里夷来见，经卑府一再开导，仍令妥劝卜酋毋庸亟亟北行，即使抵津，宜泊兵船于拦江沙外，进京时更不值带兵同去，因自京至都无宽敞公所也。该夷唯唯而去。今十五辰刻复来，以

伊说之至再，卜酋不甚见信，连日三国夷酋会商，定欲即日北驶。卜酋探闻天津港口钉桩拦截，以为有心阻止，非优待之意，故遣兵头先去天津投文，请于三日内有另简大员到津招接，否则指为爽约，定将京沪所议，概不算数。倘得入京，必欲朝见大皇帝，原拟半跪，今则拟改立而不跪。兵船不进拦江沙，非伊所愿，天津如能开导得法，或可阻止，倘竟带兵入京，宜先订明只准公使驻城，余在城外，此皆里夷之说也。

又据再四叮嘱，卜酋请改条约，断勿轻许。又法、美二国，均欲自举税务司，尤不可允。卜酋初到上海，因众商耸令及早开市，原有七月朔即中国六月初二日，概照新章之说，今以北事未定，令里夷且听后信等语。旋据探报，英酋于十五午初开行，法酋是日申正开行，美酋有十六已刻北上之信，口内外兵火轮船，传闻三国统共二十七只，现已一律北驶。谨将夷酋启旋日期，再行驰报。卑府煦谨禀。

### 五九、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王庆云抵粤就任后宜刚柔并用妥

办交涉事务并择要驻扎与省城声息相通上諭 咸丰九年五

月十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王。咸丰九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

本日据王庆云奏谢恩请训一折，披览均悉。该督拟于交卸后即行起程，谅此次批折发回，必已就道。

两广总督现虽不兼海口钦差之任，而夷人肇衅之端，始于该省，刻下省城尚未退还，即使不至横行，终不能民夷浹洽，一切控制机宜，刚柔并用，全赖该督妥为筹办。

上海互换和约，尚无定局，俟互换后，一切应办事宜，必须豫为布置。

黄宗汉在任年余，于夷务概置不问，即省城地方情形，亦罕见奏。及王庆云到任后，务与省城声息相通，即有难于驾驭之处，亦必设法维持。至省城有夷酋杂处，自难轻入，其黄宗汉所驻之惠州，是否扼要，能否兼顾两省，著王庆云悉心酌度，择要驻扎，务与省城不至隔绝，方为妥善。

上年夷人有驾驶兵船前往广西梧州之事，东省并未阻止，殊属非是。夷人条约尚未换定，约内亦无驾驶兵船肆行内地之语，以后如再有此等情事，亟应劝阻阻止，毋令习为故常。

朕以王庆云平日办事精细，心地和平，必能驯抚（伏）外夷，安定民心，操纵得宜，故特简任是缺，其如何妥为筹办之处，俟该督具奏时，朕必随时指示，不厌谆详也。

至土匪滋扰各属，据毕承昭奏称黄宗汉已亲往督剿。而黄宗汉数月以来，竟未入奏。该督到任后如何调度，自当陆续奏报，即西省军情亦系该督兼辖，设或兵力餉糈有需协济之处，亦应设法兼顾，此则该督所能虑及无俟朕之谆谕矣。劳崇光在广西多年，办事实心，不辞劳瘁，未知其年力精神近来若何。现在调任广东，更为繁剧，有无衰老情形，并著王庆云遇便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使等坚欲进京换约

可准其由北塘登陆后在津等候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桂良等奏，夷酋不遵开导，坚欲北行一折。据称，英酋卜鲁斯、佛酋布尔布隆到沪，均不肯与桂良等相见，但坚执进京换约之议，决意北行，米酋华若翰亦随同前往。又称，英夷兵船，已有六只于初九日开行，其余亦将陆续北驶。

本日已谕知桂良等即行回京，并传谕文煜，令其驰赴天津，帮同恒福办理夷务矣。

各夷船只，如到天津海口，著僧格林沁、恒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千委员前往，迎至拦江沙外，向其晓谕，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会，告知中国并无他意，兵船万不可驶入拦江沙。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并非官与之为难，反失和好之道。即将来进京时，亦须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进京。并告以去岁天津所定和约，均系桂良等一手经理，此处无人深悉底里，即使克时进京，亦须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换，为期亦不甚迟。倘该酋不肯在拦江沙外静候，即用内地船只迎护，由北塘登陆至津，即著该酋在天津等候，一切豫备馆驿，派人护送，自当以礼相待。仍与言明，两国既系和好，互换和约，不得随带兵船，不得多带从人。倘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使夷船受我误伤，勿令官兵轻举妄动。

其一切设备，僧格林沁务当先行赶紧妥筹办理。至备办馆驿等事，恒福即与文煜商同妥办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使等既决意北行著随带

委员迅速星夜回京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桂良等奏，英夷不遵开导，决意北行一折；并据片称，英夷兵船，已于五月初九日晚间，开行六只，余将陆续起旋北行各等语。英夷既已决计北行，桂良等无从劝阻，自应赶紧回京。惟夷船虽已开驶，而下鲁斯尚未起程，桂良等当赶紧知照，告以若径行驶至天津，则接待无人，诸事无从办理，不如稍缓起旋，俟我等先行到京，然后换约各事，可以从容商办。如果该夷酋已全数起旋，即著桂良、花沙纳率同段承实，并随带委员薛焕、李焕文等，一并迅速星夜回京，毋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军机大臣寄直隶布政使文煜英船等已开行北上著星夜

驰赴天津帮办交涉事务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

咸丰九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桂良等奏，夷酋卜鲁斯投递照会，声称不能在上海互换和约，坚欲入京，该大臣等拟即日来京，请先派大员前往天津经理。并称，探闻英夷兵船，已于本月初九日，由上海开行六只等语。现已谕令僧格林沁等，遵照叠次谕旨，妥为筹办。著文煜星夜驰赴天津，帮同恒福办理夷务。

钦此。军机大臣遵旨，由五百里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

六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晓谕已抵海口之英

船等开至北塘静候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十九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抵海口，拟俟三日派员前往晓谕一折。此次到津夷船，止有四只，自系昨日桂良等所称先行开驶之船。其声言尚有火轮船二十余只，亦与桂良等探报相符。该夷船既退回鸡心

滩外，且尚无多只，亦不值与之用武。惟当先为晓谕，使知天津设兵，并非为防伊国，实因沿海重地，恐有盗匪骚扰，不能无此防备，尔国亦当体谅我国，不能因两国和好，即为撤防。现在已准进京，惟须等候大学士桂良等到后，即令由北塘行走，由天津进京，两不相妨，尔等可先至北塘停泊，静候公使。如此开导，如其肯往北塘，即著恒福等派员弹压，不使登岸，并禁止奸民暗通接济。该夷如需淡水食物，不妨官为应付，以示不疑。俟桂良等到，商议一切。

至海口木筏、铁锅等件，既不能撤，则米船出入，亦不甚便，且恐米船进口，而夷船随后尾入，听之不可，阻之无词，转多窒碍。著恒福飞咨山东巡抚，如有续到米船，令其暂在东境收口，勿遽前进，已另有旨寄谕全庆、廉兆纶矣。

僧格林沁另片奏，请将前调马队二千名，再调绥远、归化二城马队一千名，均赴山东防堵等语。胜保、傅振邦军营需用马队各五百名，业已允其所请，该处盼望甚殷，仍著遵照前旨派往。其德楞额所带之一千名，即派赴曹单添调之绥远、归化二城马队一千名，已谕知成凯等照数派拨，即令桂成统带赴东矣。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兵部尚书全庆等英法等兵船已到天津

海口著令江浙漕船暂留山东登莱等处海口上諭

咸丰九年

五月十九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兵部尚书全、仓场侍郎廉。咸丰九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諭：

前据全庆等奏，江浙海运米船，尚有一百数十只未到天津。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到海口，声称以三日为期，将海口木筏、铁钹等悉行撤去，该大臣等现在派员以理晓諭等语。海口木筏、铁钹，系为防夷而设，断不能如夷人所请撤去，亦未便留漕船进出地步，使夷人有所借口。此时已到米船，全庆等谅已速为验收，赶紧运通。其未到各船，自应令其暂缓北上。除已諭令恒福行知山东巡抚，将后来米船暂留该省停泊外，仍著全庆、廉兆纶知照崇恩，飭令沿海文武地方官，凡有江浙海运米船过境，飭令于登莱等处海口，暂行停泊，妥为照料弹压，俟夷务稍定，再行赴津，不得因急欲竣事，催令北来，转致贻误。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大沽续到英船派员晓諭及防守

情形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恒福跪奏，为夷船陆续驶进海口，及遵旨晓諭各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将夷船初至驶入内河各情奏明后，叠奉五月十八十九日寄諭，仰荷圣明指示，委曲详尽，敬谨遵悉。查该夷十七日驶入火轮船一只，停泊鸡心滩，至是日傍晚，乘潮退出。其小杉板船绕越木筏者，情将软木筏绳缆三根，全行割断，随并火轮船四只收泊远洋，不见形影。十八日辰刻，复行驶回，并续到之夷船约二十余只，在拦江沙外一带停泊。未刻，风雨陡作，突有火轮船八只，乘风潮之势，直入内河至鸡心滩，距安设铁钺之处不逾半里。奴才等即传飭各营安准炮位，点配火绳，恐其径冲入铁钺口门，豫备袭击，仍督飭各营分班昼夜守候。是夕该夷乘风涛黑暗之中，曳倒掬江铁钺四架，内有火轮船一只，被铁钺刺伤，拢泊滩岸，潮退水落搁浅，数日不能移动。

二十日午刻，奴才恒福派委同知博多宏武、知县杜恩录前往晓諭，告以总督、藩司不日即至海口，令其暂候数日，会议一切。该夷声称，本日即欲湾进内河，不能迟缓，拦河之铁钺木筏，若不撤去，即自行搬运，以便进船，情形颇为骄纵。博多宏武等諭以本处团练不知轻重，恐有损伤，致伤和气，再三开导，仍称未刻必来闯进。是日潮长至夕，而夷船照旧停泊往来，并未闯近铁钺。奴才等惟有日夜严防，该夷如敢突入，即行开炮轰抵。

现在鸡心滩下接连湾泊夷船九只，拦江沙外约计夷船十余只，据该夷声称，英酋卜鲁斯等尚在拦江沙外。奴才等商议将来奴才恒福督同藩司文煜与夷酋会商事务，即赴北塘办理，已飞咨西凌阿迅将北塘炮营存放炮位，及调防各官兵概行移至营城，妥为布置，北塘新修营垒，仍令派兵看守。

至海运米船续到十余号，与夷船错杂停泊，已传谕令其湾向祁口大口河等处躲避，仍由奴才恒福飞咨山东巡抚截留后至运船。奴才僧格林沁督率弁兵，严守大沽海口，观衅而动，但使该夷不至猖獗冲犯铁钺，自当飭令弁兵等不遽开放枪炮，以昭慎重。

所有夷船陆续驶近海口，并遵旨委员晓谕缘由，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奏已悉。钦此。

## 六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驶近炮台河岸投递照会片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 军录

奴才等正封折间，于戌刻见该夷小杉板船二只，驶近炮台河岸。当派武弁改装迎头拦阻，该夷十余人手持械器，坚欲登岸，又加派武弁数名，扮作乡团，向岸往拦，以助声势。该夷始不敢径行登岸，随问早间会晤之官员，仍邀见面，该武弁告以官员因尔等出言不逊，已回天津。该夷即出汉夷各字照会二角，交该武弁送投天津道，奴才等拆阅来文，尚无违悖字样，即飭天津道孙治给与回文，阻其上岸。所需菜蔬伙食，拟由奴才恒福遵照谕旨，送给猪羊、米面、菜蔬等物。所有汉字照会照缮一分，恭呈御览。

其夷字一紙，当由奴才等覓通夷文之人绎出，如有关系，再行进呈。奴才等拟于二十一日派员告以总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海口，并闻尚有恩旨准尔等进京，以安其心，而免决裂。

所有该夷投递文件缘由，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 欽此。

#### 附抄录英国武官为船上官兵上岸买办粮菜及游逛勿许拦阻事给天津兵备道照会

大英钦命管理五印度暨东南洋各岛岸水陆提督军门赫，为照会事。

照得本军门带领兵船几只，随伺钦差卜大人到此。钦差系属所奉大英君主与贵国大皇帝去岁所立和约已蒙批准，到京交付（换）。但所带船只，必须俟卜大人差竣回津，尚须耽延时日，是以请烦贵道示谕大沽地方乡民人等知悉，如有船上官兵上岸买办新鲜菜蔬伙食等物，以及游逛，勿许拦阻，本军门业已严飭弁兵，不准多人上岸，以免滋扰。为此照会，顺候升祺懋著。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钦命驻扎天津兵备道。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 六七、直隶总督恒福奏请派明善来津办理抚局片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 军录

再，奴才恒福更有请者，奴才自三月二十四日到津接印后，两月之间，来往津沽，随同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于筹画布置堵御机宜，渐觉熟习。惟夷务情形，从前历届办理章程，本末源流，奴才向未知悉，即上年桂良等在天津时如何定义，赴沪如何与商，奴才亦皆茫无所闻。诚如圣训，均系桂良一手经理，此处无人深悉底里。现在桂良等回京尚无日期，虽派员谕令该夷守候，而夷情桀骜不驯，断不肯安心静待。若奴才即行接见该夷，言语既不相通，性情又难揣度，深恐（与）桂良等原议不符，转生枝节。况奴才蒙古世仆，素性愚直，恐与外夷未能委曲周全，设或措词不善，致有决裂。彼时在奴才有负皇上委任，即重治奴才之罪，实属咎无可辞，而抚驭大局一经贻误，关系匪轻。再四筹思，不得不藉资熟手。

查武备院卿明善，于上年七月奉旨与桂良、花沙纳等驰赴上海，办理夷务，本年甫行回京，其中底细与桂良等讲求甚熟，自可委婉与商，抚绥夷众，俾奴才与僧格林沁即可专心防务，以备不虞。相应请旨飭令明善迅速兼程来天津海口，专办抚局。至一切飭备馆驿派员护送等事，奴才自当与文煜商同妥办，总期以礼相待，上副圣怀。

奴才为抚驭大局起见，不揣冒昧，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谨奏。

六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等换约官员可由

北塘到津静候所有兵丁均不可登岸上諭咸丰九年五月二十

二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諭：

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陆续驶进海口，遵旨晓諭情形，并恒福片奏，请飭明善来津等语。此次该夷等为换约而来，虽陆续驶进海口，经派员晓諭后，尚未闯进铁钺。据称，卜鲁斯亦在拦江沙外停泊。惟当加意严防，不值与之用武，致令借口挑衅。明善虽曾随同桂良等赴沪，究非上年天津原议之人，一切机宜，未必能洞澈，且恐一与夷酋见面，必至不肯耽延，速其进京之请。本日据桂良等奏，卜酋等于本月十三日，起旋赴津，该大臣等亦是日率同薛焕等，驰驿回京。但能少待时日，即可俟桂良等来津办理。僧格林沁等当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静待经手人到，互换和约。如坚执不听，著妥为开导，专令伊国换约之官员，由北塘到津静候。并著恒福、文煜与其约明，不准随带多人，执持军械，惊扰民人，方合和好之意。并告以议和并非用兵，所有该国提督及带来兵船，均不可登岸，庶彼此均可信心。即日文煜到津，著即前赴北塘，与卜酋相见，言明一切。

其由北塘到津，夷官之馆驿日用，自应官为给办。即在外江停泊之提督等，应需菜蔬食物等件，亦

当派员在彼，一体酌给，免致上岸滋扰，并勿令与民人交易。僧格林沁仍飭弁兵，严守大沽海口，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九、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到津要挟撤去防具并递照

会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人复递照会，并连日情形，拟令夷人由北塘进口，奴才恒福驻扎新河，就近照料，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二十日曾将继续到夷船驶入海口，与遵旨派员晓谕各缘由，会折陈明在案。二十一日有夷人乘坐小杉板船二只，前来炮台前游驶，意欲登岸，经弁兵拦阻，该夷称系来取照会回信。当即告以天津回信尚未到来。该夷临时时，谆嘱将拦河铁钺等物撤去，如不撤去，该夷提督自行带人拔取。少时奴才等随派武弁持天津道照会回文前往夷船，旋因风大潮涌，船只难以逆行，并因木柱碰伤，不能行走折回。二十二日辰刻，复令该弁持天津道照会赴夷船投递，该夷提督出船面见，该弁复按照会内大意，告以总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察其词色，尚无十分桀骜，而船桅上悉悬炮位，似已豫备用武。该夷随派通事孟甘乘船前来，又投递照会天津道汉、夷文字各一件，旋即驶回鸡心滩。

二十三日巳刻，通事孟甘复乘船至炮台下，声称各船今日并退外洋，一二日再进口湾泊，并嘱天津

道如有照会回文，径送外洋。洵以系何缘故，该通事声称不知。该船旋即撤退，仍余一只停泊在鸡心滩外。其旧停泊拦江沙外各火轮船，又与退出之船逼近拦江沙排列拢泊。夷情诡谲，不易揣测，诚恐故作缓计，使我疏懈，乘潮闯入铁钺。奴才等惟有督率各营官兵，加意严防，不敢稍涉大意。

自十七日夷船到后，飭令官兵在暗处瞭望，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每遇潮长，各营撤去桥板，各项官兵不准出入。该夷火轮船八九只，在铁钺外游驶，意在乘间闯入，屢在船桅用千里镜打看，止见营垒数座，不见炮位官兵。其小杉板船每到河边，必询炮位多少，铁钺、铁练（鍊）、木筏之外，有无别项物件。并云，闻得奴才僧格林沁现在海口各等语。该弁兵等答以不知，令其无从捉摸。该夷间在拦江沙外一带开放真炮，尚不敢近驶。察看夷情，盖因不知官兵虚实，又疑内河层层布置，冒险而来，恐受重创，是以相持日久，未至骄逞，否则以该夷之凶悍，早经闯进内河，复萌故智。奴才僧格林沁驻守炮台，昼夜严防，不敢稍有疏懈。

复查该夷文内有北河字样，奴才恒福拟先发给照会，即以北塘为北河海口，预备该夷行走道路，仍属专候桂良等到京，准其赴京换约。本日已由奴才等咨催桂良等迅速行走，兼程来京，与该夷会晤。惟该大臣等曾在沪起程，目下行抵何处，均未知悉。应请旨飭下该大臣等作速回京，以免日久耽延，致生枝节。北塘本有提标官兵五百名，通永镇标官兵三百名，北塘营本标兵三百名，现在拟令夷人由此进口，自应撤后（去），以示不疑。已飭该署镇李志和，除酌留兵丁数十名看守两岸炮台，其余前项官兵，与一应炮位，均令星速撤往晋城驻扎，归西凌阿统带。查海口北岸新河地方距北塘较近，奴才恒福拟于二十四日驻扎新河，以便会同文煜，就近照料一切，惟于羁縻之中，仍寓防范之意。

奴才僧格林沁现拨巡捕营、火器营兵各一百名，又驻扎双港之哲里木盟、乌达盟马队各五百名，一并调赴新河，随奴才恒福驻扎弹压。其夷人需用食物，已遵旨飭天津道备办，派员即由北塘出口送至夷船。惟该夷能否守候桂良等，尚难豫定，俟续有情形，再行驰报。

其二十二日辰刻天津道与该夷照会一件，同时接到夷人照会一件，均照录恭呈御览。至夷字文书，已交熟悉夷文去年留交天津县收管之广东人黄惠廉译出，系与汉字照会一样。合并声明。谨缮折由驿四百里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件一：天津兵备道为请约束兵丁切勿上岸所需物资已飭各办运送事给英提督

#### 照会

大清国钦命分巡天津、河间等处地方兵备道孙，为照会事。

准贵军门照会，以兵人上岸买办食物不得阻拦，照会前来。查贵国与我大清国议换和约，原系大学士桂、吏部大堂花，会商办理，于去岁复赴上海等候半年有余，京师诸大臣等，皆不悉议和原委。闻得大皇帝已飭大学士桂迅速回京，照料贵国钦差入京换约。现在大沽海河至天津节节设防，实以中国方多事故，天津重地，恐有疏虞，非为防贵国起见。既与贵国议和，亦当互相体谅，以全和好。由海登岸，路径迂回，皆系安设营垒之处，诸多不便。应诸贵军门飭谕兵人，共体此意，暂行等候，无庸上岸。所需猪羊菜蔬，已飭府县等备办，绕道运送拦江沙外，以尽地主之谊。余俟本省总督部堂与布政使刻日驰抵海口，照料办理。为此照复。顺候升祺。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英提督为要挟清廷撤除北河海口防御器物事给天津兵备道照会

大英钦命五印度暨东南洋并各岛岸水师提督军门、功赐佩带三等宝星合，为照会事。

照得本月十七日本军门派员上岸，预先知会大英君主与贵国大皇帝所立和约已蒙批准，在于京师交付。兹据该员回禀，北河海口已应允将所拦水路之物除去，但现在并未除去，是以知会贵道，钦差业经来到，只得将其阻拦等物拔除。如若不容，断难罢手，如有关系，惟拦挡之人任咎可也。为此照会。顺候升祺并茂。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驻扎天津等处地方兵备道。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七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英法等船只已陆续到津务

即星夜兼程回京办理上谕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夷船有北驶消息，谕令桂良等，如果夷船悉数起碇，即率同段承实及委员薛焕等，星夜驰回京师。本日据桂良等奏起程后续探夷情各折片，览奏已悉。桂良等于五月十三日由沪起程，十六日尚

在苏州途次，而该夷兵船陆续到津者，已属不少。节据僧格林沁等奏称，夷船有逼近拦江沙停泊者，情多诡诈，照会亦多桀骜。现派恒福、文煜办理此事，示以诚信，令其绕泊北塘，静候桂良等到京换约，以为暂时羁縻之计。但恐夷人不能久待，此间无熟悉情形之人可以另派办理，殊形棘手。该大臣等接奉此旨，务即星速兼程前进，不可再有羁迟，致令夷人有所借口。设桂良等不能全行速到，亦必先到一二二人，即赴天津，向其开导，方为妥协。

至所称入京朝见一节，该夷在津及所来照会内，并无此言，自无庸先与置辩。其佛、米二国欲自举税务司一节，亦尚未经说及。皆须俟桂良等抵京后办理，较有把握也。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桂良、花沙纳，并传諭段承实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使臣抵海口后

可由北塘以礼接待至天津静候桂良到后办理上谕 咸丰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夷人近日情形一折，并将照会缮递，览奏均悉。夷船于拦江沙内外，往来游驶，近

日虽移至外洋，未露桀警情形，而该夷反复无常，难保不肆意悖悍。设竟欲闯入内河，该大臣仍当示以镇静，派员諭以上年所定和约，中国既许以互换，决不肯食言，致有更变。惟大沽海口不能行走，设竟无理闯入，以致误有损伤，中国不任其咎。并諭令该夷等移泊北塘，静候卜酋等到后，与桂良等熟商办理。至卜鲁斯本有十三日在沪起程之说，本日据桂良等奏称，该酋船只改于十五日开行，三国共有二十七只。该酋是否实已潜至拦江沙外，自应确加探访。

前据恒福奏请派令明善前赴海口，当经諭知，不令前往。今知发递舛错，未经接到，本日已将此件寄諭，命军机处先由五百里递去。该大臣等奉到后，即遵照妥办。恒福现驻新河，即可督同文煜，就近照料，自无须另行派员。

桂良等于十六日尚在苏州，即赶紧进行到津，尚须时日。卜鲁斯到海口后，总须令其静候桂良等到津。倘该酋不愿在洋守候，可告以换约系属和好之事，本不应多带兵船，此时既准其由北塘赴津，设或随从多人，携带器械，必致民情惶骇，滋生事端。所有换约官员人等，至多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沿途备办供给，必当尽礼。既为议和而来，中国总以诚信相待，断无疑虑。上年卜酋亦曾到津，当时委员内，如有认识该酋之人，即可派令同为委员，以便辩认该酋真伪。该夷虽性情诡谲，此时既与议和，但当以诚相感，使其深信不疑，以免别生枝节，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諭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諭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船闯入内河先行开炮守军回

击鏖战各情形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船不遵理喻，闯入内河先行开炮向我轰击，我兵奋怒击毁夷船，自未至亥，终日鏖战，该夷步队直逼墙根，搦战不退各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连日桀骜情形，不堪缕叙。奴才恒福驰赴北塘时，曾经照会该国公使，前往会商。该夷置之不理，再三来言，总以拦河诸具限时撤去为词。二十四日夜，该夷以小杉板船驶入铁钹内，用炸炮轰断拦河大铁练二根、大棕缆一根，适与哨船相值，即便驶回，该弁兵等亦未施放枪炮，随仍将铁练接系稳固，照旧横拦河面。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列铁钹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钹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钹前柱，面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迴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钹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启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忍。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以恣该夷之骄，而蓄我军之怒。

正在相持之际，复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前往晓谕，该夷不准投递，竟将各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座炮台，直撞铁练两次，皆被拦截，不能径越。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轰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余船皆竖白旗起旋下驶，仍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尝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其向后十余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

队一并上岸，排列濠沟以外，当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袭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堵御，以冀上伸国威，下抒民望。奴才恒福本在新河驻扎，一闻炮声，即督率马步各队官兵驰回大沽，以作后路声援。适藩司文煜，亦自保定抵营。

所有逆夷不遵理谕，我军奋怒鏖战至夜，并该夷步队搦战各缘由，谨缮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七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击毁英船俘获人物并

守军伤亡各情形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查明接仗各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二十六日寅刻，曾将逆夷连日猖獗，不遵理谕，终日鏖战各情奏明在案。该夷步队直逼南炮台濠沟，搦战至夜，我军用抬枪鸟枪连环轰击，该夷纷纷倒地。其藏匿苇间者尚千余人，伏地抢进，不辨远近，我军以火弹喷筒御之，每火光一亮，瞥见该夷，即排施枪炮，对准开放。该夷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窜。我军至天明，始行收队。沿河夷尸堆积，除该夷抬运上船外，尚余一百数十具，并洋枪四十一杆及随枪器具夷人什物多件。又有三板船<sup>注</sup>三只，搁入浅滩，内夷兵一人蹲伏船内，为我军擒获，并由滩岸生擒夷兵一名。讯据供称一系英人，一系米人，并系开仗时，从拦江沙外乘坐小杉板

注：三板船，即杉板船，另作柚板船。

船洞集应援者。询称此次上岸夷兵约共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众。其当先大火轮船一只，即系英酋提督赫某坐船，该酋因坐船桅杆被炮击折，打伤右腿，卧在床上，不能转动，挑衅接仗，尽系该酋主意等语。奴才恒福派员看守，以为将来曲示抚绥之地。

查二十五日与该夷接仗共火轮船十三只，我军轰击，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杆倾侧，不能移动者，仅有火轮船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不能掌驾。该夷炮势如雨，向我轰击，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斤者，火箭炸炮，络绎齐施，幸炮营围墙深厚，尚足抵御。而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满汉各营兵弁阵亡三十二名，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海口左中营都司奇车布、正白旗鸟枪护军校塔克慎、千总王世敷、把总张文炳，并以接仗奋不顾身，中炮阵亡，应请照例分别给予恩恤。

查史荣椿勤能干练，忠勇性成，屡著战功。副将龙汝元朴实勤慎，办理营务始终无倦。此次办理海防，巨细经理，未尝一刻休息，所以能办有成效，该二员之力为多。兹以亲上炮台，督率兵勇，奋击夷船，一时殒命，殊深痛惜。应请皇上天恩从优给予恤典，并于直隶天津并原籍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其余阵亡受伤官兵，由奴才等分别给予恤赏银两，以昭激劝。至此次接仗一昼夜之久，各军奋力堵御，战气百倍，实堪嘉尚，当由奴才等从捐输项下提银五千两，分别奖赏鼓励。其各出力弁员，可否由奴才等择尤保奏，出自皇上恩施。

该夷经此次挫折后，必以报复为名，调集广东、上海各兵船，再图窥伺。所有损坏各炮墙，即时查明赶紧修补，炮位亦间有震裂及经夷炮击毁者。应请敕下京局所造铜炮数尊，赶紧造成，陆续解赴大营，以便更换安置。

所有查明接仗各情形，谨专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七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船先行开炮启衅著

严督将士实力防堵并查明法美曾否参战上谕 咸丰九年五

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先行开炮，官兵击毁夷船情形一折。夷船不遵理谕，闯入内河，向我炮台先行开炮，官军愤怒，列炮环轰，将该夷船击损多只。此系该夷自行启衅，不得不示以兵威。惟该夷既竖白旗，仍复搦战，并有步队上岸，藏伏苇地，施放鸟枪等事，僧格林沁仍当严督将士，妥为防备。倘该夷心生畏惧，不敢仍前搦战，即该夷仍驾船游驶，抑或扳弄铁铎，稍有骚扰，断不可先行开炮，设使夷人开炮，再行轰击，以顾全局。倘该夷来递照会，僧格林沁断不可接收，亦不准向其见面。

抚局著责成恒福、文煜妥为办理。现虽用武，著恒福等派委委员，或令天津道行文该夷，诘以既为换约而来，并已许其进京互换，是中国已属尽情，毫无他意，何以反先行开炮，肆行骚扰，是伊先自背约，并非我之无信。倘该夷自知理屈，得有转机，恒福等即可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伊等或在拦江沙外停泊，或在天津等候，总须桂良等到京后，方可互换和约。

至卜鲁斯是否已到拦江沙外，此次兵船接仗，是否止系英夷之人，抑有佛、米等国在内，著僧格林沁等设法查探确实为要。

北塘海口原设官兵，前据该大臣奏称，移往他处，此时既已接仗，则各海口均应严加防范，著饬李志刚和仍统原带各兵，前往北塘，驻守炮台，实力防堵，惟不可先行开炮，自我启衅，违令者必治其罪。盛京海口，已谕令玉明等严行防守。

其山海关地方，即著僧格林沁严飭格绷额等，实力防堵，无稍疏懈。前调赴山东之绥远、归化城兵一千名，本日据崇恩奏，山东民团可用，兵力已厚，毋庸前往，现已谕令成凯等将此项官兵派往天津防所，俟抵津后，即交僧格林沁调遣。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回击英军入侵获胜著

分别保恤出力死难员弁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本日早间，据僧格林沁、恒福奏，夷人先行开炮，官军回击，伤损夷船多只，当经谕令该大臣等探明卜酋曾否到来，设法开导，为剿抚兼施之计。兹复据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各情形一折，夷人船只，不遵理谕，闯入内河，于本月二十五日，先行开炮，官军亦开炮回击，该夷船只



受伤，仍未肯退出，并以步队缠战，经官军击毙数百名，生擒二名，余俱逃窜回船。夷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船逃出拦江沙外，余悉被炮击伤，不能驾驶。该夷兵头赫姓，亦被炮伤腿，不能转动。夷人狂悖无理，经此次痛加惩创，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

该将弁等协力齐心，大获胜仗，实属异常奋勇。所有在事出力将弁兵勇，著僧格林沁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并准其先于捐输项下，提银五千两，分别奖赏。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督战，奋不顾身，致被炮伤殒命，实堪痛惜。史荣椿、龙汝元均著从优议恤，并于直隶天津及各该原籍地方，建立专祠。其同时阵亡之海口营都司奇车布、正白旗鸟枪护军校塔克慎、千总王世敷、把总张文炳，并著照例分别议恤，以慰忠魂。

至该夷蓄意狂噬，遭受大创，自应胆落。赫酋业已受伤，无可与之理论。卜鲁斯此时是否在拦江沙外，即著恒福等探明该酋作何动静，倘以赫酋犯顺为非，即可乘机理谕，派委委员，诘以何故先行开炮，背约起衅，并非中国失信，冀其悔悟转圜，以全抚局。此事如有可乘之机，恒福等切不可失，是为至要。

至夷情狡悍，来图报复，亦在意中。所有损坏炮位及炮墙等，均著即行修整，并督飭弁兵，加意防范。所需炮位，已飭八旗汉军速拨武城永固炮八尊，刻即解往应用矣。

所有直隶提督，已简放乐善。其大沽协副将员缺，即著以游击徐廷楷补授。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六、内閣明发奏奖议恤所有回击侵津英军将弁兵勇上諭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内閣奉上諭：

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各情形一折。夷人船只，不遵理諭，闯入内河，于本月二十五日先行开炮，官军亦开炮回击，该夷船只受伤，仍未肯退出，并以步队搦战，经官军击毙数百名，生擒二名，余俱逃窜回船。夷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船逃出拦江沙外，余悉被炮击伤，不能驾驶。该夷兵头赫姓，亦被炮伤腿，不能转动。夷人狂悖无理，经此次痛加惩戒，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该将弁等协力齐心，大获胜仗，实属异常奋勇。所有在事出力将弁兵勇，著僧格林沁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并准其先于捐输项下，提银五千两，分别奖赏。

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督战，奋不顾身，致被炮伤殒命，实堪痛惜。史荣椿、龙汝元均著从优议恤，并于直隶天津及各该原籍地方，建立专祠。其同时阵亡之海口营都司奇车布、正白旗鸟枪护军校塔克慎、千总王世敷，把总张文炳，并著照例分别议恤，以慰忠魂。钦此。

## 七七、直隶总督恒福奏请派员来津专办和议以全大局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夷情桀骜，难以抚驭，奴才未能遵旨开导，恳请迅派大员，驰赴天津，办理夷务，以全大局，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夷船自五月十七日驶入海口，以后一切情形，奴才已会同曾格林沁由驿具奏在案。伏查办理外夷事务，本与攻剿逆匪，大相悬殊，是以抚驭怀柔，为历来御夷之策，然必彼此以礼相接，方免决裂，而通和好。该夷上年来津，毁我炮台，闯我海口，挟制要盟，种种骄悍情形，久在圣明洞鉴。惟因中土多事，不得不暂事包容，奴才虽系至愚，亦当 upper 体宸怀，何敢轻于挑衅。此次该夷自到海口，即遣夷人前来知会，将一应拦河防具，尽行撤去。该弁兵等告以钦差桂良等在沪之事。该夷提督照会天津道，催撤防具，语夷答以止知遵照上年议定之言，来京换约，不知有桂良在沪之事。该夷提督照会天津道，催撤防具，语意亦大略相同。逾由该道派员送给蔬菜食物，彼则一概不收。嗣由奴才给英酋普鲁斯照会一件，派易州知州李同文、北塘汛千总任连升，送至夷船，文内仅言奉旨准其由北塘赴京，尚未提及不得携带器械，及官员人等至多不过二十人之数等语。乃该酋竟不收受，并将文内贵国钦使字样圈出，挑剔应双拍书写，且止与该夷汉文正使威妥玛名片一纸，内有即入天津郡城之语。该夷人向委员李同文等告知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其踞傲无礼之状，不堪悉述。

奴才伏思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所有木筏铁鍊等件，层层布置，本拟令该夷知所畏惧，其船停泊拦江沙外，然后再行开导，令其向北塘行走。而该夷一到，即入拦江沙停泊，至鸡心滩近逼铁钹，经僧格林沁隐忍以待，该夷又砍断棕缆，击倒铁钹，我军仍不肯先行开炮轰击，僧格林沁原为委曲将就，不欲轻开衅端，以免另生枝节。乃该夷船于二十五日连樁而来，向内直驶，迭开大炮，意欲抢上炮台，此时若再迟疑，则炮台皆垒，悉非我有，又蹈上年覆辙。奴才是日在新河一闻炮声，即督带马步各队，于枪炮如雨之中，驰入营盘，与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奋击，自未至亥，夷炮船火箭炸炮，络绎不绝，势正猛烈，以致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同时中炮殒命，并阵亡官兵丁三十余名，夷情猖獗，至于此极。夫和战两端，原难相提并论，和与战分别办理，方免临时迹涉游移。且天津重地近接京师，门户之防，较他处尤关紧要，该夷又复贪得无厌，得步进步，今日允撤防具，明日必至全让炮台，不独僧格林沁奉命设防，难以听其狂悖，即奴才以地方之责，亦难于夷艇直驶之时，任其迭开枪炮，不行回击。此二十五日之战，皆由该夷人肆意妄行，使之不得不战，不能不战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受恩深重，未报涓埃，何敢以向不熟悉夷情，借词推诿。惟因生性愚直，深恐有误事机，是以有飭派明善来津办理夷务之请。乃发折后，该夷人照会不接，食物不收，北塘又不肯行走，是与奴才已成决裂之势，直使人无法理喻，无从抚绥。况既云互换和约，何以又带兵船，即使不走北塘，亦未始不可另再缓议，又何以定欲接仗，其为骄傲猖狂，有意寻衅，已可概见。在僧格林沁系奉旨特派专办防

务，于夷船闯进，不得不慨以兵威，原属正办。而奴才迭奉諭旨，飭令妥为照料，自应仰体我皇上圣德如天，含容无外，宛转设法，务将抚局保全。无如该夷人桀骜不驯，既不能以诚信感孚，亦不能以言词开导，以致猝然用武，切实悚惶。

窃思待外夷之法，应和则和，应战则战，总须察看夷情，随时相机办理。目前大局，夷人既经挫折，稍敛凶锋，若派员赶紧来津，专办和议，或能办理较易，亦未可知。可否仰恳皇上格外天恩，迅派重臣由驿驰赴天津办理夷务，于全局实有裨益。

奴才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缮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七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数日与英军相持情形并酌保打

仗出力人员折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数日与该夷相持情形，并遵旨酌保打仗出力人员，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咸丰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迭奉二十七日两次寄谕，仰荷圣明指示，周详精审，莫名钦佩。自二十五日与该夷昼夜鏖战，幸获全胜，夷船受伤者，随驶出鸡心滩外，停泊修整。其击沉之船四只，均有夷兵看守，我兵凫水近船，该夷仍枪炮齐施，坚据不移。二十七日夜，瞥见该夷小三板船多只，攒聚沉船旁，彻夜不息。二十八日卯刻，鸡心滩外火轮船，火焰腾起，但见沉入水底之船一只，桅杆矗立，从水面

行驶，自系该夷潜以丝绳系前船，由水底曳动双轮，如行平地，顷刻已驶出鸡心滩外。未刻我军复凫水往烧其船一只，洋炮多尊，陆续运入营盘。三日以来，夷人惟蹲伏不动，与我军相持，未敢内犯。讯据所获夷目二名，供称普鲁斯及各国公使乘坐大火轮船停泊拦江河（沙）外，因水浅未敢驶入。二十五日接仗，获有佛兰西旗帜、米利坚夷兵，是启衅称兵虽出自英夷，而佛、米两国帮同滋扰，亦所不免。察看情形，此次该夷带领兵船驶入内河，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据天津，借端要挟，专肆凶横。既经官兵尽力惩创，即时派员往谕，势必不能相安，已飭天津道照会该夷剖切晓谕，即交所获米夷带归投逆，俾知悔悟，以示羁縻。如稍有可乘之机，自当设法转圜，使该夷不至怙终，而弭搆兵之衅。

至北塘营兵炮位，甫经移至营城，若复那回设防，不独转移烦重，徒费人力，且查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落，民房鳞次，无险可扼，转非慎重防维之意。奴才等已移咨西凌阿，多设哨探，昼夜巡逻，夷船驶入北塘，不防（妨）听其停泊，一经上岸，即督马队各兵，前往堵截，以防袭我后路。该夷既失船炮之险，我兵又可施驰骋之力，较之北塘设防，更有把握。将来夷酋入京，仍由北塘行走，亦可留为将来议抚之地。此次与夷人接仗，部署半年之久，各营军士，无不奋勇出力，得以稍伸天讨。可见从前各省海口，节节失利，亦实有难施攻剿之处。大沽防务，经此次获胜后，军心愈壮，人思敌忾，自可日期稳固，足以慰宸廑。此折系派宗室同瑞奏入京，该员曾值内廷，此次营务极为谙悉，可以详细面陈。

至谕旨飭令保奏是日在事出力将弁兵勇之处，益见我皇上甄叙勤劳，虽微必录。奴才等遵即确切查明二十五日接仗出力各员弁，并于奇险之中，激发忠义之气，谨慎具清单，陈请奖叙，伏候圣裁。所有受伤员弁，俟验明等第，再行申奏请奖。其余一切布置出力文武员弁，均属著有微劳，容俟查明分别

酌请恩奖，以期仰副皇上有劳必甄之至意。

所有数日与该夷相持情形，并遵旨酌保打仗出力人员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单原缺）

### 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回击获胜乘机议抚如英

再次入侵当竭力抵御但不可先行开炮上谕 咸丰九年五月

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前因夷人先行开炮，经官兵击毁夷船多只，当谕令僧格林沁，仍严督将士，妥为防备。此次英夷自起衅端，肆意猖獗，该大臣亲督官兵，奋力袭击，使该夷大受重创，尚属调度有方。惟取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取，仍令我范围，方为妥善。前谕恒福、文煜，乘机理谕，谅该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现已谕令恒福，毋庸仍驻大营，即与文煜驻扎北塘，专办抚局矣。

至该夷被击之后，是否尚泊拦江沙外，抑仍图窺伺内河，作何举动，两日未据奏报，实深靡念。

僧格林沁驻扎海口，后路尚觉空虚，应调直隶何处官兵，择要扼守，统归僧格林沁调度，以为大军

援应。一切守御之法，该大臣谅必要为筹办。倘该夷再肆狂悖，前来开炮，自当竭力抵御，飭令弁兵，固守炮台，不可稍有疏失，断不可先行开炮，使该夷有所借口，是为至要。以后恒福等所办抚局，僧格林沁不必会銜。

二十五日之战，史荣椿、龙汝元阵亡，系在何处被炮？著将阵亡情形，详细具奏。将此由六百里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〇、军机大臣寄直隶总督恒福等宜乘胜议和设法先与美法

使臣会晤相机开导上谕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恒福，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恒福奏，夷情桀骜，难以就抚，请派大员办理一折。此次夷船闯进海口，先行挑衅，经僧格林沁挫其凶锋，正可乘此机会，设法开导。从来驾驭外夷，未有不归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前恒福请飭明善到津，未曾允准，原以该督等有管辖地方之责，不得置身事外。今该督仍请另派大员办理夷务，殊属非是。所有防剿事务，已责成僧格林沁矣。其议抚事宜，仍责成恒福，督同文煜，设法办理。

恒福经朕简任总督，受恩深重，不得心存推诿，致误事机。上年天津失事，以致和议受亏，今幸得此胜仗，稍挫凶锋，趁此时与之开导，当易有转机。英酋先行开炮，自取挫败，当无颜来说合。其米、佛



两国，即未随同犯顺，即著恒福督同文煜，迅往北塘驻扎，或派员会晤，或行照会该二国，告以二国既系换约而来，中国向重信义，本于天津预备馆驿，无如总须多待时日，必俟桂良等到后，方能互换。至海口设防，系向来本有，原拟由北塘接进，不意英夷先行背约，拔我铁钹，击我炮台，以触我兵奋怒回击，现在相持，恐有误伤二国船只。今特布告，如愿在拦江沙外守候，必须远避，否则定期派人由北塘接进天津相待，以敦和好，然不必多带从人，恐有居民惊扰，反失和美。至英夷背约无礼，反将中国以诚信相待之心有失，实出意外。虽连日与我为怨，亦尚有照会，令其释疑，仍敦信好。恐执迷不悟，有悞二国换约之事，特此告知。看其是否前来，如何答复。如米、佛两夷为英夷说和，即可因势利导，相机措词，暂为羁縻，俟桂良等到后，再议互换和约之事。恒福等受此重任，必当尽心办理，以副朕怀。

至僧格林沁在前应敌，其后路必须步步设防，酌调直隶官兵，已谕僧格林沁矣。以后所办防剿事宜，恒福等不必会衔。

至天津民团，是否可用以辅助官兵，仍须官为铃束，勿令借生事端。

其所获夷兵两名，本留为抚绥之地，如何妥筹办理之法，著一并计议。

恒福专办抚局，即无庸驻扎僧格林沁大营。至本日所奏投递照会情形，均系二十五日以前之事，该夷船击败以后，退泊何处，卜鲁斯等是否尚在拦江沙外，有无另谋猖獗，并著恒福等确探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调任四川总督黄宗汉密奏在粤被英人疑忌种种情形片

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 军录

再，臣自上年八月至今，一字不言夷务者，则以夷情日肆，夷性多疑，忌臣最深，防臣最密，一有疏失，不惟性命莫保，即于国体有关，而大局决裂，更不知何所底止。请为我圣主密陈之。

查自接天津议和之后，七八月间，臣与英、佛二国水陆提督照会往来，尚无异词。所有未和以前，被绅士团练总局生擒夷人二名，亦经照会到臣，嘱为提还，局绅罗惇衍等知和议已定，必须顿释前嫌，将该二名交出，由臣委弁送还，接其照覆，有实深寅感之语。嗣以臣坚持不退城，不通商之议，夷心恨恨，然其时犹派绅士伍荣曜及委员等向其调停，或先交现银若干，约定期限若干，退城之说定，便即出示通商。

正在往返筹议间，臣适奉到九月初一日寄谕，现在桂良、花沙纳已抵上海，俟与该夷会晤，再定办法，并将臣八月初六日所奏一折，钞寄与桂良等阅看矣。臣应静候上海会议后，如何办法，再行遵照。该夷在粤提督，亦只管带兵，一切事实不能作主，必须请示到上海，候额尔金信息，故彼此均无可议。

探闻额尔金自天津回后，有到香港查明粤东上半年情形，深知四五月间，花县团练总局剿夷义举，并非百姓公愤，明则三绅出头，暗则一督主意。巴夏礼又将臣于和议后钦遵谕旨，密飭各局，激励团练，无使同仇敌愆之心，因而稍懈之札，一面钞寄额尔金阅看，一面钞呈抚臣柏贵，谑之曰，尔们是明和

暗剿乎，试看此札。柏贵以现在西北江军务未竣，地方官日日劝捐团练，并非与尔们为难，而该夷终不能释然，种种忌恨在心。

嗣臣接得粤绅潘仕成由上海来信与臣，深赞臣八月间所递万言书，上海已传诵，其中最脍炙人口者，某句某句。臣即虑祸根已伏，上海俱见此折，额尔金没有不知者。犹幸臣所奏皆实在情形，倘有一语欺饰，势必借作衅端，且所言皆未和以前之事，并非和议后再有他说，或不致另生不测。而究竟上海桂良等如何与之会议办法，粤事迄无头绪，在粤夷酋，无可与语者。臣责任繁重，岂容袖手旁观，不得不一面派员赴上海密探，一面用柏贵所荐曾充洋商熟晓夷语之候选同知升用知府潘世荣，时在夷酋柯露辉处探听，明知机密之事，一语探不出来，而于上海如何筹议交银退城等事，夷船往来迅速，必有可访其大概者。曾据潘世荣闻诸柯露辉云：粤事尚早，现在贵国钦差欲以四事与额钦差言，额钦差掩耳不听，拍案责之曰，此事奉旨而来乎？天津之约，岂非奉旨？前事无可商量，语毕而散。现在照会桂中堂先奏撤一督三绅，我们兵船上大江去，回来听旨意。随后潘世荣自与柯露辉时常往来，每向查询，辄云此事恐不谐，我们于五十六款一字不能增减者，各款内有将来我们自家不要者，非此时你们所能变更。且我们所重，首在进京，而上海所议，先在粤城。额钦差看出桂中堂无可覆奏，欲借广东赔银交城之事，以宕延进京换约之说，以后并不与桂中堂言矣。俟将来进京后，粤城再议交还各等语。核与委员在上海寄来探报大同小异。

先是臣接桂良等来咨，通飭各海口照旧通商，不得不查照转行，彼时夷人亦尚候臣出示，盖以民间之视听在臣也。乃柏贵总以粤东退城之事，须先通商，然后可与议及此。臣初犹坚决不许，谓自古馭

夷之策，惟封港足以制其死命，今日而骤然封港，岂非衅自我开。若已经封过，且系夷人自封，而各乡团练局之断接济，绝贸易，禁服役，如此齐心，夷人至为焦急，不把此为退城之柄，更无他法。无如柏贵及粤海关监督恒祺悉为夷人所愚，且恃有桂良等告示，竟不顾臣出示，公然于九月内与之通商，臣亦势处无可如何。然犹冀幸照柏贵之言，与之通商，一味和好，或得从中挽回，于大局稍有裨益。乃粤东之商则通矣，而上海之议，迄未见明文。此与上年春间柏贵许以通商，而不能阻其上天津，又何以异？臣不胜疾首痛心之恨。

副桂良等来咨及花沙纳来信，以赔银一节，广东有无款项可抵，臣尚未咨覆，桂良已咨询柏贵，即接柏贵来文，以该夷烧我民房数千间，岂止值银数百万，即此便可作为抵款，柏贵不自为覆，而今臣覆之。臣思此说，当于天津议和时，彼此作抵，现在赔款已定，若以此说进，该夷不难辞而辟之，谓彼此皆有烧房价值抵除外，尚须赔兵费数百万，又将何辞以对。且果如柯露辉之言，该夷之意，不在先议此著，再与之索赔房价，势必以广东为梗和，多一番唇舌，臣以此不敢咨覆。况粤人如黄仲畲、潘士成等，日在该夷等左近，黄仲畲原系新会县人，黄姓因恶劣昭彰，而变名易姓为章桐云，因臣前折数其罪，在沪语人曰，此仇必报。臣访问天津六百万之约，实系此奸怙愿。桂良见他谓粤东有款可抵，桂良诘以何款，即称道光年间代洋商赔银六百万，后因撤去洋商，此银尚未归还官库，今若严行勒追，便有数百万，又以叶名琛有寄存银号二百万，亦可追交。迨由天津回到粤省，再查当日老洋商力能归还此款者，则十无一二，所可追者，首在伍家，而伍家则伊平日所倚赖者。至叶名琛之寄存银数，更属影响。乃告柏贵及伍崇曜曰，天津条款，一字一句，系伊经手，并无六百万之数，盖于伍崇曜之前讳言也。又复背

薄桂良，謂五十六款，原可駁還几款，乃为夷人所挟制，一一听从，伊亦深为愤恨。柏贵述其言，来函查  
詢，究竟六百万赔款如何说法。臣乃以钦奉寄諭，佛夷二百万，英夷四百万，即在粤海关税项下扣抵，  
俟抵完后，交还省城等因。密覆柏贵，面彼之奸诈愈彰，面彼之恨臣愈甚。候补盐运使潘仕成系广东  
盐商，从前曾办夷务，实为粤人所不齿。臣到后来见，詢以夷务则不敢干预，其意专为盐务而来。缘该  
员系办运广西临全埠行盐商，行名潘继兴，初充盐商，大获其利。近来办理敷衍，积欠正杂课款，新旧  
合计百余万，其家资不如前，究系殷实之户，不思完课，惟求逞商。前此梧州失守，偶有停运，延欠尚属  
可原，上年四月梧州克复，河道通行，犹反抗不掣盐，亦不完欠，一味狡赖，以情愿革商监追为挟制。两  
广盐运使龄椿，办事严正，深知从前革旧招新，名为严办，实则徇私，弊端百出，课款卒归无著，破除情  
面，坚不许退，仍指其商名，勒令完旧欠，掣新引，以无误国课。该员憾焉，呈诉到臣，复被臣屡次批駁，  
仍行运司严催。乃该员自赴上海后，竟将临全埠额盐，片引不行，课款丝毫不纳，将来奏销如何办理，  
户部拨款如何著落。试问该员即在家，其于运盐完课，无非其亲丁司事人等经理，何得借口公出，坚然  
抗拒。复经委员飭差，拘其司事子弟，亦终不理，且因挟此之嫌，与黄仲畲在沪日肆菲薄粤省官绅团  
练，以逞夷人之意气。转将上年臣密折所陈粤东人人有杀鬼子之口，无杀鬼子之刀等句，一面具禀到  
臣，谓其脍炙人口，一面宣布于众，欲以离散民心，盖其心亦险矣哉……

乃该奸细黄仲畲等在沪，不知如何造作蜚语，煽惑夷人，该夷等总虑臣与三绅士罗惇衍等联络团  
练攻他。臣虽早将惠州水陆防兵炮台炮船撤开，十月间复将驻防省北林福盛之勇，撤赴广宁解围，而  
终不能释其疑团。巴夏礼、李小村辈，日散谣言，非谓臣已经革职，则谓臣已召入京，并有刊在香港

新闻纸者，原所以解我军心也。且行军莫要于筹餉，非劝捐输则办抽厘，精华所聚，莫过于省垣及佛山，巴夏礼明言省城是他的，附近二三十里省、佛山一带，均不准抽厘。以故怪吝之徒，强者则将抗违，弱者亦怀观望，处处为其掣肘，而办理几穷矣。

人咸谓道光二十年后夷务开端，内讧未动。咸丰四五年间，红头遍地，夷衅未开。自有广东以来，从未有内外交迫，库储罄空如今日者。然臣谓已至今日，更卧薪尝胆之时也，岂可畏难苟安。仿谕军输总局，缮甲兵，具饷粮，储军实，亲赴西北江督征。惟时巴夏礼正率其丑类，鸣鞭策马，扬旗开炮，纵横驰骤于附省二二十里内外。每赴一乡，必令柏贵派文武官弁护送，督飭乡民以羊酒迎。臣愤恨于中，仍惟札飭各县，示谕居民，办我团练，一我心力，俾素怀义愤之众，知地方大吏，原虑该夷突来各乡，猝不及防，不得不以礼让化干戈，而其为我民计长久者，仍惟团练为要图。然而粤民每接沪信，谓英酋额尔金自阅臣上年八月密奏及札谕各乡团练，并不还城、不通商之议，钉恨在心。屡令上海钦差大臣奏撤一督三绅，因未明率谕旨，恐不准行；夷人声言必将自己动手，以后总督及三绅，若不撤去，团练总局祸将立至，通省宣传，民心不免惶惑。

适有奸人伪造廷寄一道，巴夏礼遂借此一面驰书耸听额首，一面兴兵攻打省北，意在由石井进花县，以害三绅，而毁其总局。先于十二月初一日赴石井挑衅，乡人忍之，归路乱放鸟枪打雀，中毙田夫数人；团练壮勇不平，回放数枪，夷兵亦有毙者。回省后，向柏贵要凶犯，一而整兵报复。柏贵许以三日内交凶惩办，劝勿报复，巴夏礼不允。初四日柏贵知其将有大举，恃平日与之和好，正为此时地步，邀穆克德纳、恒祺及绅士伍崇曜等，同往劝谕多时，归结以巡抚在城，致尔大兵下乡激成事端，有误和局，

不推功名莫保，即一条老命亦休矣。巴夏礼曰，为我国之事，顾不得尔老命了。诸人悵悵而返，柏贵因此忧愤成病。初五日夷兵二千余名，出北门赴石井一带，水陆并进，枪炮齐施，附近乡村，寸草不留，并抢去茶叶，不计箱数，值银二十余万两。驻石井一宿，焚烧该乡团练局。局绅举人梁葆训，平日最义气，有本领者，大厦百十间，悉为平地，该乡妇女悉为所污，死者不少。是夜五更启行，将到花县时，总局绅士龙元儒、苏廷魁，均赴肇庆劝捐，惟罗惇衍在局，星夜走避，幸免于难。臣以地方官平日激励团练，今省北一带，为团练受害，将回罪兴师，则谓有碍和局，而坐视不救，又何以对我民。惟有特伤南、番二县，备带银两，亲身赴石井各乡，查明被害之民，被烧之家，酌量抚恤，无使一夫失所。两县甫到，彼夷人即不依，柏贵乃谕令中止。巴夏礼益趾高气扬，遍处张贴伪示，字句率多狂悖，大意谓自天津和议后，内地任由行走，乃石井各乡，不遵和约，业已严行处治，嗣后我大英、大佛之人，各处游玩，各乡能以礼让相待，便可相安无事，倘有抗违，即以处治石井之法处治之。遂定期腊月十八日，赴佛山镇。该镇五方杂处，自省城破后，贸易胥归于此，寸土寸金，夷人一至，恐土匪乘机窃发，如咸丰四年故辙。该日间，居民迁徙一空。柏贵多方拦阻，巴夏礼断然欲往，无可奈何，委员护送如初。谕该地方官于夷人至后，先以酒果礼之，及至游街市，进一栅即关一栅，节节放进。是日栅外观者数万人，巴夏礼左右手各携一官，以为防护，其心未始不怕粤民也。又定期将赴九十六乡，臣以省垣左近，藩篱渐撤，惟此九十六乡，人众心齐，威名尚存，若再肉袒牵羊以迎，则一败涂地矣，以后又何所资以制夷。且该夷原定二十二日，后乃三次改期，并将告示换作知后，所有处治石井等句悉删去，惟嘱其彼此礼让而已，先期派人分散，不令张贴，其心又深怕九十六乡也。得信之初，臣即派一同知鍾斯敬赴该乡，见总局绅董，谕

以尔等仍须思患豫防，夷人得一步进一步，他日若在尔乡筑炮台建兵房，后悔无及。绅董本不愿其来者，知有臣作主，遂布置森严，夷人知其有备，缓至二十八日才到。有数乡夫穿衣顶出乡迎接，礼以茶果，谓乡内人多，恐其惊慌滋事，请勿再进，即有奸细指之曰：此是假绅士，巴夏礼性极灵变，谓此便是礼让，遂相率而还，然其心则又专恨臣也。

是月二十六日钦奉上谕，飭臣将关防送交两江总督接办，臣于二月初四日方接到部文，该夷已于本年正月初间，由沪闻知，意以撤去大臣关防，势将久任两广总督，故其忌臣愈深，欲害臣愈切。正月初八日臣祭大纛神，谕吉二十日亲赴西北江督兵，初十日广州协副将济山自省来告，夷人与臣誓不两立，到西江必跟至西，到北江必跟至北，请缓启行，再作计议。适又接到省中密信，谓额酋于正月初一日到省，不见柏贵，惟由石井、花县一行便回。有一奸细与营弁素好，密告之曰：额酋此来，不但为石井事，大有瞻前顾后之意。闻僧已在津筑炮台钉木桩，防堵严密，有蒙古兵数万，虑不得进京，又防此地官绅合谋，如上年四月间事，故于毁总局后，将到惠州携黄总督上天津，以为进京把柄。该夷果于十三日派夷兵及奸细约二千名，坐浅水火轮船十只，本地西瓜扁十只，马船数只。巴夏礼见柏贵，告以将往西北江一游，请派员护送，当派县丞卓炳森等送之。柏贵即谕知两首县，夷人狡诈，难保非声西击东。于是两首县派役跟踪确探飞禀到臣。夷船出省河往东直去，探闻将到惠州，并以臣如由潮州去，则亦由潮追至福建。此报到惠已在十六日，夷船业已逼近，由东莞河面行走二百余里，即可到惠郡矣。时布政使毕承昭因经费匮乏，甫于新年初四日赴省佛，办理抽厘，其余司道亦俱在省，臣与署提臣通安暨在惠文武员弁，设法布置，存城提标兵丁五百名，臣标操踪亲兵五百名，因有西北江之行，已调都司卓



兴，带勇二千名，署惠州府海廷琛带兵勇二千余名，在城合计五千余，兵勇皆精锐可用。而人心不免皇皇，议论亦复纷纷，有劝臣绕道进省者，有劝臣远行退避者。臣皆以为不然。进则不啻投降，退则使之借口，不进不退，而上天津，又何颜以见圣主。惟有从容镇静，以俟其来，该夷来，如照他处游行，相安无事，已谕地方官，宴宾设馆，牲牢酒醴备大餐。倘包藏祸心，别生不测，则有各官绅同心戮力，兵勇团练堪一战，战而胜，固足以振国威，战而败，亦不使辱国体。徇于众曰：事势至无可如何，宁使得我之死，不使得我之活命，则所以报我也。倘如遽行远避，该夷必又以不见为口实，将惠州变成广州，和局或因而决裂，此心又何以白天下。素患难行乎患难，背城借一，死生祸福，听之于天而已。幸该夷行至东莞以上，水浅船搁，不得进，折而之虎门，走顺德河，历七洲洋，将由惠州小淡水一带来郡，又因西瓜扁在七洲洋，被风浪搏击不得前。据南、番、东莞各县禀报前来。惠州人心稍定，由此而奸细之往来于惠州者，殆无虚日。又走西江赴肇庆，问该县苏绅住家何处，各官皆以出外劝捐答。遂由肇庆上梧州见提臣昆寿，当经广西抚臣劳崇光禀报在案。旋回肇庆，游七星岩，声言将驻兵于城内，经该道府力劝，乃于二月初四到省城。

臣于初四日接到吏部公文，遵即派员将关防赍送江南，一面照会该夷提督，告以嗣后各国事务，应由两江总督办理。该提督亦即照覆，内称：先此道谢，嗣后遵照办理。臣以为从此可稍释嫌疑矣。乃二月二十日，又接省信，该夷复整顿行粮，明言将赴东江，臣深虑此行再来，必有里应外合，别行诡计者。春水日长，小火轮船渐渐可到城下，非擄臣上船，此心总不休。……

臣乘柏贵故后，夷心疑虑之时，嘱省城官绅，乘机开导，毋动辄率领兵船，声言赴惠，俾贼匪乘虚而

入，此时十万匪寇，若井下广州，如咸丰四年景象，彼此买卖俱大不利。总督在军营三个月，未暇拜发一折，于尔国进京事宜，亦无所建白，切勿多疑。巴夷笑曰：三万银赏格杀不了我，若东路无贼，总督可办夷务矣。言虽近戏，亦可见其处心积虑如是。时卜鲁斯方到香港，将北行，其兵船自无暇来广。乃又有伪造臣密信与罗惇衍等，内有僧王在津攻之于前，我等在粤击之于后等句。该夷买得此函，深信不疑。故于各船未上天津以前，卜鲁斯由香港，巴夏礼由省城，两路派人来惠探听防范，至为严密，其意总疑臣与天津有约也。

臣稔知该夷等在省城惯于搜取衙门公牍，及喜购机密文信，琼州镇贺表，越南国谢文，皆于过省门时被其抢失。况臣自上冬以来，因密折由沪传观，密札由县钞阅，疑忌至今不能解释，倘再有密件，落该夷之手，势必更遭不测。况各夷酋来粤时，虽在城之柏贵、恒祺等均未曾一见，臣距省较远，更无从晤言，实无关系大局之事可以具奏者。若徒以所历之危疑震撼，频频入告，上烦圣廑，臣心实有不安。故宁以迟延之愆，待罪于圣主，不敢以冒险之故，致辱于夷人，此臣久未奏报夷务之实在情形也。

今幸蒙恩调任四川，得以生还阙下，凡微臣有生之日，皆圣主再造之恩，所有未尽之忧衷，及该夷之无状，伏候跪领训示，再行详奏。现因交卸在即，数日内，该夷闻新任兼署督篆抚臣劳崇光将到，抚印不准出省，时刻派人持械执枪，兼防毕承昭带印出城，劳崇光在外接篆。其于臣惠州行轅，防范已松。谨附片沥情密奏，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九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二、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会晤美使情形并派员护送进京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为在北塘馆驿与米酋会晤，现拟缮订日期，遵旨派员护送进京，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恒福，前将接到米夷照会，改期初九日在北塘会晤各缘由，由驿奏闻在案。初九日寅刻，奴才等督同文武各员，带领两盟马队五百名，督标官兵四百名，驰赴北塘。预派千总任连升，雇备民船，迎至拦江沙口。该夷酋即乘坐民船，并自带小杉板船二只，于巳刻行抵河岸。该夷见岸上系以车马相接，不肯乘骑，因其自携绿呢轿一顶，蓝呢轿一顶，向千总任连升索要轿夫十六名，以备该国公使及提督乘坐。奴才等当派广平府同知博多宏武，候补知州曹大绶往告，此间海口偏僻，并无轿夫，现自提督起，文武各员均系乘马，该酋等闻此，亦即上岸乘车而来。奴才等公同在馆舍接见，系米国公使华若翰、提督达酋、副使卫廉士，通事代华若翰云，称系奉伊国主派令赍送国书进京，互谈和约，于五月初三日到上海，与桂良、花沙纳等见面二次，即行开船，于五月二十一日到大沽海口，现已半月有余，即求备办夫马入京换约等〔因〕。奴才等当告以桂良等已由上海起身，月内可到，并闻先派江苏臬司薛焕来此照料，可以安心静候。该酋以海面风涛之险，难以久住，即欲先到京城守候为词，并云止带随员二十人，书写跟随等项十人进京，余均在船等候。奴才等告以须俟清旨，再行照会，该酋应允，惟諄问日期，

奴才等答以至迟不过十日。该夷又以海上风大潮涌，伊国大船尚可在拦江沙外，其小火轮船一只，欲停北塘河口，以避风涛。船上兵丁一切食物，自行出资采买。奴才等告现系和好，即小火轮一只停泊口内，亦无不可，惟兵丁人等，不得擅行上岸。此地炮台营垒内有埋伏，系为防守地方而设，万一随来之人误入营内，致有伤损，地方官不任其咎。至一切食物，官可采办致送。该酋均已允从，不令夷兵上岸。此米夷情愿就抚之情形也。

至英夷不遵理喻，先行开炮一层，奴才等向其询诘，照会何以不接，食物何以不受，既系同来，自无不知底细。我中国以诚信待人，从不轻易用武，以示怀柔。而历年来大皇帝之待英国，尤为宽厚，现既允其进京换约，则大沽、北塘同一行走，有何争执？况以换约而来，意在和好，岂有毁我防具，击我炮台之理。此中曲直是非，当有公论。该酋答以二十五日所递照会，伊虽未见，而知有此事。至英、佛两国，实因不走北塘，必欲由大沽行走，是以与官军接仗。现在英国公使已于初七日开船，佛国公使已于初六日开船，均回上海，仍有船只在拦江沙外停顿。从前和约内，原有彼此调处一层，如可挽回，伊必肯尽力。惟须我国与英、佛两国，均向其嘱托，方能从中调处等语。奴才等答以衅非我开，英国如果知悔认错，不妨仍旧连和。倘仍一味逞强，惟有再行接仗。奴才等察其辞色，似为英夷说辞，而若合若离，又不肯引为己任。夷情诡谲，实难窥其端倪，此英、佛两夷，不能遽然就抚之大概情形也。

米夷在北塘馆驿接谈逾时之久，辞意颇为恭顺。临行袖出夷信一纸，系寄俄罗斯者，嘱奴才等递至京师俄罗斯馆收拆。遂于未刻，仍坐车赴河干，乘伊国杉板船而去。奴才等以进京一层，该酋既甚为急迫，未便久羁，致生枝节。正拟具奏间，准兵部火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初八日接

奉寄諭：恒福奏接到米夷照会，即欲进京，现拟暂为羁縻一折等因。欽此。仰见圣谟广运，训示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感。奴才等遵即折回大沽，将以上各情，与僧格林沁悉心商酌，约计桂良等到京，总在二十日以后，拟于十五日，先与该夷送信，约其二十日前后，派委文武要员，护送该酋华若翰北上。其行走道路，一由北塘起早至津，由天津水路到通；一由北塘起早至香河，由香河水路到通，两路均可行走。惟天津人烟稠密，夷人到津，恐其惊扰，不如由香河行走，较为顺便。如该夷不肯由香河行走，再令取道天津，临时斟酌办理。一切支应，均派委员专司其事，以示优待而顺夷情。

其英、佛两酋，虽据华若翰声称，已回上海。是否确实，殊难深信。第该夷自接仗以后，退至拦江沙外，若拟给予佛夷照会，难以投递，且我先俯就，则彼必益肆骄矜，不如稍缓时日，或米夷能于转圜，使佛夷就范，而英夷势孤，尤无痕迹。该酋华若翰虽不肯以英、佛之事自任，而曾言及三国同系换约，我国由北塘行走，彼二国亦可照样等语。此时总宜示以镇静，俟彼来就我，因势利导，方为稳妥。至北塘一带，一切弹压稽查，僧格林沁已督飭官兵密为防备，不敢过涉张皇，亦不敢稍存大意。

所有接见米夷及遵旨办理各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八三、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接桂良等送来给英法美照会现在情

形似宜缓给片 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 军录

再，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諭：桂良等所奏各情，自系未知该夷业已开仗等因。欽此。僧

格林沁已于初八日接到桂良等在宿迁来咨，并照会三件，奴才等公同查阅，所拟照会系在未接仗以前。现在米酋既准入都，毋庸给此照会，而英、佛两国正在相持之际，尤觉未便。前项照会似宜均暂缓给。其本日本米夷所给俄罗斯信件，当其交寄之时，奴才等因初次见面，若不接收，恐彼生疑，是以暂为留下。现拟顺便仍行交还，告以不日进京，可以自行携带。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八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国背约称兵被创后可能

返沪重筹报复著派员密查开导上谕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

此次夷酋卜鲁斯等，以互换和约来津，带领兵船，欲进大沽海口，已谕令在拦江沙外停泊，静候桂良等到京商办，复恐夷情躁急，未肯久待，又谕僧格林沁、恒福等，令由北塘进口，暂在天津安设馆驿，仍候桂良等到后办理。詎该夷不收照会，不遵理谕，屡将海口所设铁墩等件，撤毁多件。五月二十五日，夷船闯入，先行开炮，官军不得不回击，夷船受伤多只，犹以步队搦战，势甚猖獗，我军击毙夷兵数百名，生擒二名，余皆败窜。计夷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船逃出拦江沙外。据生擒夷兵供称，皆英夷号称提督之赫姓主见。是日赫姓因桅折压伤其腿，不能转动。现在各船，仍泊拦江沙外。

英夷背约恃强，先行开衅，并非我中国失信。惟念古来驾驭外夷，终归议抚，若专意用兵，终非了局。现仍令僧格林沁办理防剿事务，另派恒福督同文煜，办理抚局。英夷背约称兵，固难与之理论，其米、佛虽与同来，未必帮同犯顺，仍可善为抚绥，令由北塘至津暂住，待桂良等到后再议。该二国情形如何，尚未据恒福等覆奏。

英夷挫折之后，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无多，计必或赴上海，或召广东兵船，重来报复。著何桂清密派要员，赴沪查探，有何动静，暗中防范。其天津被创之事，不可泄漏。倘该夷果有火轮船至上海，欲纠众北犯，可令该处华商等声言，若复用兵，则上年所议各条，前功尽弃，岂不可惜。嘱各商从中劝阻，或挽米、佛二夷之在沪者，为之劝解，令英夷弭兵息事，仍在天津等桂良等办理，庶各国可以同沾利益，亦保全抚局之一道也。惟此意须出自商人，不可官为宣露，更不可因此事先给照会。何桂清有办理夷务之责，既有变局，不可不早令知悉。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奖赏督办海防有功并

所请保奖均依议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奉上传：

本日国瑞到京，即经召见，询以军营一切光景，并阅僧格林沁、恒福奏，数日与该夷相持情形，并遵保出力人员一折。所奏虽获胜仗，该大臣仍设法办抚，甚合机宜，朕心深慰。夷人自被击后，蹲伏拦江沙外，与我军相持，未敢内犯。讯据夷目供称，卜鲁斯及各国公使，乘坐大火轮船，俱停大沽口外。僧格林沁等已飭天津道照会该夷，剴切晓谕，即交所获米夷带归投递，以为转圜。并移咨西凌阿，夷船驶入北塘，不妨听其停泊，一经上岸，即督马队堵截。该大臣所筹，与前降谕旨，用意正相符合，著即相机妥办，以期及早蒞事。

僧格林沁督办海防，筹画精详，不辞劳瘁，著先行赏给御用烟壶一对，时辰表一对，即由国瑞赍交僧格林沁祗领。所有保举加衔升用、赏戴翎支及先换顶戴各员，均依议行。至应赏勇号，并拉木棍布札布加恩之处，统俟定局后，再降谕旨。其未经宣布情节，俟国瑞到津后，再为传谕可也。

所获米夷之人，已令代投照会，看其如何答覆，有无转圜之意，倘竟无回信，或三夷齐心桀骜，再应如何办理之法，著悉心筹画为要。

直隶宣化镇中营游击，著即以戎发升补，俟海口撤防，再行送部引见。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六、直隶总督恒福奏拟赴北塘与英会晤告以和约俟桂良到

后互换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二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督同藩司办理抚局，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恒福请饬明善到津，未曾允准等因。欽此。跪诵之下，无任悚惶。奴才职任封圻，受恩深重，自当遵照谕旨，办理抚局，何敢稍有推诿，致误事机，自取咎戾。奴才拟即督同藩司文煜前往北塘，正在束装起程间，僧格林沁以夷情叵测，俟天津道派弁资送米夷照会及食物等件旋回后，再行前往，该大臣已单衔具奏。

奴才伏思驾驭外夷，终归议抚，诚如圣谕，专意用兵，如何了局。所有天津应行预备馆驿，及沿途一切供给，已经分飭地方官，妥为预备。

现在米夷既经投递照会，虽倒填二十四日期在接仗以前，其中是否畏惧，抑或另有诡谋，原难测料。但冀能就抚，即可借势转以全大局，一俟天津道照会递到，该夷如何举动，委弁旋回，得有确实消息，奴才即与藩司文煜，迅速驰往北塘。该处距大沽陆路三十里，可以不逾时而到，万不敢稍有迟误。如果夷情就抚，即遵旨或派员会晤，或以文照会，告以和约一层，必须俟桂良等到后，方能互换，总期相机办理，暂为羁縻，守候桂良等到京妥办。其米夷一名，英夷一名，现飭天津道派员妥为看守，给以饮食，留为抚局地步。英酋普鲁斯，讯据所获夷人供称，仍在拦江沙外。共船十只，依旧停泊，尚无

动静。

所有钦奉谕旨办理抚局缘由，谨慎折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军甫经受创宜缓与会议并筹大

沽设防折咸丰九年六月初二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遵旨覆奏，仰祈圣鉴事。

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接奉五月二十九日恭奉寄谕等因。钦此。奴才跪读之下，敬谨聆悉。伏查五月二十九日以前海口夷务情形，业经缮奏，派委宗室国瑞恭资进呈，以备垂训。计于初二日即可到京。现在前被打伤之船，仍在拦江沙停泊。揆度情形，该夷既受大创，船只多被击伤，进退维谷。奴才与恒福、文煜，因连日并无动静，本拟于二十九日，将前获米利坚夷人先行放回，以听该夷消息。因是日早间，瞥见夷船一只，向北行驶，至巳刻已抵北塘海口，旋据西凌阿所带马队哨探得：是日北塘西北蛭头沽地方，有杉板船一只，乘坐夷人八名，内三人登岸，欲行进庄，见有官兵，即退入船。官兵拾获米夷汉字照会总督庆公文一件、名片五纸，飞递到营。是连日大沽，彼此轰打，该夷不能闯入，是以往彼窥伺。奴才与恒福会同商酌，飭由天津道办给覆文，并委员仍备办米、面、猪、羊、食物等件，由北塘运赴拦江沙外米夷坐船，以示优待。该夷是否就抚，俟委员旋回，再行恭折奏报。其米夷一名，现拟再

缓放回，并前获之英夷一名，业受重伤，拟一并妥为看守。仍飭黄惠连与其盘桓，诱行抚驭之策。

此次夷船来津，兵船携带大炮甚多，肆意披猖，断非实心和好，未必无欲图占踞天津，另作要挟之计。二十五日甫经接仗，此时若即与言和，该夷正在愤怒，必不肯受我羁縻，即使勉强就抚，亦必不能坚久。现在米夷船只既至北塘，是彼来就我，办理或可稍易。奴才伏思夷情叵测，此时恒福、文煜遽然前往，北塘设有疏虞，有关国体，似宜等候委员回营，详度该夷情形，再定会议地方。且既经决裂之后，自应倍加慎重，倘一经俯就，该夷必复踞傲。再四筹计抚驭之局，愈缓愈稳。是以奴才面飭恒福等，暂缓前往，听候委员消息。仍严督将士，妥为防守，以备该夷另生诡谋。该夷若由广东、上海调兵来津，火轮船行走迅速，为期不远。现在一面赶办抚驭，一面修整营垒。奴才现将安设双港炮位，调运来营。又京局、津局解来炮位，暨夺获夷炮，均自安设，似足防守。恒福遵谕续调督标兵五百名，屯扎新河，为大沽北岸策应。其归化、绥远二处官兵到津，拟即派扎双港，俟八旗武成永固炮位解到，亦即安设该处，以为大沽后队。

至二十五日，直隶提臣史荣桂，在南岸中炮台，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北岸前炮台上，督兵轰击。该提臣等，皆身先士卒，亲燃大炮。夷船炮子打入炮台，登时阵亡。

再，英酋普鲁斯之大船十只，现仍在拦江沙外一带停泊，合并奏闻。并将夷人照会，暨飭天津遵办给覆文各一件，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三日，奉朱批：办理均属妥协。钦此。

（附抄照会等件原缺）

八八、军机大臣寄调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等英军在津背约启衅

被创可能向广东调兵或修怨于粤著密查严防上谕 咸丰

九年六月初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调任四川总督黄、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劳。咸丰九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

广东夷务情形，日久未据奏报，甚深虚念。英酋卜鲁斯等，率领兵船至沪，未与桂良等相见，但行照会，声称赴津互换和约。及到大沽海口，谕令拢泊拦江沙外，静候桂良等回京商办，或先由北塘暂到天津，安插馆驿，俱不遵依，声言欲撤我海口防具。五月二十五日，驶入火轮船并杉板船多只，逼近炮台，竟敢先行开炮，并以步队上岸搦战。经僧格林沁等督兵回击，伤毙夷兵数百名，击坏夷船十二只，生擒夷兵二名，其英国提督赫姓，被炮伤桅压，腿不能动，实足以寒夷胆，而伸国威。连日该夷在拦江沙外，修整坏船，未敢内犯，僧格林沁与之相持，军心益壮。惟念驾驭外夷之道，断不能始终用武，倘该夷挫折之后，果有悔心，或挽米、佛二夷出面说和，或待桂良等到日换约，尚可宥其狂悖，息事罢兵。所恐夷情难测，或调广东夷兵前来报复，或被戕于津，修怨于粤，均属不可不防。

黄宗汉奉到来京谕旨，是否业已起程，或尚在粤。劳崇光调任广东，兼署督篆，是否已抵新任，均未奏到。天津接仗情形，广东想未深悉，特以谕知黄宗汉、劳崇光，密加防范。即如罗惇衍等绅董中素符乡望者，亦应整顿乡团，以备不虞。该督等只宜信函往来，断不准形诸公牍，尤不可假奉旨为由，致干

抚局有碍，必宜露防御情形，使夷人知觉。倘该夷在粤照常无事，即不可先行挑衅。劳崇光到粤东驻扎何郡？王庆云未到以前，务须兼顾两省，并与省中常通消息，留心夷务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九、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请乘胜挫凶以控和议之局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三日 军录

臣全庆、臣廉兆纶跪奏，为夷情骄满已甚，非战无以为抚，谨筹大局，仰祈圣鉴事。

窃惟英夷，自犯顺以来，纵横肆虐于江广之间，十余年来，所向无阻。为时既久，厥势愈张。在彼国之望英夷，极推重之意，而英夷之于中国，有轻视之心。昨闻该夷，发广东，经上海。大学士桂良等，先期至沪延候多时，求与一面而不可得。及其驶至大沽也，凭其盛气，肆其狂吠。闻有与地方照会，具言夷人游进，不许拦阻，毁我堤防，不许支吾。彼其心盖以中国虽大，久已为积威所劫。一与之校，即谓之衅自我开，其骄谗也如此，设许其朝觐京师，将何以待之。然后称其无厌之求，不情之请哉。五月二十五日，居然驾驶轮船，喝令群夷，擅拆海口木筏、铁钹等件，仍复连开大炮，击我炮台。幸而僧格林沁等，上乘天威，大获胜仗。沉其战舰，歼其丑类，创深痛巨，逃出拦江。远近居民，莫不踴相庆矣。

然臣愚窃料逆夷情事，尚不能即时就抚也。盖彼以凭陵上国，称雄海外，一旦贺战胜者在中国，则忧瓦解者在群夷，势不能不极力抗衡，以侥幸于一转其局。设朝廷亟布怀柔之德，则逆夷益生狂悖之

心。我以為感之以誠，彼反謂示之以弱，而抚局愈不可就。臣等聞其戰敗以來，不進不退，彼其心甚急，而其事反以緩者。或將觀我動靜，以相機施其毒心，或將逞彼凶鋒，已走軻呼其死黨。以臣等之愚窺之，竊恐早晚之間，該夷仍別有舉動，斷不肯听我兵战胜就抚而去。而臣等之所過慮者，我之精銳，現只聚于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且聞双港之旅，已調于前營，津門之備，但資于土練。又聞北塘一帶，亦頗空虚。虽僧格林沁一片公忠，督臣恒福等同心协贊，然彼正多方以謀之，我不悉力增兵以应之，仅恃海上一軍，當其非常凶焰，万一有他，何以善其后乎？

頻年以來，逆夷之欺我甚矣！據我大臣，則曰：兩國和好也。陷我廣東，占我口岸，則曰：兩國和好也。今距京師仅二百余里，糜集豕突，攻我大沽，窺我天津，則猶曰：兩國和好也。且以取道天津，進京換約為詞，包藏禍心，更不可問。該夷方以和局誤我，我奈何屢受其害，而不一改其面乎？

臣等愚以為正当乘僧格林沁既勝之師，厚集兵力，大聲天討，挫彼凶狂，該夷焉越重洋，勢必不能持久。待其窮蹙，取前議而更張之，以絕其覬覦之心，辦理方為得手。臣等明知國用浩繁，動多掣肘。

第二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今英夷逼处犖轂之下，蘊毒至深，天下之急，孰有急于此者。臣等以為无论何項要需，皆宣權衡于轻重之間，先其所急。俟夷情既定，其他用款，自可从容籌畫，次第施行。惟望皇上，斷自圣衷，速簡重臣，發効旅，以严近畿各海口之備。以大僧格林沁等之援，俾我兵百戰之余，得以再接再厲。兵力既厚，勇氣自伸，則我軍益作其忠奮之心，斯逆夷坐銷其桀驁之志。并令

廣東義勇抗香港，以牽其援兵。朱批：此舉難期必勝。登州水師，合旅順以截其歸路。此舉万万不能，洋面爭衡，徒給笑耳。然后國或可振，抚局可成也。

臣等近在津门，博稽众论，凡有见闻，所言大都如此。是以不揣冒昧，敬陈于圣主之前。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奉朱批：览奏已悉。钦此。

### 九〇、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英法由北塘进京沿途须严为设防片

咸丰九年六月初三日 军录

再，刻下天津探勘公馆，闻系豫为该夷自北塘进京之地。窃思自北塘进京，本无须由津行走，今既为之公馆矣。在该夷险满伎俩，何所不至。或到津后，多延时日，探我军情，或别以游逛为名，道人直向大沽一带，窥我形势。是时听之不可，阻之不能。而天津除大沽精锐外，其余守备无几。一为窥破，深足为忧。且夷性至疑至狡，其进京也，未必肯就我约束少带从人。自非择要设兵，实不足以密防闲，而资弹压。即天恩果许其入觐，则由津进京，一路尤须严为设备，如蒞大敌。所谓裁之以礼，而示之以威。务使之妄念不生，始可以诚心相与。总之，蜂虿豺狼之性，固未可遽以人理待之也。臣等区区之见，不敢不缕晰以陈，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奉朱批：览。未战之前，固宜防范；已战之后，尤应加意，惟不可稍露痕迹。钦此。

## 九一、直隶总督恒福奏办理交涉藩司文煜应否会銜片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此系考证出之日期） 军录

再，藩司文煜，钦奉谕旨驰赴天津，帮同奴才办理夷务，该司于五月二十五日到沽，业经奏明在案。嗣后如果夷情就抚，入京换约，奴才自当督同文煜，妥为照料一切。惟遇有夷务事件，应否会銜具奏，与夷人往来公文，应否一并列衔。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谨附片具奏。 请旨。

## 九二、直隶总督恒福奏办理抚局拟在北塘与美使会晤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办理抚局，拟与米酋华若翰订期在北塘会晤，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五月二十九日接到米国公使华若翰照会一件，当令天津道先给复文，并给予食物等件，已由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抄录呈览。天津道当派署北塘汛千总任连升资送照会与猪羊米面等物，于六月初二日已刻，由北塘乘坐船只赴拦江沙外米利竖公使大船投递致送，奴才迭经专马往探，任连升尚未回塘，殊深盼望。奴才与藩司文煜公同商酌，遵旨先给米国照会，囑令或住船上，或住北塘，不必多带从人，



守候钦差大臣桂良等到京商办换约事宜。正拟缮发间，于初三日戌刻，据千总任连升回沽面禀：初二日因风大未能赶到，初三日早甫到拦江沙外，米夷火轮船与各夷船只，鳞次停泊，该弁投递公文，夷兵于船上排列队伍，嘱该弁守候，逾时始将猪羊等物收受，发给汉文照会一件，红纸片一件，察其情形，似与英夷暗通消息。并面订初六日赴北塘会晤日期。奴才与藩司文煜会同拆看，系米夷副使兼管翻译事务卫廉士照会天津道公文，内载各情与任连升所禀相同。

伏思英夷挑衅，经此番惩戒之后，自难露面，如米夷真愿就抚，赴京换约，奴才等待之以礼，设法羁縻，使之就我范围，则佛国游移之见，或可挽回，即英国骄悍之情，亦成孤立，但有机会可图，自可妥商办理。第该夷与英夷船只毗连，暗通消息，且该夷面问该弁，现在大沽海口，闻系僧王统兵驻守等语。初六日又欲乘坐火轮船一只，嘱派熟识水道之人导引入口，是否实为换约而来，抑或另有诡计，殊难深信。奴才会商藩司文煜，于照会内添叙北塘水浅，该国船只难以入口，初六日派弁备船往接。此项照会，仍派千总任连升前赴该船投递，再行留心察看。藩司文煜于初四日先赴北塘，妥为布置，奴才拟于初五日即赴新河，俟初六日接见该夷时，如果该夷整队上岸，我军亦排队相迎，以崇体制。如该夷不带多人，火轮船亦不入海口，自当飭令弁兵改装易服，密为防范，总期相度机宜，不动声色，以全抚局，上慰圣怀。所有奴才现拟照会一件，并米夷照会一件，又片一件，抄录恭呈御览，俟续有情形，再行驰报。

所有拟办抚局各缘由，谨缮折由驿四百里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览奏俱悉。欽此。

附件一：抄录美副使卫廉士为拟在北塘与直督会晤请派人引领火轮进口事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副使兼管翻译事务卫，为照会事。

六月初一日，准贵道送来公文一角，并公礼一分。登拜之余，曷罄感铭。现奉本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谕令照复达知，订于本月初六日，在北塘地面，与直隶总督部堂庆会晤。请即派委熟识北塘水道之人一名，前来带领本国火轮船进口是望。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命直隶分巡天津河间等处地方兵备道孙。己未年六月初三日。

附件二：抄录美副使卫廉士为嗣后文移往来请列明职衔事来函

卫廉士再启者：嗣后文移往来，请照和约所载，分别大宪与属员，按品平行列明职衔，庶免混淆是望。专此并颂升安。大美国钦命副使兼理翻译事务卫拜。六月初三日。

附件三：抄录恒福给美使华若翰为侯桂良等到津当即会商入京换约事宜并欢迎

在北塘会晤事照会

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为照会事。

六月初一日，由北塘递到贵国钦差照会一件，始知贵国钦差行舸亦抵海口。本督部堂前经钦奉大

皇帝諭旨，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換約。曾于五月二十五日，照會大英國欽差下在案。當接大英國漢文正使威回片一紙，不聽委員投遞照會，徑領兵船開炮接仗，本督部堂聞之，不勝駭異。因念大英國欽差來意，原為入京換約起見，非為尋衅而來。我國大沽設防，原為彈壓地方，亦非別有他意。本督部堂既奉諭旨，督同藩司，照料貴各國欽差，由北塘入京諸事。而大英國欽差，必欲于大沽行走，毀壞沿江一切防具，起意凭陵，此中曲直是非，當有公論。

茲准貴國欽差照會，申明入京換約之議。本督部堂已經督同藩司，飭知地方官，豫備車馬，入夫館驛，一切妥為照料。貴國欽差，或住船上，或住北塘，一俟我國欽差大臣大學士桂史部大堂花到津，會同貴國欽差，商辦入京換約事宜。我國與貴國，素稱和好，并无嫌隙。我國向以誠信待人。本督部堂自當督同藩司，謹遵諭旨，妥為辦理。

正在封遞照會間，于六月初三日，據天津道呈送大亞美理駕合眾國欽命駐扎中華副使兼管翻譯事務公文一角，得知貴國欽差，訂于本月初六日，在北塘地面，與本督部堂會晤，甚為欣慰。查北塘海口水淺，貴國船只難以入口，至期即派千總任連升，豫備船只，迎接貴國欽差赴北塘會晤。兩國和美，請勿多帶從人，以免居民惊扰，以敦旧好，是為至要。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大亞美理駕合眾國欽命駐扎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華。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 九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船陆续退出拦江沙外现筹防守

机宜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夷船陆续退出拦江沙外，现筹防守机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六月初三日恭奉咸丰九年六月初二日寄谕，仰荷圣训周详，招携怀远，顾全大局，莫名钦服。该夷自受创后，相持数日，旋据米酋华若翰投递照会，督臣恒福先飭天津道孙治给与回文，随飭藩司文煜驰赴北塘，相机议款，一面照会米酋，喻以由北塘入京换约之意，并允听从初六日会晤商议，闻米酋尚称驯顺，或能遵谕办理，惟能否联合英夷，使受羁縻，尚未可知。奴才以北塘营垒规模，与大沽无异，既将炮位兵丁撤去，恐该夷入内窥觑，便可推知大沽情形，是以于营内埋伏地雷，锁闭营门，令守营兵丁，明告该夷，阻其入营。恒福专任抚局，不能不与夷酋会晤，而北塘防兵既撤，与夷船逼处，恐有疏虞，仍须驻扎大沽，定期会议，程途非遥，可以往返就商，总须使我有制夷之方，该夷不至乘我之隙，方为尽善。

英夷侵凌中国，几至二十年，经此一番惩戒，挫其凶狡之气，愤憾必深。该夷兵船驶入内河者，多被损伤，其势不敷一战，必往广东、上海，调取兵船，以图报复。且闻此次有该夷大船二只，专载砖瓦等物，夷情诡谲，难保不图占踞天津，盖造夷馆，任意要挟。米、佛二夷既与党同，或托辞与我连和，漫我军心，以阴逞其狡谋，亦不得不多方虑及。奴才已飞咨两广、两江各督臣，知照击毁夷船多只，该夷败退各情形，各令探有夷船北驶之信，飞速咨报。大沽营垒，间有损毁，已飭赶紧修补，惟期鼓励军心，严

治守备，以防夷船之报复，断不敢以北塘方设法抚绥，稍存大意。

至二十五日击沉夷船四只，该夷由水底拉回一只，我军烧毁一只，其余二只，连日开炮轰击，糜烂破损，搁置铁砢外，亦无夷兵守着。沉水大小炮位，经我军搬运七尊，安设炮台背墙，约重三四千斤不等，尚有万斤以上大炮，派水夫捞取，辄被该夷开炮抵御，夷人或潜来拉运，我军亦开炮轰击。鸡心滩外击损夷船八只，该夷昼夜补修，先整理二只，驶出拦江沙外，至初四日酉刻，各船前拉后拥，乘潮下驶，顷刻均已退出，并从前拦江沙外停泊之船，约共十七八只。此夷船陆续退出拦江沙外之情形也。

该夷经此次受创，悔恨交迫，入京换约之议，本属诡谋，或竟可以中阻。米酋两次照会皆列总督营衔名，亦见其故作周折，并非实心求和之意，或竟添调兵船，百图滋扰，统俟数日后稍有端倪，再行陈奏。

所有夷船陆续退出拦江沙外，并现在防守情形，专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所虚实为周妥，统俟本日该督与米酋见面后方能得其梗概，再为详谕飭遵。钦此。

#### 九四、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粤省事务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五日 军录

两江总督臣何桂清跪奏，为恭报微臣接受钦差大臣关防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上諭：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交何桂清祇领接办等因。钦此。当即缮折，叩谢天恩。仰蒙温諭，优加训勉周至。跪诵之下，钦感莫名。嗣于本年三月初八日，接准黄宗汉咨会：已委员将钦差大臣关防，由乐昌取道湖南郴州、江西袁州府，驰赴江苏常州府臣行署交收，并以途路或有阻梗，亦即知照该委员等，改道行走等因，又经咨行经由各省，遵照护送在案。兹据委员知府衔候补直隶州同知甘槐、候补都司孙胜宗，将钦颁威字三百九十四号钦差大臣关防一颗，资送到常。臣即于五月二十七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任事。

伏查现定新章，转瞬开市，一切事务，极为琐屑繁重，而粤省旧卷无存，必应博采周諮，妥为布置。臣惶遵训諭，不敢任意更张。惟有查照条约，及上海善后章程，矢慎矢勤，兴利除弊，期于图计民生，两有裨益，借以仰酬高厚鸿慈于万一。

所有微臣接授关防日期，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九五、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洋商违约私往山东等处贸易已照会

英美法各使禁遏片 咸丰九年六月初五日 军录

再，臣接据护苏松太道吴煦密禀：近来外国商船，有至登州、牛庄及沿海各处贩运洋药，甚至装豆

南下之事。前有不知何国商船，装载豆石，甫抵吴淞，一闻海关飭查，立即驶往闽粤。又闻有商船，在山东沿海之烟台地方，停泊贸易，并于该处买地造屋，系粤人范姓经理其事。该处乡民阻止，互殴受伤等情。

臣查条约未换，无论何处海口，均不应擅行私往贸易。且登州、牛庄之豆石、豆饼，即使开市以后，亦不准洋商装运出口，载在上海善后条约，今竟先行贩运南下，其为私贩洋药面往无疑。至登州等处口岸，尚未设定，烟台是否应至之地，更不可知。若不早为禁遏，将来更多棘手。臣已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转谕洋商，俟换约后，在于指定口岸开市。务即安分贸易，不得违约妄行，致干查办，有碍和好。一面飞咨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直隶、山东督抚，严飭沿海地方，未奉新章以前，如有外国商船私往，必须正言峻阻，勒令及早回帆。倘奸民勾通，擅自贸易，该管文武失察放纵，即分别严行参办。仍由山东抚臣，飭拿范姓，务获解究。惟冀各省地方官，协力同心，共维大局，俾不致逾我范围，天下幸甚。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谨奏。

### 九六、直隶总督恒福奏接美使照会即欲进京拟暂羁縻折

咸丰九年六月初七日 军录

〔奴才〕恒福跪奏，为接到米夷照会，该夷即欲进京，现拟暂为羁縻，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办理抚局，拟与米酋华若翰照会，订期在北塘会晤各情，由驿驰报在案。前项照会于

初四日派千总任连升，由北塘出口送至拦江沙外米夷船上。奴才于初六日寅刻，督同藩司文煜暨通水道、天津道，并清河道及随带各文武，由大沽驰往北塘守候该夷会晤。并以夷情叵测，于抚驭之中仍寓严防之意，僧格林沁派马队官兵五百名，奴才派督标兵四百名，在北塘附近一带，不动声色，严密防备。所有接见该夷馆驿，妥为办理。叠派官兵登高瞭望，不见夷船帆影。直至酉刻，始据任连升回至北塘禀称：初五日因风色不顺，未能赶到，于初六日早间始抵夷船投递照会，该夷告以定准初九日，备内地船只往接，带领该夷火轮船一只进口，如水势不敷浮送，行至何处即在何处停泊，到北塘后不能耽延，即行进京换约，并同桂良等何时可到。又言日前接仗，该酋曾力阻英、佛两国免伤和好，而英、佛两国恃其强悍，不听劝谕等情。当将照覆一件交该弁资回。奴才与文煜公同拆看，词意与该弁所禀大略相同。奴才因该夷既已改期，只可等候，当即率同藩司等撤回回沽。

伏思米夷华若翰前有初六日到北塘会晤之议，曾经奴才照会该夷，或住船上或住北塘，守候桂良等到津商办入京换约事宜，乃该夷来文与面告任连升之语，并不答覆此层，而急欲进京，意甚坚执。奴才与文煜悉心商酌，米夷词虽恭顺，尚无桀骜情形，二十五日之战，米夷船只实与英、佛两国同时直闯海口，有所获米夷蒋十坡口供可证。今该夷既倒填照会日期，又以力阻英、佛两国为说，掩其同谋，是否因僧格林沁击败之后，懼我兵威，抑或另有诡谋，殊难凭信。况初九日由北塘进京，为期过迫，难保非于连和之内，隐怀挟制之心。现在桂良等行抵何处，奴才前与僧格林沁由六百里飞咨，至今未准咨覆，日深焦盼。现拟照会该夷于初九日在北塘会晤，并令暂为守候桂良等到津信息。第该夷能否遵照办理，听我羁縻，尚难悬揣。至所带随从人数，该酋照会内有携带些少随员之语，复面告任连升带领随员



暨跟役等人，共三十余名。该夷如诚心就抚，自可不带夷兵，而火轮船只又欲停泊北塘海口，一切弹压稽查，必须倍加慎重，不可稍涉大意。谨将该夷照会一件，并奴才拟给该夷华若翰照会一件，一并抄录恭呈御览。倘该夷不肯守候，应否准其即行进京之处，请旨训示遵行。

谨缮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附件一：抄录美使华若翰为订日前往北塘会晤即进京事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为照覆事。

准贵部堂六月初四日来文，内开各等因，均已阅悉。本大臣现订于六月初九日午，携带些少随员，前往北塘，顺即进京。诚愿于一切，凡属行程所需，皆已豫备，俾本大臣与司员等，得以就道迈往。前在上海，准钦差大学士桂、吏部大堂花 照知，言明在天津定当有大员迎接等语。是以本大臣以为毋须犹豫延宕，乃应如所许，迅速启程，是诚厚望也。为此照覆。须至照覆者。

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

附件二：抄录恒福给美使为如约预备船只迎接来北塘会晤事照会

为照会事。准贵国钦差六月初六日照会，改订于本月初九日午刻，前来北塘等因。本督部堂，自当如约，飭令地方官，于初九日预备船只，赴拦江沙口，迎接贵国钦差来北塘会晤。至入京一节，前已奉旨，今大学士桂、吏部大堂花，由上海来津与贵国钦差商量，定期入京。届时需用车马、人夫、馆驿一

切，本督部堂自当遵旨，督同藩司妥为照料可也。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 九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凡进京换约人员准其

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并设法分化美法孤立英国上諭 咸丰

九年六月初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

昨据恒福奏，与米酋订于初六日在北塘会晤，当谕该督会晤后仍回大沽，与僧格林沁商办该酋见面情形，谅该大臣等已奏报在途矣。

本日桂良等奏，拟令薛焕率领候选知县黄仲畲，即由河间直赴天津，并特拟照会，交付天津，由僧格林沁等给与该夷，以安其心。并称夷性多疑，若令久候海口，势必不能，请飭恒福等与各夷议明，凡系进京换约之人，准其先至天津城外居住，其余仍在拦江沙外静候。至绕泊北塘一节，万一该夷不肯由彼处前进，似宜斟酌妥办等语。桂良等所奏各情，自系未知该夷业经开仗，已非从前局面。薛焕、黄仲畲计日当可到津，即令在僧格林沁军营听候差委。其所拟照会，是否与现办情形相符，亦须斟酌，再行投递。该夷初至海口，本令其由北塘赴天津城外暂住，静候桂良等，乃该夷不遵理谕，辄起衅端。此时桂良等奏，尚虑该夷不肯由北塘前进，请斟酌办理等语，意在令其仍由大沽赴津，未免过于迁就，不

知现在夷情之凶悍，尤宜加意严防，岂可自毁藩篱，以快敌人之志。

今米酋既肯赴北塘与恒福会晤，如察其情词，肯为英酋转圜，或佛、米二国肯先换和约，著即督飭文煜，乘机利导。即佛酋助恶，亦只可佯为不知，使其先就范围，则英酋势孤，当更易于办理。至进京一节，如米夷不先提及，亦勿与先提，俟桂良等到后，再说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美使欲在北塘会晤如肯为力

转圜自可相机办理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初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吏部尚书花，传谕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咸丰九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

桂良等奏，接奉谕旨，先令薛焕、黄仲畚赴津，并请飭恒福等妥办一折。前据桂良等奏，夷酋业已赴津，原拟令其由北塘进口，来京换约，其大沽海口，经僧格林沁安设铁钺、木筏等件，断难因此撤防，已先由天津道投递照会，诂该夷狂悖，不遵理喻，强欲闯进海口，撤我防具，驶入内河。五月二十五日，先行开炮，轰我炮台，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回击，毁其船只，伤毙夷兵甚多。所有接仗情形，据僧格林沁奏称，已咨桂良等知悉。连日相持，未再接仗，夷船已退出拦江沙外，能否悔过，尚难豫料。

茲聞來夷遣人至北塘，投遞照會，恒福、文煜與訂期初六日在北塘會晤，現尚未據恒福等奏到。倘米夷肯為轉調，自可相機辦理。如該夷等不肯由北塘進口，斷難自撤防具，准令由大沽進口。況既經接仗，情形又與前議不同。桂良等先令薛煥、黃仲畚徑赴天津，著詣僧格林沁軍營，听候該大臣等相機調遣。桂良等仍迅速趨程進京，無論何人先到，即著違折，豫備召對，面授機宜。將此由六百里諭知桂良、花沙納，并傳諭段承實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九九、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使如愿少帶从人先

行來京可派員护送照料上諭 咸丰九年六月初八日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直隸總督恒，傳諭直隸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諭：

恒福奏，接到米夷照會，即欲進京，現擬暫為羈縻一折。初六日恒福未能與米夷會晤，該夷照會，訂于初九日各船往接，到北塘后，即行進京換約，并有携帶些少隨員之語。米夷既欲到京換約，即不必過為攔阻，致彼生疑，但須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汝等或在北塘守候，或徑欲進京，總須俟桂良等到后，方能互換和約。如該夷情愿少帶从人，先行來京，該督即揀派道員一人，副參將一人伴送，妥為照料，护送來京。

至佛夷虽随同英夷闯进，仍可佯为不知，即著恒福等给伊照会，告以现闻该国船只亦到拦江沙外，米夷现在准其进京换约，惟此次英夷系无端寻衅，自违和好，并非中国失信，想佛国必不肯背约，是与米国同换和约，抑或俟英国事定之后，与该国一同互换。如此照会，看伊如何回覆。并将俟桂良等到京方能办理之处，一并照会佛夷知悉。桂良等到京，总在本月二十日后。

至米夷停泊北塘，一切弹压稽查，仍须僧格林沁等严密防范，毋稍大意。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〇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准许美使来京如肯

代为调停即可乘机转圜上谕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

恒福等奏，接晤米酋情形，并拟缓订日期，令该酋赴京一折。米酋华若翰，于初九日在北塘地方，与恒福等会晤，辞意尚为恭顺。此时既许其来京换约，或由北塘起旱赴天津，由水路进京，或由香河一带进京之处，俱令该夷自行酌定，断不可勒令必须由香河行走，以免生疑。惟不可多带从人，并须飭令各该地方，严密防范。沿途情形，料亦骤难窥测。起程在二十日以外，则到京之时，桂良等计亦可到。

惟薛煥及黃仲奮，前有旨准其先赴天津，此時既由恒福派員護送該夷進京，薛煥等即可毋庸先赴天津，著恒福即沿途行知薛煥等遵照，令其即行來京，毋庸投赴僧格林沁軍營。至該酋所稱英、佛兩酋均往上海，原難凭信。惟米酋和約內，載有他國或有爭端，該國應善為調處之語，倘伊愿為該兩國調處，即可乘機轉圜，著僧格林沁等悉心酌度，相機辦理。本日亦已諭知何桂清，令其探听英、佛兩酋，如果在滬，先給照會將佛酋開導矣。

米酋所懇轉給俄夷书信，不必拂其所請，著恒福等遇便寄京，即可轉付俄夷。至所請催山西餉銀，已諭英桂速行籌解矣。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僧格林沁、恒福，并傳諭文煜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一〇一、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何桂清可向法使開導准其与美

使一同進京換約上諭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

軍機大臣字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諭：

前因夷船在天津受創后，停泊海外者无多，恐其駛赴上海、广东，重来報復，諭令何桂清委員查探動靜，或挽商人及米、佛二夷之在滬者，从中劝阻息事。本日據恒福等奏，已于五月初九日，与米酋華若翰在北塘会晤，情詞尚為恭順，并肯不帶多人入京換約。惟據稱英、佛兩國公使，已于初六、初七兩日開船，均回上海，未知其言是真是偽，著何桂清派員密探。如果英、佛二酋竟在上海，除英酋開衅，自

难先与讲话，其佛夷在沪，即著何桂清给与照会，告以天津之衅，开自英夷，闻米夷已赴北塘订期换约，尔国既未犯顺，与米国事同一例，何不在津守候桂良等到时，亦由北塘行走，少带从人，均照米国办法，进京换约而归。如此开导，倘佛夷悔悟转圜，则英夷之势自孤，可期渐就范围。其华、夷各商，如能借资其力，从中开导，并著相机妥为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〇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受创后又添补兵力并在上

海召集洋商议事各情形折 咸丰九年六月十三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探闻英夷添调印度夷兵，遵旨委员确探，相机妥办缘由，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初六日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钞折咨会，五月二十五日夷船闯入天津海口，不遵理谕，先行开炮，官军不得已而回击，损沉夷船，伤毙夷兵，飭查现在上海有无夷船北驶等因。当即飞札密飭护理苏松太道吴煦确查。旋于六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初一日钦奉上谕一道。仰见我皇上洞观今古，审度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服。当即钦遵，以帮办通商事宜为由，飭委熟悉夷情之奏请开复知府蓝蔚雯，驰赴上海，会同吴煦密加查探去后，兹据吴煦于初十日密禀，内称：初八日以前，上海并无信息，初九日有轮船一只驶回，是晚各夷商纷纷收取银两，搬运下船，半夜方毕，为数不费。初

十日又有轮船三只驶回，探悉装载受伤夷官夷兵二百余名。内有水师提督贺西达，即借格林沁折内所指赫某翻译转音之讹，伤在左腿，又陆路提督海金，伤在右腿，又副将海沙法耳，伤在右脚面。闻即送回香港。又闻五月二十五日我兵击沉火轮船三只，歼毙夷官夷兵已经查明二百余名，内有守备三人，小兵头四人。英酋卜鲁斯现调印度兵一千名，日内可到，并在香港调补伤亡人数。又闻英夷领事邀各夷商于初十日酉刻齐集议事。又闻佛酋布尔布隆有即日折回上海之说，英、米二酋是否同来，尚未探实。该护道一面密为布置防范，一面密传明白殷实华商，授以机宜，喻夷商以利害，设法转圜等情前来。

臣查该夷受此惩罚，即使自知理屈，亦必捏称我先开炮，激怒各夷，为报复计。现在上海并无英夷兵船，所探添印度夷兵及由香港补足伤亡人数，系必然之势。惟该夷用兵，一切费用，取之于夷商，臣惟有会同江苏抚臣徐有壬，督饬吴煦等钦遵训谕，密饬华商开导夷酋，离其心志，为釜底抽薪之计。佛酋布尔布隆如果折回上海，此人尚不似卜鲁斯之冥顽不灵，或可以情理动之。惟局面既有变动，以后情形究竟若何，实难豫料。且上海为江苏命脉，夷商收回银两，已有戒心，贸易必将暂停，夷税厘捐，本已日形短绌，今则更无把握，于大局殊有关系。

屈计蓝蔚雯日内可以抵沪。除再密饬会同吴煦随同确探动静，相机妥办，将现在情形先行咨明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桂良等查照，并与钦差大臣和春、江苏抚臣徐有壬等，密行筹商，有备无患，仍俟续探情形，再行驰奏外，理合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一〇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船全数开行并护送美使进

京折咸丰九年六月十三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英、佛两国船只全数开行，并遵旨护送米夷进京，办理一切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夷船驶出拦江沙外各情具奏后，与该夷相持，已逾十日，迄无动静。据米夷酋初九日与督臣恒福会晤时声称：英、佛两国公使，初六、七日已回上海。连日瞭望拦江沙外夷船，仍系照旧停泊，自初十日起，夷船陆续开行，至十二日已刻，全数不见形影，惟米酋大小火轮船二只，停泊北塘海口。察其情形，颇亦自知理屈，进退无措，或暂回本国，以图再举，或开泊别处，另生枝节，均未可知。该夷二十年凭凌中国，志高气扬，骄满已极。中国任其所为，无可如何，此次之来，原不过以和好愚我，暗施其诡诈伎俩，占踞天津，挟制京师，使我不能与之较量，然后意外要求，无所不至。彼时允其所求，则辱国损威，不允则盗已入室，万难禁遏。若果但为换约而来，兵船二十余只，夷炮百余尊，夷兵数千名，安所用之，其为有意逞凶要挟，固不待辨而明者也。

二十五日之战，力挫凶锋，使彼不得一涌径至天津，该夷怀愤必深，仍将调集兵船以图报复，此必然之势。若得中国兵力使受一二次巨创，该夷虚懦之气，不堪再折，必立见颓挫，可保中国数十年无事，或该夷稍有悔悟之心，可以相机开导，使受羁縻，输心效顺，出之自彼，抚局方为稳固，此奴才窥度英、

佛两国情形，当从缓设法招徕，不宜操之过急，其情事实系如此。

至米夷入京换约一节，接奉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谕旨，圣虑周详，一切当敬谨遵照办理。惟天津门户稠杂，去岁夷船停泊城外，不无滋扰，此次夷使过境，居民或因交仗，言语伤犯，反觉非宜。应令其绕过天津，再行登舟，似于事体较为稳妥。该夷三国，比党同谋，断无两国败回，允听米夷一国自行换约之理，其中恐有诡谋。米夷会晤时，既不认与我接仗，所移照会填写日期衍名，种种含糊，必系与英、佛两国商量停当，留之天津，以为转圜之地。委员曹大绶、博多宏武，往米夷船会晤该夷副使卫廉士，并二十五日所获米夷，亦不肯承应，且称三国兵民互用，米国有英、佛之人，打仗时惟以旗帜为准，且据由北塘早路入京，该夷自备坐轿，由地方雇给轿夫，并有行李百余担，应备夫百余名，不肯乘坐车辆，该夷惟以入京换约而言，不认接仗，自属为将来与英、佛两夷说话地步。

据上年留于天津之广东人黄惠廉言，外夷习规，两国交兵，求和者应出兵费给与允和之家，从前该夷屢向中国要索，皆以兵费为言，是其明证。此次该夷挫败，若向我求和，恐我索其兵费，若我向之求和，该夷亦必以所失船炮为辞，要求兵费，此种情形，必须预防，是以初九日之会，奴才曾令武弁等托米酋转向英夷讨取兵费，盖先以杜其向我声索兵费之意。该英、佛两国和局转关总在米酋，然要须俟彼有意调处，明白剖断，俾无流弊，方为尽善。此又奴才窥度三国情形，当善为笼络，不宜一味将就允许者也。

米夷所寄俄夷书信，自应遵旨寄京转付。惟念去岁英、佛两国滋扰，实系俄夷从中推波助澜，此次若令与米夷互相通信，又恐两相煽惑，别生事端，似以不与通信为妥。所交原信，仍由督臣恒福收存，俟

该夷到京后，自行投递。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训示遵行。

至英夷沉船三只，船身破烂，其中大小铜轮数百，铜质精美，俱无损失。大小夷炮陆续捞取十二尊，万斤以上炮四尊，其间一尊膛口八寸，定心铁子约厚寸许，计重六十余斤，若用实子，总在百斤，膛口过大，实子力重，恐亦不能运送，现据所得夷炮，足资使用，合并奏闻。

所有夷船全数开行，及遵旨护送米夷入京换约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京旗拨解大炮八尊，并续调归化、绥远二城官兵一千名，均拟俟其到津后，飭令安扎护港各营，以为后路声援，合併陈明。谨奏。

#### 一〇四、顺天府为美使来京换约供应食宿银两事给军机处咨

呈 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 原件

顺天府为咨明事。准贵处片交：现在米利坚国来换和约，于二十日后进京，将房屋内器具备齐，并到京后供给，应需银两约计若干，先行知照等因到府。当经檄飭治中粮厅，会同大、宛两县遵办去后，兹据详称：卑职等复查此项米利坚进京，虽奉仅办老君堂一处屋内器具，而到京后添备供给，该夷住京并无一定日期，所需供给，难以悬定。再四熟筹，惟有搏节约计，详请咨明转咨户部，先行酌发实银四千两，俾得领回赶紧置办。将来用有盈余，如数缴还，倘或不敷，随时请领等情前来。相应抄录原详，咨呈贵处查照。希即转咨酌发，以便转飭领办，免致贻误可也。须至咨呈者。计抄详一纸。

右咨呈军机处。咸丰九年六月拾伍日。

(抄译原缺)

一〇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严防天津海口并先

与美使说明抵通州后不许坐轿进京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

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奏，英、佛船只，全数开行，并护送米夷进京办理情形一折。英、佛两国夷船，自初十日陆续开行，至十二日全数驶去。该夷此去，或由上海，或赴广东，添募兵船，希图报复，均未可知。且恐该夷蓄谋诡谲，潜匿附近岛屿，待集兵船，乘我不备，于昏夜风雨之中，突然内犯，尤不可不严加防范，著僧格林沁仍督飭将弁，加意防守，并设法哨探夷踪，毋稍大意。

至米酋到京，城内万难允其坐轿。惟由北塘登岸，早路不妨许其坐轿，至绕过天津，即由水路行走。到通后，令其坐车，或坐骡轿进京，毋得许其坐轿。著恒福、文煜先与该酋说明，以免临时狡执。米夷所寄俄夷书信，该大臣恐其两相煽惑，所虑亦是，但此信将来总须交付俄夷，不如官为经手，转可杜其私相通信之弊。所有米夷信件，著恒福即封咨军机处，交理藩院转付俄夷，较之令其自行投递，更

觉妥协。

恒福奏，天津海关税银，请展限开征等语。现在海口商船，未能出入，税课无从征收，自系实在情形。惟各关税银，向无展限之事，著于奏报期满时，声明交户部核议，以符定制。将此由六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〇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和春等严防吴淞黄浦江口并著

何桂清设法在沪办理抚局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英夷挫折之后，其兵船在天津海外者无多，计必或赴上海，或召广东兵船，重来报复。当谕令何桂清派员赴沪查探，密加防范，并令该处华商与夷商等劝阻，冀其弭兵息事，或先招致佛夷，散其党与。尚未据何桂清覆奏，谅已遵旨妥办矣。

兹据僧格林沁奏称，米酋与恒福会晤，声称英、佛两国公使，初六、七日已回上海。瞭望拦江沙外，夷船自初十日起，陆续开行，至十二日已刻，全数不见形影，惟米夷大小火轮船二只，停泊北塘，静候入京换约等语。此次英夷背约恃强，先行开衅，经官兵击退之后，当亦自知理屈，或暂回本国，以图再举，或开泊别处，另生枝节，均未可定。现在上海通商，该夷囤寄货物不少，必自知顾惜，且有各商从中劝

解，当不致在沪猖獗。惟苏、松两府为财赋重地，吴淞江口直达苏州府，黄浦江口直达松江府，此二处不可不严密设防。著何桂清密派委员，随时侦探，相机办理。闻道光年间，曾用甬旧粮船，载石沉水，扼截江面及内地河面，以固苏、松门户。夷船未曾内犯，谅可查照布置，以期有备无患。至镇江一城，滨临大江，无要隘可守，惟现在金山一带，尚有水军驻扎，著和春督飭水陆弁兵，严加防范，特不可先行开炮，致该夷有所借口。倘该夷先行肇衅，自当援以兵威，足资御侮。

至现在抚夷大局，操纵不在天津，而在上海。何桂清身任钦差，督办夷务，如探听英、佛二酋果在上海，则鞫靡笼络，务当设法办理，以弭兵衅，而全抚局，是所望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七、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劳崇光英法兵船已全数开离天津海口如探有回粤消息宜不动声色严

防上谕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劳。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夷船在天津开炮，当将接仗情形，谕劳崇光等知悉。兹据僧格林沁奏，英、佛各船，于月之十二日，已全数开行，惟米夷船二只，尚泊北塘，静候入京换约。该首既不认随同接仗，现已准其来京换约。倘以后英夷果有悔心，或挽米、佛二夷说和，尚可宥其狂悖。第上月二十五日之战，该夷大受惩

创，怀愤必深，恐将调集兵船，以图报复，或即修怨于粤，均未可知。

前据劳崇光奏报，已于五月十七日卸事，克日起程，此时自己已到粤东，著将地方应办各事，妥为经理。如探有夷人回粤消息，即当严密防范。至省城一举一动，该夷无不知悉，总须不动声色，内为之备，方为妥协。并将到任后驻扎何郡，及现在该省民夷一切情形，即行奏报，以慰廛念。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〇八、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俄人投递照会请入京投信并探明

俄船在拦江沙停泊情形折 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军录

奴才恒福、文煜跪奏，为俄夷递到照会，请入京投递书信，并探明该夷火轮船一只，停泊拦江沙外各情，恭折奏折圣训事。

窃照本月十六日据派赴北塘海口照料之委员候补知府长启等禀称，是日申刻有米国船只进口，该府等当派千总伍连科上船，询系俄罗斯国借用米夷船只，驶泊北炮台以下，船上夷官六人，内有通事安姓，即去岁来过之安文功，呈出公文一角，托买食物单一纸。阅看夷文，情词颇为桀骜。该夷原有呈进枪炮之说，此次照会中并未提及，乃称遣派章京等官，入京投递书信，给与该国公使。

查去岁和约内有无准其由海口投递书信之语，奴才等未能得知，该夷如此肆意任为，似未便径听

所请。奴才等与僧格林沁商议，俄夷此次来意，未可窥测，拟先令委员往该船晓谕，就近探其来意。所有照会内应覆各语，先缮稿进呈御览。是否有当，伏候圣训遵行。

该夷声称携带战船几只，现在瞭望拦江沙只有该国大火轮船一只，其随后所来夷船若干，尚未能探悉。奴才等惟有加意防范，一面设法晓谕，使之输情就抚，方可与议进京一切情事。该夷呈递满汉、夷文照会三件，谨一并咨送军机处恭呈御览。

所有俄夷投递照会，并现拟给照覆各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附给俄官照复文稿

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文，为照会事。

照得本督部堂、本司前奉谕旨，照料贵国由海口递送枪炮。兹于十七日接到钦差照会，据称派章京各员，入京投递书信。查贵国万年和约，业已互换，此次进京，未悉何事？且照会内有带战船之语。我国与贵国和好二百余年，无使用战船之事。况现在英国船只直闯海口，经大沽团防与之接仗，正在两军交战之时，贵国忽带战船来此，本督部堂、本司未能深悉来意，应请贵国钦差将入京何事，带战船何意，先行声复，以便本督部堂、本司据实入奏。俟奉到大皇帝谕旨，再进照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俄罗斯国东方总督、早海二兵将军、步兵一品大臣、御前大臣、黑龙江一品公崧。



## 一〇九、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派员护送美使进京折

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为遵旨拣派文武妥员，护送米酋，定期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塘起程进京，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奉上谕：米酋华若翰于初九日在北塘地方与恒福等会晤等因。欽此。奴才等遵查行走程途一节，原以天津为水陆冲途，人烟稠密，既恐夷人一到，居民惊异，又因该夷上年曾到天津，情形桀骜，此次经官军惩戒，恐无知愚民向其讪笑，别生事端，自宜绕越郡城，方为稳协。奴才等与僧格林沁商拟，米夷自北塘登岸，令由陆路至军粮城，即由军粮城径至北仓上船。当飭委员告知，该酋意甚乐从。

查北仓距天津府城二十里，夷酋舍陆登舟，虽行走天津地面，离城较远，免其窥探后路虚实，且于程途并不迂折，总期体恤夷情，不使稍有疑虑，抵通后，再行起旱入京。查有盐运使銜、清河道崇厚，副将銜、候补参将、宣化镇标中营游击张秉铎，堪以护送，拟即派令督同委员，暨各地方官，沿途妥为照料，俟到京时，交顺天府尹衙门接收办理，换约后，仍派该道等护送出京至北塘、上海，以资熟手。所有该夷酋进京人数，前已奏明，议定只带伊国随员二十名，并跟从及内地在米国书写汉字之人十名，共三十名。仍飭飭委员等及沿途文武不动声色，密加防范。

至江苏臬司薛焕、候选知县黄仲奋，前次遵旨札调来营差委，现既续奉諭旨飭令来京，奴才恒福遵即专札飞催，飭令该司率同黄仲奋，无论行抵何处，径赴京城，不必绕道天津，以期迅速。

奴才等连日在炮台上用千里镜瞭望，仅见有米夷大小火轮船二只，在北塘海口一带湾泊，其英、佛两国船只，均已不见帆影。惟询得由牛庄驶来商船云，十四日瞥见距天津海口约二百余里之十八托水洋面，泊有夷船九只等语。是否调取救援，意图报复，抑或藏匿海岛，别有诡谋，均难测料。已由僧格林沁督飭各官兵，仍行严密防范，以备不虞。

十三日午刻，米夷副使卫廉士，带领通事乘坐小火轮船一只，驶入北塘河内，邀委员议事。奴才等当派广平府同知博多宏武、候補知州曹大绥，前往接见。该夷云，系探听諭旨准其何日进京，并催取照会等语。奴才等伏思，目前米夷来会，虽述和约章程内有互相调处之言，而又不肯遽任其事，及与委员等会晤，其词若远若近，难以捉摸。此时惟有俯如所请，令于二十日外起程北上，以免生疑。当于十五日给予米夷照会，仍派博多宏武、曹大绥及黄慧连赴北塘资送。旋接该夷照覆一件，奴才等公同拆阅，系定期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起程北上。已飭令崇厚等，知照赶紧妥为预备，并密谕于水陆沿途缓程前进。约计时日，桂良等必可先行到京。

奴才等复与僧格林沁商议，以米夷既欲进京，而英、佛两夷又无实在消息，拟再复给米夷照会一纸，设法转圜。该夷狡谲异常，未必遽肯就我范围，从中调处。姑试其如何答覆，再为驰奏。谨将奴才等先后给与照会二件，米夷照覆一件，一并抄录，恭呈御览。

再，奴才等初九日接见米酋后，即于次日委员送给猪羊、米面、菜蔬等物，该酋复开单囑买一切食

物，亦经照单备办送交，均经接收。合併陈明。

所有米夷进京日期，及拣派文武护送照料，并现在设法办理各缘由，理合缮折由驿五百里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件一：抄录恒福等给美使华若翰可自北塘进京已派员护送照料照会一

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文，为照会事。

照得本督部堂、本司于六月初九日在北塘与贵国钦差会晤，所有进京换约一节，商明由本督部堂、本司奏明大皇帝请旨定夺。兹已钦奉圣谕，准贵国钦差于本月二十日以外，由北塘进京，守候我国钦差大臣<sup>大学士桂</sup>史部大堂<sup>花</sup>到京后，再行互换和约。现经本督部堂派委盐运使銜、直隶清河道崇厚，副将銜、宣化中营游击张秉铎护送照料。至贵国进京人数，言明连随员二十人，并带书写跟从等十人，共三十人同行。自北塘至京，沿路应用车马、船只、馆驿、食物，一切事务，已经本督部堂、本司分派委员妥为照料护送。应请贵国钦差于本月二十日以外，酌量订期，由北塘起程进京，知会本督部堂、本司，以便一面奏明大皇帝，一面赶飭各委员遵照办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二：抄录恒福等给美使华若翰清代向英法转达如愿由北塘进京换约必为

代奏请旨照会二

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文，为照会事。

照得昨接贵国钦差照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进京换约。现经本督部堂、本司札飭委员，并地方官妥为照料护送。查上年和约内，各国有事均由贵国善为调处等语。现在英、佛两国船只，尚在大洋停泊，彼此消息无从知悉，应请贵国钦差向其转达。二十五日大沽接仗，实由英国兵船直闯海口，并非衅自我开。如因曾经交仗，另存意见，大沽团防自当静候。如自知理曲，情愿复寻旧好，进京换约，即可前赴北塘海口，商议一切，本督部堂、本司必为代奏请旨，以全和好。如何办理，均由英、佛两国钦差酌定。仍希贵国钦差见覆施行。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附件三：抄录美使华若翰为订日启程进京请即飭备一切事务照覆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为照会事。

准六月十五日贵部堂藩司来文一角，内开等情，均已阅悉。若无风雨阻滞，致难往来，现订于六月二十

一日携同随员二十名，并带书写跟随从人十名，启程进京，请即飭备一切事务。所委护送文武大宪各

一員，亦請迅即會齊同行是望。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直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文。己未年六月十五日。

## 一一〇、直隶总督恒福等奏美使进京已允不乘轿前往片

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军录

再，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十五日奉上谕：米酋到京城内，万难允其坐轿等因。欽此。所有米夷欲求坐轿一节，昨经委员博多宏武、曹大绶在北塘与该酋面议，告以各国到京向不乘轿。该酋以各国均系属国，与该国情形稍异。复经该委员等答以他国或不相同，现在俄罗斯在京皆系坐车，并不乘轿，该国与俄国事同一律，似亦未便两歧。再三开导，该酋亦即应允。现拟令其由北塘登岸，即行坐车起身，由通州起早到京，亦不坐轿。业经该委员等与之当面说明，或不致临时狡执。

至米酋所寄俄国书信，奴才等原拟发还，系为防其勾结起见。兹奉谕旨，仰见圣德涵宏，示以诚信。谨即遵旨，由奴才恒福备咨，将该酋交来原信封寄军机处，交理藩院转付俄夷接收。

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一一一、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已回上海并录呈新闻纸

折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英、佛二酋，现已折回上海，谨将继续探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业将六月初十日以前上海夷情，恭折奏闻在案。兹据护苏松太道吴煦、开复知府蓝蔚雯，于十二、三等日会禀，内称：十一日佛酋布尔布隆，十二日英酋卜鲁斯，先后折回上海，搬进洋行及夷馆居住。向来夷船进黄浦江，各夷船俱放炮迎接，此次并未放炮，亦无动静。米酋并无返棹消息。计自初八至十二日止，由天津折回英夷船五只，佛夷船二只，闻尚有余船，驶往外洋，径赴广东、宁波者，是否属实，无从探悉。初十日英夷领事传夷商，告以下鲁斯信来，云中国先行开炮，致彼受伤，上海应即不完关税。因众议不一，致未定议。该护道等得信后，密传华商授以机宜，开导夷商，告以孰先开炮，并未目击，姑毋庸深辩。我中国钦差大臣曾经照会尔国，船到天津，止可停泊拦江沙外，今尔等受创处所，系在拦江沙内，其中曲直，亦不辨自明。且尔等不完关税，大皇帝即不准货物出口，一切帐目亦断不能收清。尔等跋涉重洋数万里，所为何事？夷商尚知领悟，不以停税为然。现在卜酋已到上海，数日内必有成议也。

各夷不论何事，必在夷馆作一说帖，刊刷传播，名曰新闻纸。此次天津受创之新闻纸，业已译出汉文，该夷并将天津炮台绘成图说，情殊可恶。自初九至十二日，夷商纷纷收回收放钱店银两，市肆银价

頓貴，并因新闻紙内有窃踞南京之语，民心益加惶惑。至添调印度夷兵，虽有月内到沪之说，而程途太远，恐未能若是之速各等情。并将新闻紙录送前来。

臣将其新闻紙逐细核阅，知英夷死伤官兵计共四百六十四人，佛夷死伤者尚不在内。并闻英酋先在香港重资雇觅广东游民，改扮夷装充数，则在津死伤者亦必不少。惟该夷盛称天津炮台灵巧，一若淡而且妒，此番受创后，尚复从容暇豫，将我炮台形势，炮位数目，逐一绘图贴说，其处心积虑，实属险狠莫测。闻该夷前此与印度国互哄，因印度炮台坚固，费三年心力，勾通奸细，密图毁炮，遂得获胜。现在天津布置周密，断无他虑。惟闻该处传习天主教者甚多，闽、广、粤游民亦属不少，勾串最易，钦差大臣格林沁自早计及。至新闻紙固多无稽之谈，亦往往日后有验者。该夷所指之南京，即系逆匪久踞之金陵。所云赶去盗匪，明系饰词，其勾结报复，亦在意计之中。此时惟有密谕华商作为己意，向夷酋设法解散，不过旁敲侧击，尚无把握。倘该夷有照会前来，强词剖辨，即是该夷力竭计穷，欲求转圜。臣拟即就其来意，随机以理折之。

除分咨钦差大臣格林沁、桂良、花沙纳、和春等一体查照，并飭该护道等确探如何动作，分别妥办，随时驰奏外，谨恭折由驿密奏。并照录新闻紙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抄录新闻纸

谨将苏松太道译出英夷新闻纸，照录恭呈御览。

北口兵船来信云：于六月二十五日水师提督带兵前往，意欲拔起梅花桩，是时我兵大队追下，自云

在中国从未遇见如此利害。此兵系僧王爷所管，炮台所使之炮，实乃伶巧之极。此仗在天津，吾辈在申地闻之，如半天雷电振之。前闻所云中国弱极，如英使臣到津，中国必然迎进，于定和约又有谣言反话，后即乃止。况和约去年已经议定，此仗之败，必有报仇。英国所谓尽皆循理，并有权利可为主事。广东今吾已得，南京我辈，可将现中国之兵赶去盗匪，居南京之城，再与中国计较。

起初我辈使一员官弁并通事前往华营打话，令我国钦使带和约前来相会，云将河内之梅花桩尽行拔去，以便驰行船只。华官似有骄色，回说此桩不可拔去。英官云：三日内你不拔去，我兵自行动手。彼此口之炮台，起初似无官兵防守，又无旗帜，炮台之炮尽皆封口。于二十五日，两国和约之事并不提及，我辈使十一只兵船驶至炮台河下，前去拔桩，倘有仗事，即行接仗。二点钟时，九只兵船已至彼处，内有二只已将铁锚抛下，一只意欲撞过铁练（鍊），既已过去，第二处系梅花桩不能过去，忽然大炮放出，炮台之炮门尽行撤开，大队炮火攻下。我辈不能不敌，别船亦来帮扶，因其势大，只得退出，共计死伤不少。别船意欲前去对敌，因潮水不顺，至四点半之时，火炮略宽，欲使令陆路起兵攻战。接仗之时，在船之水师提督，从桅上伤一弹子跌下，又伤肋骨一极。起举时河滩极难行走，华兵之火炮亦多。登岸亦有沟深五尺，阔一丈，又无别路，只得落水。彼时远城五丈之路，受伤死者不少，又无救兵，只得退出。败回之兵，实为苦极。二只已沉水底。受伤死者，共计四百六十四人。内官员死七位，伤者二十一人。现在北口之人，可享得胜之乐矣。



一一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严防英法兵船再来

报复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恒福、文煜奏派员护送米酋起程一折。本月二十一日，米夷自北塘进京，即照该督等所拟，由军粮城径至北仓上船赴通，仍密飭清河道崇厚等小心防护，及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本日桂良等已到京，即可仍令经手互换和约。

至英、佛夷船全行驶去，尚无消息。兹据牛庄商船，在距天津海口二百余里之十八托水洋面，见有夷船九只，是该夷潜匿附近地方，或听米夷信息，或招集兵船，再图报复。若再来肆其猖獗，其凶锋必更甚于前。著僧格林沁加意严防，毋稍大意。

前因米夷肯赴北塘，与恒福会晤，是以屢次谕令该督，督飭文煜乘机利导，使佛夷就我范围，足以孤英夷之势。兹恒福等照会米夷，令其转达英、佛两国，如情愿修好，进京换约，即可前赴北塘商议，未免漫无区别。佛夷助恶，尚可伴为不知；英夷则首起兵端，若先行俯就，恐长其骄悍之气，更难办理。此等机宜，措词失当。现在英、佛二酋，未必即能悔悟，愿赴北塘，设或托米夷转圜，自当分别计议，请旨遵办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三、军机处为预备美使房屋器具事给顺天府交片

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 上谕档

交顺天府。现在米利坚国定于本月二十一起程，约计四、五日内可以到京。本日军机大臣面奉  
谕旨：著顺天府将房屋、器具，一切供给，妥为豫备，以便应用。钦此。相应知会贵衙门，即将老君堂地  
方房屋一所打扫，并将应用物件，赶紧豫备整齐可也。此交。

一一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使率船至津意不

可测可准其由北塘进京也可在津与之会晤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  
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恒福等奏，俄夷投递照会，并拟给照覆等情，览奏均悉。俄夷借坐米夷船只，驶近北炮台停泊，所  
递照会，以现派伊国副章京步多克似克、递事官石射马略甫二员，带同跟随二人，欲由旱路进京，投给

伊国公使书信，并非为进枪炮而来。至称慕喇约甫即带几只战船，到海口听候回信，其来意甚不可测。所有现到四人，著恒福等准其由北塘进京。前经肃顺、瑞常与上次俄国使臣丕业罗幅斯奇议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会中国，由北塘进京。此时可约期俟米酋起身后，派委文武二员伴送，所有路上驿馆供给，概由地方办理，毋庸该使自出己资。其护送之官，毋须大员。如慕喇约甫欲行会晤，恒福等与订期相见，可告以此次天津与英国开仗，乃英酋背约，先起衅端，倘其自知理曲，悔悟求和，中国仍不拒绝。俄国所带战船，想系帮助中国起见，以而和好，亦可无须。如未曾晤面，不必于照会中提及携带战船之事，以免语多枝节。

至现在拦江沙外，虽只有该国火轮船一只，惟既据称携带战船数只，仍著僧格林沁密飭将弁，即北塘海口，亦须严加防范，以备不虞。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一五、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接收美使照会派员照料进京并探

询英法情形折 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为接收米夷照会，并探询英、佛两夷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与僧格林沁商议，拟给米夷照会，冀其将英、佛二国事件，从中调处，业已鈔录一分，恭呈御览。十八日候补县丞黄惠廉、千总任连升，自夷船资回米夷照会一件。奴才等与僧格林沁公同拆

閱，大意以英、佛兩國船隻業已回南，无从轉達，將米該酋換約后，自京回沪，必為轉致。且言戰爭之事，目下必无等語。

查該夷此次照會內，詞意頗為恭順。復詢之黃惠廉云，據稱米夷言英國普酋現已回南，兼到本國并五印度調兵報復，仍候伊國主之信。如有舉動，當在本年九月間，否則來年春間亦未可定。佛夷亦先回南。該夷今春有與阿士突利打仗之事，看其情形，較英夷稍易說合。華若輪回上海時，尚有工夫可以調處，或到京時先為兩國解說。米夷又向黃惠廉詢及該國及英國被獲之人，現在如何安置。黃惠廉答以總督仰體大皇帝仁慈待人之意，現派人看待甚優。該夷頗為感激。

又據委員向俄夷探詢，該夷云，在桑島地方見有英、佛兩夷火輪船數只，在彼停泊修理各等語。

奴才等伏查英、佛兩夷經此次懲創之后，未必遽甘就抚，米酋華若輪回沪調處之言，如果屬實，未嘗不稍可挽回。自應遵旨即令米酋于二十一日起程入都，俾得及早換約，迅速回沪。該夷酋由北塘入都，沿途舟車館驛，業已妥為預備。查清河道崇厚，于此次大沽接仗，北塘议抚，該道均隨同奴才等參與其事，深知底蘊，是以派令护送。已飭該道與游击張秉鋒先赴北塘守候照料，并令諄詢該酋華若輪進京之后，火輪船在外停泊，所留夷官何人，通事何人，以便委員等因事接見。該船夷兵水手均約禁不准上岸，一應食物，官為致送，毋庸自行采買。其海口防務，仍由僧格林沁嚴飭各營將弁，加意防備，不敢以米夷有可无戰爭之言，稍存大意。

所有米夷照會，謹照錄一分，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繕折由驛四百里具奏。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覽奏已悉。欽此。

附抄录美使华若翰表示俟由京返沪后愿向英法使臣居间调处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为照覆事。

准贵部堂  
藩司

六月十六日来文，内开各情，均已阅悉。本大臣自到此处，极蒙隆情厚待，并委员代办一

切进京事宜，殊深感佩。至去年和约第一款所载相助调处之语，本大臣于和约各款极乐遵守，是以前月廿四日因恐贵国与英、法两国衅隙难免，故和约虽未易换，亦驾座小火轮进口，意欲劝息。詎料到炮台边时，并无官员接收文书，炮台之人亦不肯给引水带往北塘，直待数日后，经受险难，方能入至北塘，将公文投递。所以如此者，专为恪遵本国之约而行。若来文所言传达之语，现英、法兵船俱已开行回南，无从代达，战争之事，刻下必无。统俟本大臣进京回沪，自当详细照知英、法公使。该和约既经易换，本大臣即可因友谊关切，于他国之有衅隙维艰者，可以竭力相助调处。今定于二十日同随人官员齐到北塘，二十一日晨启程办理率使诸事，竖立我两国友谊，至较前尤为和好，至于永久，是诚厚望也。为此先行照知。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河道、  
曾巡抚事恒，直 隶 等 处 承 宣 布 政 使 司 布 政 使 文。

一一六、直隶总督恒福覆奏前致美使照会欲乘机议抚措词失

当片 咸丰九年六月十九日 军录

再，奴才等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照会米夷，转达英、佛，未免漫无区别等因。钦此。跪诵之余，敬谨聆悉。伏查英夷犯顺，不遵理谕，攻我炮台，其桀骜情形，久荷圣明洞鉴。奴才等商之僧格林沁，给予米夷照会，派员賚送，试探该夷口气，能否设法转圜。仍声明如欲接仗，则大沽团防自当静候，原不敢示之以弱。今蒙恩调，指示周详，权衡缓急，助恶者尚可包容，起衅者必宜区别。奴才等欲乘机议抚，未免措词失当，惶悚莫名。所有米夷回复各情，业于正折详细声明，嗣后如有情形，自当清旨再行遵办，断不敢有误机宜。

至海口防御，僧格林沁仍严飭各营昼夜小心防范，遇有风雨昏黑，加倍留神，以防报复。并由奴才恒福飞飭沿海各地方营汛，见有夷船帆影，立即禀报。

所有接奉谕旨并现在办理各缘由，谨附片复奏，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一七、直隶总督恒福等奏派员护送俄官由北塘进京折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为遵旨派员护送俄罗斯夷人定期由北塘行走进京，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十七日曾将俄罗斯投递照会大概情形，暨拟给照覆，请旨遵行，恭折具奏在案。奴才等于拜折后，与僧格林沁熟商，派令前南路厅同知、降捐通判黎鸿恩、千总邱瑞祥，前往俄罗斯夷船查询。而该员未到之先，委员博多宏武、曹大绶等，在北塘因该夷催促甚急，就近上船，先与该夷会晤询其来意，据云，所带兵船，系赴日本国争占马头，顺便送俄官二名，随从二名，由海口进京，而见该国公使，有紧要事件等语。意甚急迫。博多宏武等，告以必须奏明清旨，方可覆信。再三开导，始于未刻开船出洋。迨黎鸿恩、邱瑞祥等由大沽赶到北塘，夷船业已开行。随驾小船于十八日追及，将奴才等面嘱各情，详细查询，该夷声称，派员进京，系因该国上年所议和约内有须与该国公使而议事件，俟接伊国公使回信，其兵船即赴日本国有事，必须速行代奏，以便进京，准于二十二日候信等语，与博多宏武等所言大略相同。

奴才等伏思该国和约，业已在京互换，此次进京，仅止四人，无所施其伎俩，且该国公使又久在京城，自未便向其拦阻。该夷自云闻英国在大沽接仗，恐其邀俄国人来此应援，该酋已严飭俄国各船，毋

得为英国帮助。虽于意见见好之中，寓矜诩兵威之意，而言词尚属恭顺，自当借势羁縻。且既经委员询问来意，则前拟进呈之照会，自可毋庸再给。

正在筹商办理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恒福等奏，俄夷投递照会等因。钦此钦遵。查该夷丕业罗幅斯奇，既与肃顺、瑞常议定，如有人到，即由北塘进京，自不必再有迟疑。该夷既约定二十二日候信，奴才拟俟米夷起身后，即派委员前往知会俄夷，约期于二十三日以后，亦由北塘起程行走，前赴京都。沿途驿站食物，一切由官供给。并遵委候补知府长启、候补都司文安，护送俄国副章京步多国似克、通事官石射马略甫，暨随从二人进京，一路妥为照料。其水陆程途，均仍仿米夷进京道路行走，到京时交顺天府尹暨理藩院衙门接收。如该夷不日出京，即仍令该文武护送照料，应由府尹等酌量就近饬知该文武遵照。其俄夷火轮船一只停泊拦江沙外，自当密为防范，以备不虞。如续有该夷战船驶到，再行奏闻。

至英国接仗一层，俄夷业已言及，并经委员黎鸿恩等向通事安文功询问，该夷进京是否专为本国事件，抑为英、佛两国事件？据安文功答以两层俱有，而其中实在底细，亦不能尽知等语。奴才等以通事安文功一面之词，虚实真伪，未可尽信。如有调处之言，到京即可吐露。该酋慕喇约甫，并未言及欲与奴才等接见之意，如其约期会晤，奴才等自当遵照圣训，面为晓喻。

所有俄夷拟由北塘进京，并遵旨派员护送各缘由，谨缮折由驿四百里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一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办理抚局宜刚柔相济并陈英法

现在情形折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办理抚夷大局，当刚柔相济，谨据该夷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米、俄两夷先后进京各事宜，业由督臣恒福节次奏明在案。奴才查米夷肯由北塘进京，不听坐轿，该夷即允乘车。俄夷船只径至北塘海口出入，递送照会，并未一至大沽。似此情形，较之上年，颇为驯顺，未尝非慑我兵威之故。英、佛两夷狼顾进退，亦未能骤图报复。二十年隐忍，两载经营，仰赖皇上天威，将士用命，经此一番惩戒，该夷桀骜之气，骤无所施。趁此机会，正当力求控御之方，申明大义，振起国威。此机一失，后难复得。

上年办理抚局，固因夷船深入，使我无所施为，然不免失之过柔，徒增诸夷藐视中国之心，是以本年英、佛等夷桀骜情形，甚于去岁。此次米莫初至，即有投递俄夷书信，俄夷亦乘米夷入京，尾随前进，是其合党同谋，情节诡诈，已可概见。俄夷所称携带兵船与日本国争占马头，及英、佛两国在桑岛修补各等语，悉系随意捏造，莫可穷诘。该二夷抵京后，必将辅张英、佛两国强悍情形，大言恐吓，代为要挟，该二夷借此渔利。若仍一味迁就，益将轻视中国，肆其吓诈，以图各满所欲，此后办理更难为力。奴才以为桂良等专事俯就，已难望其振作，宜派有胆有识大臣，帮同妥为办理，务要词严义正，折服其心。一面明降谕旨，将英夷历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该夷如知愧悔，中国不为已甚，仍准和好，倘执迷

不悟，即绝其通商。该夷惟利是图，或可就抚。即米、俄各夷知皇上天威震叠，剿可制胜，抚有能臣，亦足稍戢其凶狡之气。所获米夷蒋什坡一名，俟华若翰到京后，并清明降谕旨给还该国，使该夷感激皇上生成之德，亦曲示羁縻之一端也。

其英、佛二夷，挫败后意图报复，势所必然。然越七万里滋扰中国，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若再惩创一次，则其势亦不能复振。据黄惠廉询之所获英夷声称，该国兵船出外争战，少则二三十只，多则七八十只。该处五印度乐的地方正在打仗，尚未罢兵。以大势揆之，亦无竭全力以赴中国之理。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可以仰抒宸廑。但令佛夷先行受抚，绝其党援，该夷亦可徐图招辑。即米、俄两夷欲为调处，亦当使彼就我求和，不可俯就。若以及英、佛二国之事，惟当于其是非曲直，相机应变，不激不随，以求理胜。使诸夷怀德畏威，永思和好，在此一举。奴才愚见所及，不敢不以上闻，以期稍裨时事于万一。

所有办理抚局大概缘由，谨专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编修郭嵩焘，自到防以来，随同奴才布置一切，昼夜辛勤，于剿抚各事宜均为熟悉。六月初九日与米夷北塘会议，该员在旁目睹情形，此折即交该员赍京递奏，以便面陈梗概。合并声明。谨奏。

一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法使返沪后可将英使在

津背约启衅事向其开导以示区别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

一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前因天津夷船悉数开行，谕令何桂清等严防吴淞、黄浦、镇江等处，并俟该夷酋到沪后，令各商妥为开导。本日据何桂清奏，夷船陆续回沪，探闻现赴印度调兵，并邀各夷商议事一折，览奏均悉。夷人资财，悉聚上海，自不愿在彼滋事，惟自轮船挫败回沪，各夷商即纷纷收取银两，搬运下船，其为夷商畏事，闻风搬运，或由夷酋主使挪移，为图踞该处地步，均未可知。著何桂清相度机宜，严密防范，以期有备无患。至夷情惟利是图，其兵费亦须出自商人，此时飭令华商开导夷商，最为要著。务将此后若再用武，则贸易必须暂停，彼此有损无益之处，割切晓谕，令其洞晓利害，自当于夷酋处设法转圜。

佛酋布尔布隆既较卜酋明白，并著飭令委员等，于该酋到沪后，将此次津、沽接仗，系英夷先行开炮起衅，非我背约，佛国既不助英，我中国自有区别，不欲为难，看其有无悔心。至卜鲁斯有往印度调兵之说，一时亦未能即到。倘佛酋及上海夷商，诚心调处，即卜酋已经回国，亦无难通信追回。特不可露中国求和之意，以防英夷更长骄志。现在米酋华若翰，已定于本日由北塘起程，来京换约，并言换约以后，即当回至上海，设法调处。亦可先向佛夷提及，使其自悔。

此时桂良等虽已到京，而天津现有准备，该夷若带兵重来，惟有与之接仗。所有挽回调处之权，全在上海，谅该大臣必能悉心筹画，以济时艰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一〇、直隶总督恒福等奏美使进京已过军粮城并与接晤各

情形折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为米酋于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登岸起早，已过军粮城，行走颇为安静，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米酋华若翰遵奉谕旨，定期于六月二十一日，自北塘登岸起程北上，业经奏明在案。十九日奴才恒福飭令清河道崇厚、宣化镇标中营游击张乘铎先赴北塘，妥为照料。奴才文煜于二十日亦赴军粮城守候。该酋于二十日酉刻，乘坐小火轮船一只，驶进北塘河口。崇厚、张乘铎会同通永道德椿，一同上船与该夷正使华若翰、副使卫廉士、通事丁黉良会晤。询知该国提督达酋，因年老留守大船，不令进京。当告以海外大船如需用食物一切，均可开单来取，勿令水手兵丁上岸。该夷当即允遵，并将进京之三十人开具衔名清单，呈递前来。于二十一日卯刻上岸，依次登车，甚为安静。于辰刻正全行开车，午刻行抵军粮城。

奴才文煜与该酋华若翰等接见，宣布皇上诚信待人，深恩厚泽。该酋等深知感激。并自言进京换

约后，必为英、佛两国调处。奴才文煜洁以英、佛船只既已全数回南，何从说项？该酋复答云：英、佛两国尚有船三只在山东登州庙岛地方停泊听信，今蒙大皇帝天高地厚之恩，如可为力，必当代为说合。奴才文煜委婉与答，不露急速俯从之意。接谈之间，该酋词意颇为恭顺。二十二日晨起，奴才文煜俟该酋起身后，即折回大沽。崇厚、张秉铎护送该酋等开车，由西堤头前赴北仓，会同天津道孙治，照料上船。连日夫马舟车，馆驿供给，均属整齐，该夷及随员跟从，均深欣悦。

其水师提督达西乘坐大火轮船一只，内夷官二十名，兵丁水手约二百六十名。小火轮船一只，夷官五名，水手十七名。大火轮船来往不定，小火轮船常泊拦江沙内外，如有风涛，即入内河抛橈。奴才恒福已行知通水镇道，督同文武，随时稽查弹压，不得稍存大意。船上夷官需用淡水食物，均令总局委员酌量备办，以仰副皇上怀柔远人之至意。

奴才等伏思米夷上年到天津时，系与英、佛、俄三国，同恶相济，本年先后驶至大沽海口，打仗之日，并获有米夷蒋十坡一名，其为一同犯顺，毫无疑义。而目前言词驯顺，凡有禁约，均能曲意依从，自因五月二十五日之战，僧格林沁督饬将弁，立挫凶锋，是以慑我兵威，不敢仍前桀骜。惟初九日奴才等在北塘会晤，其时英、佛船只尚在拦江沙外，而该酋声称佛酋初六日，英酋于初七日先后南旋，及十六日投递照会时，该酋复称英、佛业已回南，无从转达，俟自京回沪，再为知照。何以此次相见，忽言英、佛尚有船三只在庙岛地方候信，旬日之间，其言种种不符。是否前次所言回南，即系指庙岛而言，抑系空言搪塞，以说合见好为要求地步，诡谲情形，殊难预料。奴才等愚见所及，不敢不据实陈闻。其该夷呈开进京人数衔名一纸，谨缮清单，恭呈御览。

所有米夷由北塘起身已抵军粮城，行走安静各缘由，谨缮折由驿四百里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奴才文煜于军粮城馆驿座间，夷酋华若翰取所带眼镜持赠。奴才文煜答以公使现在赴京必须带用，俟自京回时再领。辞之再三。该酋云：所以持赠者，取相别之后，目前如见其人之意。词甚坚决。奴才文煜恐拂其意，转生枝节，谨随折封送军机处代进。合并声明。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奏，一切均悉。欽此。

#### 附美国进京人员衔名清单

谨将米国公使呈递进京人数衔名，开单恭呈御览。

计开：

钦差全权大臣华若翰

副使卫廉士

参赞华华理

通传丁魁良

通传叶吉生

随员渴作治

随员吕文

提标副将段连札

医官霍士

管理银库额勒麻

管理火轮舒为连唔

参将哈裨珊

水师总官戴喇亚得

医士山法若翰

宣教鄂显理

书记阿尔曼若翰

管家赖门意活

把总阿尔拔干勒

巡捕希基若翰

巡捕阿步阿拔

钦差行台汉帮办传译梁 植

誉录曾志渔

誉录胡月江

管事崔亚梅

管厨卓亚恩

长随陆亚布

长随陈亚耀

长随崔亚能

长随史亚东

长随史亚贵

朱批：览。

## 一二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美使进京事致军机处王大臣函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原件

启者，米夷已于本月二十一日自北塘起身，一切情形极为驯顺。至到京后抚驭事宜，并有关紧要办法，已就管见所及，据实陈奏。并派编修鄂嵩焘进京，以备垂询。

伏思该夷在海口地方，一切恭顺者，自系慑我威势，惟恐进京后复萌诡诈恐吓之谋。盖因京城与该夷会晤大臣，不悉该夷在海口时，初助英、佛二夷与我打仗，继而故作不知，仍以和好愚我。彼既不认与我接仗，在我虽应伴为不知，仍应令该夷知我有意涵容，以挫其骄满之气。查海口营武弁邓启元、葛开泰，自五月十七日夷船到来，节次与之接见，六月初九日北塘会面，该二员亦在彼伺候，是该夷始终情形，该二员尽知而该夷屡受该员等挫折，亦必敛其倨傲。鄙意拟飭邓启元等进京，每遇与该夷会



晤时，即令该员等跟随，虽无补于大局，亦可少杀该夷狂悖之态。愚拙之见，是否之处，望速示覆，以凭遵办。

再，俄夷久驻京城，各处游玩，已难禁止。此时米夷同在京师，可否暗与俄夷商酌，米夷在京之日，俄夷暂不必游玩，借可禁止米夷效尤。均请王爷鉴核施行。此请钧安。

中堂  
大人

僧格林沁顿首。

## 一二二、山东巡抚崇恩奏登属海口停泊洋人货船及蓬莱洋面

驶过火轮兵船各情形片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此系推算日

期） 军录

再，臣前因海口见有夷船，当经附片奏闻在案。兹据报，本月初四日，又来夷人货船二只，收泊福山县海口，揣其来意，不过借图通商。臣查北路通商之议，至今未定，前准何桂清咨会禁止，适值夷船北来，经臣严切申谕，不准沿海商民与之私自交易。惟夷人难以理喻，如果上岸要求，可告以山东无货可销，不必烦言赘语，致生枝节。只须商民不贪重利，不与贸易，该夷无可觊觎，不久必当自去。现在各属均系遵臣谕飭办理。该夷亦知由章程未定之故，声称在此暂候。然山东商贩不通，确系实情，该夷目击市镇萧索情形，奢望已去大半，以故本年登属海口先后收泊夷船多只。该夷词意恭顺，并未露

有桀骜不驯之状。

惟本月初十日蓬莱砣矶岛外洋，见有火轮兵船一只，自北南下，十四日又见有轮船一只，自南而北。该夷船往复行駛，是否天津船只渐图返棹，抑或别怀叵测，均未可知。山东沿海口岸，臣因钦奉寄谕，知天津业已接仗，曾经严飭筹范。倘或到有兵船，总当于防范拒绝之中，设法羁縻，断不敢稍涉大意，转致别启衅端，以仰副圣主浩诚淳淳之至意。为此附片奏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二、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筹画剿抚事宜均属

允当并将上海新闻纸抄给阅看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据僧格林沁奏，办理抚夷大局，当刚柔相济，令郭嵩焘奏折呈递，朕详加披阅，并召见郭嵩焘，询悉该大臣筹画剿抚事宜，均属允当。此次英夷犯顺，经该大臣督兵攻击，实足以寒逆胆，而快人心。现在海口营垒，布置益加周密，即使该夷再图报复，必能挫其凶锋。至剿抚兼施，两事本并行不悖，该大臣于议剿既有把握，则抚局自可不至迁就。

本日据何桂清奏，英、佛两酋已先后回至上海，现今华商，夷商设法解散，一切情形已咨行僧格林沁查照办理，该大臣接到后，谅已深悉。刻已谕令和春，严防该夷勾结金陵逆匪，并谕何桂清确探该夷动作。如华商、夷商肯为剖辩是非，该夷自知理屈，自可乘机利导，但不可先为俯就，以长该夷桀骜。谅何桂清必能斟酌办理。特该夷能否悔过戡兵，尚无把握。

至米夷进京换约，情词尚属恭顺，较英、佛两夷易于驾驭。现仍责成桂良等一手经理，可毋庸添派大员。

至僧格林沁请将英夷狂悖情形，宣示中外，并所获米夷蒋什坡一名，俟华若翰到京后，明降谕旨给还该国各情，俟米酋到京后，再行降旨宣布可也。

何桂清录呈新闻纸，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和春等著加意防范勿令英法兵

船侵入长江沿岸上谕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前因夷船陆续回沪，当谕何桂清令华商开导夷商，于夷酋处设法转圜，并谕和春严防镇江等处。本日据何桂清奏，英、佛二酋已回上海，密陈续探各情，并录新闻纸呈阅，一切均悉。据称，吴煦等密传

华商，向夷商分割利害，该夷商均已领悟，即可因夷商以拦阻夷酋。该酋如有照会前来，即是悔悟之机，该督务当乘机善导，以息兵端。但当使彼求和，不可先露俯就之意。即英、佛二国，虽系同恶，而蚌起英夷，办法亦当有先后。此中操纵缓急，全在该督审察机宜，势难悬拟。

至新闻纸内所称，欲进金陵，再与中国计较，虽属虚声恫喝，或因前此曾入长江，此时思与逆匪勾结，亦不可不防。著和春仍遵前旨，密飭沿江水陆各军，加意防范，勿令闯入。其苏、松一带海口，仍著何桂清不动声色，妥为布置。以后夷情，并著确切侦探，随时驰奏。

至米酋华若翰，已于二十一日由北塘进口，来京换约，并可宣谕夷商等闻之。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五、顺天府为俄人欲往美使行馆事给军机处咨呈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原件

顺天府为咨照事。据大、宛两县稟称：卑职等奉文办理老君堂米利坚使臣馆内器具供给等项，差派丁役在彼住宿，管守照料，卑职等仍不时亲往监视。连日正在布置间，忽于本月二十三日申刻有俄罗斯夷人一名乘车到彼，差役拦阻不住，即进内看视。该夷自称平姓，并称办得甚好，即问丁役，此馆为何人而设，系何处承办。丁役等答以预备米利坚使馆，系大、宛两县承办。该夷人又称，俄国人数较

多，移来居住，甚属相宜，即要搬来等语。卑职等伏思俄夷在京设有馆舍，今忽来米夷使馆探视，并称欲搬来居住，虚实虽未可定，倘该夷果携众搬来，应如何办理之处，卑职等未敢擅专，理合据实禀请查核，俯赐转咨军机处、理藩院核夺示遵。并请咨明步军統領衙门，应否在现备米夷使馆外拨兵看守弹压，一并示遵等情到府。

除咨理藩院、步军統領核办外，相应咨呈贵处查照。希即核覆，以便飭遵可也。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军机处。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 一二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愧忿未平现设法开导折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英、佛二酋愧忿未平，现在设法办理，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十三、十六等日业将上海夷情缮折驰奏。嗣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二日奉上谕：前因夷船在天津受创后，停泊海外者无多，恐其驶赴上海、广东等因。钦此。

伏查此次天津之役，为二十余年来未有之快事。访之各夷商，亦称英、佛二夷，已百余年未经受此重创。是以于得信后，夷商颇怀疑惧，纷纷收回存本，上海地方，竟同罢市。经署苏松太道吴煦、开复知府蓝蔚雯传到英夷里泰国、佛夷伊担，告以下鲁斯任性妄为，自取挫辱，与人无尤。然大皇帝圣度如天，既有成约在前，必邀恩施格外，毋庸疑惧。该二夷皆唯唯而退。吴煦等又令华商向夷商明白开导，

各夷咸知感悟，抱怨卜鲁斯之办理不善，商民之心始定。不纳关税之说，亦未再提。

吴煦等见有机可乘，且上海地方早已闻米夷在天津会议换约，即谕令华商作为己意，告知夷商，以条约一事，额尔金经营年余，甚费心力，大皇帝准其进京换约，待之不厚。因前此北上迟（迅）速，未与钦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议，又未知直隶总督在北塘守候，致有歧误，实则彼此均无成见。钦差大臣计期业已抵京，米夷必照议办理。英、佛二夷如果再往理说，必当优待如初。尔等涉海远来，原图贸易，倘以意气用事，必致兵连祸结，废时失事。况胜负亦未可必。上年所议各条，前功尽弃，未免可惜。

该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说，英酋虽称所言固属有理，而中国先行开炮，该夷官兵死伤数百人，若不报复，恐为海上诸夷所笑，且粟不能自主，拟即请示国王再定。佛酋则称伊国亦有伤亡，不能不照英酋办理。揆其词意，目前无可劝解，不便操之过急，面何时如何报复，该酋等不肯明言，转以米酋取巧为讥。英酋意在搜寻衅端，因不知我海运已竣，于十四日将该酋乘坐南旋之火轮船一只，驶往天津，欲阻我沙船进口。十六日复有轮船驶往东南大洋，探系英、佛二酋遣人送信回国，由吴煦、蓝蔚雯于十五六等日密禀前来。

正在具奏间，钦奉前因。臣查佛、米二夷向俱听命于英，今英酋报复之念尚坚，佛酋从而附和，米酋进京必先换约，而换约之后，若即查照新章开市，不特争端易启，抑且弊窦难防，更恐英、佛借以有词，于抚局似有窒碍。钦差大臣桂良等自必早经计及。议者又以现闻英、佛二夷在国自行搆衅，我可借为离间之计。殊不知各夷互哄，本属常情，而与中国交涉事件，仍复交相袒护，因之彼离此合，异地

即不相同。况互哄之确否，仍不可知。佛夷素称强悍，每利于西洋各国擄兵，向其借助，该夷即因以为利，坐获重资，有如贸易。是欲借米，佛为转圜，恐亦难恃。

此时英酋意欲阻我今届海运，业已无能为力。所虑者，印度夷兵及各国回信，均非数月不来，今冬明春必另有变局，下届海运遭粮，恐有阻滞，河运又万难遽改。上海六月初八日以前，洋药捐款，十日内收银七千两，各国夷税亦仅二万余两，不及往时三分之一。初九以后，贸易虽未停止，已与停止无异。且洋药税重，该夷早有后言。从此偷漏日滋，匪徒包揽护送之风日炽，几将莫可究诘。军饷无可取资，民心益加惶惑，钱漕均形棘手，正不必该夷勾结粤逆为患，而误漕误饷，故不待言。是该夷不烦张弓只矢，我已坐受其困。东南一隅关系天下安危，此后情形，不堪设想。

现闻英酋愿出重资购免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折稿，似疑我将闭关绝好也。若不使之闻之，则猜疑日深，恐汉奸夷匪复似广东之捏造上谕，从而煽惑，所患实非浅鲜。臣拟即钦遵训谕，作为己意，佯不知佛夷亦曾助逆，照会布尔布隆，嘱其迅速北上，随同米夷换约，并令卜鲁斯曲为开导，以破其疑。第夷性犬羊，诚恐置之不覆，既阻转圜之机，亦启狎玩之渐，遂复密飭吴煦等遣令布尔布隆素信任之夷目伊坦、通事梅德尔，先后向其开导，告以臣有照会前来，视其如何回覆，再行发给。惟辗转尚需数日，恐烦宸廑。

谨将办理情形，先行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一二七、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劳崇光奏入城视事并接见英

法官员情形折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军录

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臣劳崇光跪奏，为恭报广东省军务夷务大概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承恩命调补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正起程间，钦奉谕旨，以广东办理夷务军务正当吃紧等因。欽此。当经臣将钦奉谕旨缘由，及在广西接据探报情形，附片奏明在案。……

至广东夷务，自咸丰七年十二月夷兵入省城，观音山、及将军衙门、藩司衙门均被占住，上年天津议和，省城居民，渐次复业，城内夷兵三千人，夷官颇能约束，华夷贸易，俱觉相安，并无滋事。臣由广西调任前来，僚属议论，多以为宜暂居肇庆，俟和约大定，省中夷兵全撤，再行入城。臣以肇庆僻在一隅，通省地方鞭长莫及，又与司道各官隔绝，一切公事，不能当面筹商，诸多窒碍。且夷性多疑，更恐因臣不肯入城，心存猜忌，转生枝节。筹思已审，因即轻骑减从，长驱入城，接印视事。

英吉利、佛兰西两国夷官，即日前来求见。臣当经接见，宣示皇仁，晓以诚信，该夷官颇知感戴。惟前署抚臣毕承昭任内，该夷官坚请援照和约，租赁城外西壕及沙面等处地基，建造房屋，以资栖止，毕承昭及粤海关监督恒祺、绅士候选道伍崇曜等，再三劝阻，不能中止。毕承昭等以西壕居民甚多，若令迁徙，过于扰累，万难勉从，因沙面系水旁官地，允其租赁，已有成议。臣到任后，自不容顿翻前说。

又天津原议由粤补给该夷兵费银两，为数甚巨，该夷官亦屡有照会，请为刻日筹给。臣会同恒祺



妥为回覆，善与羁縻，一面咨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等，熟筹妥办。总期上全国体，下顺民情，以顾大局。

正多方筹画间，詎忽有火轮船驶到香港，得天津开仗之信，该夷官甚觉惊疑，即来求见。臣恐其猝闻警报，顾虑猜疑，变生肘腋，则省中数十万生灵，肝脑涂地。当与将军穆克德纳、监督恒祺，善言抚慰，告以远道传言，未审虚实，如果属实，其中必有别情，大皇帝仁至义尽，遐迩一体，和议必仍可仰邀恩允，惟当静候谕旨遵照，不必惊疑。该夷官又虑粤民间风生事，臣告以当督飭地方官妥为弹压，可保无虞，该夷官始悦服而去。数日来，俱尚安静照常。此广东现在夷务情形也。

粤东政务繁剧，头绪纷如。自咸丰四年军兴以来，地方日形凋敝，夷务决裂，督抚司道分居各处，局面弥形涣散。臣履任之初，诸事几无从措手，连日悉心梳理，微得端倪。所有一切事宜，容臣竭力整顿，次第清理，详细奏报。

谨先将军务、夷务大概情形，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览汝所奏，抵省视事，并能片言折服该夷，足见坚持定见，毫无畏难之意。朕怀甚为欣慰。 钦此。

## 一二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筹度时局照会法使令向英使婉劝

折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遵旨悉心筹度，发给佛夷照会，已据照覆，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六月十六日以前查探上海夷情，并拟遵旨发给佛夷照会缘由，恭折驰奏后，窃念通商事宜，向以英夷为领袖，米、佛各夷，随同办理。现在米夷已先进京换约，回南后必求查照新定章程办理。英、佛二夷所属各国夷商，亦必借道光年间章程内有大皇帝如有恩施于别国，各国一体均沾之语，前来饶舌，若不允准，则夷商心存怨望，不为我用，不独无从施釜底抽薪之计，且商与酋互相比合，与我为难，兵连祸结，势将无所底止。设俯顺商情，从权开市，则英、佛二夷新定之条约，又有作为废纸之议，几无章程可循，领事、通事、司税人等，尽可高下其手，从中舞弊，夷商既有利可图，亦即置条约于不顾。从此夷务更不可问，而于议抚大局仍无把握，今冬海运，必多掣肘。倘欲借米夷为从中调处之人，则英、佛二夷现已鄙其取巧，且上年在天津英夷之就我范围，全系钦差大臣桂良等自行筹办，米夷虽有调处之言，未见实效。

辗转思维，此次发给佛夷照会，实为夷务一大关键。因与抚臣徐有壬往来密商，酌定一稿发交署苏太道吴煦等，借夷商正在抱怨卜鲁斯之时，嘱令华商转告夷商，以此次天津之役，系由卜鲁斯自行肇衅，与条约无干，徒于生理有碍，实属无谓。且初到上海时，钦差大臣桂良等已守候月余，应见不见，应

商不商。迨抵天津，又不收文收物，硬闯海口，轰练拔桩。试问已经和好之国，有此情理否？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未将其船只全行击毁，非不能也，悯其愚顽也。今已小受惩戒，则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之用兵神速，炮台坚固，尔等谅已得知。若相持不下，尔等财货尽归乌有，所为何来。该夷商等咸以为然，纷纷议论，因之卜鲁斯等均有所闻，始知众怒难犯，渐有悔心。华商复令各夷商将卡鲁斯蒙衅情由，寄信回国，互相传布，以杜卜鲁斯之捏词耸听。吴煦等因有机可乘，即遣伊坦、梅德尔，并由梅德尔转邀布、尔布隆亲信最深之夷人，齐向告知，臣尚未悉佛夷亦有死伤之人，有照会令其赴津换约，并令转告英、美、商情如此，国王闻之必将加罪。在卜鲁斯固属咎由自取，为布、尔布隆计，殊属不值。布、尔布隆始尚游移，继亦恍然，答称：尔等所言，却是我，何总督如有照会前来，断不置之不答，但不知其如何说法，且英夷系属大国，卜鲁斯心存报复，伊不便自作主，只好缓缓进言，若得何总督亦给卜鲁斯一文，则更易于措词等语。梅德尔即禀知吴煦等，将照会发给。旋据布、尔布隆送到照覆之文，由吴煦等禀呈前来。

臣细核照覆之文，情词尚属恭顺，惟以未能独自作主为惜，又称该酋与卜鲁斯均已纤毫無疑。揆其意见，似欲臣亦给卜鲁斯一文也。臣思布、尔布隆既欲得臣照会卜鲁斯之文为进言之具，则其力不能转圜，必借天朝威力以制之，已情见乎词。卜鲁斯始则逞其桀骜之气，姑且一试，继于受创之后，为众商所抱怨，其气已馁，亦可概见。此事总须议抚完结，与其专借米、佛之力留将来借口地步，莫若俯如布、尔布隆所请，亦给卜鲁斯照会，先责以不在上海接晤，次就布、尔布隆照会内纤毫無疑之语，诘其是否进京换约，而不言天津之事。并再照覆布、尔布隆，告其已给卜鲁斯照会。仍密囑吴煦等，令梅德尔等

及各夷商再行设法挽回。总以尊崇国体，不露我去求和之意。且视卜鲁斯有无回文，再行相机办理。

就现在情形而论，米夷既已进京换约，佛夷又已疏通，则英夷之势已孤。至布尔布隆所称业已奏知该国王，应候回信办理，亦尚在情理之中。而夷商人等各已写信回国，则卜鲁斯之恃强妄为，该国王亦必当有所闻知，即使尚有后言，我可执各该酋之回文与之理说，或可息事弭兵。

谨将办理情形由驿密奏，并照录往来照会四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劝法使赴津与美使一同进京换约并向英使代转此意照会

#### 文稿

谨将照会佛商文稿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照得本年四月间，贵大臣来自西土，与本大臣互相照会，心交已久。嗣贵大臣行抵上海，即赴天津，钦差大臣桂、花、段亦即遵陆道行，方冀换约之后，新章早日开市，不意事难凑巧，贵大臣与英国卜大臣先后南旋。惟闻美国华大臣已与直隶督部堂恒在天津北塘面晤，彼此往还，情意甚厚，一俟钦差大臣桂、花、段到京，即可照议换约。是英国卜大臣未悉直隶督部堂恒已在北塘守候，而径入大沽，致生枝节，其实均无成见也。

现在钦差大臣桂、花、段计期已经到京，贵大臣似可速赴津门，一同换约，免致后期。至英国卜大臣与本大臣尚无单衔文书往还，此时未便备文照会，应请由贵大臣委婉劝解，如能同时北上，尽释前疑，钦差大臣桂、花、段必能在北塘以礼相待，克践前约，从此永敦和好，中外同沾利益。本大臣秉性爽

直，素重信义，想贵大臣与英国卜大臣亦有所闻，不以本大臣之言为河汉也。

为此照会，仍望照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抄录法使为换约事已报告本国皇帝候旨办理并已向英使转达劝说之意

#### 事照覆

谨将佛酋照覆之文，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覆事。昨接贵大臣本月十九日所发来文，均已阅悉。本大臣与贵大臣交好之谊，虽属未久，然素仰贵大臣德义隆重，且有雅谊以敦和好，本大臣念之，深为欣慰。

至天津前有之端，经英国卜大臣与本大臣各将其事备细奏闻本国大皇帝，现只可恭听谕旨，以便办理。惜未能独自作主，此固无须再言。

至文内所载，请由本大臣善为贵大臣委婉劝解各等语，本大臣已将此言达英国卜大臣。卜大臣与本大臣深知贵大臣常以和好美意为心，纤毫无疑。

相应照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抄录何桂清为询问英法使臣是否会同北上换约事照覆法使文稿

谨将照覆佛酋文稿，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覆事。顷接贵大臣六月二十四日来文，知本大臣六月十九日照会已经收阅。并承转致英国

卜大臣，共諒本大臣常以和好美意爲心，纤毫无疑，益見貴大臣明白公正，与本大臣有同心焉，实深欣慰。惟来文云，贵大臣未能独自作主等语。本大臣现已专文照会英国卜大臣，询其是否定期会同贵大臣北上换约，以便奏明大皇帝，咨会钦差大臣桂、花、段，并直隶督部堂恒，照料进京，以免歧误矣。

相应照覆查照。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抄录何桂清为询问是否定期会同法使北上换约事给英使照会文稿

谨将照会英酋文稿，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照得本年四月间，闻贵大臣来自西土，本大臣与钦差大臣桂、花、段查照额大臣原约，驰赴上海，守候月余，未获接晤。旋又闻贵大臣与法国布大臣赴津后，仍即南旋。当即备文照会法国布大臣转致一切。顷接法国布大臣覆文，知贵大臣与法国布大臣深知本大臣常以和好美意为心，纤毫无疑。足见贵大臣明白大体，从此息事弭兵，永敦和好。本大臣实深欣悦。惟美国华大臣现已进京换约，贵大臣是否定期会同法国布大臣北上，希即照覆，以便本大臣奏明大皇帝，咨会钦差大臣桂、花、段，并直隶督部堂恒，照料进京，以免歧误。

相应照会查照核覆。须至照会者。

一二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设法挽回时局不露求和之意片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前因天津夷船悉数开（行），盖令何桂清等严防吴淞等处等因。钦此。臣查英、佛二夷初回上海之时，其势汹汹，几若不共戴天，盖因该二夷已百余年未曾有此败衄也。迨吴煦、蓝蔚雯谕令华商开导夷商，离间其心志，该夷酋等失其所恃，中心始馁。现在佛酋首先悔祸，英酋亦有纤毫无疑之词。臣遵旨悉心筹度，设法挽回调处，仍不露中国求和之意，或可冀其畏威怀德，就我范围。

除将办理情形，另行恭折具奏外，谨附片覆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三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俄船驶至山海关假冒英船行踪

诡密已飭严防折 咸丰九年七月初一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俄夷船只驶至山海关，捏称英夷，行踪诡秘，现已飞飭加意严防，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六月三十日接准副都统格翎额文称：二十七日见有大船一只，在距老龙头十里以外停泊，当即雇觅民船，派人前往查探，船极高大，共有夷人四、五百名，多系广东口音，声称英国人，自上海、广东来，久闻山海关名胜，前来观望，随后尚有小船二、三只等语。旋有夷人数名乘坐小舢板近岸，欲买牛羊等物。内有一名实系俄夷，上年曾在黑龙江办理界务，与现在防兵彼此认识。该副都统调集各处哨探官兵，协同防守等因。

奴才随即札飭该副都统加意严防，果系俄夷，断不致用武。第究系何国船只，难以辨认。或英夷在大沽受创，前往该处滋扰，希图牵制，亦未可定。惟水面不可与之较量，如果结队登岸，实有寻衅情形，亦应任其深入，方可得手。总不得轻举妄动，致干未便。伏查俄酋慕姓大船，已于二十四日起旋，或者即系此船，何以捏称英夷船只，此理殊不可解。足见夷情叵测，动辄施其诡诈。拟请明白传谕在京俄夷，现在中国与英夷接仗，随在设防，各处口岸不得擅自停泊船只，设非官兵认识，一经损伤，翻（反）失和好之道。北塘现有俄夷船只，亦可就近传谕，恐该夷不肯遽信，转致生疑。近日俄、米二夷船只，停泊北塘，尚属安静。

至英夷上年曾经窥伺武汉，此次在大沽受创，难保不潜往滋扰，意图洩愤。奴才业将该夷驶抵海口一切情形，并所筑炮台营垒高厚尺寸，拦河各项布置，详细咨行钦差大臣官文及早准备。仍恐未尽周详，查都司施绍恒由京来营，奴才暂留差委，所有大沽海口防守规模，该员备悉，拟飭该员由驿兼程驰赴湖北，面见官文，传述一切，以期有备无患。

所有夷船驶至山海关及派员前往湖北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一三一、粵海关监督恒祺奏粵海关认还英法商亏兵费无款可

筹片咸丰九年七月初一日 军录

再，奴才接奉上海钦差大臣桂良等来文，有认还美国商亏银五十万两，内粤海关扣抵银三十万两，议定于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起，在于该国出入口货税船钞内，以五分之一扣抵。并粘抄片奏，钦奉朱批，暨凭单式样，行知到关。奴才祇当遵照，准其开办，按五分之一扣抵，凭单盖印，以杜影射，并呈明户部稽核在案。

嗣于本年五月间有法国夷酋来署，执有和约一纸，内云，议定给该国银二百万两，分为六年，每年交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三分。自去年五月议定至今年五月，应交头一次现银等情索回。奴才以此项未奉明文，无从筹办，权词回覆。该夷旋赴上海。复于五月二十三日接奉钦差大臣桂良等行文，并咨抚臣来文，内称：法国所要银数限期，均与和约相符，著赶紧设法妥为办理。奴才当思此项为数甚巨，关库实无此巨款可筹，面与署督臣劳崇光相商，地方各库，亦已搜括靡遗，若欲目下筹办现银，断难如其所愿，只可酌量变通，或于关税内按年分成陆续抵扣，方可商办。该夷虽不时索讨，署督臣与奴才时以理言开导，防其借此生端。

夷人之性，实非一语即可遵行，现在尚未议准。并有英酋亦来催回，据云，议定给该国商亏、兵费，共银四百万两。为数更巨。此款尚未奉到明文，暂为饰驳，令其俟大局定后，钦差大臣行知到粤，应与

交城并议，再为分还开办。且关税多由各国交纳，近日所收清淡，实无以抵其赔项，该国亦属深知。奴才时与署督臣悉心商办，俟有定章，再行会同分晰具奏。合先附片陈明。谨奏。

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一三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上年天津条约作为罢论

将来可与英法另订条约在上海互换上谕 咸丰九年七月

初三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英、佛二酋愧忿未平，现在设法办理一折。前谕何桂清开导佛夷，为英夷转圜，以抚局业有成说，姑从宽大，分别办理。今英酋因败衄，恐为诸夷所笑，报复之念未忘；佛酋亦附和英酋，不肯照米夷先来换约，同恶相济，即不必再令转圜。何桂清佯作不知佛夷助逆，照会布尔布隆，嘱其迅速北上，诚恐夷性犬羊，未能驯抗。天津已豫各接仗，可无他虞。佛夷既与英夷为党，接何桂清照会后，即使有悔悟之机，亦止能照米夷和约内所载，各口通商，一律办理，所有上年在津条约，作为罢论。

至英夷两次到津，俱先开炮，此次首先背约，情理难容，即伊自悔求和，当责以衅自彼开，中国将弁多有伤亡，所有兵费约需千余万，除将英、佛两国前议之六百万抵去外，尚须索赔若干万，看其如何答覆，彼时再由何桂清作为己意，代乞恩施，酌量减数，届时相机行事，难以豫定。英夷将来亦只能照米

夷七口通商，由何桂清与该酋另立条约，与佛夷亦另立条约，均即在上海互换，不复令该两国进京，亦不令桂良等再往上海矣。此事办法，该督可存之于心，勿先宣露，到时酌办可也。

另折所陈闵行镇为松江屏蔽，拦路口系苏州锁钥，上年所制长龙舢板战船一百号，或内地有警，即著飞调前往堵截，并须与和春计议，扼守松江要隘。其闾山关江口，道光年间夷务善后案内，曾经安兵设炮，此时炮台炮位是否尚存，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三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俄船冒称英船驶抵山

海关著以理开导勿令停泊上渝咸丰九年七月初三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九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奏，俄夷船只驶至山海关，捏称英夷一折。俄夷大船一只，停泊距老龙头十里以外，经副都统格额那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系广东口音，称系英国人，自上海、广东来此，内有俄夷一名，为防兵认识，恐系俄酋葛兹姓，前往山海关，捏称英夷，意图窥伺形势。本日已飭肃顺等照会在京之俄夷伊格那提业幅，告以中国现与英夷接仗，各处口岸，设防严密，如见伊船只，即行开炮，尔国船只，不得擅自停泊，亦不得与英夷同船，恐致误伤，转失和好。僧格林沁仍严飭格额那，密加防范。如察系俄夷，自可以理开导，勿令停泊。设有英夷船只前往该处滋扰，即诱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剿击，以期

聚而歼旃。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四、军机处为俄船冒称英船驶至山海关事给俄使照会

咸丰九年七月初四日 上谕档

为照会事。前据钦差大臣僧奏报：于六月二十七日，山海关海口见有大船一只，自称系英国船只，近岸观望，幸我国兵丁认识，内有贵国之人，是以未经开炮。今特照会贵大臣，务即行知贵国，现在英国先行无礼，业已与我国开仗，我国各处海口，设防严密，如见英国船只，即行开炮轰击。嗣后贵国船只，官民人等，切勿指称英国船只，亦勿在并非通商之海口游行。贵国人尤不可与英国人同船，恐开炮轰击英国船只，有伤贵国之人。如贵国之人指称英国，或同坐英国船只，我国防海之人，必欲开炮轰击。因我两国和好有年，故先行照会，告知贵大臣，务将此情节迅速行知贵国，勿得自误可也。为此照会。

### 一三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著向外商透露废除天津

#### 条约另与英法订立七口通商条约在上海互换上諭

咸丰九年七月初七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諭：

何桂清奏，遵旨筹度夷情，发给英、佛两夷酋照会一折，并将往来照会抄录呈览，均已阅悉。佛酋下接到照会后，以尚须听候该国王回信为辞，英酋则尚无回复。该酋等无故挑衅，致受惩戒，此时须候伊国王信息，亦是意中之事。何桂清既已发给照会，并经夷商开导，该酋等似有悔悟，且俟其自来转圜，再行斟酌办理，毋庸再向关说，转似中国求和。惟该夷酋先背约，则上年条约内万不可行之事，正应就此斟酌。已于本月初三日，详谕何桂清，以该二国和约，只能在上海互换，均照米夷七口通商，并须索赔兵费等事，该督奉到后，仍须照办。此时若不先露端倪，恐该酋以为仍照前议，一无更改，将来闻我办法，必致大失所望。著何桂清仍令吴煦等，传谕华商，转达夷商，谓英夷犯顺以后，闻得京中王大臣公议，不令进京换约，前议皆作罢论，并须索赔兵费，方与通商，幸有该大臣念夷商失业，人数众多，将来该二国自悔求和，该大臣必能恳求大皇帝施恩，请照米夷七口通商，并即于上海换约，免得重至天津，中国既不肯撤大沽兵防，该酋又未肯觑颜就北塘行走，转觉为难也。如此渐为宣露，使二酋有所闻知，看其如何动静，再作计较。

至米夷条约七口以外，英、佛所增者，不过牛庄、登州、淡水及长江内各口。淡水即台湾地方，既有台湾，即可毋庸淡水。登州地方瘠苦，货物甚稀。牛庄利在豆饼，长江利在运盐，今豆饼与盐，业经议明不运，长江及牛庄，本无大利。且上年夷船入江，以江中处处搁浅，回沪时颇觉废然。盖在夷商，以多销货物为得计，若多添口岸，而货物仍不加销，实属有损无益。以上各节，但有机会可乘，即著妥为开导。

总之，英、佛肆行无理，果许其在上海换约，并照米夷七口通商，已属曲加宽恕，其如何以索赔兵费等事，层层衬托，将来归到如此结局，则全在该大臣悉心筹酌，实力办理也。

至上年天津所定条约内，载有立约之后，以四个月为期，彼此晓布商民知悉之语。今米夷虽即日换约，尚须四个月后，方照新章办理，为期尚宽。英、佛二夷，届时当可得该国回信，不致两难。现在既赖夷商从中开导，所有上海通商各国，想必照常办理，并著该大臣于报便奏闻。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使如由北塘来京

可不必拦阻并派员护送上谕咸丰九年七月初十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

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

肅順等奏，俄夷伊格那提业幅呈称，数日后有该国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来至北塘，并有带来物件，请告知北塘官员，毋得拦阻等语。木哩斐岳幅船只如到北塘，著即派员询其来意，如欲差人进京，不必拦阻，但只准其二三人来京，该督等即拣派妥员，沿途护送，所携物件，代雇夫役，小心防护，俾安静行走。木哩斐岳幅曾在吉林侵占地界，此次来至北塘，恐其另有诡谋，并著僧格林沁密为防范，毋稍大意。将此諭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諭文煜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国和约已准其在

#### 北塘换约并将所俘美国人蒋什坡释还上諭

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宜隶总督恒，传諭宜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諭：

现在米夷在京，颇为恭顺，即日呈递国书。所有该国和约，已加恩准其在北塘海口换约，俟该夷起程，即将和约由驿发交恒福。该督接到后，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夷互换可也。至前获夷人蒋什坡一名，既系米国之人，即可发还该国，以示怀柔。所获英夷人犯一名，曾受重伤，留之无益，或即交来夷，令其

由海船带回上海交何桂清，由上海道交还英酋卜鲁斯收明，亦可借此稍示羁縻。著该大臣等斟酌办理可也。将此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八、内閣明发准将美国和约用宝并在北塘与美使互换上

谕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

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内閣奉上諭：

上年英吉利國船只，駛至天津海口，首先開炮，傷我將弁，是以命科爾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嚴行設防。此次各該國前來換約，業經桂良、花沙納在上海告以大沽設防，須由北塘海口行走。乃本年五月，英國卜魯斯到津，不遵桂良等原約，竟欲闖入大沽口內，毀我防具。五月二十四日，駛進鷄心灘，用炸炮轰斷鐵鏈，我兵仍未與較。二十五日，火輪船十余只，拉倒鐵餓十余架，皆豎紅旗，志在決戰。經直隸總督恒福等，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英國并不接收，竟敢先行開炮，轰击炮台，我軍始開炮回击，沉毀該國戰船多只，击毙上岸步隊數百名。英兵挫敗，實由自取，并非中國失信。

其時米利堅使臣華若翰，仍依桂良等原約，駛至北塘海口，求准進京呈遞國書。經恒福等具奏，該國照會，情詞恭順，是以朕准令進京呈遞國書。本日據桂良、花沙納將米國使臣華若翰照會該大臣等公文呈閱，見其詞意甚屬恭敬，出于至誠，所以該國使臣齎來國書，准其進呈，即派桂良等接收。至換



约一节，本应回至上海互换，朕念其航海远来，特准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自换约之后，永远和好通商，以示朕怀柔远人，敦崇信义至意。此旨即著桂良、花沙纳宣示米利坚使臣华若翰知之。钦此。

### 一三九、军机处知照俄使如有捏称俄船停泊海口及不通商处

所即开炮轰击照会 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 上谕档

为照会事。准七月初九日贵大臣文称：本国入断不捏称英国之人，并飭令本国之船，不可到不通商之处。足见贵国与中国诚心和好之意。嗣后海口如有捏称贵国船只，及不通商处所见有船只停泊，我防守官兵，便可开炮轰击。至木哩斐岳幅遣人送信进京，不得过三人，以便我处派人照料护送可也。为此照会。

### 一四〇、军机处为与美换约事给直隶总督咨

咸丰九年七月十三日 上谕档

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

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所有米利坚和约，著桂良等于上海带来之随员内，酌派二人，赍至天津北

塘海口，交恒福收存，俟米夷行抵北塘，即与互换。钦此。兹准钦派大臣桂等派出随员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二员，资送和约前来，希贵督于收明后，钦遵办理可也。为此咨会。

右咨直隶总督恒。

### 一四一、顺天府为报美使由行馆起程给军机处咨呈

咸丰九年七月十三日

顺天府为咨报事。据老君堂公所委员禀称：米利坚使臣华若翰等遵于六月二十八日申刻到馆，均属安静。今于本月十三日辰时由馆起程等因，相应咨呈贵处查照可也。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军机处。

### 一四二、军机处知照俄使各海口从缓开市照会

咸丰九年七月 上谕档

为照会事。米国使臣到京呈递国书，昨已回至北塘海口，与直隶总督恒互换和约。经大学士桂、尚书花与该使臣言明，现在英、佛二国，尚无成说，前议换约后四个月各海口开市，尚须从缓，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知照到日，再行开市。已据米国使臣华应允，各国自当一体办理。查贵国和约，先经互

換，此時海口開市，既須從緩，所有和約內應行通商之七處海口，貴國商船應暫緩前往，俟有開市日期，即當知照貴國，一律辦理。相應行知貴國使臣伊查照可也。

（原无日期，籌辦夷務始末列在七月十六日之下。）

### 一四三、欽差大臣何桂清奏英使借口英人被毆一案不復換約

之事折 咸丰九年七月十七日 軍錄

臣何桂清跪奏，為上海民夷互斗，英首即借為口實，搪塞照復，業經飭委大員馳往查辦，恭折由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于七月初一、初十、十四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七月初三、初七等日，欽奉上諭三道，仰蒙聖明权衡緩急，指示机宜，跪誦之余，莫名欽服。臣查上海地方乍聞英夷被毆之信，民夷均屬惶惑，經吳煦、藍蔚雯等設法辦理，自六月十六日以後，漸次安靜。迨臣與佛首照會往還，彼此疑團尽釋，夷商頗知感激，寄信回國，极言卜魯斯之背約肇衅，是以臣乘机給予卜魯斯照會，以期就我範圍。不意适有民夷互斗之事。

先是常有夷人雇募內地民人出洋种地，无一还乡者，因之讹言不一，无人应募。该夷即勾串中外匪徒，设计拐骗。臣与抚臣督飭苏松太道，照会英夷领事，会同委员，前赴夷船查明提解，并严拿内地拐犯，已非一次。该夷又因无可拐骗，竟敢潜伺僻地捕捉孤单行人，于是民有戒心，每于洋泾浜马路一

带，集众巡查要截。六月三十日，吴煦等查有佛夷商船载送人口出洋。当即照会各国领事，飭令放回。民间亦互相传播，势甚汹汹，马路一带，聚人更多。适有英船水手二人路过该处，该民人即疑为擄人之犯，群相攒殴。该水手一死一伤。英夷里泰国及英医生合信上前解劝，尔时华民人多手乱，不辨是非，将里泰国、合信一并殴伤。经道、营、厅、县驰往弹压解散。

七月初一日有暹罗国男妇六人至城隍庙闲游，适值演戏，人皆疑其乘机拐骗，争先驱逐，致将夷人一名挤入荷池淹毙。上海县知县刘郇膏驰至，将其余五夷押回夷馆。从此民夷各怀疑惧。各夷在洋泾浜集兵安炮，民亦咸伸公忿，势将互斗。吴煦等一面出示晓谕被害之家，只准稟官查办，不准私自报复。一面会营前赴夷馆，传齐英、米、佛三国领事，谕以尔等擄拐民人，肇此衅端，已成众怒难犯之势。今不将载人出口之船迅速追回，转欲与我民互斗，须知民难数计，忿极则无事不可为，勿谓江苏风气柔弱，可以威力制之也。

英夷署领事密迪乐、米夷领事士覓威良，合称擄拐人口情同强盗，佛夷船只代人载送人口出洋，以致里泰国等误被杀伤，但求查拿误杀伤人之犯，照例治罪，伊即撤炮收兵。佛夷领事伊担，迫于公论，以载人者虽系该国之船，而雇人者实系吕宋夷人之事，亦愿追回原船。至初三日，伊担将原船截回。吴煦等会营督同厅县，亲诣该船，眼同伊担及吕宋国领事伏姓，并布酋之翻译官玛姓，逐一查点，共计被其拐骗上船华民一百五十七名，讯明籍贯，分别遣回，民情始觉稍定。惟提释之人皆系六月二十日以前上船者，闻尚有六月二十一以后被騙之人，未经截回。

正在侦查间，初八日英、米二夷之天主堂内有人讲说夷书，即有华民前往，告以尔等讲书系劝人为

善，必须先劝自己不可伤天害理，捕捉人口，然后再劝他人。因又互相争闹，将堂内门窗打碎，夷书烧毁。无识愚民，因而纷纷迁徙。夷人既不敢轻离洋泾浜，华商亦不能进洋泾浜。

十一日在宝山县境吴淞口外，又截获剥载人口出洋之钓船一只，起出被骗民人二十四名，拿获夷人一名。是日下午上海县东乡，又有水手二人被乡民殴毙，该乡民亦一死一伤。

臣于接报后，查上海情形，全恃华商联络夷商，往来贸易，始能探悉彼中确信，设法办理，相安无事。今民夷互相猜忌，华夷各商，势将扞格难通。江苏民情，安分者大都畏事，其一倡百和，恃众滋闹者，类皆无籍之徒，一经胁之以威力，即各鸟兽散，无能服役，非若广东之可借以集事者。且所毙所殴并非擄拐之犯，而动手之人，亦未必即系受害之家。公忿之气，既不必遏，而借端生事之风，亦不可长。各该夷现虽不敢恣肆，将来必借为口实，前来饶舌。

自六月三十日后，旬余之间，所征关税仅止一万八千余两，于大局殊有关碍。吴煦等情形虽熟，诚恐有应接不暇之势。当即飭委留苏差遣之前任常镇道乔松年，执持令箭驰往上海，会同吴煦等妥为抚绥弹压，访拿代夷拐骗几致酿成巨案之匪徒，即行就地正法，并将吴淞口所获代夷载人之钓船，锯示海滨，以昭炯戒，而快人心。至擄拐奸夷果系吕宋、佛兰西，而伤毙者系英吉利、暹罗，则因事误杀伤人，例有治罪专条，亦应缉拿凶手，照例办理。庶华夷之心两得其平。

英酋卜鲁斯于接臣照会后，因有民夷互斗之案，即以臣系总理通商事宜之大臣，所问换约不便相复，而以里泰国无辜被人杀伤，凶手未获照复。并据密迪乐等向吴煦云：此事该国王必以卜鲁斯为办理不善，将其撤回，另换人来接办，该国官兵死伤不少，必议用兵，若得钦差大臣桂中堂给与卜鲁斯照

会，尚可和解等语。吴煦等告以钦差大臣僧王已得制馭尔等之法，若欲用兵，蚌自尔起，天朝向以曲直为胜负，并非向尔等求和，尔等当熟思之。将照会禀呈前来，臣详加查核，虽无桀骜语句，而密迪乐之言，其为卜鲁斯授意无疑。当即复以换约事宜，系问所当问，里泰国等之被人杀伤，蚌肇于佛夷，系因疑致误。视其有无照复，再行遵旨酌量办理。所有往来照会二纸，并北河新闻纸一纸，夷人信稿一纸，照录恭呈御览。

六月二十七、八两日，有英夷火轮船两只，由天津驶回上海，桅樯损坏，船身破烂，洵为我炮火所伤，现在修理。

所有日来上海情形，理合恭折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甬山关等处炮堤，类多坍塌，所安炮位，节经军营调用，间有归还，所存无多，额设弁兵，亦不敷用。现在时异势殊，所有江防事宜，容与钦差大臣和春熟商妥办。合併陈明。谨奏。

（附件内原缺英使照会）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为声明有权查问换约事宜并查明上海民众误毙英人始末事

#### 给英使照会文稿

谨将照复英首文稿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复事。接据贵大臣七月十一日来文，以本大臣系总理通商之钦差大臣，所有北上换约一层，贵大臣未便移文相复等语。查换约原为通商而设，上年钦差大臣桂、花、明、段前来上海，会同本大臣

与贵国前大臣额，彼此会议，所有往来照会，俱有本大臣銜姓，即贵大臣初到上海时，来文亦有本大臣銜姓，可见换约一事，本大臣实系应问。

至上海地方六月三十日华民聚众之案，系因外国人拐骗，硬拉人口，载送出洋，以致激成众怒。愚民既不知拐骗硬拉者系何国之人，又不能将各国之人逐一辨认明白，遂有英人被毆毙命，并伤总理税务使李之事。后经法国领事官将载人之船只追回，会同苏松太道查明系吕宋国拐骗硬拉人口，雇法国船只载送出洋。是此事系吕宋人违约肇衅，法国船代为载送，曲直甚明。华民误毆总理税务使李，及致伤英人，并非有心。本大臣查中国定例，因事误毆毙命，及误伤旁人，均应查拿治罪。惟尚有被拐之人未经追回，民情仍属汹汹，业经严飭苏松太道会营督县，知会各国领事互相弹压，一面追回被拐人口，一面缉拿凶犯，分别严办，以弭衅端，而昭平允。贵大臣近在上海，当必知其详也。为此照复。

#### 附件二：抄录英人寄回本国信稿

谨将夷人寄回本国信稿，照录恭呈御览：

我等游历中土，惟讲真实道理，恪遵主训，不敢虚逛。近见英人天津之事，不能无言。自额尔金东来，自粤至津，再到上洋，议论两年之久，所定条款，为通商不易得之良规，即我辈到处可以行教，亦受益匪浅。此次卜鲁士赴津换约，于和约本无可商也。中国钦差桂中堂等在上海守候数月，卜鲁士到沪，华官屢有公文相邀会晤，预订入都月日，并一切礼节。此美意也。不料卜公使一意坚牢，不肯接晤，定欲先行前往。桂中堂等所约，不过稍迟一二月耳，非不准进京也，非和约不行也。观美国华公使

之欣然允议，益可知矣。随后竟先去天津，闻华官投文送礼，均不收受。此又何意？又闻先用水雷轰其拦江铁炼，自拔桩木。是此去非换和约，直是斗气矣。遂致两相攻伐，毁去轮船多只，死伤将士数百人。死伤者何辜？究于和局何益乎？现争谁先开炮，以我等西人公论，如果中华有意拦阻，当轰炼拔桩之时，早可开仗矣。今之丧师自辱，势不能诱过于人也。

又云，俄国人于中帮助。但闻俄人早已回国，而留北京者仅数十人，又何能相助战阵乎？此时英、法两国师船索然回至上海，其始原想早日进京，今则欲速反迟。当时何不与桂中堂等商定前往，何致有此一败？亦不必有此一争。法国布公使因与英国有约，彼此甘苦共之，不得不同去同来。美国转得先行赴津赴都，并可先换和约。昨又奉上海<sup>吳藍</sup>两道台传谕，令我等致劝布公使，如果心平气和，即出两江总督何相劝之文。布公使颇受良言，深知中国官宪好意，当即善为照复，又肯转劝英公使毋执己见。统观全局，中国原无二心，天津之争，误在不先商定。况只争一走路，非有关于和约也。若不赶紧和解，情理真说不去。若再用攻战，恐于买卖无益，胜负又不可知，徒糜兵饷，更所不值。惟愿两边劝和，乃息事宁人之要道耳。

### 附件三：抄录新闻纸

谨将北河新闻纸，照录恭呈御览。

如论北河之事，并无加入。所有前纸误言之处，再应改正。上次水提军差官至岸，有华官不接一节，此事看来绝无。彼处俱贫民，为乡勇者在头目手下，官实不有。河口所设铁俄等物，非官员之意，



乃百姓出资备办，原恐盗匪窜入而设，非因我而有。且为此餓之人，曾许我以二日可起。水提军驶入之时，有礼至岸，请彼处开设市口，因诸船泊此，待钦差薄罗司进京返船之后始行。薄罗司接著岸上书信，只有一封，其中之意未曾显露。此札从别港出投。以我等之见，此港与北河不通，亚美国人曾往观之，因水浅即裹袋上岸，及至岸来，曾被华兵逐下。接此札时，是外国六月二十五日，在水提督出令过桩之前，即起手开炮之时。要与我国开仗，是因我前年攻其半点钟之时耶？抑虑我来此再生枝节耶？或不许我等享所占埠头之福耶？我蛮夷一仗败后，其心即已必不愿也。现今我国及同伴之国，已受华中阻之事，恐不肯甘心罢止。在此十二月分之中间，我英与佛国必有事于北京，使其因为此失信之事而忧闷也。

#### 一四四、直隶总督恒福为照会美使定期在北塘互换和约给军

机处咨呈咸丰九年七月十八日 原件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紫荆、密云等关隘、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为咨呈事。

本年七月十七日准贵大臣咨开：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所有米利坚和约，著桂良等于上海带来之随员内，酌派二人赍至天津北塘海口，交恒福收存。俟米夷行抵北塘，即与互换。钦此。兹准钦派大臣桂等派出随员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二员，赍送和约前来。希贵督于收明后，钦遵办理

可也等因。并准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咨送和约到本督部堂。

承准此，本督部堂现已于十七日驰抵北塘，照会美国公使，定于十八日互换和约。惟查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随同钦差大臣桂花在上海办理夷务，熟悉情形，应即暂留带同办理，以期妥协。一俟换定和约，即令该员等回京销差。所有收到和约定期互换，并暂留刑部郎中庆铭等带同办理缘由，理合咨呈，为此咨呈贵大臣，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军机处大臣。咸丰九年七月十八日。

### 一四五、直隶总督恒福为将已换美约及未换通商章程交庆铭

送京给军机处咨呈 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原件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紫荆、密云等关隘、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为咨呈事。

本月十七日承准贵大臣咨开，面奉諭旨：所有米利坚和约，著桂良等于上海带来之随员内，酌派二人咨至天津北塘海口，交恒福收存。俟米夷行抵北塘，即与互换。欽此。兹准钦派大臣桂等派出随员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二员，咨送和约前来。希贵督于收明后钦遵办理可也等因，到本督部堂。承准此，当将收到和约，并暂留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带同办理换约，咨呈在案。

兹于十八日未刻，经清河道崇厚、游击张秉铎等护送米国公使华若翰等行抵北塘，询悉沿途均属

安静。当即督同藩司文煜，并天津道孙治、通永道德椿，及该郎中等，在于驿馆互换和约。除复奏外，兹将米国换到和约，并原旧未换之道商善后章程，均交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赍送回京。理合咨呈，为此咨呈贵大臣，谨请查收照复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军机处大臣。

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 一四六、直隶总督恒福续送与美换约字据给军机处咨呈

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原件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紫荆、密云等关隘、兼理粮饷河道、管巡抚事恒，为咨呈事。

窃照本月十八日未刻，经清河道崇厚、宣化镇左营游击张秉铎等，护送米国公使华若翰等行抵北塘，当即督同藩司文煜等，在于驿馆互换和约。已将米国换到和约，并未换之通商善后章程，均交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赍送回京，另行咨呈在案。

兹该公使华若翰等请照从前成案，会立互换和约字据三纸。该公使等带回二纸，一呈伊国国王，一存该公使处。所有交存本督部堂一纸，并交该郎中等赍送回京。合再咨呈。为此咨呈贵大臣，谨请查收，并赐照复施行。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军机处大臣。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原缺)

### 一四七、俄国钦差伊格那提业幅为海口通商事给肃顺等照会

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原件

俄罗斯国钦差大臣伊。公文行大清国钦派大臣肃、端，为照会事。

七月十六日贵大臣来文内称，本国商船应暂缓前往通商之处。据此，本大臣甚为诧异。查七月初四日贵大臣照会，本国商船不应到不通商之处，本大臣已将此事一面行知本国，一面行知东海公木哩斐岳幅。贵大臣已经知悉，七月十一日仍如此云四月后，贵大臣来文，即与前文迥异。今云本国商船不应前往约内应行通商之七处海口，由此可见本大臣与贵大臣等谁为合理，并无自违。天津所立和约，明言与本国通商海口七处，并未言有四个月限期，及俟别国互换和约后之语。且贵大臣会晤时，从来亦未言及于此。

两国相交，礼节约文，商办可行，若专办不可。设有欲改旧条，必须商办，不然，专办之条无所遵行。肃、端二位大人文内所云前议换约四个月等语，本大臣实不知系与何人所议。况本大臣所收文件，亦无此言证据。若此事系与别国议定，于本国无涉，即桂中堂、花大人与米国使臣所议，于本国亦不相干。

今肃、端二位大人与本大臣尚未商定之前，焉可以本国商船自应暂缓前往通商之处，俟英、佛二国换和约后等语照会？若贵国愿意暂缓通商，理应交钦派大臣与本国大臣商办，复立补续前约之条款。各国相交之道，天下遵行者如此。

贵大臣诚知本国甘愿协助中国有益之事，譬如本国大皇帝交换和约，办理别事等，故钦派大臣来京，所行之路，非由天津所立和约可以由大沽一同西洋国前来，乃由恰克图故道行走。特为使中国大皇帝喜悦，知我国并非同伊一路，而免中国官员碍难办理他国来京之事。贵大臣应知本国商船尚未往新开通商二处，俟中国开此二处与他国时再往。以理而论，互换和约后，本国商船即可前往，暂不往者，亦系免中国碍难。其他五处，何必勿往？可见贵大臣照会实属不合，专办条例，强使暂缓海口通商之处，系不可从。为此行知贵大臣肃、端查照可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阿屋固斯特（八月）初五日。咸丰九年七月十九日。

### 一四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办理俄美事宜并各海口洋船游

驶情形折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遵旨办理俄、米两夷事宜，及各海口夷船来往游驶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七月十一、十二日恭奉咸丰九年七月初十、十一等日寄谕：肃顺等奏，俄夷伊格那提业幅呈称，该国有使臣木哩斐岳幅坐船来至北塘，并有带来物件。著即派员护送。又以米夷在京呈递国书，所有该

国和约，准其在北塘互换。前获夷人蒋什坡一名，即可发还该国。所获英夷人犯，或即交米夷令其带回上海交还卜鲁斯。并妨奴才等斟酌办理。圣训周详，敬谨遵悉。当即派令知州曹大绶、同知博多宏武等前赴北塘守候，俄夷船只行抵海口，即往询其来意，如系差人进京，即遵旨派员照料防护行走。该酋木哩斐岳幅既在吉林侵占地界，有无别故尚未可知，仍一面严密防范，总不听其上岸窥我虚实。距今数日，尚无信息。米酋华若翰已于十八日回至北塘，经恒福等接待，互换和约。因连日淫雨，行李未经到齐，该夷火轮船驶出拦江沙外等候，至十九日戌刻，行李运到北塘，即于二十日早用内地船只转运出洋。该夷船亦开向内河迎接，过载后，于申刻回驶至大火轮船停泊之处，天色已晚，两船相依一处停泊。二十一日早，瞭望外洋，该船已经开驶。其所获米夷蒋什坡一名，已由恒福等交还该酋收领。其英夷人犯一名，若交该酋带往，似不足以昭皇上怀柔之德，应俟上海英、佛两夷就抚，和议稍定，由海船发交何桂清宣旨发还，似于事礼为顺，而于皇上生成全德，亦可明白宣示，俾知感激。奴才与恒福筹商办理，仍留英犯一名，以待上海之转旋，未便经交米酋带往。

至山海关停泊夷船三只，前据副都统格棚额呈称，尚未辨其为俄夷为英夷。当经飭令查探明确，并辨认旗帜。旋据复称，该夷旗帜，或尖或长，五色交杂，难以辨认。七月初一日复开泊山海关西之白塔岭、秦王岛地方，似有绘画地图之势。初二日以后，陆续向西南开行。抚宁、昌黎、乐亭各海口，均有船只游驶。而抚宁县之洋河口，昌黎县之蒲河口，有夷人乘坐小船上岸，声称带有各种洋货，于沿海一带出售，并在蒲河口购觅骡马，又于浪窝口近岸询问永平、昌黎、乐亭各府县相距远近。均经各海口兵役晓谕拦阻，未至上岸滋扰。十九日接据格棚额来咨，夷船三只，十二、三日仍至乐亭县属老母沟左近

一带游驶，终莫测该夷之意何属。奴才惟有严飭沿海各营县加意防范，相机堵御，以期仰副皇上慎重海防之意。所有俄、米两夷情形，及山海关一带夷船游驶各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本年粮船约计一千二百余只，夷船未到以前，共放入一千一百四只，六月二十九日以后续到之粮船共二十余只，此外未到之船，自可陆续来沽。其回空船只，前因夷船停泊海口，未便放行，日来悉数放出大洋。近日闻广洋船渐次来沽亦约二十余只，现飭查船委员严密稽查。天津一带民情均极安堵，合併陈明。谨奏。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四九、直隶总督恒福等奏与美使互换和约事竣折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文煜跪奏，米夷已抵北塘海口，互换和约，旋即登舟，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现在米夷在京颇为恭顺，即日呈递国书等因。钦此。旋据清河道崇厚等禀报，米酋已于十六日行抵北仓，该酋华若翰给奴才恒福照会，约定十八日换约。奴才等即于十七日由大沽驰至北塘。其时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由京资到军机处咨开，面奉谕旨：所有米利坚和约等因。钦此。并资到和约，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件。奴才等遵即祇存。因该刑部郎中庆铭等曾随桂良、花沙纳等在上海办理夷务，熟悉情形，暂留该二员等在

北塘守候换约。十八日经清河道崇厚、宣化左营游击张秉铎，护送米利坚公使华若翰等前来。查询该使臣沿途行走，甚属安静。奴才等当即在于驿馆备设筵宴，督同天津道孙治、通永道德椿，暨各文武与该公使接见，言词均极恭顺，遂将和约互换。告以皇上圣德如天，曲加体恤，念该酋等远涉重洋，准其呈递国书，互换和约，从此通商和好，永戢兵端。该公使等感戴皇仁，欣欣无既。换约后该酋即行上船，甚为安静。

至前获米夷蒋什坡、英夷择时莫格甚二名，奴才等现与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公同熟商，以米夷既经换约，所获夷人自应给还，以示我皇上宽大仁慈怀柔至意。其英夷尚未就抚，如一并释回，转似无所区别。查由津至沪，海船往来，络绎不绝，且俟该国悔过输诚，再行交还，亦甚便易。已将米夷蒋什坡面交该公使华若翰等领回，该夷等欢感之至。其英夷择时莫格甚仍暂羁留，派员妥为照料。

除将米夷和约并未换之通商善后章程，一并交刑部郎中庆铭、吏部主事梅启照咨送军机处外，所有米夷互换和约，即行上船，暨所获夷人分别释留各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一五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复美玺书交何桂清转发并将

俄绘各国旗式传谕各海口折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复奏事。



七月二十一日恭奉咸丰九年七月二十日寄谕：昨据俄国使臣伊格那提业幅照复肃顺等称，本国之船，断不借用英国旗号等因。欽此。遵查米夷火轮船二只，于二十日夜间开行，业由奴才等具奏在案。所有发给该夷之玺书，当由奴才恒福加书，由驿递交两江总督臣何桂清接收，俟米酋华若翰行抵上海，发交祇领，以昭我皇上绥靖怀柔之意。俄夷所绘各国旗式，遵即照绘三分，由驿递交玉明、格绷额、定福，以凭传谕各海口，辨认各国船只。奴才等复思俄夷既在吉林侵占地界，难保不窥探各海口，另生诡谋。英、佛两夷败退之后，各处游驶，窥我虚实，伺隙而动，亦在意计之中。是现在山海关一带夷船，究莫知其来自何国，但据旗帜为凭，恐恐夷情诡谲，难以确信，或遇风雨阴晦，虽有旗帜，亦无从辨认。更可疑者，俄夷甫经绘呈四国旗式，即有信函递交该国船只，其中恐有诡谋秘语，交通传递。诚如圣谕：无论何国旗号，登岸滋扰，皆当严拒，勿受彼欺。总不使该夷船进岸窥伺，庶足以严限制，而示防维。现在英、佛两夷抚局未定，各处海口不能不严密防备，应请飭下肃顺等，传飭俄酋使臣及书信来往，皆由库伦陆路行走。北塘出入，盘查禁阻，动多窒碍，彼此均有未便。此次所递交该夷船只书信，暂由奴才恒福收存，各该夷船驶抵北塘，仍行派员递呈。

所有遵旨递给米酋玺书及各国旗式知照盛京、山海关各缘由，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副都统成保，蒙恩调补荆州左翼副都统，自应回京请训，惟该员现在军营管带马队，一时接代无人，奴才僧格林沁拟请俟撤防后，再令回京，恭聆圣训。合併陈明。 谨奏。

## 一五一、广东巡抚劳崇光等奏洋药征税粤海关尚未开办折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军录

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臣劳崇光，粤海关监督臣恒祺跪奏，为奉行洋药征税，粤海关现尚未及开办缘由，会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粤海关前奉户部文行王大臣等会奏酌添税课一折，内开：查洋药一项，现准入口贸易，即为内地货物，所有各省关口，均应酌定税则，以免侵蚀包揽讹诈诸弊。今上海一口，现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

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之各税关口，均请照上海一样输税等语。臣恒祺遵即照知各国领事官议办。各该领事云，接上海来信，系互换条约后四个月开办，应听上海之信一律办理等语。旋准上海钦差大臣文行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桂良、花沙纳奏遵查洋药一折，览奏均悉。所称据各国领事照复，向来中外收税章程，须俟议定后，再过四个月方可通行。今洋药亦系税课，事同一律。钦此。行知到关。臣恒祺曾将上海来文情由，呈明户部在案。

伏思粤海关征收洋药，系属洋税，其税银应遵谕旨，俟条约换后过四个月，再行征收。至现在内江河面各关，先照新章通行征收，并厘捐各节，应由地方官一律经理。臣劳崇光抵任后，已飭各司道核议详复另行具奏外，谨将洋药征税，粤海关现尚未及开办缘由，会同合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九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五二、钦派大臣肃顺等为海口贸易事给俄使照会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上谕档

为照会事。准七月十九日贵大臣照会前来，以换约后四个月开市之语，不知与何人所议，若与别国议定，即与本国无涉等语。查上年在天津，英、佛、米三国所定和约，内有现通商各口，或日后新开口岸，以四个月后，方可到彼通商贸易，虽非贵国和约内所载之条，然贵国所定和约第十二条内，载外国通商事，俄国一律办理。既有此语，今四个月为期之语，焉得谓与贵国无涉？况本大臣前于互换和约时，已向前贵国使臣丕将四个月后再行通商说明，贵使臣丕已经当面应允，并言行知贵国。至伊犁、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现已互相贸易。其新定七口通商，自应俟各国和约换定后，四个月后照新税则互相贸易。今贵国商船欲往七口通商，因英、佛两国和约未换，我国现在尚未将新章行知各海口，是以照会贵大臣，暂缓令船只前往贸易。此原系我二人之美意，贵国必欲前往，我等亦不阻止，但恐徒劳往返耳。贵大臣须详思我二人之语，切勿疑心，有负我二人相待之美意。为此照会。

一五三、直隶总督恒福奏美使已开旋放洋请令藩司文煜回省

片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系推算日期） 军录

再，藩司文煜奉旨驰赴天津帮同办理夷务，在沽两月，一切办理情形，均经随时奏报。现在米利坚夷酋华若翰等，已在北塘换约，业于二十日开旋放洋。英、佛两夷，均回上海，能否就抚，尚难预定。是以现在大沽、北塘各海口，惟有严密论防，未可急切议抚。而省城自藩司前来大沽后，仅止臬司一员。臣既驻扎津沽，寻常公事，均应由藩司代拆代行，即该司衙门公文，由省递津，往返需时，亦虞积压，兼之下忙启征在即，必须藩司在省设法严催，以期接济兵饷。应否飭令藩（司）文煜回省办理地方事务，抑或仍留天津之处，请旨遵行。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谨奏。

一五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外国船只在洋和平

游驶可毋庸开炮并准允俄使暂在北塘投递书信上谕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传谕直隶布政使文煜。咸丰九

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接奉寄谕，并俄夷所送各国旗式遵办一折。俄夷所绘各国旗式，业经僧格林沁递交玉明、格细额、定福，传谕各海口辨认。所称但据旗帜为凭，深恐夷情诡谲，难以确信，著仍遵前旨，此后夷船往来海口，如仅在洋游驶，并无滋事情形，无论何国旗号，毋庸开炮轰击。设或登岸滋事，即当严以拒之，勿受彼欺。并著知照玉明等一体遵照办理。

至所请俄酋使臣书信往来，仍暂由库伦陆路行走一节，现在木哩斐岳幅将次行抵北塘，必尚有在京使臣往来书信，业经言明，准其投递，且俟木哩斐岳幅船只回帆后，该国使臣书信，由库伦行走可也。

至调补荆州左翼副都统成保，著准其俟撤防后再令回京请调。将此谕知僧格林沁、恒福，并传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五五、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二使已不能自专事多掣肘折

咸丰九年八月初一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英、佛二酋业已不能自专，事多掣肘，并将米酋返棹日期，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卜鲁斯借上海民夷互斗为口实，堵塞照复缘由，恭折驰奏在案。迄已旬余，该酋接到臣

照复之文，并未另复。现在互斗之案，已经委员乔松年等查办完竣。除另行附片具陈外，吴煦、蓝蔚雯等，因民夷均已安贴，七月二十日以前，吴淞口有夷船二三只，出入不常，密探卜鲁斯及布尔布隆仍无动静。即传诚实华商，谕令作为己意，转告夷商，以天津之事系卜鲁斯任性妄为，布尔布隆随同附和，中国将弁亦有伤亡。现闻京中王大臣公议不令卜鲁斯等进京换约，前议概作罢论，并须赔还兵费，方准通商。但衅由卜鲁斯所肇，尔等失业可悯，如该酋等自知悔悟，尚可恳求总督，转乞大皇帝格外施恩，或能仿照米酋七口通商章程办理，即在上海换约。夷商闻之，亦深疑惧，而以卜鲁斯等前此寄信回国，如何措词，甚为秘密，诚恐该国王调兵前来报复。现在卜鲁斯等业已不能自主，必须另行设法办理，方与伊等贸易无碍。华商人等因而议及卜鲁斯等必已捏词耸听，虽有新闻纸及夷商家信寄回，而夷商中亦未必众口金同，该国主远隔数万里，未必即能备知实情。倘能由钦差大臣桂中堂将卜鲁斯前后架鸯情形，详细照会英夷宰执大臣，俾该国王了然于胸，亦弭兵息事之一法。英、佛两国相距甚近，如交佛夷代递，必可收到。至米夷上年在津，亦系先定和约。本年天津之事，明知英夷不肯即了，伊只图见好，允为调停，仍踵上年故智，先行换约，其居心实属巧滑，亦不易于驾驭等语。并据吴煦等将译出新闻纸钞录具禀前来。

臣查阅新闻纸内，有英夷船只于未开行以前，在北河一带测量水势深浅之语，即系该夷绘画天津炮台图说之诡计。米酋在京亦不感激我相待优厚，是其处心积虑，不忘报复，而米与英之貌离心合，均可概见。惟卜酋等六月十六日遣船送信回国，照寻常往来程期计算，约十月间可以返棹。兹事必多议论，非仓猝所能定见，恐须冬春之交，方有回信。虽准钦差大臣桂良等咨会，米酋已定期在北塘换约，

开市之期，言明应与英、佛一律，尚须回至上海再议，不致参差。

又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米酋华若翰，已于七月十九日由北塘启旋南旋。而此半年之间，相持不下，关税难期起色。金陵军情正当喫紧，设饷需偶有缺误，所关大局者匪浅。且九月以后，即应料理海运，万一该夷拦阻沙船出口，即多掣肘。议者或云暂改河运。无论停办多年，骤议复旧，船只河道，非数月内所能竣工，亦无此经费。且江北捻逆交乘，眈眈虎视，更未敢冒昧从事。或又云，仍行海运而改道刘河出口。殊不知由刘河放洋，不能飞越吴淞口外。咸丰四五年之改道刘河，因刘逆窃据上海县城，其患仅在上海，本与吴淞口无涉。今夷船停泊于吴淞口内外，与不改道何异？臣焦思中夜，几致张弛两难。是犹能知人之病源，而不知用何药以治之也。米酋华若翰已于七月二十五日返棹上海，寓居洋行，尚无动静。

除再探情形会抚臣督飭司道妥筹办理外，谨恭折由驿密奏，并抄录米夷新闻纸，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务须妥为筹画。明年海运事宜，于万难之中，总要全数办成，责成沙船，方有把握。若有夷务搅扰，犹能安稳抵津，朕必令验米大臣查明该绅耆等清旨加恩。欽此。

（附抄之新闻纸原缺）

## 一五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沪民反对洋人拐掳华人打毁教堂

事业经分别办理片 咸丰九年八月初一日 军录

再，上海民夷互斗，衅起夷匪掳捉华民，而掳捉实肇端于拐骗。此等供夷役使，自贼（戕）同类之拐犯，断难曲从宽贷。惟推究始祸之由，尤以禁止外夷雇人为第一要义。臣前委留苏差遣道员乔松年，会同抚臣徐有壬所委之候補知府吴云，同往上海，分别抚绥弹压。密访吕宋等国本有买人为奴之风。有（此）等并无生业之夷人，随船前来，漂流内地，谓之流毗鬼子，各国皆有。该流毗等即勾通内地游手，以雇人种地为名，始则拐骗，从而掳捉，将内地民人卖与各夷。现在之案，实系吕宋、佛兰西所为。已据宝山、上海等县报获拐犯王阿福、林彩成、徐启东、张瑞记等四名。由乔松年等会督严讯，均籍隶宁波，各自代表雇人，曾在各处掳拐人口二十余名至百名不等，陆续剥送上海，或径赴吴淞。所得雇值，除酌给被拐之人外，余俱花用，不记确数。该犯等均向夷人诡称受雇而来，该夷与被拐者言语不通，无从别其真伪。即间有诉辩者，该夷即疑为翻悔，不复置问。究洁不移。乔松年以该犯等稔恶最著，几致酿成事端，未便稍稍显戮，即于审明后遵照原奏，将王阿福等先行就地正法，梟首示众，钩船锯示海滨，民心为之大快。其打毁天主堂焚烧夷书者，亦系内地无赖之徒，并已分别责惩，夷情亦均帖服。复与该领事等再三要约，嗣后不得雇人出洋，并将流毗鬼子驱逐回国。俟接到复文，仍由臣照会各夷酋一体飭禁。



现在里秦等国伤已平复，惟初次误毆英夷及挤溺遇夷之正犯未获。二次毆毙系属什腊夷人，亦由因疑致误，已飭县拘传犯证，确讯究报。所有中外未获掳拐各犯，并仿访拿，由地方官及领事分别办理。察看民夷猜嫌已释，市肆均尚照常。据乔松年等禀报前来。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正凶未获，总难了结。著上紧严缉，勿令漏脱。 钦此。

### 一五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近日英船游驶各海口情形折

咸丰九年八月初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遵旨筹拨马队前赴山东，并日内夷船游驶各海口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八月初四、初五日接奉咸丰九年八月初三、初四等日寄谕，并恭奉朱谕，荷蒙圣训周详，敬谨遵悉。夷船三只由山海关南驶至大沽迤南刘家河停泊，业于初二日奏闻在案。初四日申刻，忽有两桅夷船一只由刘家河驶进拦江沙内鸡心滩外，影于闽、广商船之后停泊，旋有小杉板一只上坐夷人十余名，驶入头道铁钺内，经巡哨官兵喝止，亦即收住。当派守备邓启元坐船迎出，问其来意。据称系英国船只，在各处海口绘画地图，并称打仗后伊国有难民十二名在此收留，伊等前来领取，如若给还，伊情愿领回。又问伊国讲和之人曾否到来等语。经邓启元告以此处并无尔国难民，尔亦不应沿海窥探，停泊船只。该夷声称，明日即开船驶回上海。旋即驶回刘家河，归并一处停泊。初五日卯刻，夷船三只并向东南驶去，远出外洋，不见帆影。申刻，忽又有夷船一只绕回北塘迤北之蛸头沽地方，其余二只在北塘

东北海面来往游驶。察看该夷情形，因挫败之后进退无据，沿海测量水势，摹画地图，又于大沽北塘设防之地窥探情形，意图牵制。其杉板船驶入内河，徬徨四顾，语言闪忽，说话之间，一而用千里镜打着炮台营垒。诚如圣谕，该夷为鬼为蜮，殊难测度。奴才当已飞咨西凌阿严密防范，并谕飭弁兵等静以伺变，不准生事倖功，轻易动作，以期仰副皇上顾全大局剿抚兼筹之意。

胜保奏调德楞额马队助剿怀远股匪，钦奉谕旨，飭奴才酌拨马队五百名归德楞额调遣，仍飭德楞额于所管马队内拨出五百名派员带往胜保军营，以资攻剿。奴才查海防所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二千名，分扎山海关一带，兵力尚嫌单薄。大沽、北塘两处，惟察哈尔及两盟蒙古官兵分拨防堵，皆无可抽调，惟双港驻扎之归化、绥远二城马队内，尚可酌拨前往。已飭协领德福管带绥远城马队五百名，星速驰赴德楞额军营，听候酌拨归胜保调遣。奴才伏念韩庄当淮徐之冲，抢匪、幅匪环伺蠢动。德楞额管带马队一千名已觉单薄，到防之后，即经剿匪获胜，是该马队经德楞额调度日久，训练驯习，正资得力。若复分调他处，另易新兵，在胜保同为一一起新集之师，未必专资指使，而在德楞额已去五百熟练之兵，不免更费周章。奴才愚昧之见，即将绥远城马队拨赴胜保军营，无庸德楞额另拨，庶彼此各收实用，而于圣谕山东为京师门户，防兵未可空虚，关系大局情形，亦可藉资堵御。是否由德楞额酌拨，抑即以绥远城马队拨归胜保之处，伏候圣裁飭遵。

再，已故英夷择时莫革甚之尸，应俟抚局定后，该夷询及时，再行给领。若此时即交何桂清发给，转觉难以置词。

所有遵旨酌拨马队官兵，并夷船停泊海口各缘由，谨缮折呈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一五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复奏北塘不便设守另在营城置兵

严防折 咸丰九年八月十一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遵旨复奏北塘情形，并筹备机宜，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咸丰九年八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初六日奉上谕：有人奏，请飭严防北塘等因。欽此。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博采众论，跪诵之下，钦感莫名。伏查北塘海口陆路距大沽北岸炮台三十余里，奴才于春间到防后，察看地势，既防大沽，不能不兼顾北塘犄角之势。又因炮台旧基，逼近村庄，限于地势，仅能粗立规模。查北塘北岸，营垒以外虽无村落，地方甚低，每遇大潮，营外四面皆水。南岸炮台东临外海，北近内河，西南二面，民房林立，相距营墙不过数步，村庄广袤三里，人烟千户，即使炮台可守，一经接仗，炸炮火箭，必致延烧村内房屋，兵民交惊，万难守御。盖缘夷炮凶猛，大沽村庄距炮台三里许，五月二十五日接仗，夷炮已飞至村庄。北塘炮台与村庄比附，或被炮火延烧，不但枪炮官兵徒多损伤，亦且挫我锐气，滋长寇氛。此限于地势不能设守之实在情形也。

至北塘村外，西南均系盐滩，潮沟泥淖，人马不能行走。该处距大沽、新河均不过三十里，仅有一路可通，并无分歧道路，距北塘村数里，道路与海岸相离甚近，河湾船只，道路行人，俱能一目了然。设使与夷人相持，北塘营垒规模既小，不能多设官兵，自应由大沽、新河拨兵援应，夷船既然看视，必不容我官兵近村。即使官兵奋不顾身，村内一线街道，一经延烧，无路可至炮台。此北塘不能多设官兵，他

处不能援应实在情形也。

且查北塘并无商贾居积，百物辐辏，均在芦台。道光年间添设通永镇总兵驻扎芦台，足见芦台人稠地广，为濒海重地。再四思维，只得于北塘、芦台适中之营城地方，赶紧修筑炮台营垒，即将北塘炮位防兵全数移至营城。并奏明派西凌阿督带马步官兵驻扎该处，严密防守，截其由水陆北甯之路。其北塘炮台内，暗设火箭以为埋伏。又于北塘西南大沽迤北之新河地方，派拨马队官兵驻扎守，截其由陆路分甯。该夷如敢由北塘上岸以袭大沽北炮台后路，新河防兵足资扼截，该夷亦难以径行绕越。奴才非敢虚此一路听其出入，亦非初未虑及有所疏略，实以该处地基窄狭，万难施展，不得不量为变通，以期与大沽、营城虚实相间，使该夷不知底蕴。在该处绅民不知兵机，以保卫村庄为意，固愿添兵驻守，在奴才亦非敢将此处村庄置之膜外。统筹全局，权其轻重，与其守而复弃，徒滋扰害，转失保民之道，莫若留为虚步，远设防维，亦可施我兜击之术。现在营城、新河等处官兵，仍复如前防守，而北塘另飭本地方文武及各委员，不时瞭望巡查，以期与大沽海口信息时通，并令营城马队，时至北塘来往梭巡，不令该夷窥我虚实。仰蒙谕旨垂询，谨将筹备实情，具陈梗概。

至夷船三只停泊北塘东北蛭头沽，初九日已刻有杉板船一只撑驾近岸，见有官兵沿海防守，即向问购买喂羊青草，经官兵答以此处并无青草，即驶回大船而去。至是日申刻，该夷大小火轮船三只陆续向东面开驶，不见帆影，尚未知其驶向何处。俟各海口探有确踪，再行奏报。

再，初九日恭奉谕旨，以该夷工于侦伺，飭奴才于陈奏各件有关夷务者加意严密，勿使稍有漏洩。奴才于陈奏事件皆加意慎重，军营重地，办理文案处所，断非外人所能窥伺。惟与该夷接仗后，曾将

原奏知照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均交驿递，中途拆阅，在所不免。奴才惟有益加慎密，以期仰慰圣怀。

所有遵旨复奏各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九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览奏各情均悉。欽此。

## 一五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请照新章在潮州台湾先行开

市并英法近日情形折咸丰九年八月十五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米酋请照新章完纳船钞，即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订期与臣晤商，业已照复，并将英、佛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米酋返棹上海，尚无动静缘由，恭折驰奏。即于八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一道。当即密飭钦遵。伏查米酋华若翰返棹后，连日与英、佛二酋往来密谈，夜分始散。英领事密迪乐则因催缉杀伤英夷凶犯，向吴煦等云：天津做成圈套，诱其入港，致毙多命。米酋入都，待如俘酋（囚），又令回至北塘换约，米酋因势孤，不得不然。各国商人无不忿忿。明春定欲赴津报复。上海本可无事，忽又造出榜人之说，以致百姓滋闹，正凶又不拿获，明系华官故意唆使百姓为此，必致激成大变。吴煦等因其语无伦次，答以米夷进京待之以礼，又奉大皇帝颁发玺书，荣宠已极。尔英、佛两国若不自行肇衅，亦必同邀异数。今因蔑而生妒，作此不经之谈，希冀播弄是非。此等伎俩，

孩提之童，亦能识破，言之无益。至榜人之案虽与尔国无涉，而愚民无知，安能分别谁为何国之人，一时忿激，已成众怒难犯之势，若非地方官妥为弹压，保护尔等，恐喫亏尚不止此。既许尔等缉拿凶犯，决不食言，惟人多势众，并无首先起意之人，必得设法访緝，始无枉纵，不能顷刻拿获，亦不能助尔抑民也。密迪乐无词可答而退。

旋据华若翰送到照会，以换约后应照新章开市，请即咨行五口并新开之潮州、台湾二口，晓谕商民等语。竟将前此在京与大学士桂良等往来照会抹煞，显系为英、佛所唆使，意图尝试。臣当即查案照复。乃该酋后来照会，则将在京往来照会饰词狡赖；约臣于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会商，先照新章完纳船钞，并在新开之潮州、台湾二口互市，其余暂缓施行。且向吴煦等声称，臣如不往上海，该酋即至常州，并以此事关系甚大，亦不便与委员蓝蔚雯等商办等语。吴煦等与之反复辩论，坚不允许。将照会转呈前来。

臣查天津原定条约，因各货转运内地，课税未经议定，故有限四个月为期，出示晓布之语。嗣于上海议定税则，即于善后章程声明第二十八条所载可毋庸议。则四个月期限，即在毋庸议之列。华若翰先则催请开新章，迨臣驳复，则所请仅止两事。一经允许，恐得步进步，势所必然。且查桂良等前次照会内称：各口通商，不止贵国一处。此时英、佛条约尚未议定，未便两歧，恐碍通商大局。似应俟英、佛两国一律定义之后，再开新章。其如何定义，望与总理大臣会商办理等语。声叙本甚明晰。而该酋复文内则将不止贵国一处之语截去，仅以各口通商须归一律办理，断章取义，含混照复，留为今日饶舌地步。臣现又备文照复，应俟诸旨遵行。视其复文如何，再作计较。惟桂良等照会该酋文内，既有与

臣会商之语，如其必欲见臣，一经坚拒，必致径来常州，骇人耳目。而英、佛两酋既在上海，臣至彼后，不与见面，则怨望更深，转圜无术，又万无先与相见之理。拟俟届时轻舟减从，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见米酋之案，订期前往昆山一带与之一见。所请两事，倘能待至英、佛一律办理，最为妥善，否则体察情形，如无十分窒碍，再当奏请训示。万一借端欲为英、佛作说客，俟有可乘之机，即当迎机以导，断不敢稍有迁就。

再，奉颁发玺书，已于初三日准直隶督臣恒福咨送到臣。当即备具照会，派委标弁敬谨资交署苏松太道吴煦。据禀米酋择于十三日抵领。上海民夷现已照常，仍勒催地方官上紧缉凶，现在禁止雇人出洋。所有来往照会，俟彙齐后录呈御览。谨先照录臣与米酋前往来照会四件，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所附往来照会原缺）

一六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垫资运米商船到津

后即放进口严禁需索之弊上谕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夷务抚局未定，恐明年拦截海运，现先筹米四五十万石运津等语。上海英、佛二夷，尚未

就抚，知我明年必办海运，恐阴谋拦阻劫掠，以图报复，甚为可虑。经何桂清等督同藩司王有藩等，先事筹画，乘海运沙船贩货北上之便，密飭上海绅商等，令该商船垫资贩运，出该夷之不意，先行起运四五十万石，以十万担为一批，从中秋后起，至十一月陆续放洋。倘有年内不能交兑之米，暂泊天津海口，俟春融进口交兑。该督等已派绅董持苏松太道公文，坐头批米船，赴天津道衙门投递。本日特派陈孚恩赴天津，督同坐粮厅查验收兑。此系豫防夷人挟制起见，著借格林沁、恒福于米船到口时，督飭员弁，盘查明白，即放进口。并著恒福多备船只，尽数起剥，一经兑收，即照例免税放行，严禁需索等弊，俾该船商迅速反棹，不致守陈为要。倘苏省委员尚未到津，而米船先到，即著责成天津道，先行查验收兑，勿得稽延。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美国所求先行在潮州台

湾互市必俟英法条约定局后方能办理上谕 咸丰九年八月

月二十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米酋请照新章完纳船钞，即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一折，览奏均悉。米酋华若翰回至上海，将在京照会，饰词狡赖，并约该督前往上海会商，先照新章完纳船钞，并在潮州、台湾二口，先行



互市等语。各口通商，须俟英、佛条约议定后，再开新章，桂良等照会该酋，声叙明晰，今华若翰欲在潮州、台湾先行互市，若一经允许，必至得步进步。何桂清现已备文照复，俟其复到，如必欲与该督一见，自可往昆山一带，与该酋会晤。所请完纳船钞一节，似尚可允。

至潮州、台湾，本在五口之外，必须俟英、佛两国定局后，方能办理，断不准其先行互市。如华若翰借此为英、佛作说客，该督仍遵前旨，不可先向其关说，以致迹涉求和。如该夷诚心悔悟，自来乞请，再为迎机善导，操纵之机，全在该督临时酌办。

至上海各国通商，以茶叶为大宗，现在英、佛声言赴津报复，不肯就我范围，必须设法铃制，为釜底抽薪之计。若何桂清密饬上海道，将运茶各商向与何国交易，先行查明，如明年该夷阻挠海运，即可禁止茶叶出口。倘他国夷商不愿，即告以因系英夷与中国为难，未便与别国互易，致令影射。如此办理，他国或恐罢市，归怨英夷，因而易于转圜，亦未可知。但此系将来办法，何桂清慎勿宣露。

另片奏，由商垫办采买米石四五十万石运津等语。所办甚好。已谕怡格林沁等知悉，并令陈孚恩前往验收矣。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接玺书后赴日并探英法等近日

情形折 咸丰九年九月初一日 军录

巨何桂清跪奏，为米酋于接奉玺书后，即赴日本，约俟返棹面议，并确探近日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米酋清照新章完纳船钞，即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缘由，恭折驰奏后。兹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八月二十二日钦奉上谕一道。仰见圣谟广运，训示周详，跪诵之余，钦遵服膺。

伏查米酋华若翰前经大学士巨桂良等给与照会，言明各口通商，俟英、佛条约议定，再照新章办理。当时并无异议，乃一回上海，即图尝试。虽明知为英、佛所唆使，而必密查其命意之所在，方能相机办理。飭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委员知府蓝蔚雯，设法访问，始知华若翰前在京城，饮食起居，诸未习惯，且人单势孤，亟思回南，是以不敢有所干求，实亦深悔此行之不能从心所愿。迨回上海后，英、佛各夷以既不查照新定章程办理，何必先行进京换约？似此办事，直与送信之差官无异，大失公使体统，实属无用，将来尚须靠彼大国主张等语，互相訕消。华若翰为英、佛所激，故有请照新章完纳船钞及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之请。而其注意重在潮州、台湾之开市，以见其能。其照会内俟英、佛定议再照新章办理，是使美国国家靠赖他国等语，盖有所谓而云然也。该酋于接巨照复后，又来一照会，以和约

第三条内，载明互易后，即通谕各省一体颁行为词，晓晓淡辩。改期于九月十五至二十五日，与臣会晤。臣业已照案照复。

至奉颁该国玺书，苏松太道吴煦等于奉到后，即传知该夷，询以恭迎礼节。据复既由苏松太道恭赍前来，彼亦由领事士覓威良定于八月十三日吉期恭接。届期吴煦等敬备仪仗，恭赍前赴夷馆。该夷免冠摆队，敬谨将事，颇能如礼。当取有士覓威良收据及华若翰照复一件。华若翰现已前赴日本，约计九月十五可以返棹。

英、佛二酋仍无动静。前在天津等处绘图探水夷船，询据英夷翻译，称系该国留北船只，现于八月十七日驶回上海一只，尚有二只，探已驶回香港。佛夷前与邻国搆兵，现已议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听候信息。英、佛二酋初回上海寄去该国之信，约计十月十一月之交，必有回信。惟如何办理，须凭众议，必得再有一两月，方能定见等情前来。

臣查米酋华若翰之反复其词，虽为英、佛二夷所激，而狡谲无常，是其本性，现来照会已存得步步之心。其前往日本，倘因自知理亏，不能与我争执，又畏英、佛所汕诮，为暂时避地之计，固可从缓置议。设仍如期返棹，臣再查看情形，钦遵训谕，前往昆山一带，与该酋会晤，相机办理。

民夷互斗案内凶犯业已拿获，其著名代夷携拐人口之汉奸倪阿培，亦已就擒正法。上海民夷，已相安无事。

所有与米夷华若翰往来照会二件，又该酋接奉玺书照复一件，领事士覓威良收据一件，照录恭呈御览。其原收据咨送军机处备查。谨将现在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

（原抄录美使接收国书照复及收单附后，其余各件原缺。）

#### 附抄录美使为收到清廷致美总统国书事照会及收单

谨将米酋接奉玺书照复及收单二件，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复事。照得据贵大臣八月初四日来文内开：专差标弁，敬谨将大皇帝答复大伯理玺天德玺书一道，查捧至苏松太道衙门祇领转送等因。准此。当经派委驻扎上海美国领事官，敬谨接捧回呈，本大臣自应祇领恭进。为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扎上海管理领事事务领事官士觅威良，接奉钦差大臣华札委，恭折大清大皇帝玺书一轴，兹于咸丰九年八月十三日由江苏松苏太道吴夔到。据称大清大皇帝玺书一轴，除敬谨承受，恭呈钦差大臣华，递回本国奏呈大皇帝御览外，合缮收单，以昭慎重。此照。

咸丰九年八月十三日立

#### 一六三、军机大臣寄两广总督劳崇光等入城任事后宜相机密

办免受英法挟制上谕 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劳、广东巡抚耆。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因两广总督王庆云患病，奏请开缺，业经降旨授劳崇光为两广总督，耆龄调任广东巡抚，即赴新任，毋庸来京矣。粤东自劳崇光入城任事以后，叠据奏报在城夷兵无多，民夷亦尚相安无事。惟天津胜仗，劳崇光入城时，尚未知悉，以为和议已成，故有入城之举。现在英、佛二国，能否就范，尚未可定。

昨据何桂清奏，探闻佛夷前与邻国构兵，现已议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听候消息。虽未知果否确实，而夷情诡谲，不可不防。前此柏贵在城一举一动，该夷有人伺察，文报皆须拆看，办事不能自主。彼时尚有黄宗汉带兵在外，遥为声援，若督、抚同入省城，为该夷所困，设有变动，无从脱身，何能办理夷务。劳崇光既已入城，自未能无端离省，致启该夷疑惑。耆龄行抵广东境内，即派委亲信妥员，先入省城，面见劳崇光密商，或以堵剿西匪为名，带印出省，或劳崇光碍难抽身，即留耆龄在外调度防剿事宜，相机密办，不致受该夷挟制牢笼，是为至要。

至现在广东省城，民夷是否相安，及夷人如何举动情形，并耆龄会同劳崇光详晰由驿驰奏，以纾廑念。此次寄谕，著毋庸录给劳崇光，免致被人洩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耆龄，并著传知密谕劳崇光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可准俄使由北塘进京

但不准其兵船入口上谕 咸丰九年九月十四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九年九月十四日奉 上谕：

本日彭蕴章等，呈递僧格林沁寄惠亲王等信一函，据称本月十一日大沽海口，见有三桅夷船一只，向北行驶，十二日仍在拦江沙外停泊，不知何国船只。如系俄夷，即派员告以如有应行进京事件，当由库伦行走，此地因与英、佛两国接仗，即文书照会，不敢接收，看其如何答复，再行核办等语。此次夷船在拦江沙外停泊，如敢闯入大沽海口，毁我防具，无论何国，即行开炮轰击。如系俄国船只，令其前赴北塘，投递文书，即可按照米夷之例办理，但不准其兵船入口。如有文书照会，可派员接收，或该夷有寄伊格那提业幅信件，亦可代为转递。

本年三月间，肃顺等与前次俄国使臣丕业幅斯奇议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会中国，由北塘进京，既有此议，自未便拦阻，致令生疑。若该夷使如欲进京，不准多带从人，以免骚扰驿传。若只差一二人进京递信，即妥为护送，仍须奏明，候旨遵行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收俄国照会送军机处呈览

折咸丰九年九月十七日 军奏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接收钱夷照会，恭折奏祈圣鉴事。

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恭奉十四日寄谕：此次夷船在拦江沙外停泊等因。钦此。并由军机处寄到伊格那提业幅致该夷信函一件。窃照大沽海口于九月十一日申刻，见有三桅夷船一只在拦江沙外向北行驶，至黄昏时，仍见帆影，似在北塘海口停泊，不知系何国船只。查前奉寄谕：据广东抚臣劳崇光奏称，英、佛二夷八月中旬可到天津海口。是以不得不倍加谨慎。当即飞咨西凌阿、玉明、格绷额一体严防，并传知北塘营弁不时哨探。十二日早，炮台瞭望仅有夷船一只，揆其形势，似系俄罗斯夷船。

伏思本年七月初间，俄夷伊格那提业幅寄与伊国公使木哩斐岳幅信函，有数日内船到北塘之说。两月之久，并未到来。是该夷言语殊难凭信。此时驶至夷船，即使果系俄夷船只，亦属可疑，更恐该夷暗藏英、佛之人，探听消息，尤应倍加防范。且未经奉有谕旨如何办理，未便遽行接待。随即派委从未与俄夷会面之候选知府钱镛、署天津县知县姚煦，前往北塘守候。奴才等面飭该员等，如夷人投递文书，不必接收，寻觅食物，亦无庸应付，答以曾与英、佛二夷接仗，现在设防，尔系何国船只，我等不能辨认。

奴才等愚昧之见，俄夷来往向由张家口行走，若纷纷由各海口投递文书，取道进京，各处口岸，均

应专派官员守候支应，势必应接不暇，不胜其扰累。一经疏慢，转致有所借口，且于中国体制大有关碍。是日午刻，该夷舢板一只，上有十余人驶进内河，称系俄国之人投递照会。经委员等驳斥，其事二人内，一系广东人，年约十八、九岁，据称伊跟随佛国之人到此。委员向其究诘，又一通事极力掩饰，称系仅有一人，又称并无他国之人。查其形色，深怪广东人出言冒失。足见夷情叵测，随处施此诡诈。奴才等谨飭委员延宕支吾，恭候训示遵办。

兹奉諭旨：该夷有寄信件，代为转递，一、二人进京递信，妥为护送。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仁恩高厚。奴才等曷胜钦佩。遵即飭令委员将伊格那提业幅信函，交该夷收领。并据该夷呈出给奴才恒福照会一件，驻京俄夷信函四件。该夷初原无意进京，拆看伊格那提业幅信函，执意进京，并据伊格那提业幅要与伊等会面，有商办事件。是以议定准令二、三人进京，仍须听候请旨遵行。并向该夷告知：两国和好，本无猜疑，惟现与英、佛交仗，海口设防，不得不加意谨慎。虽系俄国船只，有无暗藏他国之人，亦须查明，庶免疑忌。当派县丞黄惠廉、营弁邱瑞祥前往该夷大船稽查。旋据回营禀称，查得该夷大船约有俄夷五、六十名，佛夷一名，系由上海开行，船上有万斤以上大炮一位，万斤以下大炮数位，并鸟枪等项器械。据佛夷一名，系搭船赴日本国传教，俄夷亦赴日本国过冬等语。并据黄惠廉等禀称，该夷舢板回至大船，通事人等将议定进京人数，向夷首告知。该夷首因恐往返耽延，有需时日，又因北塘海面风浪过大，难以久停，是以不愿派人进京。现已约定暂在北塘停泊，听候伊格那提业幅回信到来，即便开行。其意反复，殊难测度。

除将照会一件封送军机处恭呈御览，信函四件一并齎送军机处转交理藩院，传该夷收启外，相应



请旨敕下理藩院索取该夷回信，迅即发过来省，以便掷交该夷收领，即飭令开行。

所有遵旨接收该夷信函各缘由，谨奏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 一六六、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要请潮州台湾先行开市订期

会晤折 咸丰九年十月初七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米酋回自日本，渡清潮州、台湾先行开市，现已订期至昆山相见，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米酋华若翰先清查照新章开市，晓谕商民，旋又请先完纳船钞，并在潮州、台湾开市，复以通谕各省一体颁行为词渎辩。经臣节次专折驰奏在案。迨奉到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上谕，适华若翰已赴日本。臣约计该酋将次返棹，即先备文照会，告以船钞一事，尚可奏恳大皇帝加恩。该酋于九月十二日回至上海，接阅照会，即飭夷目士冕威良往见吴煦等，声言换约后所请三事：一、将米囤互换条约，及先照新章征船只吨钞，开潮、台两口等事，通行沿海各口遵照。一、照新章即日定期征完船只吨钞。一、于两个月内准开潮州、台湾两口，皆系约内应行之件，何以如是转折？吴煦等答以华酋在京，大皇帝准予先行换约，已属恩施格外，该酋照复桂中堂等，情愿一律办理，并与通商大臣会同商酌。今之所商系照案办事，有何转折？该夷目则称：前云暂缓施行者，系上海续定章程，非天津原立和约。饰词狡辩，竟有全行翻异之势。经吴煦等再三驳请，始云：天津条约只要允此三事，其余不必提及。自申

至戊，辩论多时而退。吴煦等察看情形，其意已决。将送到华若翰照会一件禀呈前来。臣查闽来文，措词既不明晰，语意亦不公正，内有应开两港，向来现在并将来必有船只贸易，贵大臣亦风闻之语。则明指潮州、台湾已私往贸易而言。其情尤为狡谲。

伏查臣于六月间风闻潮州、汕头地方有英夷苏里完假充司税，勾结内地奸民在彼盘踞，冒收关税。即经分咨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一体飭禁。兹准兼署广东督臣劳崇光咨：潮州、汕头因抽厘助饷，曾据委员余恩鏐禀报，有番商沙梨云帮同缉私，颇为严密。今来咨之苏里完，与沙梨云对音相近，是否传言附会，抑另有其人其事，已飭惠潮嘉道确实办理等因。然非华夷互市，何以借夷人帮同抽厘？

又于七月内准闽浙督臣庆端咨：台湾地方时有夷船贸易，飭据福州府知府照会英、米领事，转谕各商，毋再赴台。据英夷麦华陀复称，英商不照和约交易，非关该领事之事等语。咨请照会该酋諭止，即经臣照会卜鲁斯，俟定议换约后，再飭商船前往。迄今查无一复。并据吴煦等访得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税饷全无。从前尚系隐瞒，近时上海船到，竟有明报潮州、台湾来者。

臣窃维潮州、台湾两口本系米首所请，既经换约，迟早总可仰沐天恩，前往开市。惟该酋因贸易已久，欲掩其私开之迹，亟请先开，是尚知尊崇天朝，心存恭顺。若不允所请，则该酋等早在潮、台两处贸易之船，亦必不肯撤回。是该夷等转得自行其便，久将漫无限制。若准其先开，英、佛各商援道光年间一律均沾之旧例，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换之新约税则，则断不任其牵混，似大权仍自我操，不致有逾范围。至米夷新章船钞，本与英、佛两夷微有区别，既据米酋有其余不必提及之言，如蒙允予先开两口，则将换约后应先完船只吨钞，并开潮、台两口缘由，明晰宣示，使知格外之恩，出自大皇帝，各夷不至自

行其便，于体制亦极尊崇。臣因此次来文并无请见之语，是以复给一文，仍令订期至昆山相见。恐其得步进步，必须与之要约明白。兹据该酋照会，定于十月初九日前往。臣拜折后，即日起程，往返不过数日，俟晤见该酋时，切实开导。除三事之外，均不得另有覬觐，始能代奏请旨。而能否允行，恩出自大皇帝，须俟奉到谕旨遵办。臣回常后，再行详细奏闻。谨先恭折由驿密奏，并钞录来往照会四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英、佛二酋仍无动静，惟探闻粤东夷商亦已指告卜鲁斯之办理不善。各夷商揣度国王必将另派人来议和，又虑中国另生异议，亦必准备兵船同来。其寻衅之处，有不在天津，而在盛京、山海关，计期总在明春之说。合併陈明。谨奏。

（所附来往照会原缺）

### 一六七、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使请将新定条约宣示各口并在

潮州台湾先行开市折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美国使臣请将条约宣示各口，先在潮州、台湾开市，照章完纳吨钞，恭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美国使臣华若翰请将互换条约宣示各口，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先在潮州、台湾开市缘由，经臣于奏报驰赴昆山折内陈明在案。臣于十月初九日行抵昆山，该使臣亦带同翻译官秦镇西等九员

如期而至。臣即于是日在城隍庙公所率同署苏松太道吴煦、知府蓝蔚雯等与之接晤。该使臣坚以前项三事为请。臣与之后再三要约，此外各条及上海善后章程税则，均照前议缓办，即为代奏乞恩，仍俟奉到谕旨遵行。如潮、台两口准先开市，中国亦应设关收税，并令地方官会同领事官妥议交易合宜之处，以期无碍大局。该使臣一首肯，惟求恩膏速沛，俾得永久相安。核与该使臣照会尚属相符。如蒙俞允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其余新章税则等项，仍俟英、法两国定议之后，再议举行。自应将美国原定条约及办理缘由，咨行各口知照。该使臣而后已无异词，当不致有踰范围。惟新章伊始，未敢擅便，可否加恩之处，伏候圣裁。

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一六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在昆山与美使会晤拟请允先开潮

台两口片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军录

再，臣于起程后，即在途次缮给米酋华若翰照会，允其如期相见，并先与之一要约，俾有案据可稽，亦免多费唇舌。迨抵昆山晤而，华若翰即称所请三事如能立予施行，此外皆易商量，否则毋庸再议。臣当答以只能代奏清旨，不敢擅允照行。华若翰又以在京所复桂中堂等照会，系七月十二日之事，原系彼此熟商。至北塘换约，则系七月十八日之事，既已换约，即应一律照约办事之语饰辩。臣告以北塘换约之事，议定而后陈奏，既先有桂中堂等照会一律办理之议，本应全行缓办。惟念船只吨钞本与英、

佛小昇、潮、台两口，亦系该国立议于先，是以仰体大皇帝怀柔远人之意，订期相见。并先备文将此外条约，及上海善后章程税则，必须俟英、佛两国定议再办各节，详细告知，约俟收到复文，再行具奏。如奉旨允准，即系恩施格外，断不可再有干求，亦不得自相矛盾。与之辩论再四，华若翰始无异言，待以酒食而散。旋据送到复文，尚无参差，请于十一月初一日以后，该国商船，均按条约输纳船钞，并请俟十月初九日起，扣至两个月后，在潮州、台湾开市。臣因船只吨钞已奉寄谕，似尚可允，遂复以如期办理，仍须兼同潮、台两口奏明请旨遵行。闻华若翰拟接到复文，不日前往广东。

伏查华若翰所请三事，其意本重在两口，凡有迫不及待之势。因虑臣面商缓办，故一见即以可否立行之语相诘。逾臣允其速奏而不许以必行，复将照会换约两事，强分先后，既欲饰非，又图翻案。其情虽属狡谲，一经反复开导，即能俯首就范，尚属恭顺。臣与吴煦、蓝蔚雯逐细体察，既将善后章程税则等项言明缓办，止先开两口并完吨钞，于大局尚无窒碍。如蒙俯允所请，可期该酋知所感畏。除另行恭折陈奏外，是否有当，仰恳皇上即赐明降谕旨，以便咨行遵照。

再，英、佛如何情形，华若翰并未提及，其非代作说客可知。臣不便稍露议和之意，是以亦未向询。至英、佛受创之后，该国初次回信，总在十月十一月之交，俟有确耗，再行密奏。

臣于昆山解缆后，路过苏州，与抚臣徐有壬、藩司王有龄面商应办各事宜，小住半日，至十二日回常州防所。理合附片密陈，并钞录往来照会三件，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附欽差大臣何桂清与美使商谈新开口岸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各款往来照会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何桂清折件

谨将会晤米酋往来照会三件，照录恭呈御览。

臣照会米酋文：

为照会事。本月初六日准贵大臣十月初三日来文，以照会内各事有未成者，须与本大臣会晤议定，订于本月初九日在昆山相会等由。兹本大臣如期行抵昆山，拟于初九日一点钟请贵大臣前诣昆山县城隍庙相会，以便面商一切。所有上年在天津新立条约，现准贵大臣先请开办三款，俟面商后，本大臣即当迅速具奏，恳请大皇帝施恩准行，一俟奉到俞旨，即可照办外；其上海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各款，有关通商大局，与各国贸易互有牵涉，势不能先行办理。贵大臣亦深知中国为难情形，应请俟英、法二国互换和约开办新章之时，贵国商船一体照办，以归画一，足征和好之雅意。但开办新章迅速不定，诚恐贵国商船人等未知其详，为此照会贵大臣，请即札飭驻沪领事官暨各口领事官遵照存案。仍请贵大臣即日照复，以便转行各口遵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米酋照复文：

为照复事。准贵大臣十月初八日来文，内开等情，均已阅悉，并经彼此会晤，深愜素衷。俟回上海，立将前在北塘互换之和约，晓谕美国商民知悉，并札行各港领事，于十一月初一日以后，所有美国商船，均按和约输纳船钞。又自本日起，扣至两个月后，即开台湾、潮州两新港与美国商民贸易，尔时

本大臣当派领事前往，与地方官同办一切事宜。若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因与各国牵涉，应如贵大臣所云，俟英、法两国互换和约开办新章之时，一体照行，以归画一。当中外各国列位钦差大臣会订章程税则时，谅亦此意。是以按约所载，虽应立即施行，然本大臣今允渐缓者，无非为表明中华与美国友好之谊，并以副列位初订时之美意云耳。为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臣照复米西文：

为照复事。十月初十日准贵大臣初九日来文，内开：俟回上海即晓諭美国商民，并札行各港领事，于十一月初一日以后，所有美国商船，均按天津和约输纳船钞。又自本日起，扣至两个月后，即开台湾、潮州两新港与美国商民贸易，尔时本大臣当派领事前往，与地方官同办一切事宜。若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因与各国牵涉，应如贵大臣所云，俟英、法两国互换和约开办新章之时，一体照行，以归画一等由。准此。查贵大臣所请先办新章各事，节次往来照会，均已详晰言之，本日会晤之际，又复逐一评论。所有请开台湾、潮州两新港，贵大臣欲于两个月后开办，本大臣自当迅速据情具奏，一俟奉到大皇帝谕旨，定即遵照施行。其天津新定条约内征纳船钞一层，贵大臣既定十一月初一日为始，本大臣亦允如期办理，即可咨行沿海各口，按照新章征收。至上海续立章程及新定税则各款，因与各国互有牵涉，势不能先行办理。现经贵大臣允俟英、法两国互换和约开办新章之时，一体照行，以归画一，足征贵大臣能顾大局，克敦和好之雅意。相应照复贵大臣，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照复者。

一六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与美使妥筹潮台开市并

先完船只吨钞事宜具奏候旨宣示上谕

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米酋淡清潮州、台湾先行开市一折。潮州、台湾两处，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此次米酋恳请先行开市，亦因贸易已久，欲掩其私开之迹，尚属心存恭顺，自未便执意阻止。俟何桂清与该夷会晤后，妥为筹议，具奏到日，再将潮州、台湾开市，并先完船只吨钞事宜，降旨明白宣示。此外如该夷别有要求，仍应据理驳斥，毋得率行允许。

至所称英、佛二国，亦必相率前往，惟未换新约，税则断不任其牵混等语。究系照新章办理，抑或仍照旧章，著该督于复奏时，详细声明。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复奏各海口官兵毋庸撤防折

咸丰九年十月十八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十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本日据何桂清奏，英、佛二酋仍无动静，惟探闻粤东夷商指告卜鲁斯等因。欽此。窃查该夷天津海口受创，自必仍在天津报复。所称寻衅不在天津，而在盛京、山海关，难保非虚声恐吓，分我兵势。其准备兵船同来议和为名，乘我不备，施其诡诈。盛京、山海关、大沽海口，均关紧要，自应一体严防。山海关城垣距海仅八里许，沿海口岸数处，舟楫不通，是以向无炮台营垒。奴才僧格林沁由山海关往来数次，道光二十一年又经沿海周历，备悉该处情形，无险可守，处处皆可登岸，难以布置。该夷一经登岸，惟有诱其深入，设法截击，聚而歼旃。(以上系朱笔所点)该处现有吉林、黑龙江马队二千名，宣化镇步队一千名，设该夷全力登岸，兵力尚单，难资抵御。

拟添调卓索图盟马队一千名，通永、宣化二镇官兵各五百名，共计马步官兵五千名，以厚兵力。

至民间团练，亦关紧要。奴才恒福前经札飭候补道柏春，会同通永道德椿劝办，附片具奏在案。现已札飭该道等将沿海一带民团，剴切劝谕，由宁河至山海关，务须声势联络，互相应援。该道柏春，即令驻扎山海关认真校练，以期协助官兵。查山海关监督驻扎该处，呼应较灵，应请旨飭令该监督就近会同候补道柏春，将团勇事宜妥为办理，以资得力。兵勇既多，责任亦重，可否简派大员统带，抑或

仍交格绷额统带之处，伏候钦定。续调之卓索图盟、通永、宣化二镇官兵，均于明年惊蛰以前到防。其卓索图盟官兵，应令上次带队之协理台吉阿勒坦提普博木济特带领来防。该盟官兵向来技艺生疏，亟须训练，拟清飭派前护军统领珠勒亨管带驻扎，以资教练。奴才僧格林沁拟于明年防兵到齐，再行前往山海关相地度势，并将扎营防守机宜，面授统带之员。

至盛京田庄台地方，业经修筑炮台营垒，现在防兵若干，炮位是否足用，应请飭下该将军务为筹画布置。本年春间曾由大沽海口拨解铜炮八位，现又将收捐洋铁炮拨出四位，已派弁山水路运往交该将军备用。至该夷既有前赴盛京之说，必当严密堵御。明年防御吃紧，该将军似应统带重兵在彼驻扎，以昭慎重。就奴才等管见所及，据实复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夷情叵测，亟应严防，虽冰冻之后，防务暂松，亦不可稍存大意。所有本年防堵官兵，拟请仍留各海口毋庸撤防。如蒙俞允，马步官兵万余名需饷浩繁，冬腊正三个月口粮，应立即设措。粮台已无存款，本省司库亦无款可拨，即当赶紧筹备，以供军储。并请飭下户部迅速筹拨巨款，俾资接济而重要需。其各营大小员弁兵丁，在防将及一年，现在严寒冰冻之际，如亲老及有事故者，酌量给假暂回旗籍，仍令于明年惊蛰以前来营，以示体恤。谨奏请旨。

## 一七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天津筹防事致军机处王大臣函

咸丰九年十月 原件

敬启者，前准两江总督何文称：米夷回沪，愤愤不平。英、佛二夷并无动静，近日如何情形，尚未得有确信。查英、佛二夷素称强悍，海外各国无敢与之抗横者。该夷欺侮中国几二十年，任其所为，莫可如何。此次三国结党，兵船连檣而至，仍以和好换约愚弄中国，不待辨而知其诈。至其桀骜狂悖之态，莫能言状。该夷来意，志在占踞天津，节节北犯，恐吓京师，然后无厌之求，不情之请，城下要盟，遂其所欲。是以照会不接，食物不收，毁我防具，先行开炮，向我轰击。我兵蓄怒已深，击毁该夷船只。是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满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垂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其轻视官兵，至于如此。受此大创，必不甘心，将来报复，非计出万全，断不轻动。明年之防，尤关紧要，必须厚集兵力，方资扼守。

现在节交霜降，瞬息立冬，河水渐渐结冻，拟将防兵撤回休息，蓄养精锐，以备明年抵御。所有大沽海口驻扎之京、旗各营官兵二千名，两盟马队二千名，山海关一带驻扎之吉林、黑龙江马队二千名，宣化步队一千名，营城驻扎之察哈尔马队一千名，均拟暂行撤回，以节经费。明年节届惊蛰，仍全数到防。至结冻后，海河以外至鸡心滩，俱系坚冰，船只虽不能进口，然不能不作万一之虑。且大沽海口为京师门户，山海关又系陪都大路，均须留兵驻守，以备不虞。

查上年署直隶总督瑞，奏请复设水师定额官兵三千名。因此处为鱼盐之地，居民易于谋生，入伍充兵原非所愿，其应募而来者，非本处无赖即各处游民，是以陆续招募，本未足额。除随时裁革及遇贼潜逃者，现在仅存一千八百名，分布两岸营垒，恐不足恃。拟于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巡捕营，四营内共调官兵一千名，分扎两岸各营，归化城马队五百名扎于营外策应，天津练勇二千名以为后路声援。如此，则大沽海口似觉严密。其山海关一路，拟调卓索图盟马队一千名在彼驻守。沁恩昧之见，是否之处，仍望王爷、中堂、大人衡度。如以为可，即请代奏敕调卓索图盟官兵迅赴防所。计其到防已在立冬以后，以便令该处马步官兵撤回。其京、旗各营官兵一千名，应令于立冬后出京，一俟到来，即将京兵撤回。其余官兵，仍俟河水见冰，再行酌撤。

再，两盟官兵因水土不服，病故一百八十余名，患病暂难痊愈者二百余名，现已分起遣回，以节经费。专此布达，即请王爷、中堂、大人钧安。仍望示复。

僧格林沁顿首。

（此件原无日期，其内容与上折有关，故排于此。）

一七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准许美国在潮台两口开

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等上谕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米國使臣請將條約宣示各口，先在潮州、台灣開市一折。何桂清在昆山，與米利堅使臣華若翰會晤，該使臣堅以宣示條約等三事為請，此外各條及上海善後章程稅則，均照前議緩辦。經該大臣與該使臣，要約明白，該使臣惟求恩宥速沛，俾永久相安，情詞尚屬恭順。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潮州、台灣兩口，准米國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暫緩舉行。該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體遵照辦理。其潮州、台灣兩口內地應行設關征收商稅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撫妥議章程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一七三、欽差大臣何桂清奏探聞英法調兵已到香港折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軍錄

臣何桂清跪奏，為探聞英、佛夷兵已到香港，恭折由驛六百里馳陳，仰祈聖鑒事。

竊照英酋卜魯斯、佛酋布尔布隆自天津受創後，返棹上海，寄信回國，約在十月、十一月之交，可得回信，疊經奏聞在案。茲于十月二十五日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藍蔚燮稟稱：探聞印度輪船于二十夜到上海。英、佛定見發兵前來。有英、佛各一萬，印度一萬之說。夷酋是否另換，尚無確信。二十六日復據稟報：探聞該夷等或云屯兵上海，或云屯兵定海，又云夷兵到日，先停各口稅餉。鈔錄香港新聞紙馳呈。并接粵海關監督恒祺由輪船寄來之信云：英夷所調之兵，漸次到粵，目前尚不見舉動各

等情。

正在具奏间，二十七日戌刻，又接吴煦等禀：二十五日英夷司稅德都德往见该署道等，密报英、佛水陆兵，系由印度调来，因而较速。今兵头已到香港，不日前来上海。卜鲁斯已接本国之信，昨夜传夷商密议，不知何事。诚恐碍及税务等语。该署道等答以卜鲁斯在津自取其辱，不知愧悔，复激怒该国王调兵报复。中国早有预备，恐尔国徒劳无益。该夷无词可答。诘以夷兵何时到齐？何时赴津？该夷答以未知详细，至迟约在明年春初。但夷船亦不畏冰冻。许以得有确音，再行密报而退。将夷行探报禀呈前来。

臣查闻探报，该兵头曼斯必带兵六千已抵香港，核与恒祺函称渐次到粤之语，大约相符。惟所调之兵，果否实有二三万之数，未敢遽信。上海地方，人心已不免惶惑，且有先停税饷之语，于军餉大有关系。

现在大江南北，军情同时喫紧，夷务又警报叠传，此后一切公事，倍形棘手。臣夙夜焦思，难安寝馈，惟有处以镇静，谆飭吴煦等确探情形，相机妥为筹办，再行随时驰奏。

除飞咨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隶总督臣恒福查照外，理合恭折密奏。并抄录香港新闻纸、上海夷行探报，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抄录香港新闻纸及上海洋行探报

谨将香港新闻纸并上海夷行探报，照录恭呈御览。

十四朝，有铁行火轮船，名架连拿打，由望买埠载烟来港，据该船带来新闻纸云：现英、法京都，俱有接到两国钦差大臣将本年五月间在天津口大沽地方所遇事务之奏章。英、法两国互相议论，定意令大军前来中华，将大沽炮台攻破，打入天津，然后议和。英国将有大战船数只，水师兵一千名来中华。陆兵由大英属国西竹地方调来应用。未知法兰西有多少兵来。但两国同心协力，暂报大沽之仇。

上海夷行探报

今早接得外国信，系伊亲现为宰相者来函。内云：印度连前拨兵六千，共集一万五千名早路兵。又法国亦于印度集早路兵一万名外，英加水兵一二千名不定。英国带兵头大将军名曼斯必男爵，现有兵六千名，已抵香港，即日前来上海，兵头亦可同到。又闻外国兵齐，即赴天津，不必等候开冻。此等兵船并不畏冰，有法可以抵挡，前数年攻俄罗斯，即系结冰时候也。并闻各洋行定期会议，要商办关税等事。

一七四、钦差大臣何桂清奏美先在潮台开市完纳吨钞咨行各

省遵办并探英使近日情形折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米夷先在潮州、台湾开市章程，遵旨会议，另行复奏，并将探报英夷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米首华若翰请将条约宣示各口，先在潮州、台湾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经臣先后具奏。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十月十五、二十一日钦奉上谕两道。祇诵之余，莫名钦服。伏查臣与华若翰面晤后，相距该酋所请十一月初一日完纳吨钞之期，仅有两旬，闽、粤程途较远，幸有海道可道，即据署苏松太道吴煦等来详，钞录条约内完纳吨钞一节，先行分咨两广、闽浙督抚臣，暨粤、闽海关监督札知宁绍台道，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届期遵办。嗣蒙恩准潮州、台湾先行开市，又因华若翰所请自十月初九日起，扣至两个月后开市，系属十二月初十之期，相距亦近。所有应行设关征收商税之处，若俟粤、闽两省往返会商，恐致迟逾，是以臣于十月二十八日奉到谕旨，即日飞咨两广、闽浙各督臣，广东、福建各抚臣，查核情形，应否另行请简潮、台二口监督，抑或归并粤、闽海关兼理，或令惠潮嘉道就近管轄潮州一口，台湾道就近管轄台湾一口，迅速定议，会折具奏，请旨遵行。设未奉谕旨之先，已届开市，应即委惠潮嘉道、台湾道，或另委大员分别暂行管理，亦即就近酌定，会奏飭遵。

至米夷新定条约共三十款，除所请三事外，其余均应缓行。现在七口通商，只准照新章完纳吨钞，其余税则等项，仍应查照道光年间议定章程，画一办理，不得稍有歧异。并咨浙江抚臣、粤、闽海关监督，札知宁绍台道，将米夷条约一体先行宣示，以昭大信。华若翰已于十月十八日前赴广东，亦已照会该酋遵照，俾其知感，知畏。

至英、佛二夷如援一体均沾之例，请往潮、台二口，并照米夷完纳吨钞，臣自不便拒绝，惟有咨令与米夷一律照旧章完税，断不准其牵混新章。若该酋等并无照会前来，则仍置之不议，以免迹涉求和。虽影射或不能无，尚不至有逾限制。



所有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上海夷情，业于二十八日专折驰奏。现据吴煦等稟：英酋卜鲁斯自得本国之信，颇鸣得意，屢传众商会议，因之讹言四起，上海人心益增疑惧。一俟探有确耗，视其意之所向，设法抵制。将香港新闻纸稟呈前来。查核所称加利吉打，即系印度所属之港，现在兵船自彼络绎而至，必有诡谋。惟有冀迟至上海一日，海运可以多出口一日，否则措手不及，诸务因之掣肘，真有不堪设想者。

除飭吴煦等镇静相机筹办，俟续探情形另行驰奏外，理合恭折密奏，并将照会米酋原文，同香港新闻纸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附抄照会美使原文及香港新闻纸原缺）

## 一七五、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探闻英将在明春调兵攻津并分扰

登州请飭预防片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军录

再，近日密探得英吉利夷酋之在粤者，接到彼国来信，据称，该国王闻知卜鲁斯天津败仗，即传官绅集议，金以卜鲁斯逞强挑衅，丧师辱国，斥其非是。惟夷性桀骜褊狭，虽明知理曲，而惟恐经此挫折不能报复，为各国所耻笑。是以仍欲强颜兴师，前来修怨。现已调集各埠水陆兵了一万余人，驾驶火轮船陆续前来。俟来年正二月，同至天津，水陆并进。并闻调有黑夷马队一千名，浅水火轮船名根

钵者，五十只。又闻由北塘陆路至京，沿途地势，该夷已绘有舆图各等语。

臣揣该夷之意，似将以大队火轮船在大沽海口牵制格林沁，而潜用浅水船装载陆兵至北塘，乘虚登陆，攻我不备。臣访寻此间弁兵，曾与该夷陆路交战者，与讲求御敌之法，据言该夷陆战专恃火器，全队皆用鸟枪，并无别项军械。惟鸟枪之末，皆另加一尖锐铁矛头，亦可用以击刺。其鸟枪中远与中国抬枪相等，而装药之迅速，施放之灵便过之。鸟枪之外，亦兼用炮车。其炮五六百斤，或二三百斤不等。大抵火器猛烈，步伐整齐，号令严肃，有进无退，是其所长。能密而不能疏，能整而不能散，能勇往直前而不能随机变化，人自为战，是其所短。胜之道，当用奇兵埋伏包抄，或用疑兵以误之，或凭险设守，使不能入，诱至山林沮洳之地，以奇兵蹙之。总不宜于交战于平原旷野之地。至其马队，止能驰骋冲突，而人居马上，体段生硬，不能顾盼自如，两手紧握缰绳，不能别有施展，迥不似东三省及蒙古马队之能于马上施放枪箭也。

臣伏思格林沁深通韬略，忠勇绝伦，筹虑精审，自必早已布置周详，有备无患。而臣所探情形如此，不敢不据实密陈。拟请旨密飭知照，妥为防范。

臣又探闻该夷之意，欲分兵赴山东登州地方滋扰，使我备多力分。查上海至天津，以登州为适中之地，且对岸即可窥伺盛京，如果该夷扰及登州，办理尤多棘手。拟请旨密飭山东抚臣，思患预防，严密布置，毋稍大意。或钦差知兵大臣前往，会同筹办。

抑臣又有过虑者，来年正二月，正海运南漕放洋之时，万一该夷由海运中途阻截，贻误天庾正供，攸关甚巨。臣每思及此，五内如焚。应如何设法变通办理，可否请旨密飭江浙督抚诸臣，迅筹良策。

謹附片密奏，伏乞聖鑒，并懇天恩留中不发。謹奏。

### 一七六、兩廣總督勞崇光奏粵海關稅務擬仿上海辦法用英人

管理片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軍錄

再，粵海關稅務，近年征收未見起色，固由夷務未定，亦由走私太多。查粵海港汊紛歧，人情刁悍，走私較各海口尤甚，緝私較各海口倍難。內地人走私固已查緝難周，而內地奸民與外國商人勾串走私，稽查稍懈，則漏卮無窮，偵緝太嚴，則弊端易啟，辦理尤多掣肘。臣到任后，訪悉情形，與監督恒祺悉心籌畫，惟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語言通曉，底蘊周知，內地奸民，无从煽惑勾串，于稅務必有裨益，亦不至別挑弊端，而以外國之人緝外國之私，于體制復無所碍。

當由恒祺函致前署上海道吳健彰，現署上海道吳煦訪詢辦法。臣亦函致兩江督臣何桂清相商。适何桂清以英吉利人李秦因在江海關幫辦有年，著有成效，派充總稅務司，委令周歷五口，幫辦緝私，賫有何桂清印札，并攜帶上海章程來粵。臣與恒祺接見其人，與談稅務，極為明白曉暢。當即會同飭令查照上海章程，于九月二十九日起試行開辦。今試辦一個月期滿，稅務已覺漸有轉機，因各口情形不同，尚須將上海章程量為變通損益。恒祺交卸在即，俟新任監督毓清到任后，會同籌商妥善，自當更有起色。

惟奸商莠民及在官人役，以走私為利者，實繁有徒，今忽奪其多年利藪，使向肥私囊之財，一旦盡

归公帑，怨声载道，百计阻挠，造作言语，横生谤议。而无识之官绅，亦间有随声附和，以为臣被人愚弄者。殊不知上海行之数年，著有成效，并无流弊。广东事同一律，何以独不可行？臣惟有坚持定见，会督妥慎办理，期稍裨国计于万一。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 一七七、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天津海口以备不虞折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严防海口，以备不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谕：据何桂清陈奏各情，并抄录新闻纸，探报呈览等因。欽此。伏查英、佛两夷自被创后，报复之心总未能忘。细阅香港新闻纸及夷行探报，所称英、佛各调兵一万，印度调兵一万，虚实数目，虽不可知，而赴津报复之言，及香港已有夷兵之信，自属确凿可据。大沽海口，为该夷两年窥伺之地，自当加意严防，所有各路马步官兵，未便再行裁撤。奴才僧格林沁已通飭照旧防守，不准以现届冻河，稍涉松懈。

至派委委员前往探问一节。奴才恒福即遵照豫先派定，惟该夷即称带兵三万前来报复，恐未必以换约为词。如果敛其骄悍，曲意求和，自当飭令委员迎机善导。看其如何答复，据实驰奏，听候谕旨。

倘肆其猖獗，故智复萌，或以火轮船只直闯海口，或以步队夷兵舍舟登岸，绕我营盘左右，则兵家利钝之机，决于俄顷，惟有激励将士，奋力迎剿，以申天讨，而挫凶锋。断不敢有失事机，致滋貽误。

所有遵旨筹备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前諭不可先行挑衅，实为要语。若该夷轮船冲击，毁具开炮，或登陆抄袭，亦断不可致失机宜。慎之。欽此。

#### 附抄录新闻纸译文

谨将新闻纸内英、佛同事论及英、佛调派兵船数目，照录恭呈御览。

#### 英佛同事论：

除北河罹忧之外，与佛兰西同伴一事，亦属无趣。因曾与佛国合兵数次，已探其意，刻下又欲与其同事，实为可险。前与俄罗斯磨兵之日，已撒怨惨之种，而佛人于此际，待我英卑贱异常。初战之时，使我善战之官，自待不公，其官兵名来翔澜以后，我国有精兵战舰，声名将震之时，伊等强使我国与敌人和议，以此难事压我。一挥之下，难以抵御。息争之后，历数其事，伊等自居功多，以为救我英出患难之中。将他人之劳，尽为己有。欧罗巴人皆信此言实情。我英与佛兰西，平行之国，故同事有此不妙。且佛人之性，同他国人来往，总无情谊，今又有合兵事起，更觉意气不孚。前日与俄国交锋，佛王待我国尚觉有礼，但因我而获其利于国。且其自大夸功，必牵连我英在内，自为得志。刻下我英不大愿再使伊等由我中获利，亦不欲观其在欧罗巴人前装饰，以为有权势于我英国政事之间。刻下我英同

其合兵之北京，公道难得，且已失制伏之权。因我英素来以保守封疆，以直报怨。伊国乃构兵结怨，先行举手。我英惟图欧罗人悦己，佛王惟图自肥于国。今番佛人同我英有事于中原，又欲因我又肥己。佛王意有两层，可大可小，任其所欲。谅伊自思，不应多遣兵来。因前仗死伤兵数，较我更少，我英理先起手。如其将此番用兵之事，尽委我英，亦属轻便。倘我英独自调兵来至北京，亦须数千精兵。但我英伦调兵，务从地球一半之路而来，或勾分欧罗巴戎役，或拨印度险兵，如是作为皆属英国之患。我英独自构兵，亦是难事。然佛兰西既与我国同事，终欲自肥其利。倘在得北京之际，有五万英兵，有五千人佛兵，将来佛国新闻纸上及佛官往来之信札，皆云因我佛兵而有此克捷。得广东之时，佛人云：皆我之力也。英人惟在我等手下作事合法而已。若佛王多差兵来，正合其分。二年半前，我英与中华有事，许其合兵，实为大误。现欲其同往，或不欲其同往，难以一定。前已两次合兵至中华，今恐不能废此旧章，惟嗣后仔细为要。

近日兵船抵沪，报信云，英国彙议，据卜鲁斯所奏，亲历受伤，务必大攻，可以泄恨，以彰兵威。但不忍遭伤临近百姓，定以先期递奏，以七日为限，如能允准旧章，加还兵饷，此外再驻兵船在天津二月，方可撤回。

#### 英夷兵船各数

十一月十三日英夷轮船抵沪，带来十月初十日即中国九月十五日之新闻纸。据云：英主业将卜鲁斯之奏章细查。于中国九月初一日奉该国谕旨云：卜鲁斯在北河所行之事，实为国体起见。照依和约，欲达京师，并无过处。即著军兵前来中国，再行随同卜鲁斯进京。又云：著格兰由印度带兵一万前

往中国。又云：副水师尊士，已由该轮船到了香港。所有此次前往中国兵船，开列于后：

副水师坐驾大轮船一只，炮五十一门；又一只，炮四十门；又一只，炮二十八门；又二只，炮各二十六门；又三只，炮各二十一门；又一只，炮十七门；又二只，炮各十六门；又一只，炮各十二门。中火轮船一只，炮五门；又四只，每只炮五门；又八只，每只炮六门；又二只，每只炮二门。浅水轮船九只，每只炮二门；又十二只，每只炮一门。

以上大小火轮船四十九只，共炮四百余门，共有人八千五百名。现俱在中国海面，并在左近属国。除以上船只之外。现由英国另派大船一只，炮二十二门；又一只，炮五十一门；又一只，炮二十一门；又一只，炮十六门；又一只，炮十四门。中轮船六只，每只炮四门；又四只，每只炮六门；又一只，炮八门；又一只，炮三门。小轮船四只，每只炮二门；又六只，每只炮一门。

共有炮二百门，人二千九百七十名。俱著速速预备前来中国。

佛夷新闻纸亦系中国九月十五日所发。据云：法国现起兵一万五千，由陆路到衣哲国候船来中国。又云：大吕宋现与邻国交战。英国自设防备。

### 一七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请援美例照新章完纳船只吨

钞折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英、法二国公使，转据商人呈请，援照美国章程，完纳船只吨钞，恭折由驿具奏，

仰祈圣鉴事。

窃照美国公使华若翰于换约后，请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前经臣奏奉谕旨允准，通行五口遵办在案。兹接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照会，据驻扎上海领事密迪乐、伊担，以美国商船海关只征船钞银每吨四钱，该二国亦必一体征收，请即咨行各口海关，示以英、法船钞仿照征收等语。臣查道光年间英、法二国通商章程内，声明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昭平允；又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佛兰西亦与焉各等语。今美国之船钞系属新恩，现在英、法二国贸易如常，既经该公使等援例声请，似应俯顺商情，以广恩施，而免向隅。相应据实奏明，请旨遵行，以便咨飭五口照办。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一七九、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法意见参差其请援例完纳

船钞事已分别照复折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英商志在寻衅，与佛夷意见参差，适有完纳船钞之清，已援案照复，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上海夷情，两次专折驰奏，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六日钦奉上谕一道。跪诵之余，莫名钦服。查前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先后密禀，旬余以来，寄信轮船共到四



只。十一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轮兵船一只，载兵六百余名，驶至上海。探系常在中国往来，现恐派令出兵，是以由日本驶至听信。英酋卜鲁斯自得该国回信，因未派人接办，志气益骄，先经传夷商，令其不必完纳关税。夷商等因华商曾经开导，即以有碍贸易，坚不允许。卜鲁斯不得已，许俟兵船到后再议。并探闻英夷轮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带探水，有相离北河不远之处，水势宽深，大船可以近岸。该酋初意一俟兵齐，即赴天津，由水势宽深处登陆，直抄北河炮台之后。因所调印度兵头内有以天津地势险窄，欲差大臣借格林沁用兵神武，诚恐徒劳无益，不如将兵船分派通商各口，一律封港，不准中外商船进出，较为省力。盖知中国战船无多，陆兵不利于水，即不打仗，我已坐困，定能胁成和议也。卜鲁斯亦以为然。是其计更为险恶。又据米夷可夫密报相同。佛酋布尔布隆闻有撤回之信，其公使尚须另派。有新派之副公使梅尔登，先自印度来，因咸丰四年该夷助顺协剿上海刘逆时，曾与吴煦、蓝蔚雯认识，于十一月初八日来见。据云，伊国兵到，必先讲理，决不冒昧攻打。吴煦等答以尔国向本深明顺逆，此次既知讲理，天下无不了之事，何必带兵？该夷则云事系英夷会办，不能不同发兵。此系该国苦衷，中国必能见谅。吴煦等则答以天津事由卜酋肇衅，中外共知。该夷亦深抱怨英酋而退。将译出新闻纸二件禀呈前来。

臣查阅新闻二纸，一则英夷用兵之意已决，天津及通商各口，其患相因而至。一则隐约其词，似封港之说不为无因，其患不在天津而先在各口。揆核梅尔登情词，佛夷断难专主，其所称不即攻打，又与封港之意隐合。更难保非懈我军心。且英、佛貌合心离，证诸新闻纸内英、佛不愿合兵以杜争功之语，亦属可据。现在金陵、浦口军情同时吃紧，饷需军火，日不暇给，夷务又复纠纷，关税厘捐，势必渐形短

緬，海运更形棘手。容即会商抚臣，另行筹议具奏。

惟一线转翻之机，不能不属望于商人。前此夷商寄信回国，群言卜鲁斯之办理不善，该国王续得此信，不知有无变计？佛夷梅尔登既与吴煦等阳为联络，英、佛又互相猜忌，能否从中设法，臣已密访吴煦等相机妥办，不可示弱，以致迹涉求和。而夷情狡谲，恐亦未必可靠，如佛夷另派之公使亦与梅尔登情形相仿，或尚易于商量。至前此探报内，英夷所派兵头为曼斯必，现在新闻纸内又称系格兰。夷人名姓，每有因翻译口音不同，致相迳庭。而夷兵之陆续驶抵香港，又据前浙江盐运使潘仕成禀报，接到广东来信，所言亦复相同。容俟续探确情，及兵船到上海后，随时督飭吴煦等遵旨办理，另行驰奏。

其米夷船只吨钞，已蒙恩准照新章征收。查照道光年间一体均沾之例，英、佛原可准其照米夷完纳。此时英夷志在寻衅，既须维繫商情，更宜尊崇国体，若由我先发均沾之令，恐为各夷所轻视。前据英商援案呈请，吴煦等即谕令华商婉为开导，以各国船钞俱有新章，因英夷未经定议，不能照办。如援旧例声请，非出卜鲁斯照会总督，奏请大皇帝施恩不可。卜鲁斯先则令密迪乐照会吴煦，词殊桀骜，迨吴煦以正言折之，卜鲁斯知无可逃避，又为众商督促，不能不降心相从，始有照会前来。佛酋布尔布隆亦援一体均沾之例，呈请照办。查核情词，均不似密迪乐之谬妄。而每吨减征银一钱，并计亦为数有限。正当笼络夷商及罗致佛夷之际，臣自未便拒绝，是以各复一文，以体恤商情为词，允其奏明请旨遵行。现已另折奏请训示，或亦息事弭兵之一助也。

是否有当，理合恭折由驿密奏，并将新闻纸二件，往来照会六件，缮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速奏。

(附抄新闻纸及照会等原缺)

一八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对英和战事宜当先

事豫筹并应办理民团增防北塘上渝

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  
谕：

前因夷船有赴津报复之信，谕令该大臣等暂缓撤防，如该夷来津肆其狂悖，毁我防具，自当开炮轰击，特不可先行挑衅。该大臣于办理此事，胸中想已早有成算，倘其遣人投递书信，以求和为名，则未便即行攻击，又不便径行拒绝，应如何迎机而导，不至开衅，而又不坐失事机，该大臣等当先事豫筹，不可临时致有掣肘。僧格林沁为统兵大臣，固无与该夷讲和之理，而暗中筹画，俾恒福办理，该大臣总操其柄。著僧格林沁、恒福会同商酌，如何应付之法，先行具奏。

至北塘地面，前据奏称无险可守，难设炮台。惟该处后路太空，万一该夷冲突而来，直扑天津，虽有马队抄袭，但恐地广兵单，不足以资抵御，自应办理民团。天津乡勇数万，著该大臣等，择其精锐可靠者，挑选一万，勤加训练，于北塘至天津陆路地方，择地暗为设备，不但于北塘后路可援，亦可保障天

津。其应如何密为布置，亦须未雨绸缪，著一并会同妥筹具奏。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国志在寻衅报复

北塘陆路防务著迅即筹办上谕 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本日据何桂清奏，英酋志在寻衅，并抄录新闻纸呈览。据称卜酋因该国未派人接办，志气益骄，并探闻英夷轮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带探水，有相离北河不远之处，水势宽深，大船可以近岸。该酋初意，一俟兵齐即赴天津，由水势宽深处登陆，直抄北河炮台之后。印度兵头欲将兵船分派通商各口封港，不准商船进出，较为省力等语。

英夷志在报复，本在意中，天津大沽海防，已极周密。惟北塘一带，该夷既有轮船探水，又有登陆抄我炮台后路之语，不可不密为设备。前经谕令僧格林沁、恒福，办理民团，于北塘至天津陆路地方，暗中布置，其应如何防范之处，著迅即筹办，专折具奏。

据何桂清奏称，佛夷新派之副公使梅尔登与吴煦等认识，据称该国兵到必先讲理，决不冒昧攻打，惟事系英夷会办，不能不同发兵。其言虽未可遽信，但英、佛既互相猜忌，正可临时设法离散其心，

该大臣等成算在胸，届时相机妥办可也。何桂清折并新闻纸，著抄给阅看。将此密谕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八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区别对待法使允其与美

国一样看待在上海换约并可同时向英使微露此意上

谕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英、佛二国恳援美国章程，船钞每吨征银四钱，已寄谕该督，准其一体办理矣。复据另折奏称，英酋志在寻衅，与佛夷意见参差各情，览奏均悉。该酋卜鲁斯先传夷商令其不完关税，因夷商经华商开导，恐碍贸易未曾允许。新调印度兵头，虑及天津地势险窄，用兵无益，因献封港之议，夷商亦未必乐从。佛国副公使梅尔登，既知抱怨英酋，且新闻纸内有英、佛不愿合兵，以杜争功之说，正可乘其貌合心离，设法解散。著该督密飭吴煦等，面加开导，告以佛国本年到津，未助英国打仗，中国本在天津找寻佛国公使，欲与米国一同比和，该国船已南归，未及商办。若果真心和好，当与米国一样看待，不准即于上海换约，如此暗为款动，或可免其助逆。

至该二国船钞，已许照米夷征收，亦可乘机笼络，或飭华商密告夷商，将来英夷如能悔悟，该大臣必能奏求大皇帝照米夷之例，在沪换约。然只可口说，微露端倪，不可形诸照会，迹涉求和，示之以弱。

倘二国已知感悟，该大臣迅即奏明，再示办理机宜。此中操纵，何桂清想能悉心妥办，此时亦未便尽行宣露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准许英法船钞在五口通

商处所均照美国新章办理上谕 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英、佛二国恳援米国章程完纳船钞，请旨遵行一折。中国接待外国，素守信义，本年天津之事，并非中国开衅。今英国公使卜鲁斯、佛国公使布尔布隆，以美国商船海关照新章只征船钞银每吨四钱，照会何桂清恳请将该二国船钞，仿照征收。道光年间，曾有将来如有新恩，亦准各国均沾之语，自应俯顺商情，一律办理。著何桂清咨飭五口通商处所，凡英、佛二国征收船钞银，均照米国新章，准其每吨征银四钱，以示朕加恩各国，一秉大公之至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筹画海防布置事宜折

咸丰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悉心筹画海防布置事宜，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三、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奉上諭四道。跪诵之余，莫名钦佩。伏查北塘地势，无险可扼，奴才僧格林沁曾于八月间详细具陈在案。该夷再来报复，水路前经失利，势必舍舟登岸，袭我炮台后路，奴才等早经虑及。查大沽海口北岸，沿海并无口岸，均系淤滩，炮台上一望，即在目前，该夷船只不能隐伏，登岸不得地利，似可无虞。惟南岸地方较远，兼之汉河数处，地势曲折，如祁口河、马篷口、驴驹河、道沟村等处，均可登岸，或抄截炮台后路，或扑犯大沽村庄。是以奴才等于大沽东南西面修筑长濠一道，复又劝谕绅民，在大沽村外挑挖长濠，筑立围墙，并令北岸炮台后路之于家堡、唐儿沽一律办理，以期严密。

至该夷所称由水势宽深处登陆，直抄炮台后路。查海口水势，宽则无边，其深处惟有拦江沙外。拦江沙以内，潮长则深，潮退即系泥滩。该夷大船既不能进拦江沙，小船又不能傍岸，惟有小舢板载人登陆。应看彼时地势，道路平坦，即用马队携带车炮，绕出濠墙，迎头截击。如遇雨水停积，大潮上灌之时，马队车炮固不得力，而该夷亦泥淖难行，我兵仅可守御内濠，以逸待劳，更易制胜。至拦河防具，原有铁钎铁链，仍恐未尽周备，现在博采众论，悉心讲求，设法添制，以期拦阻。

至北塘后路太空，恐该夷直扑天津，谕令奴才等挑选乡勇一万名，勤加训练，择地设备，保障天津。并据劳崇光奏称，该夷有马步队由北塘登岸之语。查北塘原有炮台旧基，本年春间复加修整，此时度之则恐惑民心，留之又恐为敌窥。前曾安伏地雷，现拟挖通地道，装塞火药，设该夷窥伺，燃之以备火攻，兼不使该夷得以占踞。

直省精华，萃于津郡，又为京师门户，从前粤匪窥伺，年来夷人覬覦，俱在天津。是防堵情形，倍关紧要。若该夷冲突而来，直扑天津，或由大沽南岸登陆，沿河之新城、葛沽、鹹水沽、辛庄、白塘口、双港、土城，均系集镇，此外尚有村庄数处，相隔不过数里，既可驻足，又可饱掠，由此直趋天津，此夷策之上者也。由北塘距津陆路百余里，其中惟军粮城一处村庄，此外一片荒地，空阔无依，既无食物，并鲜甜水，我军马队随地可以截击，该夷岂能驰骤自如。且即使直抵天津，而津郡城池，尚在南岸，卸断浮桥，渡河亦复不易。该夷深于兵法，恐未必出此下策也。

再查天津民团练勇，仅可助虚势而壮声威。练之御敌，万不可恃。上年海口练勇，约有万名，夷炮一开，鸟兽散焉，以致冲动官兵，不能成列。现在津郡城乡团勇不过万人，多系铺勇户勇。所谓铺勇者，每铺出一人，户勇者，每户出一人。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且练勇一万名，一月口粮，计需数万两。与其练勇，莫若添兵。惟现在部库支绌，此时未便添兵糜费，拟请豫派京兵二千名，俟有警动，再行来津防守。其京兵二千名，拟派健锐营五百名，两翼八旗五百名，外火器营四百名，圆明园八旗内火器营、巡捕营各二百名。并请飭下该管王大臣，即令该官兵骑用技艺马匹，一经征调，一日夜可抵天津，不致迟误。



至天津城池半已残缺，城内民无宿粮，地无井泉，每日水米，均恃城外接济。所有富商大贾，百货居集，均在城外，防守甚难。奴才等再四思维，天津为紧要重地，亟应设法严防，揆之地势，亦应附城一带挑挖重濠，筑立土城，将四门关厢，圈入重濠，设有警动，守濠即系守城，较为得力。奴才曾格林沁当派翼长乐善、瑞禧，奴才恒福派委运司崇厚、天津道孙治周、历履勘濠填地势，周围约长三十五里。因东西北三面铺户居民房屋林立，相连数里，南面近城地方多系坟莹，是以不能收缩。面三十五里尚不甚大，易于防守。各调京兵二千名，天津镇标兵千余名，芦团练勇一千名，分段扼守，足敷抵御。此项濠塘，派令津郡官绅捐办，是否踊跃，未据该运司等禀复。如捐有成数，拟俟春融，即行开工，计期一月，可望蔽事。谨将天津地方拟挖环濠，绘图贴说，恭呈御览。

至于英夷骄悍，佛夷附和，新闻所载之词，未足深信。其所称杂俄夷在内之语。俄国固怀叵测，而英夷挑衅，亦不可堕其术中。夷人如到津投递书函，以求和为名，诚如圣训，未便即行攻击，亦不便径行拒绝。奴才等愚见，和战二字，本系判然两途。和之局必当在沪，战之局必当在津。该夷如欲求和，自必即在上海与地方官定义，兵船一经驶至大沽海口，自系决意报复，断无和好之理。假以求和为名，兵不厌诈，借此懈我军心，我兵亦知该夷诡诈，必不堕其奸计。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夷船一至，各营将士，势必勇气奋发，定欲再挫贼锋，使该夷片帆不返。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

奴才等拟俟见有夷船帆影，即派员迎出，令其前往北塘，告以该处有人款待，看该夷之意何属。大沽海口，仍以鸡心滩为界，夷船驶至，即行开炮轰击。地方既有限制，官兵有所适从，即使该夷诡诈百

出，我兵既有一定规模，万不能被其愚弄。奴才等熟筹妥议，至再至三，制胜之机，间不容发，若不豫有主持，临时万难施措。全局攸关，固不敢轻开边衅，亦不敢坐失机宜，以期仰副圣主抚馭外夷，慎重海防之至意。

再，天津军营，尚需马匹，应请飭下署察哈尔都统，挑选膘壮马一千匹，明年二月内到防。所有奴才遵旨筹议布置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一八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请飭何桂清等将津沽布置情

形告知英人令来决战片 咸丰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军录

再，节次据何桂清、劳崇光奏报，探闻夷情，或称调兵三万，或称马步万余，先言今冬明春，不候开冻，继又言明年正、二月之间。嗣后续有探闻，自必另有一番情形。揆之该夷报复之心，未尝片刻释然。明年之来，势必倍加凶狠，拼死一战，不胜不已。又恐再战再北，从此不振，不能为国，是以先将虚声恫吓，乱我军心。或借此要我求和，或分我兵势，该夷得以乘隙肆其狂悖。现在局势，惟有镇静以待。河内布置，似已严密，夷船断难闯入。陆路马步官兵练勇，足资抵御，设使该夷马步万余，我兵迎剿兜击，必握胜算，可以仰慰宸廑。

至该夷屡以虚声散布，盖因不知我兵虚实，兼可查看中国官员神色。现在既经布置严密，官兵又敷截击，既有把握，无所畏惧。应请飭下何桂清、劳崇光，传飭地方各官，如与夷人接见，即将大沽一带

水路逐层防守器具，陆路布置情形，向该夷明言直告。沿海马步官兵，虽不甚多，尚称精锐，如该夷登岸接仗，求之不得，情愿与决一战，并非大言夸张。该夷久于用兵，虽未目睹，一听必已了然。该夷如再声称调兵来津报复，其势如何凶猛，地方各官仅可置之不理，无庸拦阻，任听该夷多调夷兵前来接战，示以镇定，察其动静，再看该夷之意若何。如能悔过输诚，即当迎机善导，使其就我范围从此息兵罢战。该夷未必不心肯乐从，全在地方各官措词得当，互用刚柔。

奴才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

## 一八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所筹津防布置已悉

著先期奏调官兵并即行来京陛见上谕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恒福奏，遵筹海防布置事宜，绘图呈览，并遵保山海关统兵大员各等语，览奏均悉。用兵之道，不宜稍涉游移。僧格林沁等，以夷情愿和，则应在沪，欲战则必来津。大沽海口，仍以鸡心滩为界，倘夷船驶入，毁我防具，自应开炮袭击，使官兵有所适从，不致懈怠。其或在外游驶，即派员迎至北塘，告以彼处有人看待，看其如何情形，再行驰奏。随机应变，均甚妥协。其北塘陆路暗伏地雷，不使

占踞炮台，并有马队可以截击，又挑挖环壕，布置事宜，亦属周密。

所请调察哈尔马一千匹，本日已谕令庆昄，速行照数挑选，于明年二月内解抵防所。所需调健锐等营京兵二千名，亦已谕令各该营挑选候调。惟京营距津二百余里，必令一日夜赶到，恐人马疲乏，仍须先期数日奏调方妥。至此项京兵，宜选精锐者，列为前敌，其次方令防守城壕。面所筑环壕，据称约三十五里，仍应拣选练勇之中可恃者，协助兵丁，以资守御。

山海关地方紧要，自应谋勇兼优之员，方足以资捍卫。所保奕山、赛尚阿，俱未愜朕意，仍著该大臣再行酌保，候旨派往。

僧格林沁办理夷务，竭尽心力，卓著战功，勤劳在外，瞬阅一年，朕心喜悦之余，尤深廑系。此时防务稍松，著该大臣于本月中旬，即行来京陛见，以慰朕念，并可面授机宜，俟来春再行赴津。该大臣来京之前，须将一切防务，交明乐善、西凌阿暂行管理。恒福驻扎大沽，呼应较灵，并著暂缓回省，与乐善等妥为防守。

至该大臣等另片奏称，津沽布置情形，无妨令何桂清、劳崇光等告知该夷，令来决战等语。虽为先声夺人起见，然办理军务，惟当自筹善策，不必诱示敌人，转似激之使来，所奏著毋庸议。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七、惠亲王绵愉等奏会议何桂清等所奏洋药征收关税

办法折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上諭檔

臣绵愉等跪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洋药征收关税，遵照部议详细斟酌一折。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原议王大臣会议具奏，片并发。欽此。

臣等遵即将原折公同查阅，如奏称总收、预完两法，总收或有难行，预完当可酌办。惟上海离关不过数里之地，无总隘可扼，黄浦江口辽阔，稽查难周。因查浒墅关，于本年五月起在于苏州城厢专设分局，就各栈酌抽银十两，抵收关税，权宜试办。今拟即就苏局征收，飭令商栈，总以每百斤完税银三十两为率，并上海、广潮商捐加捐，以补不足，准抵浒墅关之税等因。

查洋药推行，各关征税，实为拨解京饷一大宗。前经臣等会议，趁此夷商收税四个月限内，将华商征税银，或在上海总收银七十两，抑预纳一关税银三十两。原因应江海关征收夷税后，并未启征华商之税，倘华商由上海分运至松江、苏州一带，随地酒卖，其间无关处所，竟未交纳丝毫关税，不足以昭核实，是以酌拟总收、预完两议，奏令折衷一是，妥筹办理。今该督等，既以上海等处无隘可扼，即就苏州城厢设立分局，飭商栈完银三十两，抵收关税。

臣等查上海在苏州以南，由彼处至苏，计程不过百余里，既于此处设局，照则征税。凡洋药商贩，

由上海分运至松江、苏州一带行销，即于该局报税交纳，所议尚属可行，应准其照办。惟原奏所称上海广潮商捐项下加捐，抵补关税之处，究竟上海商捐二十两之外，加捐若干，如何抵补，未据分晰声叙，应令查明登覆。至捐自捐，而税自税，本属两事，不准以商捐抵作关税，致滋轆轳。并遵照三个月奏限，将该局税银若干，造册报部，即行起解赴京交纳。其该关各货正税，仍应划清界限，另行造报查核。如各属集镇抽收洋药厘捐，亦不得混入局税抵数，以昭核实。

至该局照则完银三十两，仅止抵收浒墅关之税，此外越过扬州、淮安等关及各税口，作何征收，原奏并未议及。应请旨飭下两江总督等，悉心筹画，淮扬等处关口，应如何征税之处，酌拟章程，迅即奏明办理。

再，奏称湖北收税抽厘条款，与苏省情形间有不同，商贩均向夷商成交分运，无须行栈，能否请领部帖，察看情形，另行办理一节。查洋药设立行栈，所以专责成，而杜偷漏，最为紧要关键。该督所称无须行栈，未免散漫无稽，易滋弊混。现在崇文门酌拟互相稽查章程，京都责令三十六家洋药货铺，给领执照赴津置办洋药。天津亦设立客商二十一家，凡京两到津，会同验照，加给红单，赴京输课，以凭彼此互为稽核，免致走私漏税之弊。应抄录崇文门章程，咨行两江总督查照，即将湖北设立行栈各款，一并详加参酌，妥筹奏办，并由户部将崇文门章程，通行各直省一体仿照斟酌办理。

又该督等另片奏，趸船如何提货收捐，及将来新章开市，销数必减，偷漏难防等因。臣等详核原奏，不过缕陈洋药进口总散各数，过关偷税情形，并无实在办法。应仍令该督等，飭属认真办理，不得以虚词搪塞，畏难苟安，致亏税课。

謹將臣等遵旨会议缘由，合词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折系户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依议。欽此。

## 一八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报英法兵船到沪以兵胁和各情

形折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探报英、佛兵船已到上海数目，并佛夷借兵胁和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一月十八日将上海夷情并英夷三桅火轮兵船一只，来自日本缘由，专折驰奏后，节据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禀报，十一月十六、十八等日英夷续到三桅火轮兵船四只，各载夷兵一百名不等，洵系由香港或闽、浙等省驶来，皆系常在中国往来者。嗣于二十八日午、申等刻，先后驶到三桅火轮兵船两只，各载夷兵二百余名。二十九日午刻，又同来火轮兵船二只：一船三桅，约载夷兵二百余名，一船两桅，约载夷兵百名。探系由印度调至香港，派令先来上海。吴煦等督带通事上船，查询夷目是否来此议和。据云，伊等只管本船夷兵，听候诃遣，是否议和，系公使兵头专主，不能深知。复询以既来上海，是否在此久驻，抑须他往。据云，兵头尚在香港守候后到之兵，伊等须待兵头到日，才定行止。三十日午刻，黄浦各夷船炮声络绎，探知英夷水师副兵头名尊士者，搭坐公司火轮船行抵上海，旋

有佛夷三桅火轮兵船一只随到。总计英夷轮船先后已到九只，约共夷兵二千数百名。佛夷已到一只，探明兵数另报。并探闻英夷拟俟兵齐，留兵二千五百名驻扎上海。又先在上海督造火药房二所。吴煦等现已派员并知会营汛，密飭弁兵暗中防范，仍即示以镇静，俾免民心惊疑。

至佛夷副公使梅尔登，前于十一月初八日来见后，吴煦等于十九日便道往答。据梅尔登云，该夷兵船已到澳门、香港两处。该夷总愿先行排解，以免用武，若大皇帝早派钦差大臣前来调处，定可无事。倘俟兵齐再说，恐来不及。吴煦等答以天津之事肇自英夷，尔国并未帮同打仗，为中华大臣所深知。前在天津时，本拟奏恳大皇帝恩施，与米夷一同在津换约，乃公使随同英夷南归，可见并非中华相欺，此时不应自我言和。两江总督即是钦差大臣，何必另派？今尔国为英人牵制，调兵远来，中华亦早有预备，用兵则胜负不可知。若尔国情愿先行讲理，应由公使备文照会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请面为商定，即照米夷之式，昆山相见，一切悉照米夷办理，即在上海换约，亦无不可。该夷允与布尔布隆商酌再复。二十五日，梅尔登复令翻译孙文典来见，以前言均梅尔登之私见，尚未便向布尔布隆明告。况天津系伊国败绩，若先出文请见，显然求和，太难为情，总求钦差大臣设法措词与公使见面。至面商之事，趁此时佛兵未到，只说先饷上次兵费，倘俟兵到，恐须续加。将来应准公使仍从大沽进京换约，一切照前，并请先撤大沽防兵，乞为转禀等语。吴煦等当以尔国既不屑居求和之名，堂堂天朝，岂能转向尔国等求和？至尔国公使上次本因换约而至天津，带兵何为？既已带兵，自然有费，设竟进京换约而返，试问费向谁索？自天津滋事后，自夏迄今，中华防堵兵费，共计千数百万，尔等亦当赔偿。若和议既定，应否仍由大沽进口，尚须斟酌。且英夷意见若何，尚不得知，岂能先行撤防。照此情节，断



乎不能代稟。令其回复梅尔登，另作计较。将译出新闻纸内英、佛同事论，及英、佛调派兵船数目，密稟前来。

臣查核新闻纸内，英夷不欲与佛夷共事，已属确凿。佛夷既已随同调兵，梅尔登复先以讲理之言屢来餽试，其为貌合心离无疑。惟梅尔登、孙文典之语句句愿和，却处处逞强，且英夷新闻纸内亦有允照旧章加还兵饷之语。是该二夷以兵胁迫，均为可恶，揆核情形，恐非急切所能就范。现在兵船到上海者虽共止十只，而新闻纸内开列英夷共调大小轮船七十余只。证诸广东夷行贸易之人所寄上海信内之数，大约相仿。佛夷虽无船数，所称起兵一万五千，恐亦未必尽确。而时已腊月，正当漕粮旺兑之时，诚恐兵船接踵而来，该夷等必有举动。此时惟有镇之以静，飭令照常办事，视其如何情形，随机应变，设法抵制。

除密飭沿海沿江文武妥为防范，并飭吴煦等遵照妥办，仍俟续探另行驰奏外，理合恭折密奏，并将英、佛同事论，及英、佛兵船数目，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奏已悉。该道驳飭梅尔登之语，尚殊得体。然此时夷情虽骄，总不可使之远去。抚局难成，但能将偿费、撤防两层，暗为消弭，仍应作为佛夷并未助逆，先就范围，方为妥善。如能赴昆山面见更好。至英夷之狂悖，恐非言词所能化也。欽此。

(附件原缺)

一八九、钦差大臣何桂清等奏美请定期在潮开市拟将税务归

粤海关画一办理折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系推算日期）

军录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臣何桂清，两广总督臣劳崇光跪奏，为遵旨将米利坚条约宣示海口，准该国在广东潮州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拟将潮州税务归并粤海关监督画一办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何桂清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米利坚使臣华若翰以宣示条约等三事为请，情词尚属恭顺。加恩著照所请，潮州、台湾两口准米利坚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其余新章税则等项，暂缓举行。该大臣即行文各海口遵照。其潮州、台湾两口应行设关征收商税之处，并著会同该督抚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当经臣何桂清恭录，分别移行查照。除台湾开市另由何桂清会同闽省督抚臣筹办外，臣劳崇光接准移咨，当将该国条约通行宣示，并咨会粤海关监督，准该国先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其余各项税则，仍照道光年间旧定章程征纳，不得与新章牵混，并准其查照原议，于本年十二月初九日，在潮州开市。

查潮州地方，粤海关原设有分口，以庵埠为总口，汕头等处为子口，签派丁书征收内地海船货税，历年已久。现在米利坚船只新来开市，虽与内地海船收税事例微有不同，但该处原设税口，既由粤海关

管理有年，一切事宜可以驾轻就熟，自应归并粤海关，援照广州大关征收夷税章程办理，毋庸另议。张以归画一。惟开市伊始，必须添委妥员，前往督率稽查，俾昭慎重。臣劳崇光查有凌水县知县俞思益，老成练达，才守兼优，曾任粤盈库大使，关务熟悉，堪以委令前往，会同该处原派委员潮粮通判，妥为开办。并由惠潮嘉道就近弹压，务俾商民一切相安。所征税银，按季报解大关存储，查照关例，扣满一年，汇数造报，仍由该监督随时设法严查，杜绝私弊，以裕课餉，而肃权政。该处分口，向来每年征银二万一千九百余两，又缴米艇银约三万六七千两。今夷船开市之初，每年征银多少，不能悬揣预定，应饬尽征尽解，核实造报，不准稍有欺蒙，俟一年期满，察看情形，分别奏明办理。

至米国使臣华若翰，已由上海来至粤东，到臣劳崇光衙门求见。臣当经接见，宣布皇仁，妥为抚驭。该使臣口称溥受大皇帝逾格天恩，通国人人感戴。察其情词，恭顺出于至诚。所请十二月初九日在潮州开市，现将届期。臣劳崇光即面囑该使臣妥派领事前往，将该国商人水手照料约束，慎勿稍生事端。一面由臣会同粤海关监督，札飭委员俞思益，刻日驰往，如期开办。并札飭潮粮通判陈毓书，暨出示晓谕该处商民，一体遵照。其余未尽事宜，如有应行变通损益之处，再当随时酌核具奏。

所有拟将潮州税务归并粤海关监督画一办理缘由，谨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广东抚臣耆龄尚未到任，毋庸会衔，合併声明。谨奏。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九〇、两广总督劳崇光奏英法援例请在潮州开市拟请照准

片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七日（系推算日期） 军录

再，英、佛二国夷商之在粤东者，见米国船只吨钞，已照新章开办，不胜艳羨，该酋到臣劳崇光衙门求见，恳求照办。臣答以米国已经换约，该二国尚未换约，岂能援以为例。该酋复称从前旧约，本有一体均沾之语，大皇帝覆载无私，必肯一视同仁。止求据情具奏等语。臣察其意甚坚，而其词尚顺，合无仰恳天恩，准其一体照办，以示羁縻。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已有旨。 钦此。

一九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海防紧要拟暂缓进京折

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海防紧要，奴才拟暂缓进京，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大臣字寄，十二月初二日奉上谕：僧格林沁著于本月中旬来京陛见等因。 钦此。 奴才拟于十九日自营启程，业经附折陈明在案。 兹于十月十二日接准两江总督何桂清咨称，英、佛兵船已到上海。 抄录原奏、新闻纸，由六百里咨行前来。 奴才详加阅看，英夷大小船只七十六只，夷兵一万

一千四百余名、炮四百三十七门。佛夷虽无船炮数目，而现已调兵一万五千名，其船炮必不减于英夷。如果属实，人心不无惶惑。且查该大臣原奏内称，佛夷借兵助和等语。似此情形，稍拂其意，势必在上海肆其狂悖。设使奴才进京数日，得有上海紧报，复又驰赴海口，转致中外惶恐，是以奴才仍拟驻扎海口，毋庸进京，以期镇定。现在时值隆冬，该夷未必即来大沽海口，即使夷船驶至，仅能在拦江沙外，不能切近内河。

所有京兵二千名，除有亲丧事故，亲老丁单者给假省亲，疲病者更换外，查海口距京道路不远，其余官员兵丁情愿回京者，拟自本月二十日起，分三次，自备资斧，轮替给假回京，每次假期十五日，明年二月初五日截止，以示体恤。

所有奴才仍驻海口暂缓回京，及京营官兵轮流给假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一九二、伊犁将军扎拉芬泰等奏探闻英法调兵修船约期入犯

折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军录

奴才扎拉芬泰、法福礼跪奏，为夷情叵测，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现据派管夷圈之记名副都统用、伊犁协领哈布齐贤等禀称，曾与俄酋匡苏勒官因公晋接，谈及本年夏间，英夷船只在大沽海口被炮轰击，沉坏多只，并歼毙英兵多名。该匡苏勒官备悉其事，并据声称，大沽一役，不但英夷败退，其中并有佛兰西兵船，受伤者亦复不少。近接其本国文报，探

知英利吉现约佛兰西调兵修船，预备明年二三月间连兵入犯，仍赴天津，以图报复前衅。……由该协领等据情面禀，可否核奏前来。

奴才等伏查英夷兵船不遵原约，硬行闯入大沽，并敢先开枪炮，毁我防具，此番挫败，实衅由自取。以彼桀骜成性，将复逞其跳梁，亦属意中之事。所有该国苏勒官声称英、佛二夷调兵修船，约期入寇等语，虽闻风传说，未必竟属无稽，而未雨绸缪，自应预防有备。事关夷衅边情，究难悬揣其确耗，而芻言入耳，奴才等未敢壅于上闻，为此恭折据实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目下津沽有备，实不虞其报复。果能悔过求和，天朝向以信义为主，断不以跋武佳兵（注）为胜，亦不以开辟要荒为务也。此等语意，可作为该协佐之意，随便向该夷官传述，以杜该夷轻视中国之念。 钦此。

注：佳兵：语出《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据考证，「佳」即「佳」之误，「佳」，古「唯」字。佳兵，喻以好用兵之意。

## 一、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明英法调来兵船情况及漕米已放洋

无阻折 咸丰十年正月十一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探明现在夷情，并头批海运漕米业经设法放洋，尚无阻滞，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英、佛兵船来去无定情形恭折驰奏后，旋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先后密禀，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续到英夷兵船一只，二十八日又到一只，共载夷兵二百余名，连前到九只，共计十一只，并无动静。该国水师兵头尊士，于十二月十三日赴粤后，卜鲁斯本有即日亦去之说，后因染患目疾，先遣翻译威妥玛代往，于十二月三十日驾坐送信轮船出口。是日有该夷送信轮船前来上海，带到该国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二日新闻纸，译出禀呈。并据探明前报该夷停泊中华及左近属网洋面大小火轮船四十九只内已到上海十一只外，其余三十八只，俱已驶抵香港及广东、福建、浙江洋面。该夷又在香港招汉奸一千名，随往天津，以便挑运行李粮食。现已招得五百人。又佛夷有兵船十九只，现在安南尚有五只，已到广东。佛夷副公使梅尔登，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赴宁波，濒行曾至苏松太道署告辞。据称往返不过旬余，如有应议之事，俟该夷返棹再商。该夷与威妥玛先后驶商上海，究竟是否实系前往宁波、广东？是否如期返棹？若合若离，行踪诡秘，无从探确。

卜鲁斯屡有拦阻漕船放洋之议，拟以兵船阻我出口。上海华夷各商纷纷传说，众口僉同。其时头

批米船虽已将次放洋，而情势汹汹，能否平安出口，尚未可必。

臣一得此信，即会同抚臣徐有壬，飞飭吴煦等密囑华商向夷商妥为开导，告以尔等商家数万里，将本求利，设中华漕米稍有阻滞，必致先从上海闭关绝好，尔等运米之货即无从销售，内地之货亦不准转运来口，我们两国商人皆无买卖可做，必致绝尔我生理。华商以此转告夷商，该夷咸以为然，密告华商云，卜鲁斯之未经撤回，不过全其体面，实已无甚大权。必待该夷兵头曼斯必到后，始定如何办法。现在上海兵船不多，伊等情愿力阻卜鲁斯不可造次。卜鲁斯前既办理不善，此番或可不再执拗等语。卜鲁斯始犹以阻运为策之至善者，迨经华夷各商往返辩论，喻以利害，并告以若再挑衅，夷商即不问经费。卜鲁斯知众怒难犯，始不敢坚执阻漕之议。头批海运漕米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得以陆续放洋，并无阻滞。惟威妥玛即于三十日前赴广东，不知其中有何诡计？现在上海所雇沙、卫等船，约计足敷江、浙两省漕运之用。惟祝天气晴朗，并无风雨阻滞，则赶紧兑运，月内可以竣事。一经全数放洋，沙卫等船随处皆可驶避，纵不能同时抵津验收，亦不过耽延时日，盘剥蒸变，糜费折耗而已，尚不致束手无策。即使不能全数放洋，而头批已去，民心即定。此仰赖皇上鸿福，非臣始愿所能计及也。

至新闻纸内所言情形，甚属可恶，然其中未必尽实。照录恭呈御览。江宁藩司薛焕驰回苏省，已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驻扎常州，随时商办一切。

除密咨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隶总督臣恒福查照，一面会同江苏抚臣徐有壬，督飭薛焕、吴煦等查探确情，如有动静或可乘之机，即飭薛焕以他事为由，星夜驰往上海察看情形，酌量办理外，谨将现在情形，由驿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 附抄载有英法调兵前来侵华消息的新闻纸

谨将英夷十月二十五至十一月初二日新闻纸钞录恭呈御览：

佛兰西调往中华之兵，现在陆续下船，有云六千，有云八千，亦有云连水手计之，不下二万。英吉利炮手等，约共一千人，于十月二十六日开行前往中华，其余兵船，定于十一月内全数开行。现在赶造小炮船七十只，限两个月完工，带往中华调用。并著印字人随同兵丁前往中华，以便刷印信息走报。又造活浮桥以备兵丁渡河之用。

驻扎印度之英酋，格外多发钱粮，招回旧兵前往中华。

## 二、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意将用武现仍设法

转圜由洋商拟款呈览折 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探闻夷船先有四只北驶，现仍设法转圜，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探报上海夷情，及海运头批漕米设法放洋日期，专折驰奏后，江宁藩司薛焕，以夷情叵测，海运堪虞，此事总须华夷各商设法转圜，而商人众多，心志不齐，恐有筑室道谋之虑。因与吴煦等面为筹商，查有老成股实与夷商素相契洽之华商徐昭珩、杨坊二人，堪以任使，当即密飭妥为办理。该

二商因与夷商中之怡和、广隆、宝顺、华记、公益、和记等六家贸易来往，即以正大之词反复开导，该夷商等已允相机行事。嗣据夷商窥测卜鲁斯之意，由该夷商等公拟开列八条，恳为照准。内有天津原议五十六款不能更改一字，及另贴银一百万两布置一切，又带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并请撤大沽防兵等四条，万难准行。其余可带兵仍赴大沽口外驻扎，事毕即返；又请中国钦差先行给予一文，嘱其弭兵息事；又约定何时赴津，何时进京，请委大员同坐轮船前往；又兵费两不赔偿，夷商虽力为担承，卜首必欲以礼相待，方能照办等四条，诸多窒碍，亦不能行。复飭华商再行设法调处。

海运二批漕米二十余万石，于正月十二日起，陆续出口放洋。旋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节次密禀，英夷兵船两只，于正月十一日等日先后出口，驶往极东深水外洋，或谓其前赴北洋查探情形，或谓其回广东，无从探悉。英夷翻译威妥玛、副兵头尊士，忽于正月十七日由粤回至上海，二十四日即有英夷兵轮船大小四只，由尊士督驾出口。探系前往山东、直隶交界总隘洋面驻扎，预备拦阻漕船，滋扰天津地步。上海佛夷寓处附近空地，添搭棚厂五十六间，于十三日开工，据云不日兵到上海，借以栖止。英、佛两夷俱带有战马前来。英商费立盟，认办该夷兵船面食，每日三万磅，计每百磅价银三三两六钱；天裕夷商认办佛夷兵船牛肉，每日七千磅，每百磅价银六两三钱；各已立有承揽。并探闻英夷兵头脱兰，即曼斯必，有正月底二月初可到上海之说，然无行抵香港确信。

又传闻英、佛兵齐，即赴天津，断不侵犯炮台正面，必于大沽左近港口进兵，窥伺炮台后路。佛夷梅尔登，即美理登，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前往宁波。探因该夷有船只来往定海洋面，托名护送商船，借以索费，被该处民人拿获，致相争殴，梅尔登前往调处未结，于本年正月十三日回至上海。旋据送到

佛酋布尔布隆照会臣文一件，恳求清理此事。诚恐为将来借口地步，臣已咨令浙江抚臣罗遵殿确查，迅速办结，以免别生枝节。

梅尔登回沪后，即有该酋通事孙文典，向吴煦等询前次罢兵之议。吴煦等总令删去索费撤防两事，另筹良策。尚无回音。

伏查英夷兵船现有四只，且与佛夷带有战马，添搭棚厂，预备兵食，以见其必将用兵，恐即以拦阻漕船为胁和之计。若置之不理，其情更高；倘稍有迁就，即迹涉求和，愈难措手。虽经吴煦等迭次密谕华商，转向夷商劝导，而卜酋所望甚奢，能否就范，尚无把握。倘有可乘之机，即饬薛焕以他事为由，驰赴上海，会督吴煦等暗中筹商，相机设法办理。惟已经放洋头二批漕米，是否不致阻碍，在后之米能否跟踪出口，尚难悬揣。臣仍会同江苏抚臣徐有壬，督饬薛焕、吴煦密探在后夷情，镇静图维，再行奏闻。

除飞咨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隶督臣恒福、山东抚臣文煜查照办理外，理合恭折密奏，并抄录夷商所拟八条，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抄洋商所拟八条

谨将夷商知会华商徐昭珩等现拟八条，钞录恭呈御览。

一、天津原议五十六条，不能更改一字。

二、仍须带兵至大沽口外驻扎，事毕即返。

三、須帶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進京換約，惟進京不帶多人。

四、彼此不先出文求和，由華夷商人各稟本國欽差懇請弭兵息事，保全貿易。諸事議定，請中國欽差給予一文，以兩國向來和好，前年經額爾金在津議定各事，准予照辦，囑其入京換約，勿以去年彼此誤會小嫌介意。

五、約定何時赴津，何時進京？能得中國欽差或委大員同坐輪船赴津更好，否則同去之人陸路先行亦可。

六、兵費兩不賠償，系夷商力為担承，卜魯斯并未允許，必俟以禮相待，方能照辦。

七、須另貼銀一百万布置一切，即為兩不賠費及不致攔漕停稅之信據。所用皆有益于中國之款，非賠償也。若云賠償，須英、佛各二十余万。

八、既經議和，請撤大沽之防。伊等帶去之兵，亦斷不准登岸。至在滬定議，須在二月以內，愈早愈妙。

### 三、欽差大臣何桂清奏華洋各商力圖轉圜辯論情形英使仍欲

赴津用武折咸丰十年二月初四日（原无具奏日期此系据二月二十一日

何桂清折中所述填寫）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华夷各商现在力图转圜，拟飭藩司亲往查办，用示羁縻，恭折由六百里驰陈，仰

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夷船先有四只北驶，夷商拟具八条请办各缘由，专折驰奏后，当经江宁藩司薛煥，将所议八条逐一指驳。如天津原议不改一节，内有于碍中外不便之处，仍须会商妥协，方能彼此有益，行之久远。又带兵至大沽及天津府城两节，情同挟制，易启猜嫌。又彼此不先出文一节，议定后或各备一文为据，断不能由中华独自给文。又何时进京一节，将来即在上海换约，无须进京。又兵费两抵一节，粤城之四百万，应否仍行赏给，尚须奏明清旨。又另贴百万一节，事出无名，难以照办。又大沽撤防一节，该夷既欲带兵赴津，何能先请撤防。层层声叙透澈，臣复加查核，持论尚属正大。吴煦等发交华商徐昭珩等，谕令作为己意，向夷商妥为开导。夷商则先以中华究竟是否议和，令其于七日内探明回复。届期徐昭珩等告以前年天津定义之后，中华本不用兵，上年卜鲁斯自行肇衅，并非中华好战。大

朱批：此系正办。然以米夷相较，四事消弥亦可耳。

皇帝因卜鲁斯无端违约，赫然震怒，飭将条约撤销，著赔兵费。此时中华断无求和之理。我等恐碍彼此贸易，并虑尔等人财两失，是以私自向商，拟俟代为吁恳何总督转奏。何总督办事爽直，兼能曲体商情，如所议毫无窒碍，必肯代乞恩施。无如条议难以照办，我等即不便转禀。该夷商复又力辩，据云，天津原议五十六款，蒙大皇帝批准，华、英大臣互相用印画押，中华断无失信于外国之理。英国雄长西

朱批：允和总在上海，换约尚须斟酌。若实难在上海，即使减从抵京，于体制尚无不合。

朱批：设防原不为专防英夷，即

洋，若在上海换约，转不能如米国，该国实无颜面，断难照办。上年天津之仗，即因设防在先，若不先撤使中国允共和，亦无撤防之理。

朱批：中国设防需费，何曾银二二二千万？若必欲决

大沽之防，卜鲁斯亦决不肯议和。此番调到夷兵实有二万二千，军饷等项，需银二二二千万，故卜鲁斯立

战，先将前案停议，然后背水一战。

意主战，并欲先行拦阻漕粮，不完关税。我等晓以利害，始稍活动，而又坚欲赔偿兵费，方肯罢兵。我等复以本国定章谁败谁偿，上年天津之败，中华防费亦二千余万，自以两抵为是。再三譬解，卜鲁斯虽不以为然，亦未明言其可。现仍准备赴津决意打仗，若到天津再有败衄，明年亦必重来报复，总须战胜而后已。彼时再行议和，再行棘手。我等勉劝息事，因探知卜鲁斯重在不改原约索赔兵费两条，因而公议各认一事，且以不改原约为正办，照此议和。上年兵败船毁，既无赔补，此次又徒劳往返，卜鲁斯不能报复，已觉无颜回国。若欲更改原议，不撤大沽之防，卜鲁斯断不应允，我等亦难乎为情。徐昭珩等复与之反覆辩论。夷商则以我等躬被天朝厚德，往来贸易，是以力图报称，无如卜鲁斯意甚坚执，容俟从缓再商而散。由吴煦等密禀前来。

臣查夷商所言卜鲁斯志在报复，该商等劝导，其报复之念虽稍松，而要求之心仍不减，其情实属可恶。徐昭珩等于战和二字正言答复，尚属得体。惟夷性褊急，若过事操切，势必速之北去。就现在情形而论，既经华商叠次辩诘，是其机渐有可乘。

江苏海运第三批漕粮二十万余石，已于正月二十二日陆续出口，在后之数尚多。臣拟于拜折后察看情形，即以督催海运为由，飭委薛焕驰赴上海，会督吴煦等密行筹商，随机应变。谕令徐昭珩等妥为羁縻，徐图补救，以收得尺得寸之效。总期上尊国体，下顺商情。是否如斯，仰恳圣主指示机宜，俾得凛遵办理。在后情形，容即随时驰奏。

再，该夷兵船之在上海者，本共十一只，先后开出六只，尚存五只；正月二十五日续到一只。其

北驶之船，或云拦阻海运，或云探听天津实在消息，传闻亦复异词。理合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洋商所拟八条窒碍甚多进京

换约事宜也须先在上海议定上谕 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探闻夷船四只北驶，现仍设法转圜，并录夷商所拟条款呈览一折。上海夷商因华商徐昭珩等开导，开列八条，恳为照准，其中窒碍甚多。前年英酋额尔金，在津议定五十六款，本属不得已之举。迨夷船退出天津海口，特派桂良等前往上海，会同何桂清，挽回驻京等四事，乃该酋不与桂良等相见，上年驰赴天津，先行开衅，经僧格林沁督兵痛击，大获胜仗，海口一切防务经费，实属不费。现在该夷商拟列八条，意在弭兵息事，今有需银一百万两之条，又有天津所定和约，不能更改一字之语，岂非多添百万？况佛夷尚有兵费二百万两，亦未闻如何办法，不可堕其奸计。

至先给照会一层，断无中国先给之理。若令华夷两商，投递呈词，尚属可行。前谕何桂清在上海与该夷互换和约，今该夷仍欲进京，又有带兵至大沽口外驻扎，及带兵一二千，至天津府城候旨，并请撤大沽之防各条，显系借此要挟，乘间滋扰，岂可为其所愚？夷船四只北驶，意在拦阻漕船，为胁迫之计，除头二批业已放洋，其三四批漕船，著暂缓放洋，以防疏失。现在京仓米石，可放至明年四月，俟事定

再图北上，亦尚无妨。至议和当在上海，若夷船驶至天津，桂良已交卸钦差关防，无人讲说，该夷即必欲到京换约，亦必须先在上海与何桂清议定，毫无异说，然后可照米夷之例，到京换约。既已议和，即不必携带兵船前来，若仍带兵船，则是有意寻衅，海口防兵，定当照上年办理。

朕闻薛焕尚为夷人所信服，著该大臣即飭该藩司前往上海，与吴煦等会同商办，必须设法消弭，并确探该夷如何动静，随时驰奏。如该夷不遵理，船只北驶，著薛焕急行兼程来京，不可耽延，总以在上海抚局有成为要。北塘一口，允其进京换约之路，并非议和之地。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迅驰大沽海口设防勿令英

### 法抄袭炮台后路上谕 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奉上海谕：

本日据何桂清奏，探闻夷船先有四只北驶，欲在直隶、山东一带扼要处所截我漕船，并传闻英、佛兵齐，即赴天津，断不侵犯炮台正面，必于大沽左近港口进兵，窥伺炮台后路等语。夷情狡狴异常，难保不避实击虚。所有芦台等处，兵力尚单，应如何豫防抄后之处？著僧格林沁，俟山海关应办事宜办有眉目，即交增庆、格绷额、成保等接办，以资守御。僧格林沁即行驰赴大沽海口，严防炮台后路，勿令该夷抄截，以豫杜其窥伺之心，是为至要。何桂清原奏折单并本日寄信谕旨一道，一并抄给阅看。将



此密諭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六、兼署福州將軍庆端奏閩海关拟设司稅咨粵轉知李泰國來

閩商办折 咸丰十年二月初十日 軍錄

閩浙總督兼署福州將軍、兼閩海关印務奴才庆端跪奏，为閩海关通商口岸，現拟照齊仿照江粵成案设立司稅，以昭画一，先将大概情形恭折奏折圣鑒事。

窃奴才接准欽差大臣、两江督臣何桂清咨称，上海地方自中外通商后，因稅數不旺，经前任苏松太道議稟，邀請外國人帮司稅務，从此稅餉漸增，偷漏漸絕。经前任督抚奏明有案。迄今數年，实已著有成效。咸丰八年秋间，经欽差大臣桂良等在上海会议善后条约，议明各口画一办理，由总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請外國人帮办稅務，并严查偷漏等語。九年四月，各國公使赴京換約，道經上海时，据署苏松太道吳煦，以換約后即須開市，而各口司稅人众，散漫難稽，請以向在上海司稅之英人李泰國，作为总司稅，帮办各口事宜，期归画一，即經先行发给札諭以昭信守。此时美国虽已換約，英法条约未定，原不便遽议新章，而总司李泰國先經粵海关監督恒祺信招赴粵，一体仿照上海旧章设立。旋准咨报，于九月二十八日起试办。月余以来，已有起色。是司稅之设，洵于國課有裨。惟广东、江苏两省均已设有司稅，福州、厦門、台湾、宁波亦系通商口岸，誠恐江、

粵稽查較嚴，或致趨避走私。現在李泰國尚在廣東，將來回上海時，道經福建，如閩海關應行仿照辦理，即請就近咨粵，轉知李泰國便道赴閩，幫同查辦，俾得各口一律，船商無從趨避等因咨會前來。奴才伏查上海、粵海二關既已設立司稅，所有閩海關之福州、廈門、台灣三處通商口岸，固應仿照辦理，以杜趨避走私。惟地方情形不同，辦理能否畫一，應將上海現辦章程參酌核辦。

除咨復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即將所辦司稅章程抄錄全案移閩仿核辦理，并飛咨兩江督臣勞崇光、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就近轉知李泰國便道赴閩妥議商辦。所有辦理情形，俟容議定，隨時奏請訓示遵行外，合將閩海關通商口岸照咨仿設司稅成案，咨招英人李泰國赴閩商辦緣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七、欽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投遞照會辦理情形折

咸丰十年二月

二十一日 軍錄

臣何桂清跪奏，為接收英、佛各酋照會大學士公文，意在勸制夷商，使其不為我用，恭折由驛六百里馳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將上海夷情及華夷各商力圖轉圜緣由，于正月二十七及二月初四等日先后專折馳奏。茲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丰十年二月初六日欽奉上諭一道，仰蒙聖主指授機宜，曲全大局，跪誦之下，莫

名饮服。伏查夷酋所拟八条，经江宁藩司薛焕逐层辩驳，交给华商转向开导以后，夷商允俟从缓再商。适因大江南北军务同时吃紧，苏常一带均形震动，诚恐民情滋惑，是以薛焕暂缓起程。嗣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密禀，华商续向夷商探询，该夷商等金称卜鲁斯万分执拗，一闻劝其不可用兵之语，便称我行我法，不为尔等所愚，且甚怒天津诱其中计。我等虽愿意息事，一时难以劝令就范。现又接到本国来信，因佛国添兵，英兵亦有续调等语。华商答以佛夷添兵是欲生事，焉能请我撤防。前拟八条，若非设法议改，亦断不能转禀乞恩。夷商复称，议和之举，出自该商等保全贸易之见，揆卜鲁斯私意，必欲战胜胁迫，可以惟所欲为。若能勉允，我等所请八条，或者尚可转圜，迟亦恐来不及。华商又访诸此外各夷商，所言大抵相同等情，并钞录新闻纸禀呈前来。臣查新闻纸本系无据之词，亦未必尽属于虚。所称英、佛添兵，不可不防。且英夷志在天津，佛夷欲占舟山，即定海厅之说，与前次探报，大略相符。此外封港阻漕等谣，上海传闻，日日有之。虽遽难深信，然卜鲁斯复与布尔布隆狼狽为好，真情实属凶狡。惟夷商所拟八条，诸多窒碍；而该酋因闻各路军情吃紧，一时难以化解。若拒之已甚，转无可乘之机。

现蒙圣谕，准其仿照米夷，进京换约。正拟飭令薛焕亲往会办间，续据吴煦等具禀，英酋前有赴津投文之说，经夷商劝令即在上海投递。旋与佛酋密议多日，即于二月十七日由英夷威妥马、佛夷梅尔登送到卜鲁斯、布尔布隆照会信函各一件，转呈到臣。内各有照会大学士公文一件，请为转递。臣不敢拘泥，当将照会折阅，所言甚为狂悖，可恶已极。英酋首辩天津之役并非该夷肇衅，欲令中华认咎，是欲我为之文过也。又言不驻京城，虽经额尔金奏准，后因天津见仗，该国王复行改议。是欲借口翻

异，彼既可改，则我亦可改也。其赔兵费，以所请各款照办之迟速，定数目之多寡。是空言要挟，彼可索费，我亦可索费也。惟仍以进京换约，以礼优待为请。其情概可想见。佛夷所请四条，专重赔偿兵费，而又以驻京挟制，余与英夷大略相同。

又据吴煦等密禀，探闻该夷等兵船实已陆续遣发，又畏我天津兵威，是以先递此文，不过自明兵端不自彼开起见。此又卜鲁斯自占地步，恐将来再有败衄，该国王自必添兵援应，并欲以此胁迫夷商，使其不为我用之诡计。佛夷本非肇衅之人，大抵随声附和，说上年米酋华若翰在京，桂良等告以天津之仗非出自佛酋本意，且佛夷兵船不多，早邀圣明洞察，该夷谅有所闻。第该酋等自天津滋事以后，从未言及换约，今忽有此文。臣已分别照复，允为转递。该酋等既有三十日内等候大学士回文之说，其三十日之内，或可不致决裂。相应奏请训示遵行。一面遵旨飭令薛焕先行前往上海，会督吴煦等密谕华商，笼络夷商，为设法铃制之计。

海运第四批漕粮，计期已将兑竣，臣已会同抚臣徐有壬，密飭薛焕、吴煦等使探夷情，与苏藩司王有龄斟酌办理，以重正供。上海英夷兵船二月初三日以前，共存六只；初三以后，共有进口兵船六只；出口兵船五只；出口之船探有两只北驶。佛夷兵头，称闻已到香港，有不日至上海之信。佛夷梅尔登自吴煦等将撤防索费两事回复以后，亦未复来理说。

除仍会同抚臣督飭薛焕等设法羁縻，相机妥办，一面密探该夷举动随时具奏，并将该酋等照会大学士之文，封送军机处听候训示外，理合恭折密奏，并照录新闻纸一件，及往来照会信函四件，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附件一：抄录何桂清与英法两使为递转照会大学士之文事来往照会信函四件

谨将臣与英、佛二酋往来照会信函，照录恭呈御览。

英首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兹有照会贵国大学士暨各大臣一件，内系紧要文移，立有三十日照覆之期限。即望贵大臣克日由驿加紧驰递为幸。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臣复英首文

为照复事。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接阅贵大臣来文，得悉一切。所有照会大学士暨各大臣公文一件，本大臣即于二十二日加封转递京师。为此照复。须至照复者。

佛首来函

敬启者。今本大臣有致贵国内阁大学士公文一角，即希查收，加封火速转发京师妥呈。因内有所定回复之期，是以不能片刻耽延，务祈速速是荷。并望示复。

臣覆佛首函

启者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接阅贵大臣来函，得悉一切。所有照会内阁大学士公文一角，本大臣即于二十二日加封转递京师。特此布复。

附件二：抄录英国新闻纸载英国免动干戈条件译文

謹將譯出英夷新聞紙照錄恭呈御覽。

英國正月二十四日，即中國正月初二日，英主蒞臨官紳兩大院，論及國政。內有云：此番起兵到中國，雖系雪北河之恨，但仍以互換和約為本。我與法王所求各件，亦无刁難事件。悅中國肯俯順我兩國公使所請，免動干戈，則慰我之望也。

據英人新報云：前報所云无苛責之事，今一一錄之：一、前北河之事，其所以致此之由，當出一語以報我，俾我得所借口。二、和約章程，務須堅確。三、英國大臣當遵前第三條駐扎京城。前欽差愛爾亭所成和約，有且待后時之語，當刪去。四、台古（注：系大沽，下同）所喪之戰艦，逼成和約之兵費，以及广东所失之產業，皆當補償。五、台古、天津兩地，以作和約章程之保。六、當擬有权大臣以見中國皇上之信實，并照會外國大臣，我國所議之事，中國若能从行，必須毫无疑貳，否則和之一說，不必復談矣。以上諸條，已于外國三月初九咨送京都矣。英民間之亦甚合意。又據聞在上海兵船，下禮拜皆將北進，吾意當候香港實信始去。

外國二月初十，于新報中錄一信，系大臣勒哈爾與欽差勃羅斯者。此書在外国十月二十九日，其書云：接來手書，我想爾在书信時，即度中國必有書帖請爾至京更換和約。若果有其事，爾接信時，如未回音，當以北河致此之由，為我講明，如无借口，則以无权至京為辭。若既有辭于我，爾當帶領兵卫，駛大英船至北河而至天津。至京一切行所需，可責諸中國以禮相待。能成此事法，吾授之于水師提督福矣。爾進京出京，或在京時等有簡慢情節，即當退出北河，至海島咨會元帥，一面照會中國欽差。因前欽差愛爾亭，與中國兩欽差桂、花、論及大員駐扎北京一事，與我无与；我或駐扎或否，待女王自主。

若接信前，未得中国好音，接信后，即当致书于中国大臣，言我国所求者各上所云而已。又必使知三十日后不允所求，我兵当来逼贱中国前言。

后十一月初复有信云：若不从前书所云一切，应偿者当付银于大英国。

## 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八条窒碍过多仍督饬华商与

洋商熟筹尤应委婉开导不必过于迫切上谕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

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前因何桂清奏，夷船北驶，并将夷商所拟条款呈览，当将条约内窒碍之处，逐层指示。复经明降谕旨，将布政使薛焕，赏加巡抚衔，令其帮办五口通商事宜。本日据何桂清奏，华夷各商，力图转圜情形，并拟飭薛焕，驰赴上海，督同吴煦等，密行筹商等语。是该大臣虽未接奉前旨，而所办适相符合。薛焕于夷情尚为熟悉，即著何桂清督同该员将夷务妥为筹办。

至天津和约既定，而卜鲁斯忽复称兵，是该夷先行背约，并非中国肯失信于外夷。此时兵威既振，岂能将前议之五十六款悉行照办？至兵费一层，中国既经得胜，即应该夷赔偿，若两抵不偿，已属通融办理，安有中国出银之理？无论后添一百万，即英夷四百万，必欲如愿，则佛夷二百万亦必效尤，当此

各路军需紧迫，将何以应之。至大沽设防，系海疆应办之事，并非专为英、佛，即使和约大定，亦未能遽行裁撤。果使该夷悔罪，诚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内，凡不可行之事，悉听何桂清等裁减，于上海议定以后，或欲援照米夷成例，减从来京换约，尚属可行。总之，所拟八条内，窒碍过多，薛焕逐层指驳，尚为透彻，仍著督飭华商与夷商熟为筹酌。

至卜鲁斯之意，以为今年即再败岨，明年尚须报复，在中国岁岁设防，固属无谓，第不知该夷岁岁称兵，其经费复何所出。且彼一再战败，则凶焰自挫，安敢屡行犯顺？在该夷以此等无理之词相为恫喝，亦不可不加指驳，以折服其心。惟该夷等来至中国，主客之势悬殊，无论为战为和，均利于速。而中国以逸待劳，则宜于应之以缓，以戢其骄志，俾就范围。该大臣等固宜据理力争，尤应委婉开导，自不必过于迫切，转致激之北来。何桂清与薛焕定能随机应变，善为羁縻，与之平心妥议，五十六款之中，惟四事最关紧要，前经叠次谆谕，当不烦赘述。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何桂清，并传谕江宁布政使薛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广东巡抚耆龄奏探闻英军占据粤城地方情形折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月二十五日 军录

广东巡抚奴才觉罗耆龄跪奏，为密陈广东夷务大概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在江西省城，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钦奉上谕：粤东自劳崇光入城任事以后，叠据奏报，在城夷兵无多，民夷尚相安等因。欽此。又于赣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钦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夷人占据等因。欽此。遵查奴才前因病未痊愈，骤难赴任，当派随员先行赴粤查探，业经附片奏明在案。奴才行抵赣郡，适委员自粤折回，又有粤省来见官绅，奴才详细询问，知广东省城夷兵来去无常，现在不过一二十人。省河内添造小船数百只，每只可载数十人，时赴香港，时泊省河；并在省河扼要之沙面地方填海筑房。奸细所在皆有，不可胜计。且每日有夷人二名常在督臣署中，往来文报，该夷均登号簿。此外各衙门，夷人亦间或前往查看文卷。劳崇光所用武弁陶培昌及候补知县之许庆溶，与外间暗通消息，是以各官举动，夷人无不周知。英、佛夷酋现睨将军、学政、藩司三衙署及广州府、南海县两学宫，以为办事之所。上年九十月间，夷人将省城周围丈量，欲向民间按月收取房租，经劳崇光允以官为代收，遂于总局每月提给银二万两，并未取之于民。至省城内外商贾贸易，地方官先欲抽取厘金，实为夷人阻挠。其佛山镇厘务，因承办委员所定章程过于繁细，以致窒碍难行。劳崇光抵任后，派委在籍知府潘世荣、候补知府段哲，办理洋药抽厘。有漏税奸民，经段哲等查获管押，该民亲属赴诉英夷，情愿受罚，夷酋巴夏礼令人转告厘局，该委员段哲悉其恃夷挟制，笞责三百，巴夏礼闻知，即亲自前来将段哲连带将军衙署，声言亦将如数笞责，经南海县知县华廷杰往为剖解，始得释回。其省城民情，当夷人初入城时，绅民纷纷迁避，后以该夷在城日久，多方要结人心，无识愚民还者日众，而富绅大族遂亦稍稍归来。约计现在城内绅民，去而复返者，已有十之六七，总由身家念重，所不免甘心受辱，与之相安；无业贫民并有供其役使，甚至卖身于夷。至存城兵丁，因从前已被该夷将军器全行收去，气亦

甚悛，且有与夷人结为姻亲者。此广东省城近来大概情形也。

奴才伏查广东民情勇敢坚定，素与夷人为仇，乃自该夷入城之后，被其威胁利诱，历时三年，转为所用。此日民情，迥非昔时可比。该夷既在观音山扎营，复占踞各官衙署，现又在沙而地方填海筑房以扼省河冲要。根柢日深，奸谋叵测，此时若调客兵进取，恐难尅期奏功。奴才愚昧之见，今日办理粤省夷务，入手要着，必先激励士气，收拾民心，扫除土匪，力行团练。而于该夷则仍不动声色，俾无疑忌，俟机有可乘，借资民力，明攻暗袭，使该夷知众怒难犯，驻足无方，庶可驱之出境，收复省垣。容俟行抵粤东境内，妥筹办理。并确探英、佛夷情离合，兵数增减，以及作何举动，随时奏闻。

至劳崇光身处城中，夷人防闲甚密，诚恐一时难以抽身出省；且左右既有奸细，前奉谕旨，亦不敢遽行传知，免致泄漏。统俟到粤后，相度妥办。

所有查探大概情形，理合先行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 一〇、俄使伊格那提业幅为借送书信威胁事致军机处咨文 咸

丰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俄罗斯国钦差全权大臣、内大臣伊，咨行大清国军机大臣，为咨复事。

本国所办一切事务，原为贵国有益。今本大臣所行之文，贵处大臣既不以为是，日后若有不便，勿

怨本大臣。现在两国相交不定，且前许分界之事置之不办，如此惟于贵国有伤。贵处大臣等皆明知贵国与本国交好，方有裨益，何反不顾内外患难，将本大臣所求之事耽延不准，而激本国大皇帝之怒？至船来北塘，求将书信转送上海，及派人前往北塘等事，贵处大臣应知本国船只系奉谕旨，必来北塘海口。本大臣想贵处大臣正月二十九日所行之文，原欲免其含混相争，是以写书一封，欲送往上海，并定日派人前往北塘，特为令其与北塘官员妥办此事。乃于二月二十七日贵处大臣来文，并未理会此意，以为碍难。倘遇出有事端，系贵处大臣自招，应预告知贵处大臣。本大臣与该兵船官员，系奉谕旨往来进行文，听本大臣差遣，所以本大臣与该员不能不遵谕旨，或本大臣派人前往北塘，不然，该员不见本大臣之文，派人来京送信请命。贵处大臣所言北塘原定系本大臣因有要事来京，今若无要事，本国船只何必花费许多银钱到此。现在亦不再求将书送往上海，因闻得贵国南方扰乱之事正烦，道路梗阻，贵处大臣碍难转送。为此咨复。

一千八百六十年玛尔特(三)月初八日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 一一、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探闻英法由本国调兵有扰津之说请

飭防范片 咸丰十年三月初三日 军录

再，近日夷务情形，因香港新闻纸乱杂无章，互相歧异，臣未敢轻率入告。现侦探确实，英夷兵约

一万二千人，佛夷兵约八千入，已陆续自伊本国开船，三月内可以到齐。佛夷新兵头孟杂邦，先到香港，旋来至省城，在观音山一宿而去，并未来臣署谒见，现闻已赴上海。英夷新兵头葛蓝，亦已到香港，尚未至省城。据商人等密报，该夷有马队兵二千，将赴山东利津海口登岸，由武定府陆路直趋天津。以臣揣之，马二千匹由火轮船航海七八万里而来，似非情理；且由利津陆路至天津，并非捷径，二千人安敢冒昧深入？难保非故腾此说，使我备多力分。惟既有此议，不敢不据以上闻，请旨飭下山东抚臣，暗中布置防范，以期有备无患。

至该夷之现居广东省城者，尚为安静，并无生事扰民。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并恳天恩，将此片留中不发。谨奏。

## 一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有增兵攻津之讯 著周密布防及勿令俄船近岸并密拿由京去北塘之俄人

等上谕 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何桂清奏，英、佛各酋，呈递照会，意存挟制，并抄录新闻纸呈览一折。英、佛各酋，呈递大学士公文，有欲令中华认咎，派员赴津迎接，及长驻京城，赔偿兵费各节，大致相同，所言狂悖已极，已由军机大臣，照会何桂清，转复该酋矣。所递译出该夷新闻纸，有英、佛增兵共有三万之众，携带炮械等具，仍

攻天津，并有于北塘左右，觅得水势深处登岸，直抄津口炮台之后等语，虽不足深信，然卜鲁斯与布尔布隆，狼狽为奸，其情凶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炮台之后，亦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恒福，相度形勢，妥为布置，务使防御周密，计出万全，方操胜算，毋涉大意。原折及所呈新闻纸，著抄给阅看。

俄酋伊格那提业幅，因吉林地界一事，不允所请，呈递照会，有兵船数只，欲来北塘，并有俄酋书信，求为由京送至上海等语，当经给与照会，将原信发还。现届春融，如有俄夷兵船前来北塘，僧格林沁等，即告以原定和约，并无兵船前来之语，所立专条，系海口无事之时，方准俄夷由北塘行走。现在海口设防，若随带兵船前来，则各国言语像貌，无从辨认，且恐别国冒充滋扰。倘被官兵误伤，反失和好，勿得在海口逗留，致多不便。该夷若以解送枪炮为名，驶至近岸，著仍遵前旨，令在拦江沙外停泊，由内地另派小船，搬运进口，仍当严密防范。至在京俄酋声称派人前赴北塘，难保不别生诡计，如果有俄夷由京来至北塘，著该大臣等严密查访拿获，派人解京，毋令窥探虚实，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法要胁赔款及增添口岸

各款可斟酌通融但大沽不能撤防上谕 咸丰十年三月初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咸丰十年三月初八日奉上谕：

昨据何桂清奏，夷酋意在胁迫夷商，并接收英、佛各酋照会公文呈览一折。业经諭令军机处，按照来文情节，分别咨复该大臣，转复该酋矣。照会言词，诸多狂悖，而尤于驻京赔费二层，晓晓置辩。可见其意所专注，强词夺理，该大臣以复文给予阅看后，即当飭令薛焕，督同吴煦等，密谕华商，笼络夷商，设法详细开导，以期消患未萌。无论驻京一事，从前已说通融，断不能再准，即择地居住之说，亦不可行。该国通商处所，皆有领事官住居，何又添出官员，住居不通商处所，道光年间，从无此事，亦不可行。

至索偿兵费一节，英夷衅由自启，本无赔费之理。且中国所费，岂止数千百万，应向该夷索令赔偿，除抵还四百万外，尚须找给中国。惟夷情惟利是视，未必听从，万不得已，亦须将兵费二百万抵偿，其赔货之二百万，作为华商分年代赔，务令交还广东省城。佛夷之二百万，亦准此办理。至增添口岸一节，除长江内固不可行，此外英国所求牛庄、登州，皆与天津逼近，亦难允准。只可照米夷增潮州、台湾二口，此外不增，如必不得已，英国可再添其所请之琼州一处，佛国可再添其所请之淡水一处，连潮州、台湾已共添四口，不为少矣。以上各条，何桂清等先勿宣露，应俟该夷悔罪求和，以为转圜地步。如该夷等于应行通融事宜，悉听该大臣等斟酌，各无异说，真心换约，方能援照米夷成案，准由北塘行走。若欲大沽撤防，可告以中国设防，虽换约之后，亦不能撤也。

其游历内地及长江设立马头二条，该大臣等务当竭力清辩，盖一与换约，即当水远遵行，毋贻后日无穷之患。总之，该夷此次照会，虽不露求和之意，已属外强中干，其情大可想见，全在该大臣等迎机以导，妥为办理，方不负朕委任也。如果该夷不听开导，船只竟行北驶，即著薛焕驰驿来京，不可耽延。

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知何桂清，并传谕江宁布政使薛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四、军机处复钦差大臣何桂清转复英使交涉各节咨文 咸丰

十年三月初八日 上谕档

办理军机处为咨复转行事。昨准贵大臣来咨，并递到英国使臣卜照会一件，披阅之下，良深骇异！内如钦差大臣桂（良）等，未将北塘河口叙及一节。查上年钦差大臣桂（良）等，在上海专候英国使臣，面议换约事宜，迨探闻该使臣卜，已到吴淞海口，即经该大臣等叠次照会，约期相见，原拟告知大沽设防，应由北塘行走。乃该使臣拒而不见，复经钦差大臣桂（良）等，知照该国兵船，万不可驶过拦江沙等语，而英国使臣卜，置之不理。迨到天津海口后，直隶总督恒，差员投递公文，照会由北塘行走，并送食物，该使臣概不收受，遽将船只驶入大沽，毁我防具，岂得谓北塘行走之说，丝毫不令闻知耶？且该国既来换约，何以随带兵船，显系有心寻衅，何以反谓中国失礼？至大沽之设备，亦非为备防英国，设竟有他国兵船，冒用英国旗帜前来，岂能听其无礼？即将来互换和约之后，大沽之防，亦不能撤也。

又如赔偿各项，并送还炮械船只一节，亦属非理。中国所用兵费，实属繁多，且如广东、福建以至天津沿海，历来设防，为费不下数千百万，如向英国索赔，则英国所费，尚不及中国之半。至送还炮船一节，前年英国将大沽炮台拆毁，得我炮位若干，英国又当如何赔偿？况英国船炮，半沉海中，中国毫

无所碍，均可置之无议。

又如换约以后，通融别地居住，应作罢论一节。查互换和约以后，或择别地居住，或以要务随时往来，前经英国使臣额，与钦差大臣桂（良）等，议定通融办理。今该使臣以通融之议，作为罢论，尤出情理之外。上年米国换约以后，改定吨钞章程，及在台湾、潮州通商，经英国使臣吁请照办。虽英国并未换约，大皇帝仁慈，宽待外国，体恤商情，一体施恩准行，英国亦当知感激。若云议定通融办理之事，可以罢议，则中国已许英国照米国改定吨钞通商各节，亦无不可罢议。

至该使臣所请北来换约，以礼相待之处。如该使臣真心和好，凡和约内应行通融办理事宜，悉听贵大臣斟酌，于上海定议，各无异说后，不带兵船，减从北来，于北塘地方守候换约，在中国必不咎其既往，当令查照米国换约章程，再行商量办理。倘必欲多带兵船，仍从大法行走，是并非真心换约，则应听海口办防之大臣，据理酌办。

至该使臣此次行文，语多悖谬，不足深较，向后不宜如此无礼。以上各节，应由贵大臣即行转告该使臣查照，未可固执己见，致多贻误，须至咨者。

### 一五、军机处复钦差大臣何桂清转复法使交涉各节咨文 咸丰

十年三月初八日 上谕档

办理军机处为咨复转行事。昨准贵大臣来咨，并附递佛国公文一件，内称去岁五月间，抵天津海



口，方冀进京换约，不意被中国防堵官员拦回，并击毁船只，赔偿兵费等语。所言殊属非是。上年五月，英国不遵理谕，毁我海口防具，致起兵端，本非中国失信。佛、米二国并未随同附和，彼时海口官员，尚派人探访佛、米二国船只，令其由北塘进京。而佛国船只已经远去，仅有米国船只至北塘换约，是佛国并未先行照会，亦随同前来，何得谓之拦回。况该国去后，贵大臣曾于上海付给照会，佛国既未随同接仗，如愿换约，即由北塘照米国一例办理，已经行知在案。

至击坏船只，赔偿兵费一节。佛国既未与中国交兵，何由被中国将船只击毁。若云赔偿兵费，则中国历年之兵费，岂止数千百万，即两相赔偿，尚不敷中国所费之半。况岁岁佛国求照米国在台湾等处通商纳钞，大皇帝仁慈，宽待外国，并体恤商情，故虽和约未换，亦准其照米国一体纳钞，是待佛国不为不厚。今不独不知感激，且反出恕免攻击，赔还兵费之语。且行文本处，直云限日照会种种情节，尤出情理之外。

至长驻京师一节。查天津所定和约，本无此条，惟第二条内，只载凡与中国有立章程之国，或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驻者，佛国亦能照办之语。上年英国屡次恳请，经钦差大臣桂等，向该国业已言明，不长驻京，是驻京一事，佛国自无庸再议。

所请准其北来换约一节。如佛国于和约内应行通融办理事宜，肯听贵大臣斟酌，在上海定议，各无异说后，仍遵照和约，少带从人，中国亦无不以礼相待，准其前来换约，断无随带兵船前来之理，然仍须由北塘行走。若随带兵船，并仍由大沽海口前来，则是佛国并非真心换约，反失和好之道，恐生疑忌，诸多未便。以上各节，应由贵大臣即行转告该使臣查照可也。须至咨者。

一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严防海口酌量布置情形折 咸丰

十年三月十一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相度地势，妥为布置，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何桂清奏，英、佛各酋呈递照会，并抄录新闻纸，有英、佛增兵共有三万之众，于北塘左右登岸等因。钦此。查英、佛各酋所称增兵三万，固不足深信，亦不可不加意严防。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皆系盐滩，该夷登岸不易。即使冒险越过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可以仰慰宸廑。至俄酋欲派人前赴北塘，奴才等已密委妥员在天津大沽、芦台、营城、北塘等处，不动声色，留心密查。如有俄夷前来窥探，一经拿获，即行派人解京。

再，查英、佛各酋自上年五月受创之后，初未尝不即图报复，揆其兵力有所未逮，更恐再经失挫，难以为国；欲就我求和，既虑我索兵费，又虑海外各国从此轻侮，是以屡经风示夷商，冀其转圜，而仍以虚声恐吓，借此不失体面。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一也。上年该夷携带兵船炮火，驶至海口，系属有心以兵力要挟，是以明知大学士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多时，并不往见，惟恐窥破奸计，预为隄防，不能逞其狂悖。本年果欲增兵报复，上海必不稍露风声；节次何桂清奏报，探闻夷兵或称二万五千，或称三万，兵船若干只，炮火若干位，上海添盖棚厂，不日兵到栖止，某商认办面食，某商认办牛肉，明目张胆，随

意宣扬，至愚之人，计不出此，况非至愚。夫兵行诡道，千里袭人，则当衔枚卧鼓，出其不意，攻其不防，焉肯使人知觉，豫作准备。是其有求和，不肯先出诸口。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二也。夷商夷酋，何所区别，言未出口，他人难以窥测。夷商窥测卜鲁斯之意，欲请中国先行给予一文，囑其弭兵，约其何时赴津，何时进京，兵费两不赔偿，卜酋必欲以礼相待，方能照办。此即卜酋有心就抚，授意夷商，而又将万难准行数条故意刁难，欲使我先行给伊照会。此等情形，已属显然者三也。上海道吴煦等历次与夷商辩论之词，不抗不卑，颇为得体，且办理一切，均合机宜，惟此次接收该夷给大学士照会，并允其转禀代奏，办理似为失计。无论所言如何狂悖要挟，总是照会先自彼出，则我措词立论皆易着手。该酋在上海将及一年，大言恫吓，虚壮声威，百计图维，诡诈毕露，面我不堕奸计，万分情急，不能忍耐，是以另生小巧，专给大学士照会，以避免自彼求和。且该夷二十年来养成骄性，一旦望其俯首贴耳，摇尾乞怜，是诚不能，所以照会内仍不免有狂悖字句。在吴煦等当告以两江总督系中国重臣，又系办理夷务钦差，此文不能寄京，即当送至钦差办理。该大臣接到此文，立即答复，先责其上年不遵理喻之非，然后婉言训斥，妥为安抚。果能悔过抒诚，许以奏请恩施，免交兵费，仍准照旧通商。若不愿和好，仍要报复，前在大沽受创，自应再往大沽决战，方不失尔国体面。战胜则任尔所为，倘再挫败，毋貽后悔。如此答复，亦断不至决裂。该夷势必强词置辩，于渐次就我范围之中，仍寓要求谋利之意。无伤大体而有利于彼者，不妨俯允数条，既可稍如其意，又足全其体面。息兵就抚，在此一举。过此机会，办理又费周章。此次该夷固属不能忍耐，先出照会，仍借此尝试，看我如何答复。今该大臣与该夷照会，遽允代为转递京师，未免示之以弱。该夷既经窥破，从此意外要挟，不一而足，稍拂其意，必以兵力胁迫。两

江总督何桂清接奉批折，自应照会该夷，而该夷复文，势必另有一番要求。可否飭下该督臣体查情形，倘该夷情词恭顺，所请似可俯允，自当代奏请旨。如仍前狂悖，所请难以准行，应即飭驳，不得迁就拘泥，致令该夷视为轻易。

至上海系通商之处，该夷不肯滋扰，势必沿海窥伺。大沽布置地势，该夷尽知，非计出万全，不敢轻举妄动。即或驶至，不过停泊游奕，假以投文为名，窥探虚实，暗施奸计。奴才等公同商酌，夷船驶至投递照会，概不接收，令其仍回上海，告以该处有专办夷务大臣，看其如何举动。现在惟有将各处炮台营垒，严密布置，以期稳固。惟土性不坚，干则酥裂，一遇阴雨潮浸，即行脱落，必须不时修补。现当防务万分吃紧之际，明知餉项不能充裕，亦不敢顾惜经费，有误事机。本年大沽、山海关防兵加添数千，各月支餉银甚巨，幸蒙皇上天恩，由部拨解银二十万两，连直隶设法劝捐、藩库筹款接济，计可放至四月。四月以后，尚在无着。奴才等赶紧设法筹画，尽力劝捐，能否捐有成数，再行具奏清旨。

再，二月十一日奴才僧格林沁承准军机大臣转传二月初十日奉旨：都察院山东监生谭维清，以地城图说等因。欽此。奴才等详加披阅，各项地城图说，尚属详细，所论不为无见。至大沽海岸土薄地湿，潮水长落无常，能否按照图说制造，应令谭维清酌量试办。二月二十七日由地方官将谭维清解送到营。奴才等悉心路询，并令周历海岸，遍观营垒，应如何制造地城，及布置一切有无未尽妥善之处，令其据实指出，以凭采择，不可稍涉拘泥，亦不可意存缄默。旋据禀：海口洼下，地城不宜，夙愿虽了，无益实用。海口地势，二尺即水，地城之说，难以措手。恳清飭令回籍等语。既据禀称地城不能试办，应毋庸议。惟海口形势，炮台营垒，该监生均已周历遍观，可否即令回籍，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训示

遵行。

所有奴才等遵旨严防海口酌量布置各缘由，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一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倘英法兵船至大沽动武

即应开炮惩戒否则不可轻启兵端上谕 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奉上谕：僧格林沁、恒福奏，遵旨相度地势，妥为布置一折。所称北塘后路，有马步各营，该夷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办理自必妥协。所料该夷情形，亦能洞悉。至此次接收该夷给大学士照会，业经何桂清允其转递，以后难以拒绝。若该夷到津，有求递大学士文书，恒福不妨拒绝。

至前谕何桂清、英、佛二夷应议各节，必须其在上海说定，方准其照米夷之例办理，并非令其至北塘再议也。倘该夷驶至大沽海口，不投照会，径闯炮台，毁我防具，该大臣等自应开炮轰击，痛加剿洗。或该夷假投递文书为名，仍欲拆毁防具，闯入大沽，亦不可不加惩戒。若该夷投递文书，并无桀骜情形，著恒福派员前往接收，看其如何措词。如已在上海议定，并未带有兵船，即酌量允其代奏。若语言狂悖，别有要挟，即行拒绝。告以应回上海，与办理通商之钦差商议，此地不能接收。倘该夷恃强狂悖，即可置之不理。若仍有意寻衅，直攻炮台，亦即督兵轰击。如此分别办理，不致过激，使该夷无所借口，方为妥协。其同操纵机宜，该大臣等务须临时斟酌办理，是为至要。若该夷已递照会，并无悖慢之

词，又无毁防情形，该大臣等即督兵袭击，使该夷有所借口，更激其决战之心，亦必为借格林沁等是问。

山东监生谭维清，所呈地域图说，既于海口不宜，应毋庸议。谭维清不必令其回籍，著暂留该大臣等军营差委可也。将此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八、钦差大臣何桂清奏英法天津之败报复之念益坚现仍由

华洋各商设法开导折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军录

何桂清跪奏，为夷酋接到回文，报复之念益坚，华夷各商现仍设法开导，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咸丰十年三月初三、十四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三月初八等日上谕二道，并军机处咨会二件。当即缮备照会，钞粘咨文，伤发江（宁）藩司薛焕，转给英、佛二酋去后。伏查英酋卜鲁斯，其志本在报复，因该国人议论不一，遂以用兵为胁和地步，借肆要求。前此照会之文，该酋以为渠先讲理，如不允所请，再行动兵。适值杭、湖警报频传，松江一带相率戒严，上海人民迁徙，市井萧条，各夷领事翻译人等，时至道署探讨消息，夷商亦向华商诘问情形，卜鲁斯从而生心，益思借兵胁迫。臣当即伤委薛焕，以察看海运为由，驰赴上海，设法办理。幸杭城于数日内克复。卜鲁斯等静候回文，

尚无动作。三月十三日卜鲁斯集众夷商公议，以十七回文之期即届，所请未必照准，即夷商所议八条，至今亦未允行，天津之事，无可再缓，拟于日内先遣两轮船前赴北洋听信，拦阻漕船，并阻南北往来之商船，另遣轮船前赴舟山，即定海厅听信，占踞定海，以为南北接应之地。该夷商等因先经华商叠次开导，当即再三劝阻未允。十四日果有夷船二只北驶。十五、十七等日复有轮船二只南驶。十八日接到臣钞粘咨会之文，卜鲁斯阅后，大肆咆哮。内北塘换约一层，尤为忿怒，是夜邀同佛酋布尔布隆，商议多时。十九日复集夷商先行责备，以此次劳师动众，糜费粮饷，所争只在大沽进京。从前尔等议立条款，总谓可以言和，兹复文如此，毫无愿和之意，可见尔等尽系谎言。惟有一意决战。夷商则以所请太奢，多方剖辩，卜鲁斯置之不理。二十日华商复囑夷商往询有无复军机处之文。据卜鲁斯云，将来到京面言，此时无可再复等语。揆核情形，已将决裂。并探闻英、佛两夷在日本等处买马千余匹，送至上海之虹口地方喂养，一面赶制鞍辔。又令木工造叉式木架，钻有多孔，欲用木人乘马，中藏火器，以为陆路冲突之用。不知是否确实。又闻前遣轮船北驶，已于成山县之海山，扎有夷兵，因成山对峙一山中，阔一百五十里，凡船只赴北洋者，均经此口，该夷兵转为拦阻漕船及商货船只而设。又闻卜鲁斯之意，兵船到齐，概赴天津，并有附近数处，欲一齐侵犯。薛焕等因时势孔迫，密谕华商再行转告夷商，设法阻其北犯。无如该酋意颇坚决，总以不能由大沽进口换约及带兵赴津为憾。夷商又以中外用兵不干我等之事，而拦阻漕船，不令南北货船来往，直是绝我生机，即中华商人亦不甘心，诚恐众怒难犯。卜鲁斯悻悻而散。华商拟即邀集沙船人等与之讲理。据薛焕等抄录新闻纸三件，稟请转奏前来。核与前浙江盐运使潘仕成录送相符。

臣查卜鲁斯桀骛情形，实堪发指，自夷商议拟八条以后，该酋意谓可以照行。迨经薛焕授意辨驳，该酋复与布尔布隆备具照会，则以驻京索费二事为主脑，尚系要求之惯技，及至军机处逐层指伤，该酋又因北塘换约一节，大为拂意。犬羊之性难以理喻，果其决意报复，亦断非口舌所能争。臣惟有谆伤薛焕等，会督华商笼络夷商，委婉开导，设法羁縻。至布尔布隆，大抵悉听卜鲁斯主持，该酋随声附和而已。上海夷船，自二月下旬后，往来无常，现在停泊上海者，尚有十余只。闻英夷兵头葛兰脱、佛夷兵头冒牛班，现已来至上海，该二夷兵船有三月杪闰月初到齐之说，为期渐迫。虽夷商尚为我用，转圜实多棘手。

除令同江苏抚臣徐有壬，密飭沿海各县营妥为防范，并飞咨钦差大臣恪格林沁、盛京将军、直隶督臣、山东浙江抚臣，一体备防，仍再密探情形随时驰奏，万一不遵理谕径行北驶，薛焕即当遵旨驰驿北上外，理合恭折密奏。并抄录新闻纸三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三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抄新闻纸原缺）

## 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著传谕英法使臣如带兵北

来惟有与之决战如其悔罪可准其北来换约上谕 咸丰十年

闰三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一日奉上谕：



据何桂清奏，夷酋接到回文，报复之念益坚，现仍拟设法开导一折。此次英酋卜鲁斯，接到军机处驳回文，大为拂意，既先遣轮船南北分驶，复有两国发兵，即到上海，并分路窜扰等语。盖见回文词气和平，故作此虚声恫喝之言，以冀尽如其愿，仍是该夷得步进步之惯技。上年英夷赴津，先行背约，致为我师所挫，实属咎由自取，即将从前所议条约，概作罢论，在我亦为理直。乃犹许其悔罪输诚，仍由何桂清与讲明条款，即准其照米夷之例，北来换约，我中国相待之恩，可谓宽大。乃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制。现在天津等处，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著何桂清即令薛焕等，传谕夷商，使该夷知悉。至前谕通融办理各条，总须在上海议定，毫无疑意，方准北来，不带兵船，由北塘登岸进京换约。倘条款未定，贸然即至天津，无人与之会议，亦须坚持前说，勿涉游移。该大臣仍飭薛焕等，妥为驾驭，相机开导，竭力挽回，不致骤然决裂，方为不负委任。

本日据乔松年奏，河督庚长，擅截山西解赴江北饷银一万二千两，业经降旨，将庚长交部议处。著何桂清传旨，令该河督即将此项饷银，提还江北粮台，毋许留用。至该河督，又曾提取淮北存盐两万包，合银二万数千两，现在清江贼兵已退，有何需用？并著查明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〇、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严禁拐掠良民转贩外国上谕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

军机大臣字寄广东巡抚耆。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奉上谕：

有人奏，粤东省城，近有匪徒拐掠良民，贩与夷人，男女被拐者以数万计。夷人于省城之西关，番禺县属之黄埔，香山县属之澳门，及虎门外之香港等处，设厂招买。每次买出外洋，皆满载而去。该匪徒始犹暗用术诱，近则明用强抢，省城附近一带村落，行人为之裹足。地方官不特不为禁止，且出示听人自卖各等语。匪徒擄人转贩外夷，例禁甚严。该夷人招买人口，若无内地匪徒贪利，从中转贩，岂能满载出洋？地方官果能严禁，亦不至如此肆行无忌。且以地方官惩办本地匪徒，与该夷毫无干涉，夷人亦无从饶舌，何以不行禁止，反为出示，听其自卖？著耆龄查明即行严禁，从重惩办，以期匪徒敛迹，内地良民不至为该夷所掠。并查明出示听卖之地方官，从严参办，毋稍徇隐。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一、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粤省税银商货毋解运省城宜

分散储销以防洋人抢掠上谕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五日

军机大臣字寄广东巡抚耆。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五日奉上谕：

户部奏，筹拟广东军餉，请飭新任巡抚妥为收放一折。前据劳崇光以军需紧急，请拨粤海关税银三十万两，当令户部核议，经该部以筹拨匪易议驳。兹据奏称：新任巡抚耆龄将可到粤，如需餉实属紧要，应提关税若干，俟奏奉俞允后，须加谨存储，并利权须自我操，应急筹转移之法等语。耆龄前赴粤东之任，曾经谕令于省外地方，择要驻扎，不可遽入省城。惟该省军务未平，防剿经费亦应筹画，该抚到粤后，著察看情形，如必需提关税银若干两接济之处，驰奏请旨，不准先行动用，即将各股匪设法扫除。

至该省地丁、盐、关等项银两，若仍解进省城，恐徒为夷人所攫，应如何于城外妥择善地数处，分别收存之处，并著耆龄酌度办理。至商贾货物，未可全运省城，亦是思患豫防之见。但只可密谕各商，将货物逐渐运往他处，以分其势，亦不可显露防患情形，致彼生疑，或别生枝节。全在该抚细心体察，设法筹画，使商货分散销售，而利权操之自我，方为妥善。户部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英法照会意在以兵胁和并探英法均

换公使前来折 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夷酋意在以兵胁和，复呈照会，并探英、佛二国均换使臣前来，恭折具奏，仰祈圣

整事。

窃臣于三月二十四日将该首接到军机处复文情形，专折驰陈在案。旋于二十六日据署苏松太道吴煦，转呈英、佛二首照会公文各一件。臣当即拆阅，其大意欲以兵胁迫，言词甚为狂悖。薛焕在上海会督吴煦、蓝蔚雯，密令华商阻其用兵，并以拦漕停税，有关正供军饷，先宜设法挽救。乃该首不但置之不理，转集洋商于三月二十六日会议，先办拦漕停税二事。华商探知会议之期，即邀集沙船舵水人等，约有一千余人，于该首议事之时，群呼尔等用兵，不令货船来往，是绝我等生路。我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今日与尔拚命！该首见人多口杂，其势汹汹，旋向年老者询问情由。初疑官为指使，继经洋商剖说，实系华商情急之故。若必办此二事，不但华商生意断绝，即我等贸易亦甚有碍。佛首布尔布隆闻言默然，英首卜鲁斯则谓此乃我国来书教办，若竟中止，恐将来担咎不起。洋商云，本国来书，原准众商会议，今众商不欲办此二事，情愿公同立据，以此意系出众商，为保全贸易起见，毋庸该首担咎等语。该首等见洋商众口一词，无可如何，遂令该商等出据，始罢拦漕停税之议。而兵齐报复之说，屡经华商密囑洋商，多方化解，奈该首桀骜太甚，断非口舌所能争。准有天津布置严密，声威倍壮于前，使彼不敢轻视。如该夷船胆敢内驶，尤须痛加袭击，方足以寒其胆而服其心。庶约内窒碍之事，或可略为删改。否则犬羊之性，实非情理所能喻，亦非恩泽所能感也。薛焕驻沪两旬，该首并未求见，该司亦不便与之约见，若再稽留在彼，转露欲和之迹。适因常郡军情紧急，薛焕即于本月初六日星夜赶回，随同料理防堵事宜。

近探得英国复遣额尔金，佛国复遣葛罗前来，闻有四月内可到之说。彼两国更换使臣，其或有转

机。薛焕应否预飭来京，抑俟颺、葛二酋到后，察看情形，再定行止之处，恭请圣裁。其英、佛二国照会，语甚违悖，现已封送军机处备查。所有臣照会该二酋复文，照录恭呈御览。

遵将近日夷情，恭折由驿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英法照会二件，系密送军机处者，兹作为何折附件录后。）

附件一：英使卜鲁斯以武力威胁清廷满足其需索各节照会 原件

大英钦差特昇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功赐佩带三等宝星、世爵勋爵卜，为照复事。昨接贵国钦差总理通商事务大臣三月十五日发文，并粘抄到军机处行文贵大臣，均已阅悉。查本大臣前于二月十六日行文大学士彭，暨军机各大臣，实属循照道光二十二年江宁定约第十一条所载，本国住中国之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均准照会等语办理。詎知咸丰八年，前大臣额行文前大学士裕，亦未照复。此次本大臣所移，格外紧要，而大学士彭，暨军机各大臣，复与条约舛背。虽自以为得体，惟准此等咨令贵大臣转知之件，亦足使本大臣定见不惑矣。

前文以经列需索各节务予概准全行，毫无置喙。来文不独无全允之词，且观始终辞气，惜似目前之病非复可望以和疗治。本大臣只得一面清贵国复察二月十六日去文末句，一面照末句之理咨会我水陆两军，准情设法，勉令大清大皇帝必从原约。并将去岁本大臣将欲进京换约之时，贵国所有慢待之处，无不概准答礼。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即行具奏。顺候日祉亨嘉。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差大臣总理五口通商事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两江总督部堂何

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十三日

庚申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二：法使布尔布隆为军机处来文内无依议之说威胁索赔要求转奏事照会 原件

大法国钦差驻扎中国总理本国事务全权大臣布，为照复事。接准贵部堂三月十五日来文，并附军机处各大臣将本大臣敬遵我大皇帝须索数款定限照会一件，转复前来，本大臣均经阅悉。查前次去文，原因本国叠受为难之处，本大臣敬奉谕旨，照会须索全行抵偿之议。乃军机处来文，并无直言依议之说。本大臣视之，实反为决绝驳斥。惜以如何设法必得取偿，诚为理宜之举，相应通知。且此决绝驳斥之外，而我两国现今有不睦之处，尚有一节，使我更难以和排解。本国视天下大邦，实居其列，岂贵国相待特派当国大臣，恒有轻藐？本大臣奉谕定期行文须索，与贵国宰执不得直复，本大臣岂能首肯？贵国屢为此行，实乃傲慢之征。现值两国交际之会，似此情景，更属不解。理合早以照会贵部堂，请烦转奏。为此照会。顺候日祉。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差大臣总理各口通商事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何

附件三：抄录何桂清为允为转奏英方需索事给英使照会

为照复事。本月二十六日接准贵大臣三月二十三日来文，知本大臣钞送军机处回文，均已阅悉。

因无全允之词，现照二月十六日去文末句之理，咨会我水陆两军，准情设法，勉从原约，请即具奏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贵国远来中华通商，彼此素敦和好，即有意见未洽之事，尽可从长会议，以期两国有益，似无须再起兵端。本大臣当照来文之意，代为具奏可也。须至照复者。

附件四：抄录何桂清为允为代转法国需索事给法使照会

为照复事。本月二十六日接准贵大臣三月二十三日来文，知本大臣钞送军机处回文，均已阅悉。因无直言依议之说，更难以和排解，请烦转奏等由。准此。本大臣查贵国远来中华通商，彼此素敦和好，即有意见未洽之事，尽可从长会议，以期两国有益，似无须再起兵端。本大臣当照来文之意，代为具奏可也。须至照复者。

二二二、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英法军闯入定海意在用兵折 咸丰十年

闰三月十八日 军录

臣何桂清跪奏，为夷人闯入定海厅城，意在用兵，恭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英酋卜鲁斯、佛酋布尔布隆呈递照会，乞臣转奏，并华商与之争论，业经拦漕停税之议，及两国均换使臣，一面仍飭华商劝阻用兵各缘由，于本月十一日恭折密奏在案。伏查夷人欲占踞舟山，即定海厅，为南北接应之地。臣前次探得此信，业经先后密陈。兹于闰三月十三日据署浙江宁绍

台道梁恭辰，转据署定海厅同知甘炳禀称，闰三月初一日辰刻，查有英、佛二夷大小兵船十八只，陆续驶至衙头地方停泊，旋即有夷官六人至署谒见。内美理登、许士二人，持有名片，余皆未通姓名。据称奉伊等提督之谕，欲借城内衙署寺院暂栖夷兵，并不扰累百姓等语。当经再三开导，该夷官一味坚执，次日在城乡遍贴夷示，随即陆续进城，分住寺院。梁恭辰以宁波地方自夷人通商以后，往来出入，历年已久，此次驶到兵船多只，夷兵借住城内，其居心殊为叵测。惟该厅地方孤悬海外，际此内患未平，必须妥为调停，以冀消弭无事。查有前任甬东巡检姚绍庸，历经委办夷务，飭令前往查办。并抄夷示一纸，具禀前来。臣接阅之下，不胜发指。

正在督同薛焕商办间，又据署苏松太道吴煦、候补知府蓝蔚雯禀报相符。并称连日督飭华商转告夷商，再向卜鲁斯设法劝导，总令在沪与臣商定一切，或可准照米夷之例，北上换约。若贸然带兵赴津，无人会议，一经用兵，可见尔国并非有心和好，前议条约必致概作罢论，岂不可惜。旋据华商复称，各夷商昨复再四解劝，奈该酋一意主战，坚定不移。并云：现接额尔金来信，即欲议事，亦须径赴天津，断不肯在上海商酌。又云：何总督但能管理通商事宜，此等大事，非大学士尚书不能与我会办。并据夷商报称，额尔金约同葛罗，于外国三月二十六日，即中国三月初五日，由英国起程，一路催趲兵船，抵沪无多耽擱，即赴北洋，必要驻京赔费，方肯罢兵等语。臣查该酋言词狂悖，蓄意用兵，欲以尽遂所求，实属万分可恶，似非情理所能感化。此时天津布置严密，惟有仰仗天威，先慑其骄悍之气，或可稍期省悟，以冀徐徐就范。

除咨会浙江抚臣王有龄严为防范，一面会同江苏抚臣徐有壬，仍飭薛焕、吴煦等再行设法密授华



商机宜，尽力化导外，理合恭折密奏，并鈔录夷示，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该夷以兵胁迫，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缓其辞，必启彼挟制之心；若一意决战，亦必激彼无一退步，再战不休，致岁岁决战，终须归于抚局。此正当吃紧之际，朕心洞鉴，不致为所摇惑。即在京王大臣等，亦深资协赞之功。卿总理五口，责无旁贷，务期内外一心，不可稍涉推托。朕必不因偶失一隅之地，即治卿之罪也。 钦此。

#### 附英法兵官在俄占定海后粘贴之告示

谨将定海厅粘贴夷示照录恭呈御览：

大法钦命分带兵丁驻扎定海地方协镇德、

大英钦命分带兵丁驻扎定海地方协镇李，为割切晓諭事。

照得本协镇等遵奉我两国提宪前来屯占舟山海岛，实为相好，并无他意。查前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有兵屯驻此岛之时，其利有二：一则地方商贾借可获益，一则保全此土无虞外寇，彼此一家，内外无间。谅一二父老，尚有记忆此情者。兹复整旅来此，一切仍照前此军政办理。约束兵众，秋毫无犯。合行出示。为此出示晓諭各人众知悉。尔等照常习业，安堵无虞，身家产业，并可借以保免，与我两国友朋相遇，和好交易。如此保护良善，必可无虑。惟有莠民不安本分，从中生事，致干不应，许尔良民等即赴本协镇等中军行营控诉，代为严办。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廿二日示。

庚申年閏三月初二日。

## 二四、欽差大臣何桂清奏前在大沽查回法船被扣守備帶沪釋

放并续到英船各情形片 咸丰十年閏三月十八日 军录

再，正在繕折間，接據吳煦來稟，閏三月初十日有天津大營儘先守備謝起發來署面稱，系在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營中管帶效力。三月二十八日瞭見大沽口外泊有夷船一只，奉派帶同兵丁五名，駕坐小船前往，查系佛夷兵船。該夷轉向謝起發詳問大沽防堵情形，及兵弁炮位數目，有無沿江鐵餞，大沽由陸路至天津計若干里。該守備遵照僧格林沁面諭，答以防兵無多，且無大員駐扎；炮台六座，每座僅設炮一位；沿江鐵餞等物，上年已為英兵所毀；大沽至天津尚有數百里。該夷僅將帶去之兵丁釋回，扣留謝起發不放。次日復用千里鏡窺探大沽情形，以謝起發所言不實，屢欲殺害。該守備矢口不移，夷船隨即駛回上海。本日夷兵頭復向盤問，并令通事山東人孫文典轉詰。該守備仍執前說，經孫文典緩頰釋放等情。即經吳煦給發護照，飭令搭坐商船，由海道趕回津沽大營，具稟前來。

臣查該夷船只時赴北洋窺伺，居心殊為叵測。又據吳煦等稟稱，上海現有英夷兵船六只，佛夷兵船一只，吳淞口外续到英、佛大兵船共八只。夷兵間有登岸，尚不滋事。惟于對岸海塘，随处蓋有石灰印記，不知何意？并傳聞該夷多帶馬匹，有由大沽陸路赴津之意，均不能不嚴為之防。除飛咨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查照外，謹附片密奏，伏乞聖鑒。謹奏。

咸丰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二五、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英法兵船突至定海洋人进城居住折

咸丰十年閏三月十八日 军录

浙江巡抚臣王有龄跪奏，为英、佛二国兵船突至定海，并有夷人进城居住缘由，恭折由驿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抵任后，两次接据定海同知甘炳禀称，本月初一日探闻英、佛二国大小火轮船十八只，陆续驶至道头停泊。旋有夷目六人来署谒见，据称奉伊等提督之谕，欲借城内衙署及寺院居住夷兵等情。当经再三婉复，总以并不干碍之言相答，并邀该同知与定海镇同至伊船相叙。迨赴伊船，仍申前说，复向开导，一味坚执不移。即于次日在城乡遍贴告示，并即陆续进城，分处寺院，约有五六百名。自初三日起，该夷目带领夷兵多少不等，各执兵器，四处游行等语。复据护理定海镇总兵袁君荣、宁绍台道梁恭辰等禀报，大略相同。

查定海地方孤悬海外，自五口通商以后，时有夷船往来，登岸入城，本无足怪。第此次所到船只，俱系火轮船，复令夷兵居住城中，意殊叵测。所虑者浙境贼氛方炽，边衅岂可再开！况此时抚局未定，亦不敢稍涉卤莽，致滋借口。惟有飭令该同知等暂行设法羁縻，并劝居民勿与为难，希冀消弭其事。一面仍令察看情形，随时具禀，以便密为之防。

除飞咨钦差大臣何桂清会商办理外，理合恭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览奏已悉。钦此。

## 二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法以兵胁迫和待其新使到

后迎机开导上諭 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奉上諭：

本日据何桂清奏，夷酋复各呈递照会，意在以兵胁迫和一折，览奏均悉。该酋等拦漕停税之举，虽经华商与洋商多方阻止，始行罢议，而兵齐报复之说，仍复牢不可破。所递照会，无非欲以兵胁迫，言辞殊为狂悖。现在英酋已换额尔金，佛酋已换葛罗，均有四月可到之说。既已换人，卜酋等谅未必遽敢犯顺。该大臣惟当俟额酋等到后，仍飭薛焕，督同吴煦，密飭华夷各商，迎机开导，俾就范围，此时无庸再与卜酋晓辩，转令彼持之愈坚。

至天津原定条约内，为害最甚者，如夷船入江，海运河运，皆归其掌握，挟制无穷。夷人驻京，则中国为外夷所监守，自古无此体制，万不可行。其余各条，如无大窒碍之事，即不妨略予通融。如果该夷一意坚执，不肯改易，辄云奉有伊国敕諭，该大臣亦可云，此事系属奉旨斥驳，借以折服其言。

至所称薛焕应否豫飭来京，此言殊属非是。天津非议和之地，溯查道光年间，各国更换条约，均在外国间议定章程，送至京师用宝。今既许其来京，碍难与卜酋再说更改，必当事事说妥，然后许其进京。

彼时薛焕前来，亦不过令其作一见证，并非在津议事也。该大臣仍当飭薛焕迅赴上海，设法挽救，岂可先令北来，竟以议和一事，诿之天津耶？至额尔金到沪，当以下首背约一事责之，并非中国失信，此时仍准议和，系中国格外宽恕。所有在上海换约一事，不妨与额尔金说知，看其有无转机，再行酌办。

至该大臣此次已许卜酋等代奏，该夷必要索看上谕，为此另寄谕旨一道，以便该大臣于奉到时，或摘录给予阅看，或传达大意，令彼知悉。此密寄中言语，万勿先行宜露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何桂清，并传谕薛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英如真心和好可择前约内

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但仍须在上海定议上谕 咸丰十年间

三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奉上谕：

何桂清奏，英、佛二国公使投递照会，据情代奏一折。英、佛二国，自道光年间，五口通商以来，十余年间，久归和好，从无称兵構衅之事，乃中外所共知者。迨咸丰七年，无故于广东起衅，八年复真犯天津，经桂良等推诚开导，许立条约，詎上年春间，又带兵船到津，不遵理谕，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

其损兵折将，实属咎由自取，并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自应概作罢论。惟据何桂清奏，中国与外国各商，恐碍生计，不愿再启兵端，卜鲁斯亦当深知悔悟。乃此次照会内，仍欲事事须从原约，是卜鲁斯尚未自知悔悟，该督亦无从代彼乞恩。如其真心和好，朕亦必体恤中外各商，允其所请。然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该国，保全颜面，仍须于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毁防守器具等事，必当痛加攻剿，毋貽后悔。

至佛使照会内，有以军机大臣自行覆给照会，为简慢之处，不知道光三十年，英国投文与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其时即由两江总督陆建瀛代为答复，因军机原不管通商之事，此时照旧例办理，并非简慢。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二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海口泊有俄船查欲投信情

形可疑已加防范折 咸丰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北塘海口见有夷船二只停泊，迹涉可疑，现已派员前往查询，并拨兵防守，恭折仰祈圣鉴事。

本月二十一日未刻，炮台瞭望，见有夷船一只，由东北驶赴北塘河拦江沙外。正拟派人前往哨探，又由东南洋面驶来夷船一只，在驴驹河迤南停泊。旋据北塘营弁禀报，夷人舢板一只，上有夷人九名，

驶进河口近岸。船上并无通事，言语不通，无从查询。该夷用手指画，揣度其意，似欲赴京投文形状，又未持有公文等情禀报前来。奴才等派令理藩院员外郎德祥，带同县丞黄惠廉，于二十二日前往北塘查询。二十二日早晨，驴驹河迤南夷船，停泊未动，至未刻，起碇北驶，亦赴北塘口外一处停泊。其二十一日进口舢板，连日风浪过大，未能出口，即东河岸下锚。二十三日德祥等回营禀称，该夷等俱不通中国言语，黄惠廉因以佛国夷语向该夷查询。据称系俄国船只，到此等候京城夷馆信函，并有信寄京。现来仅有大船一只，沿途海面并未见有别项船只。此外言语，多不相通。并称大船上有通英、佛言语之人，即当唤来，以便答话。其寄京信函，亦在大船，并未携带等情。

查俄夷上年节次寄京信件，均由舢板携带，并有通事相随，所求递送信函，即欲听候回信，其势迫不可待。此次既称投信，又无信函，并无通事，进口三日之久，从容不迫，且既称仅来大船一只，何以又由南洋驶来夷船一只亦在一处停泊？形迹种种可疑，难保非英、佛二夷潜入俄夷船内，希图窥伺。惟北塘地方断难守御，虽拟舍而不守，诱令深入，以便兜击，然仍不令其轻易占踞，现已派拨马步兵前往驻扎。如该夷舢板多只载夷登岸，必不能携带大炮，我兵即可俟其登岸，庶可得手。至该夷舢板已于二十三日出口，仍应看其如何动静。如一二日内持有寄京信函，奴才等自当钦遵前奉谕旨接收，代为递送。设无寄京信函，其为窥探虚实，似无疑义，奴才等惟有加意严防，不敢稍涉大意。

所有北塘海口夷船驶至，并派员查询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二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前被英船带去营探现已回营询

问大致情形片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 军录

再，前被夷船带去之海口营探尚起龙，于本月二十一日回营。奴才等详细询问，据称前同营弁谢起发、兵丁高士葵，被该夷拘留，三月初三日自祁口开船，初五日到奉天不知地名山岛停泊。该夷拦截商船五只，各带一人赴该夷大船查问买煤处所，并看商船所用煤末，不堪使用。次日将商船五人，并营兵尚起龙、高士葵放回商船。尚起龙等搭坐商船赴山东莱州登岸。高士葵在途患病，尚起龙一人回营。据称夷人头目李姓、通字（事）白姓，时常向该兵等查探大沽海口炮台情形，并马步官兵若干。该兵等答以并无马队，仅有本地乡勇三百余名。该夷并不肯信。该兵等向夷人询问系何国船只，该夷亦不肯明告，据称是巡船，到大沽查探情形。该夷连日向该兵善言查询，并无威吓情事。该兵等欲与谢起发同来，夷人不允，声称带赴上海见伊国提督等语。除咨行两江总督何桂清查探，俟该夷船驶回上海，令将营弁谢起发交还送营归伍外，谨附片奏闻。

再，本月二十三日奴才等接准何桂清咨称，英夷改派额尔金、佛夷改派葛罗等情，抄录原奏，咨行前来，合并附陈。 谨奏。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 钦此。



### 三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等著即照会英法退出定海

仍在上海商议免致开衅上谕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奉  
奉上谕：

何桂清奏，夷人闯入定海厅城一折。本月初一日，英、佛兵船，驶至定海街头地方停泊，旋有夷官进城，分住寺院，并遍贴夷示。该夷此次占据定海，虽未肆扰，而以兵胁迫，以地要和情形，殊堪痛恨！此时若调兵驱逐，是自开兵端，但何桂清系总理五口钦差，岂能付之不问？著即照会该酋等，责以定海并非通商之地，何以擅行居住？令其速即退出，免致开衅，看其如何回复，再行奏明清旨。现在战抚之局未定，正当吃紧之际，若任听额尔金等北驶，更难著手。著何桂清，督饬薛焕，晓以桂良业经交卸钦差关防，花沙纳又病，故该酋贸然北来，无人讲话。该大臣系钦差办理各国通商事宜，若在上海商议，尚可代奏恳求，倘径至天津，恐徒启兵端，于事无益。并将本月十八日所寄谕旨，详加开导，使该夷得一退步，或可望其转圜，切不可意存推诿，激其决意北行。何桂清折内已详细批示，谅该大臣必能仰体朕意，悉心筹办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何桂清，并传谕薛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俄船来津欲从中取利

但不必先行开炮堕其术中应令其速即退避上諭 咸丰十年

闰三月二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諭：

僧格林沁、恒福奏，北塘海口，见有夷船二只停泊，现在防守情形一折。此次北塘口外，先后驶来夷船二只停泊，虽据称系俄国船只，而既有寄京信函，并不由舢板携带，且无通事，先称仅来大船一只，续又由南洋驶来一只，形迹可疑。据称大船上有通英、佛言语之人，难保非英、佛二夷混入俄夷船内，希图窥伺。该大臣等，现已派拨马步官兵，前往北塘驻扎，以备临时缓急之用，所筹自属周妥。北塘地方，前经肃顺等与俄夷约定，如海口无事，可以差人来往，现当设防之际，原不应前来。兹该夷舢板船已经出口，如再来北塘送信，著恒福接收，许其寄京。如欲差一二人进京，奏明请旨酌办。

至俄夷此来，无非欲趁英、佛二夷来时，从中取利，未必先行开炮，自违和约。倘我军先行轰击，正堕彼术中，该夷得所借口，必至公然与英、佛朋比为奸，更难措手。断不可以该夷欲作说合，从中取利，堕其术中，应令该夷速即退避为要。该大臣务当随机应变，与恒福妥筹办理，以慰朕望。至马队恐不敷分拨，可于山海关、吉林、黑龙江兵内，酌调若干，以资策应。大沽防兵，不可掣动，北塘后路及天津，

兵力较单，应如何添兵布置之处，著该大臣斟酌办理，迅速奏明添调。

再，昨据何桂清奏，尽先守备谢启发，已由夷船放归，搭坐商船赶回津沽矣。又据该督奏，英、佛兵船十八只，驶至定海厅地方停泊，其夷兵借居城内，分住寺院，并通贴夷示，欲占地屯兵，借为挟制，难保不即由定海驶至天津，种种诡谲情形，不可不严为之备。所有西林郭勒马一千匹，昨据庆昫奏，内有七十二匹，不堪留牧，咨行理藩院行知补交，业经谕令庆昫，俟收全时，解赴天津应用。其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官兵，本日据成凯等奏先后到城，惟皆不习技艺，不服水土，中多患病，未必全行适用。现在勤加操演，并令将瘦瘦马匹，妥为牧放矣。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俄人持有寄京信函求为递送并

守候回音折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恒福跪奏，为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为递送，并守候回信，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夷船驶至北塘，舢板进口，派员查探各情形，于二十三日恭折奏报在案。二十六日恭奉寄谕一道，奴才等敬谨领悉。查该夷原称仅来大船一只，船上有通英、佛言语之人。二十三日舢板退出河口，是晚复又驶回，增添夷人四名。二十四日派令德祥，带同黄惠廉前往，询得续来夷人通晓佛国夷语，系米国夷人；先后驶来大船二只，据称均系俄国船只；仍欲寄信至京，并未携带信函；持有汉字帖

一纸，开写所要食物。黄惠廉向该夷告说，寄信一节，须回明上司方敢递送，令其数日后持信来听候。奴才等派员前往大船送给食物淡水，借可查探动静。二十五日差弁回营禀称，船上夷人约有百余名，带有大小炮位。其舱内有无夷人，不能看视。所有淡水食物，该夷未收，据称未将信函寄京，食物未便收受。

旋据北塘汛弁禀报，该夷舢板三只，各有十余人先后进口，虽言语不通，查其情形，似系仍欲寄信至京，举动极为狂悖。至应否接收信函，代为递送，奴才等拟俟二十六日奉到批折，再为钦遵办理，是以前未派员前往。二十七日飭令德祥等前赴北塘，该夷呈出寄京信函二件，并称俟得有回信即便开行。奴才等先经囑令黄惠廉传谕该夷，寄京信函系该夷本国事务，即代为递送，倘有关英、佛二夷之事，不能转递。该夷声称并无关系英、佛二夷情事等语，奴才等固知该夷信内即有英、佛二夷之事，亦断不肯宣露，然不得不豫为杜绝，使该夷等无所施其诡诈。

至山海关防务，亦关紧要，该处关内关外，处处皆可登岸，现在马队官兵，未便抽拨。北塘后路，天津郡城，业经豫为布置，此时暂缓添调官兵。大沽两岸，马步各队，足资抵御，并可兼防南岸迤南至祁口一带，北岸迤北至北塘一带。奴才等现已咨催山西官兵二千名，迅即来防。其备调京兵二千名，应清飭下各该旗豫为准备，仍俟得有上海准信，再行调赴津郡防守，以壮后路声威。

除奴才恒福将该夷信函封送军机处，发交夷馆祇领，俟有回信给与该夷，令其速即退避外，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三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杜绝俄船借买办食物

为名任意登岸并严防英法在海关登陆上谕 咸丰十年闰

三月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奉上

谕：

僧格林沁等奏，俄夷持有寄京信函，求为递送一折。俄夷船只驶赴北塘，呈出寄京信函二件，并称俟得回信，即便开行。经恒福将该夷信件，封送军机处，已由理藩院转交夷馆矣。俄夷趁英、佛来时，忽至北塘投信，显系借此窥探虚实，所称信函，并无关系英、佛之事，原不足信。北塘地方，既未设防，恐该夷借买食物为名，任意登岸，不可不豫为杜绝。如该夷需用淡水等物，著恒福派人代为买办，毋许登岸盘踞，一俟在京俄酋寄有回信，即飭令迅速开行。

僧格林沁于北塘后路、天津郡城，均已豫为布置，自可暂缓添调官兵。其前调山西官兵二千名，一俟到防，即择要布置。京兵二千名，已飭各该旗营豫为准备，届时酌量调遣，以壮后路声威。并须多设疑兵，令该夷难以窥测。本日据薛焕奏，探闻夷船赴北洋窥探，以津沽防堵严密，欲用兵船二十只，虚攻大沽，牵制我师。另觅得山海关以内海岸，可以登岸，约定各兵船由此登陆，径奔都门，并雇有广东匪徒，令骑马前导。又探闻该夷侦知大沽左右，有盐田水深，可以泊船，欲由此上岸，直抄炮台后路

等语。山海关地方，前经借格林沁等亲往察看，分拨官兵，防守城池，布置凉已周妥。惟该夷既有由此登岸之说，自应严密防范，著即督飭增庆等，随时侦探，毋令登陆肆扰。其余附近山海关各海口，亦宜妥为筹防，不可稍涉大意。该夷诡谲异常，声东击西，意欲分我兵力，亦未可定。谅借格林沁等，必能相机防堵，其如何布置之处，即著迅速奏闻。夷务关系紧要，该大臣等一切奏报文移，务当格外慎重，以免该夷探听消息。即营中之人，亦宜加意严防，是为至要。薛焕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四、巡抚銜江宁布政使薛焕奏探闻英法诡谲仍欲分扰大沽

等处并定海近日情形折 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 朱折

巡抚銜江宁布政使臣薛焕跪奏，为夷情诡谲，变幻靡常，并据报定海情形，恭折由驿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闰三月二十二日将探闻夷情，专摺驰陈后，二十五日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传谕，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钦奉上谕二道。臣跪诵之下，钦佩莫名。伏查英酋卜鲁斯狂悖已极，不肯与大小官员相见，诚如圣训：无庸再与该酋晓辩，转令彼持之愈坚。臣屢与署苏松太道吴煦等密商，暗嘱华商窥其动静，随时向夷商开导，总谓圣恩高厚，视天下如一家，中外商民悉为赤子，奈

卜魯斯既不知感悟，又不悔上年之敗，仍欲搆兵，豈尚不知北省軍威，不可輕犯？因舉欽差大臣體格林沁前曾圍剿逆匪林凤祥，殄絕無遺之事，告之，以生其畏；又言卜酋如此妄為，早可閉關絕好，乃大皇帝不忍外國商民失業，仍准照旧通商，尔等幸蒙莫大恩施，如能劝令卜酋悔悟，早日就抚，将来获利岂不更多款动之，以生其感。然此等理论之词，但能笼络夷商，使其不附卜魯斯作祟，而该酋报复之念，仍坚执不移。吴煦等探闻该夷既欲虚攻大沽，别由山海关以内登岸，并分股抄袭大沽后路，均用马队前导。近又探得佛兵拟欲分扰山东登州、莱州一带，牵制我师，使我应接不暇。又据候选知县黄仲畲，从闰三月新闻纸及各夷信译出英、佛两夷船数兵数清单，具禀到臣。虽虚实皆未可知，而不能不为之备。

臣方谓额尔金即可到沪，应遵谕旨，先贖卜魯斯背约之罪，而以仍准议和，宣导天朝格外宽恕之恩。拟谕以条约之设，原以既经议和，即当不再用兵。上年天津之役，卜魯斯擅自带兵前去，其时中国不但不责其带兵即是背约，尚遣官馈物，上船投文，实已曲加礼貌。乃卜魯斯却物不收，退文不接，硬驶兵船入口，悬挂红旗，毁坏防具，与我接仗，以致自取败衄。是卜酋首先搆衅，前约已不足凭，应另行会议妥协，方能永久。此说若额酋前来，即使未必听从，冀可借以删改约内窒碍之事。正在稟商督抚臣筹办间，适接吴煦等函称，据华商报，额尔金自英国启程，道经佛国，拟约葛罗同来。佛夷国王谓英女主忽战忽和，太无主见，只好各行其志。佛仍一意主战，现又添兵四千。额尔金以葛罗既不复来，亦回复该国女主，不来中国，仍听卜魯斯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驶之说，并钞录译出新闻纸前来。臣查额尔金、葛罗原定四月初间可到，今忽中止，此次新闻纸乃上海夷馆闰三月二十四日所刻，度卜魯斯必

另接有该国密信，不令人知。究竟是何诡谋，额尔金、葛罗果否不复前来，殊难悬揣。惟现称夷船不日北驶，诚不可不豫为严防。

至定海情形，臣接浙江宁绍台道梁恭辰来文，以该夷渐肆无状，甚至强索钱粮征册，擅入监狱，夷兵约三四千名，轮流入城操演，夷目分段巡查，情殊叵测。清派上海熟悉夷务之员前往妥办，冀免决裂。并接吴煦函称，接奉浙江抚臣王有龄函谕，已委署松江海防同知俞斌，带同华商杨坊，前赴定海各等语。又风闻定海武营衙署堂廊及各城门皆有夷兵盘踞。兹飭密查前去，俟得上海、定海两处在后动静确报，容即随时驰奏。

所有近日夷情，除分别呈咨一体防范外，理合恭折密奏，并抄录新闻纸，及英、佛两夷船数兵数清单各一件，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拜折后，即日前赴上海审察情形，密禀督臣何桂清，抚臣徐有壬，会督吴煦等，相机酌办。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该两国一欲战，一欲和，足征其实不欲战，碍难开口。此机关实不可失也。

附件一：抄录上海刊布载有英法增兵志在必战消息之新闻纸

谨将译出国三月二十四日上海刊布英夷新闻纸，照录恭呈御览：

连日盼望公司轮船，均谓额尔金不日可到，孰知五月十四日即中国国（三）月二十四日七点钟轮船到沪，各商家均接本国之信，竟已大换章程。额尔金于三月初启身，先过佛国，欲邀葛罗同来中国，酌定



是战是和，原有一线转机。乃佛王盛怒，谓英主忽是忽非，既欲遣使再往中华，亦惟各行其道。现在佛国定见，增兵四千名并添战船战具续到天津，一逞进京，定欲责问背约之咎。额尔金在佛国二十余日，会议多次，毫无转机，当即知会英伦女主，曰佛既如是，我国亦不复遣使重去，请听卜鲁斯主持与佛同上北京。此言在英国未知中国情形，若知京都如此回文，亦必添兵，战恐不速，现俟船齐一准北驶，毫无他议矣。

佛兵船军政使在定海索取该行实征册兵册，借以查户口人数，占衙署不过借以凉爽，均无他故，果欲侵占土地有何难哉。是知其意在北而不在南。

#### 附件二：英法停泊各海口船只兵丁数目清单

谨将译出英、佛两夷停泊各海口船只兵丁数目清单，照录恭呈御览：

计开

香港泊英国兵船十九只：

大夹板船一只，炮四十四门，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五十一门，水兵五百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十七门，水兵一百五十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大火轮船一只，系向英商租賃，炮位兵丁未載明數目。

大夹板船一只，无炮位，水兵二百名，陆兵五百名。此系住兵之船，不以攻战。

大夹板船一只，裝載粮食。

大夹板船三只，共炮八门，住医生及病伤兵丁。

浅水火轮船八只，共炮二十四门，水兵三百四十八名，每船约兵五六十名，往来通達市街，接济兵食。

以上各船现住香港，计不日尚有移动。

定海泊英国兵船十二只：

大夹板船一只，水兵五百名。

大火轮船一只，水手三百五十名，水兵四百五十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五十一门，水兵五百三十名，兵头尊士所驾以为中军。

大火轮船一只，炮二十一门，水兵四百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十六门，水兵三百五十名。

大火轮船五只，无炮位，每船约裝陆军六百名，共三千名，及粮食军械。

中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一百一十名。走报市信，往来接济。

浅水大轮船一只，炮二门，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英国兵船六只：

大火轮船一只，炮十六门，水兵二百四十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一百十四名。此船现装陆兵二百名，不日赴新德记行屯扎。

大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一百一十名。

夹板船一只，炮十六门，水兵一百三十名。

浅水火轮船二只，共炮四门，水兵七十四名。

登州泊英国兵船六只：

大夹板船一只，炮二十六门，水兵二百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二门，水兵一百六十五名。

浅水火轮船四只，共炮九门，水兵一百八十五名。

广州泊英国兵船六只：

大火轮船一只，炮二十一门，水兵一百五十四名。

大火轮船一只，炮十六门，水兵二百六十名。

大火轮船一只，系向夷商租赁，炮位、兵丁未载明数目。

浅水火轮船三只，共炮十门，水兵一百三十七名。

福州泊英国兵船：

大火轮船一只，炮三门，水兵五十名。

厦门泊英国兵船：

夹板船一只，炮十二门，水兵一百三十名。

宁波泊英国兵船：

浅水水火轮船一只，炮二门，水兵三十七名。

日本泊英国兵船三只：

中火轮船二只，无炮位，装夷人二百名，汉人四百名，专为购买牛只马匹而设，近已回上海，不日仍赴日本云。

浅水水火轮船一只，炮二门，水兵三十七名。

上海泊佛国兵船八只：

大夹板船一只，炮五十门，水兵四百名，兵头卑治所驾。

大夹板船一只，炮四十门，水兵三百七十五名。

大夹板船一只，炮位人数未载明。

大火轮船一只，炮位人数未载明。

浅水水火轮船一只，炮六门，水兵一百十九名。

定海泊佛国兵船五只：

大火轮船四只。

浅水水火轮船一只。

登州泊佛国兵船：

浅水水火轮船三只，共炮十八门，水兵三百五十名。

香港泊佛国兵船六只：

大火轮船五只。

浅水火轮船一只。

其英国尚欠兵船八只未到，近闻已抵新加坡，十日前后可到香港。佛船未到者未详确数。

### 三五、巡抚銜江宁布政使薛焕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蓄意侵犯

片 咸丰十年閏三月三十日 军录

再，正在缮折间，续接吴煦等函称，卜鲁斯及布尔布隆自三月二十三日呈投照会督臣何桂清公文，乞为代奏后，迄未来看上谕。该酋等用兵之念，坚决异常，实堪发指。现闻夷商纷纷私议，英、佛兵船本拟于五月初七、初八等日齐集北洋，分路侵犯。兹额尔金、葛罗不来中国，其用兵日期，尚要提前。

吴煦等因令华商于有意无意之间，向老成夷商密探。据云，兵船现已由定海及各口陆续北驶，未必均

来上海寄碇，其举动的期，虽不能知，大约总在四月以内。另闻该夷雇募熟习直隶路径之广东匪徒

甚多，并欲用牛只驮负木人冲突，名为火牛阵。仿据定海探报，亦言夷船之泊定海者，装有木人水牛等

物。又有广东跳足匪徒一千余名，均戴竹盔，穿夷字号衣，轮流上岸，搬运器械。近日该夷广购饒伺牛

马草料等情，由吴煦等密报前来。

臣查夷人居心阴险，其用兵日期及设计冲阵，未必肯白泄漏，诚莫窥其虚实。第既有所闻，自应各豫不虞。

除分别呈咨一体防范外，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编查保甲严拿奸细

并严防由京去北塘之俄使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盛京将军玉，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奉上谕：

有人奏，夷人登陆滋扰，必先勾通内地民人为之向导，方敢深入等语。前据薛焕奏，探闻该夷觅得山海关以内海岸登陆，径奔都门，并侦知大沽左右，有盐田水深，可以泊船，欲由此上岸，抄炮台后路，业经谕令僧格林沁、恒福，将如何布置之处，迅速奏闻。该夷诡谲异常，现在沿海窥探，难免与内地民人勾通，豫为临时向导，该大臣等营内官兵，似不至与该夷通气。惟乡勇及贩卖食物等人，恐有奸细混迹，非认真稽查，未易败露。著僧格林沁、玉明，遇有形迹可疑之人，严密访拿，破其奸计。天津五方杂处，闽广人颇多，沿海各口，地方辽阔，更恐有匪徒埋伏，为该夷所用。著恒福遴委干员，会同地方官并公正绅士，编查保甲，严拿奸细，使海滨肃清，以弭隐患，毋得视为具文。盛京之田庄台、没沟营等处，著玉明一体办理。其山海关一带，即著僧格林沁，密飭增庆等严查拿办，断不可稍涉大意。

俄酋伊格那提业幅，正月间来文，有兵船欲到北塘，听其调度之语。现在该酋以乌苏里等处地界，

不允所请，语益不逊，欲于初八日，由京赴北塘登舟。该首心存叵测，或勾结英、佛滋扰，伊从中说合，意图取利；或暗助英、佛，与我寻衅，逞其狂悖，均未可知。若阻其前往，未免受其挟制。已谕步军統領衙门、顺天府，派委员弁，护送前往。俟到北塘后，著恒福委员，即飭该首迅速登舟开行，毋令逗留。并著僧格林沁严加防范，倘该夷欲换利哈彻幅来京，一面设法阻止，一面奏明请旨。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七、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欲扰大沽等处现相机布置

并俄得京信船未开行折 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相机布置，并俄夷得有回信，尚未开驶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上月卅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薛焕奏，探闻夷船等因。欽此欽遵。奴才僧格林沁业经恭录谕旨，札行副都统增庆等，一体欽遵办理在案。查薛焕探闻夷情，仍近虚声恫吓，测度该夷之意，无非希图大沽防兵调拨他处，该夷得以乘隙窥伺。至于该夷步队登岸远袭津郡等处，在在不易各情形，奴才等已于闰三月初六日详细陈明在案。惟大沽左右，山海关附近，各有口岸数处，大船虽不能上驶，其沿海地方，处处皆可登岸，实属防不胜防，且亦无此兵力。是

以上年将洞河口、老米沟、秦王岛等处官兵撤回山海关，大小炮位运回附近县城，仍常川哨探，来往梭巡。至现在海防用兵情形，各处布置严密，奉天、山海关、大沽驻扎重兵，该夷自必深悉。其可以登岸之处，竟不设兵防守，该夷以为故示疏失，诱令深入，聚而歼旃。虚实相间，山海关各海口似无须拨兵驻扎。第兵法变幻靡常，奴才等亦不能料其必不敢由彼登岸。至距大沽二百余里，距京师三百余里，港阔水深，可以登岸，查山海关以内，无此地方。其临榆县属之秦王岛，昌黎县属之浪窝口、蒲河口，乐亭县属之老米沟，距山海关数十里及一二百里不等，距大沽京师均在四五百里。由该处登岸，数十里之内，并无镇市，仅有零星村落，该夷裹粮不易，觅食维艰。惟距北塘六十里，距大沽百里之芦台镇地方，人烟铺户较多，为米粮聚集之所，由宁河、香河、通州至京师，约在三百余里。因该处地方紧要，本年二月间劝令绅民挑筑环濠，举行团练，均经齐备。该处为营城后路，且地势平坦，马队驰骤，极为得力。现在各营步队官兵，均经派定防守炮台营垒；其后路策应，左右截击，全恃马队。倘该夷人数众多，水陆分投并进，步队官兵，足资抵御；马队远处截击，近处策应，似不敷分拨。奴才等现已将备调宣化镇标兵一千名，札调来防，即令在北岸距炮台十里之唐儿沽驻扎，以为后路应援，即可替出马队，临时分投截剿。营垒后路有此步队，亦不致空虚。奴才僧格林沁现已督饬西凌阿、增庆等，沿海随时妥为侦探，务使声势联络，气息相通。该夷一经登岸，何处就近，何处拨派马队前后兜击。如此酌量布置，兵力既厚，防守益增严密。

至俄夷大船二只停泊北塘，舢板进口，上月二十七日接收信函，代为寄京，舢板随即退出。其后来大船一只，即于二十八日起旋往东南驶去，仍留一只守候。二十八日由军机处交出信函一件，即交该



夷收領，舳板仍在口內停泊，听候夷館回信。本月初四日交出該夷回信一件，已交該夷收領，原期該夷得信后即可開行，詎料舳板船一只，夷人數名，仍在北塘逗留不去，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屢經指畫，催令開行，無如該夷逞刁咆哮，用手指畫，似系仍要食物形狀。查該夷船初到時，開單所要食物淡水，當經派弁送往，并不收受。后又仍要食物，業經付給。奴才等若非仰体皇上柔遠外夷有加無已，則斷難任其推而復索。今該夷無厭要求，逞刁狂悖，情近欺凌，又無通中國言語之人，似難揣度供應。

正在辦理間，本月初五日寄諭仰荷聖明指示周詳，奴才等跪聆之下，莫名欽感。查該夷詭譎異常，難免勾通內地民人，豫為向导，亟須認真嚴密查拿。其山海關一帶，奴才僧格林沁已遵即密飭增堵等，嚴密稽查，妥為防范。所有大沽一帶馬隊步兵，自奴才等到防後，曾經嚴飭各營及文武地方官認真稽查，遇有可疑之人，隨時盤詰。至大沽各營以外添筑長濠，安設門座，前已飭派官兵分駐各門，盤查出入。至進口漕船，舵工水手，多系在上海雇覓，其中惟恐暗伏奸細。奴才等派委文武各員，于稽查洋藥之外，并令按船查對人數，每遇護照與人數不符者，即將著民詳訊供招，札飭天津道，派弁沿途密查，及該船抵津後，亦令地方官隨時稽查，以杜奸匪混迹。并曾經曉諭各項船隻，倘遇夷船駛至海口，俱不准其出口，以免宣泄防守情形。天津五方雜處，易于藏奸，自環濠工竣之後，業經飭令地方官督同紳士，严查保甲，慎防奸細，并于各濠門添設卡房，派撥官兵，認真盤詰。現復遵旨嚴飭各該官兵，密為訪拿，毋稍疏懈，以期仰副皇上慎重海防之至意。

再，此次俄羅斯來至北塘，形踪詭秘，驕傲異常，難保非給英、佛窺探虛實，暗懷奸計。今在京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又欲來至北塘與該夷會面，更屬可疑。揆其情形，決非好意。查英、佛與俄夷本屬狼狽

为好，若不知我虚实，尚存疑惧之心，似此俄夷内外消息相通，往来会面，英、佛何事不知的确？嗣后若不严禁往来，不特难防奸细，及（即）海防事务更难办理。可否请旨飭下理藩院传谕该夷，经此次出京之后，不可再有往来，以免窥探勾通。至俄酋利哈御幅倘欲进京，奴才等自当竭力设法阻止，再行奏闻。

所有遵旨相机布置，酌调防兵各缘由，谨恭摺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俄夷备知底细，亦不在往返暗面，便可泄漏机关，总在御之得法。若海口立阻其来，反致该夷有所借口。往返护送，不过在京饶舌，路途烦扰。若永泊拦江沙内，将来必形费手。钦此。

### 三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何桂清等设法离间英法不可使其

连檣北驶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传谕巡抚衍、江苏布政使薛焕。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薛焕奏，夷情诡谲变幻，决意添兵北驶，并抄录新闻纸各件呈览，览奏均悉。英酋额尔金，道经佛国，因该国主一意添兵主战，额酋已回覆该国主不来中国，仍听卜鲁斯主持，有兵船不日北驶之说。夷情诡谲，本难悬揣，惟两国相持，英既欲和，而佛又欲战，足见欲战亦非其本意，其中不无可乘之机。

薛焕现已前往上海，即当设法令华商转告夷商，向布酋婉转开导，告以上年英国擅毁防具，自取败衄，尔佛国并未随同附和，中国与尔国亦和好无嫌，正宜在上海议定，先行换约，于尔国方有利益。若兵端一启，中国必先绝两国之贸易，则华夷各商，均受其累。如此反覆开导，动以利害，布酋如能悔悟，或可阻其北驶之心。卜酋之势既孤，更可设法令夷商等相机劝谕，俾就范围。一切机宜，惟在何桂清等妥为商办，总宜设法离间，不可令其连横北驶，方为妥善。前已有旨，令该藩司专办夷务，尤当竭尽心力，设法挽回，该藩司既责无旁贷，断不可委卸于人。将此由六百里密谕何桂清，并传谕薛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三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兵船陆续北驶豫

为筹画防务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俄夷得有回信，船只并未开驶情形，业于折内详晰批示矣。本日复据薛焕奏，探闻英、佛两夷，欲战欲和，主见未定，续经探知有定于四月内北来决战之说，并将新闻纸及所探夷船数目单，抄录呈览各等语。额尔金由英赴佛，本欲约葛罗同来，因佛夷意欲决战，额酋亦不复来中国，仍听卜鲁斯办理，此等传闻之词，本不足凭信。惟既有此说，亦见其本不欲战，碍难开口，有此机会，殊不可失，已谕令何桂清、薛焕妥为筹商，迎机酌办。

至所探英、佛兵船，现已由定海及各口陆续北驶，其举动总在四月以内，并欲用牛只驮负木人冲突，兼雇有广东跳足匪徒一千余名等情形，种种诡谋，亦不可不严为防备。僧格林沁等，于海口防务，大致以虚实相间，马步相辅为主，布置自属周妥。倘夷船果于日内陆续驶至，应否将备拨官兵，先期调派，以壮声势，即著僧格林沁、恒福悉心酌办。既有木人火牛等事，自应多挑濠沟为要。其余应如何设法抵御，并著豫为筹画。薛焕折片，并新闻纸、船数单，均著抄给阅看。

至俄酋伊格那提业幅，到北塘后，倘必欲易换哈彻幅前来，似亦无庸过于拦阻，致该夷有所借口，仍著该大臣等酌度情形，妥为办理。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〇、闽浙总督庆端等奏英领事请租厦门空地盖房现派员查

勘办理折 咸丰十年四月十二日 军录

闽浙总督奴才庆端、福建巡抚奴才瑞璜跪奏，为英国领事请将厦门前议允租之鸟空园、头巾礁空地，租给盖屋，现经委员查勘办理，恭折由驛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署福建兴建泉永道潘骏章禀称，准驻厦英国领事金执尔照会，前议厦门鸟空园、头巾礁平地，请即会勘给租。潘骏章因案卷不全，许为详查办理。该夷即以欲翻前定之案，啧有烦言。可否照案给予承租盖屋等情。奴才等卷查道光二十年间，英夷退出鼓浪屿，即欲将厦门之南较场、水操台租赁盖

屋居住，旋经中止。咸丰二年间，该夷复以贸易日增，不敷栖止，请将南较场、水操台租给。当经前兴泉水道赵霖、前厦防同知王江，具禀前督臣季芝昌，因查南较场等处系各营操演之所，且有民田庐墓，均多窒碍，委令前署泉州府知府来锡蕃等赴厦，会同赵霖等向驻厦领事反覆开导。该夷酋莱理文初犹坚执，迨经赵霖等密喻工匠不准擅为兴工，并示意绅民出头拦阻，该夷酋始闻风气沮，坚求另行择地给租。嗣来锡蕃等查有鸟空园、头巾礁空地，查勘尚无民田庐墓，堪以租给，稟请俟英国翻译官柏达并新领事金执尔抵厦定义，经季芝昌批飭赵霖等一俟柏达差竣，妥议详报，再行核奏在案。事隔八年，该翻译官柏达并未来厦，业已相安无事。兹该领事金执尔欲照前议会勘给租，并据粘钞照会三纸伸陈，奴才庆端转飭照约付地前来。

伏查各国夷人自议定准在五口通商以后，福州之南台口，厦门之沿海各处，均有领事，夷商租地赁屋，贸易往来，节经前督臣刘韵珂、前抚臣徐继畲会折奏明。虽英夷于上年天津受创，和约尚未换定，该夷又诡计阴谋，意图侵犯，与各国恭顺驯服者不同。惟现在厦门、福州仍属照常贸易，且鸟空园、头巾礁空地，业由前兴泉水道赵霖等，稟经前督臣季芝昌，委员查勘，议定允租，照会该夷有案。此时该夷欲践前言，尚非无端要求，若竟绝之过严，该夷转以违约为词，必致借为口实。奴才等督同司道面商，窃以夷性狡黠，固不可过事宽柔，致使得步进步，亦未便峻词拒绝，别启衅端。惟所请鸟空园、头巾礁空地究与民居关税有无格碍，必须熟谙情形之员驰往确查覆勘，并体察彼处民情，相机办理。庶于抚夷安民之道，两得其宜。现已檄委丁忧留闽之前兴泉水道司徒绪，会同现署兴泉水道潘骏章查勘会议禀办。所有英领事金执尔伸陈并粘钞照会三纸，照缮清单，恭呈御览。据闽省总局司道具详前来。

除侯司徒绪等稟覆到日再行驰奏，并分咨钦差大臣两江督臣何桂清、帮办五口通商事宜、巡抚衙、江宁布政使薛焕查照外，合将英国领事请将厦门前议允租之鸟空园、头巾礁空地租给盖屋。现经委员查勘办理缘由，遵合词由駟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附驻厦英领事要求交付鸟空园等处地基的伸陈及粘钞道光廿四年和咸丰二年来

往照会共四件

遵将英领事金执尔伸陈，并粘钞照会三纸，照缮清单，恭呈御览。

大英钦命驻厦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金，为伸陈事。

查得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敝前任接准前兴泉永道赵末次议定来文，内开将鸟空园、废水操台等处地基交付英领事府建造衙署，及英商起盖房屋，以作抵换前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前道恒所议给予较场之地在案。

兹英商德记行叠次稟请，欲收应分其名下之地基，虽经敝领事业已照会现署道潘，遵前道赵末次议定来文所约，尚未得其交付地基。今因现署道潘将此案已禀贵部堂，惟其禀内并未提及前道赵末次议定来文。敝领事现照录原文三纸：一系前道恒于道光二十四年间，内开交付较场之地；一系敝前任照覆，愿受此地；一系前任道赵于咸丰二年间以较场之地有碍，将鸟空园、废操台等处抵换，以作官署商房。且此案于议定之后，即经奏明在案已久。倘敝领事忽禀敝国钦差大臣，以厦门地方官犹豫不能

照前道赵议定之约将该地交付，必然诧异。

为此，前因理合伸陈，请贵部堂行知现署道潘，即照约付地于敝领事，以便转交该商，毋再迟延，实为公便。须至伸陈者。计稿钞录来往公文三件。

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三十日。

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十日伸陈。

一

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恒，泉州府分驻厦门海防分府霍，为照会事。

案查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部堂耆，咨接贵国公使德照覆：本年十二月银款兑清，即将鼓浪屿交还等因。本月二十七日，本道等会同贵管事前往较场空地及水操台勘定基址，当经绘图，较场周围量长二百九十一丈，水操台周围量长二十八丈，准租与各国洋人，任其自行盖屋居住。此外附近民地田园，亦准与地主自行商量租赁。合就照会贵管事，希将勘定地址并租价愿纳若干两，逐一明晰备文照覆，以便查照办理。退还鼓浪屿为期已近，亟宜早定，毋至临期迫促。务望即日照覆。须至照会者。计送地图一纸。

右照会厦门管事府记。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 二

大英特调驻扎厦门总理商民事务管事府记，为照覆事。

照得本日接到<sup>贵分府</sup>照会一角，已将照议缘由细察，实与会同酌议，无不符合，经定主意立案。所有较场、水操台两处为英人居住之地，甚为合式，租价亦属公平。本管事官于善后条约内第七条，已奉权柄，可自依允。自此而后，较场、水操台两处为英人居住地址，并每年应出租价银两各务，悉应遵照所议办理。所余五条，各应照议办理。惟鼓浪屿一事，至本国运兵概行撤回后，即已退还归管，英人丝毫不能干预，惟听准英人暂在鼓浪屿居住，迨厦门港新盖房屋完竣，方可合用搬移。且撤兵后，英人住鼓浪屿，亦属贵国管下。窃思大皇帝怀柔远人，设立和约，断不弃绝境内居住之英商人等，且无预先合式便地可搬。应清<sup>贵分府</sup>道将本管事府现在所议鼓浪屿各情形，陈明闽浙总督部堂知察。本管事府务必将所议各条款刻即转知本国商人等知悉，以便遵照循行。合就照覆<sup>贵分府</sup>道，希即查察施行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兴泉永兵备道恒、厦防总捕分府霍。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 三

大清钦命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赵，为照会事。



案照择地换抵较场一事，前经本道同厦防厅等会同勘明，较场附近之鸟空园至头巾礁一带平地，议明租与英人盖屋，换回原议之较场基地，彼此均已允愿，应将该处官地先行送交，以候租用。第因该处官地不足抵换，兹经议定，将与该官地毘连之民地，依议立案，即许留俟日后由地方官估买租与英人，以补官地不敷抵换较场基地之数。再，官地内尚有应除并酌留公路之地，俱不扣抵较场实数之地。至将来遇有英人请地兴工之日，管事府可将该处官地先行分出若干，即行照会地方官，将官地毘连之民地，现在应用若干，节次分别划定界限，依照面议，添补给租，无有稽延。其间尚有应议事件，请烦委员与厦防厅等会商定议，以便换回较场基地。为此照会贵管事府，希即查照施行，并希见覆，望切望切。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英钦命驻镇厦门办理通商事副管事府巴。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

#### 四一、盛京将军玉明奏查探漕船在山东洋面被英船截抢情形折

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 朱折

奴才玉明跪奏，为漕船在山东洋面有被夷船截抢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十二日据金州旗民地方官详报，和嵩岛口外见有火轮船一只停泊，并江南金永康等商船在山东洋面被劫等情。当经由驿奏报在案。兹于十四日准金州副都统希拉布咨，据署协领柱

齡、同知塔清阿呈報，轉據青泥洼瞭望委駱騎校周毓綸稟稱，前報停泊之火輪船一只，于初八日清晨向東南游奕去訖并未回口。是日未刻，復有該夷劫來丁游船一只，与前劫商船一处停泊，酉刻，由臭水地方登岸。詢據該船戶楊振声、李发增声称，系萊州府掖縣，船名兴连盛，共水手二十名，于閏三月間由上海裝運漕米一千零八十八石，四月初六日行至威海城山頭，被火輪船截搶，帶到此口。原人俱令登岸，每商船有夷人五六名，并不交給原票等語。前后共到劫來商船六只。現時已被夷人掀去上蓋，三只將船身另涂白色，欲改修火輪船帶赴天津打仗等情，咨報前來。奴才查漕糧最關緊要，前已遵旨通飭濱海各該旗民地方官，遇有漕船來至奉天海面，無論行抵何處口岸，即令收口暫行停泊，妥為防護，一體遵辦在案。今該夷肆其凶悍，胆敢在山东洋面截搶漕船，帶至青泥洼海口，輒將船只扣留，僅送船戶水手登岸。形迹甚屬可疑，其中恐有奸勾結，暗施詭計，尤不可不严密訪查，以弭隱患。即如該副都統咨報漕船被劫情形，似未明晰。既稱該船戶裝運漕米，其船有无押運弁兵，未據供明。且原領票照又被夷人扣留，无凭查驗。其漕糧是否被搶，有无別情，仅據該船戶一面之詞，殊難凭信，難保非奸細假冒漕船水手，登岸窺伺虛實。且該夷扣留商船，搶其照票，更難保不借此船只潛載夷兵，扮作商船，執持照票，混入各口随处埋伏。亟宜确切訪察，嚴行戒備，庶免墮其奸計。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傳集被劫船戶水手，逐层盤詰，務得確情，詳細咨覆。并委員前往訪查，虛實尚難豫定。惟事关漕船被劫，不敢不據以上聞。俟該副都統并委員查訊咨報到日，再行詳細具奏。

除由驛六百里咨會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豫作準備，暨邻省滨海督抚知照，并嚴飭在防將弁，以及金州、錦州沿海各城一体严加防范外，所有漕船在洋被劫，現經奴才查探緣由，理合恭折由驛馳奏，伏祈

皇上圣鉴。 谨奏。

朱批：另有旨。

## 四二、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探报英船游奕停泊情形片

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 原折

再，奴才正在拜折具奏间，接准金州副都统咨报，据署协领同知呈称，转据防御福顺禀报，四月初十日瞭探，该夷人牵留商船六只，内涂成白头船三只，其余杉船二只，丁游船一只，尚未涂画。十一日寅刻，该夷在船演放一炮，惊动乡民，纷纷迁避。其火轮船仍未回口。续据佐领赵进冉禀报，是日午刻，见有白布篷船一只，似卫船形势（式），驶入青泥洼，与前到之船一处停泊。又有四桅重叠篷大夷船一只，由东南洋向青泥洼一带游奕，演放炮位，惊骇乡民，截留商船，情殊叵测。惟金州兵力较单，前经奴才挑备熊岳官兵三百名，奏准由该副都统遇有缓急，随时酌调。现当夷船游奕，海防吃紧，除咨覆该副都统相度机宜，就近札调，亲督官弁，在于扼要处所严密防堵，不得稍形疏懈，仍飭滨海口岸加意严防，并咨会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知照外，谨附片陈明，伏祈圣鉴。 谨奏。

## 四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查悉薛焕原奏英法军情天津现已

备防并俄使已自北塘登舟起旋折

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俄酋已至北塘登舟起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初十日恭奉朱谕，并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恭奉谕旨一道，抄录薛焕原奏等件。奴才等均已敬谨聆悉。查原奏内称，探闻英酋额尔金道经佛国，拟约葛罗回来，佛国一意主战，额尔金亦回覆该国女主，不来中国，仍听卜鲁斯主持等语。该酋将命而出，听从他国囑令，即可中道面止，情理殊为不通。且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何桂清奏报，英夷用兵之意已决，佛夷断难专主，英、佛貌合心离，不愿合兵。何以此时佛夷一意主战？又原奏内称，定海夷兵三四千名，轮流入城操演等语。其三四千名，自系见其轮流入城约计之数，并非实见有三四千名屯于一处。至操演自应在城外空旷无人处所，何须入城操演？其为以少诈多，欺哄庸愚，已可概见。前经探闻购买马若干匹，骑坐木人，以便冲突。今将马匹弃而不用，另用牛只，名火牛阵。是其种种情形，均不可信。现惟加意慎防，该夷虽诡诈百出，我军稳若磐石，不为摇动，该夷即无隙可乘。查大沽左右，并炮台后路，以及津郡一带，节节驻兵，层层布置，若该夷船只人数不致众多，我兵拒之自有余力。倘果如历次新闻纸所开船数人数，或更有加增及分股扰犯，亦惟以此兵力抵敌。马步官兵应战应守，均经分定段落，拟请暂缓添调。各项布置，或明或暗，远近虚实相间，无可再加严密。现仍督飭各营官兵昼夜严防，沿海梭巡，不敢稍涉大意。山西官兵头起五百名，已于初十到防，其余不日即可到齐，即令在津郡驻扎，分于海河两岸，防守东面环濠。续调宣化官兵一千名，据报已于本月初九日起程，一俟到来，飭令在唐儿沽驻扎。

至俄酋伊格那提业幅于初十日住北仓，十二日住北塘，当派员外郎德祥、运司崇厚、天津道孙治，前往北塘照料。计来夷人二十六名，是日上船十六名，十四日全数上船，十五日辰刻开行南驶。十四

日通事明长呈出信函三件，皮面汉书一件，递礼部转呈军机处一件，专致奴才僧格林沁一件。囑托收存，俟伊国续有船只到来代交。经德祥等告知，中国王大臣不收外国信函，现在中国正在英、佛交兵，嗣后俄国船只总以不来为是，信函不能代为收存。该夷执意不从。已将递送礼部转呈军机处信函一件留存，转交夷船信函一件接收，其余信函一件，已经掷还。查此次夷船驶至北塘，夷酋出京各情形，深为叵测，难保无暗藏奸计，殊堪发指。该夷开驶后，势必前往上海与英、佛暗通消息。至津沽一带兵力布置，俄夷尽知详细，俄夷转述一切，英、佛二夷亦必深信不疑。防守既已严密，该夷料难窥伺，欲和之意必坚，欲和之情必切，所最难者，先出诸口，自彼求和。全在上海办理得当，迎机善导，使之就我范围。诚如圣谕：有此机会，殊不可失。

再，本月十三日接准顺天府文称，初七日恭奉寄谕，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夷人起程不准雇给轿夫等因。欽此。奴才恒福派令文武委员，在杨村等候护送。旋据禀称，询之顺天府委员声称，夷人出京三十里，至于家卫地方，坐轿直至北塘等语。查中华民人不应受雇于夷人抬轿，虽系愚民无知，究属不合。已将轿夫九名带至大沽惩办示儆。

除由奴才恒福将信函各文咨送礼部外，所有俄夷登舟起旋缘由，谨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

至前派查探夷船之营弁谢超发，于本月初十日回营，合并附陈。谨奏。

咸丰十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览奏各情俱悉。欽此。

#### 四四、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海口叠见洋船游奕并劫留商船情

形折 咸丰十年四月十八日 军录

奴才玉明跪奏，为金州海口叠见夷船游奕，并劫留商船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十二、十四等日接准金州副都统咨报：和尚岛、青泥洼等处见有火轮夷船一只，并由山东洋面劫来漕船、商船共六只，将船扣留，仅放船户水手登岸。奴才以夷情诡诈，形迹可疑，当将通飭严防并详查确探缘由，叠经由驿奏报在案。

十七日戌刻，准金州副都统希拉布咨，据金州协领同知呈称，转据和尚岛、青泥洼各汛官禀报：十三日见有火轮船一只，带来被劫商船十一只，十四日又到火轮船一只。和尚岛十四日见有火轮船一只，带来被劫宁波船一只，卫船沙船各一只，并据该旗民地方呈报，被劫船户于初九、初十、十二等日先后登岸。讯据上海船户金锡蕃、高畅堂、顾永昌、陆缤彩等供称，均由江苏领运漕米赴津，交卸回空，至没沟营装载出口，行至山东洋面被劫。杨振声供系山东丁游船，由江苏领运漕米一千零八石，行至威海城山岛被劫，水手惊惧，跳落水内三名，不知下落。邢继周供系江苏沙船，由上海装载货物，行至岑山洋面被劫。王天成供系天津卫船，由山东贩卖豆石完竣，欲赴牛庄装载，行至外洋被夷船抢劫二千一百两。均带至和尚岛口外停泊。除将交卸漕粮验有执照之金锡蕃等四船，酌付资费，发给文照先令回籍，其陆缤彩交卸漕粮并无执照，杨振声领运漕粮被劫，丢失水手，应将该船户留案听候查办。其

余舵工、水手均经释回等情驰报前来。

奴才查该夷旬日之内，劫掠商船多只，虽有改作火轮船带赴天津打仗等语，而该夷奸狡异常。其火轮船陆续前来，劫留商船愈聚愈多，且在和尚岛、青泥洼一带游奕，其心实属叵测，难保不有窥伺金州之意，且悉即以劫留之船，分驶各口滋扰，亟宜严密提防，况金州和尚岛、青泥洼等处俱系老水贴岸，距城较近，尤为吃紧。现经奴才将熊岳备调兵三百名飞札催赴金州，交该副都统督带亲驻海滨，扼要堵御，相机办理。所有此次被劫船户水手，业经该地方官验明照票，资遣回籍。第恐稽查稍有疏虞，其间难免奸民混迹，假冒舵工水手，或托言回籍，潜赴各口侦探虚实，暗中勾结，尤不可不细心盘诘，确切访查。嗣后被劫商船验明有无照票分别遣留，其应行释回者，仍著该地方官派差送解，庶可杜渐防微，消弭隐患。至该夷船现在停泊处所究系距岸远近，其所劫商船之船户水手已否登岸，讯有供词，来文均未声叙。仍应飞咨确查，相机布置，以昭慎密。

除督飭在防将弁昼夜巡警，沿海口岸严行戒备，并飞咨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及邻省滨海督抚知照外，所有金州海口叠见夷船劫留商船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四五、钦差大臣何桂清等奏苏州被太平军攻陷英法以兵要胁

条款乞允所求劝其助战折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军录

何桂清、王有龄跪奏，为军情已成决裂，夷务南北皆危，亟宜抚夷剿贼，一举冀消两衅，谨合词恭折

密陈，吁恳天恩，迅赐照准，以挽危局，仰祈圣鉴事。

窃苏州失守，大局决裂，及臣何桂清前赴上海商办各缘由，于四月十六日恭折由驿驰奏在案。

朱批：何桂清平日谤议，事败尚不知引咎，不知是何肺腑？

臣等伏查此次金陵大营之溃，皆由和春信用非人，兵勇欲望已非一日。张国梁郁郁不得志，在丹阳孤军击贼，陷阵而亡，一时军心瓦解，见贼即走。丹阳、宜兴以及常州，无锡均系贼到即溃，皆坐此弊。苏城先有奸细混入，又为溃逃兵勇勾结外贼，不过半日遽报失守，尤堪痛哭。和春在浒墅关目击解体情形，无可收拾，先期自戕，张玉良因苏州不守，亦即飞驰。正副主帅相继沦丧，三军无主，数万兵勇一旦星散，军火粮饷，悉以资贼，未及匝月局而溃败至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该逆于十五日陷苏州后，探闻贼队络绎而至，行将蔓延浙境。现在杭州城外已有苏省溃兵二、三万人，其中难保无奸细混杂，臣王有龄督饬在城文武，严密稽查，分别安插。只以人数众多，领兵将弁多半逃亡，清理极为棘手。城中饷绌兵单，严州之贼正伺隙而动，内忧外逼，情形实危在万分。臣等屢次飞咨近省督抚及统兵大员，请发援兵，无如所调闽、楚、江西、皖南北各路之兵，非自顾不暇，即缓不济急。即如皖南镇江长贵一军，向称得力，已抵江浙交界之平望镇，旋因溃兵汹涌而来，遂即折回湖州。此外更遥遥莫必，即有援兵速至，亦复无从筹饷。是以苏州危迫之时，江苏抚臣徐有壬焦急无计，飞札新调苏藩司薛煥、苏松太道吴煦，请借英、佛二国夷兵赴省救援，并准閩郡绅士韩崇、彭蕴栝、汪藻、潘仪凤等公禀，转委署苏州府知府吴云齋札催调，乃吴云甫经到沪，苏州遽闻不守。臣何桂清於刘河舟次，接据吴煦遣捕盗局轮船飞清迅去商办，即于十七日晚间抵沪，询知吴煦等正仿华商与该酋会议，多方晓劝尚无端倪。迨臣何



朱批：清朝臣子有如是者耶。虽将汝抵法，朕实觉解颜，何以对天下臣民。

桂清接见英酋卜鲁斯，复又百般譬解，阻其北驶，该酋现执上海无可商议之说，百折不回，并称和议事大，必先进京换约。从前天津原定五十六条，及今春照会军机处所请四条，只须分别准驳二字，准则仍归和好，驳则立即开仗等语。

现闻该二国兵船均由通商各口纷纷北驶，英船泊于山东成山洋面，佛船泊于成山对面之朝鲜洋面，总计兵船百余只，水陆夷兵四万余人，不日即有举动。先经吴煦等探悉，该酋等密谋欲别由山海关以内登岸，直趋京师，并分股抄袭大沽后路，又欲分扰山东登州、莱州等处，叠经奏报在案。虽津沽防御严整，断无可虞，而兵衅一开，不特处处为其牵制，抑且兵连祸结，恐无已时。近日苏州在沪贸易各商，亦再四商恳该酋发兵，虽急于救苏，实可暗消北衅。该酋则谓极愿帮助，但伊国兴师动众专为雪耻而来，若先为我剿贼，何以转报国主之辞回答。其意固系以兵胁和，就目前情形而论，所可深虑者尚不仅此。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固已无从措手，纵有援兵四集，粮饷从何筹办，军火枪炮从何置备？思之焦灼如焚。值此逆焰猖狂，若侦知夷衅未解，势必重利啖夷，乘机勾结，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北犯之夷其中，有贼，南扰之贼其中有夷，势必水陆分扰，南北皆危。自粤逆窜踞金陵已八年矣，该夷亦时时探询贼情，其中如公使夷官及正派商人尚知粤逆实系盗贼，而夷类甚杂，良莠不一。昨经吴煦访知夷人刊传一书，标题太平天国，令人翻译，大略皆记粤匪举动，此即已通线索之确据也，乱机既萌，祸害即在目前，即如上海一隅，本系夷人通商之地，昨经英、佛二酋派兵巡防，系为保卫夷房起见，经吴煦设法羁

糜，亦派营会堵，尚属相安。第恐贼势蔓延，四面围逼，此海滨一隅，何能独支？现在罢市已久，货不流通，关税厘捐一无所出，银米两缺，土匪跃跃欲试，且大营广勇纷纷逃来，资遣不净。其所以不即变乱者，赖有速定和议，借兵助顺一说耳。若并此不办，不待贼来立即瓦解，非为贼有即为夷踞，东南半壁从此更难挽回，即欲来沪议和亦无驻足之地。此臣等所悲愤填膺，有不得不见机速办，以期消弭巨患。若再贻顾忌讳，知而不言，臣等误国之罪更重，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为今日计，惟有亟为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使知大皇帝逾格天恩，动其感激之心，绝其勾结之念，乘势劝其助顺剿贼，于南北军务，或可稍挽危机。臣等非不知后患滋多，此时事急定议，必为天下罪人，然即不令该夷助顺，而夷兵北去，更恐遍肆滋扰，况回纥助唐自古有之，盖两害相形只取其轻也。且查英、佛二国天津原立和约，本经桂良等奏奉恩旨照准，至今春英、佛二酋各清四条固在原议之外，半系逞其虚憍，不过为争气争脸起见。其赔费一层，果能代为剿贼，则偿费无殊犒赏，尚出有因，能保全大局，断不致尽东南之利也。臣等早夜密筹，成则冀有挽回，不成则南北局势曷堪设想？臣等即以一死报国，亦无济于事，不得已沥陈实在情形，仰乞皇上天恩逾格从权，可否准将英、佛二国原定天津条约及续请各四款俯予照办，庶期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所有该酋等进京换约事宜，即遵旨飭

朱批：此则尤不可也。

令薛焕迅速北上，由海道前进，妥为料理以全大局。臣等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谨合词恭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四六、巡抚衙调任江苏布政使薛焕奏英法联为一气恃其兵力

狂悖要挟情形折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原折

巡抚衙调任江苏布政使臣薛焕跪奏，为英、佛联为一气，恃其兵力厚集，并因苏省兵情溃裂，狂悖愈甚，额尔金、葛罗仍有不日到沪之说，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二十二日钦奉朱批：另有旨。该两国一欲战一欲和，足征其实不欲战，碍难开口，此机关不可失也。钦此。同日奉到咸丰十年四月初九日寄谕一道，跪诵之下，仰见圣明洞鉴，毫发无遗，莫名钦服。伏思臣自四月初六日回沪，其时即值常州、无锡贼势披猖，苏州又相继不守，通省人心惊悚，沪上商民，无不携资远避，夷人耳目最近，一时几欲立起变端，幸吴煦妥为安抚，尚未滋事。至四月十七日督臣何桂清到沪，即同臣等接见英酋卜鲁斯，该酋夜郎自大，所言皆无情理，经何桂清与臣等反复开导，毫不悔悟。提及和好二字，彼则言并无和好。告以公事总须互商方能有益，彼则云并无商量，如欲完结，只有前致军机大臣所索四条概予准行，否则打仗，别无一说。再向训导，默然不答。佛酋布尔布隆不肯见面，但其副使哥士普来督臣何桂清处，据称如有要言告知哥酋，即与而谈无异，及见哥士普所言，亦与卜酋相同，而于驻京一说尤坚决不破。告以上年天津之役，尔国并未附和，中国与尔素敦和好。哥酋则谓上年赴津换约，系遵国谕而行，该国并未带兵，何以英国到彼尚有人送照会上船，独该国无人理之，是中国将彼比于属国，不肯以平礼相待，所以该国王立意决战，无可商量等语。何桂清答

以布酋上年赴津，直隶恒总督派人寻觅欲与接见，因洋面宽阔未经寻获其船，并非轻待。卜酋、哥酋又称，额尔金、葛罗不日仍来中国立即赴津办事，断不在上海停留，外省大臣亦不能主持此事，词气狂妄已极。米酋华若翰现亦来沪与臣等接晤，据称该酋亦要赴津。臣等告以尔国公事业已办竣，向其阻止，而该酋谓英、佛既到天津，我亦必须前往察看。该酋之意虽非有心作祟，亦不能代为出力。

今英、佛二酋既联为一气，又伺我军情万紧，胁和之念愈坚，虽经何桂清督同臣等面为开导，又暗嘱华商设法化解，奈夷情执拗较前尤甚，明系知我大营全军解体，恃彼兵力已增，肆无顾忌任意要求，实非情理所能感悟。

现探得英兵已陆续屯扎山东之成山，佛兵亦扎成山对峙之高丽洋岛，一俟额酋、葛酋到来，即同北驶。臣惟有矢尽愚忱，相机设法，再随同何桂清实力开导，总冀挽回一分即尽一分心力，断不稍存委卸，自外生成，以期仰副圣主廑念边防之至意。

所有英、佛联为一气，狂悖愈甚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四七、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一面照会一面飭令商人

向英法理论拦截漕船商船事件但要相机调处不可决

裂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署理钦差大臣、巡抚衙、江苏布政使薛。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海谕：

本日据玉明奏，金州海口叠见夷船劫留商船，并抢劫银两一切情形。又据文煜奏，夷船拦截漕船商船，现在暗为防范各一折。沙船运米到津，前数月未闻有被火轮船抢劫之事，何以此时纷纷被劫？且有致毙人命之事，实堪诧异，难保非冒充英、佛之人所致。著薛焕一面照会英、佛二国查询，如系该国之船，务须严行禁约，免起争端。倘有别国冒充英、佛二国者，中国无从辨别，即由该二国查明照覆。一面飭令商人，仿照前次该夷欲截漕船之举，众商与之争论之意，向其理论，尔等既绝我等生计，只好从此罢市。薛焕须相机从中调处，断不可令其决裂，是为至要。玉明、文煜原奏，具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四八、山东巡抚文煜奏法军在烟台登岸扎营并张贴告示情形

折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军录

文煜跪奏，为据报夷人上岸扎营张贴伪示，尚不滋闹，居民并未搬移，遵旨委员前往相机妥办，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以夷船忽来忽往，并拦截漕船等情，先经奏报在案。兹据福山县禀：夷船于本月十九日驶至烟台山下，约有三四千人，各执器械上岸，占据张姓房屋，即于山上扎营，并张贴伪示，尚不滋闹，居民亦未搬移，抄录伪示禀报。并据登州镇府揭取伪示咨禀，均同前由各等情。

伏查前此钦奉寄谕，即经咨札镇道遴选熟悉情形长于辞令之员，以备任使。兹除飞飭即速前往，钦遵前奉谕旨妥为开导，总期相机筹办，必不自我起衅，使该夷无可借口。一面又经由省飭委现署青州府候補知府董步云、候補游击定顺星夜驰往，随同镇道会督即委文武妥慎驾驭防范，询其是何来意，如何动静，再行随时奏报。并将揭获伪示封送军机处预备恭呈御览。仍再飞速分别咨行沿海各要隘一体知照严密筹备外，所有现在该夷持械登岸于烟台山扎营张贴伪示尚不滋闹缘由，理合由驿五百里先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附英法军在烟台张贴之告示为山东巡抚文煜咨呈军机处之原件

大法国钦派总管本国军务统带兵弁头等将军孟，为晓諭事。

照得本将军统带本国兵丁远来至此，原无扰害商民之意，尔等自当照常生理，各安本业，勿得稍有惊慌。本将军军律谨严，断不准本营兵丁扰乱民间宅舍以及掠取财物。本营兵丁更不得无故擅进民庄。若尔等愿向本营售卖食物，本营兵丁皆不得减还价值，以昭和好交易。倘有匪徒乘机滋事，本将军立即飭拿严办。本国素有严律，不准出言无信，尔等览此亦不得疑为虚假也。为此出示晓諭尔等知悉。大将军所切望者皆系公允之事，尔等宜各安心经理本业，勿生惊疑。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咸丰十年四月十七日示。

#### 四九、吉林将军景淳奏俄人抢掠官兵食物并欲截留卡官挟制

通商折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朱折

奴才景淳跪奏，为俄夷抢掠寻衅，并欲截留大员，挟制通商，现将卡伦官兵撤回，招抚赫哲代巡，该夷颇形敛戢，及先后探报各情，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据滨江委员、副都统銜协领巴林保等报称：二月二十三日，有夷人百余名，分驾爬犁十八张，装载鸟枪等械，由奇咭奔赴乌苏里，复有夷人十余名，突至卡所，声称深恨三姓，不准货换，故绝口粮，遂将官兵食物抢掠一空，无法拦阻。并闻该夷欲将卡官连吉、拉明阿等，全行截留，借作要挟通商地步等情。经奴才飞调该员等折回，一面密飭黑河口总巡协领辑顺，设法接应，万勿受其牵制，犹须偵探行踪。嗣据巴林保等报称：行抵薛尔固佐（左）近，探有夷人截阻，遂将船留交弁兵驾驶前进，该员等由南岸绕越二十余里，寻舟回至黑河口。旋据总巡二品銜协领辑顺等报称：卡伦官兵现已撤回，分选赫哲坐守，以通声息。并据北路巡探赫哲保福报称：闰三月初七日早，黑河口左岸包云地方，有夷官一员，夷人一名，乘三板船一只，驶抵上毛力地方，探询卡官何往？保福答称：近有山场许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渔猎为生，甚属凶横，因卡官不能拦阻外夷侵占内地，逼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该夷遂即折回。日西时又来夷人七名，乘五板船一只，携带鸟枪一杆，和容悦色，问保福民人约有多少，有无枪炮等械。保福答称：足有三万余，枪炮刀矛无不广备。该夷用千里眼各处瞭望，颇有畏葸之状，言及我

等在此久居，难求活命，复托保福见民人，代说我居岸北，他在江南，彼此取和，各无猜疑，言毕而回。

又据东路巡探赫哲永起报称：闰三月十三日，黑河口以下夷人四名，驾船一只，装载鸟枪四杆及包裹等项，驶至南岸，向永起商议货换，该赫哲答以无物可易，遂称尔既无物，我们即欲西往换货，永起告以新来民人利（厉）害，你们去无生路。惟时正值变装猎户八十名出口巡察，被该夷望见，形色惊惶，匆忙折回。又据赫哲噶山达札拉西及尖布拉二人投营声诉：扎拉原在江左彪尔郭地方居住，本年正月间，扎拉外出捕猎未归，有夷人二名携带洋呢哈拉，入室戏谑妻妾不从，一夷顺拾铁锹奔殴，扎拉之妻见事凶横，即持柴斧向抵，二人惊跑。后复来夷人三名，将扎拉妻妾缚置雪地，摔碎饭锅并焚其房，经比邻赫哲劝散。扎拉旋归，即移于江右额图地方与族人同居。忽一日，有夷人十数名邀同扎拉去见薛尔固夷官，有事相商，不容推辞，扎拉无法，跟随往见，该夷官善言劝慰，言尔若归顺俄国，定为官长，如敢拘执，立即杀死。扎拉被逼无奈，暂且屈从，托言我既为官，须管夷人事务，夷官允许，事多靠其经理。扎拉见有大炮四尊，捧其炮口并不沉重，询系木镶铁信，外以铜页包裹。扎拉即令演放，众夷僉称火药只有五匣，使尽无处购买。并据众夷与扎拉泣诉：我等被木酋逼勒到此，天寒无粮，冻饿死者过多，当向查洵木酋之意何居。该夷等声称：木酋原非俄国人，本系外国投诚，官升极品，探悉此地空闲，又乘南省未靖，由俄国讨要多人图霸此地，与俄王阿林三达拉（又译亚历山大）均分。近来国王闻得人死过众，以故不肯再拨，只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毙等语。

扎拉本系满洲所属，岂肯随从外夷，今闻大营在此，我等情甘设法迁来，叩求收留。该协领见其情词恳切，赏给烟酒等物，善言开导，令将各赫哲招抚搬入松花江之内。兹于四月初六日，自黑河口以下



至闕吞奇咄，连扎拉眷属共移来三十户，男妇子女二百六十九名口，并牲畜船只，均安置松花江上游南岸，分台居住，听调当差。又据赫哲噶山达、特莫伸、乌隆阿等报称：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四月初六、初九、十二、十三等日，由黑龙江下驶大小船十五只，男妇九十五名口，内官二员，装载食粮，按屯分散。又木簪十三串，男妇五十三名口，牛三条，马十四，顺流东下各等情。先后飞报前来。奴才伏查赫哲一项，性本柔弱，原在松花江以渔捕为业，安居多年，近被俄夷侵扰奔逃，力难支持，殊堪悯惜。然其间良莠不齐，或嗜利听其驱使，或畏威强逼勉从，终非甘心情愿。奴才曾囑协领辑顺收抚赫哲，务须不吝赏项，以供驱策。兹报业有三十户迁来黑河口佐（左）近，亦足以助我兵力。

又据宁古塔署副都统佐领富新，呈据巡防变装官恩、骑尉明禄报称：该弁行抵哲鲁马地方，在兴开湖西岸，见有俄夷新建房三所，堆积羊草数千捆，乘空将其房草焚毁。复巡至恰博子地方，在兴开湖北岸，见夷房二所，亦即烧毁无事。又据琿春署协领台斐音阿报称：闰三月初五日，海岸摩阔崴地方突来火轮船一只，傍岸未久，旋即开行，不知所向。留人三十余名，三板船二只，铜炮二尊，炮车一辆，炮架一个，黑牛黑马各一匹以及鸡犬食粮火枪等械，就海岫支搭帐房二架。经该署协领亲往盘诘，语不可辨。迨十八日，忽有夷人数名撑驾小船，驶赴海洋去讫，余则看守器物，报经奴才飞飭该署协领，督率官兵、西丹（注）以及牲丁加意严防，无论何项夷人断不准登岸，一面行令宁古塔不时侦探，以备策应。

再，查俄夷要求通商为急务者，原为接济口粮，占居山场起见。奴才上年曾经奏明三姓严禁货换，如敢违犯，请照军法从事。本年山场招集人夫，均已谆谕申明一律示禁，并函囑特普欽转飭爱琿，不得任其货换米面，以杜协糶。惟该夷因患乏食，辄敢抢掠寻衅，复欲截留大员，是其恃强欺官，情堪

痛恨。迨见赫哲守卡，询悉民众刁顽即惊惶奔脱，虽夷情变诈难以遽信，而传闻左岸居夷有惧吉林山场野人之论，并非无因。然木哩斐岳幅狡狴异常，贪心莫测，即其有所见闻，亦未必肯轻弃乌苏里而撤来人。第无论其如何诡计，举动与否，则在我严防巡守，以逸待劳，谅亦足以御侮。

除飭各属一体恪遵勿稍疏懈外，合将奴才据报各情，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注：西丹，养育兵的一种，称西丹，又称控马奴，原不务打仗。

## 五〇、广东巡抚耆龄奏访查粤海关税银英法提去数目及其占

踞粤城情形折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军录

广东巡抚奴才耆龄跪奏，为访查粤海关税银数目，并省城夷务现拟筹办情形，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南雄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閏三月初五日奉上諭：户部奏，筹拟广东军饷，请飭新任巡抚妥为收放一折等因。欽此。查奴才前在江西省城，传闻粤海关税务系仿照江海关办法用夷人代收。奴才窃以为利权轻界于人，恐为异日之患。随经密为访查，因道路遥远，虽有所闻，未能详悉。欽奉前因，改派妥员前往省城向各银号确切密访。缘粤海关自夷人入城后，各国商人走私甚多，税银短绌。经督臣劳崇光与前任监督恒祺会商，由上海雇英吉利夷人李泰国来粤代收税银，于咸丰九年九月底开办。赴各洋船并洋行查货，均系夷人前往，本关书吏仅凭夷人口报税银数目登簿，有

无以多报少情事无从稽考。现在李泰国仍往上海，交给夷人赫德接办。计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闰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征银六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内佛兰西夷人陆续提去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余两，米利坚夷人提去银四万两，均称系作抵六百万抚夷经费。又英吉利、佛兰西二国共提去筑填地基银八万八千三百两，即系筑筑太平门外沙面地方将来拟盖洋楼之处。又提去洋银一万八千元为夷兵防城经费。共被夷人提去银四十七万四千余两。余银支销通关经费并拨解军饷等项，存库银两无多。其各属完解藩库地丁等银均存储佛山镇，应解粮道库道款等银运库，盐课银两仍在省城，俱随时拨入军需项下动用，并未被夷攫取。

奴才伏查广东省现值军务未竣，每月需饷银二十五六万两，欠发西北江勇粮银七十余万，此外各营尚不在内，军需紧急系属实在情形。捐输已至再至三，民力渐疲，且多有数年尚欠清奖者，以致捐户观望，此时劝办恐难如前踊跃。惟厘金现办挂漏甚多，尚可设法扩充，如盐茶厘税最为大宗，办理未能核实。奴才惟有不避嫌怨，次第举行，固不敢迹近操切，亦不敢踵事因循。总期不拂輿情设法裕饷，万一必须动拨关税以资接济之处，自当奏奉谕旨再行动用。至粤海关税银雇令夷人代收，实有太阿倒持之势。盖粤东与上海不同，上海夷人均在城外，且系该夷重资所在，既不敢遽动干戈，即不敢强取税项，而粤东则夷人现踞城内，关税官征官用尚恐该夷垂涎，一令该夷代征，愈启慢藏之患。盖知我库银已有成数，逐日索取，必尽其所有而后已。现在以补还六百万经费为名，他日足数，又将别设名目，以遂其攫取之计。若明欲收回利权，该夷必起而力争，转滋他衅。奴才正筹办间，适藩司周起滨因公来韶，已囑令回省与监督毓清密商，嗣后关库收到税银，无论多寡，酌提十之五六解往佛山，以就近支发军需。

及接济口粮为名，另款存储，以备拨解。余银照前补还该夷经费，使其不致生疑。如能照此办理，虽不能即清其源，亦可稍节其流。粮道库款及盐课银两，亦令运存佛山，以昭慎重。省城地方从前原为商贾聚集之所，自该夷踞城后多有迁往佛山镇者，近来商贾贸易佛山居十之六，省城仅十之四，畏夷人之逼也。但佛山处西北江下游，商贾辐凑，人烟稠密，而形势散漫并无城郭，时虞广西匪艇下窜，居民铺户常有戒心。奴才拟借防御西匪为名，于该镇建筑城垣炮台，置造炮械军火，守备既固，人心日安，在省商贾将不招而自至，庶利权操之自我矣。所需经费拟即就该镇抽厘济用，以本地之财为本地保固之资，庶亦人情所乐从。现在密访绅士委员，一俟得人即行举办。

又现驻省城观音山将军衙署等处夷兵，虽只六百余人，香港尚有二千余人。省中旗绿各营军火器械概被收去，城上大炮或钉塞火门，或击断两耳，炮台拆毁无遗。沙面地基尚在填筑，已高出水而六七尺，探闻须俟筑高一丈再行盖造洋楼。沙面河道为外郡晋省必由之路，该夷意在以沙面驻兵扼省城之吭，以观音山驻兵附省城之背，是使我守备全无，得遂其挟制把持之计。去年冬间又向督臣劳崇光以银五百两租九龙之尖山嘴地方，现亦修盖房屋。查九龙与香港对岸，香港乃悬海之区，往来必须舟楫，九龙则新安县属境，陆路四处可通，其意图蚕食内地，奸谋甚毒。奴才愚昧之见，此时战守两无可恃，惟当认真整顿营伍，先清内寇以壮军威，力行团练以固众志，修筑佛山城垣以收利权，使该夷徒据省会空城，无所施其伎俩，然后相机收复。该夷因奴才驻扎韶州，不进省城，闻欲来韶相见。如果前来，奴才当不动声色妥为抚谕，仍令回省贸易。

再，该夷在粤省以万余金购买稻草，访闻欲载往天津扎草人于马上，用冲头阵以当炮火，而以精锐

继续，又云填塞天津沟坎烂泥，免致陷足。复以千余金收买寸许厚木板，将载赴上海打造小船，以备天津同时并进之用。又有马队三四千，内一千匹系向日本国借得，亦均载往天津，应请敕下僧格林沁预为准备。

所有访查粤海关税银数目并省城吏务现拟筹办缘由，谨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五一、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开导法使速将烟台兵船

撤回俟在上海定议后即可换约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署理钦差大臣、巡抚衔、江苏布政使薛。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文煜奏，夷人上岸扎营，张贴伪示，委员相机妥办一折。据称：福山县于本月十九日，有自称佛夷兵船，至烟台山下，约有三四千人，各执器械上岸，占住民房，即于山上扎营，并张贴伪示，尚不滋闹，现选长于词令之员，妥为开导等语。此次夷人占踞烟台，伪示内自称系佛国孟姓。前谕何桂清、薛焕，设法令华商转告夷商，向布酋开导，宜在上海先行议定，再为换约，借以阻其北驶。薛焕接奉此旨后，是否已谕华商转告夷商，如兵端一启，则各商均受其累，布酋或可自知悔悟。至应议条款，前已密谕何桂清等知悉，是否已由商人转达英、佛二酋知悉，或尚未曾一一明言，著薛焕即行详细覆奏。

此次晓谕佛夷，当告以上年英国背约，尔国并未附和，何以今有兵船忽至烟台，实属有失和好之道，该处并非通商之口，倘该民人等或有争端，转伤和好，速将此项兵船，撤回上海，定议后即可换约，

从此永敦和好，以免猜疑，如此割切开导，或可使就范围。薛焕现署钦差大臣，办理夷务，是其专责，务须悉心筹办，不可意存推委，致误事机。佛夷伪示，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二、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著，劝导侵占烟台之法兵船撤

回上海听候钦差大臣知照办理上谕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山东巡抚文。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文煜奏，夷人持械登岸扎营，张贴伪示，尚不滋闹，委员前往妥办一折，并将揭取伪示咨送军机处呈览。佛酋孟姓带领夷船，于本月十九日，驶至烟台山下，约有三四千人，各执器械上岸，占住房屋，即于山上扎营，并张贴伪示，安抚居民，并不滋闹，其心叵测，恐其意图久踞，煽惑民人，徐谋构衅。文煜现委署青州府知府董步云等，前往相机妥办。当令告以去岁在津，该国并未帮助英国打仗，中国已令钦差大臣知照贵国，按米国换约之事商办在案，迄今并未接据照覆，亦无妄定章程，今骤然携兵而来，实堪诧异！此处既非通商之地，又非商办换约之处，未便相留，设久住此地，居民或相惊扰，反伤和好之道，仍应速回上海，向钦差大臣议定条约，应在何处换约，总俟上海钦差大臣知照，方能办理，看其如何答复。总在该委员等割切开导，劝其将船只撤回上海，毋任久踞，方为妥善。并飭沿海将弁于各路密为防范，固不可自启衅端，亦不得因其并不滋事，漫无准备。总宜暗中布置，有备无患，并严禁内地民

人接济食物，潜相勾结，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三、闽浙总督庆端奏英法军在定海强索征册意图征收钱粮

片 咸丰十年五月初一日 原折

闽浙总督奴才庆端跪奏，再，英、佛二只兵船驶入舟山，强居定海厅城，並將查办情形会同福建巡抚奴才瑞璜恭折驰奏在案。嗣据宁绍台道梁恭辰奏报：该夷在定约有三四千人，轮流入城操演，分段巡查，屡形不轨，甚至强索钱粮征册，擅入监狱，请即咨调上海熟谙夷务之员赴定妥办。当经奴才飞咨钦差大臣两江督臣何桂清、巡抚衔江宁布政使薛焕，遵委干员由沪赴定督办，分飭定海文武严密防范去后。兹准薛焕咨会，已由苏松太道吴煦委令署松江同知俞斌，带同华商杨坊赴定。并据署定海同知甘炳，以该夷强索征册，意图征收钱粮，逾经密飭绅民前向理论，知难遂其所欲，即有佛夷美理登赴厅，据称拨兵巡卫，按月须贴巡费银九百两，并逼令开写钱粮数目，势甚汹汹等情具报前来。

奴才查夷情狡谲变幻靡常，兹在定海妄肆要求，屡图构衅，恐难日久羁縻。现经密飭宁绍台道梁恭辰会督委员并地方文武，密与绅商加意筹备，一面申明条约妥为理谕，或冀稍知悔悟，阻其思逞之心。奴才仍随时确探，如有动静再行奏报。

除分咨浙江抚臣王有龄暨巡抚衔江宁布政使薛焕查照外，合将据报定海夷情，奴才谨附片由驿驰

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 五四、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俄使到沪怂恿英法用兵折

咸丰十年五月初四日 军录

薛焕跪奏，为俄罗斯使臣抵沪，并察探近日英、佛夷情，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二十四日，将英、佛联为一气，额尔金、葛罗仍有来沪之说，由驿驰奏在案。兹于四月二十七日米酋华若翰来见督臣何桂清，告知俄罗斯使臣易纳学由京出海口坐火轮船前来，已于四月二十七日行抵上海。何桂清询以俄罗斯使臣来沪何事，坐船几只？该酋答词闪烁，只云带有驻沪领事官同来，共坐火轮船二只，一系由津沽起旋，一系由俄罗斯本国驶来，尚有数只不日可到。易纳学在京都曾住十一个月等语。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飭华商杨坊等密探。旋据报称：卜酋、布酋经该商等于有意无意间，再四譬解，劝其不必带兵北行，正在尽力筹谋，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谈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淳告卜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卜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俄酋又许其同去各等情。

臣查夷情反覆本已变幻靡常，今俄酋到沪又从中作祟，尤觉难于措手。而额尔金、葛罗，外间传闻



不日可至，迄今尚未见到。第闻该二酋系并船而来，是已联为一气，现虽暗用离间之计，窃恐阴谋固结，一时难以离间。且米酋甫到，俄酋旋即踵至，是该酋等明系相约而来，互通消息，狼狈为奸，为要挟胁迫之计。夷情叵测，极应严防。臣与督臣何桂清仍当再为设法，阻其用兵，俟额尔金、葛罗到日，察看动静，视其所向，相机排解，总当力阻北行，如能即在上海定议，臣等再当奏请恩施格外，曲示怀柔，俾该夷等畏威服德，不致再生枝节，中外幸甚。

所有俄酋易纳学到沪日期，及近日英、佛夷情，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俄夷怙恩，佛不过为于中取利，此时应密飭华夷两商设法离间。欽此。

### 五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法军在烟台盘踞已严密布置防

其北犯折 咸丰十年五月初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夷人船只久在山东洋面游驶，兹改于烟台地方上岸扎营等因。欽此。查佛夷现在山东烟台地方扎营凿井，占住民房，屯聚夷兵，故作前来报复之状，其中难保必无英国之人。揆度夷情欲和无由，欲战难操必胜。自去年至今，百端恐吓，不过要我言和，伊等便可乘势奢求。数月以来总未遂其诡计。英、佛曾云十二月内必要

报复，弹指英、佛兵败至今已届一年，若不有此举动，其势无颜以对诸夷，所以英酋额尔金半途回国。如今在烟台屯兵又不露英国之名，种种情形，皆是自留议和地步。此时若实成上海迎机善导，或可就我范围。倘英、佛绝意报复，或直犯大沽，或由祁口、北塘，马步登岸，绕袭我后。现在祁口、北塘迤后添设营盘，磨儿沽挑筑濠墙，官兵防守，逼为声势。临时多设侦探，一经见有夷船，即令两盟马队节节策应，诱其深入，合兵会剿。大沽海口现又续造万斤铁炮，连前已足密排。兹有天津被擄民船登岸回津，讯据声称：伊驾船为生，由上海卖货回津，于四月初七日在山东烟台迤东洋面，遇见夷船一只，将伊船掳去，带去奉天金州地面，将舵工水手全行逐下，伊即搭船回津。曾见该夷将船桅截去一半，船面周围竖立板墙，上钉牛皮，涂以白灰，以备打仗。现已劫去沙卫各船四十余只，闻得意欲劫擄百只方足使用。设使该夷用所掳之船连成一处，乘潮涌进，闯我防具，有此铁炮层层密布，足资拦挡。

查双港炮台，原因当年夷人骚扰海口，轰塌炮台，天津亦无可守之地，是以权在双港安设炮台营垒，以防水路。今津郡环濠已成，海河两岸炮台工竣，已将双港各营炮位全数运赴天津分设两岸，炮台炮洞水陆兼防，以省兵力，其双港炮台营垒，仍留作为虚营，以壮声势。所谓山西兵二千名，天津镇标兵一千名及该处芦团练勇，均已分守天津环濠。所有前项官兵均应派员管带。查署天津镇总兵冷庆现，在海口带兵，天津道孙治亦在海口总办粮台，均未能兼顾。奴才等即就近札委长芦盐运使崇厚管带，以资操防，并飭各项官兵严密防范，是天津布置亦可无虞矣。

惟佛夷兵船既停泊烟台，夷兵上岸扎营，有鞍无马，行踪叵测，水陆相距大沽皆不甚远。奴才等除督飭各营将弁昼夜严防，及飭令西凌阿、增庆，慎选官兵沿海侦探妥为防范外，并于天津、静海、盐山、

庆云沿途添设马拔络绎驰报。复经飞咨山东巡抚文煜，速飭登州镇道由烟台至直隶庆云一带，安设马拔，逐日将夷人动静飞报奴才大营，以便酌量缓急，随时调度，并令该抚转飭登州镇道，严飭各州县禁止毋许卖给马匹，以杜该夷诡计。

所有奴才等筹画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初九日朱批：览奏已悉。 欽此。

## 五六、山东巡抚文煜奏法军在福山占据民房抢掠食物等情折

咸丰十年五月初七日 军录

文煜跪奏，为续据具报夷务情形，并迭次加紧严催委员驰往尚未覆到，谨将福山县等先已见过夷酋情词尚属恭顺，先行由五百里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佛夷占房凿井扎营出示各缘由，恭折奏报后，续据具报：该夷又占民房数处，并由船上搬下屋架木料盖屋数座。闻有夷兵前往附近村庄抢掠鸡鸭食物，经乡团聚众逐回，夷酋闻知即将夷兵惩治。旋据该夷邀集该处铺户，囑为转请福山县前往议事，并称如或不往，该夷即带兵进城。询以所议何事？据云非伊等铺户所知。该福山县知县陈寿元因其转囑恳请，如或不往，转令该夷有可借词。遂一面禀闻，一面即于二十七日往见该夷酋。据云：伊等在上海奉伊国孟总统令其来此候示，本图和好交易，近因海暑蒸腾，船上不便居住，是以登岸扎营，不料各铺纷纷关闭，劝囑不从，恳请来此，开导各

铺令其照常生理，免致酿成祸端等语。该县答以和好交易系在上海会议，应候文到再计，此间县汛各员未敢擅专，且地方土瘠民贫，恐亦无甚买卖。至于各铺关闭系属畏惧兵威，如果兵各归寨与民无犯，应可令其照常安业。该夷酋均各首肯。询以何日撤营归船，开放何处？据称：须候伊孟总统之令，伊等不敢自主。复询以有无兵船在后？据称：船尚不少各等语。该县因其并无他议，起身欲行，该酋等送至营外而回。该县乘间探看夷营，堆积火枪不计其数，烟台山上驾有大炮三座，山下船上大炮甚多，并有骡马十余头匹，前报之马鞍二三百盘今却不见。统计夷酋夷兵不下三四千人各等情。其时委员董步云亦已起程，臣又分别咨札登州镇道，催飭各该委员等一体赶紧会同驰往，并将两次钦奉朱批密谕，均经分别咨行钦遵妥办。并咨会该镇于本标附近福山一带，察看夷船所不能到之区，抽调官兵前往暗中设伏，以期近捷，其余实无可调之兵，因又分行前遵谕旨挑备官兵二千名之各营分知照，拟先以此豫备策应。

臣查夷兵现经擄抢鸡鸭等情，已可见其食物之不充裕，更应严禁附近居民私售食物，杜其接济，俾令不能久留，惟不可与以可乘之隙，致使借词反颜抢取。臣拟如其情形恭顺，可否仿照津沽作为地方官及委员等地主私情，酌给牛羊鸡鸭等物，借资羁縻，伏候训示再行遵办。

至该夷有鞍无马，臣前因虑其私自购买，除附近地方本已严禁交易外，又经密谕臬司于各隘口蓦地稽查，不准羸（羸）马过境，以杜私售。惟现在又据咨禀：该夷又在烟台山上排队演阵，并试放枪炮等情，居民因之惊惶。该夷无非故作声势，以逞其恫喝习技，业经福山县妥为劝慰，人心始定。臣又即飭福山县暨委员等再往告知该夷，既称本图和好，欲令铺户照常生理，何以辄来扎营占房凿井，并又排队

演阵，试放枪炮，恐吓居民？

兹因各该委员初次到彼接晤，后该夷如何情形，迭经加紧咨札严催，尚未禀覆，一俟覆到，再行据实奏报外，所有福山县先已见过夷酋，情词恭顺，该夷现又在山排队演阵，故作声势缘由，理合先行由五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五七、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不准向英法借兵并著俟

新任英使抵沪后即与之剴切开导冀有转机上谕 咸丰十年

五月初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署理钦差大臣、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咸丰十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谕：

薛焕奏，英、佛联为一气，狂悖愈甚一折。并据何桂清、王有龄奏，南北皆危，亟宜抚夷剿贼等语。英、佛二夷，知江南大营溃退，苏、常等处相继失陷，愈形狂悖，本在意中。何桂清又至上海，与卜鲁斯商议，无怪该夷夜郎自大，肆意要求。江南贼势虽张，现在调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图规复，若借资夷力，更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何桂清、王有龄所请，断难允行。前据薛焕奏，英首额尔金道经佛国，因该国主一意主战，额首已回覆该国主，不来中国。此次卜首等又称，额尔金、葛罗不日仍来中国，其中不无可乘之机。所称立即赴津，断不在上海停留，亦未可尽信。

何桂清业经拿问，薛焕现署钦差大臣，责无旁贷，务须在上海妥为办理，不可往来徒报夷情，尤不

可为何桂清豫为开脱。所有夷务，著即探明额酋等一到上海，即遵前奉谕旨，剴切开导，冀有转机，固不可因菲，常失陷，稍示以弱，亦不可激之北驶，致起兵端。操纵之机，全在该署大臣悉心筹画，不得意存推诿，有负委任。米夷业经换约，何以亦欲赴津？显与英、佛两夷暗中勾结。若至天津，误伤该夷船只，必致有所借口。著薛焕详细告知，毋令前往，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随时探明一体严防英

法兵船登岸滋扰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初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山东巡抚文。咸丰十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薛焕奏，英、佛联为一气，狂悖愈甚一折。据称：何桂清到沪，见卜鲁斯反覆开导，毫无悔悟。佛夷哥士普所言，亦与卜酋相同。又称：额尔金、葛罗仍来中国，立即赴津办事，米酋华若翰亦要赴津等语。英、佛两夷，因江南大营溃退，愈肆恫喝。据称英兵已屯扎山东之成山，佛夷亦扎成山对峙之高丽洋岛，一俟额酋、葛酋到来，即行北驶。著僧格林沁、恒福随时侦探，密为防范。其山海关一带，亦应一体严防。佛夷已占踞烟台地方，文煜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云等，前往询问来意，著即督饬该员妥速办理。并于各海口认真严防，以免该夷登岸滋扰，是为至要。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密谕僧格

林沁、恒福，并由四百里密谕文煜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五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将山西老弱官兵撤回

裁汰并由原省另挑精壮以足原额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请调拨防兵，变通办理一折。据称：现调山西北镇官兵二千名，其尚堪教演者，仅有一千名，其余一千名，软弱疲病，技艺生疏，甚难得力，请将此项老弱官兵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抚臣分别裁汰，将此一千名额设粮饷，拨归直省，即在京旗满洲、蒙古、汉军，并内务府三旗及演艺各营，挑选精壮养育兵闲散（编者按：即上所谓西丹兵。）一千名充额，拣员管带，赴津训练，以资守御等语。山西到防官兵，半多疲弱，该大臣等力筹整顿，量为转移，欲由京旗挑补精壮足额，自系为添兵节饷起见。惟现在该夷抚局未定，未便议及善后章程，此项老弱官兵一千名，著该大臣等，撤回山西原省，交英桂分别裁汰，仍著英桂另挑精壮官兵一千名，调赴天津防所，以足原额。所请由京旗挑选壮丁，以为永久严防之计，著俟该夷就抚后，再行核办。至撤回疲弱之兵，应行裁汰，及另挑补额之处，本日已谕知英桂分别办理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不必接济强占烟台之英法兵以

食物严禁与之交易使其不能久留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初十日

军机大臣密寄山东巡抚文。咸丰十年五月初十日奉上谕：

前据文煜奏，夷船驶至烟台山下，占房开井，有挟制通商之意。当经谕令文煜，飭令委员，反覆开导，并设伏严防。本日又据续奏夷务情形，并福山县知县陈寿元，往见夷酋，情词尚为恭顺一折，览奏均悉。夷人又占民房数处，并船上载来木料，盖屋数间，显系意图盘踞，在彼通商，各铺户纷纷关闭，早绝其望，正可使该夷废然思返，足见该商民等尚知大体，不必勒令商人等照常生理，致拂民情。夷兵往近村抢掠食物，经乡团聚众逐回，夷酋闻之，即将夷兵惩治，是该夷尚有畏惧百姓之意，正可迎机而导，使其不敢猖獗。所称因其情形恭顺，拟酌给牛羊鸡鸭等物，以示羁縻，此举殊可不必。夷人如果食物不能充裕，正可速之使去，格外体恤周旋，以后恐应接不暇，设有不继，转令该夷有所借口。如该夷向地方官索求，即告以此处并非通商换约之地，地方官不敢擅专。其民间有接济食物，私行交易者，仍行一体严密禁止，使其不能久留。尤当严禁沿海居民，不可为所雇募，并防其乘间抢掠民人，迫令服役等事。

朕闻登、莱、青滨海一带，现办团练，向来招募练勇，多属有名无实，不过为州县冒销地步。著该抚飭令地方官，遴选公正绅士，董司其事，均由民捐民办，不得假手吏胥，尤不可招募无业游民及外来之人，免致奸细混迹。该抚前派之委员董步云，与该夷接晤后，如何情形，一俟覆到，即行详晰驰奏。



再，本日又据文煜奏，夷人于续到之轮船二只内，起出马一百五十六匹，该抚现添调马队，以备抵御等语。夷人既有马匹，恐其计图水陆并进，且其船驶往东南，安知非续行载马，行踪实为诡诈。居民如有惊慌，该抚务飭委员妥为晓諭，示以镇定，并一面挑选精兵，暗地设伏。其登州、福山一带要隘，尤宜添兵扼扎，以防其登岸滋扰，乘间袭踞，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一、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英使等将来沪

现在筹办情形折 咸丰十年五月十一日 军录

臣薛焕跪奏，为探闻英、佛两夷兵船业有北驶，及额尔金、葛罗罗已行抵香港，并现在筹办情形，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四日，将俄酋易纳学到沪日期并卜鲁斯、布尔布隆主战愈坚情形，由驿驰奏在案。兹于五月初九日据华商杨坊等报称：本日有北回沙船，据云于四月二十二、三等日在山东成山以北洋面，瞭见北驶夷船三十余只，又山东庙岛、烟台停泊夷船七只，奉天之金州滩停泊夷船三只，沿途拉有沙船三十余只，卫船四十余只，将各船货物抛弃入海，砍去船桅，每三只联为一处，带赴北驶。并探得额尔金、葛罗罗已抵香港，不日即可抵沪等语。并据前督臣何桂清面称：前日臣赴嘉定时，佛国副使哥士奇来见，云伊国兵船大半北驶，现在上海无可复议，并称大西洋国亦遣公使兵船来沪，欲立条约

各等情。

臣伏查该夷处心积虑思欲北犯天津而又不敢遽犯者，实因天津防范严密，该夷耳目最灵，谅有所闻，未必不生畏忌。自江苏军务败坏，复纠同大西洋与中国为难，俄酋又来沪播弄，目前上海夷情较前更为桀骜，种种愈形棘手。况上海华夷各商素无嫌隙，今则强拉海船，抛弃货物，致我海道不通，其居心尤不可问。现飭华商与之讲理，未识能否有济。然该夷主持进退，必视额、葛二酋为转移，今额尔金、葛罗不日到沪，想卜鲁斯亦必怂恿用兵，为报复私忿并掩饰其过之计。臣现在督同吴煦、蓝蔚雯预为密飭华商杨坊等，一俟该二酋到日，先行探其意向，何有可乘之机，即乘间而入，得有可阻之势，即力阻其行。并密谕黄仲畲等劝其与臣相见，如该酋到沪后肯与臣见面，臣当反覆引喻，曲为开导，晓以义

宋固。

朱批：恐愈阻愈决。

理，动以利害，总以正大之词折其鬼蜮之见，务期竭尽心力先阻其用兵。至于挽回各事，惟有力矢血忱，旁敲侧击，能挽回一分即尽一分心力，以冀稍纾圣主廛念边疆之至意。

至大西洋于四月二十九日果有兵船二只到沪，该国从前本有奏定通商章程九条，今亦附和而来，俟该酋求见，臣等再行酌办。

所有探闻英、佛兵船北驶，额、葛二酋不日可以抵沪，并现拟筹办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此时办理，总宜以华夷构兵费出自夷商，由商力阻，并向其附和，方为釜底抽薪之计。欽此。

六二、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英使已抵吴淞口法使即到传闻有

去天津之说片 咸丰十年五月十一日 军录

再，正封折间，据报英酋额尔金乘坐火轮兵船已抵吴淞口，佛酋葛罗同日在香港开行，计程亦即可到。传闻该二酋不肯在上海登岸，有即日北驶天津之说，容探明该酋等来意，相机酌办，另行具奏。理合附片报明。伏祈圣鉴。谨奏。

六三、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另觅去省城较远之处收存提

拨银两以防洋人提取占用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广东巡抚耆。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

前因户部奏，广东省请拨关税充餉，应飭加谨存储。当谕耆龄于抵粤后，设法办理。本日据耆龄奏，访查粤海关收税数目，现拟筹办情形等语。粤海关征收税银，自上年八月起，所收银两，被夷人提取大半。该抚拟嗣后以西江、北江军需为名，所有关库收到税银，无论多寡，酌提十之五六，同省城各库银两，一并解往佛山，另款收存，以备拨解，余银留为补还该夷经费之用。并拟于佛山建筑城垣，俾商贾不招自至，渐收利权。且筑城以后，足以自固，该夷无可窥伺，自属妥善。惟佛山尚与省

城密盜，仍不足以昭慎重，若另覓去省較遠之處，將提撥銀兩收存，更可無虞疏失，即著普齡熟籌酌辦。

至粵省商賈貿易，近因夷匪省城，本已爭趨佛山，此時设法招徠，亦須以漸施行，使夷人不觉，以免因此启衅。将来利权尽归于我，自当废然思返。其省城之兵，亦未可因佛山设备，遽议移撤。将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六四、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著暗用离间之计以破俄国

总惠英法侵华希图从中取利之奸谋上諭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署理钦差大臣、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諭：

前因何桂清等，欲借夷兵规复苏城，叠经諭令醇焕阻止。兹据薛焕奏，俄酋抵沪，总惠英、佛北来打仗，并募勇及雇夷勇，亲督进剿各等语。俄夷使臣易纳学，行抵上海，极力怂惠英、佛打仗，卜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葛二酋到来，即行北驶之意，俄酋并许其同去，其为各夷相约而来，互通消息，狼狈为奸，俄酋希图于中取利，已无疑义。现在惟当暗用离间之计，密嘱华夷二商，相机排解，告以俄酋在京，屡有帮助中国之说，此次未必非诱令英、佛前来，使受惩戒，意图见好于中国，不可听信俄酋之言，致乖和议，天津已有准备，即来打仗，未必即能取胜，徒劳无益。且去岁衅由彼开，总

将四事挽回，即在上海将条约议定，再行换约，此后永敦和好，岂不甚善？不但现在将卜酋、布酋妥为羁縻，不可令其骤然北驶，即额酋、葛酋到来，亦当设法拦阻，婉言开导。薛焕现署两江总督，五口钦差大臣，事权归一，责无旁贷，不得以挽留不住为辞，复蹈何桂清故辙，方不负委任。昨据耆龄奏，佛夷由广东海关，提取税银三十三万三千余两，抵扣天津和约内所议赔项兵费，该夷既遵和约提银，更不应附和英夷，前来寻衅，如此密为劝譬，离间英、佛，以破其阴谋固结，阻其北行，不致再生枝节，方为妥善。

至借用夷兵，本非善策，后患不可胜言。该抚已由吴煦雇募吕宋夷人一百名，作为夷勇，欲带赴嘉定、太仓、昆山一路，会同民团，相机进剿。吕宋虽与英、佛不同，然究系英夷党与。且据劳崇光奏称，英夷由吕宋购买马匹等语，难保吕宋内不无英夷。况夷勇百名，亦无济于事，务当量为遣回，毋使夷人得以借口。该抚现在责任繁重，不得轻离上海，致误事机。惟有严飭带兵将弁，节节进取，以图规复苏城，是为至要。

自苏州失守以后，前后所寄何桂清、徐有壬查办事件谕旨，恐有遗失，兹将闰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寄谕五道，抄给阅看，该抚即遵照查明办理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六五、军机大臣寄广东巡抚耆龄著即查明英法美所提税款是

否将来在赔款项内扣除并即探明英法有否在粤转圜之

意上諭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广东巡抚耆。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諭：

昨据耆龄奏报粤海关税数目，内称佛兰西夷人，陆续提去关税银三十三万三千余两，米利坚夷人，提去银四万两，均称系作抵六百万抚夷经费等语。米夷业经换给和约，尚属从权；佛夷在天津虽有二百万两之议，现在并未换约。且英、佛两国提取填筑地基银八万八千余两，夷兵防城经费洋银一万八千元，该督未经奏明，何以准其提用？耆龄密派委员进城，面见劳崇光，询以各该夷已提银两，是否即在和约内所定之六百万两数内，必须查明。否则必为该夷所愚。今该夷既已提用，即将此款存记，以备将来扣除，务须严密办理。

该夷购马装船北来，复因卜酋上年办理不善，额尔金复邀葛罗士同来，重理前说，未必非自图转圜。各夷商惟恐兵连祸结，致妨贸易，屡求伍崇曜等探问，正可借为转机。耆龄亦当密告劳崇光，令伍崇曜等妥为开导，告以署理钦差大臣薛焕，现在上海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该夷如往上海，将条约议定，大皇帝必格外施恩，不究上年之事，自可永敦和好，不至兵连祸结，于众商均有裨益。倘该夷有在粤转圜之意，即著耆龄迅速驰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六六、署理欽差大臣薛煥奏英法公使到沪即日北駛意在主战

請速定抚议以維大局折 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 軍奏

臣薛煥跪奏，为額尔金、葛罗已到上海，即日北駛，意在主战，非情理所能感动，事势危迫，仰恳天恩速定抚议，以維大局，恭折由六百里加緊，据实密陈，仰祈圣鑒事。

窃臣于五月十一日承准軍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本日据玉明奏，金州海口叠見夷船等因。欽此。又于十二日奉到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文煜奏，夷人上岸一折等因。欽此。臣查夷人劫留商船，臣于未奉諭旨之先闻知此事，当諄諭华商与卜鲁斯理论，据该酋覆称：向来行军，既入敌境，兵将任意糟蹋，事所恒有，我国前既允许不拦漕船，固无拦船之理，如欲拦漕，亦断不止拦此数船，想是小兵头因天热夺船，借以装人载物亦所不定，允为飭查给还。而佛酋则推为不知，亦无给还之语。至佛夷在烟台张贴伪示，亦是定海故技。兹值该夷寻衅之际，若明諭以撤回夷兵，恐该夷直认不讳，硬踞不还，转形棘手。

至由华商转告夷商向该酋等开导，宜在上海先行定议再为换约，借以阻其北駛一层。不但屢飭华商諄諄开导，且恐该酋疑臣等无息事之权，不肯听信。随将前次欽奉諭旨，节录数语，以同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桂良业经交卸欽差大臣关防等因。欽此。由何桂清照会英、佛二酋令其相信，期有转

圍。乃該二酋接到照会后，仍置不理，屢經華商勸其與臣等會議，該酋等總謂總督只能管通商事務，不能管國家大事，一味推托。至應議條款，該華商亦于有意无意间屢向宣露，但未指實明言。嗣臣拜署理欽差大臣之命，即將欽奉恩旨，恭錄照會英、佛、米、俄四酋，亦僅接米、俄二酋覆文，而英、佛并不照覆，是其蓄意決裂，已屬无从向商。

今額酋、葛酋到沪，连日察其動靜，惟裝運軍火行李上船，并帶有竹梯約高一丈五六尺，共六百余架，推物竹小車四百五十輛，馬一千余匹，彩画木刻假夷人二百余隻，擬以木人沖頭陣，聞數日內即須北駛。華商楊坊等勸其與臣見面，該酋答以此來只知進京，無煩與外省官員相見。又據黃仲畚稟稱：曾面晤額酋，據云：此來奉國主全權之命，因上年和約未換，須另行籌辦。再三勸導欲其稍緩行程，堅執不肯，勸其見臣一面亦不應允。黃仲畚以該夷躁悍性成，似非空言所能劝阻。并探聞該酋攜帶成妥馬、〔巴〕夏里，先赴山東，奉天一帶探看，再赴天津用兵等語。而佛酋居心尤為叵測，既欲我贖其兵費，又探其欲援英夷之香港故事，利我土地，且兩酋均注意駐京。

現探得佛兵孟斗班業于五月十五日啟旋赴山東，額爾金亦即日啟旋前往，惟葛羅尚須稍遲數日起程。米酋華若翰、俄酋伊格那業福即易納學，亦附和同去。臣查該夷等串為一氣，未始不欲議和，然似以赴津議和為榮，而以上海會議為辱，虽經臣設法諭導力阻北行，無奈夷性難馴，堅執不允，明系恃其兵力已足，思欲妄肆狂獪，而佛夷欲戰之念，較英夷尤為堅決。當此南方既遭蹂躪，北省万不可再生事端，惟有仰懇天恩變通辦理，遣派大員妥為安撫，以期維持大局。

所有額酋、葛酋到沪，即日北駛，非情理所能感動，事勢危迫緣由，理合由六百里加緊密奏，伏乞皇



上圣鉴训示。谨奏。

## 六七、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变通和局以期抚议有成请派大臣

与英使等在津会商片 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 军录

再，驭夷之法，全在顺其性而驯之。现在该英、佛二夷两国合谋，带领多兵盛气而来，其办法只有两端：一则激励将士痛加攻剿，使彼慑我军威，一则按兵不动，派员会议，使彼不能窥我虚实，皆为胜算。然用兵须操必胜之权，否则不堪设想。议和仍当借兵威之力，否则无所凭依。

兹值我国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为贵，而和若稍不审慎，则后患无穷。惟欲尽如我愿，审时度势，亦有力不能到者。臣连日与吴煦、蓝蔚雯并华商盐运使銜、候选道杨坊等密商，以该酋等既不愿与外省督抚商办，和局若不量为变通，恐益滋决裂。惟有姑顺其性，以期抚议有成。应请皇上迅派大学士、尚书二员，畀以虚衔重权，作为钦差大臣，一办英国和议，一办佛国和议。如派大学士，则两国皆派大学士，如派尚书，则两国皆派尚书，以免该酋等借口，仍可暗地互为商办相参。才识尤须胆壮气盛，令彼一见，先行心折，自易使之就范。一俟额、葛二酋到津沽，先由直隶督臣给该二酋照会各一件，声明大皇帝已简派某人为大臣，与英酋议事，某员与佛酋议事，并为接待，不日即可出京，尔等稍待数日，当来此相见，晤商一切，所有该国带来兵船应停泊拦江沙外，如议论不协，再行接仗可也。似此声叙，既不损我国体，亦可使彼折服。

然与该夷议事之时，必须有熟悉该夷性情者，周旋其间，以期事事得当。即公文字句，该夷每多无谓之忌讳，往往因此小事遵开大衅，亦当细心斟酌。臣现已选派道员用候选知府蓝蔚雯，带同候选知县黄仲畲及华离一二人，驾坐上海捕盗局火轮船来津，由北塘口上岸，听候直隶督臣差遣。应请皇上俯下直隶督臣恒福，如蓝蔚雯等坐捕盗轮船行抵北塘海口，不必惊疑，即令上岸听候差遣。一面由臣备文咨会直隶督臣，交给该员等带投，以昭凭信而免舛误。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密奏，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 六八、盛京将军玉明奏金州续报英军登陆占据民房并抢食物

现派员开导并密防折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军录

奴才玉明跪奏，为遵旨密咨希拉布拣员设法开导，一面严断接济，仍伏兵密防，并将金州续报夷情，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金州夷船增聚一百二十余只，登岸牧马，恐其深入滋扰，复经催兵飭属严行戒备，于五月十四日由驿奏报在案。十六日记名副都统，协领奇凌阿带兵来防，经奴才面諭前往金州会同该副都统希拉布和衷商榷，将兵暗伏，并将滨海防汛，弁兵军械酌量移缓就急，密为调度，城外深挖战壕，多掘陷坑，以防马队冲突，非夷人大队深入，不得遽行攻剿。仍飭地方官严禁乡民，不准接济饮食，钱货交易，申明大义，激励愚蒙，总须布置精详，静以待动，淳飭奇凌阿遵照，星夜驰往相机妥办去后。

旋准金州副都统并旗民地方官咨报：自五月十一日以后，青泥洼等处续到火轮夷船七只，将前劫商船二十只全行砍去船桅改涂白色，仅留一只尚未改造。前在各海湾停泊之夷轮船只，连日分驶各口，出入无定。又在青泥洼海岸占踞民房十余处，并于王家屯、白石洞、东寺儿沟等处，添搭帐房共三百余架，夷人登岸者约三千余名。岸上续行卸马，连前约六百余匹。树立大白旗一杆，粘贴伪示一张。复于青泥洼海岸空演阵式，白石洞山前演习马队等情驰报前来。

又据差弁侦探该夷火轮船驶入旋顺口一只，羊头洼四只，登岸抢掠食物，该二处乡民聚集二三千人持械喊逐，该夷惊窜回船，即刻驶出口外，不敢登岸等语。

正在飞飭金州严加防范，适奉五月十一日咨谕：玉明奏，夷船陆续驶至大孤山登岸等语等因。钦此。奴才遵即密咨希拉布，并派员驰赴金州，谆囑速派明干妥实员弁前往询问，总以金州并非通商换约之处，婉言劝谕，善为开导，令其回船迅速驶去。至滨海铺商附近居民，尤宜剴切晓谕，断不准与彼钱货互换，接济食物，设有牟利奸民暗与交接，立即严拿重惩。总在认真遵办，不得稍涉疏虞。当经委员恭资谕旨星驰前往。复于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五月十三日奉上谕：玉明奏，金州续到夷船多只，调兵往剿等因。钦此。仰见圣明洞察，指示周详，奴才跪读之下，实深钦佩。当即飞咨希拉布妥速遵办。

又准该副都统并旗民地方官咨报：青泥洼于十五日有轮船一只出东口驶去，又到夷船二只驶入停泊，羊头洼原泊夷船四只，于十四日向东南洋驶去一只，又向西北洋驶去二只。现在分泊各口之火轮夷船：计骆马山一只，红土崖十一只，大孤山二十六只，小孤山十四只，大鱼沟三十二只，青泥洼四

十二只，羊头洼一只。以上七处共分泊轮夷船一百二十七只，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只，均在黑嘴子湾内停泊。又揭该夷伪示一张等情驰报前来。

奴才查金州夷船屯聚一百二十余只，现复分泊各口，自骆驼山起由东而南曲折环绕至西南羊头洼止，约计水陆迤邐三百余里。以上各海口，处处俱可登岸。今岸上已有夷人三千余名，马六百余匹，占据民房十余处，添搭帐房三百余架，且令夷兵演阵并演马队，其心实属叵测。近因滨海居民或畏扰迁移，或聚众抵御，牲畜食物渐难抢掠，该夷首辄出伪示二张，一系安慰乡民收买食物，一系招致被劫船户领取价值。其为骗诱乡愚，探我虚实，借资导引，已可概见。该夷狡诈异常，渐肆猖獗，尤应倍加严防。金州地方偏僻，滨海居民类皆穷苦，所养牲畜本属无多，既经迁避，骡马岂肯抛遗，其抢掳购买马匹尚易防范，第恐奸民唯利是图，偷将牲畜食物暗为接济，惟在地方官密禁严拿，惩一警百。叠经奴才严飭实力稽查，并通飭沿海各城盘拿奸细，兹复知照副都统希拉布务须遵照飭属认真妥办，勿稍贻误。计期奇凌阿所带官兵亦可齐抵金城，现经密飭会同希拉布及旗民地方官悉心筹商，将海岸防兵军械酌量缓急择要布置，并遵旨密将官兵办(扮)作乡团于城之内外，暗中设伏，不露形迹，俾该夷知有伏兵，不敢冒险深入。一面拣派能言干练之员询其来意，并告以金州既非通商口岸，又非换约处所，且地瘠民贫，人情刁悍，若在此处久留，乡民不能安业各顾身家，难免情急聚众滋闹，官长不能箝制，转致有伤好和。务须设法善为开导，察其动静，豫作准备。仍遍谕乡民万毋与之交接，防其诓掳人口肆行荼毒。当此夷情吃紧，奴才所不敢因其尚无别项滋扰，稍涉玩忽，贻误事机。惟有恪遵谕旨，密咨严防，实力奉行，认真办理。总在激励士气，固结人心，务使兵民联为一体，众志成城，俾令该夷无所希冀，无隙可乘，以

冀仰副圣主训诫淳淳之至意。

除将该夷酋伪示二纸封送军机处备查，并由驿飞咨天津钦差大营并邻省滨海督抚知照外，所有金州续报夷情，奴才遵旨严密布置缘由，理合恭折由驿覆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奏已悉。钦此。

附件一：英军入侵金州沿岸后的告示（封送军机处之原件）

大英钦命总理军务二等水师提督军门合，二等陆路提督军门克，为会衔出示晓谕安民事。

现在本国兵丁暂驻于此，并无害民之意，营例严禁兵丁不准扰乱百姓，如有此等不法情弊，许该乡民即赴各营总兵官处禀明，定必从严惩办。今特派粮官在各营设立局所，乡民若有牛、羊、鸡、鸭、猪、鱼、果、菜、稻草各等伙食及牲口草料，随时带到粮官局所售卖，均按时价付给，断无强夺之理，并令伊等来往平安。为此示谕该地方乡民知悉，各宜放心照常生理，守业安居，毋庸惊惧搬迁远避，幸无自生疑虑。剴切特示。

五月十二日。

附件二：英军妄拟诱骗被劫船户货客前去领取货价的告示（封送军机处之原件）

大英水师提督军门合，为招集各船户货客给领船价货本事。

案查四月初旬，本国师船在庙头洋面公封商船二十余只，当时曾示明该船户货客勿庸恐惧，定必

将船只货物价值全行给还，并无使其赔累，岂料伊心怀疑惑，潜行逃散，无处寻访，为此示仰各船户货客人等知悉，尔等实系本船船户货客，须速将船牌货单舱口簿及各项凭据，或来本提督船上呈阅，或赴上海、宁波英国领事官署呈递，以便查验，嗣查明确实情形，即议估公价照数给领。尔等迅速前来，休存疑惧，以致耽延后悔无及。特示。

庚申年五月十四日示。

## 六九、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法国意在寻衅宜暗中妥速布

置并离间其与英国的关系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山东巡抚文。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文煜奏，委员接见夷酋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此次署青州府知府董步云等，接见夷酋，措词尚为得体。惟令其速回上海，议定条约，该酋辄称和约之事，早经决裂，其意在寻衅，已可概见。昨谕文煜即日由省，前赴登、莱、青一带，择要驻扎，筹办防堵，所有青州马队官兵，及续拨之官兵，著即分布要隘，严密设防，毋令该夷闻见，致启衅端。

至烟台附近居民，亦当赶紧办理团练自卫，若能齐心守御，声势相联，该夷闻之，必不敢肆无忌惮。倘该夷图攻城池，或图扰天津，或径欲赴京，务即将一带要路，设法堵剿，毋任猖獗。一面密谕商民，不与交易，并严防裹胁，断其接济，该夷虽白谓兵多粮足，亦难日久相持。该抚务须不动声色，妥速布置，

不可稍涉大意。

该夷既肯与董步云等接见，仍应飭令该员等，作为己意，告以大皇帝抚取各国，深仁厚泽，上年佛国并未助英国打仗，虽未换约，和好自在，现在大沽防守严密，英国若去，必然吃亏，尔国何必前往。山东地方，虽无办理通商大臣，然尔国如有可以商办之事，本省巡抚，亦可代为转奏，使汝等下情可以上达，大皇帝宽大为怀，亦必有加恩之处，若随同英国与中国用兵，恐徒伤和好。如此晓谕，无论该夷听从与否，此意不妨令董步云等向其开导，兼可探听该夷动静，豫为准备。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〇、军机大臣寄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可密谕华商向洋商开导

劝阻英使侵华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署理钦差大臣、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薛焕奏，探闻夷船北驶，及额尔金已抵吴淞口，并克复嘉定等城各折片，览奏均悉。夷人在奉天、山东洋面掠船，叠据玉明、文煜奏报。本日复据文煜奏，佛夷由烟台驶入刘公岛，将口内商船，全行拉去，并在平畅河口一带外洋，拉去船只，桀骜情形，实堪痛恨。

英首额尔金，已抵吴淞口，佛首葛罗，当亦随后可到。此时不便官为晓谕，可密谕华商向夷商开导，告以夷人在山东等处，强拉海船，抛弃货物，从此海道不通，不独中国商船受害，即夷商亦无可贸易。况

英、佛与中国构兵，汝等须出兵费，若不竭力阻止，彼此均无裨益。该夷商皆为利而来，自必向额酋等劝阻，如此办理，方为釜底抽薪之计。如可挽回，仍在上海定议，换给和约，方为正办。该署大臣谅能竭力妥办，不至意存推诿也。

此次克复嘉定、太仓，内有吕宋夷人一百名助剿，虽非英、佛一类，究不必借资夷人之力。著薛焕即将此项夷勇裁撤，给予募费，作为商雇，并非官雇，以免将来有所借口。其大西洋夷酋，并著设法羁馭，毋令附和英、佛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调拨官兵防守津沽并俄船到北

塘派员往晤情形折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遵旨调拨直隶官兵，并北塘口外停泊俄夷船只，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五月十九日奉上谕：有人奏，夷船泊福山海口，有马队三千，上骑中空木人等因。钦此。又五月二十日奉上谕：朕思该夷声东击西是其惯技，若由陆路内犯从山东入直故作欲向东之势等因。钦此。并抄录文煜奏折一件，奴才等均已敬谨聆悉。奴才恒福当即札飭直隶、山东交界一带，及通京城大路文武地方官，实力稽察，严加防范。奴才僧



格林沁亦分飭各营侦探官兵，留心探访，认真巡查，倘有前项可疑之人，即可会同地方文武合力兜拿，若人数较众，一面跟踪一面飞报就近军营，立即派拨马步官兵迎头会捕。

至直隶各调官兵四千名，奴才恒福原拟提标天津镇标，宣化镇标各挑兵一千名，正定、遵永两镇各挑兵五百名，分别咨照听候调遣。嗣因大沽北岸之唐儿沽地方紧要，须兵防守，已将宣化镇官兵一千名奏调来防，驻扎唐儿沽。又因天津环濠炮台工竣，必须派兵防守，已将天津镇兵一千名飭交盐运使崇厚统带，以资守卫。其正定镇兵五百名，现值南省逆匪鸱张，黄河迤北均应严防，该镇官兵乃大名后路，未便拨调。又遵、永所辖营汛均系切近海隅，防守正在吃紧，亦未便遽行征调，是前项各调官兵四千名，仅臆提标兵一千名堪以调遣。奴才等再四熟商，惟恐兵力较单不足截剿，现拟再由提标各路抽调兵一千名，连前共计二千名，即飭来防，听候调遣。至已革协领色尔固善等八十八员名，奴才等查德楞额驻扎山东峰县所统兵数无多，现亦防剿吃紧，拟将此项官兵拨给马匹器械，飭令驰赴山东峰县，交副都统德楞额军营差委。

本月二十一日辰刻，在大沽炮台上遥望海面有三桅夷船一只，向北行驶至北塘口外停泊不动，当即派弁前往查探。二十二日据署守备任连升等禀报：是日辰刻有舢板一只，上坐水手十一名，夷官二名，驶进河口登岸，通事名巴图，称系俄罗斯船只，持有通事明常名片，声言二十三日已刻明常进口欲与德委员有紧急话说。任连升答以德委员不知有无差使，未必明日即能到此，言毕旋即回船出口。奴才等于二十三日即派员外郎德祥、天津县知县姚煦同往北塘与该夷晤面。是日德祥、姚煦回营禀报：据通事明常声言，伊等系由上海欲往日本国有事，路过此处，现有信函二件，一系伊国公使，一系米酋华

若翰，欲寄京内投礼部转致军机处等语。奴才等窃思前因薛焕原奏，俄酋到沪极力怂恿英、佛打仗，并在京日久，谈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啻啻等语。以致英、佛报复之念益坚，桀骜之形愈甚。是俄夷心存叵测甚于英、佛，今若再任其来往寄信，更恐与事无益。奴才等查该夷四月十五日由北塘开行，原说赴日本国有事，由日本回国，乃该夷不久折回，诚恐替英、佛两国要求。当于德祥等前往北塘时，奴才等即经飭嘱德祥、姚煦，倘该夷有要寄京信函不可接收，若提英、佛两国之事，亦不必与其谈论，并令将前次明常所留之信，仍交伊带回，是以德祥等按照奴才等所嘱未收其信。明常因不收伊所带之信甚为著急，至于问其所寄何事，伊回答语甚支离，德祥等由北塘回营时，明常仍在彼处并未回船，现经飭令该地方文武一体妥为照料。

所有遵调防兵，并俄夷船只驶至北塘各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请令山东巡抚文煜派员办理俄美

投函事并探英法消息片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军录

再，奴才恒福昨接署两江督臣薛焕来函，据云：此次英、佛夷船北驶，米夷亦有船来等语。现在俄夷船到北塘投递信函，并有米夷华若翰致军机处之信，奴才等以大沽海口防范宜严，而俄夷心存叵测，托寄信函未便轻易接收致启窥伺。因思烟台既有佛夷船只，米夷想必在内，山东抚臣文煜上年在津照

料，曾与米酋华若翰见面，此时夷船既到东境，该抚即可选派明练委员，告以米酋现有信交俄夷转致京中大学士，欲由北塘转寄，因大学士向不办理外国事宜，是以未经接收转递，即俄夷信函亦并未收。现在署两江总督薛焕奉命署理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务，如有应议之件，自可前赴上海面为商办，倘华若翰与薛焕向不熟识，亦可由山东派员同往。并先令委员向米酋告知，如英、佛意在用兵，自应前赴大沽，如欲议和即宜仍赴上海，惟断不可轻听俄夷之言，堕其诡计。即或米酋未来，亦可令该委员向佛酋迎机开导，并由文煜与米酋照会，言佛国向与中国并无嫌隙，此信即托其转寄米酋华若翰接收，如此设法离间，似可破俄夷之奸谋，并可探英、佛之消息。如蒙俞允，仰祈飭下山东抚臣文煜妥速遵办。奴才等因米酋既有寄京之信，兹令山东抚臣寄信米酋，事出有因，借此以为转圜之计。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谨奏。

### 七三、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选熟悉洋务委员乘船赴津听候遣

用因英使梗阻改行陆路折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军录

薛焕跪奏，为赴津委员改道由陆路行走，并陈夷酋梗阻情形，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十七日将英酋额尔金、佛酋葛罗不允在沪议事，决意北驶，并拟委员赴津听候直隶督臣差遣各缘由，恭缮折片驰奏在案。臣一面拜折，一面仍遣人设法诱导，希冀挽回于末路。奈该酋等始终固执，竟于十七、十九等日先后扬帆出口，臣即传候补知府蓝蔚雯等，谕令乘坐捕盗轮船赶速赴

津，订于二十二日启程，业于二十一日附片奏明。不料二十一日午后，据捕盗局委员俞斌稟称：该局轮船水手向系雇用外国夷人，今该水手等全数被英酋卜鲁斯唤去，不能行驶等情。

查捕盗局轮船原系上海船商集资置买，以为捕盗护漕之用。其行驶之法，因中国人不谙其中机巧，故仍雇用外国水手驾驶以资利便。历年以来于缉捕护运颇为得力，是以此次委员赴津拟乘坐该船前来，以期迅速而免阻滞。今卜酋忽将水手唤去，使我船不得行动，究竟是何居心？臣当即遣人探询，知上年天津开仗，原系该酋与佛酋布尔布隆好大喜功擅自主战，并非出自该国主本意。殆（迨）一经受创，该国主深咎该酋办理不善，欲加以罪，是以本年另派额尔金、葛罗前来办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战，而卜酋深惧获罪，惟恐一经议和则益重其上年擅战之失，无可逃罪。是以额、葛两酋未至以前，则坚称国主主战，预为布置，战船战具先为出口。额、葛两酋既至以后，则阻使不令见臣一面，促之北行，使臣等无从说合。推原其意，无非欲额、葛等赴津开仗，不论胜负均可挽其上年开仗之失，此皆该酋一片私心，无非为已卸咎地步。今闻蓝蔚雯等乘坐轮船赴津，该酋素知蓝蔚雯等熟悉夷情，明知此行为议和之意，恐抵津后调停关说，竟成和议，则该酋计败无成，而又无可阻止，故特将轮船水手唤去，使蓝蔚雯等不得成行，俾可遂其诡计，居心殊不可问。惟轮船既被阻止，而别项船只又以北洋夷船甚多，恐被掳截，现已飭令蓝蔚雯等改由陆路行走，星夜趲程北上，据报于二十六日启程。第陆行迟缓，终不如海道之迅速，恐蓝蔚雯等未到，而额酋等先已抵津，则关说无人，彼此传言或致意见相左，遽然决裂，尤不可不虑。

臣伏思佛、英两夷向系卜鲁斯、布尔布隆两酋主事，今因上年天津之败，该国主不但另换使臣，并

不令该二酋赴津办事，可见该国主意在和而不在战。而额酋等不能不带兵前来者，一则以兵胁和，一则以兵自卫，如和议有成则兵端自可消释，非谓一有兵船，遂谓一意主战无可挽回也。此时额酋等倘已到津，伏乞皇上俯照臣前折所奏各层，敕下廷臣暨直隶督臣审酌办理。一面告以上海有委员蓝蔚雯等前来会商妥办，指日可到，借以缓其迫切，以期消患于未形。

至米酋华若翰，臣亦仿华商屡次谕以切不可北行，该酋答以彼为和好而去，并无他意，亦不听众阻。其俄酋伊格那替业幅，因华商中无与识认者，无从向其阻止，探得该二酋亦于二十日起旋北驶，合并附陈。

所有赴津委员改由陆路行走，并夷酋梗阻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七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亟派重兵驻扎青县及

派员接转俄使信函并拒绝美使在天津递转信函上谕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僧格林沁、恒福奏，遵调官兵到防，并俄夷船只停泊北塘，投递米夷信函各等语。直隶备调官兵四千名，除分拨唐儿沽及环濠炮台等处防守外，所余及新调之兵，共只有二千名，为数较单。青县一带，为山东等省入京要道，亟宜驻扎重兵，以防奸宄混迹。所有前项备调官兵二千名，著僧格林沁等，遵照前

旨，拣派得力大员，迅飭前往该县驻扎。当由京营另调兵二千名，派克兴阿管带前往，一并驻扎青县，与直隶官兵分作两营，以厚兵力，而资捍御。

俄夷寄京信函，著恒福派员接收，转送京师。至米夷转递信函，和约内并未载有米国由天津海口呈递之条，是以碍难接收。如米国钦差船只到来，可告以尔国既已换约，自应按照条约办理，别无再议。如欲给英、佛两国从中调处，亦须由上海办理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处商议，方为信守和约之道。

再，本日文煜奏，海滨续到夷船，先后共有夷兵万名之多，并有炮车百数十辆，情形甚为猖獗，著僧格林沁等预筹防范。将此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七五、军机大臣等为美托俄投文事请旨奏片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

日 上谕档

本日恒福片内，米夷转托俄夷递信，请飭下文煜办理一节。臣等与载垣、端华商酌，俄国续定和约内，原有准在北塘递信之条，米夷虽无在天津投信之条，然此信系俄夷代递，此时若竟行拒绝，转令有所借口。拟于本日寄信谕旨内，令恒福接收具奏，看其信内如何措词，借可得其虚实，或有转圜之机。是否有当，伏候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俄夷寄京信函，著恒福派员接收，转送京师。至米夷信函，碍难

接收。可告以俄国现有驻京学生，尚可递送，若事涉通商，总在五口钦差方能办理。米国于去岁已换和约，无可再议，实不能代为递送。即使米国钦差到此递有信函，亦必咨照上海钦差办理。钦此。

七六、怡王载垣等为俄代美投文事请旨折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谕档

臣载垣、端华、彭蕴章、穆荫、匡源、杜翰、文祥跪奏，为请旨事。窃臣等以俄夷代递米夷信函，可否接收，奏请训示。钦奉朱批：俄夷寄京信函，著恒福派员接收，转送京师。至米夷信函，碍难接收。可告以俄国现有驻京学生，尚可递送等因。钦此。伏查米夷信函，本无由天津海口投递明文，自难接收。惟告以俄国系有驻京学生，故可递送，恐该夷等恳请驻京之念益坚。臣等公同商酌，拟于寄信僧格林沁等谕旨内，以俄夷寄京信函，著恒福派员接收，转送京师。至米夷转递信函，和约内并未载有米国由天津海口呈递之条，是以碍难接收。如米国钦差船只到来，可告以尔国既已换约，自应按照条约办理，别无再议。如欲给英、佛两国从中调处，亦须由上海办理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处商议，方为信守和约之道等语，缮写寄谕僧格林沁等遵办，抑或仍遵原奉朱批缮写之处，伏候训示，臣等再行恭缮进呈。谨奏。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所拟甚妥，著即照此改缮。钦此。

七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祁口续到英法等船已飭官

兵严防并派员接收俄人信函折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北塘祁口续到夷船五只，并遵旨接收俄夷信函，恭折奏祈圣鉴事。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著僧格林沁等豫为布置，严密防备，毋使该夷得行其诡计等因。钦此。又于五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直隶备调官兵四千名，除分拨唐儿沽及环濠炮台等处防守外，所余及新调之兵，等因。钦此。奴才等跪读之下，仰荷圣明垂训周详。

奴才等当即派委员外郎德祥、都司邓启元前往北塘接收俄夷信函，并晓諭明常不收米夷信函原委。旋据德祥等回营禀称：俄夷通事明常因闻仅收俄国信函，甚为急躁，声言米酋托为代呈，今不接收，回船何颜以对米酋。经德祥等反覆理论，明常始将米夷信函撤回。德祥等将俄夷信函一件持回，明常仍在北塘未曾返棹，并称俟长潮时即行出口。前于二十六日午刻，在大沽瞭见海而又有夷船一只驶往北塘与俄夷船只一处停泊，明常亦于是日收拾行装，率同原来夷人乘坐舢板出口向该国大船驶去。二十七日卯刻，遥望海而又有火轮船二只向祁口驶去，是日又见火轮船二只先后自正东驶来，径往北塘而去，其船距俄夷船只相近，彼此放炮迎接。



又据北塘官弁报称：是日午刻明常等乘坐舢板一只复行进口，未刻，又有俄夷舢板一只尾随前来，亦登岸入庙与明常見面，经该地方文武查海，据明常声称：此系给明常送信，随后尚有大船二只来此。复经委员等向明常查询，今日所到火轮船二只系何国之船，据称系米利坚之船各等语。

奴才等窃查现在北塘停泊夷船称系俄、米之船，祁口游奕之船自必英、佛无疑，是该四国夷酋先后踵至，其呼吸相通，为鬼为蜮已可概见。且英、佛夷船在祁口一带，忽进忽退，往来游奕，意在窥我虚实，并在高沙岭、驴驹河等处，丈量水势，又有形似粤人，登岸询问赴津路径，该夷情形实属叵测，自应严密防范。奴才等飭令南岸马队官兵，轮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以杜夷人登岸，并飭大沽各营暨北塘侦探官兵时刻严防。

至直隶提标官兵二千名，前赴青县一带驻扎，现已由奴才恒福遵即飭调，所有遵旨拟派统带之处，现在大沽海口军营带兵各大员，均皆扼要驻守，实无可拨之员。奴才等与提督乐善再四熟商，查有直隶河屯协副将牛浩然，曾经出师，素称勇敢，即令该员管带以资得力。俟此项官兵到防后，应归护军统领阿克兴阿统带，庶于事权归一，防剿可期无误。是否有当，伏候训示遵行。

除俄夷信函一件，由奴才恒福备文咨送礼部转送军机处外，所有续到夷船，并派员接收信函，暨飭调直隶提标官兵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七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议和应在上海如来津请以八年

初议之谭廷襄等办理片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录

再，奴才等前奉谕旨：该夷于拦江沙外，固不可先行议抚，如有可乘之机，亦不可因我有备，致失议和机会等因。钦此。仰见宸谟广运，圣训周详，跪诵之余，莫名钦佩。该夷船只到来，如果情词恭顺，海罪输诚，奴才等自当斟酌妥筹，请旨遵办。惟是津防严密而该夷仍敢北来，其桀骜肇衅之端，未必遽甘帖伏。若稍为拒绝则兵端立起，衅自我开，若概自听从而黷请妄求，贪得无厌，且在沪上气势宽而尚易调停，和在大沽事机迫而更难驾驭。若在上年议和于既战之后，偃以威而机有可乘，今则议和于未战之先，示以恩而事宜预定。

奴才等熟计通筹，该夷如果意在求和，自以仍在上海方为正办。此时英酋额尔金、佛酋葛罗，已据署两江督臣薛焕奏报，额酋已抵吴淞口，葛酋计可先后抵沪。该二酋为原定和约之人，此番前来必为重申前议，诚能趁该酋等甫经抵沪设法羁縻，晓以上年大沽海口接仗，实由卜鲁斯自开衅端，并非中国轻于用武，竭力转圜，未始非目前机会。倘该酋等坚欲北驶，其势万难搁阻，一经驶抵大沽后，则为战为和决于俄顷，非得初次在海口接见之人预为筹画，恐于操纵之方，临时未能确有把握。奴才等公同商议，八年三月间该夷等初到大沽海口之时，经前任直隶总督谭廷襄、前任仓场侍郎崇纶等奉命会同办理。该夷等投递照会，求为定议均不过数条，其间应准应驳经谭廷襄等具奏请旨遵办，原未一概允

从。彼时该夷亦尚为驯顺，惟用诡计，外以和好为词，而内怀叵测，以致击毁炮台。迨闯入津郡内河以后，以兵挟和，肆无忌惮，彼时不得不曲为迁就，暂解目前之急，议定和约增至数十条之多，已非谭廷襄、崇纶经手办理。

此次该夷到后，即使议抚，亦应于和约内改议酌定，能减一条可省一条之事。而欲有词可措，不使该夷有所借口，则非有八年在海口初议之员与之质证辩诘，不足折服其心。奴才等愚见以为谭廷襄、崇纶从前与该酋接见所议，皆不过数条，此次若仍令该二员与之反覆开导，以在天津所定和约数十条，皆系该夷犯顺以后妄肆要求，原不足概为凭准，且上年五月间，如果为遵换和约而来，何必多带兵船，坚欲闯近大沽，不肯由北塘行走，甚至先行开炮，犯我防具，种种狂悖，是该夷明知和约一事项理屈情输，先逞其凶悍之情，阴济其狡贪之志，得步进步，以致有此决裂。如得初议之人坚持前说不为动摇，则在彼为无词，在我为有据，使之无可置喙或当渐就范围，再行查照初在海口原请之数条，或准或驳，请旨祇遵办理，似于控制权宜较为切实可恃。

查现在北塘口外先经驶有俄夷船只，昨又据报米夷亦有船只到来，凉英、佛二夷之船亦随后踵至。看此情形，俄、米则阳奉阴违，英、佛则同谋济恶，情事显然，恐又与八年春间相仿。奴才僧格林沁督兵守御，惟有严密筹防。奴才恒福责任地方，何敢稍存推诿，惟上年抵任后随同奴才僧格林沁办理防务，为该夷所深知，若和议出自奴才恒福一人经理，该夷必为示之怯弱得启骄心，且于上年办理米夷换约一事情形迥不相同。如果英、佛二夷船只驶到，彼以无前次初见之人与之质论，必以改议条款为中国背约，借口晓晓，难以理论，转于和议有所妨碍。奴才等再四思维，可否于谭廷襄、崇纶二员内，敕令一

员来津，将该夷之事会同奴才恒福熟筹妥办，于抚夷全局似有裨益。

奴才等为夷情日警，预筹议抚起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 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 僧格林沁素顾大局，深得兵心，于决战之时面无罅隙之漏，而于抚局亦必能代为擘画。 至恒福以封疆大吏兼理防务，于议战议抚胥关天下苍生，岂可稍存成见。 若必欲仍复旧观，必以丁岁冬粤城未失以前论，试问能乎否乎。 欽此。

### 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等已决意北驶著

相机妥办仍以和议为主上諭 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

本日据薛焕奏，额尔金、葛罗已到上海，即日北驶，并派员来津听候差遣等语。薛焕署理钦差大臣后，即照会英、佛、米、俄四酋，英、佛并不照覆。额尔金、葛罗到沪，惟装运军火行李上船，并带有竹梯车马，木刻假夷人等，数日内即行北驶。经华商杨坊等，劝其与薛焕见面，该酋答以只知进京，不与外省官员相见。额酋即日起旋，葛罗尚须稍迟数日，米、俄两酋亦附和同行，该夷等联为一气，决意北驶，薛焕已无从劝阻。

大沽设防严密，该夷谅不敢轻入，设或来至拦江沙外游驶，或径抵北塘，即著恒福，拣派善于问令

之人，询其来意。如该夷称欲进京换约，不肯遽言用兵，或投递文书，该督亦不必拒绝，可作为己意，告以上年米夷由北塘进京，互换和约，汝等此来，如愿照米夷办理，不带兵船，少带从人，照会前来，亦可代为转奏。大皇帝抚御各国，一视同仁，允汝等进京，亦未可定。如该夷即言用武，该督一面迅速具奏，一面派委委员，仍作为己意，详细开导。总以岁英国先行起衅，佛国并未帮助，大皇帝仍格外施恩，尚准其减输船钞，足见中国不为不宽大，今汝等必欲用武，不但与两国兵民有损，且与通商贸易之处，更属无益。以此为词，或可稍有转机，如此晓谕，看其如何回覆，奏明请旨。固不可露先往说和之意，亦应因势利导，不可失此机会。薛焕现派候补知府蓝蔚雯，带同候选知县黄仲畲，及华商一二人，坐捕盗轮船，前来北塘，听候差委，到时不必惊疑，即令上岸，交恒福差遣。

至夷性诡谲，或借换约为名，窥探虚实，或俄、米两国先来，当中说和，故作缓兵之计，令我猝不及防，遽肆猖獗，亦不可不严为防范。仍著倍格林沁等，倍加慎重，不可堕其奸计。虽僧格林沁责在防剿，然抚局亦当暗为帮同恒福妥为办理，是为至要。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〇、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晓谕美使迅速下船

出口严防祁口一路并须战抚兼筹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初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初二日奉上

諭：

僧格林沁、恒福奏，北塘、祁口续到夷船，接收俄夷信函，并请派谭廷襄等米津筹办各折片，览奏均悉。僧格林沁等，派员接收俄夷信函，业将米夷信件，令其撤回。惟明常既经出口，因又有米船驶至北塘，复行进口，情殊叵测。夷人在海口一带庙内住宿，和约内并未载有此条，著僧格林沁等，派员晓諭该酋，令其迅速下船出口，不可任其久踞，致堕术中。祁口往来之船，在高沙岭、驴驹河等处，丈量水势，又有粤人登岸，询问赴津路径，其为英、佛无疑。该大臣等尤当督飭南岸马队官兵，轮流至祁口一路巡防，如该夷有欲扎营情事，亦须派人向其开导，断不可如烟台、金州等处，任其登岸占踞，致令得步进步。总须以理相拒，不可衅自我开，是为至要。并晓諭居民，不得与之接济，以杜该夷窺伺。至驻扎青县官兵，即照所请，派副将牛浩然管带，俟此项官兵到防，归克兴阿统带。

此次夷船北驶，关系大局，必须战抚兼筹，方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于决战虽有把握，然亦必须暗中筹划抚局。恒福身任地方，此时战抚之机，间不容发。防剿事宜，僧格林沁业经办理周妥，惟抚局屢降諭旨，令恒福专办，责无旁贷，岂可稍存成见，有意推诿。著仍遵前旨，遇有夷船前来，即拣派妥员，询问来意，相机妥办。所请派谭廷襄等来津之处，著毋庸议，奏片内已详细批示，谅该大臣等必能领会也。俄夷信件，尚未据礼部送到，俟送到时，再行相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密諭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一、军机处为向英法说合事复俄使照会 咸丰十年六月初四日发交直

隶总督恒福转发 上谕档

为照覆事。

本日由札部递到贵使臣照会内称：前换和约未经抄发通商各海口，请飭查办；信札一封，求为转递；并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各等语。查中国与贵国前换和约，因通商各海口，他国尚未换约，未能一律办理，前次业经言明，是以未经行知各口。贵使臣寄大喇嘛信札，现即转交。至英国既经议有和约，上年忽复带兵轮来津，并未言换约之事，遽令撤防，毁我防具，是该国先行背约，并非衅由我启。佛国去年在津并未随同接仗，曾经直隶总督派员至北塘守候，因该国船只先已南返，无从寻觅，并经钦差大臣行文询问，亦未见覆。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且大皇帝宽待各国，一视同仁，未尝因偶有触犯，稍存嫌隙之见。今英、佛二国如愿诚心和好，若遵照米国之例，前来换约，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办理，断不肯即行拒绝也。须至照覆者。

八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英法船只到津不可任

其登岸盘踞既不能稍涉大意亦不得先启衅端上諭 咸丰

十年六月初五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劳崇光奏，探闻英酋额尔金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并购得新闻纸，知英吉利国王之意主和，惟适值江苏军务决裂，难保该酋不故作刁难等语。夷人于山东、奉天等海口，业已肆行占踞，近复有人船陆续驶至北塘海口，若听其任意登岸，则麇聚既众，必至滋蔓难图，不可收拾。惟昨因俄酋来文，内有愿为英、佛说合之语，业将原文抄给僧格林沁等阅看，并谕令乘机妥办。

本日据劳崇文奏报各情，亦与昨日薛焕所称该夷欲于到大沽后，察看中国举动，再决战和之语暗合，是该夷等志在求和之说，尚非无因。著僧格林沁、恒福，酌量情形，如夷人日内续有船只到津，姿意上岸，图占民房，或支搭帐房居住，必须派人先行前往，善为开导，此处断难任所欲为，致将来追悔无及，不可令其踵山东故智。若英、佛两夷到后，或遣员进口投递文书，则是意图求抚，自可借弭兵端，即著恒福遵照前旨，设法办理，不可坐失机宜。惟夷情叵测，亦恐借议和为名，乘我不防，暗施诡计，僧格林沁仍当整饬防务，不可稍涉大意。即或该夷船只进口虽多，如不开炮，及不毁我防具，亦须看其动静，断不可衅自我开。其回操纵，务当悉心策画，不得以夷情愿抚，懈我士气，亦不得先启衅端，致该夷



有所借口。劳崇光原奏，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俟英法新使到津先行

照会迎机善导以弭兵衅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谕：

前据薛焕奏，额尔金、葛罗即日北驶，并派员驾坐捕盗轮船来津，听候差遣，当谕令恒福派善于词令之人，俟该夷酋到时，询其来意，因势利导，并喻僧格林沁，暗带恒福办理抚局。兹据薛焕奏称，捕盗轮船水手等，全被卜鲁斯唤去，现飭蓝蔚雯等，改由陆路行走，星夜北上。并称上年天津开仗，系卜酋与佛酋布尔布隆，擅自主战，并非该国主本意，是以另派额酋、葛酋前来办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战。惟卜酋恐一经议和，则益重其上年擅战之失，是以坚称国主主战，预为布置，额、葛两酋既至以后，阻使不令见薛焕一面，使无从说合，无非一片私心等语。

此次薛焕探询夷情，自系确有所见。英、佛两国，既另换使臣，并不令卜鲁斯等赴津办事，其意不专主用兵，已可概见。其所以带兵前来者，亦处于不得不然之势，此时若不迎机善导，不但激额酋等之怒，且中卜酋奸计，殊非抚驭外夷之法。蓝蔚雯等由陆路北来，一时未能到津，如果英、佛船只前来，著恒福不必俟上海委员，先行照会该二酋，告以汝等系原议和约之人，此次前来换约，自应照米国办理，

如有商办事件，不妨彼此照会，所带兵船，均停泊北塘拦江沙外，并将二十九日谕旨参酌照会该酋，使知上年接仗，全系卜酋之失，并非中国不敦信义。所派之员及照会公文，词句之间，亦要细心斟酌。该夷心多疑忌，不可因小失大。如该夷必欲钦派大员赴津会议，即告以桂良已交卸钦差大臣关防，花沙纳早经身故，只有署钦差大臣薛焕，办理通商事宜，汝等在上海既不肯与之相见，来此更无可议之人，只好我与尔等代奏。但须所议之事，不外情理，大皇帝自必格外施恩，若如卜鲁斯之决意主战，中国亦早经准备，断不畏惧。如此心平气和，推诚开导，则该酋等得有体面，必可稍为转圜，消弭兵衅，全在于此，想僧格林沁与恒福，必能揣测夷情，斟酌妥办也。薛焕折，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北塘及大沽泊有英法轮船多只

并美递照会微露调停之意折 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船先后驶到十余只，现在北塘海口停泊，并询得距大沽海口一百四五十里，现有夷船百余只，恭折奏折圣鉴事。

窃奴才等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恭奉谕旨六道，奴才等敬谨聆悉。至奴才等奏请飭派八年三月办理夷务之员，荷蒙朱谕，训示周详。奴才等惟有仰体圣怀，心领神会，竭力

图维，总期于大局有裨，方为妥善。至办理夷务不外乎战守二端，宋批：其机虽在该夷，先机而导，遇机而发，则仍然以今日时势而论，战和之机，不在

中国，而在该夷。倘该夷处心积虑，决意用兵，或船只直犯海口，或步队登岸抄袭，奴才等自当激励将士

宋批：该夷有心求和，彼必有一番挟制，理势然也。

奋力堵御。设使该夷有心求和，一有可乘之机，奴才恒福惟有遵叠次钦奉谕旨，设法抚绥，迎机善

导，使该夷就我范围。奴才僧格林沁暗为帮同办理，庶和议速成，早纾宸廑。第夷性犬羊，恐不能甘于

白屈，且轻中国已非一时一事，即使有心求和，亦必恃强挟制，所请之条，万难照准，一拂其意，必致决裂，是和议一局终须费手。此时但得英、佛二夷照会，或俄、米两酋代英、佛致意，奴才恒福即照覆该

夷，令其遵照米夷之例，进京换约，并约其即赴北塘，会商一切，无论该夷是否依从，宋批：是。我。先。占。以。礼。相。待。

宋批：甚好，此为议抚之端倪，不可为战后之地步。

地步。查薛焕原奏内称，候补知府蓝蔚雯等已于五月二十六日由陆路起程赴津，约计本月二十日已（以）

后即可到来。如须派员赴夷船传话，及该夷通事人等舢板进北塘河口，即令蓝蔚雯等接待，若待该夷臣欲由北塘登岸会面，奴才恒福即当前往。至英、佛二酋初次会面，言语之间，势必仍肆狂悖，任意要挟，桀骜情形在所不免。奴才恒福惟有平心静气与之理论，总须先行折服其心，使该夷自知理曲，然后和议可成，且能稳固。若仅于姑息了事，仍不免遗患于将来。至该夷果欲进京换约，亦应先在海口将条约议定，以免到京后另有要求。奴才等管见所及，是否之处，伏候圣裁。

奴才等因差弁谢起发回营传述米夷情形，似不知前次并未接收该夷信函，并恐俄夷包藏祸心，有

意挑衅，是以复又派员前往申明原委。前据该弁回营持有米夷照会，奴才恒福公文一件，仅微露欲为调处之意，并无切实字句。该弁等回称，米夷交给照会，并无即候回文之语，惟称有无回文均可。似此情形若即答复，转似中国有意求和，倘英、佛果不欲用兵，随后俄、米二夷必有信息。

北塘口外原停泊夷船五只，初二日开驶一只，初八日已刻驶来七只，均在北塘海口停泊，逐日在大沽一带拦江沙内外来往游移，或用千里镜照看，或用舢板试水，旋即仍回原处停泊。十一日炮台瞭望拦江沙外，隐隐有夷船数十只，或隐或现，远望不甚真切。连日进口商船据称，距海口约在一百四五十里以外东淀洋面，见有夷船百余只在彼停泊等语，是该夷大股兵船业经连樯而至。奴才等惟有严飭各营马步官兵加意严防，不敢稍涉大意。日内如夷船渐渐逼近，则大沽、天津倍形吃重，山东一路似觉较缓，<sup>宋点</sup>届时拟将驻扎青县官兵调来分布防守，以期厚集兵力。除俟续有夷情再行奏报外，谨将米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

所有夷船先后驶至海口十余只，并接收米夷照会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再，前任广东按察使龄椿，已于本月初八日到营，合并附陈。 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米夷既有照会即应照复，以免将来口实。只可告以中国原无必战之心，不可授以仗彼求和之柄。 欽此。

附抄美使为奉命会同俄使从中调处事照会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欽命驻札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华，为照会事。

照得本国大伯理玺天德深愿申美意于贵国大皇帝，暨加厚福于华民，敕命本大臣侯英法两国抵北河洋面之时，一并戾止，以便会同俄罗斯国欽差大臣效劳于贵国。惟此来以不偏倚而无左袒之意为要。兹本大臣按照上命，倘能效劳于中国，自必在北河暂候，但本大臣或能将贵国与英法两国所有不和之处，妥为调处，以成美举，殊深嘉慰。为此照会，顺候辰祺克绥。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部堂恒。

八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为答复美使调处事致军机处王大臣

函 咸丰十年六月（原无日期据前折看当在十三日之后） 原件

敬启者。近日夷情已恭折具奏，并将米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至夷情难测，战和二端，难以预定。惟宜事先筹算，以免临时失措。米夷虽有照会，现拟不答，因该夷已到多日，并未投递照会，足见该夷欲作居间，要我俯就，是以未便答复。若该夷再有照会欲为调处，立候复文，亦不得不即为照复。其答复之意，拟将八年英夷以兵力要挟无理之状，不堪枚举，上年船只驶至，若仍仿照米夷由北塘进京换约，自不失和好。乃照会不接，食物不收，毁我防具，先行开炮，以致受创。既经决裂，所有八年之议，

自应罢论。惟英、佛二国远涉重洋，前赴海口，大皇帝深仁厚泽，必能宽其既往，仍准进京换约，惟须先将条约议定。若照英国向办成章，仍须偿我兵费，大皇帝如天之量，必能格外加恩等语答复。沁所见如此，是否之处，伏候钧裁。如不妥协（洽），即请奏明改正发下，以便有所遵循。

再，米夷华若翰，上年来至北塘与总督恒有一面之识，拟于日内由总督恒，派弁送给该夷食物，不提英、佛之事，看其如何情形。特此奉闻。

王爷

中堂钧安。

大人

僧格林沁顿首。

怡亲王

（按此信封皮原标惠亲王  
郑中堂等衔）

军机大人

八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致军机处王大臣报派员查询美俄情

形函 咸丰十年六月（原无日期） 军录

敬启者：本月初七日接准军机处照复俄夷公文一件，当即加封派营弁谢启发送往，并令该弁就近

查看停泊均系何国船只？如有米夷船只，即向该夷告知：前由俄夷转递京城信函，并未接收者，因上年和约并无由北塘寄京信函之条，且不知米国船只曾否到来。其俄国信函虽已寄京，业经军机处斥驳等语。该夷闻之殊深诧异，并称尚有公文欲行投递。该弁告以并未回明总督，未便接收。该夷复同该弁至俄夷大船查询，俄夷明常则称已将信函代为呈递。似此情形显系俄夷包藏祸心，有意挑衅，俟中国与英、佛等国兵端一开，该夷从中取利，不得不窥破奸计。现拟仍派员前赴米夷大船，向伊告知总督知尔国船只驶到，派员查问来意，寄京信函不准接收，如有总督公文准其接收递送，并再申明，前交俄夷寄京信函，登时发交该夷领回，并未接收代递，看该夷之意若何？除俟该弁回营再行恭折具奏外，特此布达近日夷情，敬祈代为先行奏闻。

现在陆续驶到夷船十余只，大船均在北塘河口拦江沙外停泊，小船时赴各处游移（弋）窥伺。至前由潘志和身上搜获白纸一张，据供系明常给固姓之信，用药酒喷酒，字迹即出等语。不知确否？兹将白纸一张寄呈，即请于俄罗斯满蒙官学生内能翻译俄文者，交其试验，如果有字迹，即可知其是何言语。合肃敬请

王爷

中堂钧安。

大人

僧格林沁顿首。

## 八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派员告知美使其托

俄使转递之信函中国并未接收以破俄使从中挑拨之奸

谋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谕：

本日据军机大臣呈递僧格林沁致惠亲王等信函，内有该大臣派员查看米夷船只，告以该国前托转递信函，所以未经接收之故，该夷深为诧异。及同委员至俄船查询，俄夷明常则称已将信函代为呈递各等语。是明系俄夷从中播弄是非，有意挑衅，希图取利，亟应承势离间，以破奸谋。该大臣等拟仍派员赴米船，告以总督公文可以接收，并申明前信未收之说，所筹其中窾要。

惟与俄夷熟识，如德祥、姚煦等员，不可派往。务须慎选妥员，前赴米船，告以贵国前托俄国转递信函，中国并未接收，现仍在俄国手内，贵国应即向其索取；如俄国称系中国有与之回信，无论何词，断不可信。如中国有与贵国信函，亦必遵照和约，由上海钦差大臣处转送。今俄国既有来往不实之事，恐误各国与中国交好之道，不惟贵国如此，即英、佛二国，恐俄国从中亦有假设之词，使各国不能信服中国信义。倘该二国如不信其播弄，欲照贵国去岁之例，前来换约，大皇帝亦必宽其既往，仍可商酌办理，断无用武之意。恐贵国与英、佛二国，不知俄国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词，致使与中国有伤和好。然此并非中国多疑，实系俄国由此次寄信之事，显露虚假，碍难凭信，是以不得不派人言明，方能于事



有益。如此剴切晓谕，看其如何答复，再行相机酌办。总在使俄、米及英、佛各国，互相疑贰，则俄夷恣愿之计，便无所施，而于英、佛抚局，亦属不无裨益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八八、山东巡抚文煜奏委员董步云等复至烟台设法开导法兵

头不愿相见情形片 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 军录

再，臣前奉谕旨：委员董步云等业已折回烟台，该抚仍当飭令实力向夷人开导，以弭兵端等因。钦此。臣遵即飞飭该委员等用心设法，剴切晓谕，当于前折内声明俟委员开导夷人，该夷如何答复禀到后，即行驰奏在案。

兹据前署青州府候补知府董步云禀称：遵即会同登州中营游击刘奉祥、候补游击定顺驰抵烟台，先遣巡检严国祜往见该夷孟大將軍，说青州府董某等有要言相商，必欲一见。孟酋云：有何相商，无非到此探我军情。严国祜告以实非为此，以前月彼此暗谈，二将军有绝不骚扰百姓一语，迄今一月，果然言而有信，且欲奉劝息兵安民，贵国约虽未换，和好自在。兹因英国声言打仗，天津防范甚严，贵国倘为英国所愚，必然吃亏，致伤和好。此是董某等私意，并非奉委而来，将军如愿商量，不妨向董某告知，嘱其转禀巡抚代奏，我大皇帝圣量涵容，必然破格施恩。孟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总得到天津，只要转过脸来。即刻就要上船，不便请见等语。并据探得该夷所谓三将军者，仍住烟台山上，禀报

前来。

臣思该夷孟酋虽不愿见委员，而严国祜一番对答已将圣意宣传。据该酋云此去不必一定打仗，只要转过脸来。是其慑我兵威之意，业已情见乎词。惟现既装载兵马，分起开船北驶，实属诡诈多端。

除飭在事文武各官率同团练，加意防范外，所有委员董步云等复至烟台，夷酋不愿相见，已由严国祜转向开导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八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美使既露欲为英法调

处之意可即迎机善导并准英法使臣由北塘进京换约上

谕 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先后驶至海口十余只，并接收米夷照会，抄录呈览一折，业于折内明白批示矣。此次米夷既有照会，明露欲为英、佛调处之意，是已有议抚端倪，即可迎机善导。该大臣拟俟英、佛照会到时，由恒福照复该夷，令其遵照米夷之例，进京换约，并约其即赴北塘会商，为先占以礼相待地步，所论甚合机宜。

至所称先在海口将条约议定一节，殊可不必。该夷有心求和，必有一番挟制，设在海口语言不合，

复又登舟，恃其人多船众，恣意要挟，一经拒绝，必致兵衅再开。尚不如照米夷之例，听其来京商酌，则人少势孤，或可易就范围。著恒福乘此机会，即行照复米夷知悉，倘英、佛二国，如愿真心和好，前来换约，大皇帝宽其既往，准其援照上年米国之例，只带从人二三十名，径由北塘进京换约，以示怀柔之意，看其如何答复，及英、佛有无照会前来，再行相机办理。

再，本日据文煜奏，探闻英、佛两夷，水陆并进，一由金州水路赴津，一由烟台放船，至利津、海丰地方登陆赴津等语。现在驻扎青县官兵，系专防该夷由陆分窜，并保护天津大营后路而设，此际断不可轻易调动，俟临时再由僧格林沁斟酌缓急，相机办理。该大臣本日所致惠亲王等信函，业经由军机大臣呈览矣。将此由四百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〇、军机大臣寄山东巡抚文煜烟台如有美船即令转告英法

可照美使成例赴京议约互换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山东巡抚文。咸丰十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

文煜奏，遵办沿海团练，派拨勇丁，分别设防，并仍飭委员开导夷人一折。东省沿海之蓬莱、福山等县，经各地方官劝办团练，已有万人之多，并经该抚将雇募勇丁，分扎大山、利津等处，均著照议办理。

米夷到津以后，经恒福派员，告以由俄酋递来该夷信函，并未接收，而俄酋则称米夷所托信函，业已代为递交，欲以我之不复，激怒米夷，是其蓄心挑衅，已可概见。此时米酋有与恒福照会，明露欲为英、佛调处之意，而并不索回文，是欲中国洩其调停，以便肆行要挟，恒福现未给与复文。本日已谕知该督等，照复米酋，令其告知英、佛，倘欲换约，须照上年米国换约成规，令该酋等少带从人，由北塘来京，将应行斟酌各款议定后，再行彼此互换。

惟夷情诡谲，或因天津不售其术，复往东省尝试，亦未可知。文煜现令委员董步云，折回登州，著即密飭该员，如探明烟台等海口，实有米夷船只，可即设法，告以该夷如欲为英、佛调处，在天朝厚待外夷，原可既往不咎，惟必须照米国上次换约成规办理，其应酌条款，亦须俟到京后议定，方能互换。至俄国于代递米国信函，既有假设之词，其于英、佛二处，亦必以虚言播弄是非，恐俄国与英、佛不知俄国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词，致与中国有伤和好，是以不能不为言明，庶于彼此有益等语，详细开导。即米夷并未到彼，而该委员或得见佛夷，亦可以此说向其晓喻，仍作为董步云已见，将此言传述，不可稍露官为指使，看其如何答复，即可迎机办理。但能该夷等不复听俄酋播弄，当不致播弄尤已也。文煜定能体会此旨，妥为办理。

至海口夷船，有欲分起西行之说，如果欲由利津、海丰等处登陆，即著文煜派令委员，前往理阻，不得令其深入，亦不可先行开仗。仍一面统带官兵，驰赴该处，并调集壮勇团丁，设法防堵。该夷倘敢不遵约束，肆行深入，径赴来京及天津道路，自应迎头截击，示以兵威。然总须办作民团服色，不可稍露官兵气象，即将来亦易于转圜。但不可任其肆行窜扰，尤不可衅自我开，致该夷有所借口。将此由五

百里密諭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九一、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兵輪連檣來津防務吃重須

厚集兵力以免疏虞折 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 軍錄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為夷船連檣而至津沽，防守倍形吃重，亟須厚集兵力以免疏虞，恭折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等于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丰十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奴才等謹遵訓示，相機辦理。至夷船十余只停泊北塘，并近日夷情，已于本月十三日恭折馳奏在案。

十三日自辰至申，陸續駛來夷船約有一百數十只，均在拦江沙外停泊，距海口不过三四十里，炮台瞭望甚為真切，是津沽之防万分吃緊。各營步隊官兵分守濠牆，兵力原不為厚，所恃者營壘布置嚴密，濠塹數道，堪能抵禦，馬隊三千余名分扎營城，大沽計海河二道，兩岸地方若該夷分股同時並進，非但馬隊不敷抵敵，即步隊防守，營壘亦覺單薄。海口為咽喉重地，天津為京師屏障，均為緊要之區，自當慎之又慎。連日據山東坐探報稱：烟台人馬槍炮多已上船開行，所存無多，不准有人窺探，似系空營等語。其為全數前來大沽，已可概見。事已緊急，不及恭候批折，奴才僧格林沁業經札飭克興阿，將熱河、密云官兵各五百名、八旗漢軍官兵一百名、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留于津郡交運司崇厚統帶，協同

兵勇防守。其余马步官兵全数前来大沽海口，分驻两岸，并经札行增庆派拨马队五百名，令苏克津管带，星夜前往芦台驻扎，以资堵御。

再在大沽迤南二百里之大口河系山东地方，道光二十一年奴才僧格林沁曾往查看，现又复经派员履勘。该处随系岔河上哨船楫不通，但平日商船进口可行六十里至埋子庄地方，若自埋子庄登岸至羊儿庄，系属赴津大道，设使天津有警，京师必致震动，是此路之防，较之青县尤关紧要。亟应豫筹马队，以备临时截击。且羊儿庄一带地势平坦，马队驰骋最为得力。海口夷船虽到百余只，现惟昼夜施放大炮，其意不过希图威吓，此外尚无动静，究不知额、葛二酋曾否到来，此时未便派员前往查探。该夷船只既多，声势必大，而其志必骄。若即派员前往该夷更生轻侮之心。前派营弁赴米夷大船，曾有一南省人向该弁声称，英、佛两夷之意，总须先战后和，自系该夷等平日素有此议论。

查上年夷船甫经到来，即有船（舢）板近岸投递照会，此次夷船已到多日，毫无信息，足见该夷骄满之极，此时断非言语所能理喻，仍应镇静以待，或米夷照会前来，即当乘机转圜。十三日奴才恒福派千总冯恩福送给米夷食物，因风浪不顺，尚未回营。

除俟该弁回营有无紧要情形，再行奏报外，所有夷船驶至百余只，亟须厚集兵力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九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兵轮驶至北塘情形并照会

美使转约英法二使入京换约折 咸丰十年六月十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船驶进北塘河口登岸盘踞，并照会米夷转约英、佛二夷进京换约，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本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恭奉谕旨，荷蒙训示，奴才等敬谨聆悉，相机办理。十五日千总冯恩福回营禀称：送给米夷食物，该夷全行收领，回送奴才恒福洋酒二箱。该夷声称，英、佛二夷即欲占踞北塘，抄袭大沽后路。此外并无言语。是日未刻，炮台瞭望见有夷船三十余只，悬挂红旗，烟气冲天，乘潮驶至北塘河口，旋有夷人马匹登岸占踞村庄。

查上年原令该夷赴北塘会面，该夷坚执不肯前往，本年船只甫经驶至，即向北塘河口停泊，是其有心占踞北塘，已可概见。奴才等早经札飭该管地方官，飭令该处居民即为迁徙，现在多已搬移，仅有零星小户。该夷即经登岸占踞村庄，或战或和，难以豫定。奴才等业经飭派马队遥为屯扎，倘该夷结队前进，或直扑大沽，或竟犯津郡，总俟离北塘较远，再为截剿，不得先行迎击，使该夷有所借口。至该夷占踞村庄，意在以兵胁迫，亦未可知，一有可乘之机，奴才恒福即派员前往问其来意，若该夷能照米夷之例，少带从人进京换约，奴才等惟有谨遵叠次谕旨，妥为办理。倘该夷欲坐轿进京，并多带从人，奴才等虽婉转阻拦，该夷坚执不从，亦系起衅之端，奴才等自当设法理喻，以期消患弭兵。现令千总冯

恩福送给米夷照复，应俟回营，米夷有无照会，再行驰奏外，谨将奴才恒福给米夷照复抄录恭呈御览。

所有夷船驶至北塘登岸盘踞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本月十三日奴才僧格林沁札调克兴阿带兵来防，兹据禀报，已于本月十四日由青县起程赴津，现又札催星夜前来，以资防守，合并附陈，谨奏。

#### 附抄录恒福为同意美居中调处并向英法转告可按成例进京换约事给美使照会

为照复事。照得本月十二日接到贵大臣照会内称：贵大臣奉贵国之命，俟英、法两国抵北河洋面之时，将两国不和之处，妥为调处等语。足见贵国笃念旧好，特令贵大臣远道而来，从中调停，深承美意。

查上年英国既系来津换约，何以又带兵船而来，首先开炮，毁我防具，以致有伤和好。我国大皇帝宽仁厚德，原不欲用武，恐于两国兵民有损，且于通商贸易之处，更属无益。今英、法两国之船来集海上，或战或和，未知其意。如意在主战，我国惟有整兵以待；倘意在议和，又承贵大臣为之说合，自必平情论事，无所偏倚。北塘现已撤防，即请代为转达，按照贵国上年之例，进京换约，并请转约英、法二国公使，即日进口，择地面商一切。叨在素好，殊费清神，仍望照复，顺候辰祺。为此照复。须至照复者。



### 九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美使照会已无法调停北塘英兵

意图扑犯折 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差弁回营持有米夷照会，内称英、佛两国即欲交兵，旋即北塘夷匪结队出村，意图扑犯，恭折奏祈圣鉴事。

本年十七日卯刻，千总冯恩福回营，持有米夷照会，其意似已无法办理，并向该弁声称，北塘现有广匪五千名，黑夷三千名，即欲抄袭大沽炮台后路。卯刻探差禀报：北塘夷人出队，约有千余名，并人拉马驾车炮数位，直向唐儿沽营垒攻扑。奴才等在炮台瞭望，该夷枪炮连环，络绎不绝。当经德兴阿带同侍卫明安、卓明阿、托伦布、德成、佐领舒通额、参将常善保督带吉林、黑龙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归化城马队官兵迎头抵御，至午刻该夷始行回村，我兵受伤三名，受伤马数匹，马步夷匪均有伤毙。此日之战，因该夷结队出村十里以外，意图攻扑营垒，不得不整队抵御，该夷即已回村。奴才等仍拟给与米夷照会，令其转致英、佛二夷弭兵和好，惟既经接仗，以后词句之间，未便再事软款。除俟续有夷情，及得有米夷照复，再行恭折驰奏外，谨将米夷照复并奴才恒福复又给与米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为此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恒福此次给与米夷照会之便，送给该夷瓜果等物，派弁一并赍往，合并陈明。谨奏。  
(美使照会原缺，给美使照复附后。)

附抄录恒福为英法蓄意主战侵占北塘请再予调停如不接受惟有出兵抵御事给美使照复

为再行照复事。照得本月十七日接到贵大臣照复内称：英、法两国争持之处，此时业已无法可请两国公使照来文办理，只恐未接兹文之前，两国已先交仗等语。

本督部堂溯查八年之役，英国伤我将士，毁我炮台，兵船驶至天津，大皇帝爱惜津郡数十万民生，深怀大德，不拘小信，是以英国任意要挟，暂如所请。惟定拟条约，亦应彼此相商，方为定准，岂有倚仗兵威挟制之理？至于九年既是换约，只须用船一二只前来，何须带领兵船士卒如许之多？我国于英、法两国船到之时，先与照会，囑赴北塘换约，乃并不答复，遽然蜂拥海口，先行开炮。彼时计我国兵力，不及英国十分之一，而水陆均能获胜者，实因英国欺我太甚，以致英国自取挫失。而我国大皇帝宽仁大度，仍亲派大臣前赴上海，办理通商，以全旧好，是我国之不欲用武，想各国皆能尽悉我大皇帝广大怀柔之意。

昨闻英、法两国到来，我国即将北塘防兵撤退，以为登岸议和地步。不料来至海口数日，并不照会我国，忽于十五日水陆并进，率众登岸，占踞北塘村庄，居民惶恐。十六日遽行用兵列阵，我国未肯即行前去迎战。十七日彼军又复对敌开炮，我国不得不为抵御，然仍飭带兵各官只许迎敌，未许进攻，仰体大皇帝宽容之意，欲敦旧好。惟是为战为和，不能并用。若本意在和，何须故意用兵，以为要挟之计？尽可约期相见，照贵国上年之例，进京换约，实为省事。若英、法两国一定主战，我国水陆均有设备，现虽占我北塘，不难督兵攻击，但恐英、法两国再有损伤，此后难以和好。数日以来，我国之退让留

情，不为不至。贵大臣既系为好而来，祈将此意转达英、法两国，趁此时彼此均无损伤，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进京换约，以全和好，则各国商民均受其福。若贵大臣不为转达，而英、法两国亦未必能操必胜之权，彼时再有损伤，恐贵大臣难以对英、法两国，亦非与英、法两国真相好矣。

兹定于三日之内，英、法两国如无回信，我国惟有主战而已。且陆路用兵非同水面，如英、法两国不知我军容让之意，仍复恃强，我国主将自有调度。倘英、法两国士卒再经挫失，不但于和议一局转多窒碍，即英、法两国公使亦难于回国复命也。

相应再行照复。须至照复者。

#### 九四、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赶紧照会英法可照

美国之例进京换约并严密防范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谕：昨因夷船在拦江沙外，谕令恒福先行照会该酋，令其少带从人，来京换约。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三十余只，驶至北塘河口，夷人登岸，占据村庄，恒福现已照会米酋，转约英、佛二夷进京换约，所办尚为妥善。

惟当接米酋照会时，即应立时照复，今英、佛既已在北塘登岸，始行照复米酋，已属落后一著。倘米酋不为即达英、佛，必至立起衅端。著恒福即赶紧分拟照会，径行给与英、佛两酋。其英夷照会内，

不必提上年打仗之事，但告以汝等此次既到北塘，足见真心和好，有意换约而来，如愿照米国之例，进京换约，必代为转奏，俟奉旨允准，即可由此北上。佛国照会内，告以上年尔国并未助英国打仗，大皇帝深为嘉奖，此次来至北塘换约，从此更可永敦和好。如此分别照会，看其如何答复，迅即驰奏。如该夷愿照米国之例进京，其坐轿及少带从人之处，即在此内，不必专意提及，倘该夷必欲坐轿进京，亦不必过于阻止，但告以只可在城外坐轿，不必以此小节，致误大局。以后照会务须心平气和，以礼相接，不必稍露用武之意，致该夷难于转圜，是为至要。至大沽后路及天津郡城，著僧格林沁，仍严密防范，毋稍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五、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仍遵前旨照会英法进

京换约须心平气和使之有可转圜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米夷照会内称：英、佛两国，即欲交兵，旋有夷匪结队出村，意图扑犯一折。米夷照会恒福，有业已无法之语，是该国不能从中调处，该督仍给与照会，令其转致英、佛两夷，弭兵和好，措词颇为得体。

惟米夷既有推诿之意，自应径行照会英、佛两酋，示以中国宽大，或可稍知悔悟。此次该夷出村扑

犯，业经击退，在我给与照会，并非示之以弱，迹涉求和；在该夷慑我兵威，心存顾忌，正可乘此据理晓谕，使之知感知惧。若恒福仍遵前旨，迅速分别照会英、佛两酋，令其照米夷之例，进京换约，并须心平气和，如此次照会米夷，措词不激不随，曲为开导，但不必提及打仗，使该夷无可转圜。僧格林沁调度有方，不患不获胜仗，所虑该夷败后，扬帆远遁，不但各海口地方不能安靖，即大沽之防，不能遽撤，夷务迄无了期，究非万全之策。前降谕旨，已极详备，谅该大臣等，必能仰体朕心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六、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据美使照会仍系推诿英送来

免战白旗拟即照会定期会晤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凌阿、奴才恒福跪奏，为接据米夷照会，仍系推诿，现据英夷送来免战白旗，拟即照会该夷令其定期会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六月十八日恭奉上谕一道，奴才等敬谨聆悉。查该夷十七日步队退回之后，即有夷船数只驶进北塘河口，距营城炮台仅止数里，先经奴才西凌阿将火攻木筏备齐，列于河内。该夷瞥见即行回驶，匆迫之际，搁浅轮船二只，即有夷人多名拖拉，乘潮驶去一只，仍有一只至今不能移动。

十九日亥刻，奴才西凌阿派佐领定安、防御连喜来营禀称：是日午刻，搁浅船上夷人二名，由北塘北岸登岸，各执白旗一面，上写免战二字，另有折叠白布一块。经定安等查回来意，并问有无公文？据称：并无公文，惟马队站列太近，恐被船上炮火损伤，致失和气。如彼此有派人来往之事，务须手执白旗，必不致损伤等语。经定安等答称：河内船只即当早些出口，你们占踞北塘，该处逃出民人深为痛恨，要用火焚烧船只，俱被总督阻止，倘一时阻挡不及致有损伤，反为不美。该夷无可回答，即将折叠白布掷于地上，据称留作往来之用，旋即回船。定安等见折叠白布上有汉夷字迹，回明奴才西凌阿送呈来营。

二十日未刻，守备邱瑞祥、千总冯恩福回营，持有米夷照会，查阅来意，虽系推诿，仍允转致英、佛二夷。邱瑞祥等目睹该夷令人抄录分送各船。奴才等公同商酌，英夷既已送到免战白旗，虽不可恃，究系该夷先已白屈，拟即照会该夷定期会晤。此次照会即派定安等送赴该夷搁浅大船，如船上夷人不敢擅收，即令派人同出海口，径往颍首船只。至该夷诡诈百出，其免战二字难免非慢我军心，乘我不备，俟隙扑扰。当经传飭马步各营加意严防，不可稍涉大意。

除俟英夷有无照复及续有夷情再行驰奏外，谨将米夷照复，并奴才恒福给英夷照会抄录，及免战白旗式样，一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克兴阿已于十七日到防，所有马步官兵分拨营城，及大沽两岸协同防守，合并附陈。谨奏。

（恒福给美使照会原缺，美使照复附后。）

附抄录美使华若翰为现已无法调停事照复

大亚美理驾合众国钦命驻札中华便宣行事、全权大臣华，为照复事。

现据贵部堂本月十七日来文阅悉。贵国与英、法两国现在不幸，所有不平之端，其曲直是非，本大臣不能与贵部堂评论。缘本国与贵国素日和好，与英、法两国亦无少异，倘能将各纷争之事，妥为调停，岂不欣然乐为乎？奈实系不能。今惟有按照贵部堂所请，将来意转达两国而已。相应照复。须至照复者。

九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对待英法以抚为先劝

其来京换约不可故作刁难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英夷送来免战白旗，拟即照会，令其定期会晤一折，并将照会及旗式各件，抄录呈览，览奏俱悉。夷船于驶近北塘河口后，瞥见火攻木筏备齐，即匆迫回驶，以致轮船搁浅，其船上夷人二名上岸，各执白旗一面，上书免战二字，另有折叠白布一块，据称须留作往来之用各等语。此即夷人先已自屈，显有就我范围之意，此机断不可失。恒福所给英夷照会，深得大体。惟佛国亦有兵

船在津，虽未答话，未便置之不理，亦须一律给与照会，不可专给英夷，致令有所借口。日内该夷或有照会，或与该督晤面，务须迎机而导，不必责备其去岁开仗之非，即可向该夷告以援照米夷之例，减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设或该夷另有条款及格外要求，无论如何为难，恒福断不必当面驳诘，亦不可故作刁难，惟当允其即为陈奏。若在北塘议和，稍不遂意，必有变更，总不如准其进京商议为妥。尤不可令该夷稍生疑虑，方能就我抚局，如愿来京换约，即与该夷约定日期，迅速具奏。谅恒福必能仰体朕心，不避艰难，妥速办理也。现在抚局尚未大定，僧格林沁仍当督飭马步各营，加意严防，不可稍涉大意。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九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致英照会业已交收并无复文拟

稍迟再行照会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英夷接收照会，并未照复，现拟稍迟二三日，再行照会，看其如何情形，以便乘机办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二十日酉刻，令佐领定安等执持照会前往投递。该员等二十一日卯刻至该夷搁浅大船，而交夷目葛乐分接收。该夷目囑令定安等二十二日早六点钟时，在北塘北岸候取回信，该员如约而往，葛乐分已在彼等候，并未持有照会，令定安等同往大船，定安即令连喜回营禀报，定安同往



北塘河内该夷大船。夷酋额尔金、伊国水师提督合姓，虽未明见其面，似已均在大船，言语之间，该夷深悔送给免战白旗。但称白旗系恐有伤中国马队，并非两国说合歇息干戈。此外言语无非夸耀现来夷船士卒炮火之多，并问海口官兵若干，炮位斤重，定安答以官兵不过二三千名，大炮三四千斤，该夷因定安所答多有不实，亦不细问，催促上岸。问以照会，则称有无尚在未定，如有随后送至北塘北岸。定安因该夷并无照复，无凭销差，向该夷索要收到字据，经葛乐分写给红纸说帖一件。二十三、四日在北塘北岸守候二日，该夷并未送到照复。该夷之意，有心故意刁难，现拟候至二十六日，如无消息，再行照会该夷，并一并照会佛夷，看其是否答复。

奴才等查该夷此番之来，大张旗鼓，如此声势，仍望其仿照米夷之例，由北塘进京议和换约，终恐该夷断不肯为，狂悖已极，势必大肆猖獗，致死于我，若我兵力不支，其患不堪设想。倘该夷一经败退，复又扬帆而去，非泄愤于他处，即报复于将来，兵连祸结，何有了期。若如该夷所愿上年在上海照会内称，须撤去大沽防具，兵船驶至津郡，八年之约，一字不改，另有要求，亦应饱其所欲，断无如此办法。今日之事实无两全之道，惟有仰赖我皇上如天之福，该夷肯由北塘进京则办理易于为力也。

至奴才等共办一事，所有战和机宜，无不和衷共济，商酌办理，奴才僧格林沁奉命督师，万不敢稍有成见，致误事机，战和之权操之在夷，业经详细陈明在案。现惟设法引导，使该夷及早就抚，如该夷出村列队，我兵仅可置之不理，仍遥为瞭望，加意巡逻，果系深入或抄袭大沽后路，或直扑津郡，节节上窜，万不能不拨兵抵御，仍将该夷驱逐回村，似不必多有斩擒，以彰我国宽仁大德，使该夷知感知愧。

除俟一二日内该夷有无照复，及续有夷情再行奏报外，谨将葛乐分给与定安说帖，抄录恭呈御览。

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所附说帖原缺)

九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英使照会仍不改前约并按本

年二月照会办理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接得英夷照会，仍不改前约，并按照本年二月照会办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二十四日候至戌刻，未见该夷来信，当即奏报在案。二十五日丑刻，防御连喜赏到英夷照会一件，查阅该夷情形一味持强挟制，诚如何桂清、薛焕所奏，非言语所能转圜。若仍以柔和答复，该夷轻视中国已非一日，势必益长该夷骄悍之气，其无理要挟，更将无所抵（底）止。即使全行俯如所请，必将令我撤去大沽之防，一拂其意，仍不免决裂。至本年二月普（卜）鲁斯如何照会军机处。如何答复，奴才等无案可稽。至此次该夷已经投递照会，如何照复，应否直斥其非，抑或按照该夷照会悉如所请，伏候训示遵行。奴才等揣度该夷如此声势而来，势必决意用武，现惟督飭各营加意严防，并严飭督带马步各官，如该夷结队出村，非深入扑抗，不得截击。

除俟一二日内有无情形再行奏报外，谨将该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请旨。

### 附抄录英使额尔金为所求不遂不能中止进兵事照会

大英钦差特界全权便宣行事大臣、世袭伯爵额，为照复事。

接据贵部堂于六月二十日发文，内以两国如有应议之事，即愿意面会之说，本大臣闻悉。查凡有我国求要各节，皆是我钦差大臣卜于二月间遵奉行文，照会军机处各大臣，详细知悉在案。令兹进兵之故，实因军机处复文殊属不妥，故此咨我水陆二军举行。宜再申明：似此不能不有动兵之祸，虽本大臣亦以为可惜，而来文并无贵国改意必定尽约之语，本大臣何得咨行水陆二军中止。总之，果有大清钦差大臣实奉其权，妥议行文前来，本大臣自宜细心查照。惟有一事贵国定必通晓，是前文内开求要各议，此本大臣毫不可改。至贵国所有欲与法国会议通知之处，不便由本大臣转致，应宜自行知照。大法钦差大臣可也。为此照复。顺候日祺。须至照会者。

### 一〇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等四国同时而来欲迫城

下之盟仍设法竭力图维片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军录

再，英酋额尔金阴险凶悍异于常人，初则占踞广东省城，困辱大学士叶名琛，继而逞凶于海口，要挟于天津，种种狂悖，殊难发指。此时因我万分艰难，是以四国同时而来，又欲肆其凶悍，其意竟欲使我兵不敌，长驱直入，城下之盟，任所欲为，言念及此，令人愤不欲生。似此情形，恐难轻于转圜，势将

战胜而盼和，或我卑词厚币而求和，饱其所欲，可免兵戈之事。否则无论如何引导，恐难就抚。若我防范严密，该夷无隙可乘，势必他处滋扰，或占踞城池，或断绝海道，使我百货不能流通，甚至勾结粤、捻各匪，同时水陆并进，使我万分危急，然后快其心意。奴才等料额酋之为人，看此番之来势，当必计不出此。然人事不得不尽，奴才等仍当设法竭力图维。

至于俄夷，尤堪痛恨，八年结伴而来，肆意要挟。上年甫经接仗以后，该夷即至海口，本年由京前往上海，勾引各国同时而至。近日北塘汛弁出村，据称十五日系俄夷引路占踞北塘。米夷声称十七日之战，俄夷亦曾协助兵力。是该夷心怀叵测，已可概见。前据潘志和所供，虽不足信，然京师北而之防，不可不慎。现在俄夷船只仍在北塘河外停泊，并无动静，其意似有所待。前由军机处由驿递出俄罗斯毡包一个，奴才等暂存，尚未发给该夷。至英、佛二夷如有转机，择地会而之期，倘俄夷同来，应否准其会面答话，奴才等未敢擅便，伏候训示。谨附片具奏请旨。

### 一〇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军分股攻扑新河防守马

队不支退守唐儿沽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人分股攻扑新河，马队不能支持，退守唐儿沽，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本月二十六日巳刻，夷人出队马步约有万余名，分两路来扑，一向新河，一向新河迤北军粮城道

路，我马队官兵不及二千名，仍分两路迎敌。该夷炮车数十辆，继之以火箭，一齐并发，马匹惊惶，兼之连日大雨，遍地积水，仅有一线道路，马队不能抄击，万难支持，虽毙贼多名，究系众寡不敌，现已退守唐儿沽。

查该处距大沽仅止八里，惟有一河之隔，计先后派拨防兵二千名，并由大沽营全拨往炮位均交克兴阿、文祥，严守唐儿沽濠墙。至该夷扑入新河村庄，旋即竟往唐儿沽攻扑，我兵俟其逼近，枪炮齐施，该夷未敢前进，于酉刻退回新河。奴才等惟恐该夷由军粮城节节赴津，已飭西凌阿派拨营城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会合大沽南北两岸马队跟踪追剿。天津虽有兵勇数千名，均系步队，仅能防守濠墙，远出迎击，恐难得力。奴才僧格林沁业经札飭增庆，将山海关、吉林、黑龙江官兵一千三百名，交格绷额管带飞速前往天津，择要驻扎，以备截剿，但事已紧急，惟恐缓不济急。

除俟该夷有无扑扰他处，及查明伤亡官兵，再行驰奏外，所有该夷扑入新河缘由，恭折谨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一〇二、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务须劝令英法由北塘

进京换约并令俄使起旋出口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

谕：

本日僧格林沁等奏，英夷接收照会，并未照复，旋据奏称，接得英夷照会，抄录呈览，并俄夷回来，应否准其会面各折片，览奏均悉。英酋额尔金既投递照会，虽语多要挟，然并非专意主战，亦可概见。此次不必直斥其非，亦不必言上年接仗之事，致该夷无所转回。但告以中国与尔国并无必战之心。额尔金系八年原议和约之人，此时前来换约，与八年原约并无不合，如有应行面议之事，大皇帝现派有钦差在京面议，汝等即可定期，由北塘进京议定为是。

至本年二月，卜酋照会军机处文书，及军机处如何答复，此处并不知悉，将来汝等到京后，自可向钦差议论。如该酋取出卜酋照会文底及军机处照复，与恒福阅看，即告以此系卜鲁斯一面之词，况八年和约，系额尔金所议，今额尔金到此，自应按八年和约办理。卜酋之事，本处既不知悉，更无须在本处提起，总须进京与钦差面议为妥。并照会佛夷，令其一同援照米酋之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不必令英酋转交。

至俄夷播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此时亦不必明言，并可照会米夷，询其前次中国未接之信函，曾否向俄夷要回，俾该夷互相猜忌。至英、佛二酋，如愿择地会面，即或俄夷回来，毋庸阻止，恒福不必向其答话。再前俄夷所寄毡包一件，著即送去，并告知该夷现无应商之事，催令即行起程，勿在海口逗留。该大臣等办理夷务，既能严密防范，又能设法羁縻，深合机宜，接奉此旨，谅必斟酌妥善也。将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〇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严守唐儿沽击退

英法入侵并设法转圜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分股攻扑新河，马队不能支持一折。据称二十六日夷人出队，马步约有万余，分扑新河军粮城，我军因众寡不敌，现已退守唐儿沽等语。唐儿沽距大沽仅止八里，为大营后路，最关紧要。著即严飭克兴阿等，扼守壕墙，不准稍有松懈。军粮城为赴津之路，恐该夷一面牵制唐儿沽，一面由军粮城上窜，必致我军应接不暇。西凌阿防堵北塘一带，是其专责，此次虽因众寡不敌，马队不能抄击，究系该都统未能奋勇抵御所致。西凌阿派拨吉林等处马队，必须设法迎头截剿，将该夷击回，倘再有贻误，该都统岂能当此重咎？僧格林沁现调山海关马队，前往天津驻扎，著即飞催前进。此时夷人扑入新河村庄，其势甚张，该大臣惟当镇定军心，妥为调度，不可稍涉张皇。恒福办理抚局，责无旁贷，不得因业经接仗，遂置抚局于不问。著仍遵前旨，迅速照会该酋，设法转圜，以顾大局，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唐儿沽失守大沽危在旦夕现

竭力支持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唐儿沽被贼占踞，大沽两岸危在旦夕，恭折奏祈圣鉴事。

本月二十八日卯刻，该夷大队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严密，随向唐儿沽攻扑，枪炮连环，相持两时之久。该夷愈集愈多，我兵伤亡甚重，余俱退回。奴才等登时将浮桥拉撤，令溃兵均归北岸炮台。

现在南北两岸，惟有竭力支持，能否扼守，实无把握。京畿一带防守极紧，并伏乞皇上迅派重兵，以资守卫。为此奏闻，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五、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法军占踞唐儿沽现给英法

照会尚未得复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夷人占踞唐儿沽，并未出村扑扰，并给与英、佛二夷照会，尚未接准照复，恭折奏祈圣鉴事。

本月二十八日该夷数千由新河直扑唐儿沽，鏖战两时之久。该夷鬼水由苇塘抄入我队之后，兵力



不支，不得不退守后路。奴才等当将溃兵收集归入北岸各营，并飭查首先溃败官兵，以凭惩办。现在马队官兵分布大沽壕外，临河扼守，以防偷渡，并由南岸营内抽调大小炮位陈于河岸。惟东西二沽，系临河村庄，曲湾不下十里，该夷避实就虚，亦属防不胜防。奴才等现住南岸营内，乐善在北岸营内，已将两岸营垒炮位择要安设，以防该夷攻扑。各营官兵分段防守，人心稍定，若能遏止该夷渡河，各营尚可支持，倘被该夷占踞，大沽非但人马粮草不能接济，即声气亦不能通。二十八日收队以后至二十九日申刻，该夷并无动静。二十八日之战，该夷炮车二百余辆，夷人五六千名，实系众寡不敌，然亦毙贼无数。我兵每发一炮，该夷成行倒毙，余贼不顾尸身，仍向前进。收队以后，是日晚间，奴才恒福给与英、佛二夷照会，尚未接准照复。第该夷初到已极凶悍，决意用兵，现已占踞数村，其志更骄，恐非言语所能理喻，自必仍向两岸炮台，狼命攻扑。奴才等惟有竭尽心力，设法严防，并飭派伊什旺布苏克津管带马队驻扎军粮城，以防该夷赴津之路。

除俟得有夷人照复，及续有情形，再行驰奏外，谨将奴才恒福给英、佛二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二十六日新河接仗之时，该夷分股扑窜，经西凌阿派拨之晋城西岸马队接应，擒获广匪、夷匪十余名，一俟解到，奴才等讯明分别办理。合并附陈。谨奏。

#### 附抄录恒福为再次要求见面会商事给英法照会

为再行照会事。本月二十八日经本督部堂将亲奉谕旨，已经亲派大臣在京等候贵大臣进京商办

等情，知照在案。旋据差官回称：贵营竖立白旗，有暂止干戈之意，足见贵大臣不失和好，欣慰良深。查八年所议条约，虽非本督部堂与贵大臣会议，但既仰蒙大皇帝钦派大臣在京等候，贵大臣到京后，即可定议。惟两国既敦和好，自宜永息干戈，本督部堂一俟接到贵大臣照复后，即行派员前来听候择定日期，以便本督部堂与贵大臣相见，面商一切可也。须至照会者。

### 一〇六、怡亲王载垣等奏调拨官兵驰赴通州听候瑞麟调遣折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录

臣载垣、端华、肃顺、瑞麟、穆荫、匡源、杜翰、文祥跪奏：窃后路各调官兵一万名内，臣等公同商酌，拟先拨马步队官兵五千名，由臣瑞麟统带，于初一日起程，前往通州。下余各调兵五千名，随时听拨。此项赴通官兵五千名，连前次伊勒东阿带往官兵四千名，共计官兵九千名，前经臣等奏明，于户部先拨银十万两，交顺天府，安设粮台，支应该官兵饷项，应即寄谕顺天府衙门，由臣等行知户部遵办。仍请谕令西安将军，于原饬各调马队官兵一千名外，再拨马队五百名，共马队官兵一千五百名，陕西巡抚，调拨官兵三千名，绥远城将军，山西巡抚，调拨太原、绥远、归化驻防官兵，共一千名，热河都统，调拨官兵五百名，察哈尔都统，于各调马队官兵一千名外，再拨马队一千名，共马队官兵二千名，直隶布政使，调拨官兵三千名，及原饬山东巡抚，备调之官兵三千名，青州副都统备调之青、德官兵五百名，密云副都统自行酌量派拨若干名，均派委得力大员统带，即日驰赴通州，听候臣瑞麟调遣。是否有当，伏候命

下。再，由臣穆荫等，拟写寄信西安将军等及顺天府谕旨进呈。谨奏。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顺天府照例寄谕。调兵寄谕，均发六百里。钦此。

## 一〇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唐儿沽失守应镇静

自持扼守天津上谕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唐儿沽被贼占踞，大沽两岸，危在旦夕一折。据称：该夷大队，于二十八日卯刻，先欲渡河，因我兵防守严密，随向唐儿沽攻扑。我军相持两时，伤亡甚重，余俱退回，现在拉撒浮桥，令溃兵均归北岸炮台，以图扼守各等语。唐儿沽既被占踞，夷势自必益张。该大臣现以兵勇悉力抵御，如果无可支撑，唯当设法酌撤，由该大臣等督带，驰赴天津扼要守御，以固京师门户。

至该大臣韬略素娴，久为朕躬所倚赖。现在身膺重寄，惟当以大局为重，不可因目前小挫，致有愤懑之心。总当妥为调度，镇定自持，以期挽回补救，是为至要。该大臣所寄载垣等信函，业由军机大臣呈览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八、军机处王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应顾念大局退守

津郡不必亲自死守海口炮台朱谕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谕僧格林沁：握手言别，俟逾半载。现在大沽两岸，正在危急，汝在军中，忧心如焚，倍切朕怀。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离营后，南北两岸炮台，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朕为汝思之，身为统帅，固难言擅自离营。今有朱笔特旨，并非自己畏葸，有何顾忌？若执意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属有负朕心。握管不胜凄怆，谆谆特谕，汝其慎遵！此朱谕，著载垣、端华、军机大臣，公同阅看，附廷寄由六百里加紧发去。

一〇九、怡亲王载垣等致僧格林沁兵退府城与恒制军熟商守

御之策函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上谕档

敬启者：接奉钧函，备悉一切。并于二十八日来报内，知唐儿沽地方，被夷攻入，大沽势甚危急等情。此时敌势方盛，断难力御，须筹缓兵之法，以期计出万全。该夷如再来攻扑，似无妨我军先竖白旗，并遣人告以中国与该夷等，于上年业经议和，何可叠次用武。现在大皇帝已派有钦差前来议事，即

日可到。至王爷为国家柱石，人望所系，断不可计较一时之胜败。该夷如果暂缓用武，则大沽炮台，固应严守。否则，天津府城，极关紧要。王爷应将兵勇撤赴府城，与恒制军熟商守御之策，以固京师门户，以维系远近人心。此为大局起见，王爷切应顾及，万不可因小有挫折，遂致轻于赴难，是为至要。除钦奉谕旨业经寄信外，应再肃函布复，顺颂捷安不一。

杜穆怡郑文  
亲王谨启

（此函具名人，原档未书全名，其全名应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穆荫、匡源、杜翰、文祥。）

一一〇、怡亲王载垣等致直隶总督恒福可再照会英使不可再

行用武函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上谕档

启者：顷于二十八日来报内，知夷人已将唐儿沽地方占踞，现在大沽炮台危急，业经钦奉谕旨，寄信僧王爷及大人知悉，并钦奉朱谕，令僧王爷酌度情形，退保津郡，须顾天下大局，不可为一身之计，垣等亦将此意，切实函致。惟英夷送来照会以后，中国尚未给与复文。此时形势紧急，大人可即行照会该夷，以大皇帝业经派有钦差前来议事，即日可到，该夷务应守候，不可再行用武。此事经由大人差派

能事员弁，持文前往，妥为开导，不必与僧王爷商量，但能该夷守候钦差，不再猖獗，即可暂纾目前之急，其如何议抚之处，现且无庸争论也。至大人与僧王爷共事，休戚相关，设僧王爷或有他故，于大人实有关系。此次朱谕，谅大人亦必见及。务须仰体圣意，于僧王爷前，将应顾大局，不可只为一己之处，务须时刻保全，是为至要，至禱！专肃奉布，顺颂台祺不一。

一一一、怡亲王载垣等致直隶总督恒福等告英勿再用武函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 上谕档

启者：刻到僧王爷二十八日报，知唐儿沽地方，被夷攻入，大沽炮台，危在旦夕。业已钦奉谕旨，寄知僧王爷，如夷人实在猖獗，不妨退至府城，谅能遵照办理。惟夷人之势甚张，或由唐儿沽径趋府城，亦未可定。天津濠墙坚深，足资抵御。倘夷兵前来，想二位大人，自能力筹捍卫。惟其锋过锐，或一时难于接仗，无妨我军先竖白旗，并遣人告以中国与该夷等，上年业经定有和议，岂可叠次用武？现在大皇帝已派有钦差前来议事，即日可到，该夷务须守候为要。惟望二位大人，差遣能事员弁，妥为办理。除本日钦奉谕旨，业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外，特此奉布，顺颂台祺不一。

杜穆怡 穆文 郑亲王 谨启

一一二、直隶总督恒福致军机处王大臣请令僧王前往河西务

一带布防函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原件

敬启者：本月三十日接奉钧函，谨悉一是。恒福于二十八日给予英、佛二夷照会后，二十九日又复将钦奉谕旨，现已钦派大臣在京等候，俟该夷到京，即行商办等情，续行知照去后，旋据差官回称：该夷接收照会，据云数日内一并照复，均经抄录照会，先后奏明在案。

本日辰刻奉到钧示，因此时事势紧要，即可照会该夷，以业经派有钦差大臣前来议事，即日可到，不可再行用武等因。当即遵照来示，复分给英、佛两夷照会，即时派员作为钦奉谕旨，已派有钦差大臣前来等因送往。兹将照会抄呈钧阅。此件因恒福未向僧邸言知，是以会衔折内，未便叙入恭呈御览，一俟接到该夷照复，再行驰奏。

惟该夷桀骜性成，无论如何狂悖，恒福自应仰体圣意宽大为怀，以救目前之急，而全大局。至僧邸之意，总欲扼守两岸炮台，使该夷在海外就抚，否则惟有一死相拼。而该夷情形又非由大沽行走，断难转圜。然现在夷务猖獗，此间炮台恐难抵敌。与其为该夷所踞，莫若先撤大沽之防。如蒙圣明鉴此下情，飭将大沽营城现在马步官兵万余名，即命僧邸统带保卫京师，既于该夷所请撤防之议不显露允从，而大沽之防既撤，或可望其就范。惟是僧邸报国之志甚坚，恐其不肯轻易回转。

本日僧邸恭奉朱谕，并不与人阅看。恒福微以婉词试询，而竟丝毫不露，令人不能进言。为今之

计，若能即蒙谕知僧邸，现已派员前来议抚，暂且毋庸用兵，而京师之防，不可不慎，令僧邸前往河西北务、通州一带，妥为布置。其大沽海口军务责成乐善会同恒福严密防守，一俟僧邸走后，徐图撤防。如此婉转，僧邸自知不可徒全一己之名，竟置大沽于不顾，或可挽回其意。此恒福愚见所及，即清王爷酌代奏具陈。肃此泐复，恭请钧安，恒福谨启。六月三十日

一一三、直隶总督恒福致军机处王大臣收队以后并无动静函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原件

敬再启者：二十八日收队以后，该夷并无动静，自系另蓄诡谋，再图扑犯。而刻下僧邸奏报可以扼守抵御等语。据恒福杞忧之见，无非僧邸仰慰圣怀，想恂衡定能鉴悉，泐此并祈警照。恒福谨又启。

一一四、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大沽两岸极力布置严密防守

折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恒福跪奏，为大沽两岸，极力布置，严密防守，恭折奏祈圣鉴事。

六月三十日恭奉朱谕一道，奴才僧格林沁敬谨聆悉。又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二十九日奉上谕：唐儿沽既被占踞，夷势自必益张等因。钦此。现在人心已定，若奴才僧格林沁回守天津，必致人心摇



动，大沽之防，恐不可恃。且天津濠墙炮位远不如大沽，该夷船只一经入河，津郡万难保全。是现在情形惟有严守大沽。奴才等连日设法布置，于沿河筑墙拨运炮位，并激励马步官兵竭力固守。如有畏葸退缩，即以军法从事。现在查出二十八日首先败退之宣化兵，业经正法，传首各营，仍传知各营将领严加防范。如该夷来扑，我兵抵敌，若仅出村瞭望或隔河窥探，不得擅开枪炮，其北岸官兵亦不得出队前往攻击。可虑者大小梁子，若该夷渡河占踞，大沽倍形吃重，虽有濠墙，均系本处绅民捐办，修筑不甚坚固，现在昼夜培补，竖立木桩，以期稳固。惟村民逃走一空，无从雇觅人夫，惟令兵丁工作。所有各项布置，再有数日可期严密。该夷越河来扑，堪以抵御，可以仰慰宸廑。

再，奴才恒福给与该夷两次照会，尚未照覆，谨将二次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各营大小官弁，如有临敌退缩及乱言惑众者，奴才僧格林沁拟即以军法从事。合并附陈。谨奏。

#### 附抄录恒福为要求停战会商事照会英法底稿

为照会事：前经两次照会，尚未接准照覆，本督部堂于六月三十日辰刻，恭奉谕旨：业经派有钦差大臣前来议事，不日可到等因。欽此。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并祈转行水陆二军停止干戈，以免两有损伤，有失和好。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此件已于六月三十日已刻送交该夷接收矣。

## 一一五、长芦盐政宽惠等奏唐儿沽被占津郡布置防守请派大

臣迅来议抚折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军录

奴才宽惠、奴才崇厚跪奏，为钦遵谕旨，多设侦探，实力备防，并清催令钦派大员迅速兼程前来议抚，以固人心面维全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奉军机大臣传谕，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本日据僧格林沁奏等因。钦此。仰见圣漠深远，宸训周详，奴才等跪读之余，莫名钦服。伏查唐儿沽为南北炮台后路，情形万分危急，该夷现既占踞唐儿沽，难保不分股直扑天津郡城。查唐儿沽至津，陆路仅八九十里，地势平衍，处处可通，既无要隘可扼，又无重兵驻守。奴才等前闻唐儿沽被占，警报频传，津郡人心颇为震动。即经会督将弁兵勇在于濠墙上，昼夜瞭望严防。其城内关厢居民数十万户，诚恐奸匪濶迹，乘间窃发，并飭地方官会同绅士等，雇募乡团联络辅勇，户勇合力保卫，人心借此稍定，一面遵派弁兵节节远出侦探，此奴才等近日布置之实在情形也。

兹奉圣谕谆淳，奴才等惟有殚竭愚忱，加意守御。如果该夷肆其披猖，豕突而来，自当遵旨派员前往与之晤面。奴才等现已豫先拟定派委天津县姚煦，届时带同前年与该夷议和相识之绅士等，相机开导。并告以大皇帝已钦派大员前来与尔国议事，即日可到，以遏其锋。惟天津为京师门户，津郡之安危，关系天下全局。奴才等受恩深重，当时时事艰难，自当熟筹妥办，断不敢稍涉大意，有误事机。第

津郡五方杂处，人心浮动，惟有仰慰天恩，催令钦派大臣迅速前来议抚，以维大局而固人心，不胜惶悚急切待命之至。

谨缮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一六、长芦盐政宽惠等致军机处王大臣拟派员告英已派大

臣前来议和禀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敬禀者：本月三十日接奉钧谕，谨已聆悉。职等伏查英、佛、俄、米四国夷酋相约同来，兵船百余只，夷人数万，其心叵测，其势凶猛，先占北塘，继踞新河，旋又窜扑唐儿沽。查唐儿沽系在北岸，为南北炮台后路，且与大沽对岸，仅止一河之隔。是该夷业已据我心腹，较之兵临城下者，更为危迫。设使该夷分股直扑天津郡城，陆路仅八九十里，南北两岸，路路可通，均无要隘能扼，且无重兵驻扎。职等现已于濠墙上督饬将领兵勇，昼夜严密防范，并派武弁远出，节节侦探。如该夷由唐儿沽径扑津郡，毫无阻隔，诚如钧谕，其锋甚锐，一时难于接仗。现拟派天津县姚煦，带同天津郡八年同曾与该夷见面之绅士等，届时前往告以大皇帝现已钦派大臣前来面商办理，即日可到等语，以为稍缓之计。且津郡为京师门户，畿辅咽喉，设有疏虞，不堪设想。

职等现将大沽危急情形，连衔具折，奏请催令钦派大臣迅速前来，妥为议抚，庶可挽回保全大局。

临禀属胜翹待命之至。谨将奏折底稿并本日接到恒总督来信，一并抄呈王爷大人钧鉴。肃此稟覆，敬请福安。伏惟垂鉴。职崇厚 谨禀。

(折底与前折同，恒福信附后。)

#### 附抄恒福报告照会英法情形的来信

昨日之战，我兵以马步二千余名当贼万余之众，鏖战两时，始行怯退，以致唐儿沽为夷人占踞。兄以事机危迫，即在炮台与秋翁商酌赶紧办给照会，派令邱瑞祥持该夷所留白旗径送唐儿沽，与该夷带兵官见面答话，已将照会收下，旋即竖立白旗，有暂停干戈之语，并允给照覆等情。

昨夜，今早该夷并未出队，我军亦未进攻。早间又与秋翁及黄翠坞兄相商，就再行照会二件，仍系分致英、佛二酋，交邱瑞祥再为送去。昨日照会大意，以现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如果到京，即可定义。今早照会之意，系两国既敦和好，自宜永息干戈。一俟接到照覆，即当派员前来听候，择定日期见面等语。无论该夷能否顺从，且作缓兵之计，知关盖注，先此布闻。

惟东西两沽居民迁徙已空，兵食维艰，已有不支之势，奈何？津郡尚不致十分震动否？殊切系怀。俟接得该二夷照覆如何，再为飞达。

一一七、内閣明发派文俊等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

上諭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内閣奉上諭：著派文俊、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英、佛二國使臣，进京换约。欽此。

一一八、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使等著兼程前赴北塘伴

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上諭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军机大臣字寄西宁办事大臣文、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奉上諭：

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二十八日卯刻，与夷人接仗后，至二十九日申刻，夷人仍踞唐儿沽，并未出村寻衅。该大臣等，将应设炮位等妥为布置，人心较定。并由恒福给与英、佛照会，告以大皇帝业已派有大臣在京，等候该使臣等商议，尚未接有该夷照复等语。现已将文俊、恒祺前往北塘，伴送该使臣进京换约之处，明降諭旨。该大臣等，现在无论行抵何处，著即兼程前进。倘该夷索看旨意，可即将本日明发諭旨给与阅看。接见以后，是何情形，著即详细驰奏。将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著照会英法已由京

中派员来伴送使臣进京换约并著迅保津郡上諭 咸丰

十年六月三十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奉上諭：  
昨据僧格林沁等奏，唐儿沽被夷占踞，大沽两岸危急，当由六百里加紧发去朱諭一道，令该大臣总  
当以大局为重，计本日已可接奉矣。兹据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占踞唐儿沽，并未出村扑扰，给与照会，  
亦尚未覆，并据恒福奏，密陈设法议抚之策各一折，览奏均悉。此时夷人既未出村扑扰，或系尚畏该大  
臣威名，不敢遽肆冲突，或另有诡谋，欲占踞两岸炮台，均难预定，不可不严为防范。如该夷由北塘搬  
运大炮，即飭西凌阿迎头截击，勿令遂其奸计。仍著恒福，一面再行给与照会，告以大皇帝因尔等远  
来，已特派文俊、恒祺，由京前来北塘，伴送尔等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该夷应允后，如肯由北塘行  
走，固属妥协；若必欲由大沽行走，即可由我更换小船，令该夷乘坐，由大沽行走。知照文俊等与之接  
晤后，一同进京换约，并须与之约定，以后彼此不准再行用武。大沽之防，仍不可撤。如该夷万难理  
喻，仍以全力向两岸炮台攻扑，我军抵御不甚得手，僧格林沁务须遵奉朱諭，酌派大员防守炮台，该大  
臣即抽带兵勇，迅保津郡，以固京师门户。谅僧格林沁，必能仰体朕心，权宜办理也。

昨因军情紧急，諭令瑞麟，于各调京兵一万名内，先拨五千名，于七月初一日，统带前赴通州，伊勒

东阿所带京兵四千名，仍驻扎河西务，归瑞麟调遣。并諭令托明阿，调西安马队一千五百名，成凯等调太原、绥远、归化各驻防兵一千名，春佑调热河兵五百名，谭廷襄调陕西兵三千名，庆昫调马队二千名，文谦调直隶兵三千名，文煜调山东兵三千名，恩夔调青、德州兵五百名，玻崇武酌调密云兵若干名，均派大员统带，尅日起程赴通。

至大沽炮台后路，如属空虚，著恒福于附近该处之直隶各营官兵，并上年所团天津所属之静海等县练勇，酌量调赴，以作大沽后路。庶分贼势，毋致疏虞，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〇、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接法国照会须派有全权大臣

方肯会晤请速简重臣前来折 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军录

奴才文俊、恒祺跪奏，为接到法国照会，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七月初四日在鹹水沽途次，接奉初三日寄谕，并军机处拟定照会底来咨二件，遵即录妥照会，飭委苑副舒麟、候补县丞陶桂林送至该夷处所。嗣据直隶督臣恒福函称：奴才等万不可即来海口，以免该夷窥伺大沽虚实，并钞录奏片知照前来。奴才等即于初五日仍回天津。旋据督臣恒福差弁来津，送到法国照覆一件，并声称本日北岸石缝炮台，已被夷人占踞，提臣乐善业经阵亡。又云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竖立白旗，该夷始行停战。现在夷势披猖，莫此为甚。

再，奴才等拆阅法国照覆，语句悖谬，必欲钦派全权大臣，能允二月定款者前来，方肯会晤。此等情形，虽奴才等前往，该夷亦必不肯相见，徒为耽延时日，于事反为无益。谨将该法国照覆原文恭呈御览，伏乞皇上俯念时事已至十分危急，关系甚巨，迅赐简派重臣，颁给关防，得有威权，方使该夷敬畏，庶可挽回全局。奴才等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再，英国照覆尚未送到，合并声明。所有接到法国照覆各缘由，理合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清旨。

（法国照会原缺）

## 一二一、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著悉力固守大沽如事

机紧急当回守津郡勿固执轻身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

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谕：

前因僧格林沁等奏，唐儿沽被夷占踞，大沽炮台危急，当由六百里加紧发去朱谕一道，令僧格林沁妥善筹大局办理。兹据奏称：回守天津，必致兵心摇动，夷船一经入河，津郡万难保全，现在情形，惟有严守大沽，已连日设法布置，激励马步官军，竭力固守等语。览所奏情形，自属确有见地，著即激励南北两岸在防将士，悉力固守，如有临敌退缩及乱言惑众者，该大臣即当以军法从事，以严纪律而固军



心。现已由恒福两次给与该夷照会，倘该夷从此就抚，事机固顺；如或再肆猖獗，该大臣督军击退，则津郡与京师，皆可无虞震动。万一事机紧急，该大臣总当恪遵朱谕，断不可固执己见。谅该大臣必能仰体朕心，勿专以大沽为重，置京师于不顾。孰轻孰重，又何待朕屡次谆谆训谕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二二、军机大臣寄直隶总督恒福著再行照会英法可由文俊

伴送来京换约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

军机大臣密寄直隶总督恒福。咸丰十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借格林沁等奏，大沽两岸布置严密等情形一折，并据军机大臣，将恒福寄伊等信函进呈，均已阅悉。夷人接二十八日照会后，业已竖立白旗，该督于三十日，复将现已派有钦差赴津，给与英、佛照会，虽尚未接有覆文，或可望其就抚。昨已派文俊、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英、佛使臣来京，约于日内可到津城。若恒福再行给与照会，以钦差业经赶到津城，即可前赴北塘，与额、葛两酋会晤，由文俊等伴送进京，办理换约之事。如该夷酋应允，不妨优加礼貌，或在天津先行筵宴，令其欣从，不至妄生疑虑。至该夷酋行走道路，总宜设法宛转，令其由北塘进京，方无意外之虞。昨谕更换小船，准由大沽进口一层，且不可先行提及。俟该酋等递到覆文，或有迟疑，即著飞速驰奏，候旨遵办。

僧格林沁专意力扼大沽，不肯撤回天津保卫京师，实深虑念，已另谕该大臣矣。惟事势如果紧急，恒福总当设法保全，不令遽蹈危险。此时不可过于急切，转致激其意气，毅然不顾。朕为维持大局，爱惜人才，该督自能仰体此意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三、怡亲王载垣等为保卫京师致僧格林沁函 咸丰十年七月

初一日 上谕档

敬启者：恭阅奏报内，知大沽人心已定，具见王爷布置得宜，垣等莫名钦服。至大沽为津郡门户，津郡若有他虞，则京师必致震动。王爷之意以为军心不可摇动，大沽不可轻离，自系深谋远虑。第现在夷人占据唐儿沽，所有大沽后路虚实，均被窥透，倘该夷一面分攻大沽，一面直趋津郡，则津郡后路，实无人可以统兵调遣。王爷乃国家柱石之臣，中外倚以为重。京师为根本重地，与〔其〕徒守海口，何如近卫神畿。前日钦奉朱谕，谆谆训诫，固不可宜露，致令人心摇惑，然至事机紧急之时，亦必当钦遵办理。况数日来，圣心为王爷远在海口，深切焦劳，若不仰体圣意，实非忠君爱国之道。且王爷素日所论事件，总以保全大局，仰慰圣心为重，何今日专顾大沽炮台，置京师于不问？务望斟酌权宜，以慰宸怀为要，是则垣等所深企也。

除钦奉谕旨业经寄信外，应再肃械布谕。顺颂捷安不一。

一二四、直隶总督恒福奏英人所开各条款概行允准或可息兵

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奴才恒福跪奏，为夷情紧急，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本月初二日奴才接见夷人，并接收英夷照覆，语多狂悖，势难转圜各缘由，已经会同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具奏在案。兹于本日未刻承准军机大臣寄奉谕旨，奴才所寄王大臣信函，仰蒙圣鉴，并蒙谕：僧格林沁专意力扼大沽，不肯撤回天津，实深靡念，已另谕该大臣矣。惟事势如果紧急，恒福总当设法保全，不令遽蹈危险。此时不可过于急切，转致激其意气，毅然不顾。朕为维持大局爱惜人才，该督自能仰体此意也等因。钦此。仰见皇上通筹大局保爱重臣之至意。跪诵之余，莫名钦感。奴才自当仰体圣意，竭力设法保全。

惟夷人桀骜性成，必欲将两岸炮台占取，使河道通畅直抵津城。且欲俟得有炮台之后，务将二月间所开各条概准，方能罢兵等情。是其骄傲之意，断非口舌所能争。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天恩，明降谕旨，将该夷所请各款俯赐曲从，并飭军机大臣径行照会该夷，使其得有颜面，可以回国，或可冀其息兵就范，实为万幸。

奴才因时势危迫，不揣冒昧，恭折密陈，伏乞皇上圣裁。奴才不胜急切待命之至。 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战机已决，挽回无术。现仍拟由文俊等转覆该夷，不过希其万有一

得，以不改前年原约为约悞也。钦此。

## 一二五、直隶总督恒福奏接到法照会与英狂悖无异钞录呈览

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奴才恒福跪奏，为接到佛夷照会，恭折奏祈圣鉴事。

初二日辰刻，接到英夷照会，已于未刻会衔由六百里驰奏在案。酉刻佛夷二名亦执持照会，前来请见。奴才当与接见。该夷言语，一味狂悖。其照会内虽系按照二月条款，及派有全权大臣前来才得垂听，而言语之间，仍欲占据两岸炮台，其情形与英夷无异，断非言词所能挽回。奴才随给照会交该夷等持回。谨将佛夷照会二件，及奴才给与该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每日晚间即闭营门，现因该夷占据梁子，营门关闭较早，是以未及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朱批：知道了。钦此。

### 附件一：抄录法使葛罗胁迫清廷全盘接受其无理要求之照会一

大法钦差全权大臣、世袭男爵葛，为照覆事。

照得贵大臣公文内言，接得英国照覆，始知本大臣亦来海口，经贵大臣据实奏闻，即日已奉谕旨，贵国大皇帝已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本大臣进京，以便会同商议。本大臣始知贵国似乎置之不知，甚邇

本大臣重来到兹，及水旱二师诸众随至之重，故而全不以为然，本大臣确实痛惊。盖中国或假忘，或不认真，本国与中国刻下事务之光景，本大臣宜将数语告醒。因旧年五月北水口之事，法英二国思已受中国之重辱，即欲伊赔补认过，中国恐则得与两国通好。经驻扎上海大法钦差大臣布，本年二月已明定赔补尽款四条，发中国大臣已存在案。其内明言限以三十日之期，如中国不依顺定款，即由已出师之水陆大军元帅理，办理进兵，以威力协（胁）迫中国所不情允，贵大臣不得不知。维时中国不惟不应酬而反欺辱，故已无商议处，只得动干戈。此乃目下之光景。中国至此执固，全无悔状。我兵将北河口炮台数口，已破如竹，不日由此河道直至京师，必无阻止。但此威强，全由中国而致。盖贵公文前无依前约之确据，使本大臣能停止干戈。如中国转意，实心依允本年二月之定款，而速出无疑永信之确质，则凡有钦派与本大臣商议之大臣，本大臣才得垂听，及复旧好是幸。但非钦差全权大臣前来，定无会晤之望。

再者，急切晓知：论本年二月所定之条，今全不由本大臣稍易丝毫。须至照会者。六月三十日照会。

附件二：抄录法使葛罗为惟有速允所定赔款方能停兵事之照会二

大法国钦差特简入华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世袭男爵葛，为照覆事。

照得本大臣于六月三十日接准贵部堂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次之来文，本大臣已经照覆。贵部堂二十八日所来之文，因本大臣坐船停泊甚远，来往不便，是以不能速速送递。查三次所来之文内，本

大臣甚是不悦，因贵国并无明言允许本国所定之款。至论现在之光景，本大臣已于六月三十日之照覆内，详细言明矣。贵国若欲本国水陆二军早息干戈，惟速允所定赔补之款，实乃贵国之益而已，别无他言。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七月初一日照会。

附件三：抄录恒福为已派大臣前来伴送进京换约何日起程事给法使照会

为照会事。本督部堂节次照会贵大臣，尚未接准照覆。现在大皇帝因贵大臣远来，已特派大臣文俊、恒祺，由京前来北塘，伴送贵大臣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至贵大臣现在何处，拟于何日起程进京，望即照覆，以便本督部堂知照钦差<sup>文</sup>恒<sup>文</sup>尅期前往会晤。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抄录恒福为已派大臣前来伴送进京换约何日起程并释还英俘事给英使照会

为照会事。本督部堂节次照会贵大臣，尚未接准照会。现在大皇帝因贵大臣远来，已特派大臣文俊、恒祺，由京前来北塘，伴送贵大臣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至贵大臣现在何处，拟于何日起程进京，望即照覆，以便本督部堂知照钦差<sup>文</sup>恒<sup>文</sup>尅期前往会晤。再，六月二十六日马队官兵得有贵国人二名，兹特送还。须至照会者。

一二六、直隶总督恒福奏请军机大臣照会英法俯如前请撤去

大沽之防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再，敌势万分猖獗，大沽、天津难以保全。可否仰恳天恩，飭由军机大臣迅即照会该夷，俯如前请，撤去大沽之防，或可稍有转机。并请谆谕僧格林沁先行前往近畿一带扼要驻扎，保卫神京，责成奴才会同乐善，暂在军营，徐图撤防。谨附片具奏请旨。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二七、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接英使照会要胁必须照允所开

条款方能罢兵钞录呈览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恒福跪奏，为接得英夷照会极为狂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七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已特派文俊、恒祺等因。钦此。奴才恒福即日照会英、佛二夷一体遵照。初二日辰刻，夷人四名持有白旗至海河北岸，当即派弁迎往，据称欲见总督，有面说之话。随将该夷用一船渡至奴才恒福寓所，该夷递出照会一件，言词甚为狂悖。夷人四名内，一名通晓华语，所说亦与照会相同。奴才恒福答以大皇帝已派钦差大臣在京等候面议，并派大员

前来伴送进京，即日可到。如必要走大沽海口，即用我国船只行走。现在两岸炮台并非防范尔国，系防本国海盗而设。该夷付之一笑，仍称必要按照会办理，不能更改。奴才恒福告以照会所开各条，应具备请旨，俟奉到谕旨，再行知照，两国原系和好，即可从此罢兵。该夷则称此话回去转达，至于用兵之事，麴酋亦不能作主，全在水陆二军等语。该夷等旋即渡河回村。奴才恒福恐该夷传述不明，复又办给照会。

奴才等料该夷之意，必将全力攻打大沽及两岸炮台，总欲逞其心志而后已。无论如何设法转圜，曲为开导，及一切条约均如所请，断不能息止兵戈。奴才等惟有激励将士，勉以忠义，以期竭力抵御，倘邀我皇上洪福，击退该夷，大局可望转机，亦抚亦易得手。

谨将奴才恒福初一、初二等日给与该夷照会，并初二日接得英夷照会，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

再，奴才西凌阿已于初二日到营，现在大沽迤西之邓善沽地方驻扎，防守河岸，合并附陈。谨奏。

附件一：英使额尔金为必须攻占海口炮台并照允以前所开条款方能罢兵照会

（此为恒福咨送军机处之原件）

大英钦差特简入华总握全权便宜行事大臣额，为照覆事。

昨据贵部堂于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日来电三件，先以奉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本大臣进京，



续以钦差大臣前来，不日可到，祈本大臣转行我水陆二军门停止干戈等语。已悉。查前于六月二十二日照覆内，以今兹进兵之故，实因二月内我钦差大臣照会军机处各大臣求要各节，旋准转行复文，殊属不妥，致咨我军举动等因。业经移行贵大臣知照在案。

兹我水陆二军门现所办理，必将河口左右炮台占取，俾得河道通畅，使本大臣直抵津城荡平之路。自应俟其得有炮台之后，并有贵国定志，务将二月间去文内开各条，一一概准切实可凭之据，方能移咨罢兵可也。为此照覆。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兵部尚书、直隶总督部堂恒。

一千八百六十年七月初一日

庚 申年八月十七日

（原件中西历日期颠倒。七月初一日为中历，八月十七日为西历。）

附件二：抄录恒福为来照收悉俟恭奉谕旨再为照复事给英使照会

为照覆事。本月初二日贵大臣派员送到照覆一件，均已聆悉。至六月二十五日接到贵大臣二十日照覆本督部堂，当经具奏，恭奉谕旨，业经照会贵大臣在案。至此次贵大臣照会内开各情，本督部堂具奏请旨。一俟恭奉谕旨，再为照覆。须至照会者。

附件三：抄录恒福为来照收悉俟奉到上谕再行照会事给法使照会

为照覆事。本月初二日贵大臣派员送来照会二件，均已聆悉。至所述各项情形，及二月所议四款，本督部堂即行具奏请旨。一俟奉到上谕，再行照会。两国原系和好，自应停止干戈，商酌办理，总期彼此有益，仍敦旧好。须至照会者。

附件四：抄录恒福为奉旨已派钦差大臣在京等候会议事给英使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海上诸国与中国通商，素称和好。今贵大臣前来，连日用兵，不知何意？本督部堂仰体大皇帝惠爱生灵之意，于前接到贵大臣照会，当即据实奏闻。本日恭奉谕旨，大皇帝已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贵大臣进京，以便会同商议。为此遵旨照会，即祈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附件五：抄录恒福为奉旨已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会议事给法使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海上诸国与中国通商，素称和好。本督部堂前因不知贵大臣到来，无从照会；相接英国照覆，始知贵大臣亦来海口，经本督部堂据实奏闻。本日恭奉谕旨，大皇帝已经钦派大臣在京等候贵大臣进京，以便会同商议。为此遵旨照会，即祈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一二八、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渡河攻扑大小梁子失守现

严防大沽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再，正饬折间，该夷乘船渡河攻扑大小梁子。因该处树木丛杂，马队不能前进，该夷登岸，炮火齐施，马队电扎不住，已被该夷占踞。该夷所坐船只，即系宁波船二只，并新河、唐儿沽、潮沟以内原有小船，该夷缚扎渡河。该夷既经渡河，现在马步官兵仍行抵御，奴才等惟有竭力严守大沽。谨附片具奏。

一二九、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行抵天津办给英法照会互换和

约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二日 军录

奴才文俊、恒祺跪奏，为恭报行抵天津办理照会，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文俊、恒祺于六月二十九日面奉谕旨到津照会英、佛二国来津互换和约，奴才等即于次日起程，七月初一日行抵杨村途次，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奉上谕：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等因。钦此。同日又另奉上谕一道，奴才等敬谨收存备给该夷阅看。奴才等于初二日辰刻行抵天津，遵旨商定照会，录出盖用天津钞关关防，飭委苑副舒麟、候补府经历张之熙送至该夷处所。一俟

接有照覆前来，如何情形，即行驰奏，仰慰圣怀。谨将办照会原底，照录恭呈御览。

所有奴才等到津办理照会，委员送交各缘由，理合由驿四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

#### 附抄录文俊等为奉旨前来护送进京换约事给英法使臣照会

钦命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总管内务府大臣衍武备院卿恒（祺）。为照会事。

照得前奉谕旨，著直隶总督恒，俟贵国到津时，即行照会互换和约，以敦和好。昨据报称，复有带兵登岸，并用武等事。今本大臣钦奉谕旨，特派前来，再为详细照知。恐系直隶总督未能达明和好之意，今本大臣来津说明，并可护送贵大臣到京互换和约，以敦和好。相应照会贵大臣，即为覆知。顺候日祉亨嘉。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英法两国钦差大臣。

#### 一三〇、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接有英法照复俟军

机处拟复后即著送往毋延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

军机大臣密寄西宁办事大臣文，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本日据文俊、恒祺奏，行抵天津，照会英、佛两国等语，览奏已悉。现在恒福等，接有英、佛两首照覆

各件，当令军机处再行拟覆照会，即著文俊、恒祺，送给英、佛两酋，毋稍延误。如与该酋会晤，即按照会所言答覆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急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一、长芦盐政宽惠等奏英法军攻占大小梁子事势迫切请

飭瑞麟移营津郡以备缓急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 军录

奴才宽惠、奴才崇厚跪奏，为夷氛逼近，事势迫切，谨陈实在情形，恭折奏折圣鉴事。

窃照夷酋占踞唐儿沽以后，奴才等遵旨多设侦探加意防御情形，业经恭折会奏。兹于七月初二日，钦派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到津，当即缮就照会，借用奴才宽惠天津关关防，派委千员齎投，尚未接其照覆。奴才等于初二日夜，在津郡十里外之梁家园炮台督率将领弁兵巡逻防护，遥见正东一带红光烛天，恍似电闪，并隐隐闻有炮声。初三日卯刻哨探弁兵回营，询知该夷于初二日，曾派委夷官数人在督臣恒福处投递覆文，旋有夷酋鬼水过河开放枪炮，大小梁子亦被该夷所占。

奴才等伏思唐儿沽在河之北，大小梁子在河之南，今俱被该夷占踞，设使再以大轮船闯入大沽海口，则我南北炮台三面受敌，更有应接不暇之势。体察大沽情形，实属万分危迫。至营城等处防兵，本为接应天津后路而设，现已全行撤回大沽。此时南岸之营城、军粮城，北岸之葛沽、咸水沽，均可直驱郡城，既无一险可守，亦无一兵驻扎，而一望平衍，道路纷歧，四通八达。不特径扑天津中无阻隔，

朱点。  
且可绕越天津，由杨村、河西务直达通州，并可由香河、宝坻径扑通州，均无阻碍。天津为京师门户，通州为近畿唇齿，万一稍有疏失，全局震动，所关匪细。奴才等窃念圣恩宽大，许其进京换约，乃该夷忽尔投文，忽尔用武，阳为和好，阴实窥伺，是其包藏祸心殊不可测。

查通州地方，现经大学士瑞麟督带重兵驻守，洵足以固藩篱。惟通州距京甚近，若该夷已至通州，则燎原之势甚炽，抚与战皆非所宜。奴才等再四熟筹，保卫津郡即所以保卫神京，且可壮大沽后路声援，并可截该夷分窜之路，而津郡得此重兵驻扎，人心亦借此安定。相应请旨敕下大学士瑞麟迅速移营天津郡城，以期缓急有备。奴才等为大沽后路空虚，事势迫切起见，谨恭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文俊、恒祺与奴才等商酌，夷酋现正鸱张，大沽情形万分危迫，如再被该夷得手，诚恐益难办理。现在约同奴才宽惠迎头前往，拟再发给照会以期挽回。奴才崇厚督带将备等，仍在濠墙严密防守。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奉朱批：所请实难准行。欽此。

一三二、军机大臣传谕长芦盐政宽惠等著宽筹银款准焦祐瀛

先为提用以招集义勇力保大沽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

咸丰十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

昨諭令寬惠、崇厚，迅派兵勇，救援大沽后路，当已即日起程。大沽为天津门户，必须极力保全，方为上策。本日复明降諭旨，令焦祐瀛、张之万，驰驿回籍，激励民团，招集义勇，会同该处防兵，以资堵剿。天津百姓，素称好义，谅必同心协力，踊跃争先。所需募勇口粮，必须预筹接济。著宽惠、崇厚，不论何款，宽为筹备，准焦祐瀛等先为提用，俾济要需。俟事竣后，由崇厚被实报销，以清款目。所有制备军火，悬赏杀贼，一切事宜，均著照焦祐瀛等呈递寄宽惠等信函办理。该少卿等未到之先，即著宽惠、崇厚，督同天津府知府石赞清及本地绅士，先行筹办。并雇募勇丁，不得招致无业游民，以防奸宄，是为至要。

欽此。军机大臣遵旨，由六百里加紧，传谕长芦盐政宽惠、长芦盐运使崇厚。

### 一三三、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北岸炮台失守大沽难支拟撤守

通州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北岸石缝炮台失守，大沽两岸万难支持，现拟遵旨退守，恭折奏祈圣鉴事。

本月初五日卯刻，该夷马步万余名，全力攻向石缝炮台。提督乐善善督带官兵奋力攻击，各炮台亦开炮策应，已将夷人击退。惶乱之际，被该夷炸炮将我北岸炮台及石缝炮台药库燃著，烟气弥漫，官兵不能看视，该夷舍命回扑，以致失陷。提督乐善，登时阵亡，营覆没。该夷既经占踞石缝炮台，其余两岸各营，万难守御。奴才查炮台虽不能守，马步兵力尚堪拚死一战，拟酌量撤退，扼要防守。惟津那

为水陆受敌之处，无论如何厚集兵力，亦不能守。惟有督带重兵，扼守通州一带，以固京师。

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一三四、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奏英法占据北塘新河各村

亟宜援应大沽以壮声势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 原折

奉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陈鸿翊跪奏，为逆夷占据北塘新河各村，亟宜派兵援应大沽，以壮声势以固人心，仰祈圣鉴事。

窃臣籍隶畿东，世居北塘，现接家信，闻逆夷于六月十五日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红头布约有万余，意欲暗袭大沽后路。十六日早夷船俱进河内，向岸上运炮多尊，并有骑马者沿街掳掠，在东街修甬路一道，暗伏地雷，炮台上安放大炮，并竖有法国大旗。南面濠墙加高培厚，亦安大炮，西面河沟二道垫出马道，以为军厂。十七日直趋大沽被防兵击毙数十名以后，未敢出队，忽于二十六日又将新河占据。窃思新河而南，即为塘儿沽，该处距大沽大营八里，距北炮台较近，并不隔河，如北炮台一有不测，则南炮台断难立脚矣。且由新河而西四十里即为军粮城，该处距天津河东仅六十里，万一逆夷另分一股直犯天津，则危急更不堪设想。为今之计，臣愚以为应令北塘以北营城驻守之兵，西由宁车沽直趋北塘，攻击逆夷后路，以分其势，如夷人回顾北塘，则大沽情形便可稍缓。并请皇上明降谕旨，大作声威，发京兵二万以为大沽援应，则逆夷必闻而胆落，即沿河居民闻之，必皆鼓舞激昂，同思效命。倘北塘、



新河任其久据，恐其将北塘迤南之淤塞旧河挑通，直达新河口，则亦可由水路上犯大沽，并可直赴天津矣。

再，闻夷船进北塘河后，屡次窥伺营城，炮台带兵之员闻面少却，不思设法防夷，转以逃避难民为奸细，查拿甚紧，人心极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业，迁徙流离，既遭夷害，又被兵扰，苦累惨不可言。相应请旨飭下地方官将沿河各村难民妥为安抚，毋使失所，以收人心，庶不致激生他患。

臣生长北塘，地势情形，皆所熟悉，是以上年八月有北塘仍宜设防之请。今接家信知事已至此，焦急万分，为此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 一三五、直隶总督恒福奏石缝炮台失守事势益危劝僧军退守

通州清派重臣来商和议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北岸石缝炮台失守，事势益危，奴才遵旨劝明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退守近畿一带，一面由奴才给与该夷照会息兵，并拟留沽照料撤防一切，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七月初五日该夷由北岸出队攻扑石缝炮台，提督乐善力竭阵亡，失守各情，业经僧格林沁驰奏在案。惟北岸炮台既失，南岸炮台益孤，万难扼守。奴才遵旨力劝僧格林沁统带防兵即日起程，退守通州一带，保卫京师。该大臣誓守炮台之志虽坚，现经奴才详述节次钦奉恩旨，该大臣仰体宸廑，感激之余，深知领会。奴才惟有再行催劝该大臣，即速起程，不令遽蹈危险，以期仰慰圣怀。俟该大臣启身

后，所有一切撤防之事，奴才率同署天津镇总兵冷庆等妥为照料。奴才现与该夷照会内，有已奉旨派有钦差全权大臣即日來沽等语，并仰恳天恩俯念事势万分危迫，特派重臣迅速來沽与该夷当面暗商和议，实为万幸。奴才不胜急切待命之至。

为此由六百里加紧急折驰奏，并将照会英、佛二夷底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所附照会英、法底件原缺）

### 一三六、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北岸炮台失守著撤

出大沽妥筹天津防务再赴通州布防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

初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直隶总督恒。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

僧格林沁等奏，北岸石缝炮台失守，现拟遵旨退守一折。据称初五日卯刻，该夷马步万余，攻扑石缝炮台，因药库被燃，以致炮台失陷。提督乐善，登时阵亡。现拟督带重兵扼守通州等语，览奏曷胜愤懑。夷氛猖獗，炮台虽不能守，而马步官军，为数不少，该大臣等现拟酌量通撤，再图决战，实能顾及大局，闻之稍慰。

惟通州为京师屏蔽，而天津实为通州门户，若非力扼天津，恐通州亦难安堵。此时夷势虽张，而海

河防具，层层密布，想船只尚难立时闯入。且津郡城外，筑有濠墙，尚堪扼守。著僧格林沁等，将大沽兵勇，一面撤退，一面前赴津城，将海河两岸及郡城守御事宜，督飭宽惠等妥为筹画后，再赴通州。未可因该处水陆受敌，置之不顾。瑞麟于初一日始往通州，一切布置，尚无眉目。其天津后路，以至通州，应如何相度要隘，择要严防，调拨兵勇，分投堵扎，以臻周密之处，均著该大臣等，妥为办理，随时奏报。

至大沽炮位军火不少，并著恒福将可以运回者，即行搬运，其不能搬运者，炮位即应钉眼，或推落海河，其余军装火药粮饷等，均应立时焚毁，毋许存留资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三七、直隶总督恒福奏力劝僧军退扎通州并与英法照会勿

再用兵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遵旨带兵退守，并奴才给与该夷照会让出南岸炮台，并劝阻该夷进兵未允，旋即回津各情，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七月初五日该夷攻占北岸炮台后，事势危急，即经奴才谆述迭次钦奉谕旨，力劝僧格林沁带兵退守。该大臣仰体圣心，即于是日酉刻带领官兵前往通州驻扎。适该夷通事官巴姓及夷官五人来与奴才相见，声称北岸炮台，已为占踞，即欲将南岸炮台，立时交出，方肯息兵。奴才以防兵既撤，炮台空

虚，与其为该夷攻占，不若即允退出，免致扰害居民，并可稳住该夷，使僧格林沁安稳而行，不致再有交仗之事。当即缮就照会，交付该夷去后，奴才暂留大沽与该夷两次面晤，竭力开导，阻其直扑天津，欲其先议和而后论战。据该夷云：必须中国钦差与其两国公使彼此商办。并言如果优礼相待，尚可和议早成，否则万难定议。且欲将先后所约各条，一概允准，方肯罢兵各等语。奴才以津郡地方紧要，再四劝阻，以期展延时日。无如该夷言词桀骜，未肯允从，其意其势，非先占据天津不止。奴才等已于初六日申刻自大沽折回，初七日子刻行抵鹹水沽，当即先将劝阻该夷未允情形，具函飞致钦差文俊、恒祺，要速筹办，一面赶紧回津，再与文俊等详细面言，以冀暂缓用武。奴才因事机危急，万分，是以未及先行奏明，不揣冒昧，临时变通办理。谨将照会底稿照录，恭呈御览。

所有僧格林沁遵旨退守，暨奴才随后回津各缘由，理合由六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恒福为认输求和事给英法照会底稿

为照会事。本月初五日贵国水陆二军已占我后路炮台，是贵国善能攻战，我军情愿输服。为此照会贵大臣不必用兵。其八年及本年二月条约，已有钦差全权大臣前来而议，即日必到，并请贵大臣由大沽河口行走。须至照会者。

一三八、直隶总督恒福奏英法兵船已过咸水沽势将直扑津郡

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 军录

再，正在具折间，探见鹹水沽河内已过该夷兵船数只，其直扑郡城之势，已属显然。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三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

布防通州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夷人先后占踞两岸炮台，现将马步官兵撤退，并拟将各路防兵调赴北面，以固京畿，恭折奏祈圣鉴事。

本月初五日夷人占踞石缝炮台，奴才当将大概情形恭折驰奏在案。至大沽营垒，经营已经三载，计费帑项数十万，筹画之周备，防范之严密，无以复加。无如该夷穷凶极恶，视死如戏，每攻一处，誓以不得不已。所有新河、塘儿沽、石缝三次之战，奴才在炮台瞭望，我兵枪炮一发，该夷纷纷倒毙。其余各夷始则犹拖拉尸身，继而置之不顾，遂践踏尸身抵死前进。三次击毙夷匪三四千名，而石缝一战为最

多。当石缝炮台与该夷相持之际，因海河阻隔，不能派队前往应援，只得用炮接应。石缝炮台既失，北岸药库又被炸子燃着，已无可抵敌。且我后路已为该夷所蹙，若以步队来扑，石缝炮台内以大炮策应，我兵万难抵御，徒损伤将士，于事毫无补救。

查该夷之意，无非欲尽得两岸炮台。情知不敌，莫若息兵罢战，奴才当即传飭各营竖立免战白旗。奴才是晚戌刻，统带马步官兵徐徐撤退。本应防守天津以扼京师门户，查该夷处心积虑，全在天津，且天津府城滨临海河，虽有新筑环濠围墙，较之大沽不啻天渊，该夷水陆并进，仍是不能扼守。现在秋成将熟，遍地高粱，天津环濠以外，尤为稠密，易于藏奸，我则不能看视，自应仍在通州迤南屯扎，距京既近，声气可以相通，并资保卫京师。其天津炮台安设大炮，拟即运送回京，小炮及调防之旗绿官兵，一并撤至通州。现在山海关无须设防，所有该处之现在调防马步官兵，拟令副都统增庆管带来通。各项官兵一经到齐，共计马队七千名，步队万名，兵力不为不厚。倘该夷敢于北犯，临时酌量，总须与之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各项官兵到齐，所有原在通州、河西务防堵官兵，拟请撤回京城，以资防守。其前调各省满汉官兵，可否暂停来防，以免众心摇动。

再提督乐善原在奴才营内，奴才留心查看，该员心地淳正，操防谨慎，随同奴才布置一切，无不竭尽心力，妥为办理。前因北岸吃紧，经奴才派赴石缝炮台，该提督誓众死守，初五日之战自卯初至午初，奋力抵御三时之久，力竭捐躯。可否照提督例，从优赐恤，并于海口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之处，出自皇上逾格洪施。其余伤亡官兵，容俟查明，再行核办。

至奴才于海口地方布置防守已及三年，计费帑项甚巨，现于数日内，连失小村数座，并两岸炮台营

垒各项大小器械，以致夷势益张，实系奴才无能，调度乖方，劳师糜饷，误国病民，咎无可辞，应请旨将奴才交部从重治罪，以示惩儆。

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谨奏请旨。

#### 一四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天津难守退兵驻通情形折 咸丰

十年七月初七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为敬陈天津难以守御，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初七日在杨村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諭：通州为京师屏蔽，而天津实为退州门户等因。欽此。仰见圣虑周详，奴才曷胜钦佩。查天津濠墙周围三十余里，处处皆可扑犯，虽有大小炮位，为数无多，不数分布。该夷炮火猛烈，天津濠墙断不能抵御。该夷若以步队直扑濠墙，兵力即不能支，再以船上大炮攻击，兵勇腹背受敌。且天津海河向无防具，一时制造安设，赶办不及。夷船一经驶至，郡城即在濠墙以内，兵勇何能驻扎？必致阖郡人民咸遭荼毒。该夷之意，原在天津，计其船只不日即可驶至。奴才目睹情形，审度时势，天津实无防守之法，不得已驻兵通州，以固京师。且天津再经接仗，设有挫失，办理抚局更形棘手，是以奴才初六日路过天津，已飭运司崇厚将炮位、防兵赶紧一并撤退，以示不疑。此时惟有设法转圜，使该夷及早在津就抚，不得再有决裂情形。

至奴才是否即赴退州，未敢擅便，现在蔡村暂驻，恭候训示遵行。 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初五日戌刻奴才出大沽时，督臣恒福尚在该处，以备照料一切，合并附陈。谨奏。

一四一、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前后给英照会均未得复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 军录

再，奴才等到津后所发之照会，英夷尚未照覆。嗣准军机处复行代拟之照会底，均录妥委员送到，现亦未准照覆。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四二、军机章京英秀等呈军机大臣宜派重兵赴津堵击勿任

联军西窜文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日 原件

章京英秀等谨呈，为逆夷益肆鸱张，天津危在旦夕，津郡若失，京师必致震动，浙陈下情，恳请大人据情代奏事。

窃查英、佛二夷，招集广勇，发逆，直犯海口，志在报复，绝非言和。无如僧格林沁布置严密，逆夷于大沽海口伎俩既不能施，北塘轮船又难驶入，遂以议和，惰我军心，以致误坠诡谋，北塘、新河等处被其窃据。是该夷以和字诱之，而我以和字就之，其非僧格林沁设备不严，已可概见。然彼时寄谕僧格林



沁、恒福勿开衅端，设法羁縻，无非我皇上视民如伤，恐百万生灵遽遭荼毒。嗣因逆夷占据大小梁子，复恐僧格林沁一军孤悬海口，亦有挫失，是以命其通守天津，以顾大局，仰见我皇上量敌而进，虑胜而会之至意。

此时自以添兵筹饷，以剿为防，为目前急务。若俟该夷照会恒福，始行筹办，该夷自必仍前诱和，我兵复蹈北塘之辙，已无疑义。惟有仰恳天恩，俯念京师危急，速派重兵迎剿，并令瑞麟、伊勒东阿两军先赴天津，会同僧格林沁扼要堵击，勿令逆夷上窜。仍请飞飭各路入卫官兵，悉赴天津，为四面兜击之计，方为妥善。若仍株守通州，不令往援津郡，天津万一有失，该夷不难绕通往直逼城下。且该夷既据天津，裹胁各庄，人数尚属无多，若使扰及通州，则沿路裹胁何可数计？是守通州不如保津郡之为得也。

再查已革副都统伊兴额，前在军营剿办捻匪，勇敢素著。该员现因患病回旗，请旨飭令该员星赴僧格林沁军营，以资差遣。

至王大臣等防范京师，布置森严，尚可捍卫。查圆明园八旗以及健锐、火器两营官兵，额设虽多，现在调赴军营亦复不少，存营兵丁甚属寥寥，是园庭、宫内疏密悬殊，若谓围墙添兵防范，无论兵丁足敷拨派与否，即使准（催）拨增兵，亦恐不若京师易为防范。想皇上圣漠周详，不待臣子虑及也。

章京等于现办夷务情形，谨就管见所及，具呈恳请大人代为转奏。谨呈。

一四三、军机处为办理换约代拟照会英法底稿 咸丰十年七月初七

日 上谕档

钦差大臣、大学士桂，为照会事。

照得本大臣现在奉旨来津与直隶总督恒办理换约事件。本大臣携带钦差关防，定于本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贵国二月间所开各条，本大臣均无不可商办，俟本大臣到津即与贵大臣会商一切也。为此先行白文照会，俟钦差关防领到，随后补行印文可也。须至照会者。

（按此照会未标明给英国或英、法二国，据七月初十日寄恒福上谕所述，知为分寄英、法二国者。又按此照会底稿后注：「递上发下后，适礼部将关防送到，因将为此先行以下二十三字删去缮发。」是缮发之件，已删去为此先行以下二十三字。）

一四四、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英船驶入郡河兵队进城占扎

及与巴夏礼会晤情形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军录

奴才文俊、奴才恒祺、奴才恒福跪奏，为英国之船驶入郡河，奴才等见势危急，同上其船，劝谕未允，其众旋即登城，遍立旗帜占扎各等情，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恒福将英、法两国船只驶至土城地方，并天津知县姚煦等前往迎见各情，于初八日卯刻驰奏在案。兹于是日已刻，其船数只直抵郡河东浮桥，势甚凶猛，津郡现已撤防，无可禁阻，奴才等率同运司崇厚，当即出城同上英国之船，与巴夏礼会晤，伊即取出告示一纸，有占扎天津字样。奴才等诘以此次来津，我国先将防兵、炮位全行撤去，与广东省城情形不同，何得遽言占扎？乃该巴夏礼声称：在中国既云派有钦差全权大臣，究竟所派何人？未见衔名，是中国并未派有办理和议应许本年二月份内所开各节之人，是以不能停止兵戈，尚非议和之时。既未议和，即应仍行开仗，谅此处岂能挡我数万之兵等语。奴才等再三开导，始允不扰百姓，民心尚可稍安。

现在英、法两国兵众已纷纷入城，于四城之上遍立旗帜。奴才等困守危城，正在焦急间，适英官巴夏礼来至奴才恒祺行寓，奴才恒福与运司崇厚亦正在座间，与接见言及现在之事。据云：七月初二日在海口，所与奴才恒福照覆内，务将二月间去文内开各条一一概准，切实可凭之据，方能息兵。乃中国并未给与切实可凭之据，以致八年条约及本年内开各条，均未见概准明文，有必须用武之势，实系自误等语。奴才等以津郡城池现已为其占踞，不得不思变通办法。当将八年条约，本已议定并无另行更换之旨，至本年内开各条，许以速行奏明请旨办理。惟是该夷迫不待（缓），奴才等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如能迅派亲信大臣，兼程即日来津与之商办，固为妥善，否则将该国本年所请之四条，先由军机处照知该国，使其知有切实之据，方止其兵端。倘若再事耽延，恐该夷不能在津久待，其事有不堪设想（者）。谨将英国告示抄录一纸，恭呈御览。为此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 附抄录英军侵占天津后所张贴的告示

大英统领水师提督军门合，为出示晓諭事。

照得因去年中国大失信义，致使本大英、法两国只得再动干戈。经于本月初五日将大沽河口南北两岸各座炮台胜仗屯扎，又于本月初八日本军门督带先锋占扎天津城池，惟本两国并无扰害民人之意，定将人业保全无虞。特此出示晓諭。为此示仰各色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各宜放心，毋庸惊惶，仍可安居守业，候两国统领水陆将军、提督军门等会商保卫天津城郭，稳绥无事，究应设何章程，议妥再行示明遵照，各宜凛遵。特示。

### 一四五、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奏接到英国照复缘由折

咸丰十年

七月初八日 军录

奴才文俊、恒祺跪奏，为接到英国照会，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本月初七日接到批折，内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英夷此时尚无照会到来，未知是何意见？文俊、恒祺现驻天津，著候英夷照覆到时，即行由驿驰奏等因。欽此。是日酉刻即准英国送到照覆前来。查文内所称有本月初一日与督臣恒福照覆，令奴才等检查阅看各等语。除将该夷照覆原文，並抄录前给督臣恒福之照覆，一并恭呈御览。至前接军机处咨交拟定照会

底，当即照录送至该夷处所，一俟接到照复，再行驰奏，仰慰宸廑。

所有接到英国照复，理合由驿□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 钦此。

#### 附英使额尔金为拒绝答复事照复

大英钦差大臣额，为照覆事。

接据贵大臣等来文，阅悉。合以本大臣前于本月初一日与直隶总督恒 照会一件，当请贵大臣等检查阅看。除前文内开各情之外，本大臣尚无别语可述矣。为此照复，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大清钦差大臣文恒。

庚申年七月初四日。

#### 一四六、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等为请派全权大臣来津致军机处

王大臣函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敬启者：本月初七日距天津东门外十余里之土城子地方，已有夷船数只驶到，情形万分吃紧。当经飭派天津县知县姚煦、委员昌平州知州潘蔚率同绅士辛荣，前赴夷船，优礼相待。探得先到轮船数只，后起兵船亦即大至。该令等婉言试劝，似可不至猝然用武。惟该夷性情叵测，反复无常，非有由京派有

爵位最崇，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来津，断难议和。是为今之计第一要着，总以仰恳天恩，敕派重臣兼程，勉日来津，使该夷得有颜面，或可冀其渐就范围。否则该夷以为中国藐视，必于占踞天津后，则由津至通，甚速。况现在撤防，一路并无扼要可守，虽有僧邸督兵堵御，诚恐仓猝之间，布置未能周密，亦难抵御。若使该夷逞其猖獗，直达都门，其祸将有不堪设想。文俊等目睹情形，万分焦灼，不得不据实布闻，伏祈王爺大人俯鉴钧夺，是所切禱。泐此奉达，敬请勳安。惟祈台照不一。

恒祺

文俊顿首谨启

初八日

恒福

再，该夷如进郡城后，必要将城门把守，势必文报不通，其事更难办理。嗣后如有紧要事件，似宜派员前来以口传为妙，不必多用文书，以昭慎密。泐此载布，惟希朗照不一。又及。

### 一四七、直隶总督恒福奏津郡危急请派全权大臣前来早定和

议以挽大局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军录

直隶总督奴才恒福跪奏，为津郡危急万分，吁恳天恩，迅派重臣来津早定和议，以期挽回大局，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初七日已刻在鹹水沽拜折后，途次接奉寄谕一道，又于是日未刻抵津后，续奉谕旨。

跪诵之下，仰见圣虑周详，莫名钦服。奴才抵津后，随即面晤钦差文俊、恒祺，暨长芦盐政宽惠、运司崇厚等。正在悉心商酌并遵旨再行给与该夷照会间，即据报已有夷船数只驶至天津东门外十余里之土城地方。当经公同飭派天津县知县姚煦、委员昌平州知州潘霖，绅士辛荣等前赴莫船，优以礼待。兹于是日亥刻后，据该县暨委员、绅士等回郡禀称，该夷先到轮船四只，明日即有兵船大至。经该令等婉言试劝，不可惊扰百姓。据该夷等言定初八日必到津郡城前。察其情词，尚不至猝然用武。惟该夷之意，若非早有自京派出爵位最崇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来津与之商办，断难商议息兵等语。奴才查该员所禀情形，与日昨奴才在大沽时迭据该夷照会，并两次与该夷面晤，再三开导，该夷坚执必须钦差全权大臣来津，方可商量和议各等情，大略相同。

奴才查天津前驻防兵，现经僧格林沁于昨过天津之时全数调赴通州，是津郡业经撤防，即系议和之地，无所再行用武，该夷或可相信。惟是该夷所最重者，全在得有钦派重臣一节。从其所请，则该夷得有光荣，即可乘机利导，否则以为中国藐视，无论如何开导，不能感悟其心。天津倘有疏虞，必致京师震动。与其使该夷占踞天津后，彼时无从措手，或该夷不占天津，径扑通州，其势更为紧急，何如趁其尚未扑犯津郡，先示以天朝宽大之恩，迅简亲信重臣，携带关防，兼程赶往天津，使该夷得有颜面，稍戢骄心。津郡安危，在此一举。奴才不揣冒昧，据实沥陈，仰恳天恩，俯从所请，以莫挽回大局，保全津郡，实为万幸。

至由津至通一带，并无险要可守，应如何布置之处，僧格林沁谅能妥筹周备。其大沽军火各件，当时官兵甫撤，该夷一面索要照会，一面即有夷兵纷纷进营踞守，顷刻之间，实属无从搬运，即钉塞炮眼，

推落海河，其时亦断难赶办。此实当时仓卒之实情也。

所有夷船驶至天津，请旨迅派重臣各缘由，并抄录本日照会底稿，恭呈御览。谨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所附照会底稿原缺）

## 一四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准许撤出天津至通州

驻扎并迅即来京面授机宜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

据僧格林沁奏，天津无可守御，现在蔡村候旨，并现拟调兵固北面之防，自请治罪各一折。业经明降谕旨，将乐善照提督例，从优赐恤，准予海口建立专祠；并将该大臣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以示薄惩矣。

天津既无可守，该大臣拟于通州迤南屯扎，将天津炮位及在防官兵，撤至通州，并将山海关马步各兵，一并交增庆带往，所筹均尚周妥，即著照所议办理。其通州河西务原驻各兵，无庸撤回京师。该大臣将所带官兵，留于通州驻扎，即著迅速来京，面授机宜，再行回至防所，节节向前布置，以卫京师。将此由四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一四九、內閣明發伏恤陣亡之直隸提督樂善上諭 咸丰十年七月

初八日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

直隸提督樂善，久历戎行，战功叠著。兹在海口防所阵亡，殊堪悯恻。著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所有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该提督有无子嗣，著该旗查明具奏。并著在海口建立专祠，以慰忠魂。欽此。

一五〇、內閣明發处分僧格林沁上諭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內閣奉上諭：

僧格林沁办理一切，未能周妥，实属咎有应得。著拔去三眼花翎，革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以示薄惩。欽此。

一五一、内閣明发著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事上諭 咸

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内閣奉上諭：

桂良、恒福，均著授为钦差大臣，桂良并著馳驛即赴天津，会同办理事件。欽此。

一五二、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等奏馳抵天津查訪英法軍占踞郡

城情况危急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 军录

臣焦祐瀛、张之万跪奏，为馳抵天津查訪，情况危急，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初六日起程，初七日接奉寄諭：石缝炮台被陷，著即前进等因。欽此。臣等跪读之下，焦愤莫名。当即并程前往，沿途见撤回官兵及难民填塞道路，探知僧格林沁已退回京师。初八日到津接见宽惠等，据云夷人已在东门楼上插旗，出示安民，并有一二日内调兵二万来津之语。臣等目睹该夷城上盘踞，闻有船五只驶入三汊河，是天津城已在其掌握。此时若遽然出示，该夷必立起衅端，城内居民先遭荼毒，且闻恒福现在设法羁縻，尤恐有误大局。臣等与宽惠再四筹商，实未便激之生变。据崇厚面称：该夷狂悖异常，意在踞住天津图谋北犯，非有钦差全权大臣议抚，不能阻止。臣等既有所

闻，不敢不据实密陈，伏惟乾断以解危急。所有臣等万分棘手情形，谨缮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此折系用天津府印信，合并陈明。谨奏。

### 一五三、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恒福等著即照知英法使臣在津

静候桂良到后办理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恒、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昨日明降谕旨，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并谕令恒福，即行知照英、佛使臣，俟桂良到津，即可订期晤商一切。本日据文俊等奏称：前军机处拟定照会底稿，已照录送往，未接照复等语。上次军机处所拟照会，系令该使臣来京面议，尚在大沽未经撤防之先，现在情形不同，已令桂良，即日驰驿赴津，应令该使臣在津静候，会同办理。著恒福等，明晰知会，勿致稍有疑惑，是为至要。

本日复据恒福等奏，英兵已入津城等语。该督接见巴酋，其意总以未经派有钦差，不能停止干戈为词，桂良候领钦差大臣关防，即日起程，约十五日必可到津，已由桂良拟就照会，著恒福转交该使臣，俾知桂良尅日可到，以免再有疑虑。恒福、恒祺均著居住城外，以便与桂良商商一切。将此由六百里加紧急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四、军机大臣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著毋庸回京驻扎杨村

办理往来密寄事件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西宁办事大臣文。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本日据文俊等奏，英、佛兵众，已入津城占扎，请派大员来津，并文俊前赴杨村暂驻各折片，均已览悉。夷人既踞津城，往来文报，恐有拦截之事，文俊著毋庸回京，即在杨村驻扎，俾往来密寄事件，借免疏虞。至夷人总以未派钦差，难于停止干戈为词，昨已将桂良、恒福授为钦差大臣，桂良约本月十五日，必可到津，恐该夷迫不能待，已由桂良拟就照会，交恒福转递该酋矣。再，本日另有恒福等密寄一道，并著文俊设法密寄恒福等接收为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五、钦差大臣恒福奏请以恒祺为帮办大臣会同办理和议

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 军录

再，内务府大臣銜武备院卿恒祺，前奉谕旨钦派来津，伴送英、佛二国公使进京换约，现奉谕旨，恒祺随同桂良、奴才恒福办理议抚事务。查恒祺在粤多年，经理税务公正廉明，又为该夷所信服，此次来

津与英国夷官巴夏里见面数次，迎机善导，竟能使其不致骤然北犯，足见巴夏里信服恒祺之言。且该夷向以官职较大者与之相见议事为荣，可否仰恩天恩，敕派恒祺作为帮办大臣，以便会同办理。奴才因和议大臣（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恒祺著即作为帮办大臣。钦此。

### 一五六、钦差大臣恒福奏薛焕派来熟悉洋务之蓝蔚雯等到津

酌量差遣片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 军录

再，前据署两江督臣薛焕咨会，遴委熟悉夷务之补用道候補知府蓝蔚雯等陆路来津，听候差遣。兹于七月初九日，蓝蔚雯带同候補知县黄仲畚、陈绍本、善多三人，暨商人沈雄、程其栋到津。奴才接见各该员等，询以夷务，均能明悉。现当办理议抚正在需人之际，自应均由桂良暨奴才酌量差遣，以期得力。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一五七、钦差大臣恒福奏英官巴夏里欲在北仓屯扎马队片 咸

丰十年七月初十日 军录

再，据夷官巴夏里言，欲将该国带来水陆兵丁分驻民房庙宇。于初九日巳刻，约同天津县知县姚煦

前往各处寻觅。乃该酋行至北关外，忽然纵马北驶，直至距城十八里之北仓地方，见有仓房一所宽大，即令该处居民与之收拾，言欲屯兵。询其屯扎何兵？据云有马队二千已从海口调来，欲在此屯扎等语。其居心实属叵测。当经奴才与恒祺熟商，并询问南省之委员蓝蔚雯等，皆云该夷性情桀骜，若遽行阻止，恐其必更添兵，另生枝节。只可设法羁縻，告以该处水草不便，再劝其移扎别处，以消其北窥之心。奴才愚昧之见，以为事已至此，惟有早将该夷先后所请条款，仰恳天恩，即赐俯准，使之无可借口，暂纾目前之急。

奴才因事机万分紧迫，不能不激切直陈。为此附片由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凉恒祺接奉初九日寄渝并行知该夷照会，宛转羁縻，当不至遽行北犯。钦此。

### 一五八、钦差大臣恒福等奏英法马队已允不驻北仓改驻海光

寺折 咸丰十年七月初十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恒祺跪奏，为该夷马队现经奴才恒祺竭力开导，已允不驻北仓，改驻津郡城南一带，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昨据英酋巴夏里欲将伊从海口调来之马队二千名，在北仓地方屯扎，其居心实属叵测，又未便遽行阻止，恐其另生枝节，当经奴才恒福由六百里加紧驰奏在案。兹于初十日辰刻，夷官巴夏里来至

奴才恒祺寓处见面，奴才恒祺乘机以北仓地方村庄逼窄，难以容驻，该处水草，诸多不便，距津城十余里之遥，照应一切亦难周到等语，向该夷反复开导。伊尚肯信从，已允许不在北仓屯扎，改拟驻扎津城南海光寺一带。有此一番展缓，可冀潜消该夷北伺之心，而文报亦不致虞其阻隔，实为转圜第一要著。现在英酋额尔金、佛酋葛罗则于初十日已刻由海口一同到津，奴才等派弁各执名帖前往通候，旋据巴夏里声称，俟一二日该二国公使登岸，搬住民房，再行与奴才等相见。

所有该夷马队已允不住北仓改扎城南，并英、法二国夷酋到津各缘由，恭折由五百里驰奏，仰慰宸怀，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一五九、钦差大臣恒福等奏英军允撤津城所竖旗帜与看守英

兵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一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恒祺跪奏，为津郡城上该夷暂行撤去旗帜，并看守夷兵亦暂撤退各情，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七月初十日，将劝阻该夷马队不驻北仓，改扎城南一带，并英、佛二国使臣到津缘由，会折奏闻在案。奴才等拜折后，于是日钦奉上諭二道，跪诵之下，仰见圣虑周详，曷胜钦服。奴才等窃以该夷拥重兵而来津郡，其势无以禁阻，随即登城，竖立旗帜。事当仓猝之时，若与之较论过急，必以

津郡为挟制之具，若不早为设法转圜，则该夷占踞津城，竟若视为己有，欲再令其退出，必又欲作款项索偿，狡诈性情，向来如此。自应先令撤去城上之旗帜，与其看守之夷兵，最为紧要关键。奴才等悉心商酌，仍由奴才恒祺面见巴夏里，剴切开导，其意似有转机，并以南省派来委员候补知县黄仲畚，素悉夷情，飭令设法婉加劝导。该夷即于初十日晚间，将日前在城上所竖旗帜，暂行撤去，随后将看守之兵，亦暂为撤退，民心得以稍定。惟于初十日戌刻，钦奉廷寄，并桂良所拟照会，定十五日到津，即可与该夷相商。当经奴才恒福遵旨加给照会，一并派员送至该夷兵船。今面晤该夷官，声称十五日之期，以为太远，所云相商，则以为无可再商，惟只须允其所请，否则仍动干戈；若必再事商量，似又有仍插旗帜之意。奴才等惟有竭力维持，专候桂良到津后，迅筹商办，方可冀其渐就范围。

至奴才等现在城内居住，英酋巴夏里屡次来至奴才恒祺行寓，奴才恒福亦一同在座与之讲论。看其光景，尚无猜疑，因而城内铺户居民，亦皆安帖，不致搬徙一空。此时奴才等若移居城外，非特民心摇动，且恐该夷见而生疑，实于和议大有关碍。

除由奴才函致桂良，约其到津后，与奴才等一同在城内居住，以便就近晤商一切外，所有该夷暂行撤去城上所竖旗帜，暨看守夷兵各缘由，理由由六百里驰奏，并将奴才恒福照会英、佛二夷底稿，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附恒福为侯桂良到津当与面商一切事件照会英法底稿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于七月初九日钦奉初八日上谕：桂良、恒福均著授为钦差大臣，桂良并著驰驿即赴天津会同办理事件。钦此。本大臣现住天津，一俟钦差大臣、大学士桂，候领关防自京启程，约定本月十五日抵津后，即当与贵大臣面商一切也。

又钦差大臣、大学士桂照会贵大臣一件，寄由本大臣处转交，即祈接收为荷。并候亨祉日佳。须至照会者。

一六〇、钦差大臣恒福等奏目前事势惟有亟筹和议不可使知

暗有防范片 咸丰十年七月十一日 军录

再，奴才等钦奉寄谕，以津郡防守事宜，虽不便明为办理，亦不可不暗中防范。仰见宸谟广运，钦佩曷胜。奴才等窃以为目前事势，危迫万分，虽以大沽炮台之布置周密，马队官兵之训练精锐，尚不能力为抵御，挫其凶锋，津郡防兵仅止数千，即使未经撤动，亦何能与之决战。濠墙三十余里，防不胜防，从何议守。为今之计，惟有亟筹和议，在津郡办有成局，尚可力遏该夷北伺之心。惟是专意主和，即当竭力转圜，迎机利导，断不可使该夷闻我另有设备，又致别启猜疑。况当海口接仗屢挫之余，民心涣散，更属难于激劝，无裨于事，徒启兵端，夷人耳目甚长，万一因此搆衅，祸更难以及。

现在城内居民大多搬徙，其附近四城之各村乡民逃避者，亦复不少，立时召集，猝办殊难。日前焦祐瀛、张之万二员来津，未及与奴才见面，已与宽惠、崇厚等面商，此时乡团既难举办，只可前赴天津西乡各村庄，安抚民心。至陈鸿翔现于十一日到津，与奴才等晤面，见北塘地方，此时尚为夷人占踞，举办乡团尤属难于措手，该员现亦前赴西乡与焦祐瀛等从长妥议。除由奴才恒福将钦奉谕旨，及津郡此时难以办团各缘由，备文知照该二员，嘱即在西乡一带安抚镇定，万勿轻率举动，使该夷得有知觉，激成意外之虞。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 欽此。

## 一六一、钦差大臣恒福等奏俄国通事投递军机处公文意欲调

处并与接见情形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军录

奴才恒福、奴才恒祺跪奏，为俄国通事明常投递军机处公文，并云伊国公使即日米津等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于本月十二日，据俄罗斯国通事明常来至奴才恒福行寓，当经奴才等与之接见。该通事声称，现有该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投递军机处公文一件。询其所云何事？据云：寄信至该国馆中派人来津，并该国公使现由东洋折回，口内即可前来，且欲与英法二国调处等语。奴才等以现正办理抚局，该

国既有居间调处之意，未便拒绝，恐别生枝节，只可暂时羁縻。一俟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十五日来津后，彼时该国使臣亦可到来，再行公同商办。

除将该通事投递公文咨送兵部转交军机处外，谨据情恭折奏闻。

再，前海口由兵部递到俄罗斯国毡包一个，现经奴才恒福面交该通事查收，合并声明。理合由五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一六二、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恒福等妥为羁縻力杜英法北犯之

心并著传谕焦祐瀛等仍当纠集团勇备豫不虞上谕 咸

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恒，帮办大臣、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据恒福等奏津郡夷务情形，并知照焦祐瀛等，在西乡安抚居民各折片，览奏均悉。夷情狡诡异常，既经该大臣等设法转圜，令将城上所竖旗帜，暂行撤去，并看守夷兵亦暂撤退，民心得以稍定。俟桂良到津后，妥筹商办，或冀可渐就范围，不至骤形决裂。该大臣等移居城外，不特民心摇动，且恐该夷生疑。所奏不为无见。即著仍居城内，免致该夷疑惑。桂良于十五日，准可到津，该夷声称为期太远，日内恐其别生事端。该大臣等，惟当妥为羁縻，力杜该夷北犯之心，是为至要。

至焦祐瀛等，既在西乡一带驻扎，著恒福传谕该少卿等，仍当纠集团勇，备豫不虞。一面安抚居

民，力求镇定，一面仍暗为设防，以资捍卫。不得因现在议抚，稍涉大意。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三、欽差大臣桂良奏豫筹约款各节请示遵行折 咸丰十年七

月十三日 军录

奴才桂良跪奏，为请旨遵行事。

窃奴才桂良奉命驰赴天津，会同恒福办理事件，于本月十一日起程行抵张家湾，往见僧格林沁，据云：到津后将办理情形，随时知照等因。奴才随即前进。连日豫为筹画将来面会该夷议抚各节，细将本年二月十六日英国照会，悉心紬绎，据称和约所载五十六款必当一一认真照办外，另有四款内称所议毋庸在京居住一层，原与奴才等在上海时，曾接该夷照会，议定互换和约以后，或择别地居住，或因要务随时往来，通融办理等因在案。嗣因上年该酋到津，受创以后，致欲将通融之议，作为罢论，虽经军机处咨复文内正言指驳，而奴才此次到津与该酋会晤时，势必议及此款。奴才伏思在京居住一层自应仍照上海之议，诚恐该酋指称此款，系和约五十六条中第三款，坚求允准，必将后议通融一节，狡词翻悔，此系现在议抚最要关键。奴才再四思维，实深焦灼，不得不预为筹度，还祈皇上密授机宜，俾有遵循。复查该夷照会，又有赔偿各项，并送还炮位、船只一节。奴才伏思该酋嗜利性成，既有赔偿一语，且又未定数目，将来难保不多方需索，设为数甚巨，亦属碍难遽允，并乞圣训指示遵行。

以上各情，奴才在京时所给照会文内，曾有均无不可商量等语，恐会商时，该酋立求邀允，相应敢为陈明，到津后即当会同恒福等遵旨办理。

谨恭折由五百里驰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 一六四、光禄寺少卿焦祐瀛奏遵筹团练密为布置以防英法军

北甯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三日 军录

光禄寺少卿臣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之万、掌山西道监察御史臣陈鸿翊跪奏，为遵筹团练，宜密为布置，以维大局，以防北犯，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初九日将该夷盘踞郡城，未便出示晓諭居民情形，奏明在案。十二日钦奉上諭：现在该夷既踞城插旗等因。欽此。旋据督臣恒福咨称：英法兵船已驶至郡河东浮桥，其势万难阻遏，会同武备院卿恒祺再三开导，正当办理和议，急盼转圜之时，自应示以不疑，将津郡民团难以举办各情，附片具奏，抄录奏稿，移知前来。

臣等连日体察民情，并亲至郡城内外查看该夷动静，东城楼上旗帜、夷兵，业经恒福会同恒祺向其开导，概行撤去。该夷马队，先欲驻扎北仓，亦经阻止，屯扎城南一带。是该大臣等办理抚局已渐有转机，再得大学士桂良设法劝谕，并江苏委员蓝蔚实等与之面议，该夷虽桀骜难驯，必不至遽形决裂。我皇上圣度如天，如其所求尚在情理之中，亦必垂慈俯允，以全津郡数百万生灵。臣等何敢轻率妄动，激

生事端，致誤大局。況僧格林沁以重兵扼守海口，尚不能支，鄉民團練，紀律未嫻，軍械未備，未必即操勝算。所慮者，抗局不能速成，該夷分兵北犯，以肆要挾，則沿途堵御之策，亦不能不預為籌畫。皇上思慮預防，通州一帶，必有大兵屯紮，再為多勇同心助剿，自可使該夷稍知儆懼。

臣陳鴻翔業已到津，公同商酌，此時郡城之東南為該夷來路，居民早經遷避。城北系武清縣境，城西系靜海縣境，距府城均在三十里內外，若在该二縣地方籌辦團練，以查拿土匪，護送行旅為名，尚不至為該夷所覺。設有調動，武清之勇可以迎剿，靜海之勇可以尾追。臣等即日函致該二縣紳士，令其先期密約，臨期應募。所需錢糧，應請旨飭下直隸藩司文謙，將所撥銀兩以二萬兩存儲靜海縣庫，以一萬兩存儲武清縣庫，委委員經營，屆時由臣等分別提用以為勇糧，仍由長蘆運司崇厚核實報銷。臣等現駐得勝口，距西門十二里，便于探聽桂良等辦法，如抗局無成，即分赴武清、靜海召集團練，并天津縣團協同官兵返截，以杜該夷北犯之路。似此辦理，既不至有碍議撫，亦可以暗防北犯。

所有臣等密為布置情形，謹恭折由六百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

再，此折係借用天津府印花，合併聲明。謹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奉朱批：依議辦理。欽此。

### 一六五、軍機大臣寄欽差大臣恒福等有关俄通事信札已轉交

俄館收領上諭 咸丰十年七月十三日

軍機大臣密寄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恒，幫辦大臣、武備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諭：

恒福等奏俄夷通事，投递公文一折，并递到该夷咨行军机处文一件。俄夷通事明常，投递公文，所有信札一封，已由理藩院转交伊馆中喇嘛收领。该馆中如有回信，并差人前赴天津，即可派人护送前去。恒福等如晤该夷酋，先行告知可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六六、钦差大臣恒福等奏接法使照会照录呈览并有致军机

处桂良照会分别递送片 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 军录

再，正在缮折间，据法国公使照会奴才恒福一件，并有致军机处暨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照会各一件。除将该夷照会军机处一分，咨由兵部转送军机处查收，其照会桂良一分，即由奴才恒福派弁送往桂良行次投递外，谨将该夷照会奴才恒福来文，照录恭呈御览。理合由五百里附片驰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抄录法使葛罗为收到桂良来文并请转送致桂良公文事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本大臣前已接准贵部堂七月初七、初九公文两件，因来往不便，未即照复。昨由贵部堂寄来大学士桂公文一角，已收到矣。现有本大臣照会贵国军机处暨大学士桂公文各一角，即请

火速转发为荷。顺候近祉亨佳。须至照会者。

## 一六七、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著权衡轻重妥办英法使

臣驻京还船赔款诸项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直隶总督恒，帮办大臣、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谕：

桂良奏筹商议抚各节，请旨遵行一折。桂良此次到津，大局所关，自当预行筹画，以便与该夷晤商。如该夷照会内所称在京居住一层，该夷与桂良在上海，既有择地居住之议，未便任其翻悔。且其照会内，尚有遵照天津所立和约第三款，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候其国王谕旨等语，尚非坚意驻京。著桂良等极力挽转，但能消弭此事，方为妥善。如万难阻止，亦可允其驻京，但不得多带从人，致令居民惊扰。如但欲于海口随时往来，亦须先期知照中国，即可派员护送。

至该夷称欲送还船只一层，可告以大沽炮台，工程巨万，今被尔国攻毁，较船只之费尤巨，足可相抵。且去年所沉之船，尚在水中，未尝为中国所有。如欲送还炮位，可告以炮位现时均在海口，应由贵国自行认收。其所称赔偿各项，虽未定有数目，难保不多方需索，谅桂良等必能随机应变，斟酌妥办，轻重之权衡，该大臣定能体会朕意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八、惠亲王绵愉等致光禄寺少卿焦祐瀛令津郡绅民抗阻

英法军入城函 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 上谕档

启者：顷于奏疏中，因练事宜，业已密为布置，深慰！日来闻津人传言，以夷人在津，如肉中有刺，断难容忍。备见深明大义，有过寻常。该夷等畏官不如畏民，闻此尤当疑惧。

惟夷船既到津城，恐未肯遽行退出。阁下现驻城外，可于恒制军处，将现商条款，密为探听，如夷人有图踞天津之意，以于该处设立夷馆等事，为请阁下，可即一面函致恒制军，一面令闾郡士民，即公具呈词，前赴钦差公所及制军行轅投递，以夷船之入天津，非广东、上海可比，现在钦差大臣在津议抚，一切条款，非绅民等所敢与知，惟闻夷人欲踞津城，久留不去，此则祸属切肤，应请俯顺奏情，勿许所请。悦因夷人肆意要求，遽行允许，则天津闾郡人民，不下数百万之众，岂能任听远夷杂处，肆行荼毒？定应纠集义旅，自行办理，彼时虽大宪弹压，亦断难禁止也。悦钦差与该夷会晤时，务令聚集多人，在会所附近探询，故作忿忿之势，似此虚张声势，使该夷闻而生惮，或可杜其占踞津城之念。仍在阁下的其轻重缓急，妥为筹办，以裨大局，曷胜禱企！

本日文方伯奏称：已筹银三万两，由通州解赴行轅，惟未知驻扎所在，尚须探听，应请阁下备文，迎提应用可也。专泐，布颂台祺！诸惟照察。

一六九、惠亲王绵愉等致钦差大臣桂良等勿准英法军入踞津

城函 咸丰十年七月十四日 上谕档

启者：议抚事宜，本日奉有寄谕，想奉到后，即可钦遵办理。此时夷船既入海河，恐未肯即行退出。倘于会商时，以于该郡设立夷馆等事为请，是即图踞津城，万难允准。该夷之畏官，本不如畏民，已函致桂樵、光禄等，如闻此信，即以闾郡人心不服，欲赴大人行轅，投递公呈阻止，倘竟行允许，必将纠集义旅，自行办理等辞奉致。彼时应请中堂大人，斟酌情形，设法传与该夷知悉，俾知畏惧，或不至肆行要挟。至桂樵、光禄等驻扎城外，或恐探闻不确，尤望大人将会商情形，随时知照是禱！专泐，布颂勋祺！诸惟照察。

一七〇、著惠亲王等询谕僧格林沁防守情形朱谕 咸丰十年七月

十四日

僧格林沁勤劳王事，朕甚廑念！况近京一切布置，更必日夕勤劬。著惠亲王等，前赴通州，传旨询谕僧格林沁防守情形；并著僧格林沁激励兵心，以期有备无患。此朱谕即著惠亲王等齎往。特谕。

一七一、钦差大臣桂良奏接英法照会抄录呈览折 咸丰十年七月

十五日 军录

奴才桂良跪奏，为接到英、佛两国照会，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十三日行抵武清县途次，曾将该夷二月间照会文内所称各节，恭折清旨在案。十四日前往抵杨村，接据恒福派委员弁递到该二国照会，奴才详加阅看。所称前文内列各款，立允概准，并津城海口，亦当即日开埠通商，方可照会各军退驻大沽及山东登州等处，须俟赔偿银两全数给清，始令退出境界。以上各节皆应先与定约，盖印画押，再为入京换约等因。

伏思该夷二月间照会业经添列四款，尚未商办，兹复增以天津通商一层。查和约五十六款所载，有牛庄而无天津，原议以此易彼，今该夷又思津郡通商，实属恃强要挟，殊堪痛恨。且来文内有现今须有确实凭据，并即速照复字样，语多急迫，深恐将来难容缓商，不得不急为陈明。谨将该二国照会另抄恭呈御览，并将原件咨军机处备查。应如何分别办理之处，仰求圣恩，迅赐训示，俾得祇奉遵行。奴才拜折后，即日驰抵津郡，会同恒福等妥为商办，再行驰报。

所有接到英、佛两国照会，及请旨遵办缘由，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抄英、法照会原缺，咨送军机处原件，仅存法照会附后）

附法使葛罗为惟允许二月间所请四款并增赔六百万两及天津通商等方能停兵事照会

为照复事。照得本大臣接准贵大臣七月初九日来文内开：照得本大臣现在奉旨来津与直隶总督恒办理换约事件，本大臣携带钦差关防，定于七月十五日准可行抵津郡，所有贵国二月间所开各条，本大臣均无不可商办等因。

查贵大臣前于八年间在津与本大臣议定和约，今复得与贵大臣商办事件，本大臣不胜欣悦，惟望两国永敦和好。因贵大臣明言二月间所开各条，均无不可商办，但因贵国违背从前所定之款，现今必须确有确实凭据。今宜题明现在之景况，因去岁五月间驻札中国钦差大臣布，奉命进京换约，行抵大沽海口，被贵国攻击拦回。当即奏明本国大皇帝，旋奉本国谕旨，因本国旗号受辱，是以飭令要中国赔补四款。该大臣已于本年二月间明白照会贵国军机处，以三十天为期，或准与不准。后接到军机处照复，含糊推却，是以大英<sup>大英</sup>两国皇帝，派发<sup>水</sup>陆二军于北塘口上岸，旋即攻毁大沽炮台营盘，迎护本大臣暨英国钦差大臣行抵津郡，两国<sup>水</sup>陆二军亦屯扎城外，因怜悯众民，不肯占踞城内。

现今若欲本大臣飭令<sup>水</sup>陆大将军止息干戈，惟有贵大臣允许二月间所请之四款：

- 一、贵大臣宜照会本大臣以为认错，去岁五月间在大沽海口攻击本国船支（只）之事。
- 二、许本大臣进京换约，暨驻札中国，钦差大臣由大沽河进京，长驻京师。
- 三、八年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宜通行中国，众官民遵守勿违。
- 四、按本国此次<sup>水</sup>陆二军所费餉项，照数赔还。

以上三款俱系易允之事，惟第四款本国内多兵荒，不肯使中国照此次本国<sup>水</sup>陆二军餉费浩繁之数额还，惟欲除八年和约所定之款赔还军费银二百万两外，今再赔还军费银陆百万两，前后共八百万两。去岁已收到粤海关付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有零。现在新议四款，两国大臣画押盖印后，本大臣自应进京互换和约。彼时本大臣与贵大臣应当互相出据盖印，说明换约后两国自应互相遵守，但新定之章程亦如和约内所载各款，一律施行。

以上各款俱已叙明，谅贵大臣均已洞悉，必能速速妥办，以便本大臣咨请<sup>水</sup>陆大將軍免再进兵入京为幸。

至交付军费之期，亦可分开次第，陆续交付，但各海口之海关宜先付有会单为据。天津口尅日通商，洋船随便往来。现今本国兵弁屯舟山、烟台，亦如屯广东之理无异，待至中国全行所约各款后，方能退出境界。本大臣今已细细照复，惟望贵大臣即速照复，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清钦差大臣桂。

一七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请调三盟兵丁驻古北口津沽

撤军分驻张家湾等处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 军录

奴才僧格林沁、奴才瑞麟跪奏，为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上諭：三盟兵丁除已调赴军营外，其余是否尚堪续调，僧格林

沁体察情形，酌量具奏。现在通仓米石本拟运至京仓，惟恐转运非易，即以此项米石，核算兵丁应得口粮，丁饷需内搭放数成，既可节省实银，且尤便于兵食，于经费较有裨益。著僧格林沁等悉心体察等因。欽此。

十五日惠亲王等至通，与奴才僧格林沁面议防守机宜，并查到朱谕，奴才僧格林沁敬谨聆悉。伏思奴才僧格林沁损兵折将，罪无可逭，荷蒙圣恩不加严谴，又蒙锡以温谕，奴才跪读之下，感愧无地，惟有激励将士奋勉图功，以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查三盟兵丁拟请各调一千名住古北口，以为京师后路声援，应由军机处行文理藩院迅即拨调，并派令卓哩克图王、巴图巴林王、那木济勒旺、楚克喀拉沁王、色伯克多尔济各带本盟官兵，以期得力。该王等均系备兵札萨克，例应带兵。

至京城之防，倍关紧要，各项大炮应于大城安设，斤重较小炮位安于外城，其神枢炮位各在本段壕口安设，并请将城上各壕口用土培厚，以期稳固。奕山、赛尚阿曾在军营，于布置一切，稍为明晰，合无仰恳天恩，将奕山等交王大臣，以资驱策。

至此次夷人之来，步队不过万余名，节次击毙数千名，计算该夷现有不过一万之众，我兵马步三万，合力截击，堪敷抵御。惟京师为根本重地，兵力不可过单，拟将伊勒东阿所带官兵四千名先行撤回。其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难期适用，此项官兵拟俟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奴才僧格林沁统带津沽撤回步队，于十一日前往张家湾迤南分扎十营，马队官兵在马头一带，节节屯扎，以作前敌，并多设伏

探，直至天津，以期声气相通。奴才瑞麟仍统领原带官兵在通州驻扎，续到察哈尔官兵二千名，派令克兴阿管带一千名，在马驹桥驻扎，察哈尔总管那玛善管带一千名，在采育驻扎。山海关马步官兵将次到防，拟将马队派赴马头一带，步队在张家湾一带，分布防守。天津大炮业经运解来通，奴才等即派天津防堵之汉军官兵八百名运送回京。

至通仓米石，搭放兵饷，诚有便于兵食，第七月分兵饷，业经支领，拟自八月再行搭放。至应放儿成，折银若干。业经札知粮台详细核计，一俟详复到日，奴才等再为妥议具奏。

于七、潘志和二犯，前在大沽派员审讯，供词闪烁，因关四一犯尚未解到，当将该二犯发交天津县收禁，本月初六日札调，十一日解至通州，是日准署察哈尔都统庆昫将要犯关四派员押解来通，一并札交通州知州收禁。惟案内之吴三尚未解到，现已派员悉心研讯，一俟讯有确供，即行复奏。

平家滩引河，昼夜督催挑挖，将次工竣，现于北运河钉桩下埽，使上游之水归入引河，惟口门渐收渐小，水溜至急，堵合甚难，现在设法筹办，以期宜泄，第完工恐需时日。

所有奴才等遵旨复奏，及奴才僧格林沁移营张家湾，并将在防官兵分拨驻扎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十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僧格林沁著暂缓来京。欽此。

一七三、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桂良等赔款退商应竭力辩论挽

回必使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议换约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

十六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直隶总督恒，帮办大臣、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奉  
上谕：

昨据桂良奏筹商议抚各节，请旨遵行，业经详谕该大臣随机应变，权衡轻重办理矣。本日复据桂良奏，接到英、佛照会，请旨遵办一折。该夷照会内称：总以天津通商，赔偿兵费，为退兵息兵之关键。该大臣等前此给予照会，所云无不可商者，原指见而互相商办，并非直言允许，现在该夷狂悖异常，固应示之以信，使其不疑，然仍须斟酌妥善，俾无后患，方合办法。桂良驰抵津郡，与该酋等晤面，如提及索赔兵费，若能相机开导，减去若干，固属甚善。否则，必不可减，亦应与之言明，宽定限期，并由何项扣还，庶可从容办理。

至天津通商一层，可告以不独八年所定和约并无此条，即本年二月所要四款亦无此语。况八年和约，有牛庄而无天津，原系以此易彼，今何又多此款？如此辩论，看该夷如何回答。若仍不能挽回，亦应告以通商虽无不可商办，但该国既带兵船，不独大沽、天津，民心惊疑，即商贾亦必裹足不前，实与尔等无益。如该夷允许不带兵船驻扎，若欲建夷楼，与不退兵船无异，亦不可允许。



总之，赔费通商，即使允准，亦必将兵船退出海口，方能定义换约。其舟山、烟台二处，亦均须退出，始可办理。两国既云和好，必须以礼相待，若占踞地方，以兵胁迫，实非长久之道。桂良等务当于羁縻之中，仍寓挽救之意。其余驻京各节，该大臣等，仍遵前旨办理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四、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等复军机处王大臣绅民公具呈词诸

多窒碍函

咸丰十年七月十七日

原件

谨启者：瀛等到津后将筹办情形两次奏报在案。十五日接奉王爺大人钧函，諭令如夷人欲在天津设立夷馆等事，即函致制台，一面令闔郡士民公具呈词，赴钦差公所及制台行轅投递，勿许所请等因。仰见王爺大人保全津郡，防患将来，瀛等曷胜钦佩。

次日同在运署与桂中堂、恒制台、恒五大人面议此事。据云巴夏礼、威妥玛欲在天津设立码头，允其所请则刻即退兵海口，不允则带兵北犯。再三辩论，其意甚决。并称天津已是我们的，现又调兵二千来津，明日如无照会允许，即居住官署，带兵前进，无可再商。其狂悖要挟之状，闻之令人发指臂裂。三位钦差金称夷情如此急迫，我等惟以保全京师为重，给与照会，将来皇上治我等重罪，亦所甘受等语。

瀛等再四筹思，该夷攻陷炮台，盛气而来，深虑于通商之外，别有非分之求，今仍以在津设立码头

为清，是其心虽不可测，其名则仍是通商，因其通商而羁縻勿绝，则中国之体制犹存，而该夷之兵端可息，抚局之机，似不可再失。若令困郡士民公呈阻止，则该夷必挟官以制民，民未与夷为仇而先与官为难，官不能制夷又不能制民，其事变百出，实有不堪设想者。况现在民情，绅士中之贤者以为民夷杂处，后患方深，至市间商贾及肩挑背负之民，因近年海口设防，商货不通，生计日窘，闻夷人设立码头，希冀买卖兴旺，贪目前之利而不暇计后日之患，此等愚民，惟利是图，又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法禁者也。所有公具呈词诸多窒碍之处，除由三位钦差函复外，谨详细缕陈，伏祈钧鉴。

再，文方伯筹银三万两由通解津，已面见崇运司，囑其备文迎提矣。恭请钧安。  
焦祐源、张之万、陈鸿翔谨启。

### 一七五、广东巡抚耆龄奏查明粤海关提给英法各军银两原委

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 军录

广东巡抚奴才觉罗耆龄跪奏，为查明粤海关提给英、佛各夷银两原委，并筹办情形，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谕：本日据耆龄奏，粤海关征收税银等因。钦此。又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昨据耆龄奏报粤海关税数目，内称佛兰西夷人陆续提去关税银三十三万三千余两等因。钦此。

正在派员查询间，适臬司伊霖因公前来韶郡，奴才即详细密属该司驰回省城，面见督臣劳崇光逐一询明禀报，并妥为商办去后，兹据该司开单禀复前来。查佛兰西夷人提用关税作抵应补兵费一节，督臣劳崇光复称，天津原议应给该国银二百万两，分六年给发，每年应给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余两，屡经该夷向前抚臣及粤海关监督催取，均以未接钦差大臣明文回复。上年五月二十三日佛夷由上海向大学士桂良等求得印文二件，一咨前署抚臣毕承昭，一咨前粤海关监督恒祺，内称：法国公使来文，军费二百万，首次应始于今年，查与天津条约相符，现届首次交银之期，移咨设法办理等因。毕承昭、恒祺只可允其陆续支給。劳崇光于六月十三日到任不能挽回，屡以经费艰难与商展缓，面该夷坚执不允，此项银两陆续交给，至本年三月始将三十三万余两交清，皆由粤海关发给。

又提用关税填筑沙面地基一节。劳崇光复称，据前任广东藩司毕承昭禀：咸丰九年四月该司署理巡抚任内，英吉利夷酋巴夏礼、佛兰西夷酋马殿那，邀请广州将军穆克德纳、粤海关监督恒祺及该司，并委办洋务绅士伍崇曜、俞文诏、梁论枢、易景兰等同至巡抚衙署。巴夏礼面称，外国人租住十三行地方不敷栖止，按照和约拣择合意地基，以便商人居住。查有城外土名西濠及沙面两处，拟即择定一处兴工建造。该司与各官绅因两处均有窒碍，遂即回复。嗣接巴夏礼等照会，以西濠民居多，不欲勉强，惟填平沙面共约须银二十六万数千元，在应补两国军需项内照数扣抵，请飭匠开工等语。该夷自入城各拥重兵，难与力争，当令交纳租银，据巴夏礼面允照办，并取得该夷照会存案。迨劳崇光到任，无可如何，嗣因匠人不肯承办，续又加增工费及寮民搬家费共银二万八千一百元。截至本年五月十八日止，已共给过银二十二万六千三百元，议定于六百万两之内扣除，断无他议。

又每月给发夷兵防城经费一节。劳崇光复称，上年该夷倡此议时，再三駁斥不允，嗣该夷向劳崇光及粤海关监督晓谕不休，劳崇光乃邀同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及各绅士一同在巡抚署内面议，该夷辩论支离，察其口气，意将于各国领事手中截扣海关之税，劳崇光恐其将关税全行截扣，不得已权宜准其照办，每月给银四千数百元不等。拟俟该夷退出省城时，于六百万两〔内〕扣除，倘该夷不允，已曾与绅商密议，公捐弥补，断不开销帑项等语。

奴才伏查以上三款内，补还佛夷兵费及英、佛两夷填筑沙面地基工费，均倡议于前署抚臣毕承昭任内，督臣劳崇光到任未能挽回。发给夷兵防城经费，系劳崇光任内允给。若论和议未成，何能先给应还之项？至防城兵费，尤与借寇兵、齎盗粮无异，岂能悉如所欲，本可以理駁回，无如在省各官既处城中，被其牢笼挟制，不得不事事曲从，以期苟且相安，而该夷恃为得计。因我之财力，以充养兵造作之资，挟我之法令，以为慑服绅民之具。即如将军穆克德讷业已奏准入都陛见，乃夷酋巴夏礼诚恐失恃，遂囑令督臣暂留。各夷目屡次前往各乡及近省各县窥探，均令督臣派委员弁同往，名为游观山水，实则查看民团，盖恐奴才联络团丁攻取省会也。

巴夏礼前次本欲来见奴才，以逞其要挟伎俩，嗣探知北江水浅，火轮船不能上驶，始行中止。凶狡贪顽，心殊叵测，必须设法自强力图补救。奴才于各属筑堡团练，业已叠次举行，前于佛山镇筑城，以收利权，并将海关税银，提存该镇，以昭慎重。原欲借抽收该镇厘金，以济城工巨款，佛镇抽厘从前办理不善，以致格碍难行，然犹可另议章程，妥为开导，乃近来复经督臣委员往办，亦无成议而止。粤民本属刁恶成风，今佛镇抽厘业经屢不遵办，势将视抗官为故常，今奴才委员往办，非大费周章，难期集

事，厘金既不能即日抽取，城垣即难兴工，若将关税银两久存该处，诚如（圣）谕仍不足以昭慎重。其较佛山稍远之从化、花县等处，均属弹丸小邑，该夷曾经屡次前往，亦非稳便。惟惠州府城垣坚固，距省三百余里，远近适中，河道浅狭，该夷火轮船不能驶到。奴才拟俟北江军务办理就绪，即移驻惠州府，将粤海关税银提存该郡，较为妥协。已飭臬司伊霖密囑监督毓清，随时提拨款银暂存佛（镇），并恭录部咨、钦奉谕旨，密咨该监督并督臣遵照，将来奴才一到惠郡，即将银两提往，以免疏失。一而遴委千员前赴佛山镇，将抽厘筑城，专为保卫地方情由，详晰开导，宽其时日，俾家喻户晓，众心悦服乐输，即可鸠工赶办，以资捍卫而收利权。

至夷商欲求息兵以利贸易，已非一日，伍崇曜亦经从中维持。据劳崇光复称，五月间夷酋额尔金由伊本国来至香港，各夷商力劝赴省与劳崇光相见，该酋不允，众商又劝令赴上海与薛焕和衷熟商，该酋亦不允。声称必须往天津见大学士桂良、彭蕴章，即起旋而去，夷酋巴夏礼亦于六月初二日由粤起程前往天津。现在省城夷兵约千余人，防守大北门炮台及各城门，均换黑夷，兵头亦多更换。奴才仍飭臬司伊霖督同代理广州府李福泰，令伍崇曜与夷商妥商办理，俟有端倪，另行奏报。

所有查明提咨各夷银两原委，并筹办缘由，谨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一七六、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法恃强要挟情形紧迫已允许所

求各款折 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 军录

奴才桂良、恒福、恒祺跪奏，为夷情紧迫，万分为难，不得已将所求各款允准，以顾大局而解目前危

急，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桂良于十五日在杨村途次，曾将接到英、法两国照会抄录恭折奏闻，并将原件咨军机处备查在案。拜折后，旋奉朱批本月十三日折件，并呈（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上谕：桂良奏，筹商议抚各节，请旨遵行一折。桂良此次到津，大局所关，自当豫行筹画，以便与该夷商等因。钦此。跪读之下，感悚难名。即日驰抵津郡，与奴才恒福等恭阅训谕，并会商现办情形。一面派员知照该夷，定日会议。臣料该酋额尔金等声称，现在并未罢兵，前已将所办各事节经照会，俟一概允准照复前来，再行晤面，此时无可商办，毋庸相见等语。奴才等窃思既不见面，无从措手。奴才恒祺因知该夷底蘊，向系巴厘、威妥马从中主事，该国公使唯其言语是听。随即将二酋邀至寓所，再四劝导，令其一同来至奴才桂良寓中，与奴才恒福公同见面。当将所求各款，遵旨逐层辩驳。乃该酋声称，和约所载各条，并本年二月间照会军机处，及此次照会奴才桂良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伊即带兵北犯。并称天津通商一层，现在天津业已屯占，尽可开埠通商，不与中国相干。因闻奴才桂良到来，姑为言明，始于照会内提及此款，以俟我处照复允准。今既见面，即当尅日一一照复等语。奴才等听其言词狂悖，令人发指，而大局所关，又不得不设法羁縻。且思天津现虽撤去城上旗帜及看守之兵，而兵船尚泊内河，马队全扎海光寺一带，若稍有耽延，不特占踞天津，窃恐骤然北向。况该夷立索照复，不容刻缓。奴才等因事机危迫，焦急异常，而又不敢遽为概允。正在万分为难，接奉朱批本月十五日折件，并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奴才等恭读上谕，仰见皇上圣虑周详，怀柔至意，不胜钦服。奴才恒祺随即复蘧巴夏礼并佛酋美理登，谨遵谕旨，竭力挽救，连次舌敝唇焦。而该夷声称，今日如不允准，再有异

言，即不必给与照会，亦不能在津久待等语。奴才等见其固执不回，若再稍事迟疑，不允所请，致恐贻误大局，不得已将该二国和约所载各条，并二月间及现在照会内所开各款，备文照复英、佛两国，概为允许，以解目前危急。谨抄录给与该二国照会，恭呈御览。

奴才等通盘筹画，诚如圣训：当于羁縻之中，仍寓挽救之意。惟现在既经议抚，恐该夷即欲进京换约。经奴才恒祺设词探问，该酋将来进京，应设驿馆，行寓需用若干？借以计其人数多寡。据该酋声称，英、法两国每处约计四五百人，并须另派数十人先期进都，以便观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足敷居处，再行入京等语。奴才等察其情词并非专为房屋起见，实因借此观我动静，有无设防伏兵等情。窃思通州一带现尚扎营，设该夷经过时见有设兵防守，势必转致疑忌。且夷人每至一处，先用千皇镜登高瞭望，不得不豫为计及。如我处示以不疑，或可令其裁减人数。奴才等现已与之婉言，两国既经议和，彼此皆应罢兵。更不容稍涉张皇，致启猜嫌，益以坚其带兵之念，实于抚局大有关系。应如何将防兵撤避，勿令该夷窥见，免致生疑借口，有误事机。相应请旨飭下僧格林沁、瑞麟等妥为办理。如驻京弗多带人，赔偿宽定期限，以及天津通商各节，奴才等自当谨遵谕旨，设法妥议章程。容俟稍有头绪，再行驰折奏闻。奴才等身膺重任，此时得尽一分心力，将来或可再一分后患，断不敢希图省事，辜负天恩。

惟奴才等此次概允所请，实因夷性不驯，事出无奈，现在该酋巴夏礼到此，桀骜情状，甚于八年间，棘手万分。且该酋额尔金声言此时未接确实凭据，断不见而，更不容奴才等一词置喙。万一再启衅端，尤非口舌所能争胜，并恐多一番波折，该夷又多一番要求。倘再枝节丛生，势更难难以收拾。若论其恃强要挟，本不应允其所求，而虑其叵测居心，又不敢迟延悞事。奴才等再四思维，只好一面允准，仍

一面妥为补救，俾得息兵议抚，以崇国体而顾大局。

正具折间，接见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等，商及团练事宜，果能亦有成效，亦可备豫不虞。据云现在人心涣散，一时恐难得力。奴才等随将现办情形告知。该少卿等目睹艰难，亦皆云事机危迫，只可如此办理。

所有奴才等屡次奉到寄信谕旨，并现在急迫情形，谨合词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附抄录桂良等为英法天津条约及以后所开各款一概允准事给英法照会

为照会事。接据七月十四日贵大臣来文，一切均悉。足见贵大臣志存和好，并非一意用兵。本大臣等奉命前来，首当定义此节，所有戊午年所定和约，仍当遵行，并贵国本年二月十六日及七月十三日以前来文所开事条，一概允准。即以此件照会，为切实凭据。应请贵国即行罢兵，以敦和好。至赔项一节，当如何在各口税务分成扣归，应即妥议。

除俟另文订期会晤，及进京换约，永远和好各事宜外，合为先行照会。须至照会者。

#### 一七七、钦差大臣桂良等致军机处王大臣与英法交涉情形函

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 原件

敬启者：桂良于十五日酉刻行抵津郡，当即与恒福、恒祺接晤，商办议抚事务。十六日正拟照会



英、法二国定期面商，而额、葛二酋以尚未罢兵，坚不肯见。因恒祺前在粤海关时与英酋威妥马、巴夏里素来熟识，且深知该国底蕴，系威妥马、巴夏里主使，额酋唯其言语是听。当即邀集该二酋前来桂良行寓公同接见，与该酋等反复辩论。该酋总以必须概允所请后，再行照会该国公使，方能定期见面，否则无须空与照会。伊国现又添兵二千来津，如不允所请，即行带兵前进等语。

正在筹商悉议间，十七日已刻钦奉寄信谕旨，仰荷圣明鉴察，训海周详。钦感之余，复经恒祺邀集英酋巴夏里、佛酋美理登，谨遵谕旨，竭力挽救。乃该酋声称：如不允准，再有异言，即不必给与照会，亦不能在津久待等语。桂良等见其固执不回，若再稍事迟疑，不允所请，致恐贻误大局，不得已将该二国和约所载各条，并二月间及现在照会内所开各款，备文照会英、佛二国，概为允许，以解目前之急。

又昨日恒祺向巴夏里探其口气，现在两国和好，进京换约时，应须预备公馆若干处？以寓所之多少可以约计晋京之人数。该酋声称：两国进京人数每国约带四五百人；巴夏里并欲先行晋京，踏看沿路及京中寓居住所是否敷用，免得伊等到京后露处等语。察其词意，并非为踏看住处起见，实系窥我何处有兵驻扎埋伏，必于高阜处所用千里眼四处瞭望，如见有防兵，将来该国公使晋京时，势必添带从人兵役，且恐其行至中途遇见防兵，万一激成事端，亦于抚局大有碍。巴夏里先行晋京之举为期甚促，此间定议后，该酋必然即日启程。总以设法撤退，使该夷不致遇见官兵，方为妥善。

又昨据额尔金遣人送信云：伊国派有晋京买物之人，行至距津一百余里地方，为官兵盘获，两国既在议和，何以北路又有防兵等语。当经答以尔国尚未撤兵，如与尔国公使见面定议后，自当彼此撤兵。一面飭派河防同知曹大绶，驰赴通州僧邸大营，由恒福缮致信函，请将盘获之人速行释放，免致因

小事而悞大局。至应如何将北路防兵撤退，不使该夷窥见生疑之处，业经附片奏明，请旨办理。

再，桂良于杨村途次接奉台函，抵津后即与恒福、恒祺阅看，邀清焦光禄等进城，将原信交其阅看，告以现时办法。焦光禄等目击艰危情形，皆云事势紧迫，无可如何，亦只得如此。至投递公呈一节，焦光禄等亦以为难于举办，徒使枝节旁添。除另由焦光禄等函复外，泐此奉布，敬请 王爷 大人崇安。惟希明照不一。

桂良、恒福、恒祺顿首同启。

### 一七八、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照常筹办通州战守事

宣并将所获英人解交桂良办理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大学士瑞。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奉上谕：

本口据桂良等奏夷务情形一折。据称：接到夷酋照会，内有所请各款，必得一概允准，不容再事商量，如有一款不准，即行带兵北犯之语。又据该酋声称：英、法两国进京，每处约带四五百人，并须另派数十人，先期进京观看京中房屋，察其情形，实欲借此沿途窥我虚实，请将通州防兵如何撤退，免致该夷窥见，生疑借口等语。夷情狂悖，已将所请断难一概允准，并不许其来京多带从人，及先期派人来京，严谕桂良等设法挽回开导矣。僧格林沁、瑞麟前奏办理通州防守情形，当经谕令照办。当此夷情叵测，僧格林沁等即将所办战守事宜，赶紧豫备，严加防范。

又据载垣等，呈递桂良等信函，内有据英酋额尔金，遣人送信云：伊国派有晋京买物之人，行至距津百余里地方，为官兵盘获，现已派员赴通，请将盘获之人释放等语。著僧格林沁等，即将所获之人解回天津，交桂良等办理。并著飭令官兵，照旧严密巡查，嗣后如有此等借端窥探奸细人等，仍应上紧缉拿，不得因此次盘获之人解回天津，以致稍涉疏忽，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一七九、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不能听任英法肆意要求

仍应设法挽救上谕 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

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直隶总督恒，帮办大臣、武备院卿恒。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桂良等奏，夷务急迫，不得已将所求各款允准，及该夷索讨赔项，设法商办各折片，并据载垣等军机大臣将桂良等所寄信函呈览，该夷狂悖异常，动辄虚声恫喝，意图挟制。桂良等照复英、佛，将所求各款概为允许，固系暂示羁縻，然前屡降谕旨，如欲天津通商及占踞海口，断不可允许，兹该大臣今既允许，不过因该夷首不肯晤面起见，如晤面时，仍当设法挽救，消弭此事，万不可以现在议抚，任听该夷肆意要求，漫无限制。

天津通商一层，八年原约，本系以登州、牛庄所抵，今若允许，岂非又多此口岸？该大臣等，当据理

与之辩论，倘该夷决意不从，只准每年来津通商几次，并先行知照中国，以便派人接进海口，不准携带兵船，亦不准在大沽、天津建造盖夷楼。其应如何议立章程，桂良等自应奏明请旨，听候办理，不得擅行允许。总应互相商议，亦不准为该夷所挟，事事迁就。

至该夷进京换约，必须令其先将内河兵船，海光寺一带马队撤回，并将兵船概行退出海口，按照米夷少带从人，方准来京换约。其先期派人进口，探看沿途光景及京中房屋，断不准应许。当与言明，如该两国来京，中国自有一定章程，豫备该夷公馆及供应一切，若所带从人无多，自不致露处。即驻京之处，亦应听中国指定，不能俾该夷自行选勘。但然明示该夷，不必自生疑虑也。

索赔兵费一层，现当库款支绌之时，桂良等何尚未悉情形，岂复有余款先付现银之理？即使有款可付，奚异于开门揖盗？该大臣等仍应与之言明，宽定期限，并由何项扣还，尤不可允其先付现银。

通州撤退防兵一节，即直告以尔国既带有兵船来津，则中国防兵亦万不能撤去。桂良等膺此重任，自当义正辞严，与之理论，以杜该夷无厌之求，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朱批：总之，桂良等初次办法，已为该夷所恫恻，今既允许海口津城，隐患已伏，若仍畏葸迁就，一步不如一步，名为保全大局，实则多启戎心，将来若终岁不能撤防，岁须帑饷，姑置弗论，盘踞久则祸发愈大。现在不患决裂之堪虞，惟当筹既战之后，作何了局之法。桂良等断不准一误再误，致将来不可救药。该夷桀骜性成，断难理喻，岂能保其必不北犯？即使再与决战，议抚之人更有理据，何必顾虑若此？顺逆原在该夷，朕不肯责诸桂良等。